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3680/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吉州人文紀畧二十六卷(卷一配鈔本)

〔清〕郭景昌 賴良鳴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西征記一卷

〔宋〕盧襄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五三八

西征道里記一卷

〔宋〕鄭剛中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光緒間永康胡氏退補齋刻金華叢書本

.....五四五

元郭髯手寫日記不分卷

〔元〕郭昇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五五五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五八九

七人聯句詩記一卷

〔明〕楊循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五九五

歸閒述夢一卷

〔明〕趙璜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末李氏木樨軒鈔本

.....六〇五



淮封日記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儼山外集本

六二二

南遷日記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儼山外集本

六二七

使西日記二卷

〔明〕都穆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三七

東觀錄一卷

〔明〕舒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鈔本

六五五

滇程記一卷附錄一卷

〔明〕楊慎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楊氏家塾刻本

六六九

王氏父子卻金傳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著本

六八二

奇遊漫紀八卷附錄一卷

〔明〕董傳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雲間董氏刻董幼海先生全集本

六八七

歷仕錄一卷

〔明〕王之垣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一年王氏家塾刻本

七四八

(卷一 配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紀畧二十六卷《提要》

古良二千石。昭邑郡國。而能晉位云。孤。流聲竹帛者。必有  
超一世之議。於當昔。則會刑名。裁穀外其地。之。最闊。用。救  
而垂久遠。一二事。人或視為迂緩。而熟然成之。若文君化  
蜀興學。比鄒吳。尊云平治為天下第一。惟以加于人材為  
競。此是述。亦上乃得之余郡伯。



瑞旭郭公云云。汝吉州凡六年。王以忠信。出以靖城。興利除害。政通人和。入其疆。望其尊。皇祀其閭闔。惟祝其閭閻。市歸煥然一新。向之沙為港。苔葵葛之地。漸為熙攘歌詠。

之風夫如是亦足以爲政矣而公之意未已也公好之  
暇揚扈古今搜羅靡野凡我耆如世耳目以碩輔下及第  
諸大夫封事紀述之在人耳目若人如其人文如其文類  
成二書猶謙讓未遑名曰紀畧初成出以問序於余不佞  
元鼎好讀之作而言曰公之選我吉州也真經大業不朽  
盛事哉夫自歐文忠之文章文信忠國之忠節國書云揚  
文章之理學古歷數彰項背相望亦免憾之恨也甲於海  
內迄今不替而說公或痛其動以今日之吉州不若古之  
也然而山川如故風會迥異公選之不能不由古而趨今



州古易之人而已矣。為文不必他求。學古州古先之文而已矣。咸以為知言。吾故有正氣錄。錄自嘉隆以前三記志。致訂亦多矣矣。孝憲編纂以成一冊文敵。惜有志弗逮。今幸矣。得是紀而存之。傳人直一冊於座右。恆于平生凜凜生氣。浮動毫帖。皆以忠自激。以此激人。而還可以激之。足化行德美。復光輝煥然不負。錢子表揚前哲。斯道竟成之望。心哉。是為序。

壹

予讀唐宗大家。則慕歐陽文忠。讀三忠文選。則慕胡管。固卷公文。信國。讀宋史。系以死多三堪。則慕歐陽文忠。其千古之人。其文千古之文。時吉州之產也。及讀皇朝通紀。知書見吉州之名鄉。顧輔忠臣烈士。恫予勛節文章。炫耀簡策。是非山川之奇秀。能鍾此偉人哉。每懷古情深。慨然興嘆。安得一日。其地覽山川而訪遺蹟。在幾。惟忠友之恩焉。不圖左遷。佐守吉州。平生仰止風懷。於茲可憫。遠太守。

得閩中餉千計公編次年月有人文紀載之云云向未讀  
之人悉得而讀之向未讀之人悉得而讀之如孫玉元  
圓簡目琳瑯琅取財鄧林俱觀杞梓亦以慨且快哉刻成  
命予記其本末予惟頌忠遂良以死有後人主之推也表  
章前哲以興起後學師宰一郡者之事也之二千石類以  
督率屬邑詎意吏急催科勒徵決唯錢穀刑名以報最  
而考其耳重於崇文章敦敦誨使民興行則疑為迂闊  
若郭公茲刻表章而諸則崇德為望之心也興教設學則  
一道同風之教也古之太守民之師宰此以爲天子承流而

宣化。仍起。存郭。如。尚。不愧。財。言。知。其。他。種。之。政。績。未。易。文。僕。  
舉。則。吉。人。士。能。言。之。在。余。固。可。取。焉。爾。  
原。照。亡。國。初。秋。吳。門。後。學。許。煥。抒。草。

叙

其山香城秀原青標。衆鬼而嘆。峨其水錯湖。文江白誓。湧  
傑而揚波。斯其人忠孝節義文章磊珂而英奇。余不敢信  
玉麟之佩而從政焉。何多幸也。一物云振焚香啜茗。手一  
偏而後讀之。如登有周東西序。而如雲琬琰。天球河圖。光  
戈和弓。垂於矢。莫不畢陳於前也。又如世武陵溪人。遊  
桃源。其中田疇。屋宇。雞犬桑榆。類足稽古。衣冠非人。使不  
禁作羲皇以上人想。又如身入波影。圓筋皮骨化瓊玉。明  
珠珊瑚大貝。即晶下者。亦是木羅火齊。光彩陸離。渾目在  
接不暇。其不似菊而百媚。噴洵人文之大觀哉。觀止矣。夫  
以天地英華之氣。發洩於山水。而當代人。文。而山水英  
華之氣。所發洩也。使天地之間。不有山水。則其為天地  
也已不文甚矣。使山水間。不有人文。則其為天地山水也  
更不文甚矣。今觀吉州之山水。其洩此英華如是。即片人  
之理學經濟忠孝節義。自應振古標今。亦立蔚起如是。  
即片文。亦立蔚起如是。亦立蔚起如是。其山水共仰。星日  
齊光。如是。吾人得山水英華之氣。而為文。莫不發  
跡而洒落。發圓生耳。是書也。賴子吹萬彙編。於生始年



友二喪林君莫潤之於代號都彬吉州文獻公在是  
 矣思以殺為誅故藏副名山必於賤沒人以告其編殘  
 歎也不惜災梨猶在官寓書凡流之過余又何能免哉  
 時  
 康熙己酉歲蒲節後一日郭景昌款

人文紀畧總目錄

|      |       |
|------|-------|
| 卷之一  | 理學名臣傳 |
| 卷之二  | 忠節名臣傳 |
| 卷之三  | 經濟名臣傳 |
| 卷之四  | 文學名臣傳 |
| 卷之五  | 內閣輔臣傳 |
| 卷之六  | 才力列傳  |
| 卷之七  | 孝義列傳  |
| 卷之八  | 死事列傳  |
| 卷之九  | 清正列傳  |
| 卷之十  | 儒行列傳  |
| 卷之十一 | 隱逸列傳  |
| 卷之十二 | 科名列傳  |
| 卷之十三 | 列女傳   |
| 卷之十四 | 詔冊制   |
| 卷之十五 | 策     |
| 卷之十六 | 表     |
| 卷之十七 | 狀     |

|      |                              |
|------|------------------------------|
| 卷十八  | 疏                            |
| 卷十九  | 疏議                           |
| 卷二十  | 論                            |
| 卷二十一 | 序                            |
| 卷二十二 | 記                            |
| 卷二十三 | 記                            |
| 卷二十四 | 書                            |
| 卷二十五 | 跋傳贊                          |
| 卷二十六 | 墓誌銘表<br>祭文<br>歌賦<br>頌說<br>稌著 |

校閱人文紀畧姓氏

吉安府同知許煥

吉安府通判趙士魁

廬陵縣知縣于恭

吉水縣知縣陳之蘊

永豐縣知縣李徵泰

泰和縣知縣顧孫佐聖

萬安縣知縣胡樞

龍泉縣知縣郝爾瞻

安福縣知縣焦榮

署縣事饒紹德

永新縣知縣蔡士弘

永寧縣知縣莊梯雲



人文紀畧目錄

卷一

理學名臣

宋

周必大

廬陵

楊萬里

吉水

明

羅倫

永豐

羅欽順

泰和

歐陽德

泰和

聶豹

永豐

劉陽

安福

羅洪先

吉水

王時槐

安福

陳嘉謨

廬陵

賀正

廬陵

鄒元標

吉水

劉元卿

安福

吉州人文紀畧卷一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理學名臣

周文忠公必大

宋

周文忠公必大。字子充。廬陵人。幼孤。母宋夫人課讀。每至夜分。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臨安和刺局。局內坐失火。延燒民家。逮吏多論死。公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公遂自誣伏。坐失官。群吏得免死。人文紀畧

理學

一

卷一

公既歸。益自刻苦讀書。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子院編修官。復除監察御史。孝宗即位。初御經筵。公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以備顧問。裨聖德。詔治體。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帝與公論選事。以蜀為憂。公請寬其貶。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署給事中。不避權倖。帝曰。意卿文士。不謂剛正如此。金人索鴛襪。公請正敵國之體。名其後議受書。及止告喪之使。皆從公議。帝甚才之。曾觀龍大淵得幸。臺省交彈之。有詔速知閣門事。時公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後以

命公竟格不行。遂請去。出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才。別區所長。爲一籍藏禁中。脩緩急。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領史職。鄭聞。幷公制。帝親爲改竄。未引漢宣帝事。公因奏曰。臣親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襍霸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尋兼權兵部侍郎。再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一日與王之奇。陳良翰同召對。帝以在位久。政多未當。命公三人極陳。如人文紀畧

理學

二

卷一

魏徵故事。公退。即具疏言。陛下欲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欲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帝善其言。江西旱。請捐南庫二十萬錢代民輸。帝嘉之。尋兼侍講。及中書舍人。乃辭直學士院。初帝欲以張說爲簽書樞密院。說貴戚也。舉朝皆不可。已止矣。無何復除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公奏貴戚預政。公私兩失。陛下前已知其誣。臣不敢具幷。會有旨。濟必大予宮觀。而說願露章薦二人。於是濟除温州。公除建寧府。濟受命即行。公稱疾。濟甚愧。公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及權兵部侍郎。又兼直學士院。帝勞之。

曰。卿不迎合。無所附。朕倚重焉。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靖康之禍。秦檜忌刻。遂逐才臣。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暇日。時帝日御講塲。公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願爲宗廟自愛。帝改容曰。卿忠言。得非虞衡轍之變乎。正以警恥。未嘗不欲自逸耳。尋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會久雨。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優恤。有言金星近前星。而太子日與武士擊毬。恐有不測。帝命公語太子。公曰。陛下命太子以馳驅。臣安敢勸以違

人文紀畧

理學

三

卷一

命。陛下勿命可也。時帝欲以呂祖謙分職。公力薦之。尋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定明堂典禮。及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林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公之再入也。實曾觀所薦。而公乃不知。既除叅知政事。帝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公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以爲常。陛下虚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曰。善。會久旱。手詔求言。宰相恐詔下。而州郡皆乞賑。無以應也。欲

疏止之。公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之，何以塞公論？有介  
椒房之援，求為郎者，帝俾諭給舍，繼獻公曰：給舍非可諭  
意，請俟命下。臣當執奏。帝嘉其任怨，帝曰：當予不予，則怨  
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復曰：然則任責非任怨也。除  
知樞密院。帝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事，卿以數語決之。山陽  
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以邊事稍寧，乞罷五千。公曰：山陽控  
清河口，城而後增，必致敵疑。郭昊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  
襄陽，公曰：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  
帝以金既還上京，議分諸子出鎮，公言：敵恫疑虛喝，正恐  
人文紀畧

理學

四

卷一

我先動，當鎮之以靜。第慎簡邊將耳。尋拜樞密使。帝曰：若  
邊有警，宣撫使惟卿可。尋上諸軍籍，請時召一二察能否。  
於是主帥無敢私人，或傳金將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  
公皆弄不省。曰：無輕動。既果妄，傳曰：卿先見乃爾。淳熙  
二年，拜右丞相。首疏：今天下粗安，殆將二紀，宜益戒懼，為  
久遠計。無紛更欲速，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曰：須宜歸一。  
豈可尚同？陛下命三省覆奏後行，正欲上下相維也。十五  
年，封濟國公。尋求去，帝諭留之。忽宣諭比年病，欲傳位太  
子，須卿且留。公言：聖體康寧，何遽至倦勤？帝曰：禮莫大於

假廟，孝莫大於執喪，今皆不能舉，欲不退休，得乎？朕方委  
卿公泣而退。明年正月，拜左丞相，留正拜右丞相。以二月  
二日行內禪禮，公不勝悽愴。帝曰：勉佐新君。光宗即位，首  
問當時急務，公以用人求言進。尋拜少保，益國公。紹熙間，  
公為政謹法度，惜名器，與左丞相留正俱以相業稱。是時  
公以趙汝愚留正朱熹諸公共倡明道學，以相切劘。時何  
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公甚，至是為諫長，遂  
劾公，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會所舉者以  
賄敗，坐降榮陽公。尋復益國公，改判隆興。寧宗即位，求直  
人文紀畧

理學

五

卷一

言。公奏四事：曰聖孝，敬天，崇儉，久任。三乞引年，遂致仕。當  
慶元間，韓侂胄擅權用事，忌公與汝愚留正等正直，必欲  
除之。使其黨胡紘等立偽學名目，以禁錮君子，得罪者籍  
凡五十九人。以公與汝愚為首，留正朱熹彭龜年等次之。  
慶元六年，婺州布衣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  
逐罷師旦，自強之徒，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  
配祖泰於欽州。明年，尋貶公，乃降少保，復少傅。嘉泰四年，  
以疾卒。贈太師，諡文忠。寧宗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公博學長才熟習舊典。累朝制誥皆極準則。奉公如家。急於材能。爲天下所信。一善拔。未必公所引。人皆德之。一仁政施。未必公所爲。人皆歸之。於已淡然。獨耽好圖史。自號平園老叟。公雖從容綠野。坐遠世氣者十五年。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有集一百卷。書八十一種。凡三封國。歷仕四朝。享壽七十九。識者以爲基於官代。更死一念。則天之祐仁賢也。公生平學問。得力多在謙恕。每謂易謙六爻皆吉。一恕終身可行。故其規模大畧一本於謙學。平恕云。

人文紀畧 理學 卷一 六  
胡晦明曰。史紀公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而純篤忠厚。以善道君。雖以淵觀輩之抵牾。韓侂胄之排擠。卒不改顏易步。濡足權門。蓋老且益堅也。

按宋慶元間。侂胄惡理學。正人之盛。遂於三年冬立籍禁。綱著公與汝愚留正爲首。而朱熹陳傅良蔡元定等次之。蓋以元祐黨碑例反觀之。則千古應推尊公理學宗盟無疑矣。今改留忠宣朱晦菴陳止齋蔡西山諸先輩或崇從祀。或各於本郡邑祀爲理學壇壝之宗。而吾吉向以位次有歲末之能行。揆之理道。豈非闕典歟。

### 楊文節公萬里

文節公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公浚謫永。杜門謝客。公以弟子禮三謁乃得見。久之張公欽其求道惇篤。教之曰。元符貴人。腰金衣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因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佩服終身。遂究理學淵宗。後知奉新縣。戰追胥不入鄉。民逋負者揭其名市中。民懼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虞允文見所著千慮策。嘆曰。東南有此人物。薦於孝宗。召爲國子博士。疏留員外郎張栻。人文紀畧 理學 卷一 七

黜少監韓玉弼。雖去而王亦罷。時論偉之。遷太常。尋提舉廣東茶鹽。盜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俄以憂去職。諸路贈錢四百萬。卻不受。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上書切直。帝親擢爲東宮侍讀。隨事規警。太子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公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



何及太子陳賦翰林學士洪遵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公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遵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  
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明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而不知臣下之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未幾出漕江東凡行部秋  
毫不受得錢千六百萬悉歸官寧宗朝以實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許之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公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  
人文紀畧 理學 卷一

胄專權僭日益甚公憂憤成疾家人知之開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公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願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卒年八十諡文節有易傳二十卷文贈數十卷誠齋大全等集  
行世子長孺嘗經畧東廣民有貧不能輸租者捐俸七萬緡代輸之帥國時強宗累年負租自即其家縛至府署強宗端恐盡輸之真德秀入對寧宗問當今廉吏德秀以長孺對端平間累召不起以敷文閣直學士加集英殿修撰

致仕文學政事綽有父風卒贈太中大夫諡文惠

先生立朝政績表表峻騁翼翼沉慮潛格君心苦衷如瀝其得於魏公之學實能行之爲不虛耳即所著易傳一書上以來天子經筵之求下以闢千古群蒙之蔽其於理學真所謂廣大悲憤而精微盡致者矣豈後世之踵一先生語錄而遂以爲名者哉

王時槐曰楊誠齋父子清介絕俗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絹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叔  
人文紀畧 理學 卷一

良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師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羅文毅公倫 明

羅文毅公倫字義正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公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人文紀畧 理學 十 卷一

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命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公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船司公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剴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公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公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二年十二月賢卒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閤有開而生平

念慮所存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顧貧賤而不以爲戚患難而不以爲同嘗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其退棲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正德中賜諡文毅友人陳獻章人文紀畧 理學 十一 卷一

爲立傳

陳白沙曰先生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忘天下世之知先生者不過以其旁沛之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予嘗論曰先生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公之不少貶以拘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先生者今所謂豪傑非與無道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公

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薛方山曰按章楓山云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其現一生吃著不盡之語不啻浼之假令一峯可作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斯之謂矣

明熙吉士李沂上國朝理學名臣考議曰我朝崇儒右文時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上意指亦往往挺身砥行亦能志節相尚砥柱頽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

人文紀畧

理學

十二

卷一

蓋在天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靖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端默陳簡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菴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峯之切直周翠渠之駕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耽嗜名理章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與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鄒汝愚之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啓聖賢之扁鑰祛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概真可愧夫墮悅富貴担喜功名者倘所謂儒林之鳳學海之龍非耶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之顛蒙網常一

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偉識英聲勁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稱迄今以爲寶錄嗟乎邇玄風於往籍仰山斗於前修余於兩公竊訢慕焉謹識

人文紀畧

理學

十三

卷一

羅文莊公欽順 明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泰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編修開戶讀書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悉堅拒弗納爲南京國子司業時祭酒關監現積弛士習放逸一遇差檢爭辨紛如公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此三者甚力久之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初因人言頗致疑徐察公所爲大敬服自是每事必咨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逆瑾方擅權南銓用其新例人文紀畧 理學 十四 卷一

具奏太宰謂公宜一面瑾公曰是舉吾生平而盡棄之也瑾果怒其簡僇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陝南大常少卿以祠事濫請者一持法峻拒之陞南吏部右侍郎屢辭不允嘉靖改元轉左侍郎後連攝部事甄別精慎有貴緣閹宦求進者公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尋陞南吏部尚書改禮部復改吏部公方丁外艱再疏乞休得旨致仕四年八月刑部尚書林俊卒遺疏言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四臣速宜引用以裨聖德

襄大政六年二月以公爲禮部尚書不至四月起爲吏部尚書復不至公雖蚤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必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餘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子弟入叙揖畢端坐長卷獨處無情客當其時越中陽明王公倡明良知之學海內翕然信從公潛心體究不苟附和乃著困知記以明其所自得其說曰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具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其或認心以爲性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又曰虛靈知人文紀畧 理學 十五 卷一

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空即虛也所謂覺即知覺也覺則神用無方即靈也是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公益致疑於越中之學故其言如是又貽書王公及與歐陽南野公往復辨析大指不越於此此其苦心主於防世衛道誠憂深而思遠矣故所見異同竟未叶一學者未能悉領其旨然而敬仰先生平生素履嚴恭貞確可質神明而敬金石四方無間識與不識語及先生莫不曰是當代之儀刑也先生居心潛泊食嘗二簋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即微言細行

無纖芥可疵年八十。上遣撫臣及門存問。踰二年卒。詔贈太子太保。諡文莊。仲子珩守家教。布素殺機。官至郡守。

吳公士奇曰。自王文成以良知鳴一時。高明之士。群起而尊其說。而羅文莊忍其流之弊。墮入虛誕也。獨推宗紫陽。著困錄。夫知行合一。此精一旨也。紫陽矯佛氏之空寂。文成破俗儒之支離。立言者各有所指。而談道者當究其歸。經理綸比。雖屬一事。不可謂即經即綸。天施地生。雖各專成。不可便分天分地。知行固非二事。奈何專言知乎。道之不明不行。尼父兩致慨焉。故當如孟

人文紀畧

理學

十七

卷一

氏並揭知能之訓。以待上士之自悟自合。不然。默成不言之旨。離經傳。侈高談者。借之得心忘象之宗。宕無忌憚者。假焉語益超頓。而躬行愈悖。如鄧元錫所譏。可勝道哉。太守吳公著白鷺洲書院三記志傳評。

### 鄧文莊公守益

鄧文莊公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安福人。父賢。福建按察僉事。年十七。舉鄉試。正德辛未。會試中式。第一。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意問學。謁陽明王公於虔臺。論辨反覆。究道必悉。自是從公。擢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改元。錄舊臣。公始出。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擿伏。人稱神明。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徵寧池大問。志學之風。至今冠江

人文紀畧

理學

十九

卷一

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辛卯。請假。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聖宮闕。幾得罪。衆求得免。尋上薛文清從祀議。辛丑。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園子。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公獨上疏。惓惓於上下交修之義。致引殿中宗高宗反妖爲祥。語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公自以身退艸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

生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攝受。厠材而歸。迨之學者。望其容水玉皓潔。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平易融徹。而宿弊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公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悌愷相顧爲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爲其功。以淑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語具在遺集中。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痼瘕厥躬。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人。蒙惠利愛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子孫。以篤倫載下愛人。人文紀畧 理學 十九 卷一

爲訓。正衣冠。端默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與百家群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上。聞風而嚮服。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印。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中無是非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呼號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

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公諸子及孫。科第繼踵。子善。大僕卿。孫德涵。河南按察使。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王弇州曰。公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

人文紀畧

理學

十九

卷一

歐陽文莊公德

歐陽文莊公德字崇一號南野泰和人正德十一年弱冠舉於鄉嘉靖二年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倡賑廩所在設粥活數萬人已則興罷所急境內大治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奉詔議郊祀疏請憲章祖制斟酌成周庶費省民安禮意不悖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訓以治心修身之學聞風來者至不能容乃闢齋宇延接環列以聽而周貧病均勞逸恩義兼至士心悅服遷南尚寶卿轉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聶貞襄羅文恭諸公聚講於人文紀畧

理學

二十

卷一

青原梅坡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以國家選庶吉士教之號爲儲相不直工文訂已也每試暇輒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同敷輔諸臣奉賜劄與聞大政上諭或稱秩宗或稱大宗伯而不名時二王簡婚康妃薨逝皆禮難沿襲公稽古酌今釀二王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特建墳園以奉康妃情文曲情皆嘉納焉他如寢秦府及宗陽王之子請封增各

藩做設之高塘息江藩之爭訟減庶人之口糗定宗塔之名號皆見采施行天下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時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以幸斯世而公疾遽不起年五十有九上聞之悲悼甚詔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教人一以良知爲宗隨方開導根極理要而切事情條晰而疏暢由其說可因時而達變盡分而行吾道聽者皆灑然知先生爲通儒而其學果可適於用也其學主於經世不屑屑爲匹夫拘擯之行而洞達渾融與人交不矜不激出其肺腑以致忠告之益遇事處之情理曲當真誠自人文紀畧

理學

二一

卷一

然非由矯飾至爾國家大計艱危紛錯之際衆相顧驚愕先生神閒氣定徐出片言立解自以深沐特知欲從容蘊蓄迎機啓沃報上恩格心而扶化理以大行其學而年不副心王濟宏猷未竟厥施足爲世道惜云仲子紹慶舉於鄉克承家學性孝友以子蔭遜其叔行誼皆可稱述官至工部主事



聶貞襄公約

聶貞襄公約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正德十二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知華亭首章胥宿循法剝民之弊查追私侵蠲征銀一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墾荒在邑三年積穀至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公才既高縣事蠲集應事立判情法允當豪右屏息尤以興學育才為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公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授業入陶冶者後多為名士召入為御史才數月三上疏人文紀畧 理學 卷一

二二

卷一

指斥大闢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應天稽察馬政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已乃按闕抑鎮守中貴之冒費劾罷建漳守令之貪賈者計擒海上鉅寇而於民間蠹患情狀曖昧有人所未聞而公捕鞠之咸服其辜眾稱神明建養正書院教諸生以明正學陞蘄州守繪古孝弟事蹟於壁以風百姓逮丁內外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時謀知西人欲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城浚濠募兵製械已果入鴈門趨平陽平陽既有備又陰遣間詐泄機事敵大驚

遁去陞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事竟白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西兵犯關用薦召為巡撫薊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禁請託參論債帥所條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累進太子太保值倭夷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者公上疏極言非便忤旨得致仕公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為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開疑駭辨詰紛起公貽書與歐陽文莊公極論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公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人文紀畧 理學 卷一

二三

卷一

望之令人欽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畧良知辨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詔贈少保諡貞襄

布衣劉公文敏

劉公文敏字宜充號兩峰安福人自少端確不妄言笑既長不治家人生產與從弟君亮共學慨然嘆曰吾儕欲自立於天地必何修而可深思密省至夜分不能寐也已而語君亮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於是益矜莊堅勵動必由禮從子曉見陽明王公於南都歸得所錄論學語數條吃緊於格物致知與宋儒異公輒轉思之恍若有得曰此反身自知之學也然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趣越中謁王公稱弟子王公曰不遠千里來何爲對曰爲性命來也朝人文紀畧 理學 二四 卷一

暮門牆往復更寒暑者三時公爲邑庠生以詞藝擅長廩食需貢有期輒棄去不復應舉或以不妨功爲言公曰安得許多閒精神耽閣一生吾計決矣公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爲戒嘗謂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已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稟之偏絕去外誘之害微詣倫理事爲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已百已千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於末而滿其本是德之賊也當是時士人聚講者衆惟公獨無奇僻語或終日危坐貌肅而神凝有請問者以一二語答之稍涉浮

蔓輒不答諸生益悚慄而視公所爲自其庭除施於里閭庸言小節率中準繩莫不欽服以爲訥言敏行公誠有之爲少師存齋徐公偕督學江右檄聘入試且欲貢於禮部公固辭卒年八十有三督學憲使邵公夢麟檄下有司助葬其文曰故處士劉某跡奮儒林力探聖域赤子之心不失白首之志愈堅無愧考終有碑名教云子昭諒檢遺稿得百餘篇刻之曰論學要語萬曆十二年郡守余公之禎邑侯閔公世翔特建祠於復古書院祀之

人文紀畧

理學

二五

卷一

御史劉公陽

御史劉公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人自兒時端重若成人恥私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公亟慕其為人因梅源先生見之敬稟學焉嘉靖四年舉鄉試任陽山令盜警無虛日公捕其魁格殺之奸民相公顧警懼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公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雲涕請禱願以身代爲壑河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見人文紀畧

理學

二六

卷一

弟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公公提身如寒士時入覲表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陽山四年九被薦剡徐志稱公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尚理學政暇則引四民訓諭之無賢無愚皆發其益蓋寶錄云既召去四民遮道哭聲震野爲初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公公毅然曰此當謙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公公曰即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數事部院接疏中官時疏南面公謂同官曰跪在

中官手北面可耳既授疏猶侈然當專謂朝廷何竟東面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語公官舍蕭然若禪室日恒蔬食或誼公大儉公曰不聞青紫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喪墓廬者三年哀吟嗚咽悲感行路既除服被召尋推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諸邑士人談學不倦常會復真群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公遶床跌坐退若有得也氣清明矍然鶴海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夜半坐祝融峰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一切晚開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

理學

二七

卷一

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各成一家言清泉白石峭雲旭日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融寫性真與人言依然於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卿黨資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公天性溫良剛雅自少至老孜孜求勉所未臻與人交仁經義緯直致曲折人人以公親已其言徐徐浸浸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諸達事體善爲卿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公之廬沒之日哭於其庭者以千數相

與祠祀之。至今不懈。益誠所著有洞語人倫外史山堅微  
蹤接善編吉州正氣等書行世。

人文紀畧

理學

二八

卷一

羅文恭公洪先

羅文恭公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戲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壙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先生之爲人二十二舉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時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及人文紀畧

理學

二九

卷一

與同郡鄒文莊諸同志以正學相切摩無虛日用薦起召改左春坊贊善先是嘉靖十八年帝薨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大僕卿楊最疏曰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斲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通聲色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獄訊死獄中十九年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藥因郭勲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以紫府宣惠高士之銜公因抗疏預定朝儀請以皇太子於元日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上怒罷黜爲民後有方士陶仲文詔加禮部尚書少師少保竟加

以伯鸞追贈三代。蔭其子孫。莫有能力諫者。知公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予。一裁以義。不拘時局。人不取干以私。親賢問道。搗謀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里中得洞。故爲虎穴。荆莽翁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玄壇之靈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賴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宴而嘗卻。臺省饒坊。數千金。賄縣帑。繳縣取助。公構室。公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公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即乙。某欲爲。

人文紀畧

理學

三十

卷一

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賊冊。公念詭澆。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救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六十。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歸終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

體士成王龍溪公。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覺一切無有。襟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亦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憂悔。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襟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肆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

人文紀畧

理學

三十一

卷一

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略。隆慶元年。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上從之。詔贈光祿卿寺少卿諡文恭。

王時槐曰。始先生歸田。攻苦淡鍊寒暑。雖馬醫。亦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

彌加誦論曰苟當其職。皆爲吾事。誠有心用世人也。迨年垂五十。親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捷市引奉之喪。未嘗一日少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下治平而竟不果。惜哉。後之倣慕乎先生者。未得先生之精勤。先得先生之閒寂。先生久心屏之矣。

袁政王公時槐

王公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藍仕兵曹。輸本曹金三十五萬於京。事畢。歸餘於帑。未幾出爲漳南僉事。會上杭民據險爲寇。公單騎往諭。斬其渠魁一二。築城設卒以鎮之。爲建塾師。教其子弟。倭犯漳浦。詔公督勦。公出奇制勝。以功進一級。其後再犯。公帥兵再敗之。粵寇王子文等流入閩。大爲民害。公患之。前所撫上杭民。感公不殺。集鄉兵邀擊賊於路。大破之。昔爲南主客司時。所善惟五臺陸公學力爲推轂。晉尚寶少卿。復晉太僕少卿。人文紀畧 理學 三三 卷一

卿時國政久弛。馬多耗。公剔蠹釐弊。即貴戚包占。多所嚴覈。爲忌者所中。出爲陝西參政。甫三年而歸。公家居二十餘年。惟潛心研求正學。其學以政知力行爲詣。兢兢業業。操鍊研磨。以入精實。萬曆乙酉。太守內江余公重修郡志。徵簡授公纂修總裁之。再閱月書成。文獻燦然。明備。公艾年掛冠。雖屏居靜存。而譽望日隆。左給事陳與郊爲國列薦遺賢。而海內獨禮部尚書陸樹聲。編修鄧以讚與公僅六七人。詔起公南都太常卿。堅辭不赴。時與同郡鄧南皋羅公廓。鄒泗山。諧同志於西原諸書院。往復商榷。或操舟

遠訪至老不倦。四方從學如雲。將卒猶會講不輟。無病而逝。豫自銘其墓。所著有廣仁彙編。友慶堂續稿等書。

陳與郊曰。王泰政。荀清蔡雅。墨有譽於人。倫露潤霜嚴。更馳聲於宦轍。宜蒙陰和之鶴。可用羽儀之鴻。使終振翼。皇路定規。功勳鼎彝。

人文紀畧

理學

三四

卷一

左布政陳公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初仕廬州府推官。擢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為權相所忌。出補四川按察司。有廉能聲。尋轉湖廣右參政。丁父憂。服除。起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抗疏乞休。潛心理學。結廬翠峰。連塘諸勝。當路有司罕親其面。常師事彭一菴。劉兩峯二先生。述彭之言曰。學貴不言而躬行。惡在以門戶相誇詡。言孔孟周程之所言。行孔孟周程之所行。時非學。述劉之言曰。學者當思聖賢。毋徒以舉業為也。聖賢首格物。不徧物而格之。求之於吾心也。又嘗答毘陵龔公書有云。一貫孔門傳頓教。一日天下盡歸仁。天下歸仁。一以貫之矣。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短。一本之乾道也。著述甚富。有四書周易就正稿。念初堂存續詩稿。道德陰符經註疏。二程要語。朱陸摘要諸書。

人文紀畧

理學

三五

卷一

郡丞賀公誌

賀公字汝定號定齋廬陵人年二十三以易經中隆慶庚午榜幼立志修身攻苦篤學悟大學誠求之義嘆曰士子讀聖賢書不透性命宗旨寧不愧衾影耶官荆門學正歷文昌縣尹政治清簡轉蕪州府丞將赴任詣所師事王塘南先生言別先生曰吾老矣朝夕講論需子相益子去我將如之何言畢淚下公亦淚曰師恩與君恩等公今出而從王猶是功名路上事何如終身事吾師以畢道德之願乎公泣不行矣遂決計侍王先生於西原專志理學及王先生人文紀畧

理學

三六

卷一

生捐館執三年喪遂以斯道爲己任與同郡鄒南皋先生講學青原及白鷺書院士大夫多遊其門公嘗語學者曰人生最真舉直錯枉知人愛人不從人起見也率性爲道一語非人傑遠學類難承當所著有敬止堂日劄圖卦億言道德經集註陰符經釋義述古題箴聖學管窺諸書年八十三重宴鹿鳴歿祀兩學鄉賢

禮部主事劉公元卿

劉公元卿字調甫安福人自弱冠即向往鄒文莊慨然以正學爲己任讀書不事帖括章句隆慶庚午魁鄉薦辛未會試已擬呈卷閱五策多傷時政且及館閣宜擇賢不宜循資取位時張居正秉衡甚恚之又窮索其經義大結云孔也無良坐擁相位遂行部戒飭尚書潘晟見之深相器重士紳咸誦仰之既還家無何居正黨欲得公殄滅狀而藉手以獻媚於居正因授意偵者踪跡其事謀置之法未幾偵者密謂人曰我實某公所托然元卿君子無一可議

人文紀畧

理學

三七

卷一

獨其紙筆輕薄耳由是幸脫禍幾而譽日益隆師事劉三五先生并雅意宗企泰州王艮自萬曆甲戌上春官不第絕意公車自抹文引題江門春浪之句嗣是無歲不求師友已卽僞學禁起詔毀天下書院世皆畏言講學公恬不爲動甲申學禁方開給事中鄒元標祭酒趙用賢御史朱鴻謨等先後列薦已丑特旨徵聘力辭癸巳即家授國子博士辭弗獲赴召詔陞禮部主事時朝鮮貢使入覲推公主客宴賜立市成禮已而公上疏請視朝勤政及鄒文莊王泰州從祀丙申乞休里中修復禮諸書院講論修治與



王塘南羅公同修郡志。記叙詳明。至今宗之。其學宗耿天臺先生。深得其覺後旨趣。邑士多宗之。所著大學新編。山居艸。還山續艸。明儒宗解。通鑑纂要。六鑑諸儒學案。稿乘藏稿。賢奕編。行於世。

人文紀畧

理學

三八

卷一

鄭忠介公元標

鄭忠介公元標。字爾瞻。號南學。吉水人。幼穎異。九歲通六經。文詞立就。稍長。益刻勵讀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萬曆癸酉。舉於鄉。丁內艱。師事胡廬山先生。辨論仁體。胡奇之。丁丑成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起服。乃陽上書請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固啓之。於是臺臣曾士楚。騰疏保留輔臣。未已也。省臣陳三謨。又上疏留輔公。聞之。不勝驚愕。遂憤然曰。宰相不知人倫。而二三臺省之臣。不思朝廷首善地。反乃公論倒置。何以格君心。風勵百官。人文紀畧 理學 三九 卷一

遂陳疏抗奏。語大激。居正惡之。矯旨廷杖。血肉潰碎。會有憤忠義之受禍者。亟調護之。得不死。尋下獄。先一日。廷臣吳中行。趙用賢。具疏請勅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然其辭尚緩。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則稍峻。尚未極言其罪。而上已下旨廷杖。穆思孝八十。謫遠戍。杖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公袖疏艸入左掖門。觀諸臣宛轉。血肉淋漓。中不爲懾。跪上而中外壯之。旨謫戍貴州都勻衛。過長沙。賦詩見志。抵常德。惜力於當事者。不應至界亭。寒裳濡足。涉水八十渡。乃至衛。衛治在萬山中。民皆崖栖。就故

遂臣張鶴樓書院居馬嶺垣敗壁間無人聲中夜起坐聽  
戍樓鼓角凄切不堪聞。嵐霧蒸鬱戶外不見天日。公處之  
怡然。惟遣使歸慰大夫人。勿以遊子放臣爲憂。時亦進  
士論學。居二年。從遊者日益衆。至今荒徼中。知有文教者。  
公之惠也。在勾開母病。涕泣乞假。歸而病愈。不三日。冒暑  
宵征還戍。時巡黔者爲居正戚黨。欲加害公。人或爲之懼。  
公曰。罪人如一葉漁舟。慣泊湖邊。不異風波。無何巡黔者  
暴卒。或又爲之幸。公曰。相君釋之則已。不然。天下豈少此  
輩乎。及居正死。公猶在戍。或則爲之賀。公曰。生死有命。予  
人文紀畧

理學

四十

卷一

命豈關相君乎。未幾皇子生。公被赦歸。子母相見。歡若再  
生。尋特授禮科給事中。慈寧宮災。上修省求言。公疏陳六  
事。激切深中。時弊上怒。調南京刑部照磨。至陪京。謁海忠  
介瑞。志氣相得甚歡。陞南兵部主事。旋改北吏部郎中。疏  
請仍南就養。不允。乃就職。歲當大計。公上循良治狀。銓叙  
一清。復疏乞改南部。俞。補刑曹。迎母入署。公之孝思遂矣。  
時又以主爵屬公。公念大夫人老。屢疏乞休。乃得請。自是  
林丘高卧三十餘年。惟日與從遊士研窮正學。時講求民  
間利病。與牧守議行之。鄉人有不善。惟恐使公聞知。官守

南服者。皆以公之取舍定黜陟。馬庚申。光宗立。八月。改元。  
詔起公大理寺卿。旋陞刑部侍郎。戒行至淮陽。而大行訃  
至。公爲位哭。臨時以四郊多壘。人情震驚。有尼公行者。公  
曰。此正臣子報國時也。陞見。進理財用人諸疏。上嘉納之。  
改吏部左侍郎。晉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同典大  
計。人咸服其公。時每以先帝鼎湖再馭之際。普天實有隱  
恨。公悲憤。嘔血。時露於論疏之間。禮部尚書孫慎行疏數  
權相罪惡。在廷無敢附者。公抗疏不諱。群邪皆側目。公又  
日與馮從吾。曹於汴。高攀龍諸公。劾首善書院。請求聖學。  
人文紀畧

理學

四一

卷一

忘之者。益衆。兵科朱童蒙疏核憲臣議。開講學。恐起門戶  
之漸。專語公即抗疏力辨之。有云。身不聞道。即位極人臣  
熱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成性繼善。何所疑承。致君澤民。  
何所託根。書奏。奉旨。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是  
時以逆璫久用事。所憚者惟公。未敢顯作威福。公四疏乞  
休。奉旨。卿著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群僚  
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  
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公去。而璫禍愈烈矣。四年二月。科  
程註疏。時起公南吏部尚書。不赴。十月。刑科劉先春又疏

薦之。五年八月逆黨御史張訥請追奪天下偽學公名居首。奉旨削籍。未逾年。遭疾卒於寢。思宗立。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蔭一子。賜葬祭。有加。禮公公忠體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左都御史楊璉疏劾魏璫二十四罪。內云。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嫉言官論劾去。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也。甲子十月。王璽見漢。巡撫程奏報疏云。審視方稜無缺。恐非秦璽。然以天子萬年之吉。實有不在此者。如人文紀畧。理學。四式。卷一。

昔周益公當宋慶元間。以明道振世為己任。遭權奸韓侂胄胡絃等共排斥。先生當明天啓間。亦以倡明正學為己任。值權閹魏忠賢張訥等共譖詆之。先生於益公其道同。其揆一也。嗟乎。二先生以異世。罹理學黨綱之禍。患自應享千秋理學宗盟之俎豆矣。况實揆之理揆之學。尚論其世。方足稱無忝云。

|        |  |     |  |
|--------|--|-----|--|
| 人文紀畧目錄 |  | 卷二  |  |
| 忠節名臣   |  | 南唐  |  |
| 陳喬     |  | 宋   |  |
| 歐陽珣    |  | 楊邦乂 |  |
| 孫逢吉    |  | 曾如騏 |  |
| 文天祥    |  | 劉子薦 |  |
| 人文紀畧   |  | 目錄  |  |
| 明      |  | 王省  |  |
| 顏瓌     |  | 周是修 |  |
| 鄒瑾     |  | 曾鳳韶 |  |
| 劉子輔    |  | 李時勉 |  |
| 王禎     |  | 廖莊  |  |
| 張敵     |  | 王思  |  |
| 劉魁     |  | 傅應禎 |  |
| 鄒元標    |  | 劉鐸  |  |
| 魏冕     |  | 曾子禎 |  |
| 李時勉    |  | 劉球  |  |
| 廖莊     |  | 鍾同  |  |
| 王思     |  | 曾翀  |  |
| 傅應禎    |  | 劉臺  |  |
| 劉鐸     |  | 李邦華 |  |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忠節名臣

樞密使陳公

南唐

樞密使陳公喬字子喬廬陵人以蔭授太常奉禮郎事南  
唐先主先主雅重之稍遷中書舍人會嗣主失淮甸降號  
而慙自傷遂欲釋機務授人陳覺李徵古黨宋齊丘因中  
嗣主曰宋公常贊先帝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  
人主紀畧 忠節 卷二

也上能舉國聽之庶寧邊鄙而上亦得優游遠處以養喬  
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時也嗣主由是決意託齊  
丘卽命趣公帥詔行之公聞之排闥入諫曰臣聞社稷至  
重焉可假之他人權一移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  
土非陛下有臣見淳尚李允復作也嗣主愕然曰微卿幾  
落賊彀中引公入見后及諸子指公曰此忠臣也異日國  
家有急汝母子宜以爲歸齊止黨由是疎斥以敗嗣主遷  
豫章畱公輔太子監國後主嗣立遷公翰林學士承旨尋  
遷門下侍郎兼樞密使總軍國事宋開寶中太祖使使召

後主入朝後主欲往公曰陛下與臣親受先帝命委以社  
稷大計往而見畱悔將何及臣雖死無以見先帝地下宋  
師南下時公與張洎同掌機密時時言曰國亡當矢死守  
毋他及城將陷後主使公與世子仲寓送降款宋公不聽  
遣歸以款投承雷間後主趨之急公入見曰自古無不亡  
之國臣請背城一戰死降無益也後主執其手泣曰盍從  
我北歸公曰臣秉持國鈞而致顛覆及此非死無以謝國  
人掣其手去入視事堂解所服金帶遺二親吏曰死卽掩  
我毋泄遂自經二吏下瘞之榻下後事平宋有司錄其忠  
人文紀畧 忠節 卷二

義勅改葬焉

劉元卿曰公爲人友順惇宗雖顯無餘貲然族有貧必  
分祿賑之金陵平有求公屍改葬者不得忽見一丈夫  
衣黃半臂舉手蔽面及發瘞公手加額上如見固其忠  
靈之見乎人也

歐陽監丞公珣

歐陽公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人勢張甚公適請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師基公勿行行且及禍公曰國變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及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公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何舉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公復抗論謂割地奉金匪策且曰金人志不在地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不戰而

人文紀畧

忠節

三

卷一

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怒欲殺公未果十一月金人邀帝如青城議和帝至自金營還遂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時宰以公嘗上書抗論祖宗尺地不可與人遂分遣公持詔使割深州公即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不屈遂焚死之今廬陵永和有監丞祠族人守道郡人羅洪先俱有記

史臣斷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言李

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臬歐陽珣等以爲地不可割狀臬自城破乃反傾意講和獨珣死國不渝夫國家不信臬於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同也

歐陽守道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歐監丞死燕山楊忠襄死金陵楊公死城歐公死使命或者以謂公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尚何言哉當崇政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祖宗地尺寸不可與人時宰既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

人文紀畧

忠節

四

卷二

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公死而死爾哀猶萬一觀吾地之存此公之忠不在小諒忠歸於爲國也嗚呼痛哉

楊忠襄公邦乂

楊忠襄公邦乂字希稷吉水人幼性端方言動視聽非禮不苟稍長博通古今以舍選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婺源尉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深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公知縣囚趙明力能得衆於是立趙囚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公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翌日討平之遷建康通判時府守臣杜充名爲江浙所倚重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兀人攻烏江充閉門不出兀木遂乘充無備渡江直入建康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畱守充偕督餉戶部尚書李棣郡守陳邦光竝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完顏宗弼旣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公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金帥遣人說以官爵必欲令之降公以首觸柱礎流血被面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誘者乎翌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立公于庭下公前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忍與共宴樂乎何面目視息人間也有劉國練者以幅越

人文紀畧

忠節

五

卷二

示公曰若無多云欲死趨書死字不書活字公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趨引去猶未忍害也已復引入公公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卽其地賜廟褒忠公少處郡學方正自持同舍欲賂其守詒之如館公不之疑也酒數行媼女出公愕然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公之被囚也有義子陳泰伯者在傍不去公罵曰太子伯亦舉發擊之遂同死有主山皆曰賈山卽者亦同公被執山卽命其子結里人爲齋弗者置兵于弗以入事覺遂磔其

人文紀畧

忠節

六

卷二

又於萬古也

張時泰曰邦乂之違充等而獨致忠死節至今猶有生氣史於是時一書降一書死亦足以誅充等而顯褒邦

胡忠簡公銓

忠簡公銓字邦衡廬陵人自幼以通特知名嘗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盡得其指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公上策凡萬餘言帝見而異之將冠多士忌者移置第五紹興五年廷臣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秘書省正字時宰臣秦檜決策主和議八年金以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與王倫偕來中外洵海士氣凋沮公遂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然後稽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書既上檜以公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韶州臺諫多救之檜

人文紀畧

忠節

七

卷二

人文紀畧

忠節

八

卷二

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有云當日姦諛皆落膽平生忠義直心知句孝宗卽位公復奉議卽知饒州隆興元年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帝曰久聞卿直諫除吏部郎官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公應詔上書數千言大畧舉春秋災異以明政令之闕及上下之情不合各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卽位以來與臣同召者張勳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悉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時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公復上言以賑災爲急務以議和爲闕政其論議和書畧云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

幣遂分兵攻淮。守臣多棄地。且或擁兵爲自安計。緩急不相援。公劾奏之。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公持鐵鏈。鏈水濟舟。師士皆用命。金人遂還。乾道初。除敷文閣直學士。留經筵。嘗宴見。公曰。臣老矣。願乞身歸田里。上問曰。卿今何歸。公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今歸欲成之。帝特賜通天犀帶。寵歸之。後進封開國伯。又進封郡侯。久之。以資政學士致仕。淳熙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九。謚忠簡。公性孝友。在海南聞母喪。痛絕。水漿不入口。一夕鬚髮盡白。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欲聚宗族。恩意周備。收

人文紀畧

忠節

九

卷二

恤貧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兩盡。間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則以彌人先。嚙外寸地無所增。識者嘆服。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孫掣官至尚書。

又寬曰。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譬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強于葵藿。公思禦之。計莫深于權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有不與譬同。戴天檜同。朝之耆。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之。

際。慘慘必以恢復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吊。十可賀之策。及薨。遺表猶有願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實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其宋之砥柱乎。由是天下知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仇。知所當報。譬敵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斯公所以爲盛也。丁南湖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其胡銓之謂乎。銓事高宗。力抗和議。備嘗貶竄之苦。幸而檜死。獲事孝宗。仍抗和議。以至令終。夫孔子許管仲之仁。特以其尊周攘夷耳。而銓適與之合。况銓又不爲管仲者乎。

人文紀畧

忠節

十

卷二

周子充曰。人臣犯顏逆耳。上撓人主之怒。下爲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仲詔諭。二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諍救止。曾不四旬。謫命三改。如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庭珪賦詩贈嘉賓。徙夜郎。父以爲榮。下至武夫悍卒。還方喬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字。爭願識面。雖北敵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孟而在。其大



書特書也必矣

陳木叔曰忠簡當屈膝之初抗言請劍奸諛之類已默斷於早囊白筆中其後措置淮西按劾李寶嘗自持鐵鎚鋌米輦退金人八十萬衆臨沒口占遺表尚有厲鬼殺賊之語真是破千百世唯諾之藩而以醒肥皮厚貌之長瘡者矣

孫獻簡公逢吉

孫獻簡公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應詔疏八事擢爲右正言首論帝王心學推明經世之用凡七十日章二十上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留丞相留之公曰官以諫名不得其言可留乎請去益堅出爲湖南提刑及上受內禪公以舊學除權吏部侍郎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公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於此時更定侍講朱熹不以爲然以爲殷周之祖是謂稷契禮不遠禘三代乃近法於

漢唐耶公曰我宋之興與商周異安得以稷契比逮熹罷去公獨以爲不可入講權輿之詩及覆諷諫上顧公曰朱熹之言多不可施用公曰臣近與議祧廟不合熹他所言皆正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紉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時有報優人王喜除閣職公卽言上前曰此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汚閣職抗疏力爭之然主喜

之命實擬而未出遂以誣証出知太平府馬祠許之起知  
潁州已屬疾卒謚獻簡

人文紀畧

忠節

十三

卷二

曾忠愍公如騷

曾忠愍公如騷字德稱泰和人淳祐十年進士第官寶慶  
通判恭宗德祐二年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死節由是湖  
南諸郡皆降于元寶慶值太守去官公攝府事值長沙失  
守且聞臨安迎附人情洶洶公呼弟如騷曰吾起書生官  
省郎從二千石後今攝郡事敵寇長驅朝命不通普與此  
城俱存亡矣雖然不可以絕先人祀汝當坐歸弟泣別去  
遂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一字結果印紙一宗  
了卻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復書舍生取義章粘置齋  
壁登子城赴濱江自沉死數日得屍葬太平寺北將義之  
退兵三十里景炎初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即寶慶建忠  
節祠祀之明同郡羅念菴爲記

人文紀畧

忠節

十四

卷二

羅洪先曰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泰和曾公  
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酋畢命遂  
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  
同日語哉余以爲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  
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

州守劉公子薦

州守劉公子薦字貢伯安福人父夢驥以嘉定間進士歷官知澧州没于王事公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錄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擔黃九者獄成公閱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裂吏牒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人皆誦公決獄孚合天意云及知融州陞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公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聞德祐帝入燕北兵南攻守臣望風降附公提徭兵戮力抗賊曰我頭可斷膝不可屈卒於城陷不支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遂罵賊以死事聞朝廷官其一子

人文紀畧

忠節

十五

卷二

文忠烈公天祥

文忠烈公天祥廬陵富田人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公生故名雲孫字天祥一字履善秀眉長目美質如玉童時觀鄉祀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以字舉進士理宗策士集英殿時帝在位久政浸怠公以法天不息對策第七帝親擢第一考官王應麟賀帝得人謂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尋丁父憂服除授寧海軍判官時元師圍鄂內都知董宋臣主遷都議公上書乞斬宋臣更請効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不報自免歸稍遷至刑部郎宋臣復爲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除禮部郎中尋改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入其父本生母也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累爲臺臣黃萬石黃鑄陳懋欽論罷改知寧國府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方有寵佯欲去位以堅帝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不悅諷他學士改州而喉臺臣張志立劾罷公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公既屢斥援錢若水例乞致仕歸開館文山自娛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癸酉起湖南提刑

人文紀畧

忠節

十六

卷二

平邵永巨寇。見故相江萬里長沙。語及國事。萬里屬以世道之責。是冬乞郡便養。移知贛州。明年德祐改元。乙亥春。元師渡江。詔天下勤王。公奉詔起兵。加江西安撫使。丁祖母劉夫人憂。方葬而起。復命下。仍起兵移洪。初。左相王綸。主公遷擢。屢趣公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燭求去。上書者訟宜中沮公事。宜中亦去。代者雷夢炎。宜中黨也。奏以江西制置黃萬石入衛。以公移屯於洪。萬石陰通呂師夔。自洪退屯。置司撫州。喉守臣趙必昂。張皇寧都六義士。劫樂安。且至撫州境。以阻撓之。公發其奸。有旨責降必昂。趣

人文紀畧

忠節

十七

卷二

公入其友止之。公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量力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社稷可保也。公自奉故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客語及時事。輒涕泣。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提兵二萬至臨安。除知平江府。雷不遣。時呂文煥兄弟皆降。元廷議欲以呂師孟爲兵部尚書。藉以求好。師孟亦偃蹇傲朝廷。公疏乞斬之。衆鼓且請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以廣西益湖南建閩

長沙。責取鄂。以廣東益江西。建閩隆興。責取蕪黃。以福建益江東。建閩鄱陽。責取江東。以淮西益淮東。建閩揚州。責取兩淮。使地大力衆。足以抗敵。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我民豪傑。且伺間起。敵不難卻也。朝議以爲迂。不報。元兵圍常州急。始遣公就戍。宜中遣張全以兵援公。遣朱華率兵以從。張全大敗。常州破。獨松關急。夢炎宜中議棄平江。起公移守餘杭。公甫去。而平江遂降。未幾夢炎遁去。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公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公請以福王

人文紀畧

忠節

十八

卷二

或沂王判臨安。係人望。身爲少尹。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不報。尋又請合內外軍。隸張世傑。背城借一。以戰爲守。皆不許。十八日。伯顏兵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邀宜中與語。宜中佯許遁去。明日。世傑亦去。有旨令公詣軍前議和。遂以資政殿學士行說伯顏。請退師平江。議輸金帛。必欲毀我宗社。則淮浙閩粵尚多未下。第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且必自此始。伯顏怒。拘留之。明日。左相吳堅。右相賈餘慶及劉岳。呂師孟等奉降表至。公憤罵。責伯顏。雷使失信。衆頗傾動。餘慶歸令

學士院詔天下附元盡放公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闕惟方典朱華鄒淵張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公北行至京口留十日公與客杜濬十二人定計夜亡入真州時真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聞公至皆感憤守將苗再成延入泣曰兩淮尚擁強兵但二閫不相能得丞相交通與復可圖公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入建康彼必并力以扞吾西請以通泰軍攻灣頭高郵軍應淮安兵攻楊子橋揚州兵向瓜州再成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彼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脫兵攻易丁復二面合

人文紀事

忠節

卷二

攻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及謀也然後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大帥可坐致公大稱善即貽書李庭芝夏貴而庭芝誤聽脫卒說降之言疑丞相無得脫理責真州不當納密諭殺公再成不忍給公出城示以庭芝書公大驚回視城門已閉但遣二騎送行將覘公所向便宜從事時公決欲往揚州二騎見公忠義不忍加害乃導出境隨辭去夜至揚州不敢扣城入與許等東入海道遇兵伏糞堽中餓莫能起從賣薪者得壺食又迫逐微者夜迷失道乃募二樵以竹籬墻至高郵

買舟從海陵走如皋凡三百里歷盡艱險至通州得海舟渡楊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温州時益王自永嘉趨福州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遂即位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公至行都門除右丞相與宣中等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劍南收兵十月趨汀州至汀而福州陷車駕幸海道次公遣趙時賞趙孟深復寧都吳浚復寧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公覺汀守有異志移屯龍巖謀入衛未幾浚降元反衛唆都命來招降公殺之唆都入閩諸降者各致書於公公謂候見

人文紀事

忠節

二十

卷二

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四月斬跋扈都統錢漢英王福五月引兵出江西入會昌戰寧都大捷因開府興國家傑響應永豐吉水泰和臨洪以及黃州壽昌邵永皆復軍勢大振獨賴未下元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賴而自攻興國鄒淵亦為恒兵所敗同起事者皆死恒乘勝追公至空坑公幾被執忽大石墜塞路時賞又自詭為丞相公得遁去而妻妾子女皆陷吳文炳劉洙林棟與時賞皆死公與母曾夫人子道生同奔汀州十一月趨循州元兵圍廣州黎貴達謀降公斬之

是冬屯南嶺。明年戊寅二月趨海豐。進屯麗江浦。命弟璧復惠州。遣使訪問車駕。初駐甲子門。已還富場。逼敵移仙澳。尋止礮川。四月端宗南問至。衛王於礮川卽位。改元祥興。公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奉國。脫危急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順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已熟。如全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乞入朝。不許。又欲移廣州。亦不果。六日祥興帝回駐厓山。公移船澳。累請入覲。當是時。宋不絕如綫。而世傑等尚多沮忌。加少保信國公。意寔遠。人文紀畧 忠節 卷二

又教人叛父母乎。爲書過零丁詩示之。二月六日厓山破。公爲長歌以哀弘範。從容語公事。元公流涕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敢二心乎。範曰。國亡矣。卽死誰復書者。公曰。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送之。燕京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公在道。卽絕粒。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約日首丘。廬陵乃水盛風駛。不覺至豐城。於是不食。已八日。念首丘不遂。委命荒丘。誰爲白者。復強食飲。六月十二至建康。四驛中八月二十四日別光薦北行。十月一日至燕。越四。人文紀畧 忠節 卷二

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爲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李羅不能諱。復怒罵曰。汝能挾三宮以往。可爲忠。不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爲忠。公曰。此責在陳丞相。我時未當國。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曰。既知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天祥今惟一死。何多言。李羅愈怒。曰。汝欲快死耶。汝死必不可待。快曰。得死卽快。復何不快。李羅呼引去。公在獄。日作歌詩。三年未

入文紀事

忠節

二二

卷二

嘗一食官飯。王積翁者。故宋臣也。與其儕謀。請釋公爲黃冠。雷夢炎曰。彼心未已。脫復有舉。置吾儕何地。遂不果。元世祖自開平還。問南北宰相孰賢。皆曰。北則耶律楚材。南則文天祥。世祖將大任。命積翁諭意。公復書曰。諸君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于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帝知終不可屈。猶語積翁。命好與飲食。公曰。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竟不能強。會參知政事麥木下。嘗開府江西。見公出師震動。每昌言殺之便。或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頃之中山狂人。自稱宋王。欲取宋丞相。衆

疑丞相爲公。至元壬午十二月初八日。召入問曰。汝何願。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願一死。帝猶不忍。麾之出。而麥木丁力贊其決。明日送柴市。刑公先作自贊。孔口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將出獄。係衣帶間。過市。意氣自若。顏色不變。臨刑。猶從容南向再拜。年四十有七。南北人皆泣。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旁。明年歸骨故里。塋鷺湖之原。公就義時。大風揚沙。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自此連陰。官中行皆秉燭。羣臣入

入文紀事

忠節

二二

卷二

朝亦熱炬前導。世祖聞而悔。詔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丞相李羅行祭柴市。忽狂風旋起。吹沙滾石。捲神主騰空。隱隱如怨聲。晝色愈昏。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隨開霽。明景泰中。賜謚忠烈。所著詩文別有集。

呂本中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國也。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而不悔。公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且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士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

天命已去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彼庸敏祿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先生死宋為先生作傳者若元國史若劉申齋趙弼若胡文穆今鸞院三祀志凡五見矣而載事詳畧彼此互異學者不得並讀其何以窺先生之大全以庶幾於先生之學輒忘固陋復為編次一參舊文罔敢妄飾萬曆辛亥春三月甲子鄉後學曾阜謹識

陳木叔曰文信國公凜凜正氣貫日飛虹當其少觀鄉

人文紀畧

忠節

三十五

卷二

祀即景仰于前數公便欲俎豆其間後世善評公者謂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觀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能玩愒以充位而其所為成仁取義販夫豎子皆能知公之所以生所以死大之維九鼎扶三光小之鎮瘡鬼止兒啼今千古讀遺文芳蹟而高山景行莫可企及爾

沛縣令顏公伯瑋 明

沛縣令顏公伯瑋原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少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知沛縣未幾靖難師起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率給餉公措畫有方北兵擣濟寧沛民軍匿公招來之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三年六月望日北兵駐沙河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諱徐告急都督援兵不至度不能支呼弟珏暨子有為日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討察院壁有日甘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見者無不流涕二十二夜

人文紀畧

忠節

二十六

卷二

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向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子有為不忍去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縣丞胡先收公父子骸葬沛縣南關題曰顏公墓正統中御史彭勗為公起墳祠祀之顏廣烈曰我顏氏唐宋來奕葉重光聯芳並美迨入國朝靖難時沛縣令伯瑋父子死忠則我招討使之後自永新從廬陵之派者也其猶有魯國常山之餘烈而得家訓之遺緒乎



教諭王公省

教諭王公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吏部次第擢用公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廷試稱旨當殊擢公目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公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公公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公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簿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

人文紀畧

忠節

二十七

卷二

葬公子楨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紀善周公是修

周公是修原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力學洪武間舉明經高皇親擢之問曰居家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公以嘗諫勸得免改衛府紀善衛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衛王猶未之國公留京預翰林院纂修高皇實錄公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甚挫折之公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駐金川門宮中焚燎明日公留書其家別友

人文紀畧

忠節

二十七

卷二

人江仲隆胡光大蕭用道等且付後事具衣冠詣國學哭泣拜辭孔子畢自爲焚繫之衣帶遂縊于聖廟東廡下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某上言欲以前事追戮公妻孥文皇曰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况是修乎可勿問公爲人內貞外和孝友廉澹其學靡所不究爲文敏贍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嘗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初金幼孜衆三四人與公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惟公竟行其志應天府學今有祠祀公

趙師聖曰公淹貫能經預領修撰彼其陳國家大計而指斥用事誤國凜然有大臣風節觀其別友人付後事而從容就義何其善處死也世有食其祿而不知死其事者恥此可以媿矣

薛方山曰余聞周君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憂得失烈女不慮死生故其言行無不直遂又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爲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節表當時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寺丞鄒公瑾御史魏公冕

鄒公瑾金華王紳稱公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魏公冕勳直有才氣以徵辟起建文間爲監察御史俱永豐人靖難兵薄金川門時左都督徐增壽謀開門迎降二公率同事十八人卽殿前歐之幾死其日輟朝二公又當陞大呼日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少頃上亦大恨手誅增壽于左順門次日宮中焚或曰宜急迎附二公曰使吾輩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俱自殺鄒公之子相任周府每直

弘治六年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冕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是修瑾見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以諸臣之跡爲疑

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謂齊泰孝孺等俱忠臣悉赦其子孫且仁宗旣葬李時勉而自後又有文忠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忠節

卷二

御史曾公鳳韶

曾公鳳韶字印州廬陵人登洪武三十年進士建文時官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廷中肅然時文皇自燕入朝出皇道馳入且不拜公侍殿抗言曰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今桀驚不恭亂朝廷之法制非太祖意一時憚之上曰至親勿問文皇雖恨亦固已心壯之矣及靖難兵渡淮朝議遣使特詔北平罷兵歸國羣臣皆憚往獨公毅然請行至燕軍前拒弗納乃取劄節竹函詔鼓風達之亦不報乃還文皇登極以其職召之不赴加侍郎召之公竟臥于邸不應命以死自矢乃刺血書於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書屬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年二十有九其妻亦自經從死焉

薛方山曰余讀曾御史刺血書襟之語其忠義之節真足激懦立頑至今猶有生氣誰謂光嶽氣分世鮮全節之臣哉

湯霍沐曰曾公負忠貞之節而近道者也彼其志不欲

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

人文紀事

忠節

圭主

卷二

紀善曾公子禎

曾公子禎原名麟以字行廬陵人洪武壬戌詔求賢公以薦入對稱旨授靖安訓導九載滿考上親策之嘉其造士勤敏科貢不乏命同學士劉三吾日侍訪以治安之道公每條陳當時急務以進未幾儲君薨喪畢上延廷臣儲議公踰班奏曰建長立嫡萬世常經上問爲誰注視久之命記其姓名明日特除周府紀善公以忠且事王莊敬儼恪王有不可者必正色諫曰朝廷命職司領文翰紀錄起居導王以仁輔王以正王誠能于祖訓是遵是式則可永無愆尤世子以下敬憚之號爲貞素先生而不名所贈詩文盈帙戊寅高帝崩太孫登極齊黃建議王國以罪被逮公深自引慝痛哭流涕至丹陽繪像自題曰斯人何人爲子爲臣人識其形不識其心之真屬子公銓曰我死葬之夏蜀山文肅墓側文肅宋相布也遂自殺時戊寅七月廿九日也嘉靖壬寅曾有裔孫仕于朝請專祠祀公未果遂與靖難間同宗侍御公鳳韶合祀建曾氏二忠祠于郡城南仁壽山之右邑人彭應璧攷正其傳

宋人詩曰梁王自墮馬賈誼至死悲古人重一職不敢

苟焉爲公之致命靖節殆與賈傳爭烈矣

人文紀事

忠節

主事

卷二

參政劉公子輔

劉公子輔廬陵人永樂間由太學生以文行異等擢監察御史端謹清約用法公平不見喜怒風裁凜不可犯嘗按浙江屏謝聲威時憲使周新愼與人獨數稱賢之以最擢廣東憲使未幾丁艱去坐徵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公不鄙其民敷之惠愛百姓戴之叛寇黎利攻城勢猖獗傍郡縣皆陷及諒江公以義激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之援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人心益堅再踰月寇攻益急城陷民兵殊死戰無一人降者公知事不支嘆曰吾奉命守郡郡公與公義不污賊手一子一妾先死隨亦自經事聞贈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人文紀事

忠節

三十六

卷二

袁襄曰黎利之叛大將如王通擁勁兵十餘萬不能殺一賊望風棄城走而蔡福者甘心爲賊所用偷生旦暮間然皆卒伏誅戮夫死一也爲子輔死不亦可乎

李忠文公時勉

李忠文公時勉。初名聰。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公陳言十五事。日停止工作。罷四奏朝貢。沙汰冗官。賑飢。理獄。黜職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恤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卽位。公有疏諫。畱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其骨亦碎。幾死。得獄司李千戶等

人文紀畧

忠節

三七

卷二

設法救之。得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慙。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有勅於中。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陞侍讀。正統三年。進學士。六年。閏月。陞國子祭酒。嘗論文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博。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

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議論。以求其益。則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十二年春。乞致仕。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成化五年。贈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薛方山曰。按贊云。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如驕我忌。荷校額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斯贊與公之謂矣。

人文紀畧

忠節

三八

卷二

江盈科曰。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爲御史。歷官翰林。其人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爲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市。市中男女雜還。簪履併集。會公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嵌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公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爲。可從我受金銀數百文。酹酒爲樂足矣。釵當畀我。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比驗相符。卽還之。已而千戶妻使人持釵見比。果肖。公從篋出釵交

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公固卻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妻告之故相與嘆息公之賢非人所及千戶乃具禮詣公致謝公一無所取千戶曰罔知大人守嚴一介不敢求納但今所餽中有真血蜋者乃異方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有之以活欲死者亦一陰德也公乃受血蜋謹藏之無何公以上疏忤仁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爪折公肋拔出肋骨琳琅作碎器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公必死會漚獄者卽前遺釵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

人文紀畧

忠節

三十九

卷二

餽血蜋存否存則骨肋可續命可活公家人歸取持以傳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血蜋之力不少矣夫當歸釵時公豈望報耶然竟獲報若此則天道也

鄭端簡曰忠文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劉忠愍公球

劉忠愍公球字求樂號兩溪安福人自少厲名節不爲韻近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集爲一帙於是儀禮制度不煩考索一閱可盡得正統初詔求文學之士尚書胡濙以公薦侍經筵修宣廟實錄成改翰林侍講京師大水公陳泄築之方嘉納之六年時北庭數求貢役謀入寇公深以爲憂而楚川不靖大監王振方議大舉伐之公上言帝王馭遠人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請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

人文紀畧

忠節

四十一

卷二

意於西北以防外患振不能從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賜吻詔求言公陳十事其一言權不可以下移先時公鄉人彭德清附王振用事公卿幸趨謁公獨不爲禮彭至是激振曰劉疏中權不下移之語暗指公也振既大怒欲置公死地不得會公疏中嘗言太常官不可用道士宜以儒臣處之是時修撰董遷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黨私借言爲璚地因矯旨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鉞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順携小校推獄門公與璚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遂稱公至暗中斧頭暴下碎其支體極慘毒暴蒲包埋衛後。從旁匿其血。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即以血裙爲襯歸葬。已而小校本盧氏人。比聞公乃忠臣。因慟哭悔。恨尋果暴卒。未幾馬順子忽狂疾。自稱曰。我卽待講劉某也。汝賊賊忠良。吾得請于帝殺汝矣。或謂公正人。宜不爲馬順子者。然其剛毅之氣。鬱結而未散。或託以膏發焉。理固有歟也。公天性忠家。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王映人共寶之。如月蟬天犀也。居常舉止不凡。動以古人自期待。或戲呼之爲從祀。公則應之曰。在人所爲耳。何以戲爲。居家慕陳九江。鄭蘭溪遺風。極意敦睦孝友。居親喪哀毀。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誠之。平生雖遇言細行施之家庭鄉黨。罔非厚倫美俗。耿耿足述。不但立朝磊落大節而已。當公之死也。餘姚人成器。卽邑中設公位龍泉山巖爲壇。哭而祭之。祭畢。以餞頒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十四年八月。土木之變。王振族誅。奸臣馬順百官爭殿之。蹴踘搶裂。頃刻而碎。景泰元年閏正月。贈翰

林學士。謚忠愍。公二子。長鈺。次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平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族誅。公被褒贈。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鈺卽舉。是科鄉試。春秋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鈺仕至左參政。鈺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繩繩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薛方山曰。余以使命過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齎志以歿。便道過家上冢。有懷劉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  
當承平。主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于權倖。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侍經筵。感激奮發。因書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倖。說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考掠體無完膚。挺狀。一異辭。惟呼天自明。越數日。竟遭昏獄。斧頭極刑。支體分解。棄屍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之荼毒。嗚呼。慘哉。



府判王公禎

王公禎字維禎吉水人濟陽教諭省之孫以大學生除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怯而猾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數之日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賊遁而歸賊復劫屬也王又不行指揮曹能榮成與王黨結避禍而故激公曰公誠爲國出氣力肯復行乎公即勸民兵行曹榮赴之及與賊夾水已而麾民兵渡趣戰曹榮望走公陷圍中誤入淖川賊欲降

人文紀事

忠節

四十三

卷二

廖恭敏公莊

廖恭敏公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改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會陝西饑命公賑之公以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西楊當國家人有不法者公率同列上章劾其不職日入朝相遇門下公不爲避揖西楊日得罪西楊亦慰之日公少年宜持丰熟景泰五年七月災異詔求言公上疏勸帝朝上皇問安侍養篤忠愛友悌之誼以慰天心而召和氣且云上皇之子沂王宜令其親近儒臣講明經義以端國本庶使天下臣民曉然知朝廷公天下之心詞意悲懇雷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給勘合陞見適章綸鍾同二疏諫易儲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同死杖下公杖八十幸不死謫陝西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以公忠特賜祭葬服闋改南大理已又陞南禮部右侍郎御史有劾公者上斥之不聽日莊有大節逾年以疾終贈刑部尚書公爲人易直表裏坦然性剛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已則釋然雖間爲深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廣廷大議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兩

人文紀事

忠節

四十四

卷二

藉甚。四方想聞其丰采。然不子子爲興。飭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于鄉里。故舊營護拯援。極其力之所至。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歡。無一食不對賓客。既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歿之日。無以爲歿殯。齋居第供費。及鄉之仕于朝者。相與哀助假貸以佐之。人始益信公廉靖。其濶達天性歟耳。河東文清薛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得其遠者大者。真知言哉。

薛方山曰。忠義之士。何代無之。乃其陳言剴切。觸冒忌

人文紀畧

忠節

四十五

卷二

諱。則未有若恭敏公者。裕陵復位。特賜贈謚。信乎公議之不泯也。且其清白之操。始終不改。至於卒不能葬。儼然冰蘖遺風。皆可垂範百世矣。

鍾恭愍公同

鍾恭愍公同。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時當易儲。公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詔縛下錦衣獄。械繫極苦。翌日榜掠考試。又翌日加以極刑。逼令招與南內通謀。并誣引大臣。公竟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是日天大風降黃沙。日色燭地。皆黃。乃密勅錦衣緩其獄。囚禁終身。意其必死。既而漸愈。復日與綸賦詩。或取蘆管吹之。如笛。或取棹舡織爲履。畧不以死生介念。六年八月。上思之。怒。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詔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賈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登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啟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髻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章綸例。請謚。得賜恭愍。勅入郡忠節祠祀之。

薛方山曰。恭愍公忠誠義氣。金石其堅。易儲之疏。流涕

人文紀畧

忠節

四十六

卷二

不已苦楚萬狀卒死于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能逢比干雖死猶生湛恩沛加慶及身後公其流芳後代啟臣子之忠哉不特物色矣

又曰公錮詔獄以死二三年間景帝悔悟拒讒言敦孝敬裕陵宗茂陵宗踐天祚者三君子力焉二人謂公貞廖莊章

倫惟倫案清人

彭韶贊曰仁也父子義也君臣首揭三綱佐叙五倫凡民之生氣拘物蔽惟公直完氣蒸章二境逢比干雖死不死湛恩沛加爰及妻子

人文紀畧

忠節

四十七

卷二

督府經歷張公輟

張公輟字兼素吉水人成化元年鄉薦八年進士第擢知涪州勵介操不畏權貴惟必行已志事苟便於民悉身任之比其去父老號泣陞後軍都督府經歷是時妖僧繼曉始以清貪欺誑楚府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及言于上發內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初建大鎮國永昌佛寺大臣皆不敢言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罪惡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諫官不敢救公獨上章論

人文紀畧

忠節

四十八

卷二

抹極陳建寺之非俊以忠諫獲罪上愈怒并逮輟赴獄各杖數十輟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充位二人直聲震天下尚書王恕奏二人皆忠乞納諫旌直以隆公道復倭輟慰天下之望公始貶石州公處窳阨時賦詩寫懷一時傳誦謂其忠純意溢言外而不怨不尤云

翰林編修王公思

編修王公思字宜學號改齋泰和人少傳文端公直曾孫也公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舉于鄉豪爽自許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矯警情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日美其嘗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日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令怵於勢而

水文紀畧

忠節

四九

卷二

殉如節夫何或咎其立異日節夫非向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九年甲戌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廷臣無敢言者公上封事以爲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惟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推士氣召天變言其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閩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王陽明鎮虔檄使贊軍議日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公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

寧藩變作奉宸府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聲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世宗改元召諸以直諫請罷者咸復其位乃公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武宗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望嘉靖三年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同百官伏哭左順門力爭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及公等一百八十餘人公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驚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鄉

水文紀畧

忠節

五十

卷二

寒舊相率贈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淚涕泣者皆鄉進士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與有責焉乃檄縣庀葬鄒東廊守益銘其墓公資稟學官而充以學力視豐饗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地夜半有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詩道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公增側室爲俎豆計公笑曰大丈夫當

爲天下萬世所祖。豆懸懸於兒女耶。後果祠學宮如所言云。

鄒守益曰。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爲確論。

人文紀畧

忠節

五十一

卷二

太常卿曾公紳

太常卿曾公紳。字習之。泰和人。登嘉靖八年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初入曹時。有冤獄連百人。囚繫四年。莫爲辨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擬。十一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出綜醜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尚書劉龍。請賢侍郎陳瓚。甘爲霖。太卿王綏。沈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十四年。時以吏部尚書汪鉉不職。給事中薛宗鑑等論鉉奸邪。誤國。鉉上疏肆辨。繼臺諫交章論劾。鉉辨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鉉詆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鉉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擅。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褫鉉職。而下公并宗鑑錦衣獄。獄中自叙生平大槩。多忠孝語。微纖芥怨悔意。獄成。與宗鑑同杖午門。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薨。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人文紀畧

忠節

五十二

卷二

員外郎劉公魁

員外郎劉公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正德二年鄉試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而卒以獎植風節開邪術道爲急所至各有生祠民久益思之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公上疏力諫自分獲譴先授家奴囊金三兩治後事歿公蕭然官署止一家奴隨邸中兩疏入上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周給舍怡粹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諸校爲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

人文紀事

忠節

五十五

卷二

于箕乞有三臣得旨釋放爲民未踰旬復遣逮逮者至公猶在道先繫弟元北行公至螺川得聞卽買舟馳赴或勸落歸公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願獻愚忠以死報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旨仍舊監著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年宮禁火赦還家公自刎稟父訓躬操古行堅志反觀動有依據及卒羅念菴題其墓曰公大節炳炳如柱障川而小物隱衷具可撰述雖用不究輅晦愈密而流風海宇有功於世教也

唐伯元曰仗忠仗節之士世未嘗無而往往徒激於一時者或非其質也乃若近代則又有寒謬於朝著而顧管荀於閭巷者其人益不可知矣方晴川先生貳守吾潮時而潮人則已知慕先生祠先生余茲來其鄉而先生墓且宿艸矣聞之鄉人一口頌先生不置嗚呼孰謂先生近代人哉就謂先生而非其質哉

大理卿傅公應禎

傅公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甲子鄉薦登辛未進士授零陵令勸農興學紳有治聲調粟水治之如零陵而邑民思其德去而祠之召爲御史時江陵秉政務操切以箝天下口臺諫風靡不敢輒有所指陳公因雷擊端門地震京師上三事曰純君德獨賦稅擇言官中稱引王介甫三不足畏語江陵深恨其侵已票擬旨杖闕下謫戍定海公至戍所益逡巡務自修不敢以行能加人異時諸君子以諫顯名貶竄往往負盛氣不可親昵公獨折節常若有以自下與人交無貴賤賢愚皆愛慕公以爲仁人君子云迨江陵敗始有還尋復公故官時吉水鄒南皋初以論居正獲譴同日予杖至是並轡入都衆指之曰吉州一日兩忠臣並召還大是奇事旋晉南大理未幾以病卒後二三年而士大夫猶以未究公忠悃爲恨於是南司馬丹徒姜公以公上請得贈大理少卿

人文紀畧

忠節

五五

卷二

光祿卿劉公臺

劉公臺字國基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主事改御史出按遼東持風裁與學理邊時與中丞抵忤弗爲避先是江陵秉政攬威福籍壓天下斥言官爲結黨行私動搖國是莫敢與爭公故居正所拔士憤然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終不可以薦舉之私恩忘君父之大義萬曆四年遂上疏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張四維張瀚爲植黨中云居正爲固寵計則獻白燕白蓮爲擇好田宅計則誣遼王以重罪爲子弟中式計則許御史以京堂許布政使以巡撫爲謀畫起復計則有身後之訖侃侃五千餘言疏入居正甚怒廷辯之見上辭政伏地不肯起上爲下御座手掖之上亦怒甚詔下公獄衆莫不危公公意氣慷慨自若上命內閣杖之二謫遠戍公不少挫折語益厲居正故具疏爲解免得不少奪職還田里當是時抗居正者艾復沈思孝鄒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挫折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居正取一快居二年而其黨喉公仇家疏其益邊銀不法數事於是江西巡撫王宗載等迎居正意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傅會之坐遠戍清州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

人文紀畧

忠節

五五

卷二

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頃刻無何飲于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公之卒與居正同日已而居正奸狀暴白一一如公言天下莫不壯公而悲其死又異其死之與居正同日云公既卒乃得贈光祿寺少卿公自爲諸生有義氣與朋友交能指斥其過人莫不願交歡公以相砥礪彼其侃侃立朝豈一日之積哉

人文紀畧

忠節

五七

卷二

大僕卿劉公鐸

劉公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幼神異骨相不凡甫舞勺卽能詩古文詞千伯言立綴於古今書無所不讀爲文縱橫道峻莫可躋攀弱冠受知邑令胡瞻明先生以童子試第一補庠生公性豪宕不羈傲睨一世困於諸生十年所交必天下氣節士或與人語若國勢勃然指畫若聚米袖圖可獻前席萬曆丙午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廷試宰相奇公策擬第一旋以小忤抑之初授刑部主事奉使隴右出關行李蕭然唯所至吟咏積艸盈篋再歷秋曹執法如山商人李朝爲內臣李正已所斃公獨正陳罪大忤魏璫指時璫策方熾一時頌養功德請魏公九錫者幾遍朝士公獄獄不少僂牢騷不平時見之於詩公出守楊州治揚三月大得士民誦璫聞憾且忌授意用爾排以僧人扇頭詩語爲訕已緹騎逮之揚紳矜祇隸遮道其有欲叩關鳴冤者公慰遣之及廷鞠竟得釋奉旨復原守璫猶冀公一謝公竟絕跡璫庭復以威曉李承恩獄逮繫公亦竟不僂首璫愈益憾通假巫蠱令司刑薛貞鍛鍊成獄以繫刑勒公令伏公目薛曰逆聞誤國毒流海內天下人皆詛之何必

人文紀畧

忠節

五八

卷二



某一人而殺其皆寵耳富貴一時名節萬古薛爲之齒昨  
 然終承聞旨坐以決不待時其宜人蕭氏將樹登聞訴冤  
 爲奸黨倪文煥所格繼上書求代不報將赴西市宜人抱  
 七歲穉女隨公必殉公曰而婦人也亦具劄肝鐵膽乎然  
 俱死無庸吾三請詔獄數被慘刑京師語爲鐵漢今吾事  
 畢矣歸語熾兒無媿我忠孝家乘既又括穉女是異日當  
 爲媛中英可授以書餘無一語及家事臨刑仰天高吟一  
 律其卒云龍逢比干歸泉下此去相逢面不慙復罵璫不  
 絕口明年思宗立憐公忠特贈太僕寺少卿詔諭祭葬時  
 人文紀畧 忠節 卷二 五十九

蕭宜人尚以貧病棲遲長安至是始得扶公視萬里南還  
 子熾亦繼公蚤卒娶女淑後二十餘年始克葬公并訂鐫  
 公來復齋稿行世  
 瞿是田曰公豪邁奇放忠義性植當未仕時嘗聞時事  
 便慨然嘆曰大丈夫不立功異域不登天子堂每每擊  
 鐺倒觥浩然狂呼旁若無人其突兀憤鬱之氣時復發  
 于艸書揮毫淋漓奇矯絕列今字內有獲其隻字不啻  
 王夷甫五百年後筆也公詩文浩曠多散逸公之女搜  
 其所存者得若干卷訂刊行世嗚呼公之死距今二十

餘載耳而奸臣誤國之禍遂至此極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豈不痛哉

人文紀畧

忠節

六十

卷二

李忠文公邦華

李忠文公邦華字孟聞一字懋明吉水人少岐嶷儼不  
母總角出就外傳每讀書至諸葛孔明范希文文文山輩  
必搔首惆悵出涕如淚鄉忠介公一見輒奇之萬曆癸卯  
與父文源先生廷諫同登鄉誥公名第七簪花時不敢以  
子先父衆觀禮之明年甲辰成進士得涇縣令政績茂著  
以卓異入爲御史抗直不阿巡按浙江官箴肅如爲民興  
利除害至今誦祝之頃魏瑞初竊柄時顧憲成倡道東林  
海內名高士附焉而奸黨以辯言亂政參之草議騰沸幾  
人文紀畧

忠節

六十一

卷二

釀慶元之禍一時朝士黨分左右極而公仍孤行一意絕  
無詭隨遂乞歸終養尋屢薦起用壬子冬考選命丁感時  
激忠首疏分別邪正內歷指斥執政申特行王錫爵沈一  
貫李廷機而下及依附諸流如湯賓尹顧天峻輩蔽賢病  
國諸奸狀請召還呂坤沈鯉郭正域顧憲成鄒元標等諸  
名賢以樹正人植國本疏出一時清流本爲指南首輔葉  
向高夜于朝房舉炬燭公曰素不識李侍御何如人今當  
諦視敢忘弦韋耶癸丑五月福藩奏養庄田不敷還逼之  
國公慨然曰此事不一日言將地土足額無欺賢王分茅

何曰根本之慮寧有極耶乃篝燈舛疏疏聞上震怒擬廷  
杖首輔密救獲免明年二月王貽範國矣與申朝實天  
光宗鼎湖再舉熹宗繼統諸賢次第舉用御史周宗建疏  
曰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餉與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  
於大臣之無識夫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若熊廷弼  
之氣吞驢子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  
邦華之思入重淵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十二月禮科周  
朝瑞又奏被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李邦華等峻節逼  
才人既仰其變化已猶宜急催到任以無負嚴穴之聘奉  
人文紀畧

忠節

六十二

卷二

旨著加意訪用公初起分守萊州繼改登州辛酉改易州  
壬戌二月抵彭城聞廣寧失陷矣上怒武功不競大蒐中  
外疆場非常之材公聞國步惟艱乃撫家眷徐州單騎走  
上谷門內召光祿少卿及抵都門已會推巡撫天津公聞  
命卽麻糧克赴及任少頃妖寇起山東烽火達都門兵弱  
馬羸景州賊又竊發公慮賊與妖合乃製兵器練士卒勤  
偵守固堡戍征鎮皆用命景州平天津兵力實多焉癸亥  
三月熹宗加勞關津登三方勞績賜公大紅蟒衣一襲白  
金四十兩又以山東平妖功晉官二級再賜大紅表裏四

端白金三十兩。十月召爲兵部右侍郎。時奸黨魏廣徵以公夙具舉正之望。嗾公于逆璫魏忠賢。璫亦夙怒公。必欲除之。公因疏乞養。上得疏。云李邦華奏稱親老。有孝心。准他去罷。卽日出都。乙丑十月。聞兒臺臣倪文煥復參公爲逆黨。奉旨李邦華東林渠魁。昔年曾與李三村結爲死黨。同往日宣陰謀殺計。傾害善民。云云。得削奪公家居。時惟切切於性命之學。與同鄉諸公講究討論而已。丁卯思宗立。聰明神武。首修逆閣。元年召公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公疏辭。上旨促赴。率切公誓以死報國。冒暑入都。力

人文紀畧

忠節

卷二

六十三

任其事。先疏陳艱難狀。隨條奏任將。馭軍清奸。盡杜鑽求。諸欸奉帝有幹濟素優。行觀新猷等溫旨。由是夙夜在公。諸條奏悉皆贖舉。已巳晉本部尚書。協理如故。上召對諄諄獎諭。臣分益無所辭。於是身任怨府。力祛營中大蠹。數事卽助戚中貴諸包占者。不敢隱。相率報名。共增實軍四千餘人。清出包馬四百。充給無馬。選鋒以資騎操。以備戰守。皆歲糜銀米數十萬。而一旦悉還公家。奉旨云。旣覈戎伍。兼裕國儲。功信不誣。由是羣小怨公。方深。總督復構之。乃去。位家居十載。凡郡邑禦流寇。練義兵。清軍丁。濟漕運。

甌馬政諸大處分。與當事等之無弗當者。再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辭不允。乃就留京。兵弱將懦。民窮俗敝。公以安民宜先於詰戎。治兵莫先於論將。論將則表五經安民則舉二事。首定營制。裁不急之官。併多設之營。營併則官省。官省則費節。詳觀水陸形勢。議守江東不如事江北。江北之形成。則江東之事省。守下流不如事上流。上江之權專。則下流之事易。乃歷江北自浦口起。池河至和州。經梁山渡。采石相視險要。建城增兵。中傍防禦。核艸場敗萬畝。墾田徵租。以佐軍興。南國歲餽。公指案易稻。勸士紳

人文紀畧

忠節

卷二

六十四

輸米以賑民。乃得活。無何以愛去。壬午再起左都御史。時鎮將左良玉陳兵安慶。江上無行舟。漕米權稅不得貢於京師。名雖勤王。實欲退保金陵。以避寇也。而所過缺餉。沿江驛。盡縱掠。皖鄱勢成跋扈。孝陵艸木皆震。公先移檄疏之。左諭部下稍戢。未幾公乘小舟。造其營。語之曰。皇帝授節作鎮南方。五等之封。可計日矣。若絕舟車路。如勲名何。左曰。兵以饑餓。缺且六閱月。進前恐寡援。飢軍尤易譁。爾此俟饑至耳。非有他也。公迺檄皖撫軍立給之。兵遂帖然。舟艦乃通。神京不呼庚癸者。公力也。入都。陛見。上慰勞極。

源因特陳勿欺素志疏以勵羣工奉旨卽令考不稱職者惟劣狀有聞卽當不時糾發時聞孽鴟張公知時事不可爲惟有亟修內治猶可以緩禍乃廉得御史王章饒文武材題授京營巡視復具城約一疏責成巡城御史嚴加防禦懸非次之賞條議二十餘甲申春聞寇愈熾國勢危急遂密奏請二王分封江南不報三月潼關覆軍太原不守初六日帝諭閣臣廷議定大計召對中樞殿帝相顧悲憤公慟哭前奏極言西北危迫東南渙散之狀力請帝主居守皇太子修仁廟東宮時故事撫軍南京上未應退而卽

人文紀畧

忠節

六十五

卷二

別疏上之候旨不報越三日又復疏請定永二王分封南國又以書達南京司馬史可法密令一面料理南都事宜無何中允李明睿疏請南遷臺省諱然光時亨等極詆議遷之非上乃艱然作色曰國家陵寢數百年在茲朕將焉往事濟則祖宗之靈不濟則朕死社稷亦義也勿得再議南遷之議遂罷併撫軍桐封之議亦寢而公殉國之志益決矣十七日李自成突逼京城十八日公請勅百官登陴復固禦不報十九日城陷上殉廟公聞變慟哭入吉安會館服朝服東向拜二祖列宗易衰服望拜大行皇帝畢又

易公服向文信國公位再拜曰邦華與先生同鄉今當國難無可報君惟有一死從先生于地下手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渝遭國不造空負良謀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藏之衣帶中起舉總憲印授家人囑曰謹保此歸報少主仍疏繳朝廷毋爲賊汚乃正坐引帛在手僮僕跪而泣求遺言公曰皇帝已如此我何忍獨生何遺言之有爾等可啓皇帝梓宮完成方許收殮吾屍遂自縊越三日面色如生賊入見之嘆曰真忠臣也勿犯其家

人文紀畧

忠節

六十六

卷二

劉日杲曰李公崑崙萬邦爲憲舍命不渝求仁何怨撫軍南遷倡議匪迂宛其死矣御史大夫上虞謝君顯表忠詩數十首其表左御史李公者曰節甫漢胥焚靈光獨巋特及茲總蘭臺風采天下式氣象舉清明政爾資舊德何當霖霧來雌霓授邦國對越宋相前丹心與同德續句固無多山藏增副墨

人文紀畧目錄

卷三

經濟名臣

南唐

蕭儼

宋

歐陽修

曾安強

明

人文紀畧

羅復仁

周忱

王榮

張敷華

毛伯溫

楊寅秋

目錄

一

卷三

解縉

李時勉

彭時

馬鉉

王時槐

李邦華

楊士奇

羅通

伍驥

劉玉

郭子章

吉州人文紀畧卷三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經濟名臣 宋

給事中蕭公儼

蕭公儼永新人幼奇敏請廣陵以童子擢第烈祖任政授

秘書省正字改刑部郎精研律法稍遷司門郎中判大理

獄奏劾宣徽副使陳覺姦回亂政烈祖甚威怒未及斥而

覺覺始不自安稱疾累月未出及宣遺制遂出公劾覺端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居私室以族升遐請按其罪弗許初烈祖相吳禁私買奴

婢至是馬延已與弟延督於遺制中弛其禁公曰此非大

行之命必延已等所為者昔延督有此請先帝訪諸臣對

言陛下為吳相時聞民鬻男女立出府金贖歸之故遠近

懷德今臨祚即友之可乎先帝斜封延督章林三筆持入

官此必尚在及索之果得遂擢給事中後主嗣位公入白

事後主方與嬖倖奕公毅狀正辭前請飲局後主怒曰汝

孰與魏徵賢公曰臣不能為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公方

直不阿貴戚欲社後主勅齊王景央政群臣惟樞密副使

魏岑查文微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入公上疏極論不報後主於官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嘆美公獨歎恨樓下無井問其故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防之以兵公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君欲矯遺詔使太后臨朝當此時社稷幾危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乃今日反見防何也晟慙遽罷之宋王江南遂謝病不出年七十卒

北朝古弼事魏主因入奏事時魏主方與給事劉樹園基志不在弼侍立良久不獲陳聞弼忽起捧樹頭毆之

人文紀畧

經濟

二

卷三

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改容謝之嗣後稱為筆公而不敢名茲公事後主時入白事亦值主與嬖夾公排斥嬖倖前請飲局則公之忠勁剛正足方古筆公者矣殆匪特魏徵之流亞也

歐陽文忠公修 宋

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從鄉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天聖八年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公爲人質直闕廟見義敢爲機辨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覺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公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收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員用天下名士召公知諫院未幾用公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公爲黨人公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公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不之信公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興用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初公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  
來公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  
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  
坐用張氏資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頴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  
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  
幾年今年幾何思意甚至命判流內餘小人恐公復用僞  
爲公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  
言中公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

人文紀事

經濟

四

卷三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  
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公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  
已任延舉獎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  
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  
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公之文章遂爲  
天下宗臣劉人蘇洵嘗論公文章言令雍容似李翱切近  
實當似陸贄而公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  
代史叙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  
文體大壞公淡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

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謔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  
復正拜公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  
侍郎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先包  
拯爲治以嚴肅著聲公代之以寬簡不求赫赫之譽有以  
拯之政屬公者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  
其所短耳以給事中兼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  
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祭知政事預定策英宗  
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公與韓琦同心輔政凡  
兵民官吏財賦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上有

人文紀事

經濟

五

卷三

所問宰相以對不復求之有司英宗以疾未親政太后左  
右交構成隙韓琦以帝疾爲解太后猶未釋公進曰昔溫  
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  
稍解因再三言之彌縫其間卒復明辟公年六十連告致  
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  
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熙寧五年卒  
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公爲人見義而動方議  
濮陽事雖不叶群議狀結髮立朝諫直不阿英宗嘗面稱  
曰修性直不避衆怨至於白首謗訕不已卒以不污年六

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公薦於朋  
友不以貴賤生死易志尹師督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  
沒皆經理其家尤好獎引後進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  
惟恐人不知也至嘗賞識率爲聞人曾鞏蘇洵洵子軾轍  
布衣屏處無所知名公爲游揚其聲卒大顯于世士或有  
背負者則曰是我待之未至也子瞻之誅公曰君子有所  
待而不忍小有所畏而不爲公之所感深矣百世之下  
令人有餘慕焉公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  
刻爲二千卷按正史氏百家諸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

人文紀畧

經濟

六

卷三

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奏議四六集  
又四十餘卷明仁宗在東官時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  
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  
之文性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  
臣按定刻之公長子發累官殿中丞中子棐以直秘閣知  
蔡州

方正學曰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  
不克也氣不克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  
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

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  
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  
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永叔贊  
曰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  
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  
曰嘻哉非予疇繼剛頰削華太其艱澹大濩咸池厥音  
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  
來以文攸範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  
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

人文紀畧

經濟

七

卷三

北韓愈公之謂蘇託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  
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張乎敬釐正孔廟從祀疏曰臣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  
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等篇實有翊衛聖道  
之功蘇軾所謂韓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  
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提舉曾公安強 宋

曾公安強字南夫泰和人父名肅強其第四子也八歲時賦白鸞詩其外殊潔白俯風臨清流其中乃食穢晝日魚蝦求識者已知其有清脩嫉惡之志登乙科調舒州法曹會母喪歸途值江漲舟遇石將擢篙工計急欲遷之小舟公以帛繫楫誓與俱溺俄有駕大艦者共救之有頃船裂安強得免服除爲潭州司理差權內香藥庫有旨出局中西孔香市之公執不可恐生後患時避其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至則民訴早求決灌口水者以千數問其故曰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八

官司憚修築且恐水決陷及州縣公曰民既急矣吾當獨任趣詣水所恣百姓疏夾僚吏或申前議公曰吾已任不累公等矣數日諸郡水告足富者捐財壯者出力仍築塞之歲因大穰著爲式士民刻石江上號均水記先是廬肆多火無以瀦水公至按地爲溝三百所或病之俄登城得斷碑發視乃張詠尚書疏渠積水記中一一如所經畫遂復舊上供繡作院歲科民戶出錢顧男女雜作監守者貧緣隱匿公奏乞散令製造立限送納從之州歲下縣織花羅一疋費七十緡吏輒市一取十以饋權要公微有司具

上供實數曉諭使戶知之遂絕額外之擾嘗過僧寺見暴骨不塋多達宦無歸者因差官徧詣境內錄得三千餘柩悉塋漏澤園置碑識之一夕夢數千人泣拜而太當是時朝廷歲遣中貴督上供物帛官吏傾意奉承有鄧述者扶持尤甚市物不中意輒焚毀之公疏其事徽宗怒斥述不復用會廉訪王竦與述昵心害公卽中以微文遂謫監羅州淳化縣酒稅未幾主管舒州天寧萬壽觀會戶部議羅東南粟百萬上意欲集事而不擾者顧左右未知所對上遂曰曾安強可則除河南常平既至斥部吏不法者數人

人文紀畧

經濟

九

卷三

又值權貴有所請託公治之愈峻乃風言路以游辭彈劾居七月而罷卒於家初安強與兄安止安中皆擢第而安止再舉再第安辭晚以特奏恩授官內翰郭公知章挽其母劉夫人詩曰一門十捧卿老書四子五折東堂桂西昌在宋朝科目之盛曾爲稱首云

靖州守李公發 宋

李公發字秀實吉水人舉特恩赴集英試補鼎州司理叅軍三年囚無瘦死部使者言狀攝黃陂令調零陵田稅久不均豪民猾吏相表裏爲如公至命議幕兩廡下明日召稅戶畢至使各白列產幾何稅安在不實聽相首實置之於理實則貰汝又聞群胥於獄使以實告而叅任焉一時民吏倉皇懼不相應且恐得罪無有隱蔽者卽日正田二萬五千餘畝爭訟遂息歲入大增移永興興國通判橫州攝守于宸廣俗誘民童男女易羣羽蠻中其初一丁值十

人文紀畧

經濟

十

卷三

曾忠節公三聘 宋

曾公三聘字念逸吉水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主簿光宗不朝重華宮公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求去公謂父子夫婦之際群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秘書郎帝欲幸玉津園公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茲先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朕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

人文紀畧

經濟

士

卷三

二羽僅半歲掠買至數百人多烹以祭鬼公上疏乞重其禁高宗惻狀從之命焚羣羽自是鬻人者息改知貴州已而擢知沅州改靖州沅靖介徠蠻爲患公撫御有方興學校化導之境內無事胡忠簡入佐冬官上疏曰李發文采過人尤長於吏事二爲邑五典郡皆超方僻地未究其才今雖老尚堪治劇未報忠簡太國復移書責當路曰諸公皇皇市駿骨而使老驥伏櫪耶

學士羅公復仁 明

弘文館學士羅公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  
文書初僞漢將爲翰林公知友諒所爲不樂爲之朋適太  
歲子寅大明兵至九江公因援身來歸上得之甚喜命侍  
左右親任之從破友諒于彭蠡遂賞璽書諭哀臨諸郡甲  
辰上即吳王位除中書謚議公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失  
無有隱避由是待遇且厚及大兵圍武昌有諒之子理固  
守不下公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問故  
公盛陳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降城且屠城  
人文紀畧 經辭 卷三  
中民亦何罪願早爲之所庶家族可保也理驚憤遂降復  
招撫江西還爲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  
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擴廓帖木兒以恢復爲名前後使  
者多被害公至折以天命人心所向擴廓亦心善之即日  
遣還洪武元年遷翰林院編修二年冬賞詔諭安南使無  
侵占城池安南未歸即受詔公曉以大義其君臣懼服比  
歸遺金貝土物甚厚公辭不可泊歸奏之上多其廉讓改  
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  
對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唯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詔

命初復仁所居甚陋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釜具完壁上  
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即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  
許之賁予甚厚陞階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麤  
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已而上念之  
復驛召至京師居三月憫其衰賜玉帶名馬鐵杖及家  
僮飲食之且復遣還洪武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公漢於  
易尤善爲詞賦在翰林有主堂習和藝云解大紳爲立傳

人文紀畧

經辭

三

卷三

學士解公緒 明

解公緒字大紳吉水人少負異才年十八舉洪武丁卯鄉試第一次年會試第七人與兄綸同登第公選庶吉士上愛其少俊召日侍左右特被寵愛幸大庖西室上諭緒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則父子常知無不言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者告朕毋有所隱公立草封事萬餘言以進又獻太平十策上嘉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公乞改官乃官御史使遠上李善長死公上疏極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

人文紀畧

解濟

十四

卷三

惟庸談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懷惻爲言願戒來者公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幾生漢文得罪上乃召緒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緒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歸家八年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母死未葬父年九十不終養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站難後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陸公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

務自公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緒密議公言立嫡以長又言

好望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公出爲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緒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公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官而還漢王密疏言緒職上出塞輒遠覲備君臣歸無人臣禮上怒逮公下詔獄十三年正月公死獄中年四十七仁宗卽位赦緒妻子還鄉官其子祺中書舍人仁宗居東宮時文皇亦不甚喜而寵愛漢府公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

人文紀畧

解濟

十五

卷三

皇遂怒謂離間我骨肉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公言當永樂元年勅公修古文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二年進文獻大成及修洪武實錄永樂大典悉克總裁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遇事直言風生電發居恒言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故野夫稚子皆樂與之親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泛愛終不變文皇嘗與論群臣言大臣蹇義等十人授經命疏其才品十人多善緒經具以質對於蹇義曰其質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儼

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其人君子頗短於才於  
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直見確有  
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刑好惡頗端於朱禮曰愷而而苛  
人怨不恤於陳治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止於方賓曰簿書  
之才驅僮之心既奏上授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鑒之矣  
餘徐驗之仁宗嘗問建文中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  
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  
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公既獄死仁宗出所疏示學士士  
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何所謂皆定見也益爲上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追念如此  
江盈科曰國朝仁廟爲皇長子南京監國最久高煦百  
計中傷之數得罪左右皆見斥譴長子危甚文皇殊無  
憐愛意忽一日官中出虎顧諸彪圖命縉題其上縉題  
曰虎爲百獸君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上覽詩愀然動念即日命所親信夏原吉迎皇長子於  
南京始見歡洽噫高煦以功結知於上上意業已有屬  
此殆張子房所謂難出口舌乎者而縉以題虎一詩激  
發成廟之真心於離間之後又以好太孫一言堅定成

廟之長慮於猶豫之時震位以寧大寶遂定所謂得其  
機者也雖其後竟以譴謫死爲可惜而功在社稷九原  
瞑目矣

薛方山曰余閱當時諸公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論  
諫豈下於魏徵若畱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者卒以  
擯死窮荒悲夫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翔運元臣  
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瀛觀素雷寔所擊  
用不震惜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陷所諱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忌而聖度優容令其歸而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  
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  
臣所不及知洵蹇蹇匪躬矣卒罹于譏莫之敢自惜哉

楊文貞公士奇 明

楊公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泰和人早孤從母教敏力學以家食爲重塾子弟師有鯁生攜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棲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公惻然曰嗟乎食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建文初以薦授教職會修高祖實錄留翰林克編纂官尋命禮部考第史館諸儒部尚書張統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靖難後改翰林編修入直文淵閣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簞諸物爲饋或得其目

人文紀事

卷三

大

卷三

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公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焚其單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公視草稱善既命諸尚書共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公請易一字衆謂上既稱善可勿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虛懷如此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塞義金恩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太子仁明好文學公因勸閱大學衍義及兩漢詔令太

子每嘉納焉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公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日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朕公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朕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已太子爲二王所淡構官僚咸得罪公危心淡慮兩頰繫詔獄上終眷公卒以安十二年正月旦日食

人文紀事

卷三

尤

卷三

禮部尚書呂震謂無妨行賀公與儀智以爲不可上卒從公言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之公對曰唯陛下善處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遂命削其兩護衛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廣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榮顧急未有所與公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不久當歸汝汝即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

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頓首言。聖恩所及。宜先。息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洪熙改元。陞禮部左侍郎。衆華蓋殿大學士。入謝。奏言。寬恤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八十萬斤爲香炭。得無與寬恤。詔方上立減十之五。上方在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忤旨。及卽位。以他事逮治之。公曰。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趙之。卽日命罷治仲成。賜鈔帛。降勅諭曰。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會有誦海內治平者。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上示諸大臣。公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何得言治平乎。願留意上。漢以公之言爲朕心。乃顧謂諸大臣曰。義與卿輩。繩愆糾謬。銀章各一切望匡輔。惟士奇封入五疏。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無關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謝。加公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力辭尚書。俸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請令朝覲官領馬養之。歲課其息。公再陳其不可。曰。朝廷選賢受官。今乃使養馬。非貴賢賤畜之道。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士奇復力言之。而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耶。聞李慶巨震。輩皆

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不孤矣。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尚書呂震等交奏其賣直。公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但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朕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公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聖書開諭。上遂命士奇草勅。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四月。夏東陽與公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憐朕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士奇。義論曰。朕監國二十年。謬惡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者。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忠貞印。公得貞一印。拜受而退。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殺師彰德。上問楊榮。榮亦力贊。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

實與趙諒何謂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楚夏言不可狀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勃吾當以陽復召楚夏乃以公言白上上於是不憚而止狀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公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狀當善所以保之之道今欲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公曰更得一聖書論之尤佳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

經濟

三

卷三

人文紀畧  
公論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卿之力也賜白金文綺楮幣上嘗與公語科舉取士之弊公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狀自古長材大器多北產而南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者上曰狀狀且奈何對曰試卷例綴其姓名請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即文藝無求全將北士進矣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咸發興起爲著令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楚義士奇等五人賜鍍金銀刻圖書賜士奇曰端方貞靖五年駕謁陵還論公曰皇太后前日陵上見爾等退爲朕言往年

皇考談兩等行事惟汝持正不避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狀終從汝以不敗又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爲迂而不從公曰願常奉聖訓一日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怒色已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祭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公對曰榮屢從文皇帝北征典兵以故接諸將今聞臣知邊將才否諸邊塞險易遠近及敵情順逆莫如榮臣等皆不及此小事不足過上笑曰朕初即位時榮數短卿卿願爲之地耶士奇頓首對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陛下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上乃釋朕上頗好微行而

經濟

三

卷三

人文紀畧  
遇公特厚一夕夜且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報范太監來比出迎上入門立月中矣士奇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身而自輕如此上曰思一見卿故來遂屏左右語良久乃去士奇頓首跪送曰願自今陛下彌自慎爲意外防明日上遣太監弘問上臨幸何不謝士奇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詔捕急送私結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爲亂具以聞上乃嘆曰士奇言不虛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上曰愛朕莫如卿先是大臣有導上微行者故云時詔方面郡守



聽三品以上官薦用極刑家有賢子弟勿棄本公建白也及英宗以冲年嗣位昭皇后倚公任之而公請開經筵簡侍從以涵養聖德請屯田以省饋運蠲通恤獄休養生民嚴覈百司推進才傑是時公卿藩臬號稱得人闡振上畏毋后下憚公等稍自飲職公以老屢乞骸骨弗允請益力命還鄉展墓中使從還鄉正統八年子稷以罪獄死公快快自恨已遂病天子遣醫賜璽書寬慰賜酒饌明年三月公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公更事五君立朝四十餘年公平不避忤意論事必當大體取士論人率多平恕常扶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君子而抑小人其獎賢樂善無少憾忌亦今之所謂大臣矣當昭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若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其二者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取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慶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狀亦賴朝廷委遇責

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狀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稱疾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文定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文定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王質金相通達國體與文敏文定祭合成各竝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與民休息四海宴朕皆其力也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周文襄公忱 明

周公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上方留意文學簡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忱自列言乞預其列求益中秘上大喜曰有志之士也增入之改翰林庶吉士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左轉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榮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當人才紀畧 經濟 卷二

是時蘇州府通賦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肱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團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團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二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行積

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濟湖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時插時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吳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僱舟又經季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繼淮安一石充加五斗瓜州五斗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加與過江米及搬墊蘆蕪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南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齋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一兩淮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纈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勛重紗粗價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勛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傾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公令田畝收米

升九合與糧俱徵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正統初淮楊宋  
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  
運貯楊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  
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三殿成給事用  
牛膠萬餘觔遣官勅枕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過諸途  
勅使促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上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  
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丁部索  
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盛者須水磨非遲歲月  
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二

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薛方山曰周文襄公撫巡南都垂二十二年虛心訪問  
善採衆長謀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為之是以蘇  
松累欠稅糧悉皆完納其定濟農倉也則平糶勸借以  
待賑其視災淮楊也則撥餘米以給竈丁公私兩利上  
下便之北敵跳梁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復添撥民運數  
十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發運應期貢賦未嘗稽欠處  
事周而且敏大都以便宜從事一時理財無出其右矣  
鄭端簡曰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茲久任責成以故  
用人理財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  
鮮能及焉

都御史羅公通

羅公通字學古吉水人。幼銓穎。卓灼有將相志。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城京師。軍士鵬鵠之屬不辦。公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囚運之。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轉徙殆盡。著爲令。奉璽書按蜀。時蜀王山入。僭乘輿儀從。公欲簡約之。王過御史臺。公悉使人收王所僭用鹵簿。王氣沮。藩臬來見。問儀從當屬有司。則屬有司。非體也。若以上聞。王罪且不測。公故曰。公等相與爲一日報言。俱無策。公曰。易耳。宜移文與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須復還耳。玄元皇帝廟者。唐玄宗幸蜀時所建祀老子者也。公始游蜀。士大夫場公年少。至是嘆惜。尋報命而奉天謹身華蓋殿災。公應詔歷詆任事大臣。無愛國恤民之心。且聖躬何自苦兵間。出征亡度。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穴。上怒。詰問。通引易文言。雲龍風虎以對。遂與六科官柯運等首請。交南公得知清化州。簡規條。疏徭役。省獄刑。以寬博邪。興清化。大治。二十二年。交趾黎利叛。宣德元年三月。我師敗績於茶龍。諸郡震動。獨公累擊卻寇。清化賊上。令成山侯王通往征。王通

師無律。醉渡河。大敗。兵尚書陳洽死於軍。王通被創奔入城。賊圍城。通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下賊。至清化。公語守將。指揮丁忠曰。文皇帝三出師。命將萬里。艱頓得日南。而一旦棄之乎。爲大將。兵敗不死。而擅割天子輿圖。圖偷活。王通可斬也。且今城降者。賊盡燬之。與委城而就死也。孰若守死。等死耳。猶有令名。忠感動。卽簡城中卒可用者千人。擐甲登陴。八月。黎利聞城不下。乃大怒。發兵八萬人自攻城。而於城南西門外。囊土爲山。與城埒。晝夜攻圍。公詎賊約日出降。伺賊怠。夜擇敢死士百餘人。持火突城南。及文獻果

經義

三

卷三

門鼓譟大震。直搗土山。斬梟賊數十百人。盡焚其雲梯飛樓。賊敗走。自是不敢嚮清化。已朝廷復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蹙然復敗。沒。朝議竟棄交趾。而遣工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公頓足曰。庸臣誤國。公遂與指揮忠懷印全吏士北歸。賊不敢逼。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及知諒江府劉子輔。知新平州何忠死節事。詔下王通獄。精殺誅蔡福。冀贈交南死事文武諸臣。如公指。而擢公行在戶部員外郎。督口北開平邊儲。三年。上巡邊。擢兀良哈。公督餉千餘里。未嘗乏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三年。兵尚書王

驥再巡邊。征阿台及孛兒只伯。公從至兀魯。別督副將軍  
將貴戰時。貴一再破兵。數勝戰於兀魯。我師卻公立斬都  
指揮安遠於陣。復戰大破之。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誥敕  
玉圖。歸還都指揮安敬弟也。郎中法不得斬都指揮。而公  
臨陣決機。以必行。令轉敗為勝。驥心畏惡之。尋論功忤驥。  
謫北流縣容山。官九年。調東莞縣河泊。十四年八月帝  
北狩。京師恐。廷臣力薦公。才忠智勇。宜遣。急足往東。粵促  
之來。復公兵部郎中。守居庸。給事中孫祥守紫荆。時公上  
言。居庸太神京百里耳。一不守則從孔道長驅。視京師何  
異掌上。臣遍履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區。可通人  
不通馬者百三十區。須多方防伺。當今國家多難。臣戮力  
無所辭。願臣駕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上命一威臣。委  
生殺予柄。督軍務。朕後關可守。關守而京師固矣。於是  
上俞廷臣議。即超擢公右副都御史督軍務。便宜行事。公  
復上疏曰。今所急者草場耳。榆林土木二方俱積若堵。所  
遺草束田禾宜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熾之寇至無所飽  
焉。報可。而尚書謙因是取通州天津諸衛近京積芻悉  
燔之。時也。先已擁太上入塞。破紫荆。御史孫祥走死徑薄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都畿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而再救公率宜府蔡將俊星  
飛入援。令內監成指揮致固守。俊聞京城危急。股栗欲違  
遁。公乃說俊。責以大義。俊媿伏。公遂并將俊所領兵。疾馳  
援。而德勝捷至也。先乃與脫脫不花王阿疎知院親督五  
萬騎攻居庸。公道還。與成攻謀曰。吾固知其必攻居庸也。  
彼以紫荆視居庸。得居庸則建饒而瀉京師。京師直春冰  
判。朕彼所持鐵騎耳。吾兵懷不足恃。當計襲其鐵騎。而後  
可破也。衆曰善。敵兩馬比而卧。一韋囊橫榻兩馬上。二人  
共宿鐵騎外。繞有大隨之。以大驚為號。公用麻藥煮羊肉  
實。使夜不眠。持哨犬。犬快飽。投石果不吠。遂以油索  
套鐵騎蹄。酣眠不覺也。夜過內大譟開門。鼓聲轟炸。火炮  
四擊。驚而鐵騎聯絙。愈哮嘶高跳。而縛益急。營中騎盡驚。  
反為鐵騎所制。不能馳。砲矢如雨。所擊殺鐵騎及人馬自  
蹂死者六七千人。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為冰。城益堅。  
滑不可破也。先悲甚。曰。今京都之敢圍我而不盛備者。恃  
京庸為之蔽也。吾不得居庸。安得京都乎。悉整兵決戰。公  
激勵將士。奮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擒其酋那吉帖木  
兒。奪馬盛弓甲萬餘。盡返所掠都城人口也。先夜遁。始知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中國不易圖。思遠帝市恩矣。是役也。公以疲弱破傷之卒。五千人。破強敵五萬騎。捷聞。賜璽書褒慰。而復勅公入赴。公謀在紫荊。即提兵直走紫荊。速及敗之。又戰於五狼河。擒羊嶺。遂再敗走。所斬獲功多。召入理院事。已用言官言。公不宜兼院事。誤戎機。乃改公專理軍務。公疏請石亨。楊洪。各率精銳。亨自紫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道督官軍堵關口。護耕種。初于謙奇公才。以公精究天文風角。占驗事必咨詢。如左右手。謙負載亂。畧狀務持重。公扶雄謀。忠奮壯往。趣頗不協。會德勝捷。擢資過當。而居庸功。忌人文紀畧

紀濟

三五

卷三

鉅擢資薄。公乃謂謙曰。今太上卧穹廬。正臣子枕戈之日。公當權作何籌。謙曰。選將練兵。督種足食。蓄力待之。敵來則戰。不來則守。公曰。此應兵也。中國全盛。而醜逆狡焉。擄我君父。大惡通於天。主辱臣死。何容朝食。今當舉大兵。徑搗臆胸。生穿也。先頸縛太上王輦旁。還中國。寧待其來。乃戰乎。謙曰。何容易言也。方今中國虛。四方盜紛。土木之役。五十萬眾。覆銳兵宿將。聲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無餘矣。公雖才足辦。朕兵無常勝。今一舉能必勝乎。文皇帝五犁穴庭。而不得阿魯台。遠則丘福。近則土木。何容易也。公曰。何

怯也。我文皇之不能縛阿魯台。非力不足也。凡戰必徑前。奮必乃可得勝。故為將則可以輕軀。勵死肉薄而登。而天子能乎哉。天子御軍內顧重。而諸將末由自見。此唐文皇手定方海。而其後乃無功於遼左者也。非不能也。丘福復而無智。振失天下心久矣。又闖人也不知兵。是以及於敗。今以吾之眾。厲必死之氣。操必勝之器。搗彼堅瑕。審我攻。闖退則礪角磨距。進則擺鐸拱楯。當令其蹤跡待戮。安得。醜非其類乎。若伺疑虛。喟高躍不敢進。而日欲以強中國。不得之數矣。謙色變。不憚公遂上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勢。德勝之役。斬首幾何。而陞級至六萬六千有奇。謙亦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八人。陞一級。陳士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皆紀功核實。無虛張者。安所得六萬六千有奇乎。乞罷兵柄。於是大小臣疏留謙。且言通亦志滅賊。為國家計。長久無他。勿互猜嫌。朕謙通自是有隙矣。二年春。朝廷以山西危。未僉督府。命公鎮山西。會按山西。御史左業。破山西稱最有備。而謀報二萬餘人。攻宜府。急乃改公往懷來。公率總兵官范廣。內官弓勝。張溫等將二萬餘眾。進懷來。遂出長安嶺。外復龍門。離鶚諸城中。外始

紀濟

三五

卷三

定公與廣等推曰此勳敵也時不可失昔邳支僅困辱漢使者而延壽湯猶能矯制將義兵行天誅况君父之辱乎關外之事有利國家專之其可今吾欲盡發宣大居庸部署諸將薄太寧陰山而進縛也先邀太上還衆愕莫敢對已有詔取公還都公頓足曰朝廷不能盡才已而議和太上歸三年轉左副都御史四年上將傳要畧詔下其書訓練將士六年加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公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同行亨軏密語公曰太上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君且若何公曰吾得天象矣太上必復位也亨曰公計將安出公曰老憊不能謀至夕亨又使密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公幸相甥公曰侯舉事必濟辛努力通老憊不能從諸子前曰大人知太上必復何爲不共功公曰亨軏等可共功乎且天功不宜屢徵已太上復辟之七日公母李氏計聞奔喪天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赴命卽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乘傳歸家居十年不治家人產日賦詩飲酒號迂齋年八十一卒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功大宜表忠良以厲臣節敕祠居庸關邊人至今以爲神水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旱疾疫必禱焉

憲宗遣賜祭有曰卿屢朝簡畧兼資文武謨謀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戮力王室將畧兵機動能制敵致國家龕定今中原敕寧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懋多云

人文紀畧

經濟

三

卷三

王恭毅公榮

王公榮字同節。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凡所訊鞫。其條皆宗議之。遂以善獄稱。延中爲湖廣參政。調河南。所至郡縣無留牘。獄無冤詞。遷按察使。因圖號爲空虛。天順初。被誣逮繫下獄。會襄憲土入朝。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勁。鉤豪附善。有恩有威。乞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奪。上喜。立命法司雪。擢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陝西歲饑。設法救荒。給發賑施。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改大理卿。出入七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議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諸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公薦代姚文敬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公力洗宿弊。疏上十事。咸切時政。諸司日進案牘。填委裁決如流。十年卒于官。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遷廣西參議。

人文紀畧

卷三

三

卷三

彭文憲公時

彭公時字純道。號可齋。安福人。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及第第一人。時當上表謝恩。之久。坐以待旦。隱几而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榮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拿。上是之。公得免。擢歷官翰林侍讀。已巳秋。英廟北狩。邸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會繼母余卒。公乞終喪。不許。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太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不得入內閣矣。太廟復辟。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請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又問爾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每諮公。而心服其諒直。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八年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其一東宮卽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各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嬪嬙器服。命大監牛王將至閣下。公驚惶恚泣。嘆曰。所言開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千古。真盛德事也。

人文紀畧

卷三

三

卷三



是月十七上崩。憲宗嗣統。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錢后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不可。公力贊之。尋傳仁壽宮旨。曰子踐祚。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宣德自有例。李色變。目公曰。爾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各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寃來不好。公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人文紀畧

經濟

四

卷三

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乎。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始蒙俞允。議乃定。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乞歸省。詔馳驛往還。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四年六月。慈懿太后崩。詔議葬。衆相視莫敢先發。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稱太廟。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內臣猶不以爲然。公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別議。此事關係非小。

一或乖體。何以示天下後世。公又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公始終曰。只合依正禮而行。庶全聖孝。商輅亦贊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公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符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上雖未允。而玉色稍和。公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

經濟

四

卷三

人文紀畧 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卽日晚時等具疏。中有云。夫有出妻之禮。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而內批猶未允。公乃與諸文武大臣跪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始得允。卒從公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蒲四糾衆劫掠肆出。勢甚張皇。官軍連失利。都御史項忠奉詔討之。公聞其圍守布置策其必成功。而兵部尚書程信請命撫寧侯宋永領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公奏止軍勿行。程忿出危言曰。事若敗。必斬一

二人狀後發兵。公不爲動。至十月果執蒲四等。賊寨悉平。群言始息。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公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上優詔荅之。先是英廟令宮人萬氏侍上於東宮。萬諱智善。嬀及上登極。冊爲貴妃。專寵。文貴。埒都督同知。學士。萬安認爲同宗。希進者。群趨其門。公疏所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嬀數多。宜生子亦衆。狀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卷三

愛以廣嗣續。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大臣。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七年十一月彗復見。公懇上召大臣面議政機。公極言天變可畏。未幾復上疏。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上皆嘉納之。大監劉永成沒。或言其軍功。宜封爲伯。公曰。今成意具在。孰敢私之事。遂寢。九年命纂修宋元綱目。十一年進少保。尋病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文憲。公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非其義。一毫不苟取。人有善稱之。惟恐不章。言官以微過。

被譴亦必委曲調護。賴以全者甚衆。

薛方山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樸。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愼嚴密。外和內明。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戲。今之君子。何獨不狀。

鄭端簡曰。成化間。文憲公時。文毅公。事關綱常。扣關力諫。時值佞幸。請創行誅。皆能首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牖卷之遇。賢于夢卜。都俞之風。幾于獻替乎。

經濟

卷三

御史伍公驥

伍公驥安福人景泰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以卓異入爲御史慷慨持風裁遇權璫斥不遜巡福建適上杭賊勢張甚公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復遂與指揮丁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十餘合破剏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公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成化乙未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史

下禮部覆議賜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予希閔亦以僉事備上杭有功得同祀公祠

張簡肅公敷華

張公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左有竹樹嘗爲怪公年纔七歲卽指揮群兒盡斬之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國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競進者率計恐後公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耻也於是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數忤貴勢人貴勢人捫撫無所得遷浙右叅議景寧有礦盜數千且議用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及期親諭撫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史

首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歷遷湖廣左布政使會歲大饑公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招糴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所活甚衆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又改撫陝西下令禁婚娶論財喪塋舉衆會妖僧據五臺山爲逆朝議洵海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在必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十二年進右都御史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操漕是以窮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

寶應十四年改南臺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縉紳之間倚公爲重其後閣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正德元年瑾矯旨促令公致仕又明年卒公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資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當陝西用兵卽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爲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目恩賞虧公所爲妨已公不少變平生無內交諸閣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公各謝絕其後或薦公上曰朕知張敷華但或難爲人耳公之處已

人文紀畧

經齊

卷二

卷二

若此朕遇人微才片善休戚相通不爲峭厲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

薛方山曰按陳建云敷華張公爲庶吉士內閣欲留官翰林公與劉大夏力辭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公在南都與尚書林瀚中丞林俊祭酒章懋並稱四君子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荷歟盛哉

鄭端簡曰惠安文肅在刑曹忠宣簡肅在兵部忠定簡肅出爲參議御史諸公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熙隆遇險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先卓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死

參政馬公鉉

馬公鉉字孔任號抑菴永新人自幼敢達九歲屬文詞十歲工詩賦才名大震時鉉季父聰爲御史忠直敢諫太師彭時深器重鉉謂人曰此子他日亦鳳鳴朝陽者不媿其叔也成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觀政吏部上疏條陳八事首言慎銓選抑奔競授工部主事出理蘇州鐵廠有惠政秩滿還朝數千人走闕下有願借寇公之請上知其才還本司員外郎詔許再任會建州女直入寇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舉公才望改職方司員外郎奉聖書督餉又

人文紀畧

經游

卷七

卷二

上章極言典兵柄者不得其人無以嚴武備司會計者不得其人無以克邊儲皆剴切中時要廷議悉是之已改儀制司郎中又上章糾內臣權傾中外天下喪氣異流左道欺罔聖德虧損蓋指斥汪直李孜省之輩疏入上震怒逮獄賴大學士劉珝申救還職禮部侍郎丘濬贈言壯之有袖有匡君策囊無調相書之句未幾擢南太僕寺少卿至則以馬政久弛銳意舉行扶剔蠹弊痛繩奸吏以法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又言數事於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爲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出馬二萬匹徒勞民

而邊境不獲用。皆當究其情。時有賊其喜事者。首輔劉吉素惡其不附已。至是公又上興革事宜。詞峻直。忤旨。調廣西布政司右叅議。專督糧儲。時連歲盜賊蜂起。倉府空竭。饑民流散。而兵輸方殷。公旦夕規畫。招亡撫存。因時立制。凡征飲出內。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廉廉克。會撫按推公。才堪朝煩治劇。方薦補本司按察使。適古田賊勢告急。奏改分守桂林等府。詔加三品俸。公自之官。謹職業。首念所屬州縣疲困日甚。為除徭役。備賑濟。皆為惠養計。最慎獄事。不肯以漢文人人罪。冤抑者時有平反。人才紀畧

先是。僮賊猖獗肆害。殆無寧歲。公援兵勦平。凡脇從者釋之。元惡斬之。又生擒若干人。未幾。僮賊作亂。攻城掠地。劫殺官軍。公初至。知事勢危疑。欲設策安撫。賊亦知公每示恩信。意在乞降。屬先事奏聞。已命將提兵。又三省大軍壓境。勢不可止。公矢志戡亂。不避險阻。初與賊遇。斬獲過半。竟為窮追。必擒賊巢壘。被伏夾殺死之。公原不以妻子隨任。至是賴所親提學副使廬陵周孟中親為求屍。七日而得。身無完膚。孟中默祝曰。公烈丈夫也。果忠義之靈不爽。能贊我王師。戮力殺賊否。須臾兩手之指微動。面目凜凜。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二

卷二

若有生氣。朕布政使李孟賜按察使傅希悅等為公飾。紀察其篋笥行李。惟古書數囊而已。其先季父聰亦卒于官。囊無所遺。惟書二語。以戒家人曰。貴不必計饒裕。惟其人之賢。命不必計修短。惟其心之無愧于天。至是人稱公真不媿其叔。而彭文憲能知人也。兩廣都御史閔珪御史鄭惟桓以其事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禮部尚書耿裕疏皆極言公忠壯可憫。勅賜祭葬。贈祭政錄一子入國學。特詔桂林府建忠臣廟。歲時致祭焉。

人文紀畧

經濟

卷二

卷二

劉端毅公王

劉端毅公王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爲輝縣令力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民恐爲公累爭先歸粟公爲墾田勸耕奏蠲虛稅民復業者累千計立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召御史輝人爲立生祠因天變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厲廉官擇內侍攘外彘武宗嘉之公復疏劉瑾等八黨扇奸宄與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公遂罷歸復構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人文紀畧 經齊 卷三 五十一

還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敦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爲大理左少卿所讞疑獄以卑切引盜劫應從重論得俞旨著爲令已卯改南京爲都御史提督江防聞寧藩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及宸濠就擒嘉靖改元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公學一主於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說行孝友信讓疾邪秉公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風雨尤精於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

其本末隆慶初詔贈刑部尚書諡端毅

人文紀畧

經齊

五十一

卷三

少保毛公伯溫

毛公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爲人廓落多大畧由司理徵拜御史論劾不避權貴出按河南鎮守中貴孫某往以計御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匿府中相倚爲奸利公至召捕市猾聞恣以爲是鉗辱也必報之公聞故徑請闕所索飯曰吾未朝食食我闕強其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闕強爲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闕大慙謝公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聞若山東計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既失利渠乃得

人文紀畧

經濟

五三

卷三

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愆也備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改按湖廣洞庭寇出沒湖中而剽掠乃多在郡縣巡徵與還湖官互相抵公移守備居岳州兼統之盜以屏息咸稟狀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歸之毛巡按云世宗卽位大監張銳張忠等以姦罪論死其黨欲陰庇之假奏贖點汚冀易辭公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卽位詔下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玩法此必司禮太監蕭敬章竊同惡相濟而狀也豈新政之

人文紀畧

經濟

五三

卷三

所宜臣謂敬章不諫恐明詔不信於天下疏入中官爲屏氣擢大理寺丞尋轉僉都御史撫寧夏首罷牙兵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寧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于神仲冬始霜歲則大熟無幾以註誤罷歸又數年再起再罷久之天子以安南久缺朝貢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以廷臣會推起復爲右都御史尋改工部尚書董天壽山方中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甚公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絙隨險平低昂工作易就而事辦亡何上狩承天命公以兵部尚書出督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公既至邊行視要害念大同直北漫衍難守往年都御史張文錦規五堡于邊計甚便徒以措置失宜敗乃公事耳今奈何懲噎廢食而坐失便利爲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鹵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而平山突峙適當五堡中央則又于其上築會遠堡憑高騁望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進太子少保召還臺上夾計討安南以總兵仇鸞爲征蠻將軍加公叅贊軍務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嗣

爲陳嵩等所殺。國人立廟。兄諱。諱任。莫登庸將兵擊殺。嵩而登庸等逐諱。自王其地。諱死。其子寧使便從。間道乞師。朝廷遣官往廉之。登庸懼。納表請降。狀實無意。特緩我師耳。至是。敕令公得以便互行事。公至廣西。下令籍諸省土。漢很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接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而魏檄安南國中。諭以朝廷威德。及覆利害。登庸乃大恐。屢使請罪。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人文紀畧。經濟。卷三。

立遣無辜。制邊將安之。上甚眷注。會巡撫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成。而邊警倖嚴。方得罪。公亦以失防。邊罷歸。踰年卒。公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其征安南。不張皇變幻。詐飾觀聽。卒奉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而南土懷服。隆慶六年。詔贈少保。

毛公豐功偉績。振赫當時。卽婦人孺子。莫不知毛少保者。而舊乘通濶之別傳中。無所分別。使後來邊方多故。令肩大負艱之臣。何所競勸。豈非文人之過歟。



尚書郭公子章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郭公子章。號青螺。泰和人。隆慶辛未進士。初爲建寧府推官。敏練政事。善斷大獄。有神智。出入意表。入爲南工部主事。出爲湖州知府。吏民懷畏。督學四川。文習丕變。知名士咸入發。歷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皆有異績。晉湖廣右布政使。旋晉福建左布政使。告歸。時播酋楊應龍恃功驕蹇不法。前撫臣逮之不至。加以兵。應龍遂叛。糾苗優蜀黔邊地亡寧日。萬曆己亥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帥兵三千往剿。楊應龍

人文紀畧

經濟

五三

卷三

遣子朝棟帥兆龍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罔誘罷我師。遂大潰。楊國柱不屈死。於是黔撫臣坐浪戰罷。朝廷舉以公代。晉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判蜀楚地方。并起前都御史李化龍。節制三省兵事。夾意征勦。五月。公奉命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先機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公接任僅二十餘月。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恭江。游擊張良賢房嘉龍俱赴敵死。城遂陷。應龍因縱四掠庫。取貲財于女殺。長官土司及不服令者。投屍蔽江而

下。江水爲赤。聲言江津令江皆播故土。結兵清江。還回累日。公曰。天也。逆賊授首不日矣。乃得晝夜徵調。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兵勢漸張。賊始還延不敢進。而公猶以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甫出門。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師。公亦謬許好語。廢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而上聞。破恭江。追就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賜公上方劍。懸賞嚴旨進勦。益調各路兵。等候大舉。公出奇制勝。軟血誓師。聲罪致討。忠憤感激。人思自效。左監軍楊寅秋與公

人文紀畧

經濟

五七

卷三

同郡公與同心共濟。庚子四月。朔應龍身帥各苗來決死戰。公會同劉將軍縱親勒騎衝堅。分兩翼追奔。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回死守。每路遞降文。誘我師。公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六月五日。劉將軍破土月一城。翌日。焚晨公師遂破大城。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閹室縊。且自焚。生獲酋子朝棟兆龍等百餘人。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太歲破恭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於是李化龍上表。公功第一。而公露布以聞。疏首仍推劉將軍縱功冠軍云。先是安酋與楊酋世姻。聲勢依倚。衆皆疑安氏

爲助欲併勦之。公獨欲安安氏心。使爲朝廷用。故廷臣疏用公爲總。而上仍用公巡撫。蓋必得公。而安酋始無患也。貴陽兵後大饑。死徙甚衆。公疏請湖廣長蘅。柳等府州縣欠協濟。貴州糧銀七萬八千餘兩。於內准發賑濟。民賴以甦。其後播道餘黨。有皮林。及遵義有吳洪。平越有路苗。皆蕩平。前後俱公功。有旨議封爵。大臣議非例。始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蔭于世襲錦衣衛。歿賜祭葬。公歷官多奇績。故世談奇輒歸之。然不以此爲公重也。公天才卓越。刻厲學古。於書無所不讀。尤精于易。其窮極微渺。雖程朱不多

人文紀畧

經濟

五元

卷三

讓著述幾於汗牛。燕閩留粵。蜀浙吳楚所歷皆有草。王元美陳仲醇諸公。未識公而讀公文章。以爲歐文忠以後一人而已。有蟬衣集等書行世。

黃輝曰。播州平。天下大喜。蜀黔楚之人更相賀焉。或問史黃輝氏三方之伐孰爲多。史某氏曰。非吾所及也。抑亦黔蓋猶難哉。以時蓋方陰有與焉。而內已不能無猜。故遷蜀而利黔之瑕。夫黔則誠瑕矣。貴陽一舍外。皆爲敵塲。兵未至。餉未集。城門晝閉。郵驛幾梗。人心兀兀。若不保旦夕。當是時。微郭中丞軼血而誓水西之師。黔未

可保也。鄰酋見我之故嘗小挫。而意酋之未可猝拔。擁兵如林。莫適可倚。能難酋者。獨水西耳。殊形跡牽。率彼且不自保。無疑而況乎他人。不意中丞之遂用之也。此雖功成事定。尚未易語人。而況乎疑慮紛紜之會耶。爲中丞者。亦既苦心甚矣。嗟乎。古今豪傑之有功。皆出於不得已也。得已而功。吾悲其爲民。不得已而已。吾悲其爲人。惟有功而出於不得已。則事定而百姓安之。播事利起。數番紙可了耳。無柰瘍醫之黨。瘍何也。欲淡厥毒。而後乃自爲功。毒淡而黨瘍者太矣。有妄庸醫焉。不勝

人文紀畧

經濟

五元

卷三

欲得于主人。而嘗試于鍼艾之一決。勢遂殆于不可爲。良醫承二敵之後。愕焉見其難爲。而正治之必無幸也。乃以五毒之石。從而攻之。僅乃獲痊。得已乎。不得已乎。扁鵲有言。吾非能起死人。能令不當死者不死耳。是郭中丞之所以用黔也。中丞以博雅善天下。世但知其文章政事。茲乃一試其武。已奇偉卓絕。乃爾今天下多事。割鮮方始。雖欲不爲功。人首惡得而辟諸使君。終爲黔圖百年之安安黔。所以安蜀也。

楊太僕公寅秋

太僕正卿楊公寅秋字義叔號臨臯泰和人文貞公七世孫十歲通語孟易詩數記萬曆癸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東莞令秩滿行取授雲南道御史疏免南海餉數萬金南海人德之未幾疏罷吏部尚書王國光舉朝憚其丰裁乃出公爲浙江按察僉事督水利監屯時倭寇掠寧波公遇之海斥遷貴州叅議分守新鎮容于苗阿奇等劫掠屯堡公誘阿奇斬之而撫阿傍阿十等答于十三寨諸苗悉靖上嘉勞賜金紀錄陞雲南副使值丁敗土城普應春等人文紀畧 經濟 卷三

款毋斬莫祀其可乎疏聞上許之公降城與黎期而黎王維澤猶懷疑擁精騎四萬露必集關下公談笑登昭德臺設噓召維澤使伏拜諭之曰莫祀未可斬也其處以高平毋侵遣使進款上封黎陽賜寅秋白金文綺進階一級所全活者數十萬人黎感激廟祀左江父老亦感激祀於邑事竣北陀鍾首黃朝田等糾衆肆叛上命進兵公撫勦並用次第伏辜廷臣推巡撫粵西暨天津登萊巡撫缺則又推會播首叛急需方畧重臣任監軍時以入賀詣京上卽擢用加貴州按察使單騎就黔城選士厲兵徵餉繕器械軍聲大振及接戰賊帥突出幾被傷益激勵將士刻期殄滅而播州宣慰安隴澄願效前驅公率師繼進督戰圍下凡四十日屢戰屢捷奪鳳凰山破土城應龍死賊平以疾告休抵家遂卒計開上命追贈太僕寺正卿蔭其孫學恭

人文紀畧目錄

卷四

文學名臣

宋

歐陽修紀親

王庭珪

羅大經

羅泌

劉友益

歐陽守道

劉辰翁

明

劉崧

解縉紀親

楊士奇紀親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四

曾肇

蕭時中

曾鶴齡

劉儼

劉定之

彭教

曾彥

鄒守益紀親

劉邦采

劉元卿紀親

劉應秋

鄒德溥

曾阜

劉同升

吉州人文紀畧卷四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文學名臣

直敷文閣王公庭珪

宋

人文紀畧

文學

一

卷四

王公庭珪安福人以貢入太學時方禁士人說詩公吟咏自若重和元季進士調茶陵丞忤部使者遂拂衣歸潭帥留之不得嘗著論極言招安大盜之害洪師李丞相綱奇其說未及用而太胡編修銓上封事忤檜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往送以詩而語峻驚人有歐陽安永者上乘語告之檜怒令帥臣鞠坐以謗訕流夜郎夜郎帥長因視之檜死許自便孝宗初召對詔曰粹朕耆儒稟有直節除國子主簿不畱乾道間召對又不畱餘季又召對內殿獨拜晚禮賜坐旁問珪固乞歸詔以季九十而行義益固除直敷文閣所著有瀘溪集易解六經講義論語講義公學無不通尤遠於易先時獄與郡守議收公緣汪洙書曰王君剛介一紙書招之必至他緣變色自請提禁卒捕公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鑄篋中卒疑

其貨也。挈以太。他日公嘆曰：天厄吾書。

胡忠簡抗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詔編管新州。當時舉朝無敢通問。公以詩贈行，遂爲權奸所訐，流辰州。其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落膽，半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後之人論世而誦其詩，知公不惟學博才贍，蓋忠義性植入矣。

人文紀畧

文學

二

卷四

羅公大經

羅公大經，字景綸，吉水人。登寶慶二年進士。公有經世志，博及群書。於先秦兩漢六朝唐宋文多所評騭，著易解十卷、鶴林玉露十六卷、梔齋車任遠、稱其博而匪濫，醇而寡疵。有所論刺而不傷于揅擊，有所援叙而不流于浮夸。其大者足以紀名賢之行業，文章咸可楷式；而小者搜奇剔幽，以極夫花木昆蟲之致。明代武林謝天瑞爲之續其卷畝，增補八卷，共廿有四卷。行世。會稽謝偉校正之，以爲分錦碎綺，合麝和芸，必有炫其華而襲其香者。誠美愛而傳也。昔子程子嘗以爲子房有儒者風，公則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袁了凡亟稱之，以爲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景綸之言爲然。其品騰精核類如此，公文名滿天下，天下之人讀公之書，尚爲之欣賞企慕，惟恐其不傳于世。乃本諫新舊郡乘，竟不一列其傳，特爲表之。

人文紀畧

文學

三

卷四

羅公泌

羅公泌字長源廬陵人公學博才弘識高文偉。趙覽載籍。修遊墳典。玉版全圖之章。海上名山之旨。赤文綠字。河象龜圖。不載之清。通爲心極。情懷奇毓。秀不得見諸行事。通搜集百家。輯成路史。始自遠古。有夏之後。勿傳前紀。九卷。後紀卷十有四。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餘論卷十。通計四十七卷。其間事跡洪誕。詳衆之略。略衆之詳。開皇初。欲墜之精。傳後此未謀之秘。蓋其耽志古風。棲情醇治。見後世之類官廢。封禪繁。阡陌開。封建絕。禮未原。樂求野。謂

人文紀畧

文學

四

卷四

他人宗。謂他人祖。子孫不知其自。日失厥序也。且藉伊周之攝。纂逆滋開。假堯舜之傳。禪位蚤起。子擅父兵。弟圖兄祚。變亂紛紜。難更僕數。呂故譚上帝之政。紀太荒之風。漢信而樂傳也。公嘗自言曰。天地雖大。裁成輔相。參贊化誥。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人之出類。而人道之極。肇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謫而不昌。得亡惜乎。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於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云爾。集成于乾道間。西蜀費煒序行于世。有男卒能世其學。嘗爲路史註。明代崇禎際。雲間陳臥子。西湖金道隱。仁和吳柏持。較

訛訂僞。考義彙評。重梓其書。

費煒曰。余自夷陵抵衡湘。有爲煒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比屆廬陵。何期忽偶介紹。得接公于園閣之外。遂獲一觀。奇秘。煒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

人文紀畧

文學

五

卷四

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遂使行之。不惟俾管窺。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裴稱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

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冒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寔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而又評之立簡賈勲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矣

人文紀畧

宋學

六

卷四

劉公友益 宋

劉公友益永新人家貧力學嘗為人傭書以給膏火或竟夕危坐默誦不少休積十數年經傳子史天文地志律曆象數靡不淹貫宋末兵亂卜築山間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捐文安公叙之謂昔之知春秋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非深知朱子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子綱目書法者也書法之作積動三十季寸較銖評其微詞隱義不但啓千載之秘中益有無窮之憂其志可謂遠也已矣今綱鑑所稱劉友益之書法

人文紀畧 文學 七 卷四

尹起莘之發明皆極精核詳慎後世稱良史才云公爲人外通內介神情瀟灑年八十五卒捐公復爲之銘其墓居邑西水窓學者稱爲水窓先生

著作郎歐陽公守道 宋

歐陽公守道字公權廬陵人初名選少孤家貧無師資自力於學季餘冠即以行誼重鄉郡舉淳祐辛丑進士廷對言國家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其說甚具同試大稱讓之及唱名首徐儼夫儼夫曰吾乃媿出公權右矣授零都主簿起艱調贛州司戶江萬里守吉州劾白鷺書院延致守道為諸生師楊萬里奇其文為游楊聲譽既入為國子祭酒謂守道之文宜史館經進一日得公書袖獻之兩府比兩府入相果召試公即授史館檢討尋為秘書省

人文紀畧

文學

八

卷四

守甚堅比死殊不脫故食以故人稱慕之

文文山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於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其為人也發於誠心推山岳沮金石雖謗與毀來而不悔其所為天子以為賢而海內學者以為師

贊曰歐陽吳齋望宗六一辛丑殿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懷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書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獄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

人文紀畧

文學

九

卷四

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季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吳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博士劉公辰翁 宋

劉公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家貧力學學秘書歐陽守道所  
守道大奇之初貢於鄉會丁大全驟用公對策嚴君子小  
人朋黨論有司忌其涉謗擯斥之補太學生江萬里爲祭  
酒亟稱賞其文壬戌監試丞相馬廷鸞章鑑爭致諸門下  
賈似道秉國政欲殺直臣以蔽言路公廷對言濟邸無後  
可痛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買意泊奏各理  
宗親寘之丙第以親老就蕭州濂溪書院山長萬里官紳  
闔強與俱乙丑萬里還樞府以書招公公奉母來京數月  
人文紀畧 文學 十 卷四  
毋疾還萬里薦公學宜史館參政王煥贊之除臨安教授  
拔四明戴表元三衢何新之三山馬鈞諸生中後皆爲名  
進士莆陽陳文龍魁戊辰爲德祐參政萬里鎮太平兼漕  
節辟爲江東漕幕知院馬光祖亦稱之曰文場獨步萬里  
再相問政何先公曰當先拔異議遭擯者丁母憂服除丞  
相陳宜中薦除史館檢討除太學博士明季改知臨江  
軍事丙子宋亡萬里死節公馳哭壬午歸託方外以自說  
公事母孝慷慨立風節抑於時而天下知名士多欽其位  
直平生耽嗜文史淹博涵渙爲文祖先秦戰國莊老等言

卒奇逸自成一家有須溪集一百卷子將孫字尚友號養  
吾幼質魯甚長而穎悟過人爲文愈奇崛仕爲將樂主簿  
能世其學

韓求仲曰先生生黨禁之時超然是非之外復不爲訓  
詁糾纏不爲理學籠絡點筆信腕自以抒寫靈灑鼓吹  
風雅極其魄力所至左愚溪而右磬壘他不足方駕也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一

卷四

司業劉公崧 明

劉公崧字子高。泰和人。初名楚。七歲能賦詩。元至正舉于鄉。以親老。闕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舉職方郎中。更今名。陞北平按察副使。時北平初定。公思博訪民俗。招通選。安反側。北平大治。會其時權姦當朝。有不便於公者。公始坐罪。輸作京師。歸鄉。則幅巾藜杖。過遊田野間。日尋姻訪友。所至輒留。留則極數日之歡。乃去。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尋命權吏部尚書。公爲吏部。請絕追呼。以安縣邑。懲告訐。以重令長。痛切時弊。屢請老。與勅致仕。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三

卷四

十四季。召拜國子司業。公至上書。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必燕語移時。未幾。竟得疾。遂卒。季六十一。上爲文祭。公。公性廉慎。所居室。弊半覆以茅。曰。今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居官未嘗增益。布被補茸。不遽更置。居官十載。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携一童往。至則道還。公俸不入私室。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得九十金。附鄉人歸。迨往取。則其人已用之矣。置不復問。其爲北平也。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視事。蒞政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

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宋濂嘗見其文。曰。今之司馬子長也。續藏書列之開國各臣傳。洪武九年。公居北平。捐資特建文文山祠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三

卷四

曾襄敏公奏

曾公榮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舉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又拔進士中至此罔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竝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耳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已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考其文竟不及榮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厚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

人文紀畧

文學

十四

卷四

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楊後獨步當世公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曠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五

卷四

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蕭公時中

蕭公時中原名可以字行廬陵人永樂戊子領鄉薦明年已丑會試成進士以上巡幸北京未卽廷試辛卯廷對賜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詔纂脩四書性理五經大全公爲人溫厚循謹貌若不自持然內守甚堅雖細務必審檢嘗因奉天殿災公陳言八事能盡時弊優裕婉引皆見聽納無何以疾卒于官未竟所蘊士論惜之

人文紀畧

文學

七

卷四

曾公鶴齡學士

曾公鶴齡字延年泰和人初與兄椿齡同舉永樂二年鄉試值家貧椿齡先會試登第爲庶吉士卒公獨留家授徒養母又十七年爲永樂辛丑始赴會試廷對狀元及第授修撰進侍讀出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廢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朕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朕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所言還翰林預修永樂洪熙宣德實錄累官侍講學士以疾卒公爲人和厚易直好正人以義而亦能受人言雖嫉邪而無怨之者教人先行後文率多成就子序蒙簡俱舉進士蒙簡少從父官翰林常俸不給蒙簡館授以資之既登第權御史陞按察使卓有風素其孫追成化十四年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脩未幾卒皆有文集行世父子祖孫行業文章能世其家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七

卷四

劉文介公儼

劉文介公儼字宣化古水人永樂丁酉領鄉薦嘗一試春官不偶家居踰二十年乃慨然有魁天下之志正統壬戌廷試封策詞簡而意剴切上覽而悅之擢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修五倫書時選經筵官十八進學東宮公居首尋命國點五經四書景泰間陞侍講祀清江王選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又明年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天順元年命掌翰林院事脩歷代君鑑書五年克讀老官領狀元孫賢以下十八人于翰林教嚴道尊士論韙之修家字通志爲

人文紀畧

文學

十八

卷四

副總裁修續宋元通鑑綱目仍兼總之辨析體例多從其論志成授中順大夫秋主京闈鄉試考執政子不入教因中傷之意無事英宗復位知其忠直命掌翰林院事將太用而寢疾年六十四訃聞上悼惜之贈禮部侍郎謚文介有文學老成守法持正之褒公性易直尤篤孝友嘗效范文正公置義田膳族人至鄉里事有不平者或病于役者輒言於當事以便之爲文平實根理不喜虛靡下筆聲聲無少滯東吳錢公溥嘗比之範金拱璧云所著有文介公集行于世

劉文安公定之

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強記天資絕人父石潭先生髦性敦樸以聖賢爲師訓公日授書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爲之一日偶病父往視之於簀間得所爲祀竈文及咏桃葉等詩心驚異然不口許也自是稍放以文進每進輒斥之他日更進歎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對賜及第第三授編修京師大水公上十事其一言命令宜出至公賞罰必信其二公卿侍從宜數召見賜以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九

卷四

臨近處畿甸宜移之南中其四言宜出京官使任郡縣其五言宜倣唐制令朝官陞遷者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官子孫宜習新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考課其八言宜錮豪富以餉貧困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選僧尼奏留中不下景泰登極又上言十事咸嘉納之陞洗馬壬申北方遣使來朝因邀我使往報衆議未決公上疏屢千百言謂宜暫遣使羈縻之使我得益修內治而徐爲之所卒遣使成化二年遂入內閣公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可見諸行事惜未究所施用者其問學自六經子史下至

釋官小說釋老雜技之書。靡不周記成誦。其爲文數千百言立就。雄渾環麗。性尤孝友。徵時苦家貧。授徒資束脩爲養。既仕。分祿歸養。自甘非惡。或以爲居侍從。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也。色溫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言直。畧無沮忌。雖勇者有弗及。年六十一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劉宣曰。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迥與蘇氏

人文紀畧

文學

十一

卷四

父子

薛方山曰。文安居翰苑時。言論丰采。直足開帝心而惠蒼赤。及晉台輔。謹守管籥。而勲業爛焉。至於清白一節。尤令人挈節嘆賞。若公者可進於古君子矣。

吾學編云。成化四年。公以翰林學士。進禮部。六月。慈懿太后崩。詔議葬。彭文憲公進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太廟。內臣猶不以爲狀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面議。上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公即對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

可從也。上默然。久之。上感動。卒從公等議。所謂國是賴一言而定者。二公之謂也。

人文紀畧

文學

三二

卷四

侍講彭公教

彭公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己卯舉鄉試第一癸未會試第二明年廷對擢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成化間歷侍講經筵進說命篇因事納忠詞旨剴切方以匡導爲已任尋以疾卒方公執親喪時蔬食苦寢哀毀骨立父喪在廬鄰失火倉皇遷避公獨守之不去頃之二百餘家俱燬惟廬室獨無恙人以爲孝感云公性莊重英毅言動不苟早年剛直好面折人過後爾更爲渾融遇事必酌量求富於理志欲方駕古人未究其用士論惜之

人文紀畧

文學

三

卷四

學士曾公彥

曾公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七年鄉試戊戌廷對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滿九載出爲南京翰林侍讀弘治初召入內京侍讀與經筵修成化實錄成進左春坊左諭德尋改南京掌院事侍讀學士考滿赴京乞歸許之家居三年以疾卒公登第時年已五十有四成弘以前稱狀元老成以公爲首公才力敏贍應辨如響嘗因星變言請親大臣重科道語甚激切在春坊時又三上疏一請行久任之法一請御朝之暇宣內閣及大臣論時政利弊一請寬御史

人文紀畧

文學

三

卷四

李興彭程謝堂等三人重罪皆下部覆議允行公家居極友愛待人誠篤不欺至今閭里人嘗稱誦之

劉嘉興公邦采

劉公邦采字君亮安福人自少英特不群初爲邑諸生卽厭舉子業銳朕以希聖爲志日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公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署趙公亟起延之公以棘闈故事令諸生服巾露體而入非特士禮其不願入也於是延按御史儲公良人文紀畧

文學

三

林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公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晚乃著易緼二篇詞旨淵奧寔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楚之間皇皇引掖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豁朕有符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有嬰其鋒人以爲善狀公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生環榻前猶論學不

輟年八十有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

人文紀畧

文學

三

卷四



編修鄒公德溥

鄒公德溥字汝光號四山安福人萬曆己卯薦于鄉癸未會試第二人翰林充經筵日講奉勅修職方志時上御講稍怠公爲緝二祖八宗召對廷臣論道經邦事宜爲泰交錄凡九卷以進上省覽嘉納遷洗馬輔導東宮有大臣啓沃風未幾晉編修上疏請修改曆法推勘精微所係最重時以士風頹靡進崇聖學正士風議論偉壯中云學有三壺士風亦有三壺俱切中敝習且平居立論亦以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足以維挽世風歲因雨雹極言災祥得失警

人文紀畧

文學

三

卷四

成震動群核博雅侃侃正論朝廷憚之公以春秋起家三較會闢所得士後皆爲名公卿著匡解行世海內以爲公功不在胡文定下爲人寬大能容無怒色嫉獲偶譏無大故旋輒意釋嘗以舟載書數百卷登萃勝樓閱之匝月而畢休致後倡明正學與陳蒙山羅匡湖鄒南皋諸先生昕夕講研爲世宗工尤廟立詔錄東宮時講讀功特詔敦起擬以公輔而公已卽世矣勅所司爲位祭之所著易會學庸宗釋雪山草並行於世

王荆石曰鄒君氣格奇邁才思闊博爲文筆隨意到如

殿至雲流勢不可禦理從境暢若星輝月燦光不可藏秘館號多才若汝光者無兩矣且所陳泰交錄與諸對議忠益腴懇尤見學本原爾

人文紀畧

文學

七

卷四

太僕卿曾公臯

曾公臯字直卿廬陵人生而穎秀凝重九歲賦歸鵲詩爲父所賞異授經史日記數千言長補諸生聲藉甚壬午登賢書遂巡春官益復研精爲理道之文參知蒙山陳公深相託契至目爲文信國後一人司寇思城熊公邀共讀秣陵雞鳴山以文行相砥其爲名德所引重如此壬辰成進士除工部主事晉員外郎時乾清坤寧兩官大工與公董役精九九吏無所得蒙省將作錢不下百萬運河議濬吉家口費不貲公草疏具言今縣役繁興物力告匱那借既

人文紀畧

文學

三八

卷四

已無孔加派又重病民姑調停於大挑小挑可無礙春運若大興工復故道請待來秋從事便得報可當事者以公疏能言人所欲言自是有大建白輒問曾緒郎云何循資可躋卿公顧請郡潞安以去其爲潞安也首條八禁端風化旬日了積贖其大者葺學宮均歲解恤宗室馴稅使尤謹凜于獄疑而滯者爲次第平反竟公任一老囚留獄耳而冰蘖之操自爲司空郎業已不挈家單車入潞一蒼頭監織隨艾蔬圖以爲恒玉槎朱公以行人使潞藩國主語曰曾太守先生鄉人耶直飲吾潞河一杯水耳辛丑上

計治行爲天下第一廷議且殊擢公遽乞歸癸卯起韶州丙午起建寧俱不起庚戌起陞辰常兵道疏辭奉旨加陞太僕寺少卿准致仕乙卯詔起南僕少疏辭者再主爵者言曾某恬志丘園末俗渺觀請加太僕卿致仕仍給與應得誥命以勵世風制曰可蓋異數也家苦三十餘季棲真食澹以孝友爲政于家郡邑希一面不可得甲辰始倡建書院于三鄉界中以砥礪同志人主贊應扁曰明學而頌其堂曰敬德公謂學以學其爲人明學卽明所以爲人之學而漸修漸證合敬無絲入院與堂固識其大者其學不

人文紀畧

文學

三九

卷四

貴空悟而主復性如云性爲道心冲寂而微情爲人心薰涉而危精一者攝情歸性之功繇研幾洗心以至於致一不二則中又云惟微者無聲無臭也惟危者戒慎恐懼也一息不危則無忌憚常以危歸微以危攝微則一洵可稱真實義公初號見虞後改養全歿而門人私謚爲敬修先生享年九十有五云

林一柱曰余讀三祀志蓋與然於吉之多哲人也獨念事斯土者自吳新安而下續纂何僅僅乎以余所聞若鄒忠介郭青螺蕭拙修劉洞初諸公抗節緯理樹勛者

行豈不令人慕誦無窮哉。往志故有臚列。末簡而附於  
闕如者。於此諸公何居焉。郡人士俎豆敬修先生於賢  
院。而屬余編摩其概。吾夫子有言。聽遠音者。聞其疾而  
不聞其辭。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余有意踵事。病  
揚扞未廣也。又以遷秩行。若敬修先生者。猶及露接於  
受事之始。目擊而道存。不獨其世未遠矣。

人文紀畧

文學

三十

卷四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五

內閣輔臣

宋

歐陽修軀觀劉沆

周必大軀觀劉沆

文天祥軀觀

明

解縉軀觀楊士奇軀觀 陳循

蕭鎡彭時軀觀 劉定之軀觀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五

陳文

王直

彭華

尹直

吉州人文紀畧卷五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次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內閣輔臣 宋

劉文安公沆

文安公沆字冲之永新人。偶儻多奇氣。天聖八年進士第。授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州有大獄累歲停疑。公至立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峻。州將移疾不敢出。公奏罷懷信。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

人文紀畧

內閣

卷五

姓尹氏。僞爲券奪其隣孤子田。公辨其狀治之。歷左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強以酒。公露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之潭州。又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湖南蠻獍數出。寇殺官吏。以公知潭州。兼安撫使。公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已賊復出。襲殺守將。降知鄂州。歷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尚書工部侍郎。皇祐三年拜參知政事。初公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爲僞告。勅既敗繫獄。公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公既用諫官御史爭論之。仁宗不

聽。貴妃薨。追冊皇后。公爲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言近臣三弊。多所中摘。近侍頗不悅。而仁宗益敬信之。會上不豫。因請定國本。以安群志。卒立英宗。公在相位僅兩年。積爲臺臣所攻。罷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追封楚國公。諡文安。帝爲篆碑。曰思賢之碑。子瑾登進士。累官天章閣待制。歷知瀛度江福奉五州。所至以能稱。瑾子儻。既第。以文名終徽猷閣待制。

集載永新一相俱劉姓。又俱諡文安。蓋由德位並同特

人文紀畧

內閣

二

卷五

時有宋明之別耳

按郡乘載唐相姚崇原籍陝西硤田。人世傳崇父嘗宦蜀中。崇從母寓永新。畱不。去讀書。禾川甘露寺及元陽觀。今永新有姚母塚在縣東三十五步。舊學前左。牛僧孺原涇州鶉觚人。世傳僧孺祖仕唐爲幕職。自交廣罷歸。至柳。衡間爲教所掠。惟僧孺弟子獲存。遂築舍依姚元之故址。以居。母終葬永新。才德鄉大學里元和初。以賢良對策居上第。累官至宰相。則二公之發迹仕宦爲永新人無疑。今以杞宋無徵。暫闕不立。傳歟。永新有

四相祠在縣東門內祀崇僧孺沉定之亦可槩見矣

解大紳曰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若廬陵教城爲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于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

人文紀畧

內閣

三

卷五

大學士陳公循

陳公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明年入對賜進士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累官侍讀學士戶部侍郎景泰初進戶部尚書時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欲紫荆關長驅至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空關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入可伏兵歸路擊之未幾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華蓋殿加少保與高穀同知經筵事開經筵日講公立朝四十餘年寵遇最厚淡習先朝典故制命皆出其手天順改元謫居遼東四年得回籍奉于家所著有芳洲集

人文紀畧

內閣

四

卷五

大學士蕭公鑑

蕭公鑑字孟勤泰和人童而警絕宣德間進士需次于家  
久乃召試文華殿取鑑等十二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  
修陞侍讀進國子祭酒己巳歲同吏部尚書王公直疏諫  
北征景泰初以老疾辭國子監丞而下請留等以學士入  
內閣兼太子少師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天順改  
元削鑑爲民成化初有詔起朋而公先卒所著有成均詞  
垣尚約三集行于世

人文紀畧

內閣

五

卷五

陳莊靖公文

莊靖公文字安節廬陵人宣德十年舉鄉試第一正統元  
年會試廷對進士及第授編修預修五倫書是時英廟方  
嚮文學之臣有詔選十臣讀書中秘公與選中稍遷侍講  
居久之用高少保教言擢公雲南右布政捐銀價節兵輸  
完通負均徭賦撫臣條上其事賜諸旌異之陞廣東左布  
政未赴驛召拜詹事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參內  
閣政成化初進禮部尚書會脩正統實錄成加太子少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卒謚莊靖

人文紀畧

內閣

六

卷五

總吾學編云明興設中書省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  
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胡廣楊士奇等七人直文淵閣  
內閣之預機務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  
出爲交趾叅議胡爲祭酒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  
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  
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景泰時內閣未有兼四  
官者而陳循遂至領五官先是內閣亦外調不獨解與  
胡也其入內閣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  
以是文經武緯內設外寧號稱平治也

王文端公直

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已巳。駕親征北方。公率廷臣疏諫。止不聽。命留守京師。景泰初。屢乞遣使奉迎。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宜絕北使。公言。報使便。勿貽後悔。上色不悅。曰。朕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會于謙言。上始釋少。太監興安復出。傳音呼曰。嚀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公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上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朝廷遂遣給事中李賢。羅綺使北。尋進公少傳。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上曰。直在內閣。每議迎駕。公累疏求退。遂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耕。擊鼓唱歌。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遇不如意事。輒誦古人詩。自寬。休休怡適。卒。年八

人文紀畧

內閣

七

卷五

十有四贈太保諡文端

孫繼臯曰。作傳者叙公在正統時諫沮親征之駕。在景泰時首建奉迎之策。其立執事。承殊有可觀者矣。續藏書云。天順改元。羣臣議罪。上曰。直在內閣。每議迎駕。直無他腸。可致仕。鄭端簡曰。永樂洪熙宣德間。蹇公爲銓曹尚書者幾三十年。內贊宸謨。外康流品。蹇公既輟部務。新安代之。議論既多。政體旋革。間稱得人。類多失實。正統以後。泰和直。鹽山。鞠始同。房杜終效。蕭曹秉正。懸公官評。清允以故。朝多壽俊。野無廢錮。士修端靖。民懷樂利。蔚蔚乎有豐芑械樸之化焉。

人文紀畧

內閣

八

卷五

彭文思公華

文思公華字彥實安福人景泰庚午舉於鄉甲戌會試第一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擢詹事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頃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以疾告歸公才識通敏先後纂修人服其精博卒贈太子少傅諡文思有文集十二卷藏于家

人文紀畧

內閣

九

卷五

尹文和公直

文和公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癸酉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歷禮部侍郎尋改吏兵戶三部兼翰林學士遂入內閣參掌機政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學士在翰林曾預修寰宇通志一統志洪熙實錄續通鑑綱目商文毅公輅薦其學問優長在兵部止廷議發兵貴州人服其識居內閣歲餘歸卒諡文和

人文紀畧

內閣

十

卷五



人文紀畧目錄

卷六

才力列傳

宋

歐陽載

蕭定基

王贊

千億

彭思永

郭知章

羅棐恭

張奭

胡夢昱

元

楊景行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六

明

陳璫

賴卓

周肅

陳誠

尹昌隆

錢習禮

熊槃

孫鼎

趙璜

歐陽鐸

彭黠

朱衡

尹臺

郭汝霖

曾同亨

劉朝璽

羅大紘

蕭近高

李日宣

楊嘉祚

郭維經

言州人文紀畧卷六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才力列傳

宋

工部郎中歐陽公載

宋

工部郎中歐陽公載字則之永豐人文忠公仲父也淳化三年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公以秘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公獨立擢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

人文紀畧

才力

一

卷六

獨立擢下者真御史也會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公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公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廵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公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都就為便封日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

史三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為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呼號不得，免公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蓋捕其徒詰其姦，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公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仁宗即位，就轉二部。

人文紀畧

才力

二

卷六

卽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卒於江州之廨。年六十有八。

歐陽修曰：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間曾父府君始以進士起家。仕有能名，府君性方直，激厲為政，務清淨，平居飲色而坐，如對大賓。至舉下吏，人才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其清如此。

兵侍郎蕭公定基

蕭公定基，字守一，吉水人。天禧已未進士。監成都市買務，蜀引江水溉田，多少有約。李順作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乃得餘水。訟二十年不決。公親行田間決水，視一晝夜，樊氏之水有餘，遂定約如故。召為監察御史裏行。頃之，除開封府判官，遷侍御史。宣州蠻為寇，以公為廣西安撫使。公馳至，問所以反故。遣兵萬餘守要害，戒諸將毋妄擊。蠻遂遁。仁宗曰：「邊臣好生事。」定基乃能如是。召還，除淮、瀾、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卒。

人文紀畧

才力

三

卷六

戶侍郎王公贊

王公贊字至之。泰和人。天禧三年進士第。歷邵衡連郴四郡幕官。監興國大冶茶場。兼知縣事。皆有聲。監益州軍資庫。擢知開封尉氏縣。時章獻后垂簾。中人擅權。公密疏以聞。中人欲戕。提舉江淮廣東榷鹽上。課召還。通判信州。嘗開帳籍。得隱沒官物數百萬。因條上鈎考之法。著爲令。慶曆初。知道州。以過蠻寇。蒙璽書褒諭。召除殿中侍御史。乘傳赴闕。奏對。仁宗稱旨。尋除天章閣待制。兼知諫院。嘗條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間因奏事退。上顧謂左右曰。五方人文紀畧。才力。卷六。四。異稟。若南土而有燕趙之氣。王贊是也。殿人侍者皆屬目。公論事婉順。能移人主意。中貴王守忠以儲邸舊人。驟遷重職。臺諫累疏不納。及聞公一言。遂寢。未幾置天章閣直學士。選名臣。首以命贊。卽拜河北都轉運使。英宗踐祚。上章引年。遂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神宗卽位。改戶部侍郎。公歷仕三朝。尤被仁宗眷遇。晚年以詩酒自娛。好蓄古今書畫。以壽終。公子二。曰儀。曰億。億字呂齡。以廕當得官。辭。以待族人之貧者。公賢而許之。皇祐己丑。公知禮部貢舉。億中甲科。仁宗見其狀貌偉異。顧宋丞相庠曰。甚似王贊。

知開封府酸棗縣。歲凶。設法賑濟。境人以安。公以憂歸廬陵。恩除簽書吉州判官事。遇嫺舊有恩。而法不可撓。士論難之。轉殿中丞。通判永寧軍。前後帥有訟久不直者。委億一言而服。公旣歸老。億得請知袁州。袁於吉爲隣。億熟其俗。訟清教舉。使者以最績聞。而億以侍養。得請通判吉州。尋權知三司勾當公事。官至議方員外郎。

人文紀畧

才力

五

卷六

戶侍郎彭公思永

彭公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尚書應求子也登天聖五年進士授南康軍判官稍遷知分寧縣歷官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之弊仁宗深然之是祐祝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官皆進秩者時張王二人有以覲侍公抗疏曰陛下覃此曠恩豈真仁及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張堯佐王守忠取調衆人爾使外戚柄政宦侍竊權非社稷之福也帝震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言思永無他不宜加罪帝怒稍解而張王之覲亦寢然公竟罷臺職出守尋除湖北轉運使至部奏人文紀畧

才力

六

卷六

直閣學士郭公知章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治平乙巳進士歷宰數邑有政績有以御史薦者欲其一見知章謝不往曰寧有呈身御史耶移提點刑獄歷遷右司諫上言復銓法增諫員復元豐役法通行募役罷紹聖制科用經學取士數十疏盡開朝廷大體且曰忠陛下者必見忌於大臣黨大臣者必負陛下上嘉之擢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蔡卞援其黨董必除北部郎中知章以其嘗使廣西起大獄陷元祐舊臣大無狀疏論列之避不舛制元符中遣知章報契丹使抗論夏元昊叛朝廷命將討之奪其故所封爵地夏固宋藩臣也有過削地不應復還使者語塞尋以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爲刑部尚書改知開封府入爲翰林學士出知鄧州移成都坐元祐黨籍落職奉祠崇寧中起知虔州改青州以疾請祠復直閣學士卒知章工詩律與黃庭堅倡和有文集行于世

才力

七

卷六

左朝奉羅公恭恭

羅公恭字欽若吉水人少刻勵讀書至不類不冠登建炎戊申進士授虔州司理參軍宜諭使命勸賊賊富且黠故有以持有司至是復僥錢二十萬求脫公竟論殺者三十人移潭州平反死獄十有一人遷荔浦令荔浦民輓粟五千石餉宜州公言於轉運司曰縣抵宜州絕遠不通舟楫輓餉不便轉運司改符輸者請縣改知石城構捕宿盜七十人減民稅公用法平恕堅忍有惠愛以故所去邑皆思之紹興二十二年簽書道州軍事朝旨命鞠邵州民張人文紀畧

才力

八

卷六

取挿架其卷幾簡也楊廷秀謂其可備顧問胡邦衡謂其不畏疆禦而蕭深夫亦稱其學問文章行誼政事冠見近代云有詩文三十卷行世

人文紀畧

才力

九

卷

知州張公與

張與字叔保廬陵人自幼警敏以文學名紹興庚午薦名禮部授臨賀簿監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耐金增美部使者才之命攝分寧宰移隆興府決曹揀諫章自建炎兵餘戶多耗無賦租公私俱病與白府請檢校冒耕之田實其主名以田準賦賦乃均邦民鼓舞更生生祠之爲衡州法曹揀持法謹平無所左右每獄成必齋戒乃上不可必力爭之有士人董某誣伏殺人錄囚官疑之以付與與一訊知其無辜立捕正犯者而聽士人就試遂薦待補太學第人文紀畧

才力

十

卷六

一又有卜者寓衡陽病膏同行以漆膠其目詭爲藥遂盲因竊其妻逃卜者疑僕亂其妻殺之執愬諸官不勝榜掠誣服與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有矣未有殺妻而存其人者以白郡郡不可白憲司憲司又不可未幾其妻與爲亂者自相訴於武昌舉郡驚異秋滿知萍鄉縣適夜半霖漲與秉燭集吏呼船戶令曰活一人予若干遲明勞閒無一人溺者皆以船免判隆興事無大小帥一以屬與每閱文書與未署名吏不得以進以最除知永州時饑辟載路帑庾赤立與乃節縮浮費糴諸隣得粟十萬活饑民九萬有

奇常平使者薦于朝未及遷而疾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道里費勿煩官祿未給者勿以請言訖而卒州民哀之如哭所親過萍鄉空邑迎哭於數十里

人文紀畧

才力

十一

卷六

胡剛簡公夢昱

胡剛簡公夢昱字季昭吉水人二歲而孤堅苦勤學自立登嘉定十年進士第歷大理評事時傳國璽來歸草臣皆蒙恩遷官公辭不受因上疏言今日當以事幾易失爲念國威未杳爲耻敵勢巨測爲憂寶璽無足爲國重者朝廷待逆閹過厚漸至驕盈公乃建言三策尋以星變復上言今日禍機者五事及雷川之變濟王死史彌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少卿徐瑄泄其獄未幾議奪王爵事下廷尉公語徐曰身爲法官何忍坐視令侮法於帝兄而不救又反

人文紀畧

才力

十一

卷六

覆極論濟王之不幸又貽書彌遠遠怒御史李知孝迎合遠意劾公削籍羈管象州御史梁大成繼言之復徙寧越未及行卒公一門孝友甚篤弟利用從編管象州死兄夢白昇喪歸又死端平元年御史王遂言公仗節死義之風足以寒亂賊之膽上亦追悼公詔贈朝奉郎謚剛簡

翰林待制楊公景行

元

楊景行字賢可泰和人舉進士授會昌州判官會昌之民不井不陶所居以茅覆之飲則于河故多疾病火災之爲患景行至教民井飲而瓦屋始修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膳士絃誦之聲大作調永新州邦改江西行省照磨宜黃縣乃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推官行縣理獄人頌無冤全谿民陶甲屢以厚貲陷長吏吏不敢詰暴于一郡景行痛繩之徙五百里外僧雲住發故官塚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獨畏景行賂當道者以危

人文紀畧

才力

十三

卷六

言撼之一不顧卒治如法由是無敢犯者轉歸安縣尹年七十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平生所歷州縣有惠政民立石頌之

陳寧國公確 明

陳公確。字同故。廬陵人。幼孤。事母孝。諸元綱既絕。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塲園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地。募聚義勇。其中保障鄉井。賴以寧。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強禮致之。與俱至九江。公知其不兄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公因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既克秦州。雷公人文紀畧 才力 十四 卷六

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知府。公爲人凝峻清介。然治務寬厚。興教化。是時人習亂。久不識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民教之。除民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之天下。宣城田濱江。春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門。以時畜洩。自是始不慮洪決。宣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公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驟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際履歲儲。民聞爭輸餽。及期。原皆實而弊亦盡革。有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

漂抵岸。延引取之。非有心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此。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得減死論。公爲政明決寬厚。敦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治化大行。洪武四年。請告歸。召至京。未命而卒。當行時。民未忍去。公代者山東韓騰。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觀公成政。不覺歎曰。第謹守勿失耳。寧國人今猶稱之。

人文紀畧

才力

十五

卷六



賴公卓

賴公卓字所立號作霖萬安人負性沉雄慷慨居常以節槩自期元季之亂廬陵故家悉爲義旅公奮曰吾家自唐宋稱號忠義豈忍坐視梟獍之毒吾郡耶卽披甲上馬一呼鄉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亂賊不敢犯近邑先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卽乘間道歸爲鄉導以定江西戡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能將也命其長子彥和率其衆附京先太祖御奉天殿受之俾官宿衛授世襲百戶出守山東青州後

人文紀畧

才力

十六

卷六

以事謫河州衛二十餘年建文新立渙恩賜歸先是作霖公季子彥修徙步萬里行數月至河州迎侍其兄至是得並還時同郡庶吉士解大紳亦謫居河州有贈賴九鼎河州南還序九鼎彥和字

戶部尚書周公肅

周肅吉水人仕元至中順大夫樞密院同知國初召元故官一十八人赴京聽用肅在召中至授御史臺都司洪武二年以直諫稱旨受文綺楮幣之賜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六年以才堪守備選擢河南知府八年丁內艱遣官起復于其家授戶部尚書凡戶役田賦軍需度支經畫悉當上器之贈其祖吉安知府父如已官尋以懇直忤旨卒

人文紀畧

才力

十七

卷六

參政陳公誠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詔往北平求賢。山東蠲租奉使。詔諭安南。皆能不辱命。還陞翰林檢討。署院事。永樂初除吏部驗封主事。尋陞員外郎。扈從北征。陞廣東參議。時西域撒馬兒罕諸蕃國皆遣使入貢。詔誠報之。跋涉險阻。暮年乃至。宣布朝廷威德。還以西域志進。賜予甚厚。擢廣東參政。遂乞致仕。誠居官畏慎。守職不妄與人交。居閑三十餘年。絕口不挂外事。徜徉泉石。超然世外。時人高之。

人文紀畧

才力

十八

卷六

御史尹公昌隆

尹公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應天監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晏。公疏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又安。今陛下嗣受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常如不及。胡適溺於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怠弛。臣恐播天下傳。四裔非社稷福也。上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

人文紀畧

才力

十九

卷六

知朕過失。元年京師地震。詔求言。公疏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為禍寧。知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命原官。未幾中使誣公詛。說下公獄。事白得釋。靖難兵起。公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蹊。或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登殿。公名在奸黨。驅出就戮。公當陞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極諫。今奏牘尚在。可覆也。命緩。

刑檢奏有之。文皇曰：早依此言。南北生靈，免受酷福。朕亦無此勞苦。貸死，尋擢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部主事，預儲議進。左中允漢庶人惡公，改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攬權，喜卻屬官，諱忌之。誣公與谷庶人通謀，論死籍其家。未幾震忽病狂號呼，遂亦暴卒。

人文紀畧

才力

二十

卷六

錢文肅公習禮

錢文肅公，習禮，本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六年鄉試第一。十七年會試中甲科，時上北征，又明年辛卯始舉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簡討，公爲人介特，鄉人惡公者，持公短長，公行絮修，無可摘，乃指公爲練子寧如宜坐好黨。公不自安，以告東楊東陽，采聞以聞，且言習禮有文學史才，願賜垂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尚在，朕當用之。兄習禮乎？遂卽日下令弛齊黃奸黨之禁，公感泣，益自奮勵。洪熙改元，陞翰林侍讀，知制誥。正統十年爲吏部右侍郎，尋兼署吏部尚書，稱疾致仕。公在朝兩扈駕北巡，三修實錄，凡大制作多出其手。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規則。居官三十七年，清節卓行，望重海內。晚見權璫執命，貪冒成風，超然引歸，無少滯玷。自號三宜居士，深學粹文，不事表暴，哀然一代名臣也。年八十九卒，謚文肅。

人文紀畧

才力

二十一

卷六

都御史熊公繁

都御史熊公繁字元節吉水人初姓胡既仕奏復姓永樂六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監察御史仁宗監國問其名因及其父直學行嘉嘆久之以故熊氏父子一旦有聲於京師尋擢廣西按察使復調廣東宣德初擢大理卿詔巡撫兩浙及蘇松常鎮諸郡所至宣國恩恤民隱鉏強暴理冤滯興學校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深惡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美而疆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朝廷患之以公聖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故其政尚嚴一時并兼豪植之徒薪除畧盡姦究革心小民得職還奏稱旨仍巡撫如故屢賜璽書褒之陞南京右都御史頃之召還掌院事兼署刑部事未幾卒于官公倜儻果斷有才遇盤錯剖決有餘威望甚著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云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大理出撫南畿時有遺詩後百年陸公繁思其政爲之題跋

御史孫公鼎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宣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議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梓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指手嘗見庭橋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界諸生同嗜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饌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詰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

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人文紀畧

才力

二十四

卷六

趙莊靖公瑄

趙公瑄字庭實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爲都水主事職方員外擢濟南知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爲政臺守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鹽民田既入官王府復奏乞公迄以歸民兩巨璫以選昏至郡皆憚公敢不敢肆尋擢順天丞忤逆瑾前職歸田里瑾誅復職陞右僉都御史撫宣府革官吏冒支積弊歲省軍儲萬餘石調撫山東黃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氓使墾爲田許復其業俸臣錢與家丁鬻鈔禁弗得售擢工部侍郎奏毀鎮國府玄明宮及諸權奸廬舍以備國用陞本部尚書故事江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令所司各具簿相覈驗凡大興作悉自計畫損裁居多公在部剛正自持利害不能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之追諫建威晚第宅省差官陝西織造章凡數十上以是忤中貴人意乃乞休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疾辭不起卒于家贈太保諡莊靖

人文紀畧

才力

二十五

卷六

歐陽恭簡公鐸

歐陽公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上書言時政十餘事劄切不報擢虞衡司員外晉郎中時中官鎮臨清者欲擅威福假山東賊據請令旗牌行便宜事公曰此古節鉞非專征不得授且後將無紀威命日發事竟寢以便養改南武庫司尚書喬公意公英年少蘊藉數試以事乃大驚異曰賢自愛老夫且退避矣其後大疑議必相諮決擢延平知府俗尚鬼親葬率飯僧集賓以重費多停柩不能舉公首撤清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舍進諸生

人交紀畧

才力

三六

卷六

講禮榜通衛明葬祭之義嚴暴露之罪蓋踰月而郊塋新塚壘壘然家無停柩者郡有蕭大監家人憑藉暴橫一置之法蕭怒曰知府將轡轡我家爲名高耶與其黨謀以刺事逮公京師調福州至則裁供饌禁橫索鎮守中官飲不得肆於是入觀舉治行第一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提刑尋改提督學政明禮教敦行義未嘗大聲色而潛移嘿動有出於勸督之外獎拔士往往知名陞雲南參政未行召拜太常少卿歷陞南京操江都御史改撫蘇松地方平徭均賦皆切民隱豪家初頗有異議大學士朱濟顧公曰微一

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群議乃息時章聖皇后梓宮過淮撫臣例賂中貴人公絕不爲禮中貴遂誣奏公時已陞南兵部右侍郎詔奪俸三月然上亦以此知公會吏侍員缺閣臣以公薦詔可未幾九廟災自陳致仕卒于家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人交紀畧

才力

三七

卷六

工部尚書彭公黈

彭縣字道顯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祠祭主事乞南得儀制比滿考至京見山桂公爲太宰素廉公將留之銓累友人諷使私謁不聽迺改光祿丞自丞陞少卿繼遷南太常起艱復補太常未幾陞南光祿卿復改而北兢兢職事不敢解故事宮禁取薪出中使傳命不可考驗公調劑裁省而中使顧益畏愛莫敢相狎自光祿陞僉都御史撫山東適妖賊猝熾乃先以撫緝而剪其內梁思以不延遷副都御史撫河南河數徙其故道爲灘田沒於王府盡括之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入

卷六

官歲得數十萬頃之入以代虛稅貧民用麤而王府亦戢不得肆然爲疏處歲祿即又未嘗不寬厚周許擢刑部右侍郎會王聯獄起株連士大夫至數十人公委曲奏貸多從末減轉兵部左侍郎延撫應天位益尊而舉素無改於故一不以僥遺交際病有司所病逋負探其穴竊追償始盡奸民厚侍進供歲幣之直而抵以惡濫所有數回又均之列郡乃獨坐奸民而歲之所省以萬計之至於十數未幾倭寇迫太倉兼程趨蘇蘇賊門晝閉即下令盡開諸門以納奔潰復制機宜爲驅勦計先後擒斬至千餘級

陞南工部尚書月餘寇復至言者以先事咎公激上怒逮詔獄未幾罷爲民以歸寒儉猶然布素復束子姓每僮僕不以涸鄉閭關有司里閭不知有尚書也比卒人莫不哀慕之公爲人沉篤純懿言不出口恂恂如儒生而以禮自防皎然如處女其中坦蕩不置他勝人人可與託交至遇叢冗臨患害迄不可動爲太常時疏修省獨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爲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於肘腋咸竊指目迄不爲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羅太史稱其審於進退之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入

卷六

宜明於禍福之故介於取與之節人所競趨退然若愚人所嫌畏泰然獨往蓋實錄也

太子太保朱公衡

朱公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尤溪令改婺源陞刑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擢福建督學副使品鑒精明得士爲盛歷陞河南山東藩臬晉都御史巡撫山東值歲大祲賑飢草招流民全活無算入爲工部侍郎改吏部會黃河決運道梗塞詔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往視河公視徐沛之間淤爲平陸奏於河之東開新渠良便報可時浮議籍籍皆言新河難成莫若濬舊河便公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役而臺諫上章言河工當罷者猶未已上命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十一

卷六

遣使勘報宜如衡言議乃定自始事迄成功幾二年所鑿新渠起南陽至畱城二百四十二里疏舊渠起畱城至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三十餘座爲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壩十有二爲土堤以里計者五十三石堤以里計者四十運道大通上大悅御製志喜詩四章賜詔褒嘉之隆慶改元晉太子少保召掌部事與時宰素有隙嗾言官劾罷公上疏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優游林下惟以詩書自娛十餘年卒

禮部尚書尹公臺

尹公臺字崇基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廷試擬二甲世宗覽其所對策嘉之命與一甲並梓行世授翰林庶吉士擢編修充會試同考官累問重臣權臣錄呈上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爲之感動或謂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爲好語內心啣之尋以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復以舊官兼翰林修撰承命主考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上摘策中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令蔭臣世蕃介其私人置酒促席致求婚語公竟確辭之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十二

卷六

以是怨日深既出爲南祭酒嵩舉酒訊曰先生行矣雖然則何以別不穀公從容請曰楊繼盛誠狂生竊願相公左右之勿貽盛世有殺諫臣名嵩避席對曰諾公退而屬王司業排復入言之嵩心動已乃謀諸鄢懋卿者持不可楊竟論死於海內稍知林楊者爲王竟莫知出於公也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得入直尋傳御劄令侍郎尹臺代祭孔子詹臣以語嘗公曰上特晉公侍郎秋更禮二部孰擇公曰臺無狀倘蒙上恩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不喜揭覆止仍以少詹事銜行祭久之禮



部右侍郎缺。有欲擠公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蔭臣。構黃語誣公。忽旨從中出。指斥問安曹光事者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史名也。出爲南吏部右侍郎。當京察黜陟。惟允時以與嵩有卻者。欲罷之。有附嵩者。欲庇之。公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詔舉邊才。公首以王邦瑞曹邦輔。胡松應詔。後皆起爲名臣。陞禮部尚書。秩滿。爲御史劾奏。奉旨爲民。萬曆元年。詔起原任。未基。又以言者論罷歸。建崇正書院。割田以給來學。公讀書至老不倦。爲文體裁一準西京。詩歌儕建安。天寶間不能過。自萬壽文者充戶

才力

三十二

卷六

原缺第三十二葉後半葉

太常卿郭公汝霖

郭汝霖。字時望。永豐人。嘉靖癸丑進士。授行人。遷吏科給事中。上平倭十事。一議海防。二議兵衛。三議選將。四議練兵。五議器械。六議招募。七議專任。八議號令。九議團結。十議糧餉。又上疏極論邊防。尋轉刑科。右給事中。會琉球國世子請封。詔公奉。賜一品服。先是使外國者。正副使各一舟。費各數千金。公并之以便民。踰年至琉球。成禮。中山王饋最蹄黃金四十兩。不受。往還凡三年。始報命。而琉球使者亦具言。公辭金狀。上悅。賜白金紵絲旌之。陞光祿少卿。改順天府丞。命督修通州灣城。議者謂非二十萬不可。公力裁之。費止三萬有奇。六越月而工竣。人皆奇之。公曰。是何足奇。吾第能禁中官。清吏胥。乃無溢費。而事易集耳。人以爲名言。詔陞俸二級。疏請發內帑。寬徵徭。以甦畿輔民。報可。改大理少卿。陞南太常卿。乞致仕。歸。公性孝友。敦睦。既歸。獎教族子弟。接鄉人飲。以和少嘗師事。鄒獻二文莊公。至是建太極書院。祀羅文毅公。風厲後進。舉敦復之會。時往青原。螺川。與諸縉紳先生切磋不倦。晚年喜參內典。而論其行事。篤厚渾成。咸稱長者云。

才力

三十三

卷六

尚書曾公同亨

工部尚書曾公同亨字于野號見臺吉水人方伯存仁長子也少承家範雅志文行謹事羅文恭胡廬山學以躬行實踐爲務嘉靖戊午己未連舉成進士名籍甚時分宜相以枋檣故相招引公公不爲禮謂選竟得刑部主事後稍移禮部分宜既罷安陽郭公樸乃特遷之吏部遍歷銓司一意振作每入署閱月始歸私第以持公進賢防奸清臺杜請託爲務十餘年銓政一新先是新鄭相起公司銓在事無所徇及陞太常卿以遷葬假得請新鄭遂條上京堂

人文紀畧

才力

三

卷六

官假歸者不得赴部補意蓋爲公也迨楊公溥進太宰力起補公未久遷廷尉卿光祿尹京兆所在加意振刷時江陵相陽慕公欲藉開府楚中公固弗許先是公在銓司江陵嘗爲叔張某求佳選而不得後又以八省督學名相屬察之而公不報江陵卿之久矣主意倚托公適公有貴陽節鉞之命言官陳三謨劾公病不堪任得告歸秦耀復疏公以講學立黨議論朝政劾令致仕蓋皆江陵意也及江陵與餘黨皆敗廷臣交章薦公起太常太理歷工部左右侍郎進本部尚書時上眷優渥公任職彌勵條具年例錢

糧甲乙之數嚴禁商匠豫支約省費三十七萬有奇商匠亦免浪費追賠之累諸請寬燒造減織作以卹江浙議增丁夫更官屬以畢徐淮開濬抗論汝濬不宜責橋稅以塞盜觴酌修陵園禁垣都城官廨以剗冗劇如此類未易縷指後兩起雷鈐理大察甄別流品請託不得事在餘清亭記中卒諡恭端

人文紀畧

才力

五

卷六

參政劉公朝聖

劉公朝聖號念南永新人萬曆甲戌進士初任廣州推官值羅定寇亂奉檄勦獲百餘寇置之獄賊黨潛遁獄吏約爲內應伺各官赴太平晏時發之公方燕坐感白鼠過其前知爲兵象搜獄得所藏兵器遂斬諸賊夜半寇圍城將所斬首級擲城下寇知事泄遁去巡撫爲之下拜奏聞擢兵科給事中連疏劾首輔張居正怙寵擅權及其黨侍郎以下十七人直聲震海內遷福建僉事再陞雲南副使適播變援鄧子龍于夫役中任以統率竟平賊巢沐府表薦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六

卷六

陞貴州大參以疾乞歸置菑田以免書算創社祖以備賑虎股祀郡邑鄉賢祠

給事羅公大紘

禮科給事羅公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水人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歷使泰楚兩藩所過必將利弊險要彙議之好拔賢後釋紛難李見羅先生以邊功蒙誣罔論斬朝士莫敢救公一再詣王文肅訟言曰李材爲朝廷功臣今以細人之喙制其命誰復肯爲國家任事者文肅欣然亟言於上竟得末減者本公先入力也辛卯考選公得禮垣覲歾以朝政得失自任上定志書數千言上嘉納之又請視朝請冊封上疏者再未幾有申相國時行私揭之事私揭者

人文紀畧

才力

三七

卷六

蓋先是上已允建儲有日矣突借言者故改期閣臣具公揭力陳不可而申陰伺上不與狀密揭迎上意得溫旨會公守科執之申惶懼不知所爲夜謀之本科都給事胡汝寧者給公取去公遂抗疏劾奏申誤國其畧曰時行私心惟以早建聖儲爲天下臣庶之願而妄意陛下牽繫欲遲故陽附和乎羣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別取乎內交之計使請之而得則其陽之說行而明居於羽翼請之而不得則其陰之說行而暗收功於僥倖言甚激烈廷旨謫揭陽典史科臣侯先春等論殺并得嚴譴而公遂落籍

雷心問學。講明德義。翔曲江廬山二書院。及雪浪閣。聚四方徒。研究性命。公好施予。賑里族。螺溪橋。旋建旋圯。獨力鼎造。費累千金。著有文集十二卷。自天文地理。數藝音律。無不精晰。至今學者稱之。子邦政。隱居著述。篤行好施。能世其家學。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十八

卷六

左侍郎蕭公近高

南兵部左侍郎蕭公近高。字損之。號九生。廬陵人。登萬曆乙未進士。初授中書舍人。行取給事中。三十六年。雲南巡撫陳用賓。昏貪虐下。以致土官糾集。焚日同時。起兵渡江。直走武定。破城劫庫。放囚屠殺。官民公上疏。參陳用賓。辱國冒功。既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用參將張名。世屠戮村民。報捷。遠近闕然。羣盜蜂起。普寧一帶。城門盡閉。巡撫防守。何爲。五月。奉旨。革用賓任。聽勘。以薛夢雷代。勦奉命。典試浙江。力正文體。登拔多爲名臣。天啟初。陞太僕少卿。適有李可灼。張差之事。公具疏。劾輔相方從哲。并參駁張差勘語。時論聽之。五年。陞南京兵部左侍郎。疏請乞休。奉旨。有端亮清恬之語。所著三垣奏藁。詩州文集。藏于家。七十餘卒。賜葬祭。

人文紀畧

才力

三十九

卷六

吏部尚書李公日宣

李日宣號緝敬吉水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和易近人持守又甚正改監察御史巡按河南以德化人人自不欺尤急於明正學上疏舉曹于汴王紀孟時芳盛以弘諸大臣爲道宗進大梁諸士講習不輟聖學聿興其要以正人心爲本使還上會試加額燕賢才彙征得人甚盛沉潛之士無不揚眉志喜又建議清地畝酌參罰地畝清則民不苦於虛稅參罰酌則官不屈於催科諸所奏請上皆採納之晉太常寺卿陞副都御史巡撫昌平軍功稱最

人文紀畧

才力

四十

卷六

兼譽望素隆特進吏部尚書能以人事君眷注極渥御書

正已二字賜之卒謚清惠

兵備副使楊公嘉祥

楊嘉祥字邦隆號寒雲秦和人臨阜公仲子也舉萬曆己酉鄉薦丙辰成進士任南京兵部主事九年遷揚州知府會邊疆失守維揚介南北之衝人人自危公日夜調度巡視壁壘撫定居民數月稱治適白蓮妖寇二十萬衆旦夕逼維揚公親履行伍堅壁厚陣以待之賊懼宵遁時魏黨崔呈秀巡維揚索賂四千兩公拒之崔憾公欲中以危法而臺臣交薦不得已乃遷廣西副使備兵左江卽同鄉舊署也公至內撫瘡痍外綏蠻獠先是交南負固同鄉承文

人文紀畧

才力

四十一

卷六

貞舊澤綏來納貢未久復絕公馳檄責讓黎懷德畏威款

關請服公出受降城納款勒盟而還黎感之祀於同鄉廟

方論功晉秩而崔猶憾公未已乃奪職崇禎朝復公原官

力辭不起公善真行書筆法遒勁而墨竹尤善所著有廣

陵濤諸經論解行世

御史郭公維經

郭公維經字六修號雲機龍泉人登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思宗立晉南京河南道御史歷延江屯田馬政恤屬吏寢權勢時留都屬郡頻年災祲而秦晉寇禍方延公連疏請蠲積逋賑災傷章三四上卒得旨內閣溫體仁驟膺首輔公言不宜相上雅知公骨鯁而重違大臣意嚴旨切責中軍都督撫寧侯朱國弼倚勲貴驕蹇不法公劾其罪狀銓辛王永光黜陟徇私公糾之上奪永光官并黜其所推節鉞卿寺若而人及防江飭保甲練民兵州邑長實心任人文紀畧

事者上其績皆得顯擢故人樂於自効後丁內艱歸屢薦不起復奉嚴旨起再任南臺公亦念獻賊鴟張而留都根本地措置乖機宜乃強起就道民間公至無不舉手加額公亦去屏威罰勤化導每朔望召諸生耆民皆列坐撫慰如家人弟子城守力役令一二鄉耆入諭意出則相率奉指弗忍違留都多無賴子與奸民互黨誑奪富人財官不能禁公初任斃其尤者數人咸懾其威不敢肆公爲人曠達無城府至事關天下利害輒義形于色居鄉恂恂延接後學如修城池創復形勝正官斛均驛傳邑人賴之

人文紀畧目錄

卷七

孝義列傳

南朝

歐陽

南唐

顏詡

宋

毛洵

人文紀畧

目錄

趙伯深

王大臨

卷七

鄧光薦

張千載

王癸午

元

鄧學詩

明

伍洪

杜環

劉撰嘉

劉和

姚周甫

楊寅冬

高應崗

蕭璜用兄球

吉州人文紀畧卷七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孝義列傳

歐陽公寶

南朝

歐陽公寶永豐人性至孝父喪廬墓山谷一日里人格虎  
虎勢窮投其廬中寶憐其窘狀以衣覆之里人覓踪不可  
得以問寶寶曰虎顧可舍藏耶里人散虎竟得脫渡江去  
其後虎夜致鹿墓前助寶祭人以爲寶孝能格猛獸云

人文紀畧

孝義

一

卷七

王公虛之

王虛之字文靖石陽人親喪鹽醋不入口者二十五年疾  
病者卽忽一人來問疾曰君病尋差言訖不見已而病果  
差庭山楊梅樹隆冬實父母墓上摘樹一冬再實所居每  
夜有光如燭人以爲孝感永明中詔榜門闕其三世

顏公詡

南唐

顏公詡魯國公之後也魯國公嘗謫廬陵因徙家故詡爲  
永新人少孤事繼母以孝聞兄弟聚居一門千指治家嚴  
肅少長輯睦區架無主厨饌不異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  
人不見其喜愠季父據里人桑起訟邑令以聞詡詡出已  
緝償之所居賓客常盈座詡款應一無懈色雖冲孺亦爲  
之束帶盡敬手書博奕傳以戒子姪之荒于學者年七十  
餘卒

見宋史

人文紀畧

孝義

二

卷七

毛公洵

宋

毛公洵字子仁吉水人應佺子也登天聖二年進士性至  
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藥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  
室父通判太平卒母亦没于舟次公徒跣護喪歸葬持鋪  
荷土爲墳手胼面黥親友不能識廬于墓側凡再暮朝夕  
哭踴若初喪食纔脫粟諸生請問經義每至忠孝語對之  
流涕聲疾歸數日卒郡以孝聞賜其家粟帛

見宋史

趙公伯深

趙公伯深字逢原安福人父子洞宣和間爲棧州兵官屬兵動燕雲子洞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棧州既而金人渡河亂兵搶攘伯深子母相失子洞亦隔絕建炎初始得南歸顧不知母所在伯深艱辛竭力養父未幾父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步入蜀聞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悲感行路北歸敬養終身見宋史

王公大臨 宋

人文紀畧

孝義

三

卷七

王公大臨字舜輔吉水人生而落有大志建炎中父避盜爲所掠大臨年十二三號跌從行十數里盜欲兵之大臨抱持父號哭請代羣盜義而免之將州里新被兵跣步奔懷大臨度羣弱不能自達因託羣盜請護送還舍謝萬錢盜許之大臨前導以里中原結少年嚴兵伏闕左禦防盜以其父至諸少年謀而出目盜欲縛之大臨曰吾父免矣幸勿開爲殺一豕賁斗酒飲而遣之盜驚而去不敢索一錢年十六七始奮于學日誦數千言尤熟左氏傳三國七朝史口講指畫若身履然晚歲自放詩酒號醉軒處士

鄧公光薦

鄧公光薦原名刻號中齋以字行廬陵人自敵度嶺避地深山適疆寇卒至妻子被殺驅之行不從妻子家人十二口俱焚死光薦隨帝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未數日厓山潰公再赴海元兵爭出之不得死張元帥待以客禮終不從後竟脫歸宋亡以義行者其所賦薦鵠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臂駢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文丞相像贊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今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更述督府忠義傳以作文丞相傳視史加詳實焉

人文紀畧

孝義

四

卷七



張公千載

張公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文山友也文山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江南既內屬元文山自廣還過吉州城下毅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果開關險難既至燕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復訪求丞相之室歐陽氏于俘虜中且潛製一櫬文山受刑後即以藏其首俾出焚其屍并拾骸骨置囊并櫬南歸付其家葬之至家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甫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郡人劉人文紀畧

孝義

五

卷七

辰翁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鄉其英爽獨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額泚昔忌其生今如其死

王公炎午

王公炎午安福人爲太學生文丞相起兵赴難公往貢書願明公毀家產俱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以紓國難丞相嘉納及丞相兵敗被執過青原遂作生祭文自顧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皆貼之以速丞相死節及張千載自燕持丞相齒髮歸炎午痛哭復爲文望祭之邑人李時勉別爲公作忠孝傳

陳瓚中曰國已亡而身被執在文山之死固宜爾若王

人文紀畧

孝義

五

卷七

炎午之生祭死祭張千載之藏骨櫬囊生死交情千古僅見

鄧公學詩

鄧學詩字崇雅。泰和人性至孝。元季之亂。寇入西昌。學詩負母劉逃。途遇寇。前之幾死。繼寇至。見老母哭。其傍憫之。予善藥。傳創。又解衣覆之。久乃蘇。最後復遇渠寇。知其儒者。哀之。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得。不死。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家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學詩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渠寇喜。予酒肉。又遣人導出城。得遠去。全其母子。國初時。學詩以薦授固陵稅課使。持廉施寬。商賈便之。秩滿。徙平陽。再歲。得目疾。喪。朋遂引歸。自號疾退子。歸甚貧。無以爲養。邑教諭陳士希官滿。且行。獨憐學詩。率其素往還者。爲備飲。壘之具。乃去。

人文紀畧

孝義

七

卷七

縣令伍公洪

附

伍公洪字伯宏。安福人。登洪武四年進士。擢臨清丞。改績溪。有惠政。稍遷上元令。外艱歸。自恨王事未遑。將父。遂養母。不復出。旣而折產。悉任諸弟。自擇。歿後。從而收其所棄遺者。異母弟伯讓得罪出亡。使者逮之。不得。則械其母赴京。洪欲代行。母不許。所親亦諭以行必及禍。則曰。豈可使禍及老母而已。獨安乎。卒往代之。公之行也。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公神色怡然。若不介意。竟死于行。李忠文公爲之傳。劉忠愍公爲撰倫樂記。皆以孔褒一門爭死事壯之。

人文紀畧

孝義

八

卷七

杜公環 明

杜公環字叔循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寓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母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弃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隸州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交道

人文紀畧

孝義

九

卷七

之常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

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爲烹藥進匕飭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

人文紀畧

孝義

十

卷七

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宋潛溪交宋爲之立傳

史官宋濂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

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  
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  
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嘗謂今人不逮古  
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劉公撰嘉

劉撰嘉安福人性孝友苦學堅操父早喪有堂兄當補伍  
紫荆關賂縣吏移捕獻嘉獻嘉公親兄也公憐兄毅然詣  
縣請行獻嘉曰我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其中子養母與  
俱至關會北寇犯邊兄弟俱被執撰嘉向之哭曰兄聲啞  
無能爲盍舍之獨執我遂舍獻嘉已而公亦得脫歸投詩  
主將主將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拜母牀下母曰早知兒念  
我故忍須臾死云逾日母卒人以爲孝感公哀不自勝曰  
脫萬死一生獨計得少日盡孝養而今已矣嗚咽之聲悲  
感行路晚節事諸兄情好益篤尤嗜讀易或至達曙不寐  
曰道盡於易矣號白齋居士

劉公和

和字元中。其先自廬陵遷吉水。南嶺北坑。正德丁丑。和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詭。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山徑。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堂

人文紀畧

孝義

十三

卷七

年十三時。聞父理湊溺死池州。痛哭啞血。以母周氏解。嘗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飯江。辭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及妻。費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念菴先生。父喪。見先生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侍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爲念菴先生從女。兄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賜。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

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啓之也。

羅念菴曰。正德間。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余初見其居廬時。莫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時人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特微爲傳其事。

人文紀畧

孝義

十四

卷七

姚公周甫

姚公用甫字惟德安福人爲兒四歲父戒無入厨卽嫂氏抱之入輒啼不敢違父訓及爲邑諸生學于東廊鄒先生一日臥窓中夢兩小豎長寸許自書篋中出已而漸近語周甫曰汝家畜至矣然爾有令德勿憂無後既而覺心痛如刺而報母病者至馳歸晝夜侍左右赤孟受唾既又如昔人嘗糞者計得察知病淺深疾革步一拜至扶風之山刺指血書詞以禱而病得愈明年病復作仍血詞禱扶風母竟不起苦塊居廬刻蠟爲像問之人曰似吾母否皆曰人來紀畧

孝義

十五

卷七

楊公寅冬

楊寅冬字貞淑泰和人臨臯公弟性孝友時邑水暴漲臨臯公未塋漂棺逐流冬抱棺與波汨沒狂瀾湧洶號呼久之舟人救乃得免年九十三而卒易質時遺命以古文孝經一卷置袖中題曰一束孝經玉不如殷勤置我廣柳車茫茫黃壤知何用要作他生孝子書所著有白雲謠西昌存古錄興孝編歷代史彙二百四十卷

人來紀畧

孝義

十六

卷七

高公應崗

高公應崗泰和人隨父中賢仕燕任蒲歸過濟寧父前行遇賊爲賊所執岡後馳至大呼曰老父薄宦囊空無錢賊舍其父掠崗囊亦無所有遂搜其父將殺之岡以身蔽父泣曰寧殺我寧殺我竟死于賊刃父獲免灰其骨歸

蕭公瓚 兄球附

瓚字侯用廬陵人與兄球俱邑學生文舉並諱瓚事兄如父球亦友愛丙戌兵破郡城避于鄉兵卒至瓚與兄共約隱重壁間不意兄忽出被兵執怡然請死瓚聞兄執泣而出曰願以死代兄兄尚未有子而瓚則有子雖死猶未死也兄曰弟子幼我死為快兩人爭就死抱持不得開兵怒曰令汝兄弟友愛地下揮刀俱斃

孝義

卷七

卷七

人文紀畧目錄

卷八

死事列傳

宋

左譽

李觀

元

劉鶚

陳無吝

羅明遠

周冕

李廉

高文鼎

劉元謨

蕭生

張光遠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八

羅惟遠

明

李繼先

王民

尹昌

羅如鼎

王接武

朱哀

劉以森

李之清

趙雲

徐士驥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敏俊爾千甫校正

死事列傳

員外郎左公譽 宋

左公譽永新人紹定二年進士授復州景陵尉。進任未幾遭金兵大至城陷公被執不屈母妻暨子凡十三人同日遇害事聞詔祠于岳陽賜額曰忠特贈承事郎諡詞褒其忠比之唐張巡焉後數年詔復加贈員外郎官其嗣

人文紀畧

死事

卷八

李公觀

李公觀龍泉人幼孤長就學既數年嘆曰國家遭猾夏之變郡縣雲擾當捐軀為國戢大寇安能咕囁章句間會大將岳武穆督師挺身從之未幾聞母訃歸哀慟成禮釋服走淮安以策干都督張魏公公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積闕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觀獨與部典當其先鋒轉鬪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卒皆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人益濟師眾寡不敵遂死之時年三十一詔贈兩官官其一子

劉公鶚字楚奇永豐人皇慶中以薦辟累官翰林修撰國史編修元季紅巾盜起擢江州總管冠不敢犯奉命守鄱六年屢卻疆寇後分兵討洞獠數寇數萬猝至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執不屈囚于賴之慈雲寺自分必死乃書衣裾有忠節既無悔清風自千古之句遂六日不食而死子運字導元時為元帥府經歷僉元帥事亦同戰死

人文紀畧

死事

二

卷八

義士陳公無吝

陳公無吝永豐人至順間以書經應舉累不第後值亂叛寇強之從公給之曰相從可矣乞與我紙筆乃大書一詩罵賊賊怒去其舌含糊罵不絕口而死



羅公明遠

明遠廬陵人。至正十二年。徐壽輝僞將陳普文陷吉州路。明遠起義兵鄉勇。設奇制勝。遂復吉州路。時賊至。官兵失守。遠率敢死士四百人。大呼巷戰。殺賊數十百。賊卻而遠死焉。事平。郡爲立廟祀之。

人文紀事

死事

三

卷八

周公晃

周公晃廬陵人。少讀書。高自負。由文學薦出宰廉山。以廉介稱。有惠政。嘗卹貧民逋賦。會賀州洞寇周滿反。官兵討之。不克。招之且。不來。顧曰。審是。周縣尹來。乃降。晃往。寇果望見。偃旗鼓。羅拜迎降。後歸家。食數年。至正兵起。監郡起公。及前松江同知周福。領兵禦之。兵次龍湖。寇至。公率兵死戰數十陣。遂與福俱死。晃身被五十餘創。監郡憐之。爲立祠以祀。

信豐令李公廉

李公廉安福人。至正間成進士。爲信豐令。元李兵起。洞獠時出剽掠。公教民射習武藝。立保伍相守之法。境土以寧。至正十二年。紅巾賊奄至。民日避之。便。公曰。吾爲國家守此土。烏有寇至而避之者乎。乃倡率義勇及吏民以死戰。守衆潰。遇害。其子敬亦從死。邑人爲立雙節祠。歲時祀焉。

人文紀事

死事

四

卷八

元帥高公文鼎

高公文鼎吉水人。嘗參廣東元帥府事。尋遷元帥府副元帥。至正間。三山賊攻廣城。公以義激將士以死守。力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援兵不至。城陷。遂自刎。一家皆從死。

知州劉公元謨

劉公元謨吉水人爲弋陽州守至正間賊逼州公力拒凡十九日寇攻急衆欲其降公大罵曰雖死當殺此賊會援兵不至城陷罵賊而死

人文紀畧

死事

五

卷八

山長蕭公生

蕭公生字彙翁吉水人領鄉薦以薦爲建昌州學正復爲濂溪書院山長至正間參政全普俺撒里辟贊軍事僞漢兵至參政遁去公曰有城不守非忠也我則參謀何面目見天下士投學宮井家人挾出之公三日不食城竟陷不屈仍赴井死門人私謚曰貞節

張光遠 朋友羅惟遠 元

張君遠字光遠以字行永豐人氣所豁達不徇於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旣而州兵搗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爲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君遣人夜致之劉酒炙於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踞而告之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我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旣君冢子肅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肅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肅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窬日增加之羅嚼齒大罵三日而後氣絕君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遺羅事者繫之

人文紀畧

死事

六

卷八

至管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歎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實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壽五十四遇害于至正戊戌之正月君季子唯流寓河南以尚書中鄉試第一官編修焉

人文紀畧

死事

七

卷八

宋潛溪銘墓著父節

史官宋濂曰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迄至輒俯首遁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婦女留須鬚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忼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

隴西郡侯李公繼先

明

李公繼先廬陵人父誠則以能詩稱才子嘗教督繼先學公心念世平貴文事世亂先武功遂專志精通兵法因去事高皇帝以韜畧受知授樞密判官會南昌降將祝宗等復叛陳友諒悉兵來圍左右翼元帥後先戰沒敵攻彌急公出戰自辰至申力屈被掠死敵中友諒平高帝追崇南昌守死諸臣功贈公隴西郡侯以江西死事諸臣十四人同立廟祀之

人文紀畧

死事

八

卷八

編修王公良

王公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乙卯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擬狀頭以貌不揚易胡靖及第一良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修撰公初聞靖難兵起輒愛不食日麗德及兵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飲藥死建文君哀其忠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文皇入靖貫皆受職

尹公昌 羅公如壙

尹公昌字輯禎羅公如壙字本崇俱吉水人正統間爲行人時也先入寇軍府告急權閹王振者大同人也恃寵侮權積賄巨萬園囿臺觀僅奴牛馬半在大同恐被殘傷引永樂北伐事勸車駕親征且冀臨幸以自壯即詔出師官軍旣無風疾也先兵勢且盛振故匿不以聞廷臣故畏振莫敢言然逆知師出必敗莫不冀免尹謂同官曰孰與吾偕行衆俯首未有應羅熟視同官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過太常劉公儼曰適與妻子訣茲行安危人文紀畧 死事 九 卷八

未可豫也萬一有他吾必死墓銘當以屬君上馬徑去又數日尹自軍中遣僮歸因携道中倡和詩十八首皆歎軍無紀律且憤振誤國相期必爲報主計未幾帝駕至土木伏兵起呼聲震山谷諸扈從者戰悸墜馬不能上軍士忿怒解甲坐待死明日百官潛歸者甚衆二公以扈駕被獲不屈死詔追旌各官其一子

將軍王公接武

將軍王公接武廬陵人初爲邑諸生旋棄去攻陰符韜畧諸書學擊劍尤善射三登武科任銅鼓營守備建奇功陞浙江參將會浙省兵民交訌撫軍以下皆戒嚴接武單騎入諭令解散兵民各聽命論功封懷遠將軍屢立戰功所至不殺降不掠民家財物治兵甚肅餉或時缺傾私囊給之奉上檄偵寇遇伏力戰而死

左參議朱公哀

朱哀字崇晉奉和人祖父籍楚家焉嘉靖丁酉哀中式楚人文紀畧 死事 十 卷八

省初仕署鞏縣敘事陞武功知縣抑權豪振淹起弊關中稱爲鐵漢陞揚州府同知民遮道留者萬人佐揚州一歲事受民服吏無能索民一錢者未幾倭寇犯境哀卽領兵出遇寇于沙河敗之殲其巨酋奪俘畜百計以還哀不色喜翌日寇大至且薄城東門哀曰耻也帥步騎大進抵敵壘有頃伏發兵潰哀遂遇害事聞朝廷悼之特贈布政司左參議賜祠揚州錄一子初哀未仕時見邸報有死諫者輒太息曰處其地而不爲其人非夫也在武功修蘇武祠作詩頌慕蓋其天性忠義如此

工部司務劉公以森

劉公以森號轉華廬陵人萬曆丙午舉人崇禎庚辰受定南教諭癸未陞國子監助教甲申陞工部司務未受任闖陷京畿被執索賂公大罵不屈賊益怒加以酷刑肉糜腰折氣盡而死公生平志氣高邁蚤歲鄉薦自負才思通曉不肯俯仰除丁艱外計偕北上歷赴十一春闈故臨國大難不甘苟免如此

死事

卷八

同知李公之清

李公之清號白汀廬陵人萬曆戊午登賢書任寧鄉教諭陞廣西左州知州轉山西太原府同知會闖寇逼潼關圍太原攻三日城破公被執大罵曰朝廷何負於汝汝乃破州郡掠子女玉帛耶賊怒遂殺之

總戎趙公雲

趙公雲字景龍永新人少英勇不羣長淵謀好秘計慕漢常山之為人遂名雲年三十以總弁起家蒞朝會獻賊突入茶陵吉袁告警中丞林公曰賊狂甚吉袁不守奈何雲進籌曰吉南控衡原北逼宜分吉有失袁不可守計守袁宜自守吉林公聽之命移總吉營至則訓方率先有過人者無何賊警益急都人巨室率入山避之惟恐不深雲怒曰丈夫志期戮力王室廓清中原彼擊柝中流聞難起舞獨非人哉奈何徒效鼠竄爲耶同守諸義壯其言氣爲之

死事

十二

卷八

人文紀事 振崇禎癸未十月十八日賊至近城未即攻城上棄戈以逃竟不敢發一矢官民雜亂奔走顛踣竄匿號哭之聲盈於道路已而八賊登城回視諸將無一人敢當者雲適隻身挺刃大戰於西城之下身中數創氣猶不挫厲聲曰吾力竭矣生不能衛城死必爲厲鬼擊汝等言訖遂被害顏色如生刀在握掖之下郡邑觀者以千數爭敬弔之郡人藍上孺爲作傳

藍亭曰嗟哉趙君真所謂臨難不屈者也當孤城力戰之時負白刃冒流矢豈計及於身與名哉志存忠孝義

切於中也讀是傳者非惟重捐軀之名其亦存觀感之志云爾

當獻寇以癸未十月犯吉其衆不下數萬然半屬稚弱游手先二三日營于五十里外疑惘不敢徑入逮偵聞官軍潰散始以八騎從容扎階登西城所未奔者城中僅五六武職耳將軍先期誓以死守與諸弁闔分五城將軍闔得南關忽聞西關大警將軍軍騎來救至則守西者已遁賊已入城將軍獨戰逾時以一服八勢不能勝竟死忠城西嗚呼使當是時有官守武責者稍蛻蟬之援則將軍必不死將軍不死則賊必就戮彼烏合數萬之衆將聞風潰矣何至寇吉復吉者戈矛相尋而令生民罹無窮之慘也悲夫

人文紀畧

死事

十二

卷八

徐公士驤

士驤字公驤吉水人崇禎癸未獻孽躡吉州驤携妻子避邑之東山賊獲之驤以死自矢囑其妻謹守名節執至僞管賊將欲官之驤厲聲曰我天朝臣子肯同爾作賊耶不屈令穿耳肉袒遊市見一井急投下賊縋出押至管剿其鼻被毆罵復斷一臂驤猶罵不絕口賊怒甚乃剗心剗膚備極痛楚而卒

人文紀畧

死事

十四

卷八

人文紀畧目錄

卷九

清正列傳

南唐

曾崇範

宋

歐陽觀附弟聘 葛敏修

元

聶以道

人文紀畧

目錄

卷九

明

張衡

彭與明

張景良

李湘

曾輦

劉實

劉猷

羅欽德

羅循

王學夔

李中

周延

楊海

周宗

謝應祥

蕭象烈

吉州人文紀畧卷九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健俊爾千甫校正

清正列傳

洗馬曾公崇範 南唐

曾公崇範廬陵人家貧喜讀書雖復窶窮不屈而世藏丸

經子史自富南唐初典籍廢缺旁求無所得刺史賈皓從

範取進上且薦崇範不報皓以已緡償其值公笑曰墳典

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世治藏于國無以異也家非書肆

人文紀畧

清正

卷九

奈何欲估直耶皓謝曰俗吏免解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

見高義刺史益敬重之卒與公如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

馬公廉儉自持俸餘資賜悉班親舊家貧之如其初自書

吏外無一長物遷東宮使以疾卒

崇國公歐陽觀 弟員外郎公曄

歐陽公觀字仲賓永豐人與弟曄同登咸平三年進士公歷泗綿二州推官天性仁且孝歲時祭祀皇考妣涕泣如初喪治獄明慎矜憫每毋思求其生後擢泰州判官卒以子修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追封崇國公葬本邑瀛岡

都官員外郎曄字日華崇國公弟也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央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蓄爲奸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爲餽公笑曰吾安用

人文紀事

清正

二

卷九

此今歲饑聞汝積穀六七萬石若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知桂陽監民有爭舟相毆致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庭中脫械繫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罰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吾視食者皆右著汝獨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卽泣下服罪後歷知黃永二州以都官員外郎致仕

奉議郎葛公敏修

葛公敏修字聖功廬陵人元祐三年試禮部蘇頌濱知貢舉敏修論周秦疆弱不變之弊蘇奇其文擢置高等黃廷堅令泰和與公結交及是見其名大喜頌濱之得人也仕爲確山令未幾罷公爲人孝友伯兄敏求蚤世撫其孤甚恩仲兄敏明大觀初以息科調官道死音聞公以二兄連喪慟悼不勝號踊發疾而卒卒官奉議郎有道岷集三十卷胡忠簡爲之序初敏修卒確山以元符上書置黨籍崇寧三年始出籍時論多之

人文紀事

清正

三

卷九

周益公必大書曰予按崇寧元年九月詔書定元符末黨人五百四十一人而敏修姓名在焉繇此罷確山宰廢于家越三年六月始出黨人謂敏修困久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勉爲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餐此豈二其志於得喪間哉



宣慰聶公以道

元

聶以道吉水人少儻雋爲汙行常錄永豐儒學棄之去爲吏從參政整治海南鹽法盡除宿弊文宗在瓊潛邸聞其名召見甚嘉之考滿得官江華縣尹興學校勸農桑復流民三百戶墾田千餘頃歸旁民說寄猪猡不犯其境去之日民遮道留之立碑頌政澤者十有二憲臺交薦之天曆中中書奏以爲武昌推官上驚曰是非不要錢聶以道耶向者使嶺南廉能吏也今始爲推官耶武昌秩滿歷陞廣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未上卒以道自奉甚清廉

人文紀事

清江

四

卷九

書者

左侍郎張公衡

明

張衡字子平萬安人洪武十八年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二十二年擢禮部左侍郎奏定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歲行郊祀選百官行最者分獻衡與焉大祖屢嘉其廉慎以其事載大誥中每召呼爲瘦張而不名年四十卒

清江

卷九

大理丞彭公與明 明

彭公與明萬安人由貢入大學以才力學行俱優爲衆所推洪武二十五年授兵部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公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擢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衆特推公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至軍前不屈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公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遁去其子泣尋之不得不知所終

劉陽曰當時金陵故老言師入金川門是夕卽御史給

人文紀畧

清正

六 卷九

舍四十餘人相與遁去詣朝御史以聞文皇悉置不問後來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以居者悲其志也弘治間金陵陳宗之官文選嘗於故牘中得諸名氏將傳之未及脫藁而歿此牘流落人言嘗終白不泯者彭大理殆一人也

張公景良

張公景良永新人初爲教諭適永樂間有詔舉天下教官學行優者入試克皇太孫講讀官時廷試五百人拔其偶得八人景良與焉授國子博士進仁宗以四書直講嘉獎之授右春坊司直卽賜勅褒諭謝事歸省掃起爲順慶通判時中官入蜀採辦以在東官時嘗受學於公乃取府所欽民金五百兩遺之公受焉悉以還前所歛之民或難之曰公爲此孰若先拒之足全公廉名公曰斯皆吾民膏血也豈忍借是以沽廉哉言者愧服

人文紀畧

清正

七 卷九

州守李公湘

李公湘字永懷泰和人以歲貢爲東平州知州招徠流亡勤恤民隱州人德之循例當還朝百姓遮道泣留不可乃有婦女三百餘人詣闕乞留詔從之又甯東平九年進懷慶知府旣去民祠之

左侍郎曾公輦

曾輦字時升泰和人。宣德癸丑進士。差營藩王塋事歸。不受一物。楊文貞公亟稱之。正統初授刑部主事。嘗佐戶部侍郎焦公宏備兵吳越。焦還揚諸朝士口。雖使宿金帛庫不樂也。文貞公喜贈之詩。有秋官一味說清貧之句。既陞員外。承委典十三司奏贖賢名益盛。尋陞廣西右參政。改河南有清軍御史。檄輦同事。欲多功輦不從。曰清軍以爲民也。誣民爲軍可乎。竟無一枉者。陞山東右布政。轉河南左布政。山東官署相傳有妖輦居而安之。在河南荆襄盜人文紀畧 清正 卷九

起輦念王師出征。必道河南。預命郡縣儲糧餉。具芟芻。候至給之。民不知有王師。歲饑民缺食。又賞軍需銀萬兩。公私莫辦。乃會計開封倉糧數多出百萬。平價糴之。而軍賞亦無餒。先行後奏。皆從其言。未幾。驛召陞刑部左侍郎。又命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至則黜不職官吏百人。一一皆當。舉十餘人。後皆爲名臣。諸百與罷。咸開大德。越歲還京。署部事。有中貴怙寵殺人。事覺具奏。逮治之。衆皆吐舌。言下竟從其請。于是京師咸貴。無敢犯者。又明年自陳老疾。乞致仕。許之。既陞辭。賜宴寵行。居家二十餘年。家長曾玄。

足跡不一至城府。久之至。人不識其面。當道議歲撥供役。又有詔文臣五品以上廉且貧者歲給俸。皆固辭不受。既得疾。顧子弟誦曾子啓手足之章。乃卒。輦清風雅操。足繼文貞公。而優游林泉。又兼文貞公所無之樂。人益服文貞公知人。晚年自號龍坡居士。所著有龍坡集。

人文紀畧

清正

九

卷九

太守劉公實

劉公實字嘉秀安福人登宣德五年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尋補金華通判課績京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不允復判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貞介綽有聲稱郡賦以早歲通不能完催科急民或弼子女公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暇輒探閱經史卽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公爲修葺卽義門合幾不能給又歲供山西驛馬公疏免之校文南京故事給帷幕衾褥遂以爲贐

人文紀畧

清正

十

卷九

公悉以還官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吝承屈遂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篋推其餘何過客得其惟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况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則苛辱公南雄民爭走入爲公謝過以身翼蔽公竟擁以出中貴見公得民心徐問之知其平素欲召釋而憾公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

中貴懼馬馳奏公抗勅使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

書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致觸忤中使無所逃罪疏入不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公生平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公稱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矩矱利誘不同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袁襄曰劉公其古之遺愛歟夫能使其民赴急救難如子弟之衛父兄非素誠得其心何以至此其廉潔至一介不取諸人雖晉之二胡蔑以加矣

人文紀畧

清正

十一

卷九

右春坊劉公徽

劉公徽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命公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侵緬甸頗煽釁食難其行徽被命卽從兩僮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屬檣蔽洋負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視音倍恭陪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公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公書其初入關詩曰歸

人文紀畧

清正

十二

卷九

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開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懷初公至交地苦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右春坊右諭德諭年卒公娶胡氏早卒數請置貳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錡既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邑人王世槐作傳

陳明卿曰入關詩妙絕直堪作使臣針砭

按察使羅公欽德

羅欽德字允迪泰和人與其弟欽忠同登弘治己未進士其時兄文莊公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在公卿間咸欲識其爲人公顧深避不欲接款坐是抑其選除兩浙鹽運副使至則一洗宿弊居久之遣妻子歸官舍蕭然若禪院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豪冒鹽禁聞公掣盤急繫其艘沉之其見憚如此久乃轉刑部郎尋陞浙江參議當述職詔吏部舉潘泉大吏與等以公名聞賜羊酒彩幣旌之陞副使乞歸不許又三年再移疾

人文紀畧

清正

十三

卷九

得旨令有司時其疾愈奏請召用嘉靖初卽家拜湖廣副使尋進貴州按察使堅臥不起家居三十年謝去造請清嚴絕俗獨處一小樓率旬餘始下樓一謁文莊公而已性隆孝友自浙得請歸侍其父儿杖依依若孺子隻字片紙必珍藏微言細行札記靡遺母淑人所製布履既貴尤倚存之臨終命納諸棺以殉

按察副使羅公循

羅公循字遵善吉水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外艱服闋爲工部主事管徐州洪首罷漕米總役夫以便漕舟調兵部武庫時以武庫爲閑局有力者爭欲得之而許太宰進獨與公曰吾以規競進者歷陞武選郎中逆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開白始行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公駁其不可復者五事奏竟寢擢鎮江守巨寇劉七等薄境郭外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公曰城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肩鎗納之一壺

人文紀畧

清正

十四

卷九

夜乃止未幾朝廷遣將將大兵至公竭力行辦軍費而很山奏捷上其功調淮安守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聽訟平恕部使者上治行諸郡第一擢山東按察副使以母喪歸起復爲密雲兵備鎮守太監聞公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奏請省之遂察官歸用薦起爲山東副使引疾力辭嘉靖己丑子洪先及第請告歸公教之不殊童稚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踉蹌起則止之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公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至晚歲敝衣非食與寒士無異始逆瑾所善鄉人通政李憲乃公同年也語

公願爲先容公弗聽瑾敗憲且除名其黨皆引匿避禍公獨載酒與別憲伏地哭曰昔之賴我者今無一人至公嘗時拒我乃復憐我公真古人矣

人文紀畧

清正

十五

卷九

王莊簡公學夔

王公學夔字一卿安福人領鄉薦爲郴州學正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以疏諫語激切罰跪午門廷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深見嘉納又疏抑戚畹疏宥言官歷考功文選員外郎中晉太常卿左遷福建參議尋撫助陽轉採江皆有平寇功進吏部侍郎四年擢南禮部尚書轉吏部四疏乞休不允改兵部得請致仕立朝蹟在銓司居多王槐野稱其未嘗陰庇一士陰入一物家居敦儉素布袍糲飯有儒生所不能堪而獨安之邑中人士若

人文紀畧

清正

十六

卷九

子少保謚莊簡

右副都李公中

李公中字子庸吉水人少從父至隨州爲州弟子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甲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有西僧挾幻術出入禁省宦官居中用事公上疏切諫忤旨謫通衢驛丞踰年陞廣西督學副使閭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于身不事言筌常曰聖書載迺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擇諸生聚處立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士多興起歷陞廣東布政使時巡按御史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公驗無實而直之御史不樂又都御

人文紀畧

清正

十七

卷九

史令以千金贖所親之喪公執不可故事不大盜布政具宴諸司餽賂數十百金公獨舉宴不以賂於是都御史與御史交誣坐不職謫四川參政踰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歷陞右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卒于官公氣剛而豪聲吐震厲人憚其莊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輒注目傾聽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曲假顏色自入仕至憲副十餘年俸入不足供朝夕嘗留客飯至不克舉饋而別起艱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贊及官至崇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椳不蔽風雨然竟

不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興致曠遠飄然自得學者稱爲谷平先生

門人羅洪先日先生之學以求仁爲的以閑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以生生不息不以已與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爲樂以邇世無悶不求人知爲至晚年益肫肫於隱修嘿識而以虛談爲戒侍其側者未至審契固不知先生之爲深也

人文紀畧

清正

十八

卷九

周簡肅公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以進士爲潯江令尋調新會發摘撫字得民畏愛俱祀名宦祠戊子召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公上疏言守仁豎直節於逆瑾構亂之時糾義旅於武宗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闢廣八寨底平今欲以一告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體而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太倉州丁外艱起補宿州宿人祠之如兩邑歷陞閩廣潘臬傳聞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首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濠陽水次之寇以兵部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召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參贊機務乙卯持召爲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一陟明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欽容臺綱爲之一肅公方峻謹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

人文紀畧

清正

十九

卷九



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人文志

清正

二十

卷九

給事中楊公海

楊海字汝容泰和人文貞公四世孫狀貌修癯龍體不自下以諸生入大學及歐陽文莊公之門友四方士相淬磨者六年舉順天鄉試嘉靖丁未進士觀政刑曹日讀律不厭大可冠試假如同儕多倩吏海顧必親製曰此職業也既官行人承命護費文通公喪歸塋故事喪家重王人謝必金幣而王人亦不以金帛嫌海至視塋畢即登舟趣解纜雖一蔬櫛莫得致也久之復使濟府鄉戚方饒金爲饋竟適發及歸同鄉勞之曰向行何疾也曰吾度歸無爲饋人

人文志

清正

二十一

卷九

答敢辱餞耶其先後瞻然不滓若此未幾授工科給事中卒方海在南宮同舍生多駘宕務爲不羈獨燕處若超然間出莊語滑稽者爲慚服嘗謂其儕曰今欲天下平非盡汰虛文殺縛儀必不可昔者晉樊於清談六朝若唐以浮詞弊宋以空言樊予懼今時之以虛文樊也聞文莊公言輒能發其意旨或問曰知行果一乎荅曰非強一之蓋本一辭即如紫陽訓窮理則先居敬此謂一也二耶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咸未嘗先知非弗之先也行即有知知即有行故日本一也聶貞襄公哀之銘其墓

侍郎周公案

吏部右侍郎周公案字濟甫安福人弱冠舉于鄉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嘉善令老吏以少年易之及見其剖決精敏乃大驚服清操皦然相國徐公階爲其邑擇令更華亭政聲益著以治行內召得祠部主事尋改吏部孤特雙介無所徇承引疾歸十有五年清約如寒士監司守令不得識其面江陵柄政起貪閭臬不赴後數年起廣東理鹽政商民兩稱便擢南通參歷右通政巡撫八閩會川寇熾甚公還籌擒勦口不言功陞大理卿進兵部侍郎督漕淮上淮

清正

三十一

卷九

人吏紀畧

清正

三十一

卷九

巡撫謝公應祥副都御史謝公應祥號鳳舉安福人萬曆乙酉鄉試登辛丑進士授嘉善令在任均徭役禁積弊不得兼升積美以修水口閘補貧士之不能輸將者嘉善陋例縣官考成市商皆有餽贍公耻之堅卻去而俗因以變課士則達官巨公連贖薦俱爭冠公語之曰已有先得者矣詢薦者何人則曰嘉善知縣謝某也其清耿如此所得士如錢士升魏大中虞廷陞諸公皆爲世名臣解任日舟輕如葉行取入京以恬淡得南鈴神宗特命北鈴先時掌選門

水橫奔幾嚙徐城時議徙城以避之公按行周視力主開魁山渠水勢遂洩召入爲吏部右侍郎未任卒公生平兄弟甚友愛嘗遊羅文恭公門學務踐履有古先輩風義利介然嘗作十戒書壁自警

如市公設水缸于署一切書札盡投其中廉操著聞晉太常大理陞山西巡撫魏璫煽虐以魏大中爲公門牆曾疏薦公嗾陳九疇劾公老疾公引去遂與鄒南阜鄒蘆水朱玉槎三公同時追奪公爲人外嚴內寬家徒四壁杜門卻掃題其堂曰晝掩當事造請不得一見邑有大利害必毅然爭之至今誦清介者必首推公云

參議蕭公象烈

參議蕭公象烈字無競廬陵人萬曆庚子舉于鄉甲辰成進士授六合縣令潔已愛民詰盜恤獄丁未改杭州教授應聘校貴州鄉闈陞南國子博士轉南刑部主事出知永州府卓有美政後備兵蒼梧道過永州士民迎之至填溢街巷不得行新守感之亦砥廉隅為循吏尋督餉黔中改辰沅兵備補參議回籍生平廉靜寡欲居家甘貧歷官數任所存僅一帶屢以質糶有古廉吏之風

清正

二七

卷九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

儒行別傳

宋

蕭楚

孫叔通

劉清之

龍升之

劉過

元

馮翼翁

明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十

吳勤

劉亨

陳謨

蕭岐

劉宜

羅僑

李宗拭

彭炳文

歐陽瑜

曾于乾

陳嘉謨

顏鐸

賀泚

曾阜

鄒德泳

李廷諫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儒行列傳

蕭公楚 宋

蕭公楚字子荆。泰和人。少從舅氏羅括學。攻苦二十年。不急仕進。紹聖間。留太學。時方較聲律。公獨窮經。尤喜春秋。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聞。受業者常千人。公往質疑。歸著經辨四十九篇。衆高之。謂必名家。爭師事焉。自思

人文紀畧

儒行

卷十

母老。及見蔡氏方盛。攬執朝權。遂慨然引還。貽其從游馮。解書。謂蔡氏必召亂。誓不肯仕。嘗遊巴峽。陝粵之間。其氣愈豪。自漢唐迄宋。習春秋者。聚僻于傳。而公獨以經授弟子。至百餘人。歛其能通曉大義者。三四而已。學士胡忠簡。其一也。忠簡公登甲科。爲春秋第一。歸拜牀下。公曰。學者非但拾一第止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忠簡後歷兵工侍郎。龍圖閣學士。以諫議顯。公有力焉。初公聘富家子。其父繼背盟。欲改之。女子聞而自縊。公義之。誓不娶。卒葬里赤岡。門人胡忠簡私謚曰清節先生。

孫公叔通

孫公叔通字深道。龍泉人。與薦至京師。因星變。條上時政之缺。請開黨禁。召用舊人。語大忤權相蔡京。罷歸。政和二年。始出籍。中進士第。歷大庾。薄處州。士皆攝上。猶令終清海軍節度推官。時方禁史學。士至不知有魏晉。叔通儲書萬卷。歷代典歷治亂得失。靡不精究。貫淹人或叩之。自源徂流。誦答如響。時號孫書庫。

人文紀畧

儒行

二

卷十

劉公清之

劉公清之字子澄。廬陵人家。貧力學。博極羣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宜興簿。改建德縣。將復應博學弘詞科。及見晦菴先生。惕然愧舊學非是。遂棄所業。慨然有志義理之學。往謁呂祖謙。祖謙大奇之。居紹興安永。師襲茂良。以公採荒實跡。問于祖謙。祖謙謂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時客之賦。公不可。會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閭閻來。公移書同年生曰。所謂廢資者。非有術能致鬼輪。實侵刻於民。法當禁。幸侍郎請上。則孰不

人文紀事

儒行

三

卷十

願出侍郎門下。如不欣。清之賤品。誠亦不敢溷侍郎知人之鑒。後竟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入朝不見丞相。徑詣銓司。第得授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復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媚。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才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鄂俗規利尚鬼。病不藥。舉以聽死。死。不埋塋。而畀諸火。公爲示曉民。民稍益從禁。遣發常州。改衡州。居郡有報曰。幸自書之。不以與吏。嘗作論民書一編。其指簡質易從。衡人家有其書。每於月講設酒。有燕諸

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滋衆。則又增築臨蒸書院。士亦彬

彬向文學矣。先是郡飭厲。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衝。公笑曰。人臣奉法遵職。毋作毒下民。卽所以事上官者。禮備甚焉。在以飲食財物。潤漬爲勤哉。卒以此忤使者。使者護之。臺臣竟論罷。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曰。子澄其澄慮公氣息已微。猶荅云。無慮。可澄遂卒。晦菴哀之甚悼。學者稱爲靜春先生。平生篤行信物。從父兄多落異鄉。必迎致養。

人文紀事

儒行

四

卷十

高安有李好古者。以貴雄結訟其族人。公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愧悟。釋事市程氏易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戒子通錄等書。

通直郎龍公升之

龍公升之字子崇永新人博學好著述游真西山楊東山之門兩試鄉漕舉陳愷帥九江禮聘任以事遂建城永新之議邑民至今賴焉奏名調臨川戶曹京尹趙與權表監酒場嘗修中興政要書成與權列薦循資授從仕郎除福建帥司節幹在幕修宋學增釋二百卷再循資轉儒林郎史館校勘改通直郎卒京邸姚希章狀其行與權取語語表墓道曰忠勤先生郡守李義山援陸象山例立祠於學宮祀之

人文紀畧

儒行

五

卷十

劉公過

劉公過字改之泰和人自號龍洲道人生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同甫陸務觀辛幼安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時謂晚宋四傑宰相周益公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飲酒放豪如過杭州登多景樓有山外青山樓外景及斗酒彘肩風雨渡江之詞至今傳誦叩關一書請光宗過重華宮辭意懇婉聲重一時嘗以書干用事者陳恢復方畧謂中原可一戰而取不聽以是落魄無所遇合晚年欲航海抵崑山友人潘友文留之尋卒于崑山

州守馮公翼翁 二

州守馮公翼翁字子孫永新人自少攻苦就學師水窓先生造詣益深登泰定元年進士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所著有春秋集解春秋大義士禮考正性理羣書十七卷通鑑小錄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要三十四卷古書正譌讀書纂要法家源流異政錄十一卷又合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八家爲文章旨要八卷所自撰詩賦序記銘贊雜著二十卷劉岳申誌其墓謂永新以三馮瑞其鄉蓋其父魯山先生與其弟獎翁並以文學稱云

人文紀畧

儒行

六

卷十

吳公勤 明

吳公勤字仲勤永新人父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為桂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語時能識錢上字人皆異之十七八爲文章詞藻天發歲癸卯太祖兵下吉安參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談謔歡如平生卽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人太祖欲作興儒學特除武昌教授學儒其化大行復以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爲世子郡王師蜀王及湘獻王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召入史館與修太祖實錄特除開封教授周王待

人文紀事

儒行

七

卷十

洞如也嘗念其祖先舍南康故曰匡山樵者居武昌日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并六藝集若干卷子善存晚居安福今爲安福人

解大紳曰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時老而不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儒行

卷十

劉公亨

劉公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二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採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

人文紀畧

儒行

九

卷十

陳公謨

陳公謨字一德號海泰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上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爲國子師以武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歸十至當雖不願仕而于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情者

人文紀畧

儒行

十

卷十

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作苟者暢寒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滌灑之奉不懈益虔其子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許之曰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蕭公岐

蕭公岐字尚仁。泰和人性端重。少孤。善事其祖父母。以孝聞。自世變以來。禮法廢缺。閭巷縉紳。徵逐譙飲。不爲譽詡。公屹然以身維之。每在座。客皆敬。少侍者。雖隆冬。常汗下。語少不當。則端坐。不名。四方學者傾仰之。故教立而道尊。洪武初。郡縣缺。應詔。既入覲。首以十便書進獻。稱旨。賜宴右角門。時天下有司舉賢良至。皆許得自擇一官。岐曰。臣年六十。衰矣。無能爲。臣言可行。惟上行之。不願官也。詔不允。明日召入。特授潭府左長史。不拜。如初辭。人文紀畧 儒行 十一 卷十

劉文懿公宣

劉文懿公宣字紹和。安福人。早孤。力學。補父戍役于盧龍。景泰庚午。以儒士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南工部尚書。公重厚優容。喜愠不見於色。居太常十一年。絕觶。爲南司成。待諸生誠意。請於教有條式。因其材而勉進之。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日行故事。爾奚庸教。公曰。遠人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以誨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資金以獻者。再固卻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宣受毋辭。公乃受。慶成宴坐。人文紀畧 儒行 十二 卷十

參政羅公倚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初爲邑諸生聞南昌張東白公元祖以道術鳴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教授生徒一以求放心爲言弘治己未登進士授新會令治尚風化表陳白沙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則望生學官講論不輟歲泛舟過匡山記宋死義諸臣諸所行罷多倣前哲事民德之召補大理評事時閭瑾專擅用濫刑黜斥大臣道路以目僑因早上封事其畧言今日是不朝戲狎羣小非所以基大業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自盡殺人流移載道元氣

儒行

十三

卷十

人文紀畧

索竭矣而宰執諫官噤不以聞黜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者舊如劉大夏忠盡寘之行伍是豈勸大臣之道歟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竊所不忍也疏上瑾怒欲寘極刑賴大臣救解得罷歸瑾敗以薦還職復告病歸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聘公居守吉水嘉靖初召擢台州知府摧奸惠良興學禮士巡行阡陌問民疾苦布衣張尺貧而賢延之上坐訪以政俗入覲吏部上其治行爲天下第一詔賜襲衣牢醴旌異之擢廣東參政台民爲立去思碑廣之西山諸賊猖獗討擒捕之遂引年棄官去吏部移

檄勉畱不得已復至尋間稱疾乃得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至具常食事伯兄怡怡歲稔分給諸族羅文恭公稱其自壯至老癡然樹奇履坦可謂志士矣

人文紀畧

儒行

十四

卷十

李公宗枋

李宗枋字敬甫安福人自其爲童子時已不凡六七歲與羣兒戲父怒取紙幅畫爲百空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卽不願學則遺法製願則畫字百格乃滿伏握筆作九十九字而書其尾曰學之造就不敢盡書諸父顧見皆大奇之弱冠爲諸生卽自歎曰先王設庠序以復性明倫豈徒應舉取科第耶思近裏者已以求放心自容止食息必以古聖賢爲宗題其讀書之處曰單刀正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洪爐煉來方爲己物每學堂試輒見器器辭原不就

人文紀畧

儒行

十五

卷十

彭公炳文

彭公炳文字簡之號一菴幼敏智力學爲博士員然厭博士家言弗學也時相國存齋徐公爲學使者獨玄賞之嘆爲江浙無雙士公竟不第僅用歲舉爲沔陽訓導學宗躬行之實其言曰學悅事也自學自悅如飽已之腹其果然也何與人事而其枵然也人亦何與已事學者之散放於好名辨仁義以爲珎飾性命而作響羶羶然逐一聲名聲名耳何益於七尺坐素衣珠更覓塗餽故曰鄉原德之賊也故學以自悅此所謂獨知之慊也公性嚴峻不借人顏

人文紀畧

儒行

十六

卷十

色不能見人不義著書有正學編洗心亭集禮經會要陳嘉謨曾可耕皆公門人郡邑祀鄉賢

參議歐陽公瑜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先生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先生曰常見印已不足此吾六字符也公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日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塋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幾微及門之士多所成就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善歷罰節費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記其德政諸在通州志中比至南雅大司成松

人文紀畧

儒行

十七

卷十

路程先生故重公與公爲忘分交公又以所學授南雅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博士被內召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賄可致清要公曰吾平生所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蒞任釋大寃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艱補廣西清積廣逐娼優禁龍舟密捕真盜釋寃獄二十餘人相與尸祝之尋奉勅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土官故驕悍爲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旨一中其餌遂束手不敢動而獨不能伺隙於公以故懷縮不卒逞其私未幾陞四川參議遂拂袖歸山公在官二十餘年所至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

而送之蓋公以至誠待物不設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公既歸壹意講學以興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無不赴其所開導力守師說不爲奇僻語至其謙虛受人則後生末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詆辱之公絕不爲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致妓館中餉其門去公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啓鑰視公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夫人姚謝尹宗伯稱公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袞守身恒如處

人文紀畧

儒行

十八

卷十

子蓋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倦拳拳焉開示來哲視民瘼若病瘵在其身而言之惟恐不盡斯蓋公之大者云

曾公于乾

曾于乾字思健。泰和人。自少不喜弄。顧嗜誦書。一過目不忘。已從父官金壇。榜卷王公。燁在諸生中。才而寡。與于乾同視席。相得其情。及父解組。出藏金授于。盡以讓伯兄庶弟。新昏謝客半月。人頗訝之。及出所。卿管議二卷。非非國語一卷。禹貢簡傳一卷。士爭傳誦。後父疾篤。多其讓金。義出券若干。日以償。汝掩泣受之。竟不取償。補邑諸生。四方爭迎爲子弟師。道顧會。關以議私。鹽久閉。羅亦隨阻。吉人仰食于顧。噉噉然。乃抗書謁督府。督府讀其書。萬言至。人文紀畧 儒行 十九 卷十

顏公鐸

顏鐸號山農。永新人。少從兄鑑。聞王文成立志說。凝神澄慮。瞑坐七日。夜忘寢食。已而豁然頓悟。力希聖賢。躬行實踐。爲族黨講說孝弟。使人人感。鄉里中立萃和會。雍然躋於仁讓焉。母喪。必循禮。服闋。問學於四方。至京師。遇貴溪徐波石先生樵。師事三年。命負於王心齋先生。於是以開來爲已任。會講豫章同仁祠。暢發學庸古士類景從。盱江大儒羅公汝芳尤服事之。羅舉平日所得問公。公曰。此制欲非體仁也。羅登然於稠人中。稽首者四。公以放言得罪。人文紀畧 儒行 二十 卷十

侍郎鄒公德泳

刑部侍郎鄒公德泳字汝聖號澹水安福人丙戌進士官行人改授御史神宗朝以建條諫者罪至死言官相繼罷去公抗疏力爭兼詆政府擬廷杖以救免官家居三十年修復古書院聚諸生講明正學皆推本文莊遺教而其言一以忠恕爲本光宗立卽家拜尚寶卿熹宗立疏上聖學十八條遷太常少卿歷通政太常正卿上臨雍陳列祖芳規八條時魏瑞黨盛疾公不附已公首疏自陳以刑部侍郎致仕丁卯歲瑞生祠議起撫臣檄所屬醴全公抹其籍

人文紀畧

儒行

二十一

卷十

刑部郎李公廷諫

李廷諫字信卿號文源吉水人萬曆癸卯與子邦華同舉於鄉授廣德州教諭改國子監博士陞大理寺評事轉刑部郎中皆南曹也篤行力學究性命之言嘗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是古今真修處必兢業於踐履方可直證本體與顧文端憲成高忠憲攀龍烈儀部宗周諸公講求正學至老不倦性至孝每念先大夫不逮祿養輒泣數行下終身澹泊不忍厚自奉養戒其子勤力王事勿以親老爲念論之曰我亦人臣也今老矣不能事君汝能致其身

人文紀畧

儒行

二十一

卷十

是代吾忠也孝孰大焉自休致以來日遨遊青螺白鷺之間年九十餘而終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一

隱逸列傳

宋

彭惟孝

段子冲

曾珏

胡幼黃

劉應鳳

元

王以道

明

人文紀畧

隱逸

一

卷十一

劉伯川

吳成

劉週

歐陽曉

夏夢夔

彭應璧

黃君錫

王彥臣

周之冠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一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隱逸列傳

彭公惟孝

宋

彭惟孝字孝求泰和人博學有文議論便挺與周必大楊萬里同學相友善寧宗時必大薦之朝惟孝詣闕論時政獻賦一篇寧宗奇之拜官不受納勅歸隱於家以詩書自娛

人文紀畧

隱逸

一

卷十一

段子冲

宋

子冲字叔謙廬陵人自少力學以薦辟一上南宮遇新學方興去之退築小齋藏書萬卷務該覽自娛著號潛叟以明其志郡以遺逸入行舉弗就日與太守程公祈相倡和其詠梅詩多至千篇有螺川集胡忠簡爲之序

曾珏

曾珏字天錫。泰和人。爲人孝友敦朴。有古君子之風。對客論文賦詩。圍棋命酒。陶然自適也。讀書涉獵百家。始自得于佛老氏。晚間正學。探幽眇。頓改故意。既得疾。卽告訣人。惟之。珏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索酒三飲之。連呼曰。吾逝矣。聲絕而卒。詳見文文山墓誌。

人文紀畧

隱逸

二

卷十一

節推胡公幼黃

胡公幼黃字成玉。永新人。咸淳甲戌進士第三。入授節度推官。公慎猷決。貞介自持。宋亡。遂退居山中。創讀書樓。日申誦其中。元世祖用雷夢炎等議。令所在搜求宋遺士。以聞。同榜狀元王龍澤起爲監察御史。獨幼黃邀進士豫章熊朋來。安成劉應鳳。同志。皆避匿不出。應命時論。題之。

劉公應鳳

應鳳字克舉。安福人。中咸淳癸酉鄉試。明年對大廷。以言忤時相。寘第五。授簽判。元兵逼江南。嘗署建昌郡事。以時事日非。旣而遂隱。去以文自娛。好尚莊子。戰國策。故人稱其文謂有霸氣。文丞相被執。應鳳遇王鼎翁。對牀賦詩。憫之。有天畱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

人文紀畧

隱逸

三

卷十一

王以道 元

王以道。泰和人。元大德間。遊汴。主張伯剛家。識李韓公孟薦于仁宗。潛邸以道極論天下事。仁宗嘉之。及卽位。張爲汴梁總管。力薦以道。趣之入覲。以道曰。吾父母年老。受命客汴而已。遊必有方。不敢違也。辭而返。至洞庭。君山遇異人。得養生術。歸學養生。元亂。寇過西昌。每指其廬曰。此王隱君家也。相戒勿毀去。



劉伯川 附

劉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畝一日  
悉散予其親間所存城役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廬數  
椽僅蔽風雨旦暮恆粥而已平居不與俗人接然有識鑑  
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  
士皆其故人子公不以其貧而曹欽特厚一日雪霽酒  
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難隱有志  
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  
卽景一首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踟躕瑤不嫌寒氣  
人丈紀畧 隱逸 四 卷十一

人文紀畧

隱逸

四

卷十一

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  
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也顧士奇笑曰寒  
士寒士鼎鑊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其  
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而  
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爲名臣皆如伯川言

吳成

吳成字九成自永豐徙爲廬陵人正德間爲郡庠生尋棄  
去高峻簡潔不屑與時輩相逐視貴富世態泊如也家貧  
年四十尚僦屋以居會有詔毀郡邑淫祠友人爲請于郡  
得廢庵一廨居之廬陵周主事仕交於成最所尊禮爲置  
別宅及饋廩池園田器畢備以請成曰子固欲榮我乎竟  
辭不受成以布衣自引車常面折周而周禮之益恭人兩  
高之已而巷居煨更縛茅以居題曰柏木齋春住編茅待  
雨過而性尤好施予急人難嘗有惠蜀扇者途遇人候追  
人文紀畧 隱逸 五 卷十一

人文紀畧

隱逸

五

卷十一

瀕死輒以遺之令持以易食江畔見人被祟溺水卽濡裳  
援之得活省司檄召校書避匿山中郡守徐公冠廬陵令  
傳公願皆慕其名知不可招致躬造廬嘉其風致嘆息而  
去宅傍喜種瓜人擬之東林云所著平園雜詠若干卷子  
來鳳別有傳

劉週

週字繼卿萬安人淳篤慈惠事母以孝而尤能分財施予人賑殍掩骼設漿治橋梁道路不遺餘力遠邇咸尊仰敬信之有李具顯者病且死子幼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週與君平生未接杯酒殷勤之歡地且遠君奈何以妻子託耶顯泣曰小人知君不憐小人何耶週諾之為經紀其家顯子既長歸所籍田廬視初不減分毫公于人有貸金不能償即焚其券其急于為義此類甚多嘗從諸先生長者問學服習不懈建梅陂書舍為歲時會週固篤行而又

人文紀畧

隱逸

卷十一

益以學以故族里愈嚮慕之稱善士云詳見念菴羅先生所撰墓志中

歐陽曉

歐陽曉安福人蚤為郡諸生以母老家貧棄舉子業力耕終養傍躬勵行書主敬行恕于紳以自警遇隆冬寒甚夜兩手抱母足為溫閒出遊行歌于市生平儉儉倜儻視軒冕貴人蔑如也與瑣瑣者處遠之若免已以是寡合嘗以楚騷南華性理及已所著書數冊入布襖負之遠行人呼曰賣藥客曉曰非賣藥也賣丹也士大夫聞其名往謁之見曉方操牛具田中辭曰牛假于鄰釋之則不能從牛主復假諸先生幸辱臨老農請得畢事然後入客乃坐叢篠

人文紀畧

隱逸

卷十一

中候犁田罷入其室室中懸孔顏濂洛之圖客坐以磚為席出蔬湯一杯引致閣中坐石上談學竟日而別別亦不謝客

夏夢夔

夏夢夔號雲舛安福人。棄舉子業不就試。從學鄒文莊。讀書南嶽三年而歸。邑令閔公師事之。邑清丈田畝。左右文莊。剔弊除害。至今賴焉。常爲母市材於楚。時劉虞部推荊州。與夔夙契。不一謁。劉公揖之。河干欲有所屬。夔正色曰。某來爲母須材。非有所求也。有巨商以誣越關沒貨萬計。商持千金來請。夔曰。吾生平未嘗以私于人。及歸。劉餞之舟中。因語劉曰。某昨夜舟中聞有越關得罪者。實出於誣語。畢解纜去。劉遂釋其人。日非江西夏某。幾冤爾。商賞數人文紀畧

隱逸

卷十一

彭應璧

應璧號他山廬陵人。生負奇氣。嫻詩文。弱冠補邑諸生。郡侯汪公下車。試與革論。諸士泚然。璧條上千餘言。汪公歎服之。巡方陳公徵高士。璧爲首。擬舉大用。辭不就。爲詩謝之云。嚶嚶勿盡空千載。瓊瑤名韞總蟻封。鄭重諸君推轂志。吾心久已老殘農。終不仕。

人文紀畧

隱逸

卷十一

黃君錫

君錫字承玄廬陵人。好學有文譽。蚤歲鄉貢。不入仕。日檢五經。子史性理大全。手自批閱。課子崇禎丙子。長子翊明舉于鄉。惟以古人相勗。集格言懿行彙一册名蓄德錄。以授之。丙戌之亂。錫與翊明遇兵。脅之令跪不屈。並沒于兵。次子貞明妻劉氏亦投河死。郡人士嘆曰。黃氏父子一家無甲第而有文章。無官爵而有節槩。相勗而成。洵不愧古人矣。

王彥臣

王彥臣號月川。泰和人。孝友善詩。所著有月川小稿。其除夕有感二律云。山村門路一林斜。列炬含輝散暮鴉。椒酒暖吞春透腹。桃符醉寫筆生叉。碧壺冰解層層玉。庾嶺梅開樹樹花。屈指一年了。卻一年。加風霜。腳板愁無定。塵垢頭顱瘡。費牽遮。一年了。卻一年。加風霜。腳板愁無定。塵垢頭顱瘡。未爬爆竹驟聞春滿耳。梅花細嚼雪寒牙。溪山幾幅無人畫。冷落孤松隱暮霞。其自寫胸次如此。終身唯以詩酒自娛。

人文紀畧

隱逸

十

卷十一

周之冠

之冠字元夫。永新人。髫年隨父任固安令。父卒扶視南還。即無遺橐。雖窮困艱苦。動必中禮。朱蘭鳴湯睡菴。兩太史稱之曰。此真孝子也。補邑弟子員。以文見推。尤潛心理學。務以身踐力行。鄉忠介器之曰。元夫非近時人。殆黃叔度。茅季偉之流與。先後太史多固安同籍。冠解跡不通。謂學使至。懸餽俟之。耻以故人子進。匿弗就。至其救荒化。恭撫孤還金。多長者行。長令聞其賢。創節詢利病。一言即退。終不再見。時楚冠入境。大肆焚掠。過其廬。相戒曰。此周君子家也。無敢犯者。所著訓世要言。知非錄。家規數十則。藏于

人文紀畧

隱逸

十一

卷十一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二

科名列傳

解元 四十四人

廬陵 五人 吉水 十六人 永豐 五人

泰和 七人 安福 八人 永新 二人 萬安 一人

會元 十人

廬陵 一人 吉水 一人 永豐 一人

泰和 二人 安福 二人 永新 二人 萬安 一人

人文紀畧 目錄 卷十二

狀元 十三人

廬陵 二人 吉水 五人 永豐 二人

泰和 三人 安福 一人

榜眼 十人

廬陵 一人 吉水 三人 泰和 二人

安福 二人 永新 一人

探花 十二人

廬陵 一人 吉水 三人 永豐 二人

泰和 四人 安福 一人 永新 一人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二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科名列傳

解元 明

王昭明

洪武十年鄉試仕至徽州知府永豐人家小嶺

張唯

洪武十七年應河南籍鄉試永豐人家杏園有本傳

人文紀畧 科名

解 籍

洪武二十年鄉試吉水人見經濟名臣傳

尹昌隆

洪武二十九年應天監鄉試泰和人見才力傳

黎德讓

洪武二十九年鄉試字異夫仕蜀府教授吉水人

王良

洪武三十一年鄉試吉水人見處事傳

劉子欽

|                    |     |  |     |                      |    |                         |      |    |   |     |
|--------------------|-----|--|-----|----------------------|----|-------------------------|------|----|---|-----|
| 永樂元年鄉試吉水人家橫山遷肥城見本傳 | 張叔豫 | 永樂三年鄉試四年登會魁擢翰林庶吉士預修大明會典終安慶府通判字慎勤永新人家官山 | 錢習禮 | 永樂六年鄉試吉水人見才力傳        | 曾鼎 | 永樂九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湖廣參政字復鉉永豐人 | 人文紀畧 | 科名 | 二 | 卷十二 |
| 永樂十二年鄉試泰和人見內閣輔臣傳   | 陳循  | 永樂十五年鄉試吉水人見本傳                          | 王修  | 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仕濟寧府學正吉水人家帶源 | 吳節 | 宣德四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 王鑑   |    |   |     |

|                                     |    |                 |    |                  |     |                             |    |      |    |   |     |
|-------------------------------------|----|-----------------|----|------------------|-----|-----------------------------|----|------|----|---|-----|
| 宣德七年鄉試次年廷試二甲第一擢翰林庶吉士改工部郎中字欽正吉水人家黃金塘 | 陳文 | 宣德十年鄉試廬陵人見內閣輔臣傳 | 劉觀 | 正統三年鄉試吉水人見本傳     | 李庸修 | 正統六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真定府知府吉水人       | 陳律 | 人文紀畧 | 科名 | 三 | 卷十二 |
| 正統九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字正律永豐人             | 張業 | 景泰元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 劉宣 | 景泰元年順天監鄉試安福人見儒行傳 | 彭序  | 景泰四年鄉試天順八年會試擢戶科給事中字昭倫廬陵人家村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崇嶽 | 景泰四年應天監鄉試以冒籍革回本省肄業七年再登江西鄉試榜天順元年成進士仕至紹興府知府字伯泰廬陵人家什香 | 易居仁 | 景泰七年鄉試天順元年成進士仕至御史雲南僉事字民表泰和人 | 彭教 | 天順三年鄉試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 人未紀畧 | 劉獻 | 成化四年應山東濟南府籍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字廷珍安福人 | 羅奎 | 成化十年鄉試不願仕南雄府聘主大中書院字修耀係一峯先生從侄永豐人家水西 | 李素 | 成化十九年鄉試字喬文未仕卒萬安人 | 羅欽順 |
|-----|--|-----|-----------------------------|----|-----------------|------|----|---------------------------------|----|------------------------------------|----|------------------|-----|

|                 |     |                          |    |               |    |                   |    |      |                             |    |  |     |              |     |                       |
|-----------------|-----|--------------------------|----|---------------|----|-------------------|----|------|-----------------------------|----|--|-----|--------------|-----|-----------------------|
| 弘治五年鄉試泰和人見理學名臣傳 | 歐陽雲 | 弘治十一年鄉試次年成進士仕至監察御史字從龍泰和人 | 尹襄 | 弘治十七年鄉試永新人見本傳 | 李中 | 正德四年應湖廣籍鄉試吉水人見清正傳 | 劉泉 | 人未紀畧 | 正德五年鄉試次年成進士授翰林編修改廣東參議字應占安福人 | 王昂 | 正德八年鄉試仕至河南僉事嘉靖壬午修祀誌博洽詳慎允稱文獻明備字成德號梧岡吉水人 | 陳昌積 | 嘉靖元年鄉試泰和人見本傳 | 謝應嶽 | 嘉靖七年鄉試八年成進士仕慈谿縣知縣字顯之吉 |
|-----------------|-----|--------------------------|----|---------------|----|-------------------|----|------|-----------------------------|----|--|-----|--------------|-----|-----------------------|

水人

周  
儒

嘉靖十三年鄉試仕至鎮江府通判字道夫安福人

王勃

嘉靖十九年鄉試仕至大理寺正卿泰和人

鄧洪震

嘉靖三十一年應南寧府宜化籍鄉試三十八年成進

士仕至兵部郎中字鳴宇吉水人

習孔教

人才紀畧

科名

六

卷十二

嘉靖三十七年鄉試隆慶二年成進士擢翰林庶吉士

檢討國子司業南京吏部侍郎賜祭宇時甫廬陵人

王命爵

萬曆四年鄉試大年成進士仕至刑部主事懷慶府知

府字元德廬陵人

劉應秋

萬曆十年鄉試次年成進士廷試探花吉水人見文學

名臣傳

王績燦

萬曆四十三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劉勃

崇禎十三年鄉試安福人見本傳

劉錫爵

康熙八年鄉試安福人

科名

卷十二



|                                   |       |
|-----------------------------------|-------|
| 會元                                | 明 清   |
| 宋 琮                               |       |
| 洪武三十年以經魁會試擢御史刑科給事中進翰林<br>檢討字萬鐘泰和人 |       |
| 楊 相                               |       |
| 永樂二年會試泰和人見本傳                      |       |
| 朱 縉                               |       |
| 永樂四年會試仕刑部郎中字仲紳永豐人                 |       |
| 劉 哲                               |       |
| 人文紀畧                              | 科名    |
| 宣德八年會試未仕卒字希哲萬安人                   | 八 卷十二 |
| 劉定之                               |       |
| 正統九年會試永新人見文學名臣內閣輔臣傳               |       |
| 劉 昇                               |       |
| 景泰二年會試仕翰林編修永新人見下本傳                |       |
| 彭 華                               |       |
| 景泰五年會試安福人見內閣輔臣傳                   |       |
| 夏 積                               |       |
| 天順元年會試景泰四年經魁仕南京刑部主事陞郎             |       |

|   |       |
|---|-------|
| 中 字季英吉水人  |       |
| 鄒守益   |       |
| 正德六年會試安福人見理學名臣傳                                 |       |
| 張貞生   | 清     |
| 順治十五年會試是科                                       |       |
| 上因南北兩關開節情弊考較特嚴初場夜半密遣學士封<br>欽定題目赴貢院              |       |
| 論內外簾官務次公慎遴拔真才及揭曉日主考官以所<br>錄名次先呈                 |       |
| 人文紀畧  | 科名    |
| 欽定隨   | 九 卷十二 |
| 命禮臣傳前二十名引見典稱獨隆現任翰林侍讀學士<br>前國子監祭酒浙江正主考官字幹臣號寶山廬陵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狀元 | 文天祥 | 宋 | 寶祐四年廷試廬陵人見忠節名臣內閣輔臣傳 | 胡靖 | 明 | 洪武三十三年廷試吉水人見內閣輔臣傳是科三及第俱吉州 | 曾葵 | 永樂二年廷試永豐人見文學名臣傳是科三及第俱吉州 | 吉州 | 人文紀畧 | 科名 | 十 | 卷十二 | 蕭時中 | 永樂七年廷試廬陵人見文學名臣傳 | 陳循 | 永樂十二年廷試泰和人見內閣輔臣傳 | 曾鶴齡 | 永樂十九年廷試泰和人見文學名臣傳 | 劉儼 | 正統七年廷試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 彭時 |
|----|-----|---|---------------------|----|---|---------------------------|----|-------------------------|----|------|----|---|-----|-----|-----------------|----|------------------|-----|------------------|----|-----------------|----|

|                      |    |                 |    |                 |    |                  |     |                 |      |    |    |     |     |           |
|----------------------|----|-----------------|----|-----------------|----|------------------|-----|-----------------|------|----|----|-----|-----|-----------|
| 正統十三年廷試安福人見經濟名臣內閣輔臣傳 | 彭教 | 天順八年廷試吉水人見文學名臣傳 | 羅倫 | 成化二年廷試永豐人見理學名臣傳 | 曾彥 | 成化十四年廷試泰和人見文學名臣傳 | 羅洪先 | 嘉靖八年廷試吉水人見理學名臣傳 | 人文紀畧 | 科名 | 十一 | 卷十二 | 劉同升 | 崇禎十年廷試吉水人 |
|----------------------|----|-----------------|----|-----------------|----|------------------|-----|-----------------|------|----|----|-----|-----|-----------|



探花

李貫

洪武三十三年廷試擢翰林編修進學士廬陵人是科

三及第俱吉州

周孟簡

永樂二年廷試述從弟也吉水人見合傳是科三及第

俱吉州

劉素

永樂四年廷試擢翰林修撰字貞白永豐人

人文紀事

科名

十四

卷十二

鄧珍

永樂十六年廷試授翰林編修字啟璉吉水人

鍾復

宣德八年廷試授翰林編修字弘彰鍾同之父永豐人

劉定之

正統元年廷試永新人見文學名臣內閣輔臣傳

羅璟

天順八年廷試泰和人見本傳

曾追

成化十四年廷試泰和人見本傳

羅欽順

弘治六年廷試泰和人見理學名臣傳

鄒守益

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父賢弘治九年進士子

善嘉靖丙辰進士子德涵隆慶進士次子溥萬曆十一

年會魁第二安福人見理學名臣傳

歐陽衡

嘉靖五年廷試擢翰林編修進司經局洗馬南京鴻臚

人文紀事

科名

十五

卷十二

寺卿字崇亨泰和人

劉應秋

萬曆十年解元次年廷試授翰林編修國子祭酒字士

和號允陽吉水人

張公唯 附元

張唯字思魯永豐人以父光遠當元季建策殺賊事不成  
遇害唯流寓河南洪武十七年以尚書登河南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尋除國史編修遂干翰林學士宋潛溪爲銘  
父墓碣父節得顯著其行實今載於事列傳又潛溪嘗言  
皇上卽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  
抄東英才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  
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予見唯有雋才請于  
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歔歔流涕言曰唯父抱奇  
人文章

野名

十六

卷十二

節不幸沒於盜於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  
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予按以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諱  
狀特爲銘之唯則君之季子也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  
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愈  
辨處州洪字宏淵復遷吉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  
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驛日不仕成能世儒業云

劉公子欽 附元

劉公子欽原名敬以字行吉水人幼敏能詩文弱冠名益  
著太守朱仲特禮遇之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  
會試第二主司覽其卷謂如觀景星慶雲云廷試策對萬  
言愛之者欲抑其豪氣置第二甲太宗大皇帝選曾榮等  
二十八人緝學文淵閣子欽與焉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  
部主事以明恕著尋爲鄉人所誣謫戍廣西之南丹洪熙  
改元詔求賢翰林學士首薦之而鄰邑新淦亦以教職請  
公以年高不能任政治懇求教職遂得新淦命一時賢才  
人文紀畧

野名

十七

卷十二

多所造就福建湖廣京闈聘典文衡以公明得士爲盛

尹公鳳岐 解元

尹公鳳岐字邦祥吉水人自幼穎敏不凡日記數千百言登永樂丁酉鄉試第一明年戊戌成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進編修與修高廟實錄陞侍讀爲文章有法度根理據義性磊落奇偉以疾乞致仕復應聘爲廣東考試官得士皆名碩未幾卒于家

人文紀畧 卷十二 十一人

吳公節 解元

吳公節字與儉安福人宣德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侍讀正統己巳之變條陳經國事宜十餘事景泰間陞國子祭酒成化初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陞太常正卿丁內艱服闋乞致仕許之公性坦蕩真率惡訐直平生耻言人過失常曰雖大舜且隱惡揚善况衆人乎博學贍文在國子時教諸生必務經世用爲實學嘗云詞藻末技况所爲舉業文乎年七十餘以疾卒于家

劉公觀 解元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既就傳經傳子史靡不淹貫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爲築書院于虎丘山題曰養中公爲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立箴以示教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公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澣約不異

人文紀畧 卷十二 十一人

貧生嘗有詩云志做好人清節苦希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題居曰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張公業 解元

張公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元年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尋拜檢討天順癸未陞國子司業凡八年坐註誤落職士論惜之平生誠篤力學不倦爲文溫雅所著有書經節傳禮記節疏自號松石有松石詩文集藏于家

人文紀事

科名

二十

卷十二

尹公襄 解元

尹襄字舜弼永新人弘治十七年舉鄉試第一人正德辛未成進士擢庶吉士改編修歷陞侍講尋遷司經局洗馬每直經筵意存諷諫一日進講尚書說命至官不及私昵有旨問講章誰爲者人交危之公不爲動時稱講官之獨出者未幾以疾卒公性醇雅兄袞官刑部員外郎公事之尤謹家問起居未敢艸一字居常與官府不相聞親故請求殆絕疾革至假貸爲棺殮費有巽峯稿行世

五經博士陳公昌積 解元

陳公昌積字子虛泰和人自幼日誦千餘言試以偶對應聲而就既長於六家九流之書無所不讀其爲文必摹擬先秦史漢以爲工舉嘉靖元年鄉試第一登十七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直內閣管理誥勅陞尚寶寺丞兼翰林五經博士是時內廷修禱詞典其嚴輔臣奉命製詞多屬公具紳進御覽輒稱善以是文名重京師已罷歸益肆力于詩文剴劂瑋瑋士大夫攻詞藝者歛衽屈服所著有兩湖全集

人文紀事

科名

三十

卷十二

王公績燦 解元

王績燦字偉泰安福人中乙卯解元乙丑成進士授知縣以循良拜御史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具疏力言時政其大如罪瑣起廢容言三者爲要歷舉名流語多激烈中時忌罷職擬配家居隱負時望遇事敢言當道畏憚之

劉公渤 解元

劉公渤字巨溟安福人崇禎己丑鄉試第一少穎敏長而沉深嗜古每擗管經營慘澹不蹈時徑歲丁丑倪公元璣典試已定解額以第三場偶疾未終卷置之至己丑馬公世奇得渤卷取冠江右時謂馬公知人而渤失元復得元如取攜云渤厭薄榮利明末聞倪公馬公殉難遂孑身出遊不知所之葢文章節義皆能不負知己者

人文紀畧

科名

圭

卷十二

楊公相 會元

楊公相字之宜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場經舉於鄉永樂二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第二甲第一天資夙闇學問通敏朋儕鮮及之時太宗銳意文學擇曾榮等二十八人入翰林庶吉士相與焉久之改爲刑部主事勤職不息未幾卒公爲人篤于孝友審于擇交有易義并文集藏于家

人文紀畧

科名

圭

卷十二



劉公昇 榜眼

劉公昇字幼顯永新人豪爽偉敏好學工古文辭以易經領正統辛丑鄉薦寧藩器其偉才請官之爲已用遣官諭意昇不可景泰二年會試廷對及第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居翰苑十餘年剛果無附惟刻意問學而已年逾三十終于官人士咸惜之

人文紀畧

科名

主編

卷十二

劉公震 榜眼

劉公震字道亨安福人天順壬午領鄉舉成化壬辰登進士及第第二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戊申擢右諭德署司業尋擢南國子祭酒五年以病卒平生剛毅與人不能隨有善則稱之不善者斥之其爲文敏贍雄健下筆數千言不踴襲陳宿能汲引後進所著有雙溪集

侍讀徐公穆 榜眼

徐公穆字舜和吉水人成化己酉鄉薦第二弘治癸丑進士廷封賜及第授翰林編修遷侍讀正德改元命充正使頒正朔於朝鮮賜麒麟服以往及境正郊迎道跪之儀朝鮮屈服既還有所饋獻悉拒弗納時逆瑾用事嗾人言文士不習世故宜令練達政事調公爲南刑部員外郎改兵部會瑾敗公復爲侍讀尋以病卒先是吏部以翰林春坊多缺員疏列諸有資望者以上公名在疏中得俞旨至是特進侍讀學士蓋殊恩也公博學有才識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四方地理險易俗尚物態之故若指諸掌議論英發所爲詩文雅贍有思致不事鍛鍊達意而足享年不永士論惜之

人文紀畧

科名

主編

卷十二

曾公追 榜眼

曾公追字文甫泰和人成化戊子舉於鄉登戊戌進士及第第二爲文章俊逸出入經史援筆數千言畧不經慮爲儕輩所推重入翰林爲編修未浹年以疾卒住城西文獻里祖鶴齡永樂十九年狀頭父蒙簡正統十年進士累世甲第

科名

卷十一

周公述周公孟簡合傳 榜眼 探花

周公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元年與從弟孟簡同領鄉薦明年甲申與孟簡並登進士廷對賜述及第二孟簡賜及第第三人成祖文皇帝特賜親閱試策手書述卷曰瑰章之文充實之學書孟簡卷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並授翰林編修入文淵閣讀中秘書述與修永樂大典扈從北征累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讀從皇太子居守南都上諭述曰汝素重厚道途尤資匡弼太子雖聰明純謹然知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于人心述力爲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秩如故正統中謝病歸孟簡在中秘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一日詔擇文學端慎之士侍臣以孟簡進特命孟簡爲襄王長史侍臣密奏宜留孟簡備顧問上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儒雅未嘗見疾言遽色尤篤交誼孟簡謙厚不伐生平無睚眦于人兄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按永樂甲申狀頭屬永豐曾榮三及第並吉州

科名

主七

卷十一

祭酒羅公璟 探花

羅公璟字明仲泰和人天順己酉舉鄉試甲申成進士廷對賜及第入翰林爲編修預修正統實錄成陞修撰陳言六事皆見采納命纂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太子洗馬孝宗在東宮時選侍講讀又五年以憂歸起復未至京左道李孜省銜其不與往還陰中傷之調南京禮部郎中及弘治改元冢宰王公恕獨薦之時已陞福建提學副使又四年始徵爲南京國子祭酒三年疏乞致仕詔許之所著有冰玉集

人文紀畧

科名

一天

卷十二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三

列女傳

宋

鄭氏

李幸娘

羅氏

趙氏

文氏

龍氏

元

蕭氏

李氏

郭氏九節

明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十三

李氏

胡氏烈

胡氏貞

劉氏三節

羅氏三節

康氏

王氏

鄒氏三節

汪氏

劉氏

羅氏

劉氏雙烈

易氏

周氏

彭氏

蕭氏

蔣氏三烈

歐陽氏

歐陽氏宋氏

歐陽節烈

胡氏烈

劉氏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列女傳

歐陽崇國公觀夫人鄭氏 宋

歐陽夫人鄭氏永豐人文忠公修母也年二十九守節文忠四歲而孤夫人艱貞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或無以從師夫人有女節嘗以狄書地教文忠書字稍長令文忠從鄰里借書讀且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

人文紀畧

列女

十

卷十三

故其亡也無一瓦一壠以庇而爲生將有待於汝之必有立也又言崇公居官每存惻悃但不忍人之政其歲時祭祀考妣則必涕泣嘗以崇公生平忠孝遺事及崇公之遺訓時時以提文忠文忠能以文章忠節名天下太夫人教也以子貴累封越國太夫人後仁宗初郊進號魏國太夫人文忠爲龍圖閣學士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病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附崇公合葬瀧岡

李幸娘

李幸娘龍泉人紹定己丑南安寇犯邑李被掠冠以刃加項脅以隨行幸娘年十八坐地不肯去且大罵曰吾士夫家女肯從汝奴輩乎遂爲所殺

楊誠齋夫人羅氏

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躬作粥一盞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之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守吳郡夫人嘗於郡園種芋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油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誠何心哉

人文紀畧

列女

二

卷十三

譚婦趙氏 宋

趙氏女爲永新譚氏婦也。景炎二年江南既入元。永新復嬰城自守。時趙年二十七。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逃匿鄉較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氏欲污之。趙不可。卒脇之。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死從吾舅姑耳。大羸放吾汚哉。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間。八軀爲婦人抱嬰兒狀。久之宛然如新。若寫影在地。其神采凜凜有生氣也。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海內名士多贈詩。人文紀事 列女 卷十三

章羅一峰製序

鄉較之地。正倫紀綱管之所從講叙者也。而趙氏罹寇。遂卽於此明節。是亦聖賢爲徒矣。至今血漬八軀。士大夫登而履之。忠節信義之志。其亦有振聳於心乎。

孫桌妻文氏

孫公桌妻文氏。丞相文山長妹。北兵出興國。桌入謀。文氏對曰。吾兄破家殉國。君奚以妻子介懷。乃悉出簪珥。以供軍需。未幾桌被執。文氏奉孫氏生母。携子蕭翁約翁及一女赴燕。零丁孤苦中。持禮守義。不失其操。丞相集杜詩有曰。近聞韋氏妹。零落依艸木。深負鵲鴒詩。臨風欲慟哭。

人文紀事

列女

四

卷十三

劉節婦龍氏

劉節婦龍氏名琇。安福人。時淮賊李明襲安福。衆驚走。欲西渡。雨漲。舟不可得。賊奄至。琇與姑訣曰。吾世襲詩禮。從父轉走十餘年。未嘗辱於寇。今至此。命也。吾義不可以苟活。辱親。吾當就死。魚腹耳。語且行。姑呼止之。賊已逼。應曰。母行勿顧。吾手不可使賊得牽也。遂投漲。以溺賊急。倒戈援之。竟沒。當是時。賊驅逼數千人。琇以弱齡粹質。儼然有以得其志於青天白日之下。衆無不感嘆揮淚。賊亦相顧驚愕。遂擄稍緩。衆賴得脫。

楊用霖妻蕭氏 元

楊用霖妻蕭氏泰和人蕭歸楊事姑至孝姑病目不能出時紅巾賊將掠安成蕭私語子婦劉曰姑老且病我當留養汝宜急去劉曰母既留兒寧忍遠去乎且何傳寇至皆訛言幸俱留不死未可知也遂皆不去木幾寇至猝入城民罹殺辱呼號震遠適蕭語劉曰吾義不受汙即自投井中劉繼之隣婦鄧氏陳氏聞而繼之俱死先是蕭與鄧陳皆通熟往來語及時事嘆不知死所蕭指井曰設不幸赴此而已鄧陳皆曰願與子俱至是果然安成劉雲章嘗著

人文紀畧

列女

五

卷十三

彭九萬妻李氏 元

蘭陵烈婦傳聯書之弘治間知縣楊南金爲立四節婦祠彭九萬妻李氏永新人當至正壬辰紅巾寇亂省掾陳允中辟九萬行軍鎮撫九萬馳牒上官嚴設方畧李趨具食勞軍士戰大捷寇退居民安堵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掠死者相枕藉李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問所求李及其女罵賊求死母子並遇害

郭氏九節

劉氏月娥郭願學妻願學廬陵橋東人元至正戊子願學卒劉年二十一願學臨訣曰吾父初徙于是斂斂寡助吾即死父母其何依劉即矢天不二是年十月舉遺腹子以永堅名越六年舅沒貧難厝竭力斂葬紅巾寇破吉城流劫鄉村劉支吾于兵戈搶攘中且教子力學洪武己酉劉卒永堅能自樹立所傳衍子孫曾玄百二十人皆劉遺蔭金氏王娘郭永堅妻歸數年靖難壬子鄉民乘亂肆行劫掠金猝遇賊將汚之罵不絕口遂投死水中時三子皆

人文紀畧

列女

六

卷十三

未成童後多豪邁謂得戕母者恕于朝貢諸法劉氏秀英郭安泰妻娶六年而泰卒劉年二十三子敬賢五歲家人諷令改嫁劉曰祖姑堅節保遺孤于兵火以存郭氏婦幸際昇平忍棄方離乳兒而他適哉此大豕之行吾不忍爲也遂去膏沐營機杼以養舅姑既敬賢又蚤亡竭力撫教二孫游邑庠劉方卒劉氏幼靖郭安泰妻弟安恒蚤失怙恃鼎與劉撫之未幾鼎被累卒于京且無嗣劉剪髮誓不他適與恒妻同處三十年無間言以壽考終王氏瓊英年二十嫁爲郭敬儀婦六年而儀亡姑胡在堂有二

婦久寡遂矢志不二養姑終身寒燈寂寞六十年繼繼營生卒年八十有五 陳氏慈貞莊靖公姪女歸郭敬熙五年而熙亡無子誓不他適終身不事膏沐不與宴會年七十二卒自熙亡即築墳期與同穴卒如其志大學士淳安商公奇其節誌于石 劉氏阿嬌郭厥順妻年二十一厥病亟泣謂劉曰寡母在孤兒尚未離襁褓即死目不瞑劉即矢無他志甘食孤守子崇經營荆楚艱困劉勤機杼以應徭役年七十六 戴氏芹英郭厥蘊妻年二十四蘊亡子經方離乳哺戴剪髮自誓不他適日勤布縷口授經以

人文紀畧

列女

七

卷十三

詩書且爲釋其義稍長遣就外傳孫三人皆教之誦讀經父子文學有聲黌舍戴壽考令終 郭氏室女參娘許適蕭生生歿參督靡他諸父受他姓金謀奪其志參聞自經死 郡人改齋王恩作傳

烈婦李氏

御史曾鳳韶妻李氏以夫死節上命給配象奴李氏給之至御橋嘴指血大書于橋曰忠臣既不事二君烈女豈更二夫遂投橋而死時年二十七

人文紀畧

列女

八

卷十三

胡烈女

明

胡烈女永豐人胡邦振女也年七歲聘里之俞勝祖未及歸而勝祖死父母將改聘女嚙指泣誓曰旣已身許俞氏今以存亡易心又復改適他人兒寧就死爾強之至三而志愈堅且將以剪毀容自是父母不敢奪遂成其志女紡績自活終身無毫髮玷

胡貞女吉慶奴 明

胡氏吉慶奴大學士文穆廣女永樂間廣與解學士縉同官並見寵任一日侍譚文淵閣成祖謂曰縉廣生同鄉必同業仕同官遭際同朝可謂奇遇聞縉有子若得廣生女爲配詎美朱陳之好耶廣對曰臣妻有娠第璋與瓦難可預度上笑曰定生女矣已而果然廣謂聖料所及因名吉慶奴會入侍以聞上上喜曰佳兒佳婦天上良緣朕爲作伐廣與縉皆叩首謝遂訂盟縉子貞亮久之縉以定策事爲漢王陰搆重得罪謫戍遼左廣輒謀毀婚忽謂吉慶曰解郎遷處煌瘴大半爲鬼無還理爾身將安託其自爲計吉慶知父意泣數行下荅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承之玉音在耳未寒也金諾在口未滅也羣臣百工夫誰不知解郎而戍妾與俱戍解郎而鬼妾與俱鬼一女二夫義所不出父奚惑焉輒出此語言畢入臥房引刀截耳血淋漓被面家人覺亟救之不然者幾勿死矣廣聞之知女志不可奪不敢復議改婚閱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時貞亮歸自遼左因畢禮完娶如舊盟

江旭奇曰廣有此貞女以婚盟主自皇上而廣承之故

八女紀事

列女

九

卷十三

矢志以背君違父抵死不違狀廣所爲如是無亦媿其女耶

崇禎間科臣李清上疏請定國朝謚典內云王良黃觀妻之投水胡閨女之毀形不嫁則三并流耳謚三并流而後此覆雨翻雲顏簪纓而行巾幗者爲可媿也

八女紀事

列女

十

卷十三



劉氏三節孫氏胡氏胡氏

劉氏三節婦廬陵人孫氏名文貞年十八歸劉遂。遂未幾嬰疾。謂文貞曰。夫婦本期諧老。奈何我先朝露。若能修節爲好人乎。文貞應曰。守節婦人事也。君如不諱。我何宜獨生。頃之遂不起。文貞數欲自絕。家人救解。既三年。諸兄憐其年少無子。徵諷之。文貞痛哭閉門不食者數日。諸兄懼乃止。胡氏名滿貞。年十九歸遂兄淪。既七年淪疾死。遺一子鋼。年甫三歲。父母欲奪其志。滿貞泣曰。夫死以子託我。我卽嫁他日。何以見夫于地下。且不媿吾嫡孫氏乎。亦

人文紀事

列女

十一

卷十三

欲自盡。父母知其志堅。遂不復言。胡氏名寧貞。年十七歸淪之堂弟澗。既澗以病卒。寧貞年二十六止生二子。服闋有鄰婦勸之他適。寧貞作色拒之曰。吾家妯娌繼修節行我之則也。豈復效庸婦苟溫飽以自活。姑育二十餘年。寧貞日夜奉持無倦意。成化間。文貞年七十三。滿貞年七十六。寧貞六十九。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劉氏三節之門。

羅氏三節婦歐陽氏歐陽氏袁氏

羅氏三節婦吉水人。羅韞匱妻。歐陽氏。歐歸羅數歲。韞匱卒。時歐陽年二十五。長子篤溫。方二歲。次篤良。尚在娠。越四月始生。父母哀其早寡。既除服。令改適。歐陽泣曰。妾未亾人也。使有異志。二孤何托。比二孤長。篤溫亦娶。歐陽氏篤良娶里中袁氏。篤溫生子甫一歲。而溫喪。篤良生子。既五歲。而良亦喪。二婦復自誓曰。姑爲節婦。我屬獨改節乎。誓不他適。乃協力孝養其姑。撫育其子。鄉里稱其慈孝貞節。

人文紀事

列女

十二

卷十三

張寅妻康氏

張寅妻康氏。安福人。康自少時。卽許聘寅。寅年十二。三隨叔父業官于京師。偶失亾冀州。父母皆以寅失亾已久。家且貧。欲令改適。康氏聞知。閉戶自縊。家人覺之。幸免。父母曰。今不復強汝。然汝將何以終身。曰。吾既許聘張氏。卽張氏婦。我豈以其存亾而改也。後數年寅歸完娶。時康氏年已三十餘矣。寅官至太僕寺丞。康氏儉約如未貴時。每歸寧必躬執爨。鄉士大夫嘆賞不置。

羅揚清妻王氏

羅揚清妻王氏。吉水人。年十五適揚清。一年夫病死。久之清兄欲易其節。使人轉語之。王氏持三尺繩。以厲語相對。家人陽諾其守。而陰受人聘金。期夜半索與之去。鄰媼密以告王氏。計自經。恐泄。家人必救解。乃密取夫所遺青布衣衣之。戴笠潛出。赴池水死。家人蹤跡不可得。忽見池面笠露。往視之。王氏氣絕。莊立不仆。

鄒氏三節婦李氏謝氏鄒氏

鄒氏三節婦。安福人。李氏名菊娘。歸鄒會春。早卒。李氏時年二十五。誓不改節。謝氏名妙英。歸會春之叔弟仕魯。鄒氏名新娘。歸其季弟具式。相繼夭歿。謝氏年二十九。鄒氏年二十四。鄒之父母憐其少。欲嫁之。謝諷鄒曰。吾聞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二人誓共守節。孀氏欲爲好人。恐不宜。

怕寒餓死。鄒感泣曰。吾志也。豈忍輕相違背。遂剪髮示無二志。日以孝經小學授諸孤。族中惡少欺吞其家產。日削共相戴星織紉。以資周給。不少渝。李年七十二。謝鄒年皆八十而終。餘姚王中丞守仁表其堂曰三節。

蕭啓甫妻汪氏

蕭啓甫妻汪氏。廬陵人。啓甫以轉運入京。病卒。計至。汪慟欲別者數日。姑百方慰之。汪曰。夫行我從。史之我不可生矣。竟潛出投池中死焉。家人拾其遺履以歸。時年十有九。

歐陽嵩妻劉氏

歐陽嵩妻劉氏。季姐。泰和人。嵩仕爲郎中。卒。時劉年二十五。誓事正室蕭宜人。宜人曰。此非易事。且汝無子。守何爲。劉曰。有宜人在。死生以之。竟與其臥一室。供績紡。不窺外戶。暨宜人病。劉侍湯藥。月餘衣不解帶。宜人慰之曰。汝善自愛。吾死有兒歸養汝。劉曰。妾矢志與宜人同生死。宜人萬一不起。妾敢愛餘生。未幾蕭宜人卒。劉哭盡哀。視殮畢。遂自縊。樞傍。年五十一。葬附蕭宜人墓。

曾周易妻羅氏

曾周易妻羅氏。泰和上模人。嘉靖辛酉。值流寇至。周易遇害。欲執羅。羅哭鳴賊。賊怒鎗其腹。貫至喉下。猶謬謂聞罵聲死。隆慶間。詔旌其門。曠子雲妻袁氏。被擄。誓不辱。抱男崇昊。年歲棄道旁。投水死。時袁年二十五。子雲義之。終身不娶。胡孟賞妻劉氏。寇至。被執。罵不輟口。賊支裂之。邑人稱三烈婦。

人文紀畧

列女

十五

卷十三

劉氏雙烈

劉氏雙烈。安福人。劉蘊球二女也。蘊球客思州。以妻女隨長女爲金田王邦潮妻。次女未嫁。未嫁者年十八。王婦年二十五。會苗破思州。殺掠慘毒。二劉氏倉卒相携。赴墘塘。水自沉死。先是王婦乳兒才二歲。自度勢急。裹兒裙布置石崖中。乃死。已而賊去。女僕得其子。投張指揮家。指揮爲購死者于墘塘。面如生。仍兩手相携。始收歛之。遂列其事。白軍門袁嘉之。給驛歸視葬其里。

王世昌妻易氏

王世昌妻易氏。安福人。初易氏自分宜歸昌。昌已遭疾。得奄奄不絕者十越月。易亦不解帶者十越月。惟左右侍藥。物昌竟死。易除喪。猶縞素姑憐之。謂子實處子。吾子可終累乎。易跪曰。先君許我王氏。則王氏婦。卽未入門。我心固不移。况既見尊姑矣。所不終事尊姑者。有如河水。且妾聞二兄。每語及失節婦。輒欲唾罵。我忍以此身而辱家門。二兄益指易君弘器兄弟也。萬曆間。部使者列上其事。詔表厥宅。

人文紀畧

列女

十六

卷十三

彭紹三妻周氏

彭紹三妻周氏。安福嚴田人。嘉靖壬辰年。值強寇攻嚴田。擄周氏。周姿色殊衆。羣賊屬目。驅至巢。以刃加頸。脅使更衣。周憤罵賊曰。奴速殺我。我已決一死矣。盜憐其色。不加害。明日脅之亦然。又明日脅之亦復然。盜度其不可近。乃殺之。罵愈厲。斬其首棄壑中。數日得屍如生。

劉應壽妻彭氏

劉應壽妻彭氏萬安人。劉爲邑庠生卒。彭年十九遺孤僅兩月。彭矢志自守。跡不踰寢門。茹苦含酸。撫遺孤或病未安。其中夜悲愴。反側家人聞之莫不酸涕。卒能存劉氏一錢于伶仃困苦之餘。萬曆十二年。部使者列上于朝。詔旌其閭。

人文紀畧

列女

十七

卷十三

楊通政妻蕭氏

楊通政載鳴妻蕭氏泰和人。適楊踰月而載鳴卒于官。蕭矢必殤。水漿不卽口者五日。所親交勸之。始稍就食。歸而自爲。卸容飾。足跡不踰閭。餘二十年。應門獨三尺女童。家子姓求一見不可得。當楊死無尺孤伴左右。而楊宦業蕭然。絕無所種。又結繻才四十日。於伉儷之情未甚牽縈。而蕭堅持不渝如是。賢於人遠矣。其卒也邑人無不嗟悼之。太守余公之禎爲列其事。上三院題請旌表焉。

蔣氏三烈蕭氏周氏陳氏

蔣氏三烈者。其一爲慶嫌妻蕭氏。一卽嫌嫂周氏。而陳氏者則嫌子之俊妻也。丙戌兵起。蕭與周皆孀居。義不受污。預誓死。兵至。蕭登樓自經。周繼之。升梯及午。兵擲斤殺之。陳與其外父俱被執。至夏塘門。陳語父曰。兒見姑與姆皆死矣。夫存亡不可知。兒必死。倘夫存。敢吾婦。夫亡。則收其骨與兒同穴。遂投水死。

人文紀畧

列女

十八

卷十三

楊侍御母歐陽氏

侍御楊仁恩母歐陽氏歸楊亦玄甫兩月而玄讀書吳門。數年歸。方蒼生仁恩數月玄卒。時歐陽年未二十。斷釵毀容。誨兒就學。恩稍長復多病。歐陽九熊佐讀。清夜聞書聲不輟。嘗泣流涕曰。兒亦知汝母忍死孀幃。伶仃一生者乎。及仁恩長成。崇禎甲戌進士。後以其事請于朝。奉旨建坊。進封太安人。七十二卒。

李士開妻歐陽氏宋氏

李士開妻歐陽氏宋氏先後歸士開貞靜敏慧宜其家甲子宋舉子歐喜甚忘其非已出也丙寅士開殉弟歿歐抱孤哭于寢顧獨不見宋視之乃扃戶自經啓門入救得不死頃之又縊復救之慰者以撫孤爲辭宋哭曰天乎吾不忍于逝者何知存者吾必舍吾生而相從于地下耳歐與宋相對哭歐則撫其孤曰天乎吾豈不欲舍吾而從逝者顧從逝者則存者奚托汝若不自存吾與汝俱逝宋強起斷髮旋斷一指矢不二自是兩人形影相依屏錦綺不御

人文紀畧

列女

十九

卷十三

歲時上祀泣盡哀教子讀書丙夜不休宋忽疾撫其子嘆曰吾所以留吾餘息者汝也今可矣卻醫藥遂不起歐又撫而哭曰天乎汝得從逝者矣吾何賴焉踰數歲而卒御史上其爭奉旨建雙節坊

歐陽節烈雪玉

歐陽氏女雪玉未字守貞年六十餘卒邑人康若生有詩傳其事曰隣家有好友自名爲雪玉顏色如芙蓉鎖雲眉黛綠八歲喪阿爺十歲學結束十三許聘郎阿里少年子何以致相結雙珠兩垂耳未識郎顏面之子遠行市行行去未返傳言病不起女心匪轉石未容付流水阿母與阿姑更偕沒汝齒女流涕被面致辭復長跼兒身無再許伶仃長已矣阿姑與阿母兒去當誰恃明月照流黃機杼鳴未已嚴霜度寒夜孤燈深閨裏堂上奉阿母堂下無阿嫗

人文紀畧

列女

二十

卷十三

甘脆與短褐給使惟十指阿母與阿姑心計未能足詭言郎當還姻媾行復續別飾阿里子云是郎返市殷勤告阿女相應聊爾爾阿女復長跼兒心不有此郎歸知無期珍重雙環耳再拜勿更道母言自此止一夕復一朝一朝復一夕秋風動素帷長更催刀尺上裁阿母裳下製阿姑屨阿姑忽短世女聞泣很藉中道遭母喪哀鳴如曩昔有弟生事促累女獨窵窵經營兩家內可憐女身篋八歲喪阿爺十歲學結束十三許聘郎未識郎面目只今年四十有淚空裁裁絮貞有此子無嫌字雪玉

胡中洋女

生員中洋女年十六未字。崇禎癸未。張寇陷城。有鄉人導賊入其家。奔逃玉山。復遇賊汚諸婦。次及女。女憤烈罵不絕口。賊怒斷其右臂。愈罵愈厲。遂刃死。

人文紀畧

列女

三

卷十三

劉氏節孝女淑

劉氏名淑。楊州守洞初公鐸之女。安成王巡撫石鯨公次男。請之妻也。女生而聰慧。志識不凡。楊州公殊鍾愛之。曰。恨不男耳。無何。楊州公以忤魏璫致禍。逮繫京師。宜人蕭氏。携淑走萬里。從公。淑生方七齡。兩隨母忠難。歷艱苦。無怖容。會公以再逮三逮。備極慘刑。且死。蕭宜人抱穉女隨公必殉。公曰。無庸。既因指穉女曰。是異日當為媛中英。可授以書。餘無語。明年。新天子立。魏璫見戮。上贈公諡祭葬。母女南還。停公柩臥側。女必昕夕哭臨。從是果矢志。刻勵。

人文紀畧

列女

三

卷十三

讀書不獨女史。姆訓口誦心慕。更博及古今經傳。尤精通其大義。能捺筆為古文。辭燁燁可觀。無何。兄熾蚤世。比歸王門。不數載。謫亦蚤喪。女矢節靡他。賦詩見志。撫遺孤。承銓方數齡。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每當冷煙秋霜之際。獨以父骸未空。父集未傳。為恨。丙戌。兵起。女脫簪珥。餉義師。迺奸臣逞逆。欲強娶之。女誓一死。藏利刃不離肘腋。後奸知其孝節素著。竟釋之。時兵亂稍定。女念兄子尚幼。父老。期終不可知。越歲。戊子。以殽力營葬楊州。公于本里之辛田。又痛父詩文浩賸。泫于水火。散逸無幾。女特復手搜其

所僅存者得若干卷親叙訂之鐫行于世

列女

卷十三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四

詔冊

明

文皇帝立后詔 解 縉 文皇帝立后冊 解 縉

內制

宋

節度使魏王愷 周必大 李顯忠制 周必大

擬進御筆 文天祥 又擬 文天祥

人文紀畧 目錄 卷十四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四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詔明

文皇帝立皇后詔

永樂元年

解縉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神靈祖宗敷佑繼承大統  
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臻茲治平薄海內  
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大同運亦惟朕皇妣孝慈高皇  
人文紀畧 卷十四

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化家爲國朕正妃徐氏  
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達佐朕皇考咸有一德  
格于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續茲貞淑  
嬪于肇封家政攸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貞  
姆儀懿範同朕恭勤保茲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于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  
爲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胡文穆曰議論昌大筆勢雄渾得詔誥之體

冊明

文皇帝立后冊

永樂元年

解縉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粵稽古典內治實先嫡內嬪虞塗山  
翼夏姬周之盛本自姜任厚德承天彛倫攸叙昔我皇考  
太祖高皇帝龍飛啓運身致太平惟我皇妣孝慈高皇后  
坤元合德克相肇基日月光華照臨下土化成俗美淑慶  
方亨麟趾關雎壺儀猶在咨爾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之  
女爲朕正妃內助藩國二十餘年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  
憂濟朕艱難同勸開國今宸宇肅清朕登大寶允賴相成  
人文紀畧 卷十四

宣正位號今特命使奉金冊金寶立爾爲皇后以奉神靈  
之統母儀天下表正六宮爾尚遠法先猷近尊皇訓夙夜  
儆戒永保貞吉耿光萬年於戲敬之  
余退庵曰莊嚴古質得制冊體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內制 宋

皇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沿海制置使魏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卿類編神瑞必班於羣后漢郊見帝金亦賜於諸王矧予元祀之成思廣湛恩之錫若時賢子實簡慈懷其敷寵章以首藩服具官愷鍾英瓊翰流慶璿源筆啓鼓鑪有克諧之遠韻琮璫珪璧無可指之纖瑕自分土於海邦尤人文紀畧 內制 卷十四

宅心於民事陂開九澤考吏課以爲優麥茂兩岐閱仵圖而載懌雖觀圭之未展而王祭之實共宜拓土田用均福祿於戲是宜是饗朕方對天地祖宗之休惟孝惟忠爾風明君臣父子之義尚因胙祉益周盤維

郭旭瑞曰不滿二百言而博大呂明莫踰此作

大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廳西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李顯忠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朕恪修郊報備輯邦儀觀大角之前馳時則念攘除之帥對朱干之武舞時則思蹈厲之臣豈以居家而忘賜胙具官李顯忠真誠不二英桀無前威暢鴈門蚤繼家聲之遠詳開謁印晚聯尉府之華雖勞力之或愆曾眷懷之未愆十二之龍雅雅屬昇帖妥之壇三千之旄央央風振淵闢之旅紛鵬冠之拱北獨旋將之在東是衍新畬以光人文紀畧 內制 卷十四

舊伐於戲思文嚴乎稷配養及多方掌武重於秦官恩先右列祗拜穹蒼之况益有忠赤之心林爾千日典重端雅擲地應作金石聲矣

雷平章擬進御筆爲馬丞相趙金書上奏雷平章

文天祥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占取其同。自二人之同推之。卿士庶民無往不同者。師相欲去。二府以爲不可去。是千萬人皆以爲不可去矣。朕自師相有請。寢食不爲安。朕必不能違衆心。師相亦不忍違朕心。嗚呼。尚鑒時忱。永綏在位。師相其聽之哉。所請宜不允。

又擬

周公相成王。終身未嘗歸國。孟子當齊世。不合故致爲臣。蓋常情以去就爲輕。惟大臣以安危爲重。苟利諸國。皇恤

人文紀畧

內制

五

卷十四

其身若時元勳。爲我師相。先帝付託大義。所有太母雷行。前言可覆。胡爲以疾而欲告休。惟醫藥所以輔精神。惟安身所以保國家。古者之賜几杖。雖當七十而不得引年。我朝之重新章。雖過九旬而尚使爲政。勉釐重務。勿因眇懷。所請宜不允。

此先生直翰林院時代言一二也。雷平章二批已進呈御前。賈似道有聞嫌所擬無過褒之辭。且怒不先呈已。諷諭別直院官改作進呈批出。竟不用先生所擬。先生卽引先朝楊大年在翰林紳詔以一字不合真宗聖意。

明日援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

亟求解職。丐祠引去。賈似道以漆木史作字。至先生勉

雷大畧云。直院援楊大年故事。豈非亦有大年性氣邪。

如此者在先朝以爲異。後來皆以爲常。近日馮王二直

院所擬未嘗不反覆更定。旣曰天子私人。又豈不通商

量。只如每年春帖。自有二等忌諱字。而上每令似道諭

詞臣再三改定。諸公亦惟知謹承上意。直院特未知之

耳。幸不必過爲突兀。而有遐心。至叩率幾台。照先生貼

名繳還。來槩又上第二章。力丐祠。束擔出國門。而臺疏

人文紀畧

內制

六

卷十四

罷命出矣。先生有詩曰。當年祇爲青山誤。直州君王一

詔歸。是也。道體堂謹書。

薛家曰。二稿已極婉轉矣。賈相好諛。如此宋祚安得長。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五

策

宋

春秋賓禮人才

周必大 千慮策

楊萬里

祥瑞策

楊萬里 御試策

文天祥

明

廷對萬言策

羅倫 西止壑山水利

鄒德溥

雨雹對

鄒德溥

人文紀畧

目錄

卷十五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五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策 宋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周必大

愚嘗論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卿之長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政也刑事也其任既殊所掌亦異獨於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於一職故太宰百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攷也而日州共賓器賓禮則

人文紀畧

策

卷十五

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侯人以師方治夏官固有司矣行人之職載於秋官圭玉之制掌於玉人此其太畧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賀慶有禮散在百官者又皆繼祭祀而言之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贊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之事而爲揖遜之禮釋甲冑之器而爲俎豆之容使神州有磐石之安而騏越無風塵之警則其待之厚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故當是時上焉卿士之在位者下焉俊秀之在學者往往目熟乎待賓之儀耳熟乎待賓

之樂周旋進退勞贈酬答無不洞達於胸次一旦馳四牡之車挾英蕩之節或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或蒞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專對之才無非膚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有失節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橫爭戰相尋其棄先王之典籍如弁髦土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日而語然而故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如叔孫穆子之聘晉也聞燕饗之歌奏而有不拜重拜之別是所謂知君臣之體者也五善之獲其庶幾乎叔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遜之禮者

人文紀畧

策

二

卷十五

也膚敏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知是不辱命者也士起朝正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對者也以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大叔簡子之才見稱於北宮如餞宣子則子旗子橋之賦亦盡於比興其於交際信可觀焉雖然皆所謂一偏之才成周盛時但聞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嘗聞以一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於世垂名於策者非無其人也全才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聞一言必著故長於斷事簡子以之長於應對太叔以之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

吾恐人有所短矣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膚美叔向之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才可乎嗚呼驛驛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梗楠不出中材可以爲巨棟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才難得故數子得以擅美於當世而垂光於後代向使當成周之盛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固未容使使鉅錚獨有聞於世也恭惟主上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武鞏固丕紱爰自睦鄰修好使命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實之旅百視前古爲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仗節之寵者無非忠信威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才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疊疊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爲問目以謂諸生異時或銜命而出必能增重國體因舉春秋數子俾品藻而備陳之顧惟窵啓何足以預此然蒙被教育之久鼓篋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匹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交際之道非曰能之蓋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數子之後惟先生其教之

人文紀畧

策

三

卷十五

薛諸孟曰賓禮者先王所以制亂於未形也禮教衰而干戈起且迂視之爲不足道豈知俎豆之事爲帝王所

必謹哉先生此策可謂洞窺化原矣

人文紀畧

策

四

卷十五

千慮策

楊萬里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角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

人文紀畧

策

五

卷十五

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東十葉之基劉宋之初燕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于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又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夫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

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浚譙廬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全人。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宮。此楚莊吳閭閻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西。三江五湖縈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人文紀畧 卷十五 六

冠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金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煜廢。人文紀畧 卷十五 七

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憐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愛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天子一口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况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微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

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挈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韋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金之瘡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

猥然有窺吾淮。每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窮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熊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熊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微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

人文紀畧

策

八

卷十五

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金人之食。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彼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付之重兵。至於其他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破。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害。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

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淮者江之說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一朝居也。或者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

人文紀畧

策

九

卷十五

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况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敵有之。彼以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國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

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到此。

劉元卿曰：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下，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遍，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其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庸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收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人文紀畧

策

十

卷十五

祥瑞策

楊萬里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天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罔未易勿計而輟算。雖族誅刻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蚘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覩稿竹之載邪？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人文紀畧 策 十一 卷十五

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臯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為瑞也。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為瑞也。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明都良俞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醺義醕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通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瑞耶？何者非祥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



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躡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知數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吳鸞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乘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雁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兔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

人文紀畧

策

十二

卷十五

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策

李賓之曰局法嚴謹富麗端是大家行徑

御試策一道有題

文天祥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賦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繇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繇修身而治人繇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設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予人大

人文紀畧

策

十三

卷十五

明先聖之術或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敘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咸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時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疑民以禮凝士以天保承微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

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  
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  
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  
上郡。惟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季輪臺之悔。甚而  
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  
朕上嘉下采。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  
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  
兵力弱。待澤未清。邊備孔棘。皆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  
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  
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予大夫然之復之。  
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  
道會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鳬飛魚躍之天。皆  
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  
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  
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  
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勒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  
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

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  
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來古  
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閭  
闔。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  
於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  
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  
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則乾道成。成。乾坤道成。成。寄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  
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  
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  
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  
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  
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  
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  
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  
雖然。其間英君諒辟。罔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  
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

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盡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母惟夫駭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蓋乎天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今闕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奚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和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飢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辨見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

人文紀畧

策

十六

卷十五

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瀟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圓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恩對。臣伏讀聖策曰。益聞道之大原出於天。云云。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遡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迺其本原言之。浩浩堪輿。坎北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的。

人文紀畧

策

十七

卷十五

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人心而道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在陰陽。卽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地中無道。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

人文紀畧

策

十八

卷十五

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繇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飲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

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

人文紀畧

策

十九

卷十五

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里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盡。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殊。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

神永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卽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卽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冒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

人文紀畧

策

二十

卷十五

聽范鎮新兵之議。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敵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

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癸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茅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歛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

人文紀畧

策

二十一

卷十六

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贊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字。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

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極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養。之以政。士不得不養。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懷懼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

人文紀畧

策

二十一

卷十五

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

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

人文紀畧

策

二十三

卷十五

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雁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盡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

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禪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禪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閉門之恥。將相之謬。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禪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禪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因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駿駿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禪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禪霸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

人文紀畧

策

二十四

卷十五

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金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恨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歷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晝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籙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登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羅不閤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鷄。圍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

人文紀畧

策

三十五

卷十五

史 127—223

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添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履雪，靳端，費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迥

人文紀畧

策

三六

卷十五

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較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較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

父兄之所教誨，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犖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有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習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彜之懿，萌藥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

人文紀畧

策

三七

卷十五

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



寬血源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出自肝膈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

人文紀畧

策

二六

卷十五

此藝祖積繒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寵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鼎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

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金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瑛不能制時僞齊挾金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隙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金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敵者國可畏矣然而過我蜀則蜀帥策蘆水之熱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撓止之妖

人文紀畧

策

二九

卷十五

使之無得乘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難穴之者數年於茲颶風驟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越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實在耳然洞庭之湖煙水沉寂而浙古之湖濤瀾沸騰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然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施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木於金山者以此我之弊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

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飢。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延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所。萬事瓦解。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與取鹽課。以資逆黨。延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拆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議治之見。往往如此。肝膽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瑛數年之勞。未聞岳飛

人文紀畧

策

三十

卷十五

八日之捷。于太叔平苻澤之益。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彈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

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大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則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落於逸。無遊於畋也。是三君

人文紀畧

策

三十一

卷十五

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難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所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

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勅乍息。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蛭蟻伏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淵。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

人文紀畧

策

三十三

卷十五

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熱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繇。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蹇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

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

人文紀畧

策

三十三

卷十五

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竊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

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覈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資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側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星日燭。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拔。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

人文紀畧

漢

三十四 卷十五

司陞補工漬宸奎而統師躡級。閣職超遷亦以資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滴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間開瑣屑之關。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繇中降。此何等蠱惑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墮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繇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磨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

所以論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下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主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

人文紀畧

策

三十五 卷十五

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贊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廬守忠之姦。劉鞏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幾蓋君子之氣。申則直道如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諫。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御。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

以和。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評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論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議。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

人文紀畧

策

三十四

卷十五

橫爲鼓。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之狀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

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夫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遠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已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勦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濟帝王軼漢唐。繇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

人文紀畧

策

三十四

卷十五

對。薛家日論不息本之純。其言言慷慨。字字激烈。具有他日胡沙戰血中氣骨。所謂上自朕身。下及百執事。無不砭膚刺髓者。漢惟董仲舒。唐則劉蕡。宋則汴京之蘇軾。南渡之張瑄。堪與伯仲耳。葛彙曰。此文可列講筵。或書之朝堂。不當作策對觀。又曰。氣度議論作用。較之陳龍川上孝宗書。同異優劣若何。讀者誠一辨之。

林爾千曰真確快覽中不失委蛇從容丰度蓋先生所  
蘊藉者體用合一之學發而為教時切直之論故纒纒  
萬餘言一氣揮灑而就董仲舒劉蕡諸公政復少其慷  
慨激烈耳先生忠節之氣剛大直塞天地於此策先見  
矣

廷對萬言策

成化丙戌羅倫狀元

朕惟古帝王之為治也有綱有目必大綱正而萬目舉  
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  
三代之隆其法竊備宜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  
實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  
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歟已正已舉之綱目  
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固無不正萬目  
固無不舉矣亦可得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  
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風俗厚百姓富庶而無失  
人文紀畧 策 三十九 卷十五

所之憂四憂賓服而無梗化之患果何行而可于大夫  
其明著於篇毋泛毋畧 共記十八頁有奇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  
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  
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  
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  
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  
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帝王正心之

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舜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湯學於成。伯子。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敫。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功高天下。明並日月。而不可及也。自漢而唐而宋。其間英君。諍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如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漢高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闡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夫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憤腕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之所以止於漢。唐之所以止於唐。宋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臣每觀前史。見君有向道慕學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君。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臣。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天縱聰明之資。卽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乃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

人文紀畧

策

四十

卷十五

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倦倦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資服四裔。以增光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曰。某平生所學者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學告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未盡芻蕘之見。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亦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本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爲父子。爲君臣。爲夫婦。爲朋友。爲長幼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抵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之大綱也。語其小者。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所以扶持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誦。所謂爲治

人文紀畧

策

四十一

卷十五

史 127-231

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其道之  
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吾  
身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是綱非學則  
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此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  
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  
要務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  
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  
目兼舉若堯之肇邦舜之起廢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  
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

人文紀畧

策

四主

卷十五

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  
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  
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  
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曆象授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  
羲仲以秩南詔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  
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萬目  
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璿璣以齊七政舉祀禮而觀諸侯命  
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禹  
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益后夔

以作禮樂命龍以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  
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  
然哉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貪滯慾  
不嗜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於逸罔滯於樂而  
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正  
而大本未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乎其在禹也典  
章之率由堯倫之攸敘其在湯也舊服之既誦人紀之肇  
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燕  
羣臣膠木思齊以嚴闕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

人文紀畧

策

四主

卷十五

布德陟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監先王成憲或篤敘正  
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益前人之德或脫簪以輔中興  
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  
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  
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  
克用又周人六典阜成兆民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  
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  
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萬目之舉於三代何如  
也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哉本於



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殖貨利。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畋。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日何自而舉乎。此禹湯文武惟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

人文紀畧

策

四古

卷十五

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乎。此其大綱可謂正矣。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郡縣之廢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其教民也。焚坑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然昆弟之不容。昉於晏羹之鈔。封夫人之同席。作於戚姬之見寵。大將之見殺。兆於韓彭之菹醢。先儒謂漢之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

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之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魯。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喋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果刺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叛其父。婦駕其夫。弟戕其兄。臣專其君。豈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綱可謂不正矣。然設府衛兵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租庸調之法。彷彿古人。用一緩二之意。設殿最以考績。彷彿古人。黜陟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舉矣。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未盡正。而萬目亦未盡舉者。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之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不能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

人文紀畧

策

四主

卷十五

全勲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  
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閭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  
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平  
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齊美  
乎關雎之化也而聚應之耻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矣  
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  
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  
教民之制何如禮樂分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  
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

人文紀畧

策

四六

卷十五

賊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  
太濫此其萬目之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正萬目未盡  
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  
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廢未免  
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未盡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甚  
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觀書未免徒修  
乎虛名雖曰炎暑談經未免不關於實踐聖學既有不實  
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甚正萬目之未甚舉又何怪  
其歟先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之

不講大本之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  
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  
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  
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亦虞舜  
之大孝武周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制國  
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  
之時庸展親也觀其申明五常之說則與唐虞之敦典庸  
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  
唐虞之都兪吁咻商周之左右篤棣同一意也大綱之正

人文紀畧

策

四七

卷十五

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  
民之言戶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  
教民之政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  
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則其  
治官之意庶幾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帥府相  
維於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政  
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古人之司馬司徒相統  
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  
陶凱以制樂則務宜和平之意而屏褻慢之習萬目之舉

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百姓有不富庶。四裔有不賓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淪斲。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之翼翼。武之無貳之心也。朕自卽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於厚風俗。而風俗至今有未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遠人而遠人至今有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者。意者陛下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爲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論。則腹心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達。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手足腹心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容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僞爲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上。而無有不厚者矣。閭閻小子。忍心害理。生則私妻厚子。別籍異財。曾桑翟之不如。死則食陷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望陵輿哀慕之思。致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匪喪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者矣。隔形骸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籬籬。幼多賊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恩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者矣。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姻論財。中華行外國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閨閫之禮。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者矣。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水下石者。紛如貽書諫諍者。寂若。何有乎朋

人文紀畧

策

四十八

卷十五

人文紀畧

策

四十九

卷十五

友之道也。陛下誠能近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黜排陷之，好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者矣。人倫之明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惟悅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屏一開，燕雀駢集，諛佞說隨者，名之日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日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日矯激，操心持節者，刺之日干名。此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倡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綉金玉，惟恐其不多，侏色儂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惜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貢之途者，飾虛名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官梵宇，照耀雲漢，禿首黃冠，克塞道路。此道佛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不惑于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

人文紀畧

策

五十

卷十五

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黷貨載歸，閭里稱慶，琴鶴相隨，妻子怨謫。此貪黷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不隱，貪墨者必誅而不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惟悅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則征求極其錙銖，而尾閭於異端之奉，苛歛至於毫髮，而漏卮於寵幸之費。此吾民之困於賦歛者可恤也。征剝貢鰥，動連千夫，工匠輿擡，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役者可恤也。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雞犬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贏金，猷鱗醉醺，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弱轉於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飢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橫，盜賊由此而起。財賦者民之命脈，財賦不

人文紀畧

策

五十

卷十五

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歛千。賦歛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疏理監胥。嚴勵風紀。精立選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監胥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遷。風紀既嚴。則貪淫無狀者不得以幸有。選法既精。則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食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賁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怪誕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

人文紀畧

策

五三

卷十五

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選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則人心不服。將帥不選。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有愆。緩降款。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戒。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任。則羣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消。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款既緩。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材日至。委任既

人文紀畧

策

五三

卷十五

文武之光明陛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  
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持倦倦圖治之心致倦倦爲學  
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魅  
之色滯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之言側媚之態不足  
以眩此心沉湎荒謠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  
奇異之物不足以侈此心神仙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  
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蠱此心而大本立矣大  
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日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  
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遠人由是而可實服薄

策一

五南

卷十五

人文紀畧  
海內外由是而可熙和宗廟社稷由是而可保安神器由  
是而可康寧聖壽由是而可永延列聖由是而可增光帝  
王由是而可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  
矣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德神以正夫大綱以舉夫萬目  
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  
事無可爲者矣此臣所以倦倦欲陛下從事於學也歟臣  
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爲博也非鉤深致遠以爲奇  
也非繕章繪句以爲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  
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

平天下之要在於治國治國之要在於齊家齊家之要在  
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正心之要在於誠意誠意之  
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演繹其義以進告其君曰齊家之  
要有四曰重匹配嚴內治定國本敦戚屬修身之要有二  
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  
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  
書也乃千聖之心法萬古之成規致治之良圖保邦之大  
道陛下必倦倦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問實  
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於耳而不識之於  
心毋徒聽於人而不踐之於己毋徒勤之於始而或怠之  
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官闔深嚴  
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  
列之於屏障或參以祖訓而銘之於座右考之於經證之  
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  
而壽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  
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衰以之而夭即  
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爲有類于此者乎念念在此  
念念之外無他念也事事在此事事之外無他事也如此

策一

五五

卷十五

然後可謂之惓惓矣。如此然後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此然後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也。嗟夫。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嘗少亂嘗多。安嘗少危嘗多。盛嘗少衰嘗多。壽嘗少夭嘗多。往往違其所好而陷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其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瘵病。未嘗不受其生而卒至於死。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勢。如人受重病。非不枵然。且大形猶人也。

人文紀畧

策

五十六

卷十五

然內自腹心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不受病。有識者以爲寒心。而肅賢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齊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疾作。召扁鵲。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爲元氣。以賢良爲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之言爲古方。爲藥石。懼病之將深。而豫治之。信任明醫。熟察古方。深究脈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其元氣。尋其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日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而百病自消。天年

自固。何愛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爲也。失今不爲。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別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諸君。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知。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

人文紀畧

策

五十七

卷十五

係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俗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壽夭之所本也。國祚短長之所在也。陛下可不赫然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焉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神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

不勝戰栗之至謹對

李西淮曰。邇黃虞迄昭代。上下數千載。鑒鑒如日中天。總大綱。悉萬目。進退數百王。歷歷如指諸掌。天威咫尺。頃刻萬言。電掃雲擒。若有神助。梅谿文山而後。不多得矣。

賴吹萬曰。夙規坊本。古今三狀元策。彪炳鼎峙。而吉州特有其三。狀匪僅辭章懋也。若文文山先生。忠節千古。鵬鵬莫尚已。至如一峰先生。其心之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而見於事業者。殆與王梅谿後先同一揆焉。真科名

人文紀畧  
增重矣

策

王下

卷十五

答西止壅田水利問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僣狀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與之孰與無與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則誰不能者。狀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難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箸爲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荏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疎哉。水利不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人未紀畧  
策  
王下  
卷十五  
使荏葦之場盡爲康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從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挽。以紓東南。其利三。敵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通。山間閭困而戶虛。自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於節。封鄭



國溉南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濟。古之與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平。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沐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子之所虞也。然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是錯之議實。遂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

人文紀畧

策

六十

卷十五

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畝。當徙者。墾田若干畝。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以其半之入。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遂巡再拜而退。

鄧定宇曰。熟籌國計。深諳地宜。古雅繁鍊。非經生估畢譚也。

人文紀畧

策

六十

卷十五

雨電對

鄒德溥

夫電可爲災乎。電固有爲災者矣。未可槩以電爲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霧。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霧滯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霧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由斯以談。愚不謂電爲天地之正氣也。然愚以爲氣而既有陰陽矣。則安能必其盡無雹哉。而奈何文之以爲脅也。自脅之說出。而雹始列於災矣。試跡耳目所覩記。何年而無雹乎。又試跡書傳所載。秦漢以來。何代而無雹乎。是何陰陽相脅之數也。

人文紀畧

策

卷十五

卷十五

蓋古之電有傷人者矣。有殺燕雀者矣。有害麥禾及桑者矣。此則誠災也。以電之能爲民物害也。而槩曰災。則雨固有害稼者。霜固有殺菽者。將亦槩指爲災可乎。夫槩指電之爲災者。過而必口斯災也。以何者致之。則尤過。蓋古之論致電者五。而愚皆未覩其據焉。則請以往事折之。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乃操斷如漢武。至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且雹大如馬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如賢族善。在下謀上。則電殺走獸。乃用賢如宋仁。至稱君子滿朝。然且大震電。雨雹何也。京房易傳曰。飛雹下。盡樹木害。

五穀者。君賦欽重。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然且雹大者五日深三尺。何也。蔡邕曰。霹靂電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乃慎獄如唐太宗。至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丹延北永等州雹。何也。春秋漢合孽曰。專以精并氣凝爲雹。宋均注謂若魯僖。脇於齊。以妾爲妻。感陰水氣使結而不解。乃抑情正分。如漢之主。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而不罪。然且雨雹如桃李。深三尺。何也。魯昭之訓於臣也。而雹宋高之嫉賢也。而雹漢仁之好德也。而雹漢桓之殖財也。而雹漢景之薄飲也。而雹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雹唐太宗之

人文紀畧

策

卷十五

卷十五

慎刑也。而雹魯僖之以妾爲妻也。而雹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雹奈何舍其所不符。而偏執偶合者。以爲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值電之爲災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大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呼吸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則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其闕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知也。若人所爲克謹。天戒若母。亦兢兢乎日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關以格天耳。桑林之禱也。而曰政不修。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彼其躬自省察。至不知何以召之。求之於此而修焉。求之於彼而修焉。此其所為敬天之至也。子之不得於親也。則亦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若祇曰吾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焉。則其所為怨慕者亦淺矣。夫苟值大電之為災也。則如諸說所稱攬政權。進賢。省刑。罰薄稅歛。正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獨謂非省之於此而止也。申豐曰。聖人在上無苞。雖有不為災。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至使日南無驕陽。斗北無伏陰。則并電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盡弭電之策。意必君相。

人史紀畧

策

全書

卷十五

精乎聖德然後可

余雲衛曰。淹博之學。鴻辯之才。識見既高。議論復古。每責汝光侔。未嘗不徬徨追賞也。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六

表

宋

謝宣召入翰林

歐陽修 謝賜漢書

歐陽修

遺表

胡銓 賀誕皇孫

周必大

謝賜銀合蠟藥

周必大 乞致仕

周必大

謝皇太后

文天祥 賀皇太子生日 文天祥

明

人史紀畧

目錄

卷十六

進實錄

解縉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六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表

謝宜召入翰林表 朱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聞悲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摺紳竦  
執。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  
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  
之名。思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

人文紀畧

表

卷十六

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特  
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  
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  
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  
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疾交  
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  
保全。而孤寒倫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  
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  
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

少答鴻恩

茅鹿門曰。歐陽公之文。多道逸可誦。而於表啓間。則往  
往以憂讒畏譏之餘。發爲嗚咽涕洟之詞。怨而不誹。悲  
而不傷。尤覺有感動處。

林爾千曰。歐公全集爲坊本所常有者。茲不盡載。匪敢  
畧也。亦欲使讀者心眼一新。欣掛一漏萬之誚。所不免  
耳。

人文紀畧

表

卷十六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府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矧。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欣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人文紀畧

表

三

卷十六

茅鹿門曰。渾雄典則。

遺表

胡銓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與言氣鬱。繼關神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臚仕。不識忌諱。自取顛躓。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何補報。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真祠之逸。復叨秘殿之崇。收召節以遂其愚。許掛冠以優其老。身塗妙野。雖自誓於生平。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強支微喘。更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舍已從人。安民和衆。大泰襄復。誓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人文紀畧

表

七

卷十六

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卽三泉。相如神封禪。以貢謫。竊所不敢。張巡爲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

胡爲父曰。將平日之所切。疏重復。丁寧其死生不二心之臣。一腔忠憤。於此畢見。

誕皇孫賀重華官表

周必大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祖而施于孫。假誕  
青宮之尊。慶均五殿。喜浹萬邦。臣其中賀。臣聞瓊幹分聯。  
率由於本固。銀潢演潤。蓋自於源深。繫今日之蕃昌。乃異  
時之積累。世世修德。則儲有美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  
之樂。盛哉豐報。備此燕居。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極  
際。蟠神遊沖漠。綿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年。郁李盤根。  
笑唐基之未大。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值邦榮。屬  
分闡寄。南宮北內。想胥洽於宸歡。左城右平。悵莫陪於班  
賀。

人文紀畧

表

八

卷十六

謝賜銀合臘藥表

周必大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臣銀合臘藥。臣已  
望闕遙謝。祇受訖者。雲章封璽。寶劑實奩。適屬凝嚴。頓蘇  
疲瘵。臣其中謝。伏念臣甫從閒散。起備蕃宣。雖恪守於官  
箴。曾未除於民瘼。豈圖宸渥。爰舉邦彝。詔塗芝簡。之黃光  
於下澤。藥按桐君之錄。滋以上池。手披出綍之溫。心失折  
綿之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慈憐臣庶。軫念蕃維。已施起  
廢之功。更廣調病之賜。恩勤至矣。報稱謂何。臣謹當因六  
尚之珍良。察一方之疾苦。乃身無恙。敢獨享於君仁。所部  
有瘳。期咸霑於聖惠。

人文紀畧

表

九

卷十六

乞致仕表

周必大

臣某言。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季。在聖時雖日難逢。顧經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俯遂乞身。臣某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荒。遠竊四朝之榮。遇警書分。察於羣英之後。修注代言。於彊仕之前。投閒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棘公主。咸躋一品。叨塵過矣。報效茫然。迫於遲暮之時。加親衰羸之疾。內循涯分。久合歸休。惟貪戀於盛明。乃遷延於歲月。今而季至。可以情聞。已愧歐修。踰六

人文紀畧

表

十

卷十六

謝皇太后表

文天祥

司平楚甸。命出嚴宸。告至周原。恩歸慈極。敢敷庥訓。仰謝徽音。伏念臣一介寒微。兩朝知遇。傾葵向闕。初無補於使令。啜菽杜門。祇日深於觀容。當元日會同之始。拜公朝。拭之仁。言遣使臣。往陳臬事。華省遙頒。於趣。肅。恭。遇壽和聖。於俞音。勉臣子之馳驅。見吏民而宣布。茲蓋恭遇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心超有極。道合無疆。長信怡愉。贊災圖之昌運。太任肅穆。開耆壽之隆平。宜擇攸司。俾敷爾獄。臣敢不丕承欽恤。誕布慈仁。又我黎民。尚想無刑之治。于其王母。敢忘介福之元。

人文紀畧

表

十一

卷十六

皇太子生日賀皇帝表

大夏長慶。坤二爻之紀季。千秋似續。震一索之揆初。瑞彩綠車。歡顏丹宸。恭惟皇帝陛下。德流芑水。業茂蘿圖。壽富多男。積善必有余慶。本支百世。命吉在厥初生。記甲觀之瑞分。占乙祿之祚遠。臣縻身幹。望戴目心。星誦億子之宜。君首歌周雅。祝萬年之爲父。更續唐詩。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文天祥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飭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則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衆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文紀畧

附表

十二

卷十六

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言。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于天。而所以常變則係于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卽在我是

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于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修行。則爲之銷去。災或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卽敬天在此矣。嗚呼。奈之何其不敬。

人文紀畧

表

十三

卷十六



進實錄表

解 籍

伏以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  
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昭明日月  
炳耀丹青俾文人之垂徵實古今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  
在于論議而繼志光前敢以于紀載雖有勸聖哲相承  
鋪張極盛之閱休揚厲無窮之偉結歷述前聞之作允爲  
達孝之規欽惟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應千季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  
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季已定于京  
人文紀畧 表 四 卷十六

人文紀畧

表

五

卷十六

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哲克相肇  
基側微德邁於殯虞開創功超於胥古永協坤元之吉夙  
開文定之祥鴻鳩均衆子之恩益斯奄百男之應保合承  
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益莫盛于周室然  
攀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  
起于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  
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季  
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膺聖躬萬世  
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  
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繼述  
孝事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辭  
抽金牒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領  
修史之詔臣竊總裁臣某等纂修慎選多士宴賜便蕃卽  
開館于禁中屢緝閱於幾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季之久惟  
務校讐之事實無輔轍之能兢兢道冠于百王蕩蕩功超  
于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詁之文雲霞華卉之  
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矣聲於名言開玉

府而見璠璣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  
據事直書永示萬季之大訓謹述太祖實錄一百八十  
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縉等無任瞻  
天仰聖之至

詹西墅曰四六藻績之工非難而敷寫之才希觀蓋天  
之未易強也讀春雨此表如行空天驕一息千里而不  
作一贅牙語非天才秀發何以有此

人文紀畧

表

六

卷十六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七

狀

宋

論杜衍等罷政

歐陽修

論史館日曆

歐陽修

辭寶文閣待制

胡銓

申送易傳

楊長孺

明

論韓國公冤事

解縉

人文紀畧

目錄

卷十七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七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市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

人文紀畧

狀

一

卷十七

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猜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逃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直言譴論聞於中

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快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滉仲淹則是劉滉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者陛下

人文紀畧

狀

二

卷十七

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議至五六陛下亦六五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

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大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伸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若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

人文紀畧

狀

三 卷十七

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機。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

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貽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一方。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譏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

人文紀畧

狀

四 卷十七

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譏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下擇之。

茅鹿門曰。指仁宗所進譏言處。當頂門一針。其深明四臣語。八人心腹。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自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取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

人文紀畧

宋

五 卷十七

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宜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

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竊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陳日辭。比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秋青等破僭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自帥平事。近日孫沔所生之類。事有文據及迹。衆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

人文紀畧

宋

六 卷十七

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曾聞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紳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動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往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

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茅鹿門曰建議史院紀錄考驗事實奏行責罰堪存朝廷典法今國家亦合採而酌行之

人文紀畧

狀

七

卷十七

辭免竇文閣待制狀

胡銓

右臣伏准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竇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臣聞命震懼罔知所措臣受杖駕下人不比數太上全之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之於千官百僚之上獲依日月之末光十年於此矣臣非木石豈無犬馬戀主之情而驟乞身者實以年迫桑榆難以勉強遂至展瀆天聽伏蒙特賜俞允臣得此生以為厚幸而又寵以美職優以祠廨既以光其行又以華其老所以待遇老臣度越常人千萬臣之榮幸足矣尚復何望朕臣災患垂三十年人不堪其憂聖慈特達力加親擢全家飽暖盡出天地父母之恩常恐福過灾生故歷誠懇乞全晚節而又有此明臣懼必速顛躓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曲衷之款憐臣孤立之蹤收還成命只守本官致仕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人文紀畧

狀

人

卷十七

申送父故寶謨閣學士易傳狀

楊長孺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准本州公文備准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藁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篤盡於此狀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微覲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企望微聞於上茲承州牒備准省劄先准經筵諸臣狀言切見故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縉紳景仰臣等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

人文紀畧

卷十七

九

卷十七

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閼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不抄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臣惟先父著書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最爾不肖孤兒嬰舛祇奉聖諭敬拜給劄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二十卷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

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

人文紀畧

卷十七

十

卷十七

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全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哉富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蓬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推類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惑其中也

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  
 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  
 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  
 居宴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  
 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  
 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懼憫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  
 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  
 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  
 人文紀畧

狀

十一

卷十七

羣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  
 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而事枉冤延  
 未已。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  
 賤。冀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陳明卿日本朝奏疏解公第一解公奏疏論韓國公第

一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八

書疏劄子

宋

論水災

歐陽修

請都建康

胡銓

上孝宗封事

胡銓

論左右四事

胡銓

極論進退賢否

楊萬里

請罷毬馬之娛

楊萬里

論神威疏

楊萬里

請議紀綱法度

楊萬里

已未上皇帝書

文天祥

癸亥上皇帝書

文天祥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十八

輪對劄子

文天祥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八

二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書疏劄子 宋

論水災疏

歐陽修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溟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人文紀畧 疏 卷十八

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紫紫老幼狼籍於大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梓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脩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

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朕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難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副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

人文紀畧

疏

二

卷十八

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蠻貊。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羣兵窺覬。陷於大禍。

人文紀畧

疏

三

卷十八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又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祿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

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

人文紀畧

疏

四

卷十八

但於今世將幸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密。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之知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

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茅鹿門曰。言人所不敢言。亦人所不能見。如此奏疏。漢唐所無。

人文紀畧

疏

五

卷十八

請都建康疏

胡銓

臣聞與人鬪。不搯其亢。搯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其勢甚矣。僅不先都凶寒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卽反。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臣嘗論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搯其亢。搯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搯其亢。搯其背也。王卽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搯其亢。搯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搯其亢。搯其背也。此兩漢存亡之決。喪敬烈形。可謂社稷之臣矣。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亢。搯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鴆毒之危地也。此處錢塘。是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搯其背也。此項羽王卽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現今西北思歸之人。如漢民之謳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

鍾伯敬曰。建康亦非搯亢。搯背地。然自南渡後言之。捨建康不能用武矣。宋不都建康。而偏安錢塘。識者已知。

其無意恢復矣。澹菴請都建康。自是致君恢復之第一著。

人文紀畧

疏

七

卷

上孝宗封事

胡銓

臣胡銓奉詔言國政急務。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北敵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儒曰。苟安。曰。附會。偷儒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醢毒。附會則覲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在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勿與金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金和。自此中國必多事。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講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海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澗。且夾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南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執

人文紀畧

疏

八

卷十八

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彼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矧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謬。路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轡。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彼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卒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自檢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

人文紀畧

疏

九

卷十八

以輯敵國。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已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府涸於將迎。於中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可吊者七也。側聞金人殺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太

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金人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

人文紀畧

疏

十

卷十八

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與觀之醜。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狹。乞賜流放。竊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薛諸孟曰。激昂震湯。比謹按王倫一讀。尤為奇快。而孝

宗不悟。蓋干戈驚魂。湖山醉心。舉朝固化爲婦人。而孝宗且甘心爲領袖矣。得天下于婦人。失天下于婦人。其實偷安而養成禍亂者。亦婦人嗚呼。有宋君臣。自負爲東南禮樂之鄉。而不知皆煙花粉黛耳。哀哉。

郭旭瑞曰。忠簡公上高宗一疏。足與日月爭光。當時購其藁。至予千金。茲只錄是篇者。非敢謬爲去取也。以封事一篇。古今膾炙人口。卽初學皆能記誦之耳。

人文紀畧

疏

十一

卷十八

論左右史四事

與國子司業王十朋同上

胡銓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簡討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辭。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爲戒。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暮爲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暮謂史官書事以爲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善不書。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暮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

人文紀畧

疏

十二

卷十八

梁周翰李守讓爲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爲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誤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依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於今。臣愚欲望陛下尊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

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繇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儻以一府自

人文紀畧

疏

十三

卷十八

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必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譏謔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不哉王言朕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羣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

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杪處有命則臨階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修注出而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

人文紀畧

疏

十四

卷十八

是餽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母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側須牒開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

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而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闔門以臣不預牒御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闔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爲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闔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爲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爲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闔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

人文紀畧

疏

十五

卷十八

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闔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斷而行之幸甚

葛峯調曰千古人君不可不知史館諸公亦不可不知

上孝宗極論進退賢否疏

宋

楊萬里

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舉世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爲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也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爲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爲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爲大耻比年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置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餘矣慶曆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人文紀畧

疏

十六

卷十八

有終臣竊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才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教養成就之三十年以爲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詰之亦屢更煩使矣寘之都司處之講筵陛下亦駁駁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栻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栻自立朝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爲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爲栻之賢而以爲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者爲明能言非辯而聽



言爲聖且如前日張說之階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執言之人皆以爲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卽爲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舍已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一日夜半命逐之遠鄰民言相驚以爲朝廷之迫逐張林是爲張說報仇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陛下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下一言之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士論藉藉謂其人狼子野心工於誣說

人文紀畧

疏

十七

卷十八

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使令於前如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聞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日陳平背楚歸漢終爲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爲梁之禍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侯景之計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

今臺臣之言玉者至於七八而玉頑然坐曹不以爲異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爲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聽也教君子則小人必以爲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爲忤臣聞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爲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爲責臣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之姦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

人文紀畧

疏

十八

卷十八

帝不敢不留張林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爲也陛下之聖必不爲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耳臣願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茅鹿門曰從來賢奸去留卽國命存亡所關安得是痛切陳之其於君子忠懷之情小人榮蔽之態寫得曲至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怨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怨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

人文紀畧

疏

十九

卷十八

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諫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

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而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兢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遜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爲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傲於危而儆於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道塗相傳。萬機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

人文紀畧

疏

二十

卷十八

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鼠。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鍾伯敬曰。全篇是格君心之非。毬馬只數語點出。便了。文章最有輕重。

茅鹿門曰勤逸之心一變而治亂因之可畏可思

人文紀畧

疏

三十一

卷十八

論神威疏

楊萬里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然則孰爲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於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能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爲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爲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

人文紀畧

疏

三十一

卷十八

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易爲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川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爲矜，而以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

人文紀畧

疏

王三

卷十八

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

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宗，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聿執隱，祿產危漢，朱丹亡肅，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

人文紀畧

疏

王西

卷十八

唐李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卽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鏐，卽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爲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鍾伯敬曰：人君舍君子而信小人，舍衆人而信一人，雖明智過人，亦未有不爲欺蔽者也。此論精透之甚。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畊。而守者被介冑以臥。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人文紀畧疏

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來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耻耻之大也。社稷之有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

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至於縱酒賦詩而不顧隋師之

濟江也。陳主尚辭守江者亦辭。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卽位五年於此矣。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關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埃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

其必能王導辟王述爲椽。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鍾伯敬曰。倉卒則曰無暇。及有暇。又嚙恬而不爲。非不爲也。只是暇國臣子無幹濟之才。不知所爲。不得不苟且以圖僥倖耳。誠齋此疏。雖亦孟子綢繆桑土之言。而

人文紀畧

疏

二七

卷十八

言之痛切著明。更令人憤恨。

已未上皇帝書

文天祥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請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

人文紀畧

疏

三八

卷十八

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瀝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日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

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冠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累傲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中散之者。然尊卑間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日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指筭。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

人文紀畧

疏

三十九

卷十八

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授。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初。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景。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晝時施行。上

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邪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悞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莫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馳驅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授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牘。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故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儆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議。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跎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

人文紀畧

疏

三十

卷十八

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愆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闕。誠布公之歲月。獎獎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

人文紀畧

疏

三十一

卷十八

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橋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

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猛兵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

人文紀畧

疏

三十一

卷十八

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則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擲。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



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敵既以此爲得策則大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演事勢至此非人之怨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

人文紀畧 疏 卷十八

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計於五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此通變

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增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力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鷺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閒文務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備備宗社之憂哉三日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歾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壅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母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醢酒以待隨其所依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

人文紀畧 疏 卷十八

一匪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日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廓敵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

人文紀畧

疏

三五

卷十八

時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偶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各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使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

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民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有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禦禦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

人文紀畧

疏

三五

卷十八

聞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上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敵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敵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閩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

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始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座圖之四日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敗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彌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遭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

人文紀畧

疏

三七

卷十八

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

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貊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子子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資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笑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登薦書抱膝隆中策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

人文紀畧

疏

三六

卷十八

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任漢唐法度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

小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

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雄長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類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賈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開謀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屬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跣跑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髮髯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

人文紀畧

覽

三十九

卷十八

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師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聽憂戚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奸名譁競使奸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

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數鋒車所召幸未及前日損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親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間縉紳之能出應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關登壘不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肉食之徒未

人文紀畧

覽

四十

卷十八

此又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曆服所以撫摩愛養培植億萬年不天之休加用

力焉不幸此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饒威惡靈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內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卜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一

卷十八

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利餘爲謀不減率天下以其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問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欲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種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新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茲賊陛下神明英武

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請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餽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汙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疆禦捨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削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湖虐取漁舟故吾人爲敵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顧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湖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二

卷十八

訟江湖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譴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直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

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蠻貊。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憐於志。鑢錐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於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鑢錐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殆。人心杌隳。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研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愛。以沮陛下攘寇之志。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五

卷十八

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邪之行。居前曰。則曰我能爲君充府軍。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之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卓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事。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

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靈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狡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

人文紀畧

疏

四十四

卷十八

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掄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夫亮將獎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尋夏攘秦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

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庸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于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而左右之人仇病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威亡正自無日與其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五

卷十八

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悵惓惓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頑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鍾伯敬曰文丞相稱國於宋運既去之時一敗而身殉之後人但知其忠不知其才以爲縱使黃冠故鄉亦復何益然細觀此等議論誠當日救時之第一義使朝廷從而行之則天下事尚可爲也惜不早用耳管仲三戰

三北而一匡天下賢者之才寧可勢窮身敗而等閒測之耶

人文紀畧

疏

四十六

卷十八

癸亥上皇帝書

文天祥

臣獻車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言今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承術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日。擊枕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儉壬之聚歛。而儉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關上疏。人文紀畧 疏 四十七 卷十八

乞以宋臣刀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慈。從欲與祠。又寵綬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劇奮發。嘗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已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糾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條讀報狀。宋

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游界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時。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歿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贊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人文紀畧 疏 四十八 卷十八

曾覲龍大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哀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少衰。孝宗豈弗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若迄不能揜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絃重新整。賴功業遂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



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  
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凶鷲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  
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  
至。戊午已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  
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縉紳  
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  
其太阿。屏置畿邸。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  
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  
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九

卷十八

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  
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于覆載  
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  
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殊臣嘗聞  
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  
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者之禍。其後至於濫觴  
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  
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  
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旣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

事。上憤聖聰。獨爲方來計。則廢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  
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  
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張肆植。根  
既深。傳種亦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  
規。不裁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  
與於貽謀。而濶畧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疎遠。亦安能以  
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間巷。無小無大。  
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  
他人。而唯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母以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一

卷十八

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母以其甘言卑詞。  
而謂人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  
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  
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倘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  
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  
議。縱未忍論其生平之惡。以責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  
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  
以厭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  
然。令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

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螫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說詞以去。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愆。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

鍾伯敬曰忠臣心事如瀝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二

卷十八

茅鹿門曰諫正處不敢一毫自用已意言婉心苦至此而極

輪對劄子

文天祥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就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肩乃心。臨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璽。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匱乏切見天顏。粹穆聖性謙虛。雖如艸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闡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闕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葷葷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達於理者。儒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其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

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季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昇於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豚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生。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三

卷十八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斯道斯民，解後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聞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親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禮羣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宮府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怪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見妖。近者積陰爲寒，皆名咎徵。漢人縱閉之學，必謂一證主事，臣不能曉。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已。

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畜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言，當接於耳。而又內廷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切已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爲監，卽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歸，豈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人文紀畧

疏

五十四

卷十八

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乖，故撥亂本，塞禍原，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葛端調曰：其學純正，其言舒雅。宋人奏對之文，必原本經理，迥非西漢可及。觀此可知人主家法尊經之益。

人文紀畧目錄

卷十九

書疏劄子

明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洪熙元年

李時勉

雷震請修省

劉球 弭災召祥

廖莊

扶植綱常

羅倫 上武宗封事

王思

正祀典

劉魁 陳膚見

傅應禎

節收輔臣權勢

劉臺 劾元輔不奔喪

鄒元標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十九

請懇嚴加修省

鄒元標 陳所學

鄒元標

請修改曆法

鄒德溥 治安要務

鄒德溥

議處宗藩

鄒德溥 恭進泰交錄

鄒德溥

參權相獨封

李長春 請東宮撫軍

李邦華

議

宋

添駐贛州軍馬

周必大

明

劉薛從祀

劉定之 崇聖學正士風 鄒德溥

三途竝用

鄒德溥 王陳從祀

鄒德溥

人文紀畧

目錄

二

卷十九

吉州人文紀畧卷十九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書疏劄子 明

大庖西上萬言封事

解 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罔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

人文紀畧

疏

一

卷十九

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諫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而後諫。章以視起居。即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待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英。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特出師。

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通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親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官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

人文紀畧

疏

二

卷十九

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大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眾。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有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鉅恨剪蔓。誅其好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見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

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  
更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  
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  
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其非所宜也。說苑出  
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  
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  
孤議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殘蕪。客無可采。陛下若  
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  
其後。上訴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開闢濂洛之佳葩。

人文紀畧

疏

三

卷十九

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剛其無益。焚其謬妄。勸成  
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  
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舛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  
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  
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  
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  
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  
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

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  
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  
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猖獗。俾於變之民。不遷  
於淫巧。易制寺觀。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  
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  
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聚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  
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  
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藝之地勿食。釋老之  
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斷  
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  
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母令逮繫。大臣有過  
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  
用建除之說。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  
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  
政之齊。止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廢。人君  
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

人文紀畧

疏

四

卷十九

德爲政。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率率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秦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人文紀畧

疏

五 卷十九

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勦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

稱塞淵衷也。然諱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諱諱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錫。錄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贅越。而或佈於朝省。驟歷清華。推埋隱悍之夫。聞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鋸。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

人文紀畧

疏

六 卷十九

之賤。突繡巍哉。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餽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

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稽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狀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幾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興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

人文紀畧

疏

七

卷十九

雄已惜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典師以取寶爲名。論衆以神仙爲徵。應有所謂某仙某神字佐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漫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歎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歎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

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禱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以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

人文紀畧

疏

八

卷十九

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墜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陳名城銷鋒鏑禁兵講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責育不暇圖武備黎之過也。及今條治不宣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



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今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踣曲奉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

人文紀畧

疏

九

卷十九

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餉。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付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方希古曰。歷陳治道要務。井井有條。真廟堂之碩書。經世之名言也。即使愛國老臣。出袖中尺疏。未能遠過。賈生以弱冠陳策。而通達國體。解君以弱冠奏疏。而曲盡時宜。天下奇才也。

陳明卿曰。上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能不感而泣下。

人文紀畧

疏

十

卷十九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上必有仁聖之君斯下有忠直之臣且三代以上莫盛於帝堯而伯益猶以荒怠流逸爲規三代以下莫盛於太宗而魏徵尤以十漸不終爲戒方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丸是有納言之君又遇有可言之時愚臣又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事務止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

人文紀畧

疏

十一

卷十九

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致太平者此其效也夫何卽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墼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於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千金之費而欲輒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界隘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於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

民力而取材於遠方乎矧宮殿制乎太祖高皇帝同堯堦禹宮之儉約傳之萬世可也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於先陛下當守其成於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於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於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如渴者之欲飲饑者之待哺正宜與之休息可也今又重勞民力疲罷何堪邇聞內官催木炭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被其捶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旣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

人文紀畧

疏

十二

卷十九

然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而恭默思追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考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官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况始者終之兆也小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其流必至於潰川星星之火匪撲滅則其勢必至於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慎終如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慾者

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已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行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螳螂敵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矣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於所忽尚何有一息之或息也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人文紀畧 疏 卷十九

裁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於萬幾之餘進一二儒生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艱俾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所以爲賢者寧不在學乎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效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謹陳所言以瀆聰聽已往

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慎陛下審思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與天地共悠久矣臣愚忱懇昧罪當萬死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甚

人文紀畧 疏 卷十九

雷震奉天殿請修省疏

劉球

臣敬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正其亂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秦殺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雛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天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賜陛下素服報朝。下罪己之詔。出省

人文紀畧

疏

廿五

卷十九

躬之言。令羣臣各修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君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陛下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宴處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學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惟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夫。理欲判然。則聖心正

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廟堂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陛下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察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

人文紀畧

疏

十六

卷十九

不肖而當遠也。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綉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

兩。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量無狀。其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既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指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

人文紀畧

疏

十七

卷十九

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常。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起。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通賦以憫民窮。

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卽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破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蕭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擬首寇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

人文紀畧

疏

十八

卷十九

不過獻諸廷礫。諸市泉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衆與水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方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陛下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窟。冠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冠子思機。祭於麓川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

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塞新附之羣掌之許以小職使任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翟比年入貢殊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日幸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間督操備務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長將定召

人文紀畧

疏

十九

卷十九

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

應詔上弭災召祥疏

景泰四年

廖莊

仰惟上皇被留不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變與未復大讐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

人文紀畧

疏

二十

卷十九

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繫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朕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

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  
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人文紀畧

疏

二十一

卷十九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薄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頃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嘗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失關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波靡兵戈擾攘餽餼沚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於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陛下之恩顧靈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言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倫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議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

人文紀畧

疏

二十一

卷十九

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以執諫。况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惻惻。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之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朕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蠻貊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

人文紀畧

疏

二十三

卷十九

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舉。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史筆書之。以三年之喪。從其側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金革之事。起復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

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違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艸廬之中。國無門廷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朕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也。詩曰。股肱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於親。爲當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

人文紀畧

疏

二十四

卷十九



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琨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隨以員。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身。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各邊防之緩急。各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已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

人文紀畧

疏

二五

卷十九

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難不行於朝。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談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邪。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邪。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

人文紀畧

疏

二五

卷十九

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邪。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邪。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詞。一有俞允。歡然

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寔則貪位。名曰起復。寔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人。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

人文紀畧

疏

二十七

卷十九

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預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憾。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

求聘。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現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法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

人文紀畧

疏

三十八

卷十九

特在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視顏爲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

言一出。犯者皆竹。衆怒羣。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諸國體。則曰虜儒迂談。不達時安。不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碍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上。殃及于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賂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錢鶴灘曰。扶綱常。植名教。宇宙間不可一日無此議論。人文紀畧 疏 二十九 卷十九

本朝狀元。當以一峯公人品爲第一。讀此文。得其梗槩矣。

王荆石曰。剔瀝忠肝。直犯忌諱。真能言人所不敢言者。方之前哲。其長沙三閭之倚軼。三復起敬。

上武宗封事

王思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體。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下一人。上賴以承宗社之統。下賴以啓萬世之傳。不可一日不致其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豈有陛下聖神文武。而不爲宗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宇不勅政。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探厥所自。蓋有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移於左右。政令出於多門。紀綱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蝕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薄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焉。夫荒志廢業。惟酒爲甚。而天子一日萬幾。尤當有節。書曰。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末流之禍。如此。今陛下露處外宮。日涵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其荒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以大憂也。伏望陛下以天命爲可畏。以祖宗爲可法。懲創往事。克謹嗜慾。預防外患。還蹕深宮。又必親享大廟。孝養兩

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使俄頃轉移之間。德業極其盛大。豈不善哉。臣越職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人文紀畧

疏

三主

卷十九

正祀典以明大倫疏

劉魁

臣伏讀先賢孟軻之書。有曰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蓋道而非此。則非道。學而非此。則非學。是道也。先師孔子所以傳之於顏淵曾參孔伋。而顏淵曾參孔伋。所以受於孔子之正脉也。今考文廟之祭。顏淵曾參孔伋。在四配之位。序坐于殿上。其淵之父路。曾參之父黜。孔伋之父鯉。乃在廡下從事之列。崇子抑父。人倫何在。臣恐諸賢有知。不安於享久矣。或曰文廟之祭。所以序道統也。顏淵曾參孔伋。實得孔子之傳。而博文約禮。

人文紀畧

疏

三主

卷十九

之言。大學中庸之書。又足以發明之。不得不在四配之位。若顏路曾黜孔鯉。則有間矣。以其嘗在從遊七十之中。不得不祀。既祀。則不得不列於廡下矣。祀典興於後代。所以崇德報功。雖嫌於崇子抑父。然實爲道統計也。夫復何害。噫。曾有棄父子之倫。而可謂之道乎。又豈有舍父子之親。安俎豆之享。而可謂之賢乎。又豈有不顧父子之大義。惟求著述之爲功。而可謂之禮乎。惟求著述之功。而大義有所不顧。於是以性爲惡之荀况。宗古老莊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貪鄙無耻之馬融。皆得並祀於廟庭。至若宋儒。

精修實踐任重誦極如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真得孔子之傳于千有餘歲之後使列于從游七十之中當不在言僂卜商之下後世以其著述功小遂不秩諸從祀至今士論有遺憾焉夫沿襲已久莫之釐正無亦登有待也今皇上以聖人建中和之極際百年興禮樂之期如近日郊祀之禮斷自宸衷先復成周之舊天下臣工莫不胥慶以爲賢於堯舜遠矣皇上以堯舜孝弟之道治天下忍使顏淵曾參孔伋不得叙其父子尊卑之倫於禮樂俎豆之地爲身後無窮之恨耶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

人文紀畧

疏

三十三

卷十九

不可毫髮僭差而文廟祭祀之禮萬古綱常攸繫又禮之大者也而可使其顛倒差謬一至此乎伏望乞勅禮官參考裁正或如先儒熊禾之議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或如本朝丘濬之議謂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于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

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然據濬之議使顏淵曾參孔伋得全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竊恐冥冥之中亦有所未安也不若採禾之義別室另祭則父父子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此通享無復有遺憾矣及查荀況王弼賈逵馬融并宋儒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學術素履應否從祀可出則出無泥於故常可入則入不牽於浮議使天下之人皆知聖賢道統之傳莫大於人倫而春秋享祀之禮惟在於考行空言無補實德當修訂千古未定之是慰諸賢未死

人文紀畧

疏

三十四

卷十九

之靈不惟學術明人心正而一代典樂亦庶乎其大備矣天下幸甚綱常幸甚

陳膚見以光聖治疏

傳應禎

惟我國家重熙屢洽垂二百餘年君明臣良中外乂安未有如今日之盛誠越漢唐直比周之成康但臣思王道如精金美玉渣滓之未融不足以語百煉之金寸瑕之點汚尚可以玷連城之上矧治理未臻於純全將王道終限於小康臣冒昧不愛其死敬採三事以獻首重君德次蘇民困而以開言路終之自芻蕘之見狂夫之言願聖明鑒察一日常存敬畏以純君德臣聞敬者德之聚合顯微動靜而無間者也堯舜文武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

人文紀畧

疏

三五

卷十九

過卽此敬之充拓三代以下未免不得爲賢君者凡以怠玩放肆失之耳洪惟我皇上聰明天縱聖德日新宸無間然矣而於純敬之學切恐猶在所當講求願試自思之祀郊廟奉兩宮敬矣而退處暗室屋漏果此心乎否耶臨殿陛御經筵敬矣而狎見左右近侍果是念乎否耶一有未純卽爲作輟卽爲間斷而非至誠無息之道矣臣冒死歷請指其事而條陳之臣聞今歲雷震端門獸吻地震于京師直省不下數次如近日岷州之報猶可駭也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詔下修省一語以回天意晏然而違無

事豈真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遣太監往真定府抽印原非國初令典事創於正統間也先朝用李芳之言停止前差地方稍稍蘇息今不能納科臣之諫必欲差往奈何甘心效中朝失德之故事豈真以祖制不足法乎亦法祖之心未純也臣又近聞戶科給事中朱東光陳言保治不過一二語直切時事猶未若古人臣之解衣危論折檻抗疏也幾於觸犯雷霆本當中豈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側席求言之心未純也夫三不足之說王安石所以悞神宗陛下肯自悞耶知其必不然也伏望恭

人文紀畧

疏

三十六

卷十九

默思道弭天變於未甚修德省愆消災禍於既至如雷霆必思陽德好生乃爾奮擊觸物不于他處而于端門地震必思陰德主靜乃爾奮騰震撼一見于京師屢見于直省得非朝廷容有未盡善之政與所以因變而思過者不容已也抽印一節縱在必行合請照無湖分例勅下工部擇營繕司廉直者一員往代其事急收成命取回太監以慰人心而安地方不亦宜乎凡人臣進言如朱東光批鱗蹶尾豈無畏死之心無非感荷國恩思効狗馬不必計其論刻之是與否也均當容受使知朝廷無所忌諱苟有切於

隱憂勿罪無四而啓將來之憂苟有補於闕失勿違留中而滋欺蔽之奸夫然則憂勤惕勵之心隨事致謹戒愼恐懼之念隨處不忘斯之謂純德而天眷永無窮矣二日請蠲賦稅以蘇民困皇上初登寶位首下詔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免自隆慶二年起至四年止如未徵未完者免三徵七誠曠蕩之洪恩而海內懽忻鼓舞者至矣乃上之軫恤者愈速而下之希望者愈厭如戶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樂味藥材兵部之馬船馬價艸場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人文紀畧 疏 三七 卷十九

餉之類除免三分外其七分應該徵者宜其朝令暮完可也顧乃官司責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推帶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真無人心哉臣又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况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兼已往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七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絕域之民尚有未經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朝廷蠲免官司乃爾窮追不過爲囊家計耳近奉稽查章疏完不及分數者則撫按聽參郡邑降俸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其首意

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焉顧以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臣恐中才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爲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未開則罪誅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杖隨者暇顧哉茲朝廷以此責成撫按撫按以此責成郡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常見披枷帶鎖相藉道途提携保抱逃竄於外境形似失巢之鳥苦如遊釜之魚身請爲傭妻鬻子賣以償者有之家產盡絕而待斃坐困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於天水旱星火災見於人文紀畧 疏 三八 卷十九

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皇上所忍聞哉臣常卽今日之時用遡觀今日之時勢莫能自解者三彼其時倭寇交訖戎馬競聞日費不貲其積逋之搜括未甚也今天下變類納款首惡受首乃不寬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者一也鼎修官闕大役煩興採木鑿石萬里轉輸其搜括未甚也皇上今畱心節儉禁絕營繕乃不能已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者二也嚴嵩當國鬻爵賣官盡天下之珍玉寶貨填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屢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此臣之未解者三也伏乞體天地之心

憫民生之窮。勅下該部查勘。徵七年分。凡京庫太倉金花等項。係於戶部爲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數徵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料銀。以及南直隸應天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各省府州縣查明侵欺。果係民欠者。悉與蠲免。其中如舊欠一味。無甚緊用。實心班竹。委非湖所產者。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既止營繕。不修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一年以前額派。可減者。量行減之。再勅禮工二部體悉。查議題覆。將前項應改應減者。頒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仁恩人文紀畧 疏 三十九 卷十九

口以止之。樂於遂非。相率以隱嘿爲言。脫有奸惡起而播弄其間。人主何由得聞。不亦自聾聵其耳目而斷塞其咽喉哉。洪惟陛下登極未幾。石星李已先朝以言事擯斥者。首起廢而叙用之。海內臣工。輒相慶曰。聖天子之重諫臣如此。真直道可行之會乎。凡抱忠耿。挾許諫。孰不望黼座而快于一陳之爲願也。胡近年南京火者張進。醉辱科臣王順。卽所以辱朝廷之耳目矣。兩京科道。交章論劾。給事中趙參魯論之。獨許其間不無疏僻激烈之罪。詔旨將科道官罰治。而獨以趙參魯斥爲典史。無非寓曲成于懲創之內。使知悔過自新。而遠近臣民。不解德意。遂謂皇上之庇內臣如此。其抑諫官又如此。縉紳徒切扼腕。凡事之有涉于近侍者。遂卷口而不敢言。卽言之亦無補。近日胡執禮裴應章之諫討馬。趙煥侯于趙之諫抽印。俱束閣不行。不有明驗乎。又南京給事中余懋學條陳五事。真切時弊。其間不無指摘太過。皇上將余懋學禁錮終身。不復再用。無非寓仁恕於懲戒之內。使言官慎重而不敢輕也。遠近臣民不悟。遂謂朝廷之諱直言如此。其逐諫官又如此。相與私相感嘆。凡事之有關於朝政者。皆畏縮而不敢陳矣。人文紀畧 疏 四十 卷十九



卽陳之且得罪如近日李盛春之請朝賀朱東光之請防微幾于不免不有明徵乎夫懋學二臣雖未能真知其人品爲何如緣其事而諒其心實欲效忠乃不免譴責焉藉傳他口載諸史冊彼二臣者以諫見逐猶不失美名陛下因諫而逐二臣後世將以爲何如主哉此臣竊不暇寧爲二臣惜急欲爲陛下惜也况趙參魯則遠而悔悟益深余懋學罷斥久而愧死無地伏望鑒愚樸之忠而畧既往之愆開繩糾之路以收交修之益勅下吏部將趙參魯取升京職余懋學仍行叙錄則正直之氣弘而蹇諤之風人文紀畧

疏

四十一

卷十九

興豈非太平盛事也哉再觀明旨有言復用余懋學者一體治罪臣今冒死言之誠不忍以拒諫之名累盛德也倘用臣之言則陛下之盛德全令譽永矣卽放田里潤鼎鑊亦所甘心伏乞聖裁

請節收輔臣權勢疏

劉臺

臣聞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祖宗之法制朝廷之極也善治天下者亦惟法祖宗之法而已今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大小臣工之爵祿祖宗之爵祿也千百萬年聖子神孫亦惟遵守祖宗之法制以計安社稷宗之天下而已臣不避斧鉞披擗肝膽冒昧請死申祖宗以來之制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節收閣臣權勢以治安萬世焉臣聞進言者皆曰望朝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伊傅之業何者陛下有納諫之聖有萬物一體之心而輔臣則殊無容言之量天下之慮也夫輔臣之據高位握大柄威福願指勢傾中外未嘗一人敢異言其無作威作福亦無一人敢明言其作威作福及其威福敗露理勢反極當此之時有大奸雄意欲收代之嗾一二希名寵竊祿位之人偶中而遂斥焉厥後其親戚其里開其遊仕省郡其門生屬吏與前希寵竊祿之人抵掌相慶若更天賦每一條陳則曰前者之過也每一題覆則曰前者之過也才露者壯頑壯頑者其惡易見機深者人骨人骨者其罪難察難察者年歷多易見者年歷少少者二三年多者十餘年十餘

疏

四十二

卷十九

年者壞祖宗十餘年之制。二三年者壞祖宗二三年之制。彼其視天下大事若奕棋然。忠臣義士。每每扼腕嘆息。卒未能起而救焉者。祖宗之法不申明也。謹按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事隸部院。當時勢不軌攝而職易稱。成祖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密大事。當時擬議於內者。官階未峻。則無專擅之辭。幹理於外者。職掌素定。則無總攬之弊。二百年來。其間遵守祖宗之法者。固多。而擅作威福之權者。亦有。彼其作威作福也。猶曰恐人之議其後也。尚憚憚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當也。何者。以

人文紀畧

覽

四十五

卷十九

祖宗之法在也。自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專政以來。每每自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止。何人不可進退。大小臣工。內外遠近。非畏其威。則懷其德。夫其進退人也。作威作福人也。宰相之實也。而曰吾相天下。非宰相之名乎。祖宗之法。應如是否耶。臣常私憂過計。本朝萬世後。禍必深於置丞相。蓋不置丞相。權不移下。無其名而亦無其實也。上盛事也。今提批若此。若其實不避其名。又若此。寧不兩失之哉。古者丞相一有差失。諫官爭之。猶曰與丞相府爭也。今者輔臣一有差失。無問大小。咸歸之天子。如是而諫

官爭之耶。輔臣必曰是與天子爭也。人臣而負此名。其罪當若何哉。居正自大學士高拱逐去後。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一聞諫官微言婉辭。稍侵及之。必曰吾守祖宗法。若等安得爲是。狂直耶。夫居正而知祖宗法也。臣請以祖宗之法正之。祖宗朝進退大臣。俱得如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逐大學士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夫拱誠作威作福人也。有宰相之實也。臣任主事時。欲疏劾之。凡三焚稿。恐目出位。歎其人露才壯顏。臣不直之久矣。但宋臣朱熹憂留。揆特旨批逐。則曰進退大臣。亦當如禮。居正安然爲之可乎。

人文紀畧

覽

四十五

卷十九

雖然此猶可言也。往者王大成獄興。誣連高拱。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公議藉藉不平。密爲書令拱切勿驚死。恐已負殺大臣名。大逐之。誣之。宰相威也。已而私書安之。宰相福也。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雖云滿謫。實乏奇功。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當王也。居正重違祖制。許以贈王。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補郎中。陳有年一爭而逼去京師。置然有如聚訟。夫孔子重予繁縷。嘆曰惜也不如多予之邑也。至使朱氏福極生災。寵盛被譴。遺天下口實。臣恐公侯之家。廣積厚。

施緣例陳乞。國家將止之乎。否也。止之則利。助者執而議。持經者被顯禍。祖宗之法若是乎。臣竊聞祖宗朝。間有旨下。不便民間利害。各部猶費閣臣。不從容票擬。今詔旨一下。果嚴耶。居正曰。我費多少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畏居正甚於畏陛下矣。果溫耶。居正則曰。我多少費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懷居正甚於懷陛下矣。畏威懷德。非國之福。古之具臣如李昉輩。薦人猶惟恐人知避威福也。未聞引爲自利之圖。託爲身後之計。如居正之爲也。祖宗之法果如是乎。祖宗朝閣臣優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五

卷十九

游密勿侍從。論思一應大小事體。臺省諸臣各出所見。條陳之。部院覆奏。行之各省。撫按官奉勘合行之。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條陳章奏考成。有曰各省撫按。凡考成章奏。每二季該部各造冊二本。一本送內閣。一本送科。撫按延遲。該部舉之。該部隱蔽。該科舉之。該科隱蔽。閣臣舉之。夫部院分理邦事。舉而劾之。其職也。科臣封駁奏疏。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例無印信。銜列翰林。翰林之職。止備顧問。不侵政事。祖宗制也。居正創爲是議。不過欲制脅科臣。總聽已令耳。夫巡按回道考察。非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

以選之既精。任之既專。諸臣自知顧惜名義。不至狼狽大甚。且都察院於各御史。有統無屬。不欲重爲摧挫之。鉗制之也。近日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調用南京。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喪氣。莫敢展布。所畏者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啗之以陞遷之望。又恐之以考成之誼。詎肯甘鋒刃。舍爵祿而盡死。言哉。夫文彥博執政。容唐介之直言。司馬光當國。聽蘇軾之廷爭。古之賢臣。類多如是。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生祠也。今傳應禎則謫戍矣。又以傳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楨矣。夫輔臣

人文紀畧

疏

四十六

卷十九

所贊助者。賞罰也。所不敢明言。自居者。亦賞罰也。今每用省臺諸臣。歟。居正曰。我用之也。公受罰。謝不少。退讓者。欲歸私德。而箝衆口也。至降罷責治。臺省諸臣。歟。居正獨不曰。我降罷責治之也。何也。避私怨。而畏公議也。輔臣而歸恩避怨。誰其避之。祖宗之法。應如是耶。至若爲固寵計。獻白燕白蓮。致詔音切。責傳笑天下爲擇好田宅。計指授該府道。誣遼王以重罪。今武岡王。又議罪矣。居正可忍爲之乎。爲子弟連中鄉試。而許御史某以京堂布政使。某以巡撫。今年嫡子又起覬心矣。爲造大版。發銀十萬。節遣錦衣

千戶校尉等監修違禁宮室日斂江陵民人等膏血今江陵之膏血盡矣爲黃州生儒投匿名帖數若子弟中式不公假縣官事窮治殆盡今其舉人生員欲訴冤擊登聞鼓上告矣編修李維禎稍稍不謹言及其家富貴狀卽外斥矣且風聞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臣每廉之遼東各官尚未得實厥入關未幾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宮室與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臣不能不聽而疑疑而信矣然遠近臣工皆聞且信之而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其罪過者積威之劫也臣聞自

人文紀畧

疏

四七

卷十九

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勞心疑忌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時諫人主難言大臣易寬仁溫恭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上受主知下懽衆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而爲大臣者每每一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好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惕乎衆或連衆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

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圖也而大臣不知改圖不惜大體嗷嗷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藉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烈大臣之惡日滋而天下國家之事日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實大類此陛下卽位以來諫勤學則勤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日講讀則日講讀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於進言之忠雖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人主易也但言涉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懋學反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傳應顧憤發三劾俱比王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

人文紀畧

疏

四八

卷十九

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持身正大不從其指授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出其私則乘機避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之而遇考察也則又以考察鋼之古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爲雖上智之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以天下之大而使上智之士奉身求退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爲爲豈天下之利哉臣故曰言大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言大臣之難

如此古人亦計之熟矣。臣甘犯其所難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僭逆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死生不足惜。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將來有當慎之圖。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為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祖制去實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擅也。萬世之名議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材必不敢私出已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一指示也。朱氏之貨寶可不必貪也。內閣之部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改正也。子弟任其得之不得。可

人文紀畧

疏

四十九

卷十九

不必私通也。不必色厲而內荏也。不必植黨以恃公也。國家中興之治。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圖。臣職言職。服勞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臣故曰。進言者當望陛下爲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爲臯夔伊傅之臣也。伏望俯鑒臣愚。仰體祖訓。曲加裁抑。萬世幸甚。臣初舉進士。居正會主考試。臣中第七。臣廷試。居正同充讀卷官。臣中二甲第四。臣列部屬官三年。居正薦臣改選。今職自常人觀之。居正之恩於臣。亦云厚矣。然仰惟陛下天授地載。大父母也能効忠。卽所以孝於父母也。而區區舉薦私恩。

不與焉。古之人有舉人自罰者。舉者不必以爲異事。而所舉之人亦不爲薄恩。何者。主恩有所當重。私恩有所不顧也。臣前謂輔臣未去位之先。欲起而代之者。往往喉一二門生故吏。出力以排之。排之而去。則此一二者驟至顯榮。起而代之者。結爲死生進退。天下不知。猶稱此一二之剛直。臣竊鄙之。臣以孤立愚忠。惟知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謀。雖父母垂老無依。惟思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奈此生他尚何恤。伏望憐臣之愚。鑒臣之忠。採而行之。臣死且不朽。若居正主考。臣屬門生。以卑犯尊。罪所

人文紀畧

疏

五十

卷十九

當治亦望。行臣之言。節其權勢。以謝祖宗正臣之罪。明示中外。以謝居正臣亦死且不朽。倘中外臣等不明祖制。不諒臣心。謂陛下妙齡大纛。無用直言。不思有君如此。得一二賢臣。以佐下風。黃虞之治。朝夕見矣。臣可無言耶。謂居正罪惡未盈。不宜早發。恐至無忌。不思彼果無忌耶。國典公議。固自在。果有忌耶。及今改歸。猶得令終。臣可無言耶。謂臣承乏邊徼。自有事。事不可不言耶。臣自冬徂春。積使寒氣。誤用庸醫。心神怔忡。髮鬢寥落。一旦暴死。隱填溝壑。未及一言。豈忍瞑目。臣可以無言耶。用是情出迫切。詞具

忌諱惶恐怖。不勝俟命之至。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一

卷十九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亟斥輔臣同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臣聞輔臣張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連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艸茅跼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朝沐浴膏澤今幸收錄入仕未幾日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卽欲竭盡血誠目于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嘖嘖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豕敢置身斧鉞披瀝爲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攸賴者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于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食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計天下人所

共知也。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可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官皆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郡邑。臣鄉先時。每科占藉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入黷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以太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五

卷十九

濫書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四畧舉。以示威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四有定數。以至首鼠相窺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輒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艸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于彤庭。投忠肝于玉陛。未之有也。間有愛國訃。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譁。當世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羅罪者矣。豈盛世所

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觀黃河泛溢。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爲巢。啜水爲餐。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

人文紀畧

疏

五十六

卷十九

可枚舉者矣。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皇上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朕學固未成。志固未定。而弼成帝學。引君當道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且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

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批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竊竊神器。貽禍深遠。患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目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居正不孝而廢爵祿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議我不孝而廢爵祿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

人文紀畧

疏

王五

卷十九

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一日而留此位。彰彰較著也。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殊後有非常之事。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所謂不常人也。今有於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此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貪覩。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不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

天下非之而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私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共觀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標常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周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

人文紀畧

疏

王五

卷十九

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遠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階。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謂公論倒施。蓋至于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殺狀中止者。士楚得狀不顧。私自上請。



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肯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致矣。此士楚之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邇其源士楚先之。楚也。身服縗。心同大羊。天下嗷嗷于士楚。臣以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臣衷如此。臣言可採。望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七

卷十九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簞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臣甘爲妾婦。自愛其生。天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王荆石曰。反覆說居正不可一日留此位。意至而詞勁。語語忠義激烈。不避斧鑕。雖九死不同。真宇宙間奇男子也。

請懇嚴加修省疏

時爲吏科給事中鄒元標

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仁愛人君無已也。恭惟我皇上。仁厚性成。府知天挺。孝養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艸木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歌誦盛德。乃者本月上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一時煨燼。主震驚聖母。憂勞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修省外。伏乞聖明。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災爲祥。不能修德則災爲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陰生陽。不旱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修歟。臣昧死陳爲六事。皆上關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剽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窒碍難行之事。儻蒙留神。國家幸甚。臣愚幸甚。一口保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陛下握符御曆。前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皆陛下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偃仰屈伸。煦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

人文紀畧

疏

五十八

卷十九

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冀臣進無欲之訓，陛下俯垂嘉納。陛下試自修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又曰：鐘鐘于宮，聲聞于外。蓋言誠不可揜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爲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爲功。陛下今一節膏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年無疆。臣誠願

人文紀畧

疏

五十九

卷十九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一日親臣工，臣聞魏執惟天歟，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冀臣進召對之語，蒙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爲之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其嚴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動多掣肘者，臺省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睽越，情旨罔洽，上德滯阻，下情塞鬱，徒事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天變，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臺臣所上章

奏者，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訪詢，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本源，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爲阿，有否而不以爲矯，要共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召對其一，聞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祖宗時故事，所宜尊祖攸行，以親臣工也。一日開言路，臣聞言路開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鉅士立朝，惟憂倦以開言路爲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乃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

人文紀畧

疏

六十一

卷十九

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爲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之下，人雖至愚，必不肯以爲犧牲矣。臣往讀留都汙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櫻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昧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陛下宜廓虛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謀嘉猷盡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朕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五臣爲之招，或復原職，或授京秩，增朝端正直之氣，助臣

工欲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二曰諭  
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天以示儆人君固當恐懼乃臣子亦安能妄  
殊無所事事哉古人立朝不苟專以求詞惟塞蹇以謀國  
今有謬不殊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  
遊戲徵逐爲本業以流連詩書爲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  
壤臣請卽近時人心以爲陛下鏡之如議官一事昔言可  
減今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卹矣如  
處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  
人文紀畧 疏 卷十九

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爲鬼爲蜮不可測度猶且悠  
悠策高述過公卿以軟熟爲工以謀國爲迂有臣如此國  
奚賴焉臣願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  
節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卽如弘  
正間風俗淳朴亦可幾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  
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陛下諭百官以懲薄  
習二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  
則死國無財則匱陛下躬先洗濯仰追列祖猶然有說焉  
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

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爲百歲之計今  
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慈寧鼎建山陵大役並興動  
需不貲取之于西北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  
水旱見者寒心非大爲樽節膏脂易穀誠難繼矣如江西  
燒造無益費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  
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爲禁止以彰儉德  
至明也以培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  
世不能持籌而算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  
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一日拔幽抑臣聞民舍陰陽之氣  
人文紀畧 疏 卷十九

常與天地相爲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  
乖戾則天地之乖戾應之言民怨以氣上干故也匹夫舍  
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牆所禁宗室  
罪人不知幾幾矣註誤致譴其苦可矜也陛下臨御屢下  
寬刑之詔遠方內暨尤蒙貸死况以皇室懿親忍使之羈  
囚而就死乎今後官所積官人不知幾幾矣由壯而老者  
其情可矜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艸木羣生皆能自樂  
况內廷幽婦忍使之孤執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  
地之所以爲大德也一物惟恐傷者人君之所以爲至仁

也。臣願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所司於宗室審其罪可原者，盡行疎放。於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爲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聖裁。

趙定宇曰：讀臺中疏，誠不乏名筆。獨此論君德國是，皆懇到有見，而忠愛之心溢於言表，是有用文字。

疏

卷十九

謹陳所學以完衆志疏

鄒元標

左都御史鄒某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壅。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昧乎言之矣。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臣嘗思之於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明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托。至宋而諸儒並起，我

人文紀畧

疏

六

卷十九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永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卽兀坐深簾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卽東魯劉孟秋、朱洪漢、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十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於演泉所。

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弁逐之日以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今人生墮地學者自訓誥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勲勩所常了不得本分事成性繼善何所祇承致君澤民何所託根浪死虛生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類墮自甘者也詩

人文紀畧

疏

六五

卷十九

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

奉旨朱重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

請修改曆法疏

鄒德溥

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堯典約四百餘言論曆象者半箕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蓋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待焉以修政庶民待焉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律曆也日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夫使孟飢殄滅攝提失方卽欲釐百工而熙庶績何繇也是以聖王欽之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法也計衡郭守敬故稷理數兩積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七蓋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斯密成以來未有也故以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之典毫髮不爽則臣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羲和之官四宅而稽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不足以俟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臣以爲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

人文紀畧

疏

六六

卷十九

天何也。文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纖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焉。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此於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臣稽自古曆法。由黃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訖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訖元。凡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曆三百餘年之不爽。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事。而疑

人文紀畧

疏

卷十九

六十七

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閏廣之地。乃睹日。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輒曰監曆云何。同回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法者衆矣。而獨楊廉任以爲日食足徵無差也。臣不知廉云無差者。特謂報食云爾。抑能任其時刻分秒起復位分之盡准乎。廉嘗稱歎人鮑泰

希曆書以爲妙傳。而鮑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令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嗜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之法。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異之。臣之所請者。非欲舉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願陛下下詔。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嗜人子弟。內請曉本業。善於書算者。令於冬至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躔離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

人文紀畧

疏

卷十九

六十八

悉月宇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至正以來。有無舛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運算轉曆。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即幸而無舛。可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載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彼且于每歲之正。而命申考矣。今獨奈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舉哉。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頌太平。臣以爲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

此乃天之所以待陛下也。故竭誠以諱。惟陛下寔圖之。

王荊石曰：首言曆法，所係最重。中云：非天之不能盡如曆，亦曆之不能盡如天，真獨得之見。

人文紀畧

疏

六九

卷十九

治安要務疏

鄒德溥

臣近觀廟堂，獨觀於在宥之道。嘉與宇內，更始黜操切之政，剗煩苛之令。渙比周之羣，升修正之士。開直言之路，蠲逋負。卹水旱，伸枉抑，拊循元元，而嘆咻之和氣，翔洽羣生。休咎蓋譚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乃臣愚嘗見賈誼當孝文時，有三流涕六太息之議。魏徵三劄五規條上於嘉祐，彼皆逢明主，君治世，猶然效計陳忠，惓惓不已者。誠欲爲國家圖治安於無窮也。今主上明聖，帙帙前代，而臣芹曝之志，不異於數臣。故臣亦以治安要務進。臣之所謂治安要務者，非高言激論，疆陛下以其所難也。蓋皆陛下之所已行，特或未以爲甚要而加之意耳。其大畧有五：一曰敦節儉。二曰尚安靜。三曰阜民生。四曰重撫按。五曰飭武備。臣聞晏子曰：寸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繫。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言無節之難爲足也。今天下賦歛非省也，負輓絡繹而歸於縣官者非寡也。諸凡利孔所在，可權可征者，非有所未盡也。然而不以饒足餉，何也？無乃供億稍盛，而衣不曳地之風未聞也。營繕稍繁，而將作之費不爲止也。玩好稍靡，而採買之費不爲計也。近習少侵，而

人文紀畧

疏

七

卷十九

冒濫乾沒之弊不得而絕也。此其大者也。其細類是者難編以疏舉。則安子所謂無當之管而操寸煙焉者也。臣聞天下財賦三分之一以奉乘輿六宮。而其二乃以爲百吏諸軍廩食與備邊之費。雖九重尊富。王食自難減損。然誠於其間稍加樽節。歲可省金錢數十萬。夫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用既有餘。則財爲無用。不過數年以後。臣竊以爲卽開市山澤諸稅稍苛碎者。皆可弛以與民。留不盡之利。以爲有事之需。獨租之詔。賑貸之令。可以歲歲而下。國足而民亦足。計無便

人文紀畧

疏

七十一

卷十九

於此者。臣故曰敦節儉也。昔唐文皇以建屋喻治道。謂營構旣成。乃數改易。苟易一根。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故爲國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臣見往者政令之急。天下之吏望風而趨之。以惇厚爲怯。以提給爲賢。以老成持重爲無能。以見事風生爲治辦。故郡多鉤鉅之習。邑無鳴琴之理。卽如丈田一事。有司承風旨。畏鑄譴。日持弓尺。驅齊民以飽胥吏。胥吏與富室爲姦利。而克急之夫。又以拓祿加賦爲功。盡取斥鹵不食之地而賦之。蓋天下騷然勞費而不均有加焉。至於今欲復其舊。而以爲

難。臣以是知天下事不可輕動如此類也。請自今一意與民休息。第去其泰甚。不得於可已之處。有所紛更。則天下享清淨寧一之福矣。臣故曰尚安靜也。今天下民力盡矣。田野間閭之間。大都十室九空。無終歲儲積。一遇水旱。弱者溝壑。強者行劫。諸曰富民易與爲善。實民易與爲非。甚可慮也。夫蠲免之惠。細民不沾。賑貸之恩。所濟有限。贖錢積穀。取其虛文而已。臣以爲當責成循吏。極意撫綏。多方休養。凡一毫有擾於民者。悉在必革。一毫有便於民者。悉在必爲。如養病者服餌調攝。無所不至。而後元氣可以馴

人文紀畧

疏

七十三

卷十九

復。民有樂生之心。乃有所愛惜顧忌。而不忍自棄於盜賊。卽四方有警。而根本不搖。臣故曰阜民生也。夫撫按之臣。天子所使出。而彈壓羣吏者也。撫按之舉。刺實操羣吏黜陟之。故羣吏之偵。撫按之趨舍喜怒。而竭蹶以從之也。過於媚人主。撫按揮金。則吏無苞苴者矣。撫按素絲。則吏無統綯者矣。撫按悃悃。則吏無邊幅者矣。撫按凝峻。則吏無脂韋澳忍而善爲容者矣。一方之吏多至數百。而撫按二人耳。擇二人以風數百人。如操木之本。引網之綱。甚約而易操也。臣故曰重撫按也。詩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方



今邊塵屢驚。海波未靖。在在出沒。白晝搶奪。在在有之。甚至悍卒傲其主帥。聚囂而橫擊于天下。如此可謂安乎。而胡以忘戰也。昔宋武備號爲單弱。然孝宗一行虞允文沙汰之議。及其大閱。則見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少壯。今京營諸郡國諸邊之兵。豈盡少壯鮮明嚴整者乎。武備廢弛甚矣。其何以當寇而備不虞。臣以爲但當選用能將。汰去老弱。令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比其技力。分爲上中下駟。而優異其技力之上者。厚廩而重犒之。以厲其氣。而結其心。至於器甲。第給以估直。使之自備。而試其堅利。否則重創之。如是而器不精。士不銳。未之有也。器精士銳。卽卒然有急。無患矣。臣故曰。飭武備也。此五事者。竊以爲治安要務。無出於此。陛下試行之。皆可使立有効者。夫殷厚矣。取美利也。清淨寧一淳化也。厚下安宅。長計也。吏治蒸蒸。弘業也。建威銷萌。神武也。若人者。何憚而不爲也。惟陛下裁察。

許頴陽曰。議論愷切。極當時弊。賈生而下罕見其匹。

王元馭曰。治宜安靜一段論。驅齊民以匱胥吏。真知丈田之弊者。讀此當涕。

人文紀畧

疏

七三

卷十九

議處宗藩疏

鄭德溥

臣伏睹皇上悼親親之誼。軫元元之念。求所以兩利之策。既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廷議折衷。要於其當。不可使易定億代之大典。決再世之異同。弘卹睦之蕩恩。紓供應之困。亟以固磐石而銷彘萌。德意甚盛。臣惡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睹科臣所疏。有確然而可行者。有可行而未盡者。臣非喜於鬻長見異。顧胸中有所知見。不敢不盡其愚。夫諸藩初所制祿。其額有定。卽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負。自足以供。卽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定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爲厝處。而顧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卹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爲之覆念。令有司得那移其閒。卒然窘隘。其胡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寶貨之宗。名婚愆期。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對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

人文紀畧

疏

七四

卷十九

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勸延情。怨曠無聊。遂至觸禁。乃并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既奏選。而使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雖為疏遠。然其初一脉耳。以一脉之親。而坐視其饑寒。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為制祿。則於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為分贈之資。而并論諸王以睦。婦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振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為生。又難鈴束。動輒圍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眾則易譴。分則易處。其勢同然。則夫有如此類。初

疏

七五

卷十九

人才紀畧  
封之時。禮官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關葦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為左遷。無復顧望。依阿嬖倖。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茲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推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卽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卽通融得宜。而眾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利益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眾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為

人文紀畧

疏

七六

卷十九

必出自聖天子為之主張。據玉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眾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覲。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悻悻然有觖望之意。矧爵漸報而漸降。漸降而盡。卑今既卑矣。而令就四民之業。必欣欣而樂。不厭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冕裳。而手操雜作。寧獨彼不願為。卽為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為甚。藝臣竊以為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其仕進是矣。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也。而人無不樂於改。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臣以為無志者。不強使為。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卑。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為順。於費為省。國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為民之例。卽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室厚為猜疑。嚴於防範。毋乃

過乎出城之禁不弛。卽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頑鰲情竅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籍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爲愈。若以爲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今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受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借凌虐爲辭。諱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啓王戒飭。終於虛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臣愚以爲竟當諫之有司。降之勅令。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刑設

人文紀畧

疏

七十七

卷十九

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爲者。有司之事權。養遠宗之素習。至於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之尊。脩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爲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効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爾相與溺於純綺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愚昧之資。惡知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

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爲第令肄於學宮。與公卿之子弟。竝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竝得應舉。竝得原食。而於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于天府。漸摩既久。怙侈奢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勸。卽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似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邪。臣以爲儀賓家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婚王室。以爲貴重。不爲祿謀也。彼直庶民子爾。有如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旣不設。

人文紀畧

疏

七十八

卷十九

人皆明知。旣無所觀。而來自無所缺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亦無所傷。臣終以爲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抑臣又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於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爲之處也。亦莫有過於宗藩。臣自觀正嘉以來。下之所以遊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訊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於此矣。而竟未有所定。母乃議論多而決斷寡乎。盈廷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策。安睹其成。竊計諸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失今不決。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愈

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難。此在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臣聞之。王無全瑜。事無全利。必全瑜而後收玉。玉終不得。必全利而後舉事。事終不成。瑜掩其瑕。則收之利多於害。則爲之。此通士之嘉議。而哲后之卓識也。甲可乙否。漫無取裁。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使子房借箸。賈誼太息。亦祇爲空談而已。伏惟陛下裁察。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王忠銘曰。議論詳重。中九段。皆舉科臣所疏確然可行者。酌所未盡。上俟聖裁。此老成碩論也。

人文紀畧

疏

七十九

卷十九

恭進泰交錄疏

鄒德溥

題爲恭進聖朝泰交錄。懇乞聖明。特加省覽。亟圖繼承。以弘至治事。臣惟至治之世。君不煩督責。而能心喻於臣。臣不煩強諄。而能心格乎君。此無他。其交孚素而神灌輸於言之外也。夫人情相親。數則決。決則疏。絕隔焉。則睽。故在易。天地交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不交。而能常泰者。自古及今。未之常聞。臣考覽國朝故實。伏見我祖宗聖聖相承。無不數晉臣工。咨諏諭告。歡浹如家人父子。以故歷二百餘禩。而天下晏如。則聖聖之精神寔維之。世宗皇帝。雖敦尚恭默。乃其初固朝公孤。夕庶尹。相與虛心究論。面決可否。決旬之間。召或三四。卽晚節齋居西內。猶日躬覽萬幾。謀必盡下。有大政。輒手札商問。或一日數及。要以勤致理。非逸成也。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朝請不輟。卓乎有繼序祖宗之思。乃今庠智日啓。政事方練。羣臣得承一言半辭。慮無不神悚色澤。顧不以此時數延臣工。恢弘上理。臣竊異焉。夫今日朝講之儀。跡若彌文。而無當于用。要以振聳神氣。而繫天下之心。非細故也。而獨奈何久曠之。今夫庶民之家。主者深居

人文紀畧

疏

八十

卷十九

縱伏而不事事。雖裁復嬖妾。爭相拮据。不能爲之保有。世業况陛下爲天下主。若不自臨御振刷羣臣。雖懷蓋抱忠。其誰受焉。語曰。不見其形。顧察其影。今陛下於章奏未嘗不覽也。輔弼未嘗不任也。政柄未嘗不自操也。然而衆心浸懈。羣疑滋生。議論煩多。賢否混淆。陛下以爲此何景。與夫君猶日也。假令日不臨照天下。將冥冥長夜。何以自耀。於光明堯舜之治。最號無爲。然猶日垂衣裳。日正南面。蓋都俞吁咈。載在典謨。不一而足。夫不照臨百官。而曰我有治天下。雖堯舜臣知其不能也。自臣通籍事陛下。竊觀召對輔臣者。凡六。每一召時。大小臣工。莫不喜色相告。庶幾復見都俞吁咈之盛。此亦足徵下交之益矣。則何不益弘德意。備鑒祖宗成憲。時時召輔臣與商榷章奏。面賜裁允。無令淹留。以重天下之惑。又數進儒臣。從容咨詢理道。或於講畢。質問疑義。其講義計因時政。刺取經書格言。反覆開陳。以動聖聽。間召九卿大臣。各各以職事相與討求。相弊而興章之。其侍從臺省等官。著爲輪對之法。使人人得效其獻替。卽外史來朝。及拜命之官。亦不時宜召一二。詢以地方盈縮安危。及所爲治狀。要於斯夕。孳孳與羣臣相

人文紀畧

疏

八十二

卷十九

爲弊。陛下旣得採擷衆智。以成其德。羣臣亦兢觀乎陛下之鏡。而益奮。豈不亦萬世太平之業哉。我祖宗晉接之典。不可殫述。臣謹擇其論說切要者。編次九卷。恭題曰聖朝奏交鋒。裝潢成帙。上呈睿覽。伏惟陛下留神省玩。銳意進行。實祖宗生靈無疆之福。臣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堯舜之道。鄒孟以傳。又曰。獻納論思。以匡以益。則本堯舜之道。以獻納論思者。臣之職也。臣又蒙聖恩。許令歸省。暫遠闕廷。不勝犬馬戀主之誠。用齋心陳愚衷。冀少追曠職之罪。臣無任激切懇款之至。

人文紀畧

疏

八十二

卷十九

蓋聞沽直者臣子所不敢居之跡。微漸者忠臣所必欲用之防。職因聖體初安。匝月以來不敢輕啓事。本月初八日忽聞皇上御文華。遣侍臣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舉朝聞之初不勝驚訝。職等私自念以爲延儒此一遇也。難香人合爐煙身惹。或者有遠大計謀。以資啓沃。亦未可知。乃數日以來訪問其語多秘密不傳。噫此何事也。夫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此非漢臣宋昌之言乎。我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列以課職掌。設

人文紀畧

疏

八主

卷十九

臺省諸言官以司糾彈。主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我皇上神聖光昭。每事法祖。今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猶有誰敢不竭股肱。欲探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具在。誰敢不披肝膽。乃舍封駁之遺。獨結魚水之歡。皇上之意得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舉朝皆不堪用。惟延儒一人大可用乎。如此亦宜以所問答。明布中外。宣付記註。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割然於進退之毫不可苟。毋徒揣摩於不可知之域。風影於莫可究之事也。且皇上今日亦自

知盛德之所在乎。登極以來不測恩威。日提挈以震悚羣下。而物情帖然。猜疑不生者。夫亦曰或功或罪。諸臣咸屬自取。而或賞或罰。宸斷總歸無心。原未有用一私人。行一私意。以誤處分者耳。有如今日者。偏聽獨任。一兆其端。而異日者。窺形測影。乃沸其波。將見賞一人焉。本屬當功。必有從旁疑之者曰。此某人獨對時之所私引也。罰一人焉。本屬當罪。必有從旁疑之者曰。此某人秘語中人之所變。非也。舉海內之恩怨咸萃一人。而人主之威福反爲不靈。職恐朝端自此紛紛多事矣。不特此也。卽以延儒論。人謂

人文紀畧

疏

八主

卷十九

此舉將以用之。職等謂此舉適以棄之何也。漢武帝非冠帶不敢見汲黯。宋臣蘇軾之言曰。臣雖不才不敢由他道進。今皇上之於延儒也。召見不以師濟而以獨侍。賜問不以朝參而於晏暇。更漏已沉。開閣猶啓。非宣室之鬼神何爲前席。豈通明之獨立。胡乃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下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肖冒昧以起功名。如其不然。又安所取此人而用之。事固有榮之而反以棄之。祗席登之而反以芒刺遺之者。此類是也。延儒亦何以自爲地乎。乃延儒之受累不止此也。監生胡獻煥

一疏以艸野而採廟堂之權以貴郎而騰枚卜之廢人謂  
事出有故語非無因已爲生平之一玷今者此舉適從何  
來將無動武儒衡之議而起文彥博之請耶伏祈皇上以  
召對公典母創非常之原以駭羣臣之聽庶聖明一舉一  
動皆足光史冊而昭萬世矣職等單疏恐成煩聒公疏又  
涉套舉謹合此憂時有心罷斥同甘者五臣列名上請伏  
祈鑒宥可勝迫切待命之至

人文紀畧

疏

全

卷十九

國勢危急請東宮撫軍南都疏

李邦華

臣惟逆賊亡命乘亂揭竿楚豫秦晉處處流毒在前當時  
文武不力養癰貽禍臣去歲入都即請勅畿輔罷縣預備  
城守秦督當扼關自固毋矜小喜浪戰宜遣重臣視師防  
河不意諸臣仍復泄泄遂令三晉崖疆復墮賊鋒此時太  
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竹禍切社稷漫無所  
措卽中樞偵探亦無的據中外請張鹿馬幾易關前各屯  
摧枯拉朽朱門緣戶藏奸窟細似此危迫宜乎煩我皇上  
之焦思動色也雖各省督撫敵王所愾自當飛騎入衛然  
從來勤王之師路遙而勢渙不有皇上親信之人威福惟  
已者鼓動彈壓于上則玩日愒月緩不及事然則爲今之  
計皇上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  
爲陵廟主則當衛陵廟其守城之事則臣等當分任之  
責成巡城嚴加防禦皇上尤宜下詔罪已痛切淋漓瓊林  
所積盡發餉士臥薪以勵其勤斬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  
人心拔起逆賊之首未必不可彙銜致也獨慮東南地曠  
勢遠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孝陵震驚誰執其咎且恐  
賊鋒漸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援師雖多疑畏不前未免

人文紀畧

疏

全

卷十九

以神京爲孤注。此非神聖威靈。親自提挈。策豈萬全。臣考先朝成祖皇帝。仗鉞北征。仁宗皇帝。以東宮監國。南都一切內治之事。悉稟詹事。卒之文皇偉伐。夏絕千古。而仁皇蚤歷艱難。洪熙醇化。遠邁漢文。今寇氛孔熾。疆場潰決。羣臣不才。無能爲皇上分宵旰憂者。臣見東宮皇太子。天資英武。玉體端凝。儲教已蚤。可以經理萬幾。矧此日四海鼎沸。都城累卵。尤宜躬視戎器。丕承武烈。留都定鼎重地。二祖南京並設。貽謀深遠。臣愚以爲東宮。速宜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懇祈皇上。特秉乾斷。卽擇吉日啓行。欽簡親臣。

人文紀畧

疏

全七

卷十九

大臣忠智威望者數人。專勅責其輔導。凡軍國大政。一切機宜。啓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竊。振東南之精神。洗虛僞之陋習。以併于選將練兵。殄寇滅賊之一事。如是則國威以奮。聲援以通。祖陵以安。上游以固。更可刻期。橫水陸之飛輓。督方州之義師。以遏寇虐。護神京。皇上專精北守。不爲豐芑縈念。皇太子督援南來。遙殫燕雲。丕基萬代。鐘簋永奠。一時弓矢皆靈。此真宗社安危所關。必不容刻緩者。伏乞立賜施行。臣行年七十。景迫桑榆。頃聞逆警。恨不俱生。中宵輾轉。五內欲裂。非不能效少年諸臣。

指天畫地。借箸前籌。歟。實見兵單餉匱。恐諸大言。終無實濟。不得已而出此迂謀。杞憂弘切。未忍畢吐。惟望聖明。俯斷欽命。皇太子蚤離國門。一日。庶援師蚤至。一日。陵叢輩固乘輿莫安。臣亦且死見二祖。列宗于地下。可告無罪焉。

人文紀畧

疏

全八

卷十九



議 宋

論添註贛州軍馬奏議

周必大

臣竊見贛之爲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爲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提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爲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典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用擇方畧過人望實素著者爲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人文紀畧

議

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安勝間遇傍郡及鄰路有盜賊蠻獠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乖方綱紀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三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惟致寇之由乃專欲爲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卻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起發往荆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

恐反爲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追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審爲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贛而下則有建嶺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莫校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機臣竊以爲便取進止

人文紀畧

議

九

卷十九

議 明

劉靜修薛文清從祀議

劉定之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於義命若其稱許管仲安詠歎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

人文紀畧

議

九二

卷十九

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為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者其中有不

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固

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歛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

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為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猶周

人文紀畧

議

九三

卷十九

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諸謀以閭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况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徒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

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情焉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於宋之周程張朱格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優之是以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

人文紀畧

議

九三

卷十九

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聖知沒錫美諡其爲皇朝名臣天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之徒相比竝若黃正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謬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瑣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鄧德溥

夫聖道本明也而邪說亂之士風本淳也而微習汚之故興學莫如距邪維風莫如祛弊播穀者必弗其艸養生者必治其癘夫學亦有艸風亦有癘不弗其所以爲學靈者學必弗崇也不決其所以爲風靈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爲學靈者三而其爲風靈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以爲學靈者何也其一曰虛無之說當闢也世之矜言性宗者以爲天下之道起於無及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幾固也然不離乎喜怒哀樂而言之也舉

人文紀畧

議

九四

卷十九

所謂三重九經者而融之於不顯斯其爲無聲臭也已今畫象一切之用遺之而歸於無存愚未睹夫太極之在五

下學者而求達。母乃幾於索隱者歟。畫工之畫也。於犬馬顧難。而於鬼神願易。則以人之所共見者難。而於所不親者易。逃也。今奈何令鬼魅之說得張。使天下廢正學而趨于荒唐乎。愚故曰奇詭之說當闢也。其三曰師心之說當闢也。先是心解而得道經者。俯然以六經爲註腳。襲其說者。遂乃并博古而廢之。夫神明之不倚見聞固也。然而見聞亦所以擴吾之神明也。卽孔氏不稱好古敏求乎。不獨於易韋編三絕。卽一禮一官。必就其人而咨之。彼豈廢見聞者哉。夫以用兵之妙在心。遂謂兵法之無庸學也。亦

人文紀畧

議

九五

卷十九

固矣。其敝使人恣睢自用。不訪遺訓而咨故實。愚故曰師心之說當闢也。夫所以爲風靈者何也。其一曰機巧之習當懲也。蓋自奔競之風起。業已痛斥之矣。然而機巧者奔競之端也。世且相率而才之何也。彼其巧于投尚且外匿其牛鼎之跡而實居之。蓋天下嚮之益烈。此張釋之所以惡膏夫也。故曰機巧之習當懲也。其二曰侈靡之習當懲也。吏人簞簋不餽。天下必以爲重垢。奈何其丁侈靡者弗禁也。夫財既置於用矣。此不量而取諸民。將焉給之。卽貌爲清者祇巧取耳。此其害視明貪者滋甚。夫不杜其侈而

貪是禁。此譬諸防水者不塞其竅。日築無益矣。愚故曰侈靡之習當懲也。比者士人裝用附。和世尚嚴。則爭言嚴舍崔寔之論無陳也。世尚寬。則爭言寬。舍溫舒之疏無陳也。此其人于國家何賴焉。自聖不能以其專智成理。必藉衆見而交修之。欲其如五味之相濟也。今且以水濟水。其誰能食之。愚故曰和同之說當懲也。雖然。邪說不可以言闢也。在反經而已矣。敎習不可以言懲也。在用賢而已矣。扣缶者自以爲繁。及爲之撞大鐘。發大鼓。而後知缶音之足羞也。三軍之士。鼓之不起。以千金之賞。賞寒旗。而士爭披

人文紀畧

議

九六

卷十九

胃入敵矣。聖人者常以身爲鐘鼓。而以爵爲千金。故學無不崇。而風無不正也。謹議。  
王荊石曰。論學有三蠹。士風亦有三蠹。俱極切中。而古雅莊潔。又其剝技矣。

三途並用議

鄒德溥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艸昧。士各以其所長奮。母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宜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侯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韞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入。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貢科起者。卽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材者概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學之見恢登。

人文紀畧

卷十九

卷十九

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朝令甲。罷國吏受雖黃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今監司御史臺。旣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毘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於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灰者。夫白黑不分。則

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日上固已限我矣。我卽僂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輟挂吏議。夫國家之于士。非薄也。以科與者。受麗邑。以貢與者。受子弟。假令與采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邪。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旣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敝。莫如審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

人文紀畧

卷十九

卷十九

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僞也。國家關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是借實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薦。務真致其情。而實徵其迹。塞辭勵行者。進而揣摩觀望者。有比黨之誅。抗辨無諱者。揚而蜚語。恬說者。有食管之戮。誠心仁愛者。最而市恩。鼓民者。有詐僞之刑。剔剝豪強者。陞而繭絲。股民者。有貪婪之條。聚鵠自隨者。旌而傳書。執掌者。又文法之黜。受若職而怠若事。雖制科有不赦之辜。居其位而業其官。卽舉貢而有異常之擢。而其不灰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

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鈍之道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每歲罷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羣入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大列其功能高者補課議與科相參此典至重今大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意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其者不掛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科制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卽上意周云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過重哉。重則難反之必格而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說者謂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固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

人文紀畧

九九

卷十九

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才而束於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沈蛟門曰審刺舉母眩虛名此課吏第一義監司御史臺當寫此置之座右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鄒德溥

愚謂議從祀者不可以獨持一恕心亦不可以獨持一嚴心也獨持一恕心則輕錄而漏取卽一節之士比比俎豆矣其失也濫獨持一嚴心則吹毛而洗垢卽千載之間寥寥下聲矣其失也刻斯二者非所以爲勸也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謂需嘖道真涵泳聖閎一代學士先生之衰然者也文成用此悟道於敬閱體驗之餘白沙高世得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則口致良知一則口戒慎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說似創而非也自是孟

人文紀畧

某

一百

卷十九

軻氏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宗旨也彼其歷試險夷躬當盤錯磨礱練習而後有以見大宇宙之內千變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明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以爲教也取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說似沿而非也自是吾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檢點極力收束強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纔忘纔助俱不是吾心自然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爲教也蓋二先生之學皆出于聖賢而非出于胸臆皆得之蹈履而非得之講談嘗試稽之年譜參之輿詩則其立身行

已其居官任事其治家處鄉並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竝有惑志於文成見其陽春臺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夫自尼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靜之爲禪將所謂未發之中者非邪愚以爲二先生之學竝不肯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各有補于世教祀文成以勸夫縉紳者使人知用世之爲學不必藏而後可以修祀白沙以勸夫遺逸者使人知不用之亦爲學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祀于崇宮者尚若干人我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厘厓一

人文紀畧

議

一百一

卷十九

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謹議

王荆石曰一日用世一日高世可作二公斷案匪忽匪

嚴方爲定論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

論

宋

原弊

歐陽修 五代史一行傳 歐陽修

五代史宦者傳 歐陽修 五代史伶官傳 歐陽修

勿以小折自沮 楊萬里 論選法 楊萬里

邊地鄉兵法 楊萬里

明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二十

王安石行新法 劉定之 康王卽位 劉定之

孤注亦危 劉定之 郭氏九節 王思

都論 郭子章 管蔡 郭子章

五詠 習孔教 封建 王命爵

行已立身 鄒德溥 勿二勿疑 鄒德溥

學先義利之辨 鄒德溥 學始不欺闇室 蕭雲舉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論

原弊論

宋

歐陽修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庫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放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

人文紀畧

論

一

卷二十一

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力者其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賦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飲糠粃而食稅糧或採橡實

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絀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異今固盡有衛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動之農贖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動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

人文紀畧

論

二

卷二十二

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誡者以浮圖竝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竝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官冒辛苦以戰



關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興一遇凶歲則州縣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有貧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以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

人文紀畧

論

三

卷二十一

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

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

人文紀畧

論

四

卷二十一

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蠶而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

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

人文紀畧

論

五

卷二十一

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

神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茅鹿門曰。中多切當時情弊。亦今當事者所宜深知。唐荊川曰。指悉民隱。可悲可涕。

人文紀畧

論

六

卷二十一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墜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窟居陋巷。委身艸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

人文紀畧

論

七

卷二十

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屆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

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茅鹿門曰。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者。

人文紀畧

論

八

卷二十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曰益親則忠臣碩士曰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曰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爲之所謂可恃者乃所

人文紀畧

論

九

卷二十

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

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茅鹿門曰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員而其情密

人文紀畧

論

十

卷二十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

人文紀畧

論

十一

卷二十

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茅鹿門曰。莊宗雄心處。與歐陽公之文可上下千古。

請勿以小折自沮而議和

楊萬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性。優遊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鉏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

人文紀畧

論

十二

卷二十

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三也而子犯三過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不終朝爾唐之德宗

人文紀畧

論

十三

卷二十

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誅辱則甘其誅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卽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

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尅復神州之志天下仰日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輅已駕紛紛梭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光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喧甚則兩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談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

人文紀畧

論

十四

卷二十

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卽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敵人之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

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德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深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人文紀畧

論

十五

卷二十

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鍾伯敬曰：勵其志，鼓其氣，又欲小其心，沉其慮，忠臣苦心如瀝，不獨議論高而文章妙也。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楊萬里

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與其細以問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

人文紀畧

論

十六

卷二十

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與其細以問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

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大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疑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持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

人文紀畧

論

十七

卷二十一

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卽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坐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

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始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人文紀畧

論

十八

卷二十一

鍾伯敬曰。今之選法。大都類此。當於此文深省之。茅鹿門曰。不獨選法。獄吏舞文。亦猶是。



論邊地鄉兵之法

楊萬里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徂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徂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成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今

人文紀畧

論

十九

卷二十一

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爲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慕內地之民仰父俯子安居暇食至有老死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苟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

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載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敵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

人文紀畧

論

二十

卷二十二

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將追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邊微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歟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黠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穿廬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

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况愛其主者耶。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麗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人文紀畧

論

二十一

卷二十一

鍾伯敬曰。鄉兵用於邊地。自是千古不易之論。前人雖有言之者。而無此精透。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爲哉。帝深納之。尋以爲參知政事。行新法。

劉定之

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邊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僱錢之

人文紀畧

論

二十一

卷二十一

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僱募而自役哉。私僱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僱募。以利其僱錢之餘。卽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哺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

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徇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雖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戎翟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南。郭逵試於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

人文紀畧

論

三十三

卷二十一

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置狐兔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變。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爲之交授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計。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

爲務而兵自強。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孔籍口。其誣矣哉。

林爾千曰。安石取民財力。始而欲以破遼。終至斃宋。言之痛切。使半山而在。當亦俛首心服。

人文紀畧

論

三十四

卷二十一

康王構卽帝位於應天府

劉定之

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暨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畱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亾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日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與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皆七雄之三

人文紀畧

論

二五

卷二十

以祀姬姓之祖稱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淝楚戍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奔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強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漢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真取宋

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繼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畱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

人文紀畧

論

二五

卷二十

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亾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陳明卿曰八百季之曆長十二萬人之力勁

孤注亦危論

劉定之

宋冠準之奉真宗幸澶淵與契丹角。奸臣王欽若譖之以爲澶淵之舉謂之孤注。陛下冠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論之。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非也。往者唐潞王造趙德均。德均叛唐而求契丹立已。于是潞王焚而唐業遷。晉出帝造杜重威。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擄而晉社危。周太宗以樞密使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簡點爲周禦契丹。出門而返旆以趨。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

人文紀畧

論

二十七

卷二十

林爾千曰。筆力道勁。所謂短兵接戰。徒失無前。

郭氏九節傳論

王思

余少讀橋東郭氏譜。見令公之後。五代間不事他姓。棄封從南唐李氏。其子廣國公。成王事。垂慕之。叨第後。得與喬孫司寇郎達。誠同朝。見其剛正明敏。不撓於權要。則又美能世濟其美。頃出其尊甫思省先生書。謂其初居橋東。非劉氏祖。母貞操忍死。不能存宗祀。其後抗節守義者接踵。余作而歎曰。君子之澤之長。不特苗裔之遠。雖異族女流亦觀感而化。用紀其實。以藏郭氏家乘。且紀載以詔來世史氏職也。作貞烈傳。夫從一而終。婦行也。隆古之盛。顯者未聞。率是道也。未以人奚稱哉。伯姬共姜。炳炳詩史。貞姬高行。桓葵曹娥。登載彤管。盡分焉耳矣。豈自炫乎。燁燁之彰。王教徵矣。汾陽臣節。光映史冊。奕世抗義。源流甚遠。乃上下四世。而堅貞不渝。閨闈之風何盛哉。守義而綱常重。保胤而宗祀存。若抱遺孤而衍無窮。秋霜烈日。凜凜峻節。堂堂冠裳。未傾仄而先他事者。寧不汗顏也耶。嗚呼。汗顏者抑何多也。正德癸酉翰林編修王某譔。

人文紀畧

論

二十八

卷二十

都論

郭子章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斐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秦之故此益天下之吭而捐其背也張良曰洛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轂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故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據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濁水東濁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濁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倦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尺當其時胡不卜秦而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或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也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

人文紀畧

論

二九

卷二十

人文紀畧

論

三十

卷二十

百年唐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邑也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命東宮營秦則亦斐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前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上意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祚周曆且過之宜遷一古章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越歟皆迫於兵戈既於戎翟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福莫烈於吾今子孫

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奏都下。足與之。所宜遷。四成祖。密計。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畧哉。雖然狂。隔一邊垣。正統已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敵。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卽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陳明卿曰。仁錫陪祀慶陵。躬謁長陵。張家口當北之衝。以身鎮之。萬年宅也。

人文紀畧

論

三十一

卷二十一

管蔡論

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一則曰。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大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仇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等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任。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蔡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

嘗見邪僻之事。則奴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管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陳眉公曰。議奇而不諱。正爲後來採觚者。開無量法門。

人文紀畧

論

三十三

卷二十一

五諫論

習孔教

凡人臣之事君。進諫非難。而竭忠爲難。進諫之道。有度主之心。而竭忠者。在自度其心。其度主之心也。則嘗見主之有過。則思諫。諫則惟恐其弗吾從。自度其心者。惟見吾之心。有一弗盡。卽自以爲過。而不見主之過。謂主之有過。是吾無以感導之也。吾無以感導之。而置君於過舉。則其咎不在君。而在我不得已。而諫其君。又安敢遂爲憤懣。亢激以彰主之不題。而沽吾直節哉。予觀昔者夫子所論五諫。而獨取夫諷。未嘗不嘆聖人事君以忠之心。何其微也。人文紀畧 論 三十 卷二十一

議者曰。有忠臣之心。則諫與降。懲與直。度主之心而行之。皆無弗可矣。奚取于諷。或又以夫子之取乎諷者。亦度夫入主之心。憚於意之相忤。而樂於說之易合。故弗爲懲與直者。亦弗爲諷與降者。惟將順入主之意。徐而譬之。庶幾其言之聽。卽拂焉。亦不至於重違其君。以取罪戾。噫。若是則聖人事君之心。抑何紛紛擾擾于其中。而逆料較計之。至于此乎。必不然矣。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子事父母。默焉而諭。諸道者。孝之至也。不幸有過。可以盛氣凌之乎。可彰其不違於人乎。供爲子職。以感導之。不得已。然後諫。



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而已終其身惟知過之在已而不  
在親也。然後可以爲人子。曰臣之事君矣。以異此。今夫人  
君孰不欲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之正治而無邪惡。國  
家之安存而無危亡。然而不免貶辱邪惡危亡之跡者。  
非其心誠然也。彼固有以蔽之也。自非桀紂。鮮不可感而  
悟者。顧忠臣之心何如耳。忠臣之心非敢必於君者。試反  
吾之所以自靖於君者。其能履正奉公而職無曠矣乎。其  
能不徇利祿以効忠乎。其能舉吾之心事無一不可建天  
地質鬼神而無愧乎。如是而吾心盡矣。自可以無過矣。乃

幸而遭聖明之君。髦俊之儔。上下恬熙。中外無事。於是而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出順於外。曰斯謀斯猷。實惟我  
后之德。安用諫哉。不幸君有過而後諫。彼爲之君者。未必  
不諒予之素而信其言之是。卽未予諒且信也。予亦退而  
思之。曰是予無以至誠勸吾主也。乃於是爲納約之牖。爲  
遇巷之求。曲引旁諭以求適主之情而入之。益多術矣。然  
而不敢諫也。苟可以弼主之違而遷於善。卽捐身何惜焉。  
固不爲憚也。視其君之尊。若天若神。若霆不可犯。柔其氣  
和其色。承順人主之意。而委曲以獻其愚。此非所以爲降

也。憂治世。危明主。事關乘輿。政係廊廟。未嘗不正言而諫  
論焉。然而不爲沽直也。諫者降者。未免飾游說。屈志節以  
求合。惑者直者。必至於彰君之愆。成已之名。其則激禍以  
兆變。忠臣惟以諫諍其君。是故心惟自盡。則嘗思已。有未  
盡之心。而見已之過。見已之過。則日思以忠愛。吾君而不  
見君之過。不見君之過。而忠愛愈切。則其所以諫君也。其  
言自遜。不敢以徇君之欲。而亦不敢以沽已之直。古人臣  
之用心。蓋如此。舜之見瞽瞍也。夔夔肅慄。曰父母不我愛  
何哉。供爲子職而已。文王囚於羑里。曰天王聖明。臣罪當  
誅。彼豈遂君親之過哉。蓋曰予自有過焉耳。親非頑而主  
非昏也。是所以諷之者微也。或曰若是。則龍逢比干。非與  
且汝所云。是大臣格君心之道。非以語有言責者也。嗚呼。  
抑焉知逢干之心哉。其不幸而死。非得已也。夫子稱殷三  
仁。去者佯狂與死者一焉。可以辨心也。且夫以諫爲職者。  
豈必皆批逆鱗。履虎尾。大者戮小者斥。始爲盡職耶。意氣  
之以義動者。志奮於一時。忠愛之由性植者。慮存乎萬世。  
舒徐容與。諷諭多方。長歌之悲。甚於痛哭。此善諫者也。諫  
而不必聽。則去。至於義之必不可去。然後以死生諍之。忠

臣之用心固如此。此未易言也。故又曰：秦遷太后，茅焦解衣危論，而秦帝立悟。漢武多慾，汲黯面折于廷。淮南聞之，寢謀惡乎其嫌於直耶？曰：予於是有所慨於時矣。夫自虞周以降，士鮮明良之遇。世寡不韙之朝，有能捐身殉國，危言讜論於世上之前，即謂之難。尚何計其彰君過而沽已直邪？然而忠臣之用心，則有在此，不在彼者。蘇明允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取其純乎經者而已。彼不能誠而或以譎以降，以慙以直，至于以機智勇辨游說之術濟其忠，是謂參乎權而歸乎經者。惟古之忠臣，然後可。而非後世

人文紀畧

論

三十七

卷二十一

之徒以諫稱者也。非予之所能知也。

董潯陽曰：委婉曲折，明白夷愷，通篇一以竭忠為主，蓋深得勿欺之旨者。

封建論

王命爵

封建蓋大有造於周哉。而謂亡周者何也？夫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即神聖之裔，惡能世有天下而不亡哉？計周東遷之日，於夏商已為亡國之期。而何有於東西周？且是東遷周與夫東西周者，皆蹈亡國之形。而幸以不亡者也。劉淵起左國，而五湖覆舟。安祿山鼓漁陽，而兩京不守。宋處偏安，而受禍于金元。竊毒周之宜亡，而不亡者，封國力也。故一變而十二國，再變而七國。要之此十二國與七國者，亦千八百國中之國也。不然，亦其世肖而為彼國之卿大夫者也。終周之世，而卒無有匹夫偃起者，何也？勢不能也。彼其各守先人之土地，而惟恐失墜也。為君而長子孫者，習其俗，不難撫馭焉。為民而長子孫者，安其主，長願奉戴之。即有勝廣夫安所乘，且地醜則利，天下之有共主，而藉以相持，德齊則莫肯誅殘，天下之共主，而犯夫不韙，一從一橫，遞相反覆。周故得以提空名，而晏然於強大之間。秦不鑒周之所以亡者，而又未悟夫周之所以不亡者，是以輕變先生之法，而二世竟亡。夫是羣起而亡秦者，田橫兄弟、魏豹、項燕、張良諸人也。其人皆六國侯王將相之後，無尺

人文紀畧

論

三十八

卷二十一

士之封而長使之爲人下。此所以乘間而爲亂也。魏縣之吏皆取目前富貴耳。非有子孫不拔之基。此范陽令所以馳驅燕趙城隨降也。民與吏不相信而相疑。一旦有急誰不生心。此沛子弟所相率而誅沛令也。是皆以反周之舊而亾者也。彼李斯者。奸人之尤者也。其曰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蓋欲借其言以專秦權而杜疾王之口。適足爲趙高之驅除而釀指鹿爲馬之奸。或曰。然則漢何以有七國之變歟。予曰。秦之滅封建。防戾王之軌已。而故抑之者也。抑則憤漢之大封建。利戾王之翼已。而故張之者也。張則驕。夫惟先王公天下而已。不私焉。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而指臂之勢成。天下莫敢有異心矣。

人文紀畧

論

三十九

卷二十

按宋太宗既詔宗室羣臣襲封羣臣不可胡雙湖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正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非則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以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

行始皇李斯榜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

人文紀畧

論

四十

卷二十一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

郭德薄

夫行已立身之在士君子也。蓋亦甚重矣。彼其所以扶世道。植名教。礪縉紳之節。銷奸邪之氣者。胥係乎此。則烏得而苟焉。故士君子務砥節礪行。辨介履度。寧潔焉不少屈。而徇者亦曰行已立身之有法度也。且不見夫作室者乎。平必以準。直必以繩。圓必以規。方必以矩。大匠者操而施。執而不變焉。曰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不令則適。然而退而終不貶損其繩墨規矩者。誠謂法度如是。不得而廢耳。矧士君子之行已立身而無法度乎。夫所謂法度云者。非

人文紀畧

論

四士

卷二十

以鑿環踰垣之爲高也。非以洗耳投淵之爲潔也。非以借劍破柱之爲剛也。非以搜城薰社之爲明也。是皆震矜礪察。炫直伐異。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也。非士君子所謂法度也。法度云者。平中準。直中繩。圓中規。折中矩。堂堂正正。青天白日。無曖昧也。磊磊落落。喬岳泰山。無誦伏也。皆獨清。皆醉獨醒。無依着也。力障百川。迴瀾既倒。無浮沉也。勁豎牢立。屹然安定。無震撼也。不毀方以爲圓。不棄直以爲通。不爲利回。不爲威惕。此則所謂法度。而士君子行已立身所必由也。夫業已名爲士君子。而其行已立身。乃不聞

所謂法度者。而類焉與衆人同。如世道何。如名教何。如縉紳何。如奸邪何。其勢不至于內訌外潰不止。則陵遲使然也。是以士君子行已立身之于法度也。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居必重閤。衣必絰結。而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同母通寧拙母巧。寧鈍母銳。寧母毀母全。彼其立身行已若是。故操與冰霜俱潔。而志與日月爭光也。後世士君子何其畧畧哉。婦媚脂韋。甘宦若飴。爲通而已矣。汨泥揚波。與時俯仰。爲徇而已矣。結托彌縫。不羞媚竈。爲幸而已矣。畏首

人文紀畧

論

四三

卷二十

畏尾。局促輟駢。爲容而已矣。是法度之外。士君子之所羞也。嗟乎。士君子行已立身。無過激無已甚。不皎皎以求聞。不訶訶以求勝。爾矣。安能土苴名檢。弁髦法度。以其身之察察。變物之汶汶乎。或者曰。世不古而今也。持方枘以內圓鑿。其能入乎。是不然。正道而直行者。詰人之高致也。曲學以阿世者。鄙夫之邪行也。士君子流則行。坎則止。時則天飛。不時則泥蟠。何爲以吾身之大節。博區區之浮榮。如以珠彈雀。以璧易缶。失其權矣。愚睹夫爲圓者。其模必方。而圓之。乃真圓也。有如不方而爲圓。鮮不表側者。夫君

子行已立身亦若是焉故曰智欲圓而行欲方嗚呼盡之矣

汪南溟曰識見老成氣格偉麗文之有法度者至後則一縱一橫筆端有舌又如千里之足追奔電逐遺風不可羈絡汝光信兼才哉

人文紀畧

論

田圭

卷二十一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鄒德溥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治者賢也而能敗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者聖王所以馭世之柄也然賢者不能比邪以行其道而邪者不能附賢以售其奸此其心不相入也而其勢又不可以兩存君人者苟持不斷之意處賢于欲親欲疎之間而處邪于欲退欲不退之際則邪者常得以計勝而賢臣不得闢其忠天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貴有以斷之禹之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之鑑與夫賢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未嘗不願治而惡亂也然或二于任賢而疑于去邪者何也則賢臣負易疎之勢而邪臣多自固之術也夫賢臣秉道以匡主或格之以其中之所拂邪臣顧投其好以中之以逆耳與順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執節而不回邪臣百變以投之以執節與百變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務一心管職耳邪臣比周左右以起譽言以特立與植黨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道不行則奉身而退邪臣務百計以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蓋自古嘆之

人文紀畧

論

四十

卷二十一

矣。夫賢臣衛國而國疎之。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左與。夫惟英君諍辟。以爲賢者國之膏粱也。任賢而二。是欲餐膏粱而吐之也。邪者國之鴆毒也。去邪而疑。是欲屏鴆而戀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灼見其賢。則一志而庸之。卽補綴奉饋弗厭也。卽誘書盈篋弗搖也。膠漆之誨。不固于此矣。灼見其邪。則堅決而遠之。卽屏諸遠方弗恤也。卽寸功片能弗計也。斧鉞之斷。不厲于此矣。非於此仁。於彼顧忍也。誠爲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與禹舜雜處堯朝。管蔡與周公竝居周位。當此時迭進相毀。法言人文紀畧 論 五 卷二十一

相道。豈不混然淆哉。然而天下大治。榮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晰于邪正之辨。而用舍決也。向使帝堯以僻功借共工。則舜禹不得展其謨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則周公不得摠其蓋矣。何者。蘭椒不同器而芳。禾莠不同壟而茂也。如使邪佞與賢臣竝立于交戟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聖王亦何爲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二三宵人哉。夫孔子不與季斯竝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季斯林甫。而以魯與唐徇之。此萬世所爲於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以興。鑒魯唐之所以敗。決斷狐

疑分別猶豫。堅忠賢之信。杜佞邪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太平可永矣。

王荆石曰。賢臣拙于逢君。邪佞工於固寵。自古記之矣。立論斷之一字。乃一篇大旨。

人文紀畧 論 四十六 卷二十一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鄒德溥

夫學猶驅車然將燕乎則北其轅矣將越乎則南其轅矣有如買貨然南北之不審將燕之通也而南之驛驛愈疾謬愈遠軸折車敗終不能至燕此楊朱所以見岐路而泣者爲其一跬而千里也然則學何以異於是夫學所以學爲聖賢也今之學者衆矣而爲聖賢者寡此何說也則于義利之辨不早辨也夫義之于利隔若霄壤而初俾毫茫判若蒼素而端僅斯須是以聖賢嚴之蓋觀仲尼分別君子小人以此周和同驕泰求諸已求諸人數哉其言之矣

人文紀畧

論

四七

卷二十

至於喻義喻利之說而後知君子小人之心術盡在是也心乎義則周則和則泰則求諸已而命之曰君子心乎利則比則同則驕則求諸人而命之曰小人嗟乎君子之于小人相去遠而自義利之辨始故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也夫義利之辨譚何容易哉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行而異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入水則同其所以入水則異夫義利之同異殆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攫金竊璧利也有揮金抵璧而亦不謂之義者墻間嗟來利也有據地

啖啖而亦不謂之義者簞瓢之與蟪李同饑而異趣曲肱之與布被同儉而異心耕莘辭聘之爲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爲義而大斗貸民號曰篡夫義有在乎尊主而責楚之師則并與尊主而竊之義有在乎不殺而于泓之戰則并與不殺而竊之嗟乎義利之辨譚何容易哉學者將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則必于義利之辨先焉辨之也者如善視者之于枉直無隱形也如善嘗者之于溜澠無異味也如善權者移游于一衡之上不失鎰銖以謬低昂也鉅之乎綱常細之乎動作修之乎萬鍾約之乎

人文紀畧

論

四八

卷二十

簞豆顯之乎大廷廣衆微之乎暗室屋漏曉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爲義如彼而爲利義之所在斷乎其必爲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可爲是故其視義也如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寒暑之于裘葛汲汲乎不得不止也其于利也如蠅之汙如蠶之蟄如莫邪之傳體亟亟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蛻濁穢中情潔白不可染也意氣宣通翔于千仞不可誦也延至三旌餼以萬鐘不可留也刀鋸鼎鑊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爲衆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爲衆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爲衆人之譽樹其操行亦不爲衆人之不譽嗟

其操行何者。彼其辨義利者至熟也。世之學者。義利之辨。不明。類顛倒乎混冥之中。而不覺悟乎昭明之術。紛紛皆爲利來。攘攘皆爲利往。汨沒而莫能自出。至於立私于公。倚邪于正。竄端匿跡。不可方物。彼亦豈樂以小人自命。而卒陷其身爲小人之尤者。可不爲大哀哉。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差之千里。繆以無算。奈之何其勿辨也。于何辨之。辨之心而已。方寸之中。至靈至聖。一念無所爲而爲耶。吾知之。一念有所爲而爲耶。吾知之。如別白黑。如數一二。不待剖而析。此真心也。夫惟不昧所爲此心者。而于義利之介洞然矣。嗟乎。此尤辨義利之要術也。

人文紀畧

論

四九

卷二十

趙澈陽曰。辨義利。析入牛毛。直探象罔。昔陸象山于白鹿洞講論義利。章門人爲之泣下。至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倘讀汝光此藝。不知更當何如矣。

學始于不欺闇室

蕭雲舉

知所以全其心之初。則知學之所繇入矣。蓋心之初空空洞洞。澹然中寂。本無所謂欲也。而何有于欺。本無間于顯微也。而何有分于闇室。惟夫妄念起而心外馳。則有惰行冥冥。揜過昭昭。而闇室之間。忽有流於欺而不自覺者。夫惟流於欺而不自覺。則心與理隔。而爲二。卽修性命之玄譚。博該治之虛聲。祇足爲心障。而不足爲心益矣。故善學莫若謹始。謹始莫若敦誠。凝神於漠。合志於冥。修之乎共見共聞。而謹之乎獨見獨聞。夫然後誠以一志。志以凝道。

人文紀畧

論

五

卷二十

而爲學之始備矣。故曰。學始於不欺闇室。夫學亦多端矣。考信馳騁。學之程度。民胞物與。學之分量。參贊彌綸。學之極功。乃舉而約之曰。自不欺闇室始。何哉。蓋學猶治泉然。審其始。則得其緒。不然猶勞之也。古今譚學者。莫詳于孔子。孔子自叙由立不惑。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功何全也。要其始。則但曰志於學而已。彼其所謂志。期至望。趨專一。無二。倘所謂不欺非邪。乃其著之於經。至推極於治國平天下之大而誠意之功。首揭而示焉。吁。此可以觀學之所由始也。夫務華者絕根。而無源之水。易涸。學者之于不欺。



猶木之根而水之源也。奈之何而可緩視也。然不欺亦難言矣。喻義非欺。喻利爲欺。湯武非欺。桓文爲欺。此由白壁之于丹漆。一恒人能辨之。惟夫閭室之中。朕兆未形。鬼神莫測。如可見。如不可見。如可知。如不可知。一念有欲。勢難自主。將欲徇之于則。獨知之明最真。將欲絕之于則。牽引之情難割。然而卒徇之。卽爲欺。卒絕之。卽爲不欺。此其介在若毫髮之間。莫見莫顯之際。智者或以眩勇者或以瞋守者。或以怠書戒是篇。詩詠亦或參嚴指視。思闢獨慎。凡以此也。夫是以古之聖賢大庭廣衆。師保非不嚴也。而警必于蠶。愚殿階。觀記非不親也。而銘必于牖。州里蠻貊推行非不遠也。而書必于紳。母亦曰從其易。忽而難克者。先寘力焉耳。故太上無欺。次勿欺。無欺者。光明洞達。還乎太初。譬則天之元氣。周流貫徹。而無所壅闕。嚴穴之下。薪屋之間。爲日月之所不及。而陽明照焉。所謂不媿屋漏。是已。勿欺者。防邪以存其誠。明于彼。卽迨于此。譬則築墉禦寇。鈴拆常嚴。開鍵常守。卽燕閒休息。而心常若對壘焉。所謂自慊幽獨者。虔始厚終之學也。賢人也。故其誠能盡性。曲亦能誠。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聖神功化。此其極致而

實藉不欺。以爲入門焉。則豈非學始不欺之明驗哉。乃世之學者。吾或焉。褒衣博帶。端拜而讓。孰不抵掌而談。不欺。然徐而察其所爲。視未必不惡色。聽未必不惡聲。取未必貧賤。舍未必富貴。見危未必授命。蓋不待驗幽隱。考獨居。而其欺且滋甚。平生所學。竟爾何事。亦可慨矣。夫欺固欺也。以欺而言。不欺尤欺也。故宜其純學之難。而蓋世之難。寥寥也。此無他。惟其心之有欲而已。欲動情勝。至攫金于市而不見人。何論閭室。故吾以爲不欺。由于至明。至明由于至靜。靜也者。無欲之謂也。夫惟善求誠者。主敬以持此。心中和以養此。心省察克治。以防閑此。心使累常祛。而內常凝。將所發皆真。不求誠而自無不誠矣。苟舍是而曰不欺。皆欺也。故曰聖學一誠爲要。請以是而盡不欺之旨。盛敏齋曰。不炫奇。不矜博。而說不欺處。極細膩。可誦。蓋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一

序

宋

帝王世次圖

秘演詩集

宋文鑑

胡澹菴文集

路史序

人文紀畧

義約集

義役序

明

贈蕭觀復

桂巖集

萬木圖

東里續集

譚烈女詩

解學士文集

歐陽修 蘇子美文集

歐陽修 集古目錄

周必大 農器譜

楊萬里 易傳

羅泌 忠孝提綱

目錄

文天祥 送彭叔英

文天祥 指南錄自序

解縉 歐陽公家譜

楊士奇 送蕭善本

楊士奇 送李永懷

李時勉 文山詩史

羅倫 顏氏家訓

羅洪先 文山文集

羅洪先 文山文集

歐陽修

歐陽修

周必大

楊萬里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解縉

楊士奇

楊士奇

劉定之

顏廣烈

羅洪先

羅洪先

一峰文集

名世文宗

宗儒語畧

陸侯考績

羅洪先 贈戚公北征

郭子章 貴州鄉試錄

鄒元標 評釋史通

劉鐸 來復齋稿

宋儀望

王命爵

鄒孔延

蕭琦

人文紀畧

目錄

卷二十一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一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兩千甫校正

序

帝王世次圖序

歐陽修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一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遠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悲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正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克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一

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世。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矣。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六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茅鹿門曰。史記帝王世系。特按世本。故其說如此。是文卓然簡直。引證更絕古今。

蘇子美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公玉也棄擲埋沒棄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屬于今世猶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族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

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訓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人文紀畧

序

四 卷二十

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竝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茅鹿門曰予讀此文往往欲流涕專以悲憫子美爲世所擯上立論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聲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頗不自惜已老壯其素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

人文紀畧

序

五

卷二十

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茅鹿門曰多慷慨鳴咽之音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抑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可馬子長之神髓矣

人文紀畧

序

六

卷二十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軀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鬚貂山海殺人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餓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壅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

人文紀畧

序

七

卷二十

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奏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繒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顧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以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

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茅鹿門曰歐公之好古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畫題跋

人文紀畧

序

八

卷二十

功無不備公居至多功有力而疆故能如此耳

宋文鑑序

周必大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百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于士民。皆能正列其義。被飾而彰大之。載于書。詠于詩。畧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溢舟于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人文紀畧

序

九

卷二十一

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耳。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于一。揆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傳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

將聖如夫子。煥千文章如帝堯。萬幾餘暇。猶玩意于衆作。謂篇帙繁夥。難于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哀縉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誦。詩典册詔語。則欲溫厚而有禮。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懿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啓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採摭。畧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于

序

卷二十一

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驚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指。抑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核樸官人也。早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爲言。蓋魚躍于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况夫雲漢昭于上。豈弟施于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以祖宗啓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詩者。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材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肖。尚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

邵國賢曰此序大有六朝遺韻而論氣理之盛衰工拙誠爲文鑑至於論教化則猶見文鑑之大有關於名教

人文紀畧

序

十一

卷二十一

泰和曾氏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耒耨文忠美其溫雅詳實爲作秧馬歌又惜不講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爲也後百餘年其姪孫來陽今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耨耕鋤車戽簞笠鉏刈蓐簞并日斗斛釜甑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其叙牛耨蓋一編之錦鎔予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賦畝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攷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耨稻何足爲異乃故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阻畛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於耒皆人力也至於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殍牲有求其角以爲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耨曾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欽文公祁圃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木買

人文紀畧

序

十二

卷二十一



總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爲得也。  
 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蓋犁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  
 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牛爲雜色。騂爲  
 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竝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  
 祀。牲必用牲。牲純色也。外祭毀事用尤。尤雜色也。是則純  
 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曾絜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  
 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之言。  
 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予之譴諍。亦可哂哉。若杞之屬楊雄。方言往往三名。來陽  
 既書之矣。遂使它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  
 世復有子雲者也。  
 薛諸孟曰。辨牛耕在姬公之後。孔子之前。在當日或未  
 必爾。然稽之典故。可謂協矣。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胡澹菴文集序

楊萬里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金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肖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人文紀畧

序

十五

卷二十

言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于古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事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有爲人其議論闢以挺其記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益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歎醋骨饑鳥血牙風呻雨嚼海瀉波詭有非人間之所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

郎慶府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駢辭洒范辭華針刺刻風扶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惘惘而不慧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于今而傳于後况萃其百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歿後二十年其子淵與其族孫秘哀集先生之詩文若干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魏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於中國名震

序

十六

卷二十

人文紀畧戎翟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哉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鄉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廿八日通議大夫實文閣待制

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薛諸孟曰當誠齋先生時幅幘暫安鼙鼓猶未了殘局有識者一日九迴腸圖之故先生茲序反覆於仲連忠簡之事而末章復引屈原爲對蓋數公皆生楚湘間牢愁伊鬱古今同情且誠齋清寒類范萊蕪而其文幽艷若此豈獨宋廣平梅花賦爲不可測也

人文紀畧

序

十七

卷二十一

易傳序

楊萬里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緝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出而哲愚可淑肯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正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擐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通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聞諸三聖

人文紀畧

序

十八

卷二十一

二聖閣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某序

人文紀畧

序

十九

卷二十一

路史序

羅泌

人文紀畧

序

二十

卷二十一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下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幾千三百載矣。又上誦之萬載之前。非取鑒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翰雄雄之書。軒黃車之籙。兄棟連牀。曜聯而穀繁矣。然心術或微。違離道本。苟以諱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定。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考。張情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庭。威學之後。首綴隱微。既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裁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人之出類。而人道之極。肇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冒。得母惜乎。或曰。古今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廔臧燮獲。蒙蒙無志者之屏見爾。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顓。顓魯陶唐。姚虞伯禹。俱

以是傳以今道之。雖前乎千萬載。猶符合節。是旦暮之轍也。風容皐慶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狀清穆之編。詎宜辱於樛鉉之手耶。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爾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於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其有所明。則該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銘諸碩人。亦徒以移衆云。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泌長源父題。

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忠孝提綱序

文天祥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恒也。至于有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遇。拂乎恒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咷。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寔。而不必以名之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帝齊郭若其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臚分而爲之書。又哀皇朝事爲後卷。若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死而後已。義理之貴。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已事。恒也。歸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葛端謂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理莊生亦不能異之。至於君臣而忠。固在。親沒而孝。常存。此先生自寫肝膈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林爾千口恒也。出其道二語。自是文山先生行狀。

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

文天祥

財利在天地間。爲義禮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爲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於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僂首屈意。以爲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爲約。視他邑。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後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諤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不亦大哉。

薛諸孟曰先生惓惓人才如此

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送彭叔英序

文天祥

彭叔英以秀才精躋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家當一面者。異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爲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算。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字羅計。故至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網羅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

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也。予性或謂稍剛。殆榜子所謂奇偏者。縹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慨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何。請轉與異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薛諸孟曰篇中論列宋意亦殊益榮辱之在吾一身者  
可聽命於天也安危之在國運民瘼者不可聽命於天  
也參化育而立命伊何人哉

人文紀畧

序

二五

卷二十

吉水縣文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吉水縣文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  
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  
依且庶幾微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  
說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其甚也民無  
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  
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有權在于官官無以自爲  
也鴈鷺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  
宜某時則有權在于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  
人文紀畧 序 二五 卷二十  
素於多寡之實時則有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  
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役以亂時則有權在于  
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  
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有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約  
曰爾役日月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  
若干一惟公是據處之者無愧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  
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  
和氣間義之川大矣且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  
讓禮也不以資如智也盟而無敢先後信也一舉而五常

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者交訐。使一守是法。永永無訛。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薛諸孟曰。役法之以意爲上下。久矣。安得此育目陳左右。

人文紀畧

序

二十七

卷二十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皇。予辭。并引帳兵二千人。請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師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樵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高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帥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贊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品。皆以府第爲所請。使詣



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請使登舟。忽北人遣館伴逼予同往。予彼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軀。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越發處等州。予候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人文紀畧 序 二十九 卷二十

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葛雍曰。生氣凜凜。可歌可涕。若此方是見危授命。稍有。一毫自重之意。卽是見義不爲矣。學者於此須熟味。深思勿輕讀過。見得此時國家尚不謂無人。其如天意何矣。

沈懋孝曰。余得文先生指南錄而愛覽之。未嘗不流涕也。宋社變置爲宋遺臣者。楊大義乎。白日之下。抗峻節乎。清霜之上。舉世獨宋瑞一人。其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文紀畧

序

三十

卷二十

人憂散家財。養死士。奮不顧身。如張子房。犯大難。明大義。如其不濟。九死且甘之。如張睢陽。鬼標壯節。苦志血誠。形於墨妙。一字一涕。至今下千古英雄之淚。與出師表相表裏。又如諸葛孔明。柴市之事。義盡仁至。芳馥氣氤。來撲人鼻。真與首陽爭烈已。嗚呼仁哉。

贈蕭觀復省兄序

解縉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於民餘祉在其子孫至唐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觀宋史郡乘言宋仁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柱曰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爲江西三瑞夫以瑞江西而皆在吾鄉指顧之間茲非大苑渥注崑崙之玄圃歟宜其至于今尚賢而學競令後人有可親而仰聞其風予嘗從觀復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稟乎可敬而謫乎可親畫且猶然矧若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章奎畫昭日瑩心溫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間肝膽照應忠厚淪浹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况觀復之念先啓後競競恂恂以家世自持令人安得不悠然而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相在當時以爲古所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丞相復之後見于誠齋楊文節公所考據其甚可信觀復先去定基公纔十四耳予嘗謂世有不言而化之師表有不道而進之學校吾鄉節行文章多出於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於前其功德益以遠矣而况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

政事以文章以孝行以武功以貞節班班類類頤頤凡爲故家賢者之後寧不忻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軌轍乎况其若觀復一門爲其子孫乎不以仕止隱顯念之深而持之重觀復之兄儀復仕于皖城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爲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往省之告別于予觀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姑于觀復之行但以念深持重勗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陳明卿曰以有功于鄉邦而念其子孫溫厚詩人之遺

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解 籍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亦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故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予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迺知歐陽氏譜比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夏四月。歐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參校而刻之。謄圖於艸艸旬月之間耳。宜其不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及見之。至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曰雲。居迹符。次曰霖。居新淦。李曰雱。字李澤。始居吉水之螺陂。雱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世祖生春之嫺。嫺也。炎起生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予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兄大經其妹婚也。莘雲既沒。仲訥亦蚤世。其譜藏予家。仲訥有子孝忠。鞠於予家。於其冠也。授之譜。與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孝忠來京。師將謀刻之。梓以遺其後人。而予爲之序。其事如此。且俾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公所輯爲尤備也。陳明卿曰。大有造於歐文忠公。

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取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衡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得望位宰相歟國難皆盡忠所事焜耀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日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歿後命右補闕王承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祇五斗承更定爲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承曰祇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承所定

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祿之譏國風有碩鼠之刺而馮諼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歟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人文紀畧

序

三

卷二十

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陳明卿曰士大夫讀此不爲元元興利去害無目者也

送蕭善本序

楊士奇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列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仆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事。益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慨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

人文紀畧

序

三毛

卷二十

陳明卿曰。文生於情。斯公情至之文也。

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勞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名。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憐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憐。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卽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賑。賑之。指其山

人文紀畧

序

三毛

卷二十

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傾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母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母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

圖表之。縉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肯失於其而  
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於今不遺。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  
違此圖所以綴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  
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  
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  
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歟。車之聞而  
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  
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  
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人文紀畧

序

三九

卷二十一

陳明卿曰。文亦忠厚委曲之至。可以勸施。可以勸受施  
者。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  
屬歲饑。民男女老弱。鬻鬻道傍。拾艸實以食。而滕與鄒尤  
甚。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  
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且動念於惻。且竊憾  
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  
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  
方巾。哀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  
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

人文紀畧

序

四十

卷二十二

歙州其有賢守乎。曰。歙。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  
問州守氏名及其鄉。曰。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  
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問者既皆爲東平。高。又喜其民之  
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  
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  
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謫忠義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  
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  
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  
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

訪永懷唯一童子守家其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寸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具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逞之民者。而自是所過。艱邑所見某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僥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者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陳明卿曰民情與聞苦樂詢長令賢否足見相畧

人文紀畧

序

四十一

卷二十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聞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佩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問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習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

人文紀畧

序

四十二

卷二十一

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輩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有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彙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人文紀畧

序

聖王

卷二十

其可歎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型。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投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陳明卿曰。數十年太平相。畢竟有不可及處。余識其集。蓋慨弘博大人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自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變惜憂而有待於天。勝人者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歸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

人文紀畧

序

聖王

卷二十

逆。然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雖變張祿。越蠶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惻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以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



四而不屈矣。仰藥於塵露。絕粒於鄉鄰。已而殞首於燕市。歟而不悔矣。兼微箕比下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歟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歟。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烈。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

人文紀畧

片

四圭

卷二十一

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外也。爲盡心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口吳龍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珩。欲鑿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珩。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祠公。可謂賢後裔云。

楊守陞曰公之情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

天地間者固不歟。其言在方冊中者亦不朽不歟之神。夫人皆欲尹而禮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欲誦而傳之。况其所生之鄉所歟之地所涉歷之境哉。今公之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杜之詩。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觀公遺跡。仰公遺烈者。猶以不得親炙廟貌。家有詩集爲恨。是固有待也。嗚呼。忠義之在人心。曠而相感。况爲公之鄉人者哉。其爲此舉。大有補於世教也。歟。則過公之祠而不稟帑肅容誦公之詩而不泫然出涕者。余以爲無人心者。其爲人臣也。必不忠。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一

黃貞父曰道出文山指南本心如揭日月如行中天

張步周曰文山一腔熱血當爲化碧

譚烈婦詩序

羅倫

自有生人以來。天地之常經。閉節義而立者也。夫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迺倖鼎鑊而甘刀鋸。卒之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爭光日月。皎節萬世。以立人極。而位天常。此孰使之然哉。節義之開。人心無以尚也。若宋譚婦趙是已。婦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之壻彭震龍。復永新。未幾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污之。屠兒轍于梁。見婦罵曰。汝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姑死耳。大庭敢吾污哉。母子遂俱死。人文紀畧

遇害。血漬禮殿八磚。宛爲婦抱嬰兒狀。或磨煨之。狀益顯。後未百年。紅巾寇不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嬰犒軍。戰屢捷。明年苗獫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璞。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李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陶公耿光相上下。夫豈偶然哉。由是觀之。婦持節義而淪艸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困於心而不可解也。爲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寄官厚祿。

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日以婦人則輒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耻。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歟。耶丙戌同年陳君粹之。來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况人與。乃合烈婦古今詠歌。刻石于祠。戒知縣事李愷。屬序於倫。乃連書之。以愧爲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訪世道者。盡亦知所先務哉。成化乙未冬十月。郭旭瑞曰。烈婦之奇哉。得先生此序。而名以顯。後又有烏君緝之紀。鍾碧挑述譚節婦事畧。爲更奇矣。今曾旅菴先生。彙諸傳記序詩。而重鈐之。余故謂譚烈婦之

人文紀畧

血漬禮殿八輒磨煨不滅。視淳于伯之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而下者。不益異乎哉。

顏氏家訓序

顏廣烈

家訓二十篇。自吾黃門侍郎祖始著去今益九百餘年。失傳已久。吾弟四會掌教士英。嘗有志訪刻而未遂。以囑其子如瓌。正德戊寅。如瓌同知蘇州之三年。獲全本。重校用之。既自識其後矣。復以書來請曰。祖訓重刊。首序非異人任。吾伯父其成之。謹按侍郎既著是訓。繼而其子諱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校書東宮學士。愍是直內史游泰校秘閣。再傳至夔府長史。贈號州刺史諱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校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人文紀畧

序

野夫

卷二十

州刺史諱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諱惟直。遂生我魯國公諱真卿。常山太守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潘川司馬曜卿。徂山令旭卿。健爲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鄉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興。荆南行軍允。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李佐父破土門。同時爲逆胡所害者八人。建中改元。魯國遷秩之際。子姪同封男者亦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諱錡爲台州招討使。詔爲永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芳並美。顏氏於斯爲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後。

歷宋而元。仕籍雖不乏。而彰顯不逮前。豈非家訓失傳之故歟。迨入國朝。文廟靖內難。時沛縣令伯璋父子夙忠。則我招討使之後。自永新徙廬陵之派者也。其猶有魯國常山之餘烈。而得家訓之墜緒乎。乃今如瓌克繼父志。是訓復續。意者天將復興顏氏乎。書曰。母泰兩祖。事修厥德。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顏氏之子若孫。其遵承是訓。而修德積善。則前日之盛。未必不可復也。是固吾與吾弟若姪之所願望者也。是爲序。正德戊寅冬十二月內寅。前睢寧學諭八十五翁廣烈拜手謹序。

人文紀畧

序

五

卷二十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於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蓋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博數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它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人文紀畧

序

五

卷二十

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畧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圖。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敵疑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于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

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其自光矣。公蒙廟既醅。葉耐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欬欬歎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江省。弔古采言。檄縣禮葬。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拔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淹故。多散亡。從孫桐。輯錄凡十卷。求加銓次。稍剔其僞。不盡刪繁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茅鹿門曰。近世多謾。其直反蝕。此文足以揭之。

人文紀畧

序

五

卷二十

文山先生文集序

羅洪先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憑朱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劉龍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龍守浦江。張公元論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緝。釐剔別說。出義節。選艮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俾序所以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洪先於人文紀畧

序

五十三

卷二十

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時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愛歸四年。授京兆幕。而邊釁遽起。董奄力主遷議。首應詔。數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佾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紳制忤買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南入朝。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它屬。又無臺諫糾

人文紀畧

序

五十四

卷二十

刺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蹇踈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於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遽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改。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耶。亦求以自盡耶。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親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充位。其必爲此。不爲彼。人文紀畧

豫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尙爲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罷？夫惟求自盡而不免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蓋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明矣。非所願而必豫爲之，所逆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

人文紀畧 序 五十五 卷二十一

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月望後學吉水羅某頓首謹書。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太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瀾，其凝于物爲堅，全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震于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顧，得之而諸欲以言之而異端炮用之而岸，奸屏四焚，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于衣食者也。困于衣食而至于凍且餓者，益加少矣。公凍餓幾於死，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尙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損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纏繞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休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

人文紀畧 序

五十五 卷二十一

先自切問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美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見。不事雕鑿。慨乎其於辭。沛乎其于氣。而較乎其於先得之心。出之言。備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薛君。蒐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

人文紀畧

序

五七

卷二十

欲知吾之浩歎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蠶之迅霆也夫。

茅鹿門曰。昔人云。讀書只是再讀。義理便出。公於一峯

先生文。再四誦繹。深嘆其妙。

贈大都督孟諸厥公超召北征序

宋儀章

皇上既嗣登寶曆。亟詔廷臣宣布德意。思與海內黔黎更始。其各邊文武將士。則又大加賚予。以示優勸。未幾。謀言北邊且內侵。臺諫諸臣爭上疏言事。柄兵者日條奏不暇。然卒莫能施行。於是給事中吳君上言。國家制御蠻貊。患在於備多而力分。專守而忘戰。今兩廣總督侍郎臣譚某。閩浙總兵官臣戚某。有經畧才。臣以爲莫若召還二臣。專與計事。一二年間。乃可圖也。上遣其言。有詔代譚公還部。既而兵果犯薊鎮。冠鴈門。攻城破邑。憑凌愈甚。本兵用御

人文紀畧

序

五八

卷二十

史言輒趣戚公還督府。以肩大事。公既得報歸。自海上戒行。有日。于是藩臬大夫。閫帥參遊。令饒公于平遠之臺。以予護軍閩中。宜有言以佐觴豆。予惟昔周宣王遭邦新造。四莢交侵。赫然思奮文武之烈。爰命召虎方叔。平淮蔡。下荆蠻。吉甫伐獫狁。當是時。若南仲。休父。輩皆左右大臣。前後奉命征伐。率親督戎行。以是能底定南北。稱中興令主。當先帝朝。南北最號多故。方倭奴似擾。破紀據城。八閩騷然。於時司馬譚公重倚將軍用兵。不滿萬人。所向克捷。斬首且數萬級。世嘗以此誇鹽兩公。是其勲業。同望固與周

之方召垓矣今爲患視倭奴不甚相遠然則數犯畿甸震驚陵寢將兵者日廩原不自完今天子深鑒往轍乃聽羣臣議召還二公計事固將望二公兼領南北不止如方召諸人專任一方面而已然予以爲事不素定而能致用未矣將軍試度與倭孰強南兵與北孰便務守與決戰孰利又誠聽將軍計一二年間可與之一戰決勝負否將軍曰性點驚挾衆動數十萬此未易以計破也昔王翦伐楚度必用六十萬當時皆以爲怯乃後卒如翦言以視楚其難易強弱何如今諸邊兵馬非不衆且悍也

人文紀畧 序 五充 卷二十一

兵甲非不堅利也歲費糧餉非不多也然數十年間不敢與之決一戰者則不若翦之度楚故也某以爲天子聽愚計非練兵十萬不足以越南徼而踐狎其庭夫制人之與制於人也勝人之與勝於人也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擇將帥廣召募明賞罰定分布此四者兵之至要也動於其所不測備於其所不知取財于郡縣而費有經練兵於鄉伍而民不疑此其誠有不可以口舌陳者夫無形者制有形者也無用者制有用者也能多能寡能聚能散能進能退能柔能剛能變能化惟所操持夫是以能常勝不驕常戰

不法常勢不罷然非廟堂上張於上公卿協謀於下恐未可以卒圖也今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俾得偕司馬公還朝計事予二人平昔相與籌議亦不過如此而已不然某所籍以報國者惟此身耳它非某所知也諸大夫既聽公言咸避席請曰某等今日幸聞將軍長計敢不酌酒爲將軍賀予不佞辱知最深乃效昔人贈言之誼次第其語書付行李俾它日史氏得並承覈以見大將軍成功張本云亦諸大夫之志也

陳明卿曰宋公初令吳繼撫吳力清田賦而吳之役田

人文紀畧 序 六卒 卷二十一

遂以不朽真用才也

宋公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令吳邑有惠政爲御史風裁甚著官至大理卿



余總角試弟子員。侍家大人。口授六藝。竊見左國而下諸家。輒訢訢鄉遂。是時不知文之所謂體裁。顧嗜其博雅易曉。有裨博士業者。共手錄之。歲以爲常。朝夕未嘗舍去。暨余束髮。幸計偕對公車。後會諸使君督學南畿。辱使君不鄙。出合肥。令胡公所輯名世文宗。委余較而梓之。以惠後學。余受之卒業。更竊竊然有動于臆也。遂付梓而事竣。以報于使君。復命余叙。余自惟四五無聞於修古之謂何。詎能叙文哉。始余屈首受左國諸家語。無所稟階。而得入教。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斯其助於制科業。謂信而有徵。非耶。使君之斯舉也。所嘉惠後學者。不淺鮮矣。雖然。章尚有慨於中者。昔班固氏序六藝之學。一百三家。今所纂文章家。是也。三年而通一藝。故三十而五經立也。今之經生。無論左國。即六籍四書。朱氏註疏。尚竄志之。耽大畧以希捷徑。語及古昔。則謂玉卮無當。瓊落無用。相與黜之。求如東方生奏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持以進者。胡可得也。間有肆心廣意於古之作者。志於博極羣書。而窮巷白屋。力不能備。購書墳。至如楊子雲。願不受三歲秩。衆得觀書石渠者。又孰不嗤詬之。及一

旦釋褐去經生。詔爲古文辭。則聚口秦漢。或型一字。輒一語。遠懸書國門曰。我左氏也。班楊也。彼所規規置心。僅唐爾宋爾。嗟嗟。譚何容易。是三者士所通患。所謂賢者不免也。夫文王之象。不得爲伏羲之畫。孔子之繁。不得爲周公之父。代則然矣。秦漢而下。歐之與韓。蘇之於孟。今其書具在。曾何一語一字擬之。而今語孟韓之後。有能外二子不也。夫飾貌以繩類者。失形。雕辭以訛似者。失情。百家之言。情奏殊方。以通於道。而適於務。則無以相非也。今所輯五百餘篇者。歷百代之寥廓。涉萬方之指畧。而軌之於一王。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之法。執以名世。宜無不可。非徒曰制科嚆矢也。已傳而習之。將窮巷白屋士。可無王充氏之嘆。上下千餘載。如入五都之衢。種種而在。惟所用之者。若其就畧者。輒束置不省。而高視者。復奴隸唐宋。則失使君意遠矣。余不文。於文不。論論哀採之意如此。諸使君名銖。晉之榆次人。余之先達云。

貴州鄉試錄序

王命爵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是爲歲辛卯。會天下大猷。臣某不類。猥以職事。日載筆從大司寇齋心。夜志。惟仰副欽恤至意。爲兢兢。而是秋天下復當大比。士上進。廷臣臨校如故。臣承乏當之貴州。而寺副臣某與俱。臣遂輟所事事。陛辭得乘傳行。至則巡按御史臣某。悉飭廉內外事。既具。乃進提學僉事臣某。揭提學副使。今入賀。臣某所遺士。三試之。如鈔拔三十人。錄其文以質獻。臣惟黔古西南。自漢武帝遣司馬相如。緩頰數語。遂定夜郎。臣以什數。厥後文教翔。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六

治進爲設。虞振鐸之邦。今天子聖神。寧論漢武。重以額後盛舉。至臨軒授之弓旌。臣材遜相如。獨不能宣主德爲諸士一離勸乎。先是乙酉。上鑒於成憲。曠舉。新時臣爲閩吏。伏在簾外。誠不知得士何若。第撒棘而人人喜。自負語云。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士固千載一時。故越戊子。漸有煩言。今幸際言且噴。噴上若曰。泰維茲皇祖家法。詢謀僉同。今海內誠困。所爲惠我元元。匪異人任。士也。獨奈何。惜小費而薄賓興。與都休哉。宸衷獨斷。率祖攸行。如此。顧自是廷臣之遺罷矣。於稽肅皇帝。亦以辛卯而後報罷。嗟嗟。此一

役也。實惟諸臣常分。而談者見詞有遺。亦惟是今日厚幸而將來不可復睹。誠得真才。佐上理庶幾萬有一之報用。無辱此奇選。臣卽不類。宜不在諸臣後。黔卽非諸藩。亦何忍自棄。絕獨在諸藩後。臣聞昔人求士。猥云拔十得五。臣所拔僅僅若而人。卽得之。不足以當諸藩之一大樞。試令登壇而角比肩。而事彼其藻。豈標羣日新月。異游揚綠。歸蜂聚蟬。聯此何論。黔士如臣者。幸不產三家市。一行作吏。習見五方旗鼓。輒爲之瞻寒色。勃望而謝前驅。蓋今風俗人心。可驚可愕。類然矣。最爾遐荒。倘亦猶有刻木擊銅。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六

之故乎。區區守樸。拙甘澹恬。相時程力。亦固其所。雖然黔惟不能爲諸藩也。夫安得不相時而程力。惟其不爲諸藩也。而黔之盛。又非諸藩埒。臣典在三尺。日手持斧。諸大吏所上辟奏及遊轂下。羅文網者。臣間得按治之。何郡國之獄如蟬。黔獨寥寥也。皇上敬天法祖。瑩精太平。乃年來號多故。請賑請蠲。議兵議餉。疏旁午不勝計。而臣茲被命來也。由三輔走邯鄲。道歷潁入楚。瘡痍滿目。續食所止。未嘗不廢箸而嘆。至黔。一切謝無有益於民爲聖世之良。於歲爲得天之幸。令海內皆若是。何憂天下哉。臣因伏而思之。

夫物羣則必競。勢輒則相傾。競與傾而不已。其究將無所不至。用是觸國憲。干天和。伊誰之戚。臣有以知藻艷機華。孰與樸拙游揚緣飾。孰與澹恬黔之士。所首者貴。所甘者飭。其不以彼而易此也。固宜。且人惟賤日貴耳。則有實至而名不至者。臣按黔掌故。有馬龍媒。有村邊漢。夫豈不克法乘。棟清廟明堂。竟闇沕無聞。卽草稱黃野。數稱鄧林。惟其羣若數而盡得之。臣恐上駟不必備。而一木大厦。非其任矣。故工瑯之石。不如在璞之玉。貴實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貴精也。藉使實浮於名。精不在多。黔之士。一可

人文紀畧

序

六十五

卷二十

當百詎十五之足。云故事叙賢書。類鋪張山川文物之富。原本國家治教之隆。諸士當厭聞之。而或者設不必有之。詞未得其面。先疑其心。臣不謂然。惟是皇上眷茲盛舉。黔宜不及知。而其甘守明効。闇沕真修。皆臣所聽睹至熟。良非侈口。諸士幸而聽臣素履之往。無適不安。寧惟諸藩議最行。且以黔爲標的。士而標的於天下。臣榮當無量。不然羣議方沸。時事孔艱。上何所需。而不以蘇問問之。困廓耳目之虛。臣卽不類斤斤常職。亦足自効。乃至道并荆。問夜卽問關萬里。僅僅若而人者。曾無當於縣官用。而徒以哆

口爲諸士游。臣滋罪甚。抑臣又惟前辛卯之訕。黔尚附先詞。臣胡經實以司馬郎主之。故牘具有。黔不及爭。至求策助砥節其人。則滇未之先焉。今諸士濡沐聖化。又六十年。所專科廣額。直與中原齊驅。有時如此。所不爭自矜。非夫也。且經臣里人也。臨校之役。官同歲同。其地又同。異日者。按牘而談。兩辛卯。曰黔之士。多多益善。大非昔比。則又曰。此非兩廬陵所藉手者乎。得士之與。臣不敢望諸藩庶幾哉。可以歸而對故里山靈矣。

人文紀畧

序

六十六

宗儒語畧序

邵元標

汚彼流水。朝宗於海。海水之宗也。子孫枝葉繁碩。有大宗。有小宗。而後其統系不淆。謂道有宗乎。神無方。易無體。何有宗也。謂道無宗乎。清濟三千。獨一唯曾氏得其傳。未始無宗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帝王也。軻氏願學孔子。宗孔子也。蓋道一而已矣。一則天。二則人。天則亘萬古而攸同。二則涉未流而多岐。道無岐也。學之者岐也。惟多岐而百家靡襍。莫知攸宗。其矣道之難明也。予夙荷明師良友。指點夾輔。年來偶有隙。明於先聖一脉真傳。似無所人文紀畧。序

六十七 卷二十

蔽諸儒最有契於衷者。在宋則明道象山慈湖。在明則白沙陽明。心齋六先生。於是手抄其語。與道相發明者。名曰宗儒語畧。其言淺近。詳畧不同。不謬於孔氏之傳。則一而已。夫名宗巨闕。必有宗譜。孝子慈孫一展卷。孝思悠然而生。是書雖謂儒之宗譜可也。學者由茲直證本心。頓息諸見。揖唐虞周孔在斯須間。若復辨儒釋。較異同。取予所編者。爲辨駁地。是人也。意之爲害。其去道也遠。起諸六先生與之同堂合席。何益乎。邑愷衷黃侯。愛是書。捐俸授梓。予敬拜手引其端。萬曆甲午秋月吉。

張貞生曰。壬寅秋。膺命貳敎成均。時八月既望。值課

試暇。偕博士長青。羅典籍高雲承。登御書樓。檢閱版

籍。見宗儒語畧一冊。中載六先生之言。而爲予鄉南臯

鄒先生所輯者。要而不支。約而不繁。曰。此真可以告多

士矣。遂手錄而重梓之。仍以是序弁其篇。

人文紀畧

序

六十六

卷二十

評釋劉子玄史通序

郭孔延

張唐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畧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予甚有其意黔中八篇予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于寶之于楊雄之揚王邵之邵常璩之據符堅之符當是爲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加校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人文紀畧序

卷二十一  
李九

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已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簡古議論慷慨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貨據不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邵而忘其佞高自標榜而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詞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

首刻于陸太史再刻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偶歟亦可謂子玄忠臣矣萬曆甲辰夏五日後學秦和郭孔延謹序

人文紀畧

序

七十

卷二十一

廬陵陸侯考績序

劉鐸

有是哉無擾之一言蓋公之所以興漢也語曰人授則疲魚擾則亂自周官法度等爲刑書而申韓名法文於蘇屏於項國脉漸盡然後三章之約掃苛酷而清之而一時吏治蒸蒸如河南寬和北海勞來其於弭盜止訟課農廣畜較如也是寧有他奇術哉陸侯肇仕貴溪循聲鵲起當事者謂此彈丸地何足辱侯承改參廬陵甫下車子從二三大夫一望顏色則春熙月融肺腑洞然業心儀之不越月而公庭如水胥隸不譁錢刀征輸無片楮下民問衡量之

人文紀畧

序

七十一

卷二十

登鮮所奇美案無留贖市不貴踊士則裝足公門有勸課而無聚訟若昔稽古循良何多讓焉雖然簡靜慈惠出於天性抑才實裕焉耳廬陵江右上游簿書填委館榷釋駟市魁無賴使擒以騁即起汲長孺爲之無臥治理頗安得蓋公之言而稱之初行部養籍孤貧素以空名濫食縣官餼稍愆期輒相挺爲亂其魁挾厚貨潛服舍日糾黨攫人市中甚則掘塚中骨誣執平民爲難侯謂長此安寧急捕置之理而市井一清稱神君矣兩造具陳五聽無漏不爲武健鉤擄率匍伏吐其情輒筆不事即畫上刻木亦可勿

設而請託之牘絕稅役宿蠹一孔百穴染潢之指可掬也則爲革役猾任忠能腹裁手約人不能欺且令民得自負吏無呌囂而上廩爭先矣至溢額之餉捐俸義補不足則舉帑金可那者若干爲抵餉不乏絕而邑之人若不知有邊寇羽書也者每自矢不竭民以養交皇華所至授餐成禮而已無加幣使者目備侯弗爲動人奴跋扈屏主肘擊邑中薄俗也侯力爲殄除小則筆杖大則皮窠不少縱香城士習文理強半椎樸侯躬課程如塾師多所拔鹽車下而士心目改觀聞之涇水害穀疾風害樹彼舞智喜事者謂鷹擊毛羣旦暮可畢吾事緣飾不才以博隻芥之名何異以火爲獵毒爲餌也而藉口黃老以文其拙至所居廢亂吏緣爲奸上凌之不恤下管之不報有坐困焉耳侯青年墨綬而簡澹自牧疾遽弗聞逮勢至奮投劄立解侯應之暇而整若無所事事者豈可潰潰而人乘間以操我豈其沾沾而我脆骨以達人若者則其才裕也不有郢人之滅至乎其運斤成風也得之心應之手夫故見望而不見刃何憂血指哉用刃者忘刃用才者忘才技熟于蠅翼而養馴於木雞是烏得而淺深之侯之先有象山先生以

人文紀畧

序

七十一

卷二十

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尚。宰相以爲加人一等。至虛左。樞近越數百年而有侯。斯亦龍鳳之徵矣。

人文紀畧

序

卷二十

序

劉太僕來復齋稿序

蕭琦

來復齋稿者。余姑君洞初劉公之遺稿也。公血烈凌古人。天弗造我邦。用願命於權閥。其臨行戒子之辭。永帶絕命之詩。野夫田菴。往往能誦。而海內縉紳處士。每以未觀我公遺稿爲恨。是歲之秋。姑氏以侔來命曰。吾弱女痛其先人甚。今哀殘稿。付殺青成矣。屬子以一言。子母如余報語。不遑。急取來哀哦之。悅頭楮間。如公出焉。見其裂毗電燦也。噴辭霆礚也。豎腕青萍也。刺心碧血也。喜則將軍鐵絡。版唱大江東去也。怒則呂梁百仞。江陵千里。鸞鯨鯢而窺人文紀畧。序。主四。卷二十。魚蝦也。屬者言文之族。遍取漢矣。人披金簡。家溫玉律。靡不淵諱。俯盼憑陵壇壝。一旦有故。取而試之。摩飯木哉耳。折枝委蛇耳。嗟夫。無犯顏敢諫之士者。無仗義外節之臣。無剗肝決膽之文者。無犯顏敢諫之烈。今將令揮鉛掾翰者。盡讀公之詩文。庶以媿滿之東西。挽波之上下乎。雖族周孔濂閔。目爲忠孝之語。以繫世。而誦者什九。從者什一。漢之瞞宋之檣。未嘗有教佞之書。而叫厥術者接踵。今設有文焉。馮道屬艸。李昊修詞。譙周商確。今古雷夢炎。魏天祐之徒。校讐而叙傳之。薦紳處士。當有稔之腹。詩碑之枕。

中者吾恐遇公子案頭楮間周旋揖讓終不若與譙馮諸人傾蓋如故耳公達難後遺帙可充棟乃一汨於舟再燼於火豈祝融河伯獨能珍公之文乎抑公實不欲以咳唾落於人間而故使秘之手憶往歲余友次諸氏謂我曰公有傳言未盡泯非藉同志編贊曷爲制副壽余狀之未幾余以薄宦南北而次諸玉折矣每懷衰語徒深浩歎孰意今者手裏殘帙終未竟之志乃在閨中節女斯非千古一奇歟夫弔長弘之血未有不塞產於邑觀曹媛之石安得不感慨流連矧余讀公之斯集又烏能已於一言也余自

人文紀畧

序

七五

卷二十

推心國難以來綏息守魄萬念履冥惟獲一日斷脰決腹

仰從先帝於九京公將與余左挽關大夫右揖商五子相

歌也復相泣久之因得讀陽侯祝融之所秘而亦出余斯

語於公公將母曰余之詩也文也不必世人讀也子之斯

語也亦不必世之人讀也是爲叙文江內姪蕭某拜譔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二

記

宋

峴山亭

歐陽修 王彥章畫像

歐陽修

先師廟

胡銓 二友堂

胡銓

玉音問答記

胡銓 安福縣學

王庭珪

三忠堂

周必大 鳳林橋

周必大

歐陽文忠祠

楊萬里 顏魯公祠

歐陽守道

人文紀畧

目錄

卷二十

劉氏社倉

劉辰翁 蘭玉書院

劉辰翁

蹊隱堂

劉辰翁 立心堂

劉辰翁

龍泉縣學

劉辰翁 昭忠禪寺

劉辰翁

習溪橋

劉辰翁 存厚堂

劉辰翁

極高明樓

劉辰翁 生意堂

劉辰翁

虎溪蓮社堂

劉辰翁 靜見堂

劉辰翁

山園

劉辰翁 吾廬

劉辰翁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兩千甫校正

記 宋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  
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  
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  
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一

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  
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  
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  
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  
之士皆已煙滅於無間。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  
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  
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

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  
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  
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  
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  
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  
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  
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陽者。又可  
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神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一

木雲煙之杳霽。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  
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  
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唐荆川曰。此篇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畧用自語點  
化。  
茅鹿門曰。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  
詩並絕今古。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殉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然以忠公既歿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歿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歿于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歿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于京師而史

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于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或不能自信及讀公家人文紀畧

記

四 卷二十

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歟後能勝歟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櫓當時號王鐵櫓公歿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櫓之爲良將也一櫓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歟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歟公

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入使藏之

茅鹿門日以叙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

唐荆川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畧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

人文紀畧

記

五 / 卷二十

廬陵先師廟記

胡銓

吉州廬陵古稱大縣唐正元時有地三百餘里戶餘二萬至熙豐間戶籍號七萬迨今不啻倍徙縣當刺史理所凡事難專煩言易生又適茲興廢遂千百姓創罷爬梳不可以夜繼且爲吏牘埋沒至齟齬不得出氣政且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丁釋菜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正視貌像如土木偶然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令君老於政事其爲治鍵之以勤強練密異時祭黠吏縛不能展手不替月煩言寢聞則笑曰夫其口衆我寡吾知行吾政爾蓋痛掃溉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建鰥鰥饑以爲未至則喟然治賢舍一新廟庭凡宮室不能蔽風雨者自我彫鏤像闕巍然突兀照映於是廬陵有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誠有味其言也夫俗吏云者不過曰獄城不得其情刀筆不次於骨其飲口率不登其時遮遮午飯不中其程吾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嗚呼是蓋不知教學政之源養其源則末治徵訟誅歛末也夫民性非本惡彼其強有力

人文紀畧

記

六 / 卷二十

者醫暴悍者盜豈專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父母我民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恥一落檻穽驟以三尺紀繩之可謂大不仁矣誠能降師尚賢使民知方彼有恥則可以無訟彼知自愛則可使盡地不入彼知愛上則錢可使不趨而聚我無欲而民興廉則可使雖賞不竊如是則前所謂獄城刀篋口率其飲進遲午振雖竊可也反是雖日捷以求治不可也郡太尹李公銳於養士得梅池萬鏐為之師令君聞其揮鞭入建城而和之于是市井田野往往樵夫談王道將聞絃歌意丁寧甜豆厭戎馬簿書筆楚且其室人文紀畧

記

七 卷二十

若荒涼然則使民回心鄉道不在俗吏矣銚余同年進士也嘉其意不苟屬余記之書賈生之語以諗焉令君成王昌故祖岐公之世其家蓋申鮮虞之傳繁焉

二友堂記

胡銓

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頗遜於釣築間將大用會告假而廬陵特甚詔公作後以字罷蔡既至櫛垢爬痒民獲甦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憊憊者於是視廬之偏得古松蔚然封植以竹間軒其下榜曰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鄙人胡銓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三年窮居惟家獲狃而宮魚龍宜於林木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惠鮮鰥寡必剛毅不同之心蓋剛則不奪於慾故曰根也慾焉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惟無虐為無欲惟不慾可以言剛惟剛故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耶方公閒於簿書日哦其中見夫檜欒膠輅冷風薄人清陰深處則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滯以滯見夫落落高標陵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制利病與當途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鶴對峙而不受鸚鵡則思所以擊奸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兩賜以時物物得職威令神行惠澤以流仁周乎飢義義高乎樞栢曾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

八 卷二十

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胸次。聽號鐘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道歷物表。便有濠濮間趣。同視軒冕。所謂九萬則風斯在下矣。是故可友而不可屈。雖然。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卑。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捐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

薛諸孟曰。松竹固自可友。非其人不可妄攀附也。得此文而對影三人。靜看颯颯。

人文紀畧

記

九

卷二十

經筵玉音問答記

附二跋

胡銓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答金人書藁。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安議。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硯硯。又賜以花藤席。命予坐於側。艸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諛不儁。頃予以艸換書藁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初發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尉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文椅。綉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兀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初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硃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普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洗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願予曰。賀。

人文紀畧

記

十

卷二十

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予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言謂予曰。不數日也。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寔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予忽流涕。答曰。小臣三遷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上亦拭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喫飯。

人文紀畧

記

十一 卷二十一

予答曰。臣向在新州。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間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瓊守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遍。恩浹意洽。且暑熱不敢久侍清光。上答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綉紗棹子。訖卿亦可便服。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言言書字。予答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爲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朕在東宮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字。予答曰。此兩字格。更絕前聖。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爲人。予答曰。臣切習唐朝顏真卿字。今自成一篆。豈應上掛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

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書。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凜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汚者。朕啓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帶。予乃答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塵於聖賢篋笥中。且三遭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天之力。俾晚復得入侍。爲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事時。思卿赴貶之時。心思如何。予答曰。只是辦着一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琰。予執尊立於上前。曰。臣嶺海殘生。誤蒙

人文紀畧

記

十二 卷二十一

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復賜之錄用。寵矣。今乃賜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萬載之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當以艸芥之語。上瀆神聰。適面奉玉音。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輒林玉卮。一則以上陛下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小臣犬馬之報。乃執樽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且微揮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自執樽。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三辭。邀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予曰。

梅霖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說各就坐上。謂予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待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叫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嫌。予答曰。方今太上退閑。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有時。上答曰。卿頃來不忘君。真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魏。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羔。糊椒醋子魚。上謂予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蓋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予答曰。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上謂予曰。朕所為非強。

人文紀畧

記

十三

卷二十

乃天性然。因舉所服澹黃鋪茸綉鳳汗衫。謂予曰。朕此領汗衫。已着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舉所着皂羅襪。謂予曰。朕此襪。原是皇后做與太上皇着者。覺稍短。朕着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秦檜方專權。其家人一二百錢。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一二千。檢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汗衫。着一兩年。檢家人一領汗衫。止着得數日。即棄去。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真紅羅。

錦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批與朕曰。此領汗衫。乃吾着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吾賜兒。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着。只往德壽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衾衣。乃太上生平所愛着者。是太上所賜朕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真太上之賢子。小臣之賢君也。次盡蒙旨。請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香取明州鰕鮑羹。侍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撫掌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賢。

人文紀畧

記

十四

卷二十

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同妃酒。予曰。內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身以報陛下。則所當然。欲使臣酌酒。以同妃。則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誤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勸上。羅喉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賜予上。口酒後。不可不喫龍犬。予答曰。臣向在海外。渴甚。惟以鷓鴣沈香小片嚼數片。卻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且酒渴頓醒。乃以玉匣貯鴉龍犬數片。至上。謂予曰。此

香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餅。予乃嚼其一。上又喚齒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杯。食兩味。胡椒醋羊頭真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曰。炕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生版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版上側坐。又索茶。乃以龍涎香盞遞兩盞至。予拜賜一盞。記。余乃辭曰。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言喚王先入池。取藕蓮實剖去。取玳瑁盤以水泛而進。上又速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爲詩必多。予答曰。臣向居嶺海時。日幸作詩。

人文紀畧

記

十五

卷二十

十數百。初任福州簽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州。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此。今既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爲之隙。派上答曰。系用變爲大海。大海變爲桑田。古宇今宙。多少更易。此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枚淚矣。世事殊異。無可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兄鋒在家。生母曾氏在堂。臣只恐妻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午冬生。姑齡次男漸。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洸。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曾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

臣惟有朝夕躑躅痛哭。恨此身不卽死。與母相見於黃泉。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聞徽宗訃。太上爲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懷抱。予又奏曰。夜已四鼓。上體不健。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鷄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宦官女子酣飲。徹旦則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同覓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鷓鴣。奏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夕之樂。願卿勿忘。予答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

人文紀畧

記

十六

卷二十

後跋

予半生嶺海。晚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於後。以爲後人之徵。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



墮子志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泳澹  
瀉侄孫壻周鐸右云經筵玉音問答予乃隆興癸未侍宴  
所記也

又跋

原有予當時親札葉一小冊爲瀉侄取去日後切不可落  
附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更札也視予親札者反無  
失天語諄勤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更札之本精加刪潤  
親手錄藏于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  
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爲  
人文紀畧

記

十七

卷二十

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卽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  
正公之心爲心其亦賢矣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  
罷喜雨涼而書也

薛案曰予見宋臣賜宴內庭津津齒頰者多矣如王珪  
僅談詩文蔡京且及狎昵唯蘇文忠與胡忠簡皆自海  
外歸處生契潤情景依稀于鵲聲月色中別有惻怛之  
思忠謹之議外此則周益公岬制事耳嗟乎蔡京愿見  
安妃而邦衡力辭回酌人之賢不肯安可同論也  
林爾千曰叙君臣讜談審通情親處真使人神遊其際

情傷處又使人淚潸潸下也讀

忠簡公此紀知魏徵之遇太宗爲不徒僅事則又使人  
不禁時代興衰之感矣

人文紀畧

記

十八

卷二十

重修安福縣學記

王庭珪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何侯子賁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克宣。始謁先聖于學。唯王宮四壁。無傍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頽垣壞瓦。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於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罷邑不可一日無學。是於國有繫也。蓋隆平時。禮樂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擇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孝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識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寒姦爭之資。遏禍亂之源。人文紀畧 三

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於兵燹。有司又以爲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於敗壞。人材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業者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爲而去。至侯之來。其治不暇。米鹽首用意於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一新。重門繞垣。堂房庑。原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嚴麗壯雅。冠于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薦獻頌禮甚肅。知士可與奮然興於學。乃屬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得考庠序之廢

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爲之說曰。周衰黨序之教息。夫子無大位。乃立言以傳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爲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旋亦燔其宮。漢興公卿起於賈。叔孫通與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齊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所。郡國皆臨以素木。祿業行禮於私家。縣宰反幸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譏笑而竊其國。東京見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雄崛起。橫行天下。猶疎人文紀畧 記 二

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于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然則士之漸磨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之。而侯獨知以爲急。縣治一年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爲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有不如試猶當礪名節。鼓舞振勳。有以自列於後世。茲侯之所期於士也。他日至於是有者。自知發學始也。

三忠堂碑記

周必大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附。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古為江右上郡。皇朝迄今二百餘年。兼是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謚之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克雍。舉臣金。金陵守陳邦光。託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鼎沸。士大夫復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眾論紛訕。惟一編人文紀畧。記

主 卷二十

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使臣。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沆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真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而列名著在勲臣之令。而謚則未聞以忠名。子瑾孫個俱為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宣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翁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庠立三忠祠。歲時幸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同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

慕休烈揚顯光者耶

人文紀畧

記

主 卷二十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周必大

造舟爲梁。文王初爲西伯制物之智也。人到於今賴之。漢儒著爾雅。乃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是說也。謂辨尊卑可也。河橋何與焉。郭璞既誤以爲周公之言。孫炎又從而爲之辭。其失詩雅之音遠矣。古者郡邑大率通江浮航於水。加版其上。縣屬綿江。以達於岸。人之往來其道如砥。視招招舟子。乎濟於風濤之中。險易勞逸。蓋相萬也。安福壯縣。江西湖南之要津。水出瀘溪。匯於鳳林。其廣三百尺。是橋不知起何時。始以近事考之。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元豐縣令上官公頴。崇寧縣令上官令。增修於二十年之間。邑士歐陽安稷。名橋曰上官者。從其姓也。紹興庚申。令韓邦光復修之。鄉先生王公庭珪。名之曰鳳林者。因其地也。淳熙丁酉。令徐燁又修之。邑人劉浚易名濟川。則謂矣。夫一橋在北門。纔百餘年。四修而四壞。何也。吏情財殫。葺不以時。或葺矣。弗良於工。故易壞也。慶元改元。令施廣厚適達其壞。而尉陳章復能奮身任責。相與掄材。選工舉大。筋二十而新之。冶鐵爲繩。紉竹爲筴。圖爲悠久之計。士民咸出力相。其後起於季春。成於仲秋。會太守楊侯方新。

首助錢十萬。仍歲詣征廊。送州之餘。爲後日營繕之備。章吾故人子也。請記其事。於今累月。行按代去矣。安得不爲一言。夫利涉之功。徵公家不能成。雖成必壞者。物理之常也。郡邑無終窳。守令有更易。坐視弗恤。其壞也速。未壞亟葺。其費也省。今令尉幸舉職二千石。又設儲待。其慮周矣。徒法不能以自行。顧嗣音者何如耳。因爲辨漢儒之失指。鳳林之舊。使後之人知公家之利。非一版所得私。若濟巨川。非一令所當攝。必也卽渡名橋。隨壞隨葺。乃百世不易之道也。二年三月十五日書。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歐陽文忠公祠記

楊萬里

予門人永豐羅椿格書抵予曰。吾邑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其立祠堂舊矣。其有老氏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圯於潦。里之士陳懋簡。撤而新之。其經爲尺六十。緯爲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大。爲大書五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皆願介椿以請。謂爲萬里。予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後。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知之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爲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三五。以不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今顧之。亦有知作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思尊者。惟韓子一人。何其齊也。本朝二百年矣。而所思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也。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然者。衆不然而寡。未害其爲齊也。後此千百年。其皆如今日乎。亦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不然而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矣。大抵賢人君子。歿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當時。

人文紀畧

記

三五

卷二十

人文紀畧

記

三五

卷二十

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遇歿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獨先生之幸也。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非尊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饒後人也。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地。而不祠之。可乎。不可也。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所爲而爲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皆無存者。而陳生懋簡奮然作祠堂而尸祝之。其誰爲也。生而有爲。其不以此而易彼乎。

顏魯公祠堂記

歐陽守道

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公開國顏文忠公。廬陵去長安二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名。猶可考。然名賢罕有至者。獨司馬公有名。到于今。稱使公不以謫故。屈臨於此。三百餘年。鉅公大人。吾州竟不一見耶。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爲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始以僻遠爲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爲君子過化之邦。天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相爲之也。魯公未至吾州。王朝故罕以名賢出使。而士生于此土者。亦不見其有

人文紀畧

記

二七

卷二十

人仕于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輩出。文物彬彬矣。是豈無故宋咸淳之四年。古助孫君洙爲州通判。創公祠堂于廳事之西。慨然謂某曰。今通判唐司馬也。洙聞州治自唐至今。承平之地。官府民居。無遷改焉。則魯公之爲司馬。或者出於此矣。西有古柏十二株。洙選勝而建公祠焉。蒼皮黛色。與廟貌宜。公平生勁直之氣。其肯棲神其間也。子爲我記之。且自洙來此州。人士每有談先賢者。自歐公以下。輒有若自奮而與齊者。洙固願來者之如今。然揆厥攸先此州諸君子。皆魯公之遺風流俗也。魯公事君有犯無隱。愠

于羣小之歟。不同此州之君子之立朝。不如此乎。魯公遠謫所至安之。流落復歸。終不愆艾。此州諸君子之去國。不如此乎。諸君子固無一不與公同者。而公以八十元老。殞于賊手。高風勁節。誰其儼之。乃有善爲趙鬼。折首剖心於金賊。犯鄴都。故相奉降款之貽者。天子聞而哀之。而論大臣。直以唐某爲比。夫綱常大義。天下所同。何公所屈臨之州。特有此人。若合符節也。洙讀唐藝文志。見公有廬陵集十卷。又聞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留題在焉。願一往觀而無暇。夫公以謫來。肯澤有不得下於民者矣。而猶佯山

人文紀畧

記

二八

卷二十

水遊戲翰墨。士必有得待公之杖屨書策者。公聲名在天。下想輿臺卒伍。猶得以事公爲喜。况爲士者乎。况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湘水之南。而忠潔之廟過者式之。興起感發者。不特以讀離騷而已。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建祠以報。而又永其勳也。子記之。某正襟欽容而對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古人所事之君父。非有親愛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之忠臣孝子。則泣下交頤。古人所公之家國。非有痛切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亂臣賊子。則髮上指冠。是心何從生哉。天理民彝。無古無今。

發於卒歟。不自知其歟也。公之留吾廬。陵甫兩年而去。雖  
 微。君蒿悽愴。若或見之。昔在人日中。人同忠孝之天。見公  
 矣。兄若又肯公之像。涼哉如生乎。太史公每最喜言名節  
 士。平生經行之地。每聞其人遺跡。輒徘徊悲歎而不能去。  
 君於魯公如此。某亦有以知君之心也。嗣既成。宜有歌詩。  
 以迎饗送神。某既奉命書歲月。而又爲之詞曰。公免笄冠  
 今出專城。朝野熙熙。今寂五。其海波晏然。今伏長鯨。斗柄  
 無光。今搖撓撓。羣飲熟寢。今公心驚。密戒不虞。今寂無聲。  
 大厦瓦解。今一柱擎。黃河以北。今我王盟。我力不競。今敵  
 人文紀畧  
 九  
 卷二十  
 愈勅歸見天子。今涕交橫。終消惡運。今復兩京。覆車不懲。  
 今趨險傾。誰塞言路。今蔽人明。陛下孤立。今勢已成。存亡  
 一決。今臣當爭。九關有虎。今那可撥。巴峽再徙。今廬陵行  
 干撫于饒。今歲幾更。天爲宗社。今留耆英。白首召還。分非  
 公榮。有拂吾膺。今又屢鳴。元老進退。今國重輕。汝蔡難作  
 今詔公征。婉倫勁折。今仗忠誠。頑不我聽。今吾無生。大罵  
 希烈。今河元平。平生許國。今結纓。九泉相見。今常山兄。  
 精誠在天。今秋日晶。下詔惡逆。今春霆轟。高風勁節。今照  
 寰瀛。何獨廬陵。今留公名。儒者立志。今述濡嬰。我作廟祀。

人文紀畧

記

三十

卷二十

今因人情。廟與古柏。今俱崢嶸。公駕飛龍。今揚霓旌。薦不  
 敢讀。今屏酒牲。辨香再拜。今酌以青原山水。公所嘗味之  
 溪清。公不留。今使我耿耿。至夜魂營營。

西溪劉氏社會記

劉辰翁

異翁先生無位一食三嘆無食而急人朝饑他日懷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淪邑西溪劉氏社會約也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愧也欲將斷予記其倉子欲傳其約予鄉自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而未及記而先生卒然其邑彭君幼遠猶望焉爲是記來也義哉彭君來廬陵登三教既恨不可得則委先生誦責於予予潛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雜鄉人之携持扣關者累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累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殮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合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蓋橋者告予日夜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常數人及旦來者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殮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時異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爲粥以食餓者游手四望取餐而頽簪曲巷衣冠困敝陰雨連月而不能出者又未有省焉其後上捐義倉和羅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暨鄉都轉致強者乾沒僞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籍虛聲出藏粟耳

此無他無社會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會者何待後時展轉望施天上亦或及或不及乃知政術不存倉卒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嘗無能爲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然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收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穀其二三歲則穀本其償矣息自爲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之舉子者當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用矣此社會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事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不可爲淪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會者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爲之奔走後先控拯爲助羹之憐物不知誰憐羹者亦甚盛心矣吾廬陵其獨無西溪劉哉顧其力有十西溪者亦乃與吾等無異可嘆耳天下之重未必一人所能任也人爲其所可能而不可可能者從是舉矣宇宙一心也人類以來所不至於生意中絕者政自相依耳聖賢之於斯民也同在缺畝之中而懷已饑之恩極推內之恥彼不自累人固不得而累之何爲皇皇焉起匹夫之志勤身歟力經營天下之大



憂及萬世其遺後人以耕且食者皆其業也寧使自有餘而已緒前業救民命則陋巷之心勞於平世之心今吾百世於此不待胼手胝足躬耕播種直推而與之共食其視古人用心與力之勞亦無幾耳而猶以爲難也以吾廬陵之所難故知西溪之風爲不可及也人以善小不足爲誼日濡煦而已孰知升斗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以吾廬陵之所親故知西溪活者衆也嗟乎人命亦大矣向之冰者非盡鰥寡孤獨也自鳥獸之草知愛其幼聞其鳴悲者猶爲傷心焉况同類並生之民父母妻子臨水忍訣則亦見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斯世之無足懷而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歟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拯道亦貴濠耳今吾痛定思痛而具猶前日吾廬陵豈獨媿西溪氏哉抑吾愧彭君矣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舍不修且弊來者未可知安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廩乎其又有能扶植而廣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饑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困於天地父母之不能而能之者是倉也寧餐二十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驕馬喜同蒸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

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兩廊六倉其積可萬石爲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

人文紀畧

記

辛酉

卷二十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娶。以世務殊舍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永相獨遺塔庭三少年。禦之老桓至有左袒之嘆。亦疑其不更事。其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日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三子乃日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下將出陣。遇物必割。如家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極。未必芝蘭玉樹。浮晚人觀比也。古人家庭聞見。絕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殊有養。出乎志。

人文紀畧

記

三五

卷二十

行乎素懷。慨自任。視利害如白墨。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麤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餒狷狹。才疎膽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橫槊間。則其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衰族橫之際。艸間無英物久矣。科目興。類起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草莽。高者矜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觀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呂典

刑議論爲鉅人長者過江。如五峰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礱精密。晞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當羞愧。後首不敢復望。政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弟固難得佳。父兄亦復未易。今爲父兄者。皆顧其爲此勿爲彼。至近年。又惟以科第不失舊物爲難。雖中朝盛事。不過如此耳。此世道之嘆也。吾劉氏出安成。未知龍雲先世同異。如龍雲劉氏之詩書文物。不其難與。盛哉雖四忠之子孫。易京焉。自著作公弟元豐中。詞科號龍雲先生。先生以來仕至二千石。與爲奉常弟子貢鄉漕者。世不絕。今爲盛。或

人文紀畧

記

三五

卷二十

時兄弟數人比肩立。非號稱甲乙。則名位適相似。以是長上玩之。如芝蘭玉樹焉。其名家塾曰蘭玉。父兄意也。辰與蘭玉諸少游。見其辛苦爲名儒。篤實有世用。因爲言古家族人物之高下。蓋屢歎之不足尚。庶幾有所感發。擇而勉焉。不至爲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直晉也。安石在東山時。亦子弟爾。觀其編諸諸將。自託與。初度勤履。展間小物家法政。兩入言王謝子弟自別者。尚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蹊隱堂記

劉辰翁

龍泉康氏爲其子讀書之齋種桃李爲周遭可里所霞蒸雪積入境疑仙春流浮遠想見千樹青陰繞屋時聞誦絃芳時過客不能賦卽已能賦未有不舂然問誰氏也于是有大人先生取司馬子長李將軍贊語命之曰蹊隱或疑之蹊者山間之跡昔未有者也崎嶇罕確不用而又將塞也何康之蹊亦若是乎予曰不然彼披榛莽排藜藿入而與猿狖爭出而與麋豕羣忽焉舛合不見前轍而行者少也若桃李則無不好也雖深山窮谷溪回路斷苟有日者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慮無不極其處往復袂相屬如通道焉繇世之好者衆也曰然則客之得其蹊者千百而隱何居予笑曰子以爲隱者之隱必孤山之梅小山之桂竹林之密密蘭畹之幽幽乎必去人愈遠於人所不好而後隱則丹崖之渾混絕澗之沉淪雖今無聞可也蓋富春之臺艸堂之墟吾嘗褰裳過之歎曰介推母子之言誰則聞之而又安知其綿上也昔者是山也樵斧之所攀援長錢之所失往自諸君子擇於是息於是而蹊生焉故凡隱者皆蹊也亦不能不蹊也蹊而桃李焉桃李而邂逅焉未嘗不與人混未嘗求與人

異未嘗不與人同樂顧物之紛華盛麗舉無足以易此而吾老是鄉矣彼仙人者則不可知若古有道之士種花食實未離乎人間而亦不可榮以祿殆真隱矣桃李何負於隱哉方昔豔陽華如桃李能不顧省而窮山枯槁者暇而遠焉彼誠有樂乎彼而名之所歸政復不能不累乎彼也人之性情隱者詎相遠哉或又曰康氏之子之功名方興而豈有意於隱耶而獨爲此名也予曰康氏之教其子則有意矣今天靜對軒窓行吟花下生意自然一舉目而足不待嬉遊遠想而光陰華瘁感發無窮則學之所得或在是矣園林如此他時子孫仕宦倦而思歸乃與松菊偕情居然無異則亦花之爲助也何傷於出而何憾於隱凡卉盛衰未嘗不與桃李同近世以名品相高謂歲晚爲長年風霜爲清苦春葩浩蕩黠然羞沮誰與頌此而我獨取之則我希矣彼以桃李爲俗吾亦不能不以彼爲俗問者喜曰異哉夫子之言之也爲蹊記可乎予曰雖然蹊有幾世方險艱入者爲捷徑出者爲畏塗今之隱者其非後之赫赫者耶桃李不言予不得不言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廬陵儒學立心堂記

劉辰翁

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噫其如夢耶當其時堂鼓鼓集不可一布武講於斯食於斯後偏縣丞簿解鄰里獎其左暗分寸不得入每霖溢溝浸無可泄亦百年於此盛時美宰闢無策僅疏爲樓窓數尺飛雨霑移比年邑改是資旒者尚不廢墜而教諭鼎來廩空而客去况有能議改拓至元元貞間蕭漁可始至獨歎歎陋已起而圖之則向之丞簿解舟馬已久斐請請饒回復歲餘而後下溝埒餘五丈厥既荒度而老兵人文紀畧

記

三九

卷二十一

居之蹠之不可栖之左已而廢寺熾然有裨居僧鴈契齒而脅新安學田將奪漁可指學碑辨危而後定而工役亦少間矣興造未易爲也難又若此吏且接踵而何之役有既而何不休斯堂比進士第一高深倍廣稱益鑿而築之三尺翼以兩廡然後席函丈餘然後池雨四集然後取樓廡西之爲藏書易米廩爲小學觀者環迴不獨儒星之新其外也漁可曰吾爲鄉校不可以累後人一以已力任其費惟是櫛星小學成終而會漁可復以其奉庚不足諸生感曰此惘惘復爲誰事請各效供奉除足焉由是不毫髮

掛簿責有贊句嘆無敢問起丙申冬終求堂名余命之立心是日也揖諸生而進之曰學何爲也政爾不爲抑復誰能疆此自有大地而斯人立焉斯人天地心也其心天地者學也伏羲堯舜氏作而後人得其所爲人者伏羲堯舜氏不作而言焉者私淑於曲阜之匹夫自曲阜千年而天下爲學校之天下以至今日邑無小曲阜是也學無小伏羲堯舜氏是也洪水汨陳三光五嶽之不得其寧禹以胼胝爲平成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禹師尚父之所經營父師徵啓之所歸往而獨首陽之子戚然其間爲綱爲常人文紀畧

記

四一

卷二十一

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夷齊春秋者山林誅討爲尤難於一聖二賢而接乎伏羲堯舜氏以垂萬世然微言絕而邪說塞孟軻氏以聞知闕之靡如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孔孟俎豆之絃歌雖存乎寥廓而天下以學不學爲治亂人亦未嘗不以不學爲其耻向非隱然者檢而律之則遊梁而困者皆爲儀秦讀城旦書者皆爲執斯封君侯王皆爲五霸而功利與刑名交鸞于世民之黔首其不鬼魅幾希黨錮清流雖無益于存亡之數然此風不競將宦寺小人皆迭執其柄斯人者雖不幸乃其心則布之天下國家矣故

常謂韓歐當平世崇辯距邪又在關洛之先楊墨之外爲學校功宗皆所謂天地立心者也夫庸人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異氏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人材出故學校又爲天地心之心也予也若昔堂下之童子也豐碑在刊忠節如前蓋在再衰遲而有道德初心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渙可名渙時同官趙時第前職周適道宋介實相成之

龍泉縣新學記

劉辰翁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曆象祭祀官寺曲直使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殊信器服虔數。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絕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耳。混一以來。文獻次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教。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會二三。廉吏典刑相望。閭閻於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績席于園。疏扶壞壁于馬廐。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縣遠也。龍泉又遠也。通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子廟。廟新學遂濱之。誦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弦歌嘉賓。啓之。誰能紀成。千載埃之。則相率具吉水朱簿。請孫氏設官宅爲夫子廟狀。佯來願記其始。簿名志東平人也。以徽至龍泉。謁殿。開視門屏。齋廡無一有。負破澤。迫江。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夾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燬。

有是如有符。朱簿以是馳自郡如邑。請也。今佐學官。多士興起如湧。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業。予披圖論狀。爲諸生嘆曰。學官廢學有日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爲而爲之。不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大。夫何所爲而爲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赤舄。萬世通祀。以爲賢於堯舜之遠。不知從其祀。非畏匠之士。則陳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餘幸。昆間若無事。詠歌先生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絕之觀。而又有與鳩之樂。大哉君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盛時者也。簾垂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洎傷壞。而抱不用之恨者乎。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爲顏閔。抑何爲於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爲不用。則佛氏獨得而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爲無用。則老氏獨得而用之乎。彼重以身爲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覺然獨立于天地之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矣。復欲爲於四時百物之外。天脈之矣。人亦有言。用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

人文紀畧

記

四三

卷二十一

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傷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信多而甚好學。爲士此時。惟當灌園以給公上。謹身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處能卻城園于三十里。曲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于京師。素位而行。其必自平時不由徑始不歟。道未嘗廢也。人廢之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兄師友至。卷卷也。

人文紀畧

記

四四

卷二十二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劉辰翁

往予從廬山公於綠野門徑蕭然望春流數百步外樓殿  
幾幾舊祇園寺也時公罷政府國朝恩例厚臣子寵靈其  
先則卽近寺賜功德院改寺額而公之先太師墓距今第  
三里而近故祇園至是爲昭忠昭忠云者景定元二間也  
予往還日涉獨未嘗過溪一至所謂昭忠者謂當崇麗大  
刹也後十有八年以負土之役再至同野表祠且久步昭  
忠落日及門門廢升堂堂壞風廊雨立僧飢佛驚旁無寸  
垣光際湖外蓋戎馬劫灰累年於此必盡廢乃止會公之  
人文紀畧 四十五 卷二十

予說衰入燕有蜀僧文舉從之杖錫北來望昭忠住焉予  
勞苦之曰自上都過河涉淮渡湖江歷重湖可無愁絕勝  
處過此耶舉笑曰吾惟慕文忠名賢以至此也且北方隆  
震旦以此他日鎬以書來求記于予曰甚念昭忠蓋名爲  
功德之舊而不敢忘既舍田若干又助財粟若干重修某  
某願有記予以所見荒涼驚異歎喜卽爲之記不待考爾  
時祇園且安在徧大地佛身則祇園在彼猶在此祇園在  
此卽雙樹亦在此歟是固也昔者無一椽一瓦一艸一木  
不知何人辛苦自營乃能積日幾年重樓複殿撞鐘建鼓

長廊高座千燈分諸萬法雲會遂爲都昌禪林彼此比于  
山南山北愈小見尊則浮屠之業極此矣孰知數代之遠  
百年之後鍾爲異人起爲名家貴爲元宰高爲耆英歟爲  
娉節乃在東家之近培塿之旁方其退然與樵夫野叟樂  
阡陌守墳墓過長門而不入登嘗睥睨及此而昔之爲此  
者乃若與國家中興氣數名節合而有待又何其盛也嗚  
呼吾欲以前日爲盛耶則盛者若此矣吾見馬蹄獸跡梁  
空木壞龍象斐然雖昭文地宅林殘欄絕非其堂者俯今  
仰古人亾迹熄而流涕繼之矣夫其盛也若此則今之修  
者其於木石之間山川之外猶足久存耶是雖世外之人  
無與於得喪而悲傷感慨終已不能無情者以此况彼得  
不謂之愈衰耶夫其衰也雖欲復爲祇園不可得也以吾  
之盛者託于彼以子孫絕續爲不足恃以君臣會遇得於  
不顯休命爲不世又以夫文之可傳者爲不朽萬一其出  
于荒田野艸猶可以有考於此也悲夫大法有壞昭忠之  
忠也不磨則不係于祇園之廢興必將與文忠爲終始凡  
天地之間忠臣孝子人心天理其或者有考于此而有所  
不忍廢也則斯文也其亦不可以已夫

人文紀畧

記

四十五

卷二十

習溪橋記

劉辰翁

吾州習溪橋。永新下陽湯信叔爲之初成。淳熙癸酉夏。水甚橋圯。三鐵牛兄。議曰。赤烏二年。或曰橋是年五月二十四造。牛云。水去。民病涉。予謂太守黃同年。鑄曰。市橋腰也。晝夜雜沓。何啻十數萬人。寒裳絳木。負擔提携。自陸攀高車。覆蹙顛。登三十六萬石爲郡。而不能復一橋。器之。曰。吾日補前政數十緡折欠。且不足。安取此。子其以美言出衆力。大成之。郡爲倡。予曰。諾。橋疏成。久之。會賊吏沒數十萬。余謂郡僚曰。此獨不可橋乎。亟入白。許。久之。橋成。又久之。橋

人文紀畧

記

四七

卷二十一

屋成。其難如此。由癸酉至壬午十年耳。適五月二十四日最大水。高戊申水又數尺。由南柵門邊長湧之屋。漂者如市。枝牽牛夾抵橋。橋壞。橋數棟爲前驅。雖址幸無恙。稽其日與鐵牛合。殆何數也。既數月。海舟急。工役沸興。山林賁輪。橋僧以此時丐橋柱。湯以湯領之。曰。吾以羈旅脫盜難。苟造舟有餘者。無不施。或曰。施。寓言耳。然不逾月。橋成。橋而壯於舊。倍圖經櫺木橋。唐天寶七載。縣令吳勵置。不知何年改。習溪爲城南甫六百年。自有此溪。則有橋。而謂天寶始。則吳令之云也。意者亦必有記也。天壤以來。爲

吳令者多矣。而相望于無聞。無記故也。微咸淳鐵牛見。則孰知此橋自吳赤烏造哉。此赤烏牛耳。橋不始此也。以蜀三犀證之。則橋亦始此耳。是三犧卻水患。濟行役。不爲縣則爲市。於今亦六千二百六十四甲子矣。顧江南來。每春雨積。夏雪翻。湖擁西江。漲江壅。習溪漲。漲未有不自橋退。歲或再至三至。不再三至者。亦無慮不浩蕩。閱千數百水。而橋始一壞。赤烏始一見。何古之作者如此其厚且固也。而作者亦無聞焉。又何厚也。橋於地。用龍行。以吾所見。如吳之垂虹。閩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揚州金陵錢塘姑蘇

人文紀畧

記

四八

卷二十一

又畧約小者。亦不可爲數。無不葺。青欄干。雕麗婉。變垂楊。過雨。鞍馬如畫。是橋樣。陋不常。一溝一曲而成之。難。則郡之壞也久矣。以其壞之久。成之難。而湯氏以一言之信。一人之力。一月之久。間海舟之役。僥焉爲之。而人不知。此吾所以記也。雖然。自吾小年見是橋。盛時爲社林洲祠爲官。藥肆爲旗亭。歌鐘列妓。長街燈火。伙者爭席。定場設賈。呵道而後能過。往往可勝。然咸淳新造。而旗亭廢矣。十年再過。而燈火稀。車蓋息矣。今其棟宇高堅。江山呈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顧。自不能無所感。



也於戲。鷺州橫陳。石梁懸瀑。亦有孺子蕭然而濯足者乎。  
爲我候之。信叔復買地橋西。又屋以棲守僧。又將買田作  
僧供佛。皆不可以不記。橋成壬午十有二月。明年九月  
郡人劉須溪記。

人文紀畧

記

四九

卷二十  
二

存厚堂記

劉辰翁

顏士元宗大名其堂曰存厚而問記于予。予曰。君非能自  
爲厚也。厚生於所積。人未有無所積也。雖吾與君不遇。然  
不耕穫。不泯絕。以有今日者。皆前人之餘也。自行四方所  
見。朱門賓客。或憐我而食我。今蕭條零落。問故人。子至無  
存者。而韋氏之藏經。長卿之售賦。新豐之校艸。乃猶寂寂。  
見收傳家。其敢謂吾能哉。抑吾祖宗三世於此。天念之矣。  
太虛百年爲一息。視人間再三世。猶屈伸肘耳。化機不相  
待而待者。嘗遲之。此天道之所以茫漠。而人事之所以尤  
人文紀畧 記 五十 卷二十  
可恨也。吾與君中立於過化之蹊。而饋漿於寄食之旅。安  
知子孫來者不笑人。無能而騁其所大欲乎。而盛衰之多  
態。亦在是矣。吾且爲君往復言之。君所爲厚者。其能賅人  
之飢急人之病如陶朱公再散千金乎。無也。其能有尺寸  
之柄。指麾反掌如古人全一城。辨一獄。活千人者乎。無也。  
人胡能有德于天。而况士之善也。不過庸言行寡過而已。  
又安得有餘與不享。而望其所甚奢。責其所不報。無亦惟  
是犯而不校。貧而無怨。遜而無悶。爲庸人孺子之所易侮。  
意者造物之所尤憐者乎。而君之所爲厚者。從是積矣。夫

難平者何必其平哉政使爲善何種暮獲若左券相付然  
卽其取於天者無餘矣而何子孫他日之望小大不同未  
有無所積也禹稷躬稼太王去邠晉車耳乞塊伯諸侯孝  
公見墳河外取河外楚三戶趙遺孤物之興也皆若此雖  
君之顏氏孰非陋巷之先師晚食之處士當以遺後之人  
乎天之於魯公蓋卷卷矣今吾以宗大爲食報耶則君竊  
特類我抑君他日駟馬高蓋連阡陌擬封君未可知能使  
君孫子聯其文采氣節如宗大之循循如中人者乎能母  
忘疎貧弱遺植如宗大之於鄉黨朋友如戚者乎吾見世  
人文紀畧

記

五十一

卷二十一

人憑陵夸奪矚藉豪縱者類以爲所自能致往行竭其強  
弩之力機張而不弛未有隙然如其初者也而昔人之所  
存亦從是無餘矣士之賤也易爲下也而人情有其難者  
焉賤且貴其爲下也始難矣而其勢則甚易也夫厚豈有  
涯哉吾今雖自以爲厚耶然已愧于昔人矣厚不自知也  
將繇彼薄故我厚也一念之所積人不能知而天則知之  
吾何以知顏氏之積哉顏氏有宗大可知已存至於宗大  
愈厚矣宗大之孫子未可知也未可知也吾爲宗大記之

極高明樓記

劉辰翁

贛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面奇峰間州里吾鄉諸老多賦  
詩詠嘆傳道之近年南北之交以兵燬宋補併而與諸父  
起修鳳復焉扁曰極高明而謂記于廬陵余曰高明者非  
方策之所得說也一室之間蕭歌簡仰四方尚友無不足  
者豈必其樓爲哉雖然不讀書則已讀書外大有事古人  
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攻次第古  
今勝敗風雲變態日星度數閭里興廢慘然如在其日其  
間括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至或異代陳迹戰地  
人文紀畧

記

五十二

卷二十二

故壘荒丘匹國如太史公過大梁阮嗣宗登廣武昌黎祭  
田橫弔望諸君墓其躊躇彷彿收拾形勢想其習次如觸  
千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騁非必真有是境也不者腐儒  
俗士佔畢不出丘里生醢滅誰紀歟亦有可哀者  
貧者不能遊遊者不能遠也今子之讀書是樓也不待過  
都歷險登高遠想探幽考異而興以出於夢覺勝敗等於  
目擊歲時賓客淋漓徙倚撫今道舊有悲有樂歐公太平  
出守而欲求暉鳳就擒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柝  
之感淮陰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畧同可謂

其不病而呻吟亦可若子之於樓也南望而蒼梧陰東顧而子胥沒其晦明風雨煙埃起滅南公北里類垣廢井亦有得於語言圖畫之所不盡者乎此則學之所以爲有用樓之所以爲助也於是李氏子懽然謝曰吾樓何足以當此余爲之頽然而起曰嗟乎此亦非他時之所能得也蓋愴然宛然如見其處宋輔之叔景儀課子姪依於道吾嘗上觀光世季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標事伊川者其族

人文紀畧

記

五三

卷二十

生意堂記

劉辰翁

士不願爲相。願爲醫。自吾所見異時賢相。或薦士不達。相與嘆息。憔悴而止。盡日坐政事堂。署吏牘。無一如志。然不得退。下至州縣獄事。或銜奇取勝。或偏閼達非。要爭而氣塞。頃嘗避議。分畫數道。報聞既事壞。思吾言欲行之已無及。世事大謬。類此。遂使人思里巷倉卒。投一藥。治一病。奪命頃刻之間。獨行其意。無求於人。受託專而成效。速惟醫道最善。亦最樂。而少不習。此數年間。坐見陳元吉。醫名起。活人衆。家世與。而吾等腐儒。從昔無用。愈至是決矣。余亦欲爲元吉。而不可得也。日婦病甚。賴元吉有藥。元吉間出。諸公生意堂。說相示。復有觸余心焉。因從上記之。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今之不仁者。非手足痿痺之謂也。而心灰矣。其人康強飲食富貴壽考。而若存若亡。若宇宙無與吾事。則其形雖存。而心灰矣。幸而沉昏廢痼之中。有一二焉。若頽之有泚。而其歸亦泚。頽而止。是其存者。雖異於衆人。而少焉忘之。亦衆人而已矣。吾前所以落落難合於世者。以其無生意者心灰故也。天下未遽有不治之疾也。若此者不治矣。故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悲夫天下之無生意。

人文紀畧

記

五四

卷二十

也久矣。三百年間。周茂叔之不除艸。張子厚之聞驢鳴。暨  
以爲親。生意於此。孰知神農之所嘗。千金之所授。樵夫野  
人之所挾。其於紓疾痛。延時命。有大於陰陽寒暑而儒者  
以方技畧之。昔者吾嘗志斯業也。以事親濟人已矣。惟節  
飲食。審藥物。以自救。晚得元吉精意善治。如此實資以安  
老。而又其恨於不如盛哉。元吉之用心也。蓋彼失而此得  
之。皇皇乎其三叶三握之盛也。優優乎其一貴一賤之交  
也。儼乎若屬之神明。其無私德。付乎若飲之有量。輔歌器  
而早正之也。方臥者憇于牀。狂者渴于井。號呼靡及。水火

人文紀畧

五五

卷二十一

互至。骨肉團視。欲絕越人者。固非能使外者起也。殃及其  
倒垂。仰飲俄而顛眩失。壅泄道。躁擾平。不震不發。舉目意  
會於凡情之表。古方法之外。蓋病家以爲更生。而吾術以  
爲常事。每誦當今人物。眇然蔡公。委篤之語。此人事之所  
不能齊。造物之所不能及也。非夫生意之尤大者乎。而元  
吉足以領此。且其事親孝。兄弟睦。有本如是。雞鳴而出。桑  
而歸。雖其勞不啻。而思所以及此者。無憾。則其樂亦不可  
言也。夫子亦欲如元吉之一日。而不可得也。獨喜譚而樂  
道之。且以信於鄉人士大夫云爾。

虎溪蓮社堂記

劉辰翁

方山在青原。東。東山。西。龍江出其左。村江環其右。方山之  
泉出山下。山束爲峽。委蛇循峽左右。赴二江。是爲虎溪。元  
年冬十二月。予避地虎溪。主蕭氏。諸君幸哀我。館且敘我。  
予惟世方亂。蓬累而行。瓜牛以居。揭揭焉。其本主而無  
所可祭。一日。步行田間。得精廬。曰蓮社。欣然蹶然。就而願  
焉。社友十餘。中堂高潔。佛祖咸在。道人覺就可。語請記。  
予謂道人。蓮社本遠公廬。廬山前則亦虎溪也。遠送客。  
未嘗過虎溪。謝靈運求入社不納。而往來淵明。山水隱賦。

人文紀畧

五五

卷二十一

醉醒兩相得。非以其徜徉方外。世味薄耶。淵明爲參軍六  
載。縣八十日。予塵居寒諸。非無意斯世名。穆陵進士十又  
五年。獨嘗教授中都。百六十日罷。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  
東。七閱月。從江東得掌故。入修門。四十五日。以愛歸。歸又  
七年。而當德祐初。元五月。召入館。辭未行。十月。除博士。道  
已阻。歲晚。自永新江轉入虎溪。留虎溪三月矣。十年之間。  
仕已如此。去年廬山公以節歿。謚文忠。惟予與同年蕭獻  
可。皆公客。相對感念離合。出處流落。惟師友之故。而予尤  
以貧似淵明。獨誦其詩。辭百世下彷彿求一語。不可得。以

此愧恨天其以予畸於彼而合於此。牽帥山水至此。連播耶何虎溪同。蓮社同道人相得又同志。為此堂記。甲子則予與淵明命也。亦本無高處。正自不得不爾。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誦停雲此語。淚下露土。何能無情。此堂起咸淳二年。靜觀居士肅公創為之。獻可其弟。是年為德祐二年二月戊午社。

人文紀畧

記

五七

卷二十

靜見堂記

劉辰翁

以動為見天地之心。非知道者也。孰非動也。待其動而求之。曰心在是。天地亦人矣。人亦天地矣。動猶車輪。其中空虛。必有不動者與之俱動。而非軸之謂也。陰陽之為化。其動物也。故未嘗靜。以其無可停之理也。因其無停也。謂之動。又必待其少頃而後為動焉。有是哉。水動而濁。濁而且澄。不待其止也。蓋清之於濁。皆相受。其性如此。水亦安能常止。止而不流。未必非受濁之所也。惟流而不失其止之性。則動也未嘗不澄。從一器之水。猶若此。况大川大壑。經管六合而出於六合之外。奈何以其往也而罪其不止。以其容也而遂謂之不清哉。夫大川大壑。猶若此人。不能知天地之道。自其動而觀之。則天地一市也。市之所以籍籍者何也。動也。有大隱焉。居於市而無市人之心。無市人之心者。亦必有孺子之色焉。若其起居飲食。猶大人也。而中之所存者。有不與之俱化者矣。夫市也。猶若此。蟲之化也。必異其初者也。其初未化而已有其質矣。及其蛻也。向之為蟲也。其成久矣。蛻未蛻之間。如無知焉。人不能之也。觀其蛻曰。觀化晚矣。夫蟲也。猶若此。鍾君茂甫。名居室曰靜。

人文紀畧

記

五八

卷二十

見意者亦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爲非也。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爲非。則亦必有見矣。而猶以爲未之見也。質於子。嗟夫。吾欲使子親於靜耶。則求天地之所謂靜而不可得也。復欲使子親於動耶。則動也。又未嘗非靜也。彼以夜爲長。冬爲貞者。似謂天地閒亦猶蟲已伏。市已收。水已凝。又久之而後能運。運而又息耶。不知息之爲道。生亦息也。非息而後能生。息卽生也。是之謂復。復反復也。反復嗟吸也。一噓一吸爲一息。卽噓卽吸。常竝行而不相待。如待其吸而爲噓。則一息亦必有間矣。雖歟。理有甚精而益於用者。吾

人文紀畧

記

五元

卷二十一

未嘗言也。嘗聽訟庭者之於忿。莫不自以爲直。亦莫不有蔽焉。吾徒以無心其間也。常瞭然如觀而紛紛者猶未論。因是以推勝敗之數。卽凡戰陳之事。皆若此矣。故爲將之道。先自治。靜者治。治者靜也。故曰其轍亂。又曰攻其右。又曰韓孤顧魏。靜者見。擾者不見也。彼擾矣。吾又熾焉。從之得不擾。且敗耶。學靜難。靜又難。必坐忘者。未必不馳也。有能舍靜學而得之於動焉。其爲靜也常靜。不殊閒門所得。投之獄訟軍旅也。常哉。嗟乎。吾老矣。茂甫其幾何。不以吾言爲怪哉。

山園記

劉辰翁

里有同氏善畫山水。求所以自鳴於人者。余取昌黎南山詩目之曰山園。復爲記曰。孰非園也。子之爲山也。亦嘗縱觀日涉而得之乎。其亦心往而背至也。夫春春殊。厚市之爲居。曠而立於奔蒼之野。浩然而歸。周流不出百里而西。起岷山東天。台鴈南。至於羅浮。其間如來峰之雲。廬阜之瀑。洞庭九疑之縹緲。西湖靈鷲之清麗。桂林衡嶽之奇古。騷人志士之所遊與遊而不能造。造而未及。徧或牽於同行。或囿於無侶。或數步有公事。不得往。與中道迫於私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故徑歸者。莫不猶有餘恨。幸而得至其處。而敗於風雨。林於蛇虎。隔于梯梁。僕痛馬瘠。猿斷鳥呼。卽平地入望而濟勝之具不進。亦且彷彿而止。子於是間。若堂與若莊。產若菴。羅果百里。鏡現維摩。肩而取以來也。其何能如是。想子之胸中。嶄嶄乎。箭石造天。陶陶乎。藤蘿逼人。沿乎其出於平川。渺乎其入於纖妍。悅乎其不知所以爲之也。則吾於登臨也。媿之矣。蓋久而不能賦也。而入於斯子之手。如觀昔者。吾嘗笑相如之上林也。彼則自以爲鍾麗矣。不知郊關之內。艸木禽獸若此。又何足以喻於海島之一洲。泰山

之一石而喙殫力竭若人間世所未有不知建六合之家  
環萬山之勝左秦右楚皆吾間也蓋精神宇宙一倅仰而  
得之几席不似子之問於畫乎而何區區烏有之有吾四  
方倦遊歷歷在目念情少想多輕舉而不遠南史宗少文  
能以一室自盡平生所到山水置之堂間曠懷臥遊鼓琴  
而谷應恨吾手不能畫欲託之于以寄吾想然吾有大恨  
昔者所見臺池亭館山明水麗人物艸木舟車管絃殆不  
止於畫也今已矣將像其丘墟弔其遺跡要亦何可勝道  
母亦存其舊日記其大畧昔昔某丘某水依稀指畫爲後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生輩言之則畫之有本幸其藏於子者無恙或足爲吾遠  
想之一助而神傷獨往終有不能無情者賴于未嘗親見  
親見殆不能畫亦不忍畫如優施學故人談笑意象豈可  
復觀哉今吾行田里間無不惻惻可感況其見畫或曰就  
非囿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已而安用自苦如此  
斯言亦甚達併記

吾廬記

劉辰翁

陶淵明人品自高其幸然而出幸然而歸賴其詩文與寄  
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是公解裝登舟望煙村柳色瞻瞻  
東作之外而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廬而誰能言之蕭  
延直兄弟呻吟其鄉掛揭數椽取儒村韻頑爲宦族子姓  
容焉中分第甲相過爾汝欣然儒樂來者莫辨誰適于是  
廷直以其兄所謂廬者其之曰吾廬本陶語也余笑曰  
儉也志于斯隘也色于斯畫地而處尺寸不相謬曰吾廬  
也或蓬蒿環堵俛焉自足曰吾廬也斯二者何若吾廬曰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不然不然自吾少時所見南公北里長千步之街一姓之  
宅代衰系絕行者還顧今其有存焉者乎又且倚廬而言  
之層城上林人間世外不論大都富郡封君甲第下至賣  
漿洗削高樓列肆陵夷艸莽今其有存焉者乎破廳辨白  
屢二踵來掃地班荆比于巴人之橋韓氏之楸苟焉愈于  
他日每鞭塵蔽野揭竿望屋棄焉而走道傍寄食轉日爲  
飛煙吾離疎援薄舐跋者不求暇者不毀尚念承平諸老  
驅馳浪泊顛顛九折或過新居一覽或念故書三易連遭  
百六而屠羊不返灰牛托處今吾與伯氏喘息也而相聞

容膝也而待客。邠風未改。周餘故吾。其不有餘于古而猶有不足于今耶。余聞其言。歎曰。茅三間如此。雖周公不與易也。世之化也。起耕夫自大。蓋前人無能從寬。鄉市大宅者皆是也。而吾廬少矣。元次山於其所居。宣命之曰。吾政復不吾亦復。誰爭子所。宇宙以來。此山此水。是不一姓。愚哉吾哉。然不元之山。元之水。而寄之吾。則亦廣矣大矣。安知子之非吾。吾之非子也。雖吾之可也。謂之公言可也。客之主之亦可也。吾儕小人。知閭廬避寒暑而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不知昔者吾有上棟下宇。在通達之中。墳垠人文紀畧

之野。自陳仲舉徐孺子輩。或不事事。或不復相維持。年深事去。風雨敗之。今落然無復遺跡。徒行歌俯仰。望蒼蒼如樹下危坐。愈恭歲晏。變然。曝我冬日。亦自以爲寓焉而已矣。厥或告我。子寓亦將去。爲之泚然。尋杞天之憂。而問終人之故。其受我者。曰。子何以彼爲哉。子有室廬。其中空虛。吾將補子以不漏。而扶子于東隅。是頽然者。豈不益可念耶。言未既。吾廬主人悟曰。吾則自以爲足矣。亦自以爲陶矣。乃不知吾之外復有吾也。天地一廬也。廬一吾也。彼非吾不立身者。天地廬也。吾一廬也。此非吾不生。人人有此

廬。吾者吾之。孰能得此于子。吾也由子知之耳。未必淵明亦知之也。予能爲吾吾廬記乎。以此。

韓求仲曰。須溪先生。倫鑒高絕。其所評騭。膾炙人口。今世所傳秘本。皆同。安石碎金。而本集不復流傳。余偶于放麓中。得記稿一帙。環奇磊落。想見其人。每讀數過。輒恐易盡。真枕珍帳秘也。先生生黨禁之時。起歟是非之外。復不爲訓詁糾纏。不爲理學籠絡。點筆信腕。自以抒寫靈灝。鼓吹風雅。極其魄力。所至左思。豁而右聲。史他不足方駕也。余嘗欲集集晚宋文章之雄傑爲一家。如陸

人文紀畧

卷二十

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王鼎翁之峭特。以至謝皋羽詩辛。切安劉改之詞。萃作狐腋。獨不得先生之全。爲恨。嘗舟過蘭陰。訪胡元瑞遺書。中有須溪集名。爲停橈三日。搜獲不可得。至今夢寐思之。猶辛斯編尚存。計他日延津龍劍。或有鳴吼相從時耳。今世盛傳臨川世說。及孝標所註。然當時別有集林二百卷。續世說十卷。唐以後。卽不復傳。而孝標羣從七十餘人。人人結集。迄今誰復能舉其名者。劉代信多才。造物何故顯之。而復故廂之。悠悠往世。榮晦滅沒之感。又可勝



道哉友人楊識西氏篤志好古得先生所評詩文刻爲善本兼請斯記公之同好識爲聞子將宅相風格才調酷似其舅同與先生結異代之緣俾古圭穀暨不沒塵土間亦讀書好奇者一段佳話也

人文紀畧

記

六五

卷二十一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三

記

明

忠孝堂

解縉 賴氏源流

解縉

溪山萬狀圖

解縉 時敏齋

解縉

明秀樓

胡靖 重建醉翁亭

楊士奇

石岡書院

楊士奇 重修文丞相祠

楊士奇

南思堂

劉球 重修至德廟

周忱

人文紀畧

目錄

一

卷二十一

雪港

周忱 重修永豐文廟

羅倫

靈星門記畧

羅倫 文丞相祠堂

羅倫

拙齋

羅倫 恩江橋

羅倫

重修永豐儒學

鄒守益 瀧岡書院

鄒守益

李忠文祠

鄒守益 劉忠愍祀典

鄒守益

重修永寧儒學

聶豹 尊經閣

羅洪先

歐陽監丞祠

羅洪先 富陽文文山祠

羅洪先

寶慶忠節祠

羅洪先 周侯去思碑

尹臺

白鷺洲水堤

王命爵 戎政府題名

鄒德溥

金牛山品泉亭 劉同升  
檄

明

移楚鎮左良玉 李邦華

人文紀畧

目錄

二

卷二十一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三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記明

忠孝堂記

解經

嗟乎忠孝乃人生之大行也。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方可謂之正人。方可以之垂世。若而人。世不多見也。旣揆之人。孰無忠孝之心哉。孩真未泯。人人具有。可忠可孝之骨。具有。作忠作孝之腸。兼具有識忠識孝之眼。及其長也。妻子溺之。利害休之。見善而退。見義而辭。烏乎。而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蓋難之矣。是以正人不見於世。而後世之人。亦無以述其某某孝也者。其矣。忠孝之難也。宋丞相江萬里公。自少以忠孝自勵。為吉州府時。造雲鶴書祠。與郡人士及民間之俊秀。啓迪於忠孝之大行。而風俗翕然為之丕變。嗣於鼎鉉。為權臣所抗。遂解組歸。而奮然以忠孝自勵。因以勵人。而額其堂曰忠孝之堂。非敢夸辭。以示獎借也。旣忠孝之人。能具忠孝之骨。能秉忠孝之腸。能碧忠孝之眼。三者備而後。以忠孝顏其堂。非堂以人重也。人以重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一

堂也。於是江公之堂以忠孝名。卽以忠孝傳也。是爲記。

人文紀畧

記

二

卷二十一

萬安賴氏源流記

解 緝

江西廬陵人尚故家。否者雖盛富貴不尚也。故家又各以忠孝相尚。否者雖故不尚也。益風俗然也。是以故多君子而忠厚相承者。故家亦難得。若廬陵郡南百里邑萬安。藍田賴氏自唐五季自宋及元積以文武顯。亦廬陵之難得者也。賴始居虔之寧都。自都兵公宦遊歸。舟次萬安遂立家焉。都兵生料院。料院公愛韶口之藍田嘉山水蓋嘗觀遊一日大雪單騎來。外焉外所氣溫。獨無雪。馬蹄上掄其半走還悲嘶於庭。料院之父都兵大驚。隨是馬去之藍田。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一

馬伏外料院之屍在焉。都兵歎曰是吉地也。具衣冠就塋。以是馬殉。且營築室聚族而居。遂以義馬名其坑。至宣義公嘗于所居前澗見夜有火光。鑒其處得石如珠爛然。宵炳人以爲祥光。先是地名南乾。易名藍田。職此故也。宣義家富鉅萬。環數十里無外居。既大而賢。禮訓益至。紀田祠宇公所制也。於是萬安故家以忠孝相尚。纔四姓而賴居其一。傳至將正公。至廸功郎至統領公隆祐。后南奔館焉。付以奇寶多議不受。至宣教公嘗造海舟役重。家稍落失。萬萬不爲意。至企紫光祿大夫尊老先生兄弟三人判。

爲三族。居塘畔。日塘畔族。居下西者爲丁西族。居嶺下爲嶺下。尊老二子。翰林校勘。雁山先生。國子學諭。孝則皆以文名。與丞相信國公友善。丞相幼時。曾隨其父受業。教藍田子弟止其家。爲大書尊老。雁山學諭書院等字。又題其柱曰聚乾坤清氣。爭日月光輝。則西淵葉先生之祠也。初丞相舉進士時。歸見尊老坐堂上。旌鈴適至。羣兒聞鼓聲。爭走前視之。丞相戲曰。何視也。尊老曰。視天下狀元後丞相果狀元及第。雁山有集行于世。若吟邊先生亦以詩鳴。至秋霖先生兩舉進士。至東窻舉進士。未第。卽棄志不仕。

人文紀畧

記

四

卷二十一

至振宗。季章。字隆。皆有文行。祀祠。皮潔以隱德終。季章子佐。不益樹其家法。祠祀之。禮有加焉。且與振宗議立石於祠。以輝先德而垂無窮。元季之亂。廬陵故家悉爲義旅。佐才子所立。奮曰。吾家自唐宋稱號忠義。豈忍坐視泉貌之毒吾郡耶。卽披甲上馬。一呼鄉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之亂。賊不敢犯。藍田是爲總管。作霖先生也。先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卽問道來歸。爲鄉導。以定江西。戡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能將也。子彥和率其衆附先太祖皇帝。御奉天殿。

授世襲百戶。吟邊曾孫進德兩舉進士。登胄監。按治山東。行監察御史事。洪武戊寅。作霖季子九經迎侍彥和東歸。善道友禪先生之子子恭以隱德弗耀。有光先生世嘗念祖德之膏流。撫宗家之榮盛。詩書之習益隆。忠厚之傳無忝。又將纂其世系。建祠立石以遺後世。囑求記之。予嘉九經子恭之用心仁矣。賴氏之興未有涯也。故序其大畧爲之記云。

陳明卿曰。故家尚忠孝。國運民風皆有關係。

人文紀畧

記

五

卷二十二

溪山萬狀圖記

解 緒

余有溪山之癖。心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綢映。艸木奇秀。每乘輿獨往。過水光瀾。漸。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從。携壺命奕。爲登山臨水之觀。屢不及情。屢不及擊。衣帶不及盡理。歛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後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舊親朋。淵別之懷。形於夢寐。盡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官沼。山林之馬。不美于天閑。食。賤之。習。不。適。人文紀畧 記 六 卷二十

時敏齋記

解 緒

怠。竟。學者之賊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車輪輿斷。非敏不成。攫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爭辨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竣。不竣。雖曲藝几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敏也。堯兢兢舜業業。臯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曰。孫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也。由蹊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戒哉。世之燭明血勇之士。一旦爲功名文明之雄。歆豔其中。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燄燄。水漾漾。未嘗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閱目透。若將吞嚥。大聲琅琅。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顧後而奔靡也。猶脅於威而忍也。意數昏。喑然心力俱困。昏然喟舍水火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青黃。當筵論禮樂。忽然霄鳴。忽然電馳。忽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欲豔其人者哉。則一飯思堯舜。置七筋而弗蹈。一鬴慕孔子。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爲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

人文紀畧

記

七

卷二十

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爲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  
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  
則志誠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  
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未能罷其力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敏  
求可志哉郭若某以時敏名其齋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  
也。予喜與俱從事也。請因是說記於壁。如朝夕相講也。齋  
在居之西僅完葺。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畫器皆  
備足玩適而已。家自宋居東梅後。建吉之吉陽門系出汾  
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人文紀畧

記

八

卷二十  
三

陳明卿曰燭明血勇狀得晤人

明秀樓記

胡靖

廬陵黃濟亭倚江爲樓羣山環列東南諸峰芙蓉天主之  
秀近在几席墨潭東山聳立屏障按于闌檻之外遠峰露  
碧出乎天際長江千里演迤于前舟帆魚鳥上下游泳煙  
霏雲靄陽舒陰合江山之景四時朝暮變化無窮登樓敞  
闔矚目左右而有雄偉殊絕之觀夫居山林者多幽僻之  
趣或之遐曠之覽今濟亭之樓不出跬步而得乎江山之  
勝槩不亦遐且曠哉間嘗至北京介中書舍人許君鳴鶴  
來論予名并徵文爲記予曰善觀山水者不泥于其形善

人文紀畧

記

九

卷二十  
三

爲山水之樂者不汨于其心夫川流山峙人孰不覩而知  
之然有不可知者匪耳目所可及要必心領而意會之人  
之生也稟山川靈明神秀之氣故獨超然于霄壤之間惟  
不濁于汙濁而能全其所稟則其瀟灑絕塵之資夏出物  
表其油然之樂孰有踰于此乎自非知道之君子惡乎可  
以語此予爲名其樓曰明秀蓋撮其英而去其滓也濟亭  
之登斯樓也徘徊臨眺呼吸山川冲和靈明之秀氣以滌  
其胸胃養其性靈毓其精粹則其中泊然無役于物雖萬  
變交乎前而恒泰然不爲之動日與兄弟子姓聚處宴笑

以叙天倫之樂賓朋往來焚香淪茗航奕琴詠以談大道  
義于斯時也必有恍然自得之者其樂宜何如也從容俯  
仰之間當思所以得之而有其樂以成其志者抑就使之  
然哉要皆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相與鼓舞詠歌于照  
臨沾沐之下使一家而一鄉皆化而爲明秀之士則由已  
而推之于以見山川神秀之氣之于人也不偏于所鍾也  
苟將假此以修其志氣張其耳目聳其形體而不能造夫  
高明超曠之域亦非予取名之意濟亨好學而喜文能琴  
解詩間讀靈樞經及郭景純諸家之書用之亦屢取効其  
人文紀畧

記

十 卷二十

蹤跡半天下于名山川咸恣遊覽居家而又有山水之勝  
何江山之緣獨厚于濟亨耶予以其得于山水者多故期  
之之至予家滄洲與之東西相望隔一航之水凡濟亨之  
所有予皆共之然不得朝夕以居故舉以讓于濟亨幸他  
時歸老江村泛扁舟在還于白沙清渚之上登濟亨之樓  
以觀其所以兌關四顧尚當分予所有爲予賦之遂書爲  
記以俟

李九我日作法圓融明秀致遠思長想其胸中直恁注  
洋千頃壁立萬仞乃能滔滔汨汨卓卓巖巖若此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楊士奇

三代而下以仁厚爲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安於  
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  
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爲心以太平爲已任登至於今  
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欽慕之無已也而當時  
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  
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  
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  
其襟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  
人文紀畧

記

十一 卷二十

暇卹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謫既  
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  
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  
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  
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東  
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  
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  
厚氣象慨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  
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間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

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公所爲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舊。有六一泉。疏導加不繁焉。自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于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人文紀畧

記

十三

卷二十一

泉上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嘗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爲。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大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慨弟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爲所當爲。以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龐垠。承楊文達。孫誥。宋載。劉璧。主簿舒伯治。及滁人楮上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

是士良等諸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茅鹿門曰善則歸君篇中屢頌君明在職代猶龍足珍其厚

人文紀畧

記

二

卷二十一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謙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謙儀。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人文紀畧

記

十四

卷二十

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間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達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

者爲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達掖之士也。不折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敘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序。而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序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况乎爲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不可以不記。

人文紀畧

記

十五

卷二十

文丞相祠重修記

楊士奇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還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

人文紀畧

記

十六

卷二十

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撫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敘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肅

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爲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刺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人文紀畧

記

十七

卷二十

陳明卿曰。事莫大於君父。令人心熱。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爲言交趾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著職陞新安王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蒙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趾境土悉爲寇陷威遁圍城中久之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道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道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趾婦使埃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人文紀畧 記 十八 卷二十 三

兵塵流離斬然限爲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趾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爲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爲牧守者能調鼎桑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蠻貊歸率必不樂于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爲元帥者能出奇設備

仗天威以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于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窮微不得歸葬故士故予于友直不能爲之不悲也况其子乎雖然當時吾邑仕交趾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爲寇所執歿於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歿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爲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茅鹿門曰因費典史發出治遠謹論公忠義人實經濟

人文紀畧

記

十九

卷二十 三

人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緣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醴祇祀于廟居人過客人文紀畧

記

二十

卷二十

瞻望咨嗟于是儼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于時奉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所在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杞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則蠻義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狙于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公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疆而失其富疆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闢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則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于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登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陳明卿曰俗吏不能爲亦俗吏不能道

雪卷記

周忱

延陵龔伯容氏寓居金臺之墟作菴爲燕安之所既落成適季冬之月玄律窮嚴氣升同雲布而密雪下六合同綰千山俱白清肅之氣砭人肌骨伯容顧而樂之遂以雪名其菴越明年春客有聞其名者徑造其菴以求觀乎雪伯容延之以觀于菴之中但見書一架琴一張筆牀茶竈以及夫娛客之具而已復與觀于菴之外則見山之駢列水之縈帶園林之幽邃卉木之紛敷水所謂雪皆無有也客抵掌而訝之曰天地之氣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四時之間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霧露霜霰各應其候而雪則惟集于冬春夏秋未嘗有也子之名菴專取于雪毋乃誑焉伯容笑曰君知目中之雪而不知吾胸中之雪也目中之雪雪之容色也胸中之雪雪之性情也容色有時而無性情則無時而不在也且吾嘗觀于雪矣應時三白閉閣初陽有君子出處之道焉抑塵掩麤舍垢藏疾有君子含弘之德焉屑瓊糝玉封條綴花有君子文藻之思焉消壓瘴氣變弭災害有君子捍患之功焉平施膏澤呈瑞豐年有君子願治之志焉凡此數者皆雪之性情無時而不在吾之胸中復何計乎春夏秋

之有無哉客聞其語不敢復言伯容于是舉酒觴客相與詠黃竹之詩誦梁園之賦盡醉而罷子時與大理寺正蒿菴嚴先生俱在坐得聞其語因筆之以爲雪菴記王鳳洲曰胸中本自如雪下筆便吐五色雲氣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特爲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由教由其教不尊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早汚者宜易之以高明狃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褻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爲父宜慈爲子宜孝爲兄弟宜友爲夫婦宜正爲姻族宜睦爲里鄰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若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富者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婚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坐覲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尼也求其所以爲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其所以爲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噫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盡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學新孔子廟成初僉憲陳公騏倡之通判黃公景隆承之大尹歐陽公明成之三公者

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佗來曰：陳公曰：子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林爾千曰：孔子之道之尊，如日星彪炳，人人知之。從未有人能親切言之。古今記學宮者，應推先生是篇爲第一。真有開風教、有開世數文字。

記

三六

卷二十

靈星門記畧

羅倫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爲棟，椽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根，以敬爲鑰，以禮爲門，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客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寡，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艸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

人文紀畧

記

三七

卷二十

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肢，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叙，朋友安其信，男安其外，女安其內，士安其學，農安其耕，商賈安其貿，遷行旅安其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艸壇杏紅翠交映，天爲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歟。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澹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

廣大故曰高堂數仞。後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詞爲門。宋之諸子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爲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佛老異端爲門者。則迷于荖莽之區而已。記吾言於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程篁墩曰。含靈吐遠。悟祿巧思。語入理與。句復鏗鏘。有味乎其言之也。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一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大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贊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元兵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死於生于一。中人猶或能也。若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元。詆大酋罵逆賊。當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大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仇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三子。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粒于南安。當此歷萬死而不死。卒以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



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大分之忠誠能降空山之不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戎豺狼之敬竦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汨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昂死于譚趙昂發歿于池姚吉歿于常趙世常歿于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歿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皆府行朝歿者不可勝數。雖歿未有如公之出萬歿而後歿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

人文紀畧

記

三十 卷二十

盡瘁備于公一身矣。自古公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並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歿而寒于天地之間乎。

吳兢菴曰以大才大勇大忠三段發出許大議論文山節義非此不足以頌之。羅公之文章當與文公之精忠並揭日月而行矣。

拙齋記

羅倫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偽乃以君子之術理安分為拙小人之機變幸得者為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為正小人笑之以為拙也。君子視圭笏為柴欄而巧于進者以為拙視名譽為韞鎖而巧于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砂礫而巧于目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歿如歸而巧于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知者巧于道拙于今者巧于古曾參之魯

人文紀畧

記

三十 卷二十

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于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軼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于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僞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僞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孰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為巧巧者未必不為拙也。

陸龍臯曰運巧思作拙記極人巧奪天致。

王鳳洲曰明白正大之章。

雲蓋濫觴會于恩江至于文江入于章江滿于彭蠡宋縣  
永豐瀕江而治厲洙濟盈民用胥咨元氏有土邑民王輝  
造舟爲梁捐貳四百濟廢也輝卒牛醫丁氏餘湮輿版曾  
達帥輿人建橋而舍之翰林學士曾德裕應奉曾巽申黎  
州判官朱文禮袁州巡檢丁朝佐華木用石縣監大牙失  
里尹終復丞孫昭祖議以克成於是丁氏歸田魯氏朱氏  
先貨達董其事邑司代去宰何仲溫丞徐處仁繼集乃庸  
勤怠迭乘經始延祐越泰定入至元訖至正歷二十二年而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後成迨我國朝圮葺相因用修以鹵報壞以速成化更歷  
憲副閩陳公煒憲僉廣陳公騏浙徐公懷傳章湖西乃命  
縣司乃申郡佐鳩工于良萃緝于訟剏石于山賈材于南  
湖補毀完墩構舍居梁履險若平萬姓胥忭張太史元顧  
有辭於成知縣歐陽明請告去位強進士滿來攝縣章底  
定前績曰夫子邑人子而無辭何以悲我後人對曰令有  
之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是先王之制也先王之時司徒視學司空視土司寇詰  
奸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

令者有誅所以廣惠于天下也自時厥後有學校而無教  
化有田里而無井牧有人民而無什伍陂障不防于澤舟  
梁不修于川弗塞不治于道其司民上也長厚者土木食  
怖者豺虎民於是乎不畢命矣是廢先王之教也昔子產  
爲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漆洧乘輿孟子譏其惠而不知  
爲政子產小國大夫也天下若謂何哉將通九道旅九山  
甸九野陂九澤同九川宅九陲以奠九州梁已乎將奚  
先也曰在得人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永豐重修儒學記

鄒守益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峰羅文毅公倫記之。以爲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于倣孟之學孫叔敖。象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尚竦也。嘉靖癸卯。益適至永豐。見江諸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贊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岳王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議吉。覈其成。縣尹魏君夢賢及梅丞繼儒。經營締構。以臻其終。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秋八月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以繼文教之聲。益不敏。請釋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之異于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爲專門。詞章爲名家。著述爲功勲。精神愈踳。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存義之實。遂蹙然以聖爲絕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攷於聖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怛。非以正行也。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顧慙慙。而後快慙慙者。非於忠信有加。

人文紀畧

記

三五

卷二十

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父身而驗之。庸德果信弗信乎。庸言果謹弗謹乎。不足果勉弗勉乎。有餘果盡弗盡乎。自欺自慊。學術誠僞之關也。嘗竊惟洙泗之上。從遊三千矣。速肖七十矣。其於好仁惡不仁。肯許可底績也。而孔子喟然有未見之歎。則諸君子同道宿心。竟何功課。其聖門則僞有誠。一大鑄鍾乎。嗜欲者僞之害也。仁也。和誠之精也。由是而約。由是而樂。由是而顛沛。故富貴不處。貧賤不去。而殺身且不避。彼可以尚乎。使加者皆不得謂之皜皜皜皜之真。與堯舜一故曰。祖述與文武一故曰。憲章與天地一。故曰。上律下襲。與天下萬世一。故曰。刪述以垂憲。是果何修而得之。誠者。天道聖人事也。思誠者。人道學者事也。建學立教。夫非進學者。於聖乎。曰。孔子吾師也。自顏孟迄諸儒。先曰。吾師門。彬彬也。駿奔於斯。降于斯。詠歌于斯。吾獨可以自棄。自小已乎。學之失與。舊習朦之猶可誣也。發其朦而一新之。當道之鼓舞。邑令承之。勸勞鄉大夫士之規畫。寧獨文其而已。忘食忘憂。不怨不尤。竭其才以尊孔子之道。寧爲真叔放。無爲僞優孟。龍圖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弦歌洋洋。益不敏。固宗國也。願與二三子

敬園維新之真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

龍岡書院碑記

鄒守益

龍岡書院。祠爲大理永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及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冕。歿于位。一時若天台方公孝儒。臨江練公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千澄。源溪族有叩馬承薇之風。仁宗昭皇帝。卽方孝儒等。皆是忠臣。大哉王言。與師尚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草臣祇若德意。罔敢差池。諸公咸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水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烈。其可以後。某公適奉命以請于邑之士。皆訴訴相告。庠生裴康。陳本。劉斌。陳奇。李觀。叩劉希昭。蕭且合辭以呈郡守伍君文定。督學政田君汝新。協議題之。兩下縣。立二公水主於鄉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也。其幸族屬祀之。使從兄守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義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符。縣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製。其尚樂故土。千族之長光緒。率子姓元化垂璫等。建堂于中。前爲鄒氏大祭祠。外爲龍岡書院。繚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俎而行事。市碑廡下。使國寧來徵文以告來耆。嗚呼。人莫貴於自立。自立莫大

人文紀畧

記

三七

卷二十

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若蔑德棄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膺土。而子孫且羞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繫之詞以誡吾宗。詞曰。吳天生民。繁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禍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慝。是爲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奈何弗敬。

人文紀畧

記

三

卷二十一

李忠文公祠碑記

鄒守益

古之君子。毅然自任。以天下萬世之重。故制行宰物。以理義爲準繩。舉利害毀譽。外生。不足以回境之然。後德成名立。赫赫乎揭日月而震風霆也。後之君子。急近功。謀小利。貶損其身。以徇一時之好。若春食夏產。非不快一時視聽也。而泯漸乘之矣。甚者或爲封豕豺狼。以犯不韙之嗙。嗙乎均是人也。耳目鼻口。孰非天地之執合。而父母之遺哉。而善惡之相懸。遂至此極也。有志於自愛者。可不慎所立乎。吾吉州以忠義名天下。自歐陽文忠公以至於信國文公。皆所謂任綱常之重。而浩然于天地間者。入國朝以來。忠文李公。慨然以古人自期。涉艱履險。九死不悔。而精忠義槩貫鬼神。而孚蠻貊。昔長孺責難于漢廷。廣平正色于思勛。亢宗遺愛于大學。疏氏辭榮于少傅。舉卒於公之一身。收公定價。歸然俎豆於數君子之間。天下無異辭。嗚呼。可謂一代之人豪矣。於是忠愍劉公以直諫來其職。鄉社舉以配公。有耿光焉。老成凋落。俗尚頽圯。栽植風教者。恒思章典刑以隄其決。正德乙亥。某與工君世文。言於于尹桂。視忠愍故事。專祠公于城隍祠之右。而未果。後六年辛

已庠生王世俊請于唐柱史龍屬俞尹堯塢工程事始克成之駿奔有楚神明如自而彼諸昏之鬼覩公之堂懼伏塔下將含悲而不瞑矣然則及其齒髮之尚有而不思惕然自奮以肖天形而無忝所生顧其於神木羽復而莫之恤其亦凜可哀哉適為迎享送神之辭以貽公之曾孫朝聘公而俯聽之其尚有以相我邦人乎簡曰

新宮兮殫殫邊豆兮有秋笙鼓兮分東方職公之來兮如雲百靈衛兮金甲也懷故邦兮神欣欣欣欣兮故邦招忠愍兮朝耶夕吸梅壑兮朝餐東陽神之忠兮懷懷挽天河人文紀畧 記 四十 卷二十

今洗下方剪誅螟螣兮長養鸞鳳千秋報祀兮思無疆

劉忠愍公祀典碑記

鄒守益

兩溪劉公以侍講疏天下十事首勸聖學以正君德終修武備以防外患上悅之下草臣議會權端王振怒其侵已嗾奸黨馬順誣以事下獄公厲聲憤罵竟支解其體天下大夫士悲公之忠無敢言者會稽布衣成器為文哭于龍泉山名曰祭忠臺土木之變朝廷族振家而羣臣竟擊順于廷其黨咸棄市始贈公翰林學士諡忠愍遺守臣諭祭于家復祀于吉安忠節神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鉅及鉅市地邑治之北以創專祀當道有德者顏其祠曰旌人文紀畧 記 四十 卷二十

忠坊曰大忠而曾孫鎮樂次名公華作若李忠文之銘于肅愍彭惠安之贊薛文清莊定山之文章恭毅羅一峰之挽李文達之目錄名曰忠愍事蹟而詢登諸梓於是公之忠風飄然矣玄孫祚猶以祀典本舉於褒崇弗備也偕郡邑諸生呈於中丞汪公玄錫柱史范公越微邑尹李君一瀚議於春秋丁祭市羊豕香燭縣官率儒學師生致祭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曜等籍田以修祠會新尹潘君璵至與祠教張君天叙阮君相鮑君壽肅然協舉祀典命諸生弘淵弘溫以徵記于益益也嘗聞幽明之故矣出於集義

則至大至剛。浩然常有。軋磨日月。噬吸陰陽。磊磊落落。如龍變而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以出於不義。則人非鬼責。氣蕭魄奪。將蜩縮而蜩伏。命之曰滄昏。滄昏故其鬼不神。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赫奕。宏滋發大符。合地與君。蒿懷儉如。將見之。故曰仍羽人於丹丘。與秦初而為隣。其在雕陽。效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持左券。豈繁氣數適合。其昭明使然也。跡忠愍公之素履。察察以古人自期。睦于

人文紀畧

記

四十一

卷二十一

家孚于鄉。謗迪于後。進啓沃于經筵。清介于蜀府。先見于麓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以爲烈者。故馬順之子怒罵奸逆。逆黨疏讒。縉素所免。視雕陽尤烜著。而百餘年來。縉紳大夫士。口道德。口氣節。口文章。合辭愛慕。若哀其父兄親戚。而道出祠下。罔不瞻戀獻歎。慨然有神遊八極之想。屈子所謂超無爲而騰秦初。其果偷誕不經也耶。或曰伯有之屬。非滄昏乎。而亦亦矣如彼。口是奚足惟也。安史亂而雕陽外。胡元盛而文山川。王馬橫而忠愍裂。其禍至於戎夏易位。邪正倒置。皆伯有之莽也。陰晦鬱結。

羣魑盡舞。果日一升。百惟辟易。公之脂明磅礴。與雕陽文山祖豆百世。而滄昏羣如。蕩爲埃風。凡自君子鑒往燭來。可以思齊。可以自省。可以慨然得師矣。昔韓昌黎於歐氏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屈祿山。而遂能刻身以標白其先。俱行應史法。以勸善。若忠愍公所遭。視濟尤當。而參政錄常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讐。憲使鐵誓不與權奸同朝。權奸誅始仕。而參議續及邑尹紳。營營去揚忠跡。徹天下耳目。至於思州。雖力舉祀典。老而不歸。竟遂復矣。榮有光焉。於法皆幸。聯得書。以爲世濟其義者勸。

人文紀畧

記

四十二

卷二十二

永寧縣重修儒學記

聶豹

永寧故有儒學。圯而不修。四十年矣。乃嘉靖癸巳。熊侯特請于上。撤其故而新之。新之而大備。其費則料于公帑。得贏金若干。以不足。復捐俸倡民。又得金若干。畢工於癸巳之八月。越明年四月十九。就緒也。歸然改觀。而寧之校。至是始可與古之諸邑稱。先是甲午春。予與東廓鄒子暨九邑諸友。會講于郡之青原山。侯官蕭庠生謝某。周某。尹某。徵記于山中。予未有以報也。丁酉臘月。新令至。丞承厥烈。亦惟於學政是謀。乃復戒三生速予言。予曰。諸生其知

人文紀畧

記

四

卷二十

所以爲學乎。我朝以舉業造士。崇理學也。理學大明於宋。故談理之文。無慮百家。而足以詔後世。繼絕學者。篇凡有。四曰易通。曰定性書。曰西銘。曰易傳序。今之業舉子者。有一於此乎。有一于此。乃珠晦而驥逸。謂爲有司之罪。宜也。而世恒慮夫。有一于此者之未易得也。蓋四子之文。四子之學也。是豈可以模擬藻飾爲哉。是故持格剛方。如伊川。守禮嚴密。如橫渠。學者苦其人而難之。或然矣。乃無欲主靜之教。大公順應之學。皆原人心。本體之易簡。日可見之行也。日可見之行。而生焉。是謂天下之至文。如易通。

定性書。佐佑六經。卒爲百代殊絕之見。光天下以爲瑞。益不但係一方盛衰云也。而世每厭其易簡。以爲不足爲。而日沾沾焉循格守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及其不振。而遂謫罪於山川之數。有司之不明。是豈侯之所望也。侯姓熊。欽名桂之。臨桂人。新令覃。潯陽人也。名煦。邑博南海林滋。江浦吳某。董役勤勞。則義官某。俱於法得焉。

人文紀畧

記

四

卷二十



經之爲教古矣。經之名則非古也。經之爲道尊矣。經之尊則非古也。古者聖王欲人各得其本心以明倫也。聯之以比閭族黨之師。序之以學校庠序之地。齊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異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節養磨練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所以節養而磨練者則習禮之進退升降周旋俯仰之容。以束其體。合樂之疾徐清濁屈伸綴兆之度。以平其氣。操射御勞役之事。精書數煩細之業。以出其智力。長其技能。使通達而不滯於方。安便而不墮。

人文紀畧

記

四六

卷二十一

於用。蓋接其精神而有可師。承其指意而無難論。其教之行有出於名位之外者。是人即爲經。未有經之可名也。及其學成而授以政也。則宴饗養老勞農讀法。所以行吾之禮也。殷薦陳風敷言興道。所以行吾之樂也。選才斷獄治賦執觴。所以行吾之射御與書數也。恭其則以憲老禮之沒。則以樂祖祀之。其道之尊有出於名位之上者。是經即其人。未有經之可尊也。及周之衰。教弛道喪。孔子生於魯而魯則周公之遺也。易象詩樂之書猶有存焉。孔子悲列國不皆魯。而後世不可以無遺也。自衛反魯。正其舛雜而

竊取之。義莫大於春秋。秩猶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蓋深慨無能自致。夫節養磨練而徒託之於經焉。孔子沒未及百年。諸侯去籍處士橫議。其紛裂而捐毀不待秦火之爲烈也。夫人以經有猶爲糟粕。而又出於煨燼之後。緝於蠹蝕之餘。是所有者千百之十一耳。秩千載之下。有欲窺古人精神指意之所歸。與當時士大夫出處之所及者。尚有所據以得其彷彿。然則經之必名於後世。與後世必經之是尊者。豈得已哉。漢唐而下。訓詁專門人皆數十百萬言。其於經也。敲昧剗割而靡所助。其去煨燼蠹蝕亦

人文紀畧

記

四七

卷二十一

無幾也。雖然。今之爲經。未有困以數十百萬言之皆通者。有能誦誦其義。修飾其身。苟不至蹈戾。卽爲今人之所材。而或善講習之語。工程試之文。苟不至於背時。卽可不棄於有司。固非若古之僂僂盤辟。酬酢授受以爲禮。拊搏考憂。撐持鈞調以爲樂。而又蹤送趨驟。推布衍釋以爲射御書數。其從事爲其密。其計時爲其事也。然未聞人之可尊如前所云者。出乎其間。而其則官與當期數百里之邑。曾一無以應明詔。豈節養磨練卒不可廢。經雖存亦必有待其人乎。吉水令石首王君之誥以明經起家。興學禮上而

丞以長沙陳君時中。緒治起廢之才。嘉靖丙午冬。值令入  
觀。邑以無事。建尊經閣於儒學之後。高幾四尋。廣踰六咫。  
而深與高稱。不關公儲。旬月就緒。明年王君返。翼以兩廡。  
費閱棟栳具備。且飭未幾。丹徒朱君錫來爲學諭。日督學  
者。講習而程試之。然尤奉奉於古人之說。又以爲經之不  
完。則閣猶虛也。既三年。將齋席金入大學躬市之。白于巡  
按御史曹君。復得罰錢若干以行。明年辛亥。至自大學。  
遂有漳州之命。乃磨石謁予文記其後。予惟孔子之於六  
經。猶后羿之穀率。王良之範馳驅也。爲羿與良者。非必幸  
人文紀畧 記 四六 卷二十

動可則唐虞揖遜於一堂也。凡吾之研諸慮者。不啻觀河  
圖於周室。而喜怒不借周孔刑賞於兩觀也。始之以爲節  
養操磨之具。而卒冲融流動於精神指意出處措設之間。  
蓋經之可尊者固如此。若夫皮開之嚴。亦猶古者懸象觀  
而徇以木鐸。固有司之所以不廢也。諸君烏得而已。諸鳴  
呼學者其毋畫其力。以自棄於今。將務及其本。以期進於  
古也哉。其無比經於虛器也哉。朱君所市御製書之爲卷  
幾經之爲卷幾。子之爲卷幾。史之爲卷幾。集之爲卷幾。總  
爲卷幾。嚴扇大楨藏數于有司。授代必稽。欽舒必時。任在  
人文紀畧 記 四九 卷二十

余嘗遊永和歐江爲慧燈寺其旁累甃爲門橫石題曰監承祠而土塞其下其內墉覆級侈漫然不辨位序間之漬于乙未之水者也始余觀郡志及諸紀載既感公之忠義因爲訪宅里與其遠屬至米巷署門如石題而內位于寢旁列附位并謁而退蓋卽鑑之所居其成之歲在嘉靖己亥而鑑則族之十四世孫也當公奉使歿丁金受禍最慘比推恩以無子官其婿而寓祠於臨於是故鄉遂無祀當時之人莫不悲之以爲天之禍福何可料也自十六年四

人文紀畧

記

五

卷二十

世從孫文龍請於郡侯江公萬里爲之祠族人守道記之又九十年七世從孫觀生復起廢而嚴其制又二百餘年而潰於水卽所遺石題者其地固未易也嗟夫時人之言禍福者取必於外而不取必於其心此固不足以知公卽使如時人之言其足悲者幾焉耳數世之後祀耶否耶孰邊豆趨階祀而望盼者非雲來耶夫忠義者稱吾心而出之非有徇乎其外也得吾心卽得人之心得一時之心卽得百世之心昔之聖賢之心存乎人者歷千古而一且是以不朽豈必待其尊崇歸仰以爲重哉蓋百世之心卽

吾之心不隨身以存人亦非加損於外可以爲悲喜者也夫百世不人固不在必祀與否而尊崇歸仰自其心之所不能忘又况數世之後與其族人思爲祠以祀之宜非徇乎其外矣世之有愧於忠義者牽繫目前之愛且畏賄禍耳脫然于目前畏愛可以百世不人而其祀亦且不廢將孰爲禍孰爲福是豈時人耳目所可及哉公之爭地于深也以爲祖宗創業百六十餘年一旦不能守而棄之人不可以訓故寧人軀而不惜今故祠之地歷三百年未有易也彼無關於疆場來去自全其家計若得矣然卒不免于

人文紀畧

記

五

卷二十

飄塵冷風且貽世慘自時人視之其亦有省否乎鑑之祠公也以文龍守道觀生祠日不媿于公且能祠也而復綴以始遷與其四世於意亦日使吾親食其旁不愈於特饗乎嗚呼觀于鑑可以知百世之心觀自世之心故祠之復吾知有人矣

富田文山先生祠堂記

羅洪先

文山先生生于廬陵富田。出而仕。迢迢于臨安。更歷筠宜。洪虔湖南諸地。赴國之難。問關于平江。毘陵。真楊。閩。浙。流離顛頓于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死于燕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歿。足以鑒萬世之人臣也。踪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則又隆迫至無以布祖。而君子悲之。將毀藩祠以就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于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稍遠。無相問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今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人文紀畧

記

五主

卷二十

萬獨不之厭。曷故耶。士庶服令有定制。閭里憑凌貨畜。若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卿。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于分巡參政張公元冲。得廢永寧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之獨力也。或言先生捐身外國。何有于家。災社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祀先生也。海上之役。同侶陪瘞。蒙寓題識。悲不自勝。

此亦先生之心也。而桑梓粉榆。不戒剪伐。臯陶殄而若敖餓。吾心其忍乎。猶子吾兒之語。固知不甚遠於人情矣。蓋當其在國。國爲重而身爲輕。及其不排。悲其身者亦何以異於悲人之國。而豈憚憚于溝瀆之見哉。使元果於不殺。黃冠故里。出備顧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處。而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一歿。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肖矣。惜也。言不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歿者之所爲。而未深知其心。則事會使然也。夫取必於一歿者。大抵激發

記

五主

卷二十

於意氣。屢迫於利害。拼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主。固不可。槩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先生語乎。必至於是。而後謂之有惜。夫有惜者。生貴乎。願不以生自嫌。歿貴乎。安不以歿責。與人同情。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先生之忠。所以爲大。而謂有擇於故鄉之祀與否。固非謂矣。神遊八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世丘壠。而歆歔過其故鄉。歲時烝嘗。隨感而至。有不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其身而身乃萬世。同其姓者。咸以不獲屬昭。

穆效駿奔爲深耻。而當時赴難之人。竊伏鄉園。首鼠喙息。敢於負國者。抑亦何限。卒之煙沉漸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聞姓名。卽唾罵之。縱令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爲祖。故聖雖存。曾不得享麥孟之獻。嗚呼。此亦萬世之鑒也。因太息而附于記。

人文紀畧

記

五

卷二十

寶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臨事者。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于所勝。而病于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下之廢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爲。而取必者。憤于中。則顧慮觀望之繁。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無益之。以文其過。而逃其議。皆失之于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譴。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避于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佯以成。決性命于萬一。不測之虞。無寧聽面目以取。低于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于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壘。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于楚。王賁斥之。餘令女矢志于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獨憤。雖比于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臂之垂絕。不可採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非有單辭微文之譙撻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微。

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舊  
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  
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成天下事難此爲  
不善處成者言之也雖然成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  
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成者也故求成于事之可爲  
者非難求成于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成于事之不可爲者  
非難而成于事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  
唐荆川曰羅念菴見道極精故所記言智忠壯聲調琳  
琅所謂負忠義之心而發忠節之論者歟

人文紀畧

記

五

卷二十一

太守長沙周侯去思碑

尹堂

自三代德衰諸侯各舍私智相矜後先王仁天下之政息  
矣秦罷侯置守偶然自擅其威用殊絕之者有德易與勢  
固足持延久遠故其制遂莫或更焉縣是蒸黔之命一切  
寄重於郡守守得其人則環千里爲境小大治民之吏莫  
敢不順教令以施網羅而流理民是以得樂業致滋殖  
先王仁民之政時猶幸見其彷彿焉漢宣帝有言與我其  
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哉守之寄重識時要者蓋  
急先也故孝宣之世良吏彬彬特盛黃龍地節之治赫赫  
著美一代嗣後願治之主欲致斯民又安其道未有能易  
之者我吉開郡控據藩省上游領屬邑九名城參三之二  
其稱江右壯都舊矣往守之流功澤遐邇以前鮮述已自  
唐歷今千年代有章聞于史牒者其人非不彪炳一時然  
考績業所樹建能不詭名實之歸抑何寥寥不數視也明  
有天下掃元政之胸懷擇牧長舉斯民于三代之隆故我  
吉洪承肇治開朱振述宣正繼序慈谿叙庸世頌陳侯之  
賢庶幾召杜今郡有侯遺亭小夫孺子過之猶詠思其德  
低回留不能去可不謂後先良吏之踔絕乎乃後弘德之

人文紀畧

記

五

卷二十一

際二張載聲治政精益求精之嚴迫今數十年中余耳目所及  
親聞咸稱新黃爲難能逃哉偉乎此六七君子固顯允耶  
代之良乃稽所施措則各因乎其時不可概律也自是而  
推賢議能非少其人似或政革驟遷事違實任民弗深被  
其澤固衆諸苛累肆厲者勿論云大患我民長沙鶴早周  
侯始以南鈴大大招守是邦惻恤民隱怒若疾病之負其  
躬下市甫旬卽問民所苦取舊政悉除新之刑宿念懲猾  
胥禁姦游杜沉湎凡諸蠹患在民抑既蕩灑無餘矣爰  
以其聞集諸僚佐暨石九邑之長敷心腹腎腸布之語言

人文紀畧

記

五文

卷二十

俾康俾又俾協庶政于一軌於是作六論以詔諸先而治  
教之紀法有循刻治行志訓以勗諸後而政學之章程有  
稽蓋九邑吏治得失之故民俗良惡之歸咎不繁厥條貫  
故以試行事導之無弗應以施禁令推之無弗協僚友薰  
德則著羔羊素絲之節屬邑承休則振鴻鴈中澤之惠通  
自郊鄆遠至山數荒阻之畔卽所牖迪惟恐遺一或後故  
朞月而民嚮方三歲而風俗潛革其恥昔之熟爛懼或致  
侯之誦詞者不易人而同趣矣會侯報政郡人思乞侯於  
朝弗果乃無幾貴竹學憲之命遂下民齋嘆涕淚爭攀臥

輓侯者積壅至傳車弗行父老咸嘆以爲昔今所未有於  
是侯去政數月郡縉紳先生暨庠校衿佩士自太宰王公  
學夔而次並謂賢侯足追配前慈谿之德制傳載古良吏  
所至民輒懷去後思若侯不其近之與盡茸陳侯遺亭勝  
以懷德而撮侯治行繫石刻文豎亭中用并標二侯遺思  
於永久揆義殆可衆咸曰厥乃以文屬余俾勿讓余觀漢  
循吏若文翁黃霸之教化朱邑召信臣之愛養史述其事  
民到今緝之侯所治既無慙斯倫之選世豈無良吏爲之  
著白以傳者若余之不類庸詎足爲侯推揚雖然二三君

人文紀畧

記

五文

卷二十

子欲引侯去思于無忘抑使來者之尚有勸則助流邦教  
固大余又烏敢以昧陋辭乃據衆所論誦撰次之使錢諸  
石而復繫之詩焉其辭曰  
自昔有作吏治稱難政匪人又民孰與安在先王世列壤  
建親莫方分守使綏兆人侯何庶邦時敢弗若庸庸祗祗  
求民之莫侯易而守民弗世有推賢俾牧政始更授釋經  
我吉包江負嶺郡鉅政靡民擾弗靜媿媿周侯其來孔時  
撫摩疲瘵尸恤其私召我邑長勗之政常日毋墮守民弗  
爾臧勉我士校弟子暨師耆髦無斁其敬爾儀小大化化

聽諱威飭施及遐邇徧爲侯德始侯之來民竟顛隳侯接  
諸隕俾卽康彞侯久于政民既胥懌今其去矣胡忘厥德  
瞻昔陳侯俾我民暨侯後百年民仰怙恃維陳有亭懷德  
聿舊侯茲去我其思多又蔚彼螺澳湛湛川流蒸人楫之  
以二侯休千秋式慕厥問逾光刻詩貞石庶示無疆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三

白鷺洲書院永堤記

王命爵

往歲辛卯不佞行役過里會楚靜峰汪公佩二千石章綬  
來守吾吉旣謁公宇下退而語都人士曰吾吉人文與域  
通稍稍非故吾天惠君侯起家春官用能以經術榜吏治  
郡何幸比居長安日間公治狀藉甚莫能名大都興學育  
才惟修復白鷺洲書院爲亟亟不佞輒狀肇節久之閱歲  
甲午行役復過里辱公觴之書院升其堂慨慨如登其閣  
戢戢如徐而臨月池步號舍秩秩如已環視所築堤若護  
堤屹屹如也爲之低迴不能去公曰余無似微諸大夫國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三

人之寵靈幸而修江文忠故事規制顏額一仍其舊獨計  
洲當章貢瀘水之衝弗堤弗障弗永猶弗堤其在文忠時  
或者闕慮以有今日余故察察殷鑒謀之永新人別駕尹  
君學孔以爲然遂屬董厥成而費卽其邑人義助茲舉也  
將永恃以無虞乎竊號堤曰永子其謂何不佞居嘗評騰  
古二千石若杭之蘇堤滑之長堤東郡之金堤秦之捍海  
堤汾之文谷堤類以是有聞曾無與於縫掖至稱興學育  
才獨文翁一人跡所爲惟是選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  
非有石畫鴻規周謀長慮視士肆如家塾視有司傳舍如



子孫世業三載苦心千秋盛事若公茲舉也者即文翁謝  
不敏詩之美魯侯也以作汴而坊韓侯以實壩永哉斯堤  
亦壩之實嗣魯頌而興歌今之白鷺書院是已雖然都人  
士誰可於斯淺之乎窺公也夫堤之爲言坊也堤以坊水  
士之堤以坊身其經營注厝以坊民其卷石撮土以坊天  
下後世語云千尺之堤壞於蟻穴乃士趨微滴蠅漏攸懼  
高者矜壘呀卑者毀廉閭通者殉朝市僭者傲丘壑咳者  
排山海恫者而牆壁其則毀廉閭而矜壘呀傲丘壑而殉  
朝市而牆壁而排山海愈變愈幻靡所底止蓋今滔滔皆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三

是如吾吉麗淳之遺豈不猶有存者以彼風會之漸磨耳  
日之染濡所求乎砥柱中流斯亦難已公下車至今三年  
所其坊身惟廉惟忠其坊民惟惠惟公行且推其緒餘出  
而建牙仗鉞入而調鼎握衡風俗人心若迴狂瀾於既倒  
將天下後世永攸賴焉都人士所不稟教育副德懿揚厲  
濯磨非夫也且無爲貴吾吉士吉士稍聞不佞語僉曰然  
聞之公公曰然於是公以奏最從述職行至上洞啓明堂  
嘉與吉二千石問狀公拜手稽首曰臣守吉不迨宋臣江  
萬里明甚徒以修復書院或無貽前守辱昔萬里丁未運

尚得請于朝錫之御筆方今聖明在宥遐不作人則萬年  
一日也臣請得如萬里請上且悅俞行賜金紫車蓋褒美  
之噫嘻審爾公之勛名百世不毀可也斯堤亦永永有聞  
哉公諱某字某別號靜峰楚之黃梅人萬曆庚辰進士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

三

我國家京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官林矣而此獨王巡徽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撫兵衛取諸山東河南中都次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高皇帝故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爾自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迺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營以勲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爲開府置篆也當此之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凌遲至丁巳已之變而營務弛矣於是于肅愍更畫簡號銳十五萬分

人文紀畧

記

六十五

卷二十

爲十營而訓練之命曰團營而其餘者爲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勲臣提督蓋以大司馬其後益團營爲十二而所爲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餘而戎務滋亂矣嘉靖中廼設東西官廳簡號銳六千人爲聽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爲團營團營選兵爲東西廳有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廼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東西廳者而復設三大營爲神機并舊五軍神機爲一特設提督勲臣

一人爲大將又時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政府也蓋舉十餘萬衆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之重已乃趙文貞蓋嘗奏言兵權獨主強者狹而可虞弱者又引嫌而不敢振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校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於時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乎法之分合歟臨淮侯李公言恭少司馬辛公應乾今在事盡籍前任人名氏勒之石而屬余記爲敘述營制興革之畧則因系

人文紀畧

記

六十五

卷二十

之曰於都哉今所疏名者非勲臣卽文臣也夫勲臣與國誼同休戚文臣本以明先聖之道發家而竝鄰天朝之高爵至悉舉所謂爪牙者付之所不盡心簡卒蒐伍忠貞以衛天子者非夫也試按斯籍而稽之卽公忠營職之士未嘗不忻然願爲執鞭至強不軌弱不振如趙文貞所云者掩口不欲道其名則無論聖明在御靡所逃於三尺卽按諸天下之公是非而榮辱固已懸矣士宜何居焉夫訂謨竭智爲國揚武壯士之槩也精白一心捍衛皇家蓋臣之軌也執節壯猷以功德自垂不朽哲人之致也繼斯任者

觀於是碑亦可以悠然興矣而余又惟天子有道守在四  
彝要惟撫綏民生保固疆圉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至使營  
兵設而不恃是在綸扉哉余不佞益重惕焉

田鍾台曰叙營制明練該博是通達國體者而雄宕奇  
杰之氣令壯夫生色

人文紀畧

記

卷六

卷二十一

金牛山品泉亭記

劉同升

金牛寺石所之下有清泉焉余與李房良辰月夕逡巡步  
出小東門酌而賦之即杜門不出亦令童子持水符新汲  
烹茗兩人未嘗三日不極耶言之歡也猶憶禪室一燈梵  
唄聲靜連林風雨各持半餅幾若世外人又記春江初泛  
余覓畫舫艤于寺下白鷺洲邊榜陰相借客至飲以佳茗  
熟火旋汲可供領人揮塵李房謂余宜亭其上顏曰品泉  
嗟乎少壯幾何時邈矣河山真不勝酒釐之感李房自余  
第後如身得之遂決計終隱其詩其書其人以並此泉余  
人文紀畧 記 卷二十一

言無媿南州湖亭以孺子名廬陵泉亭以馬季名皆郡志  
所不可少者也郡人劉某書

品泉亭詩 金牛寺泉郡中取勝視于鄉七里之泉伯仲  
之閒無多讓焉馬季名曰品泉則泉以人重矣載之郡志  
亦韻事也遂為賦之

仕宦既懶遂南轅三夏一室不出門炎天艸木皆焦卷摩  
娑兩几忘朝昏七里清泉日新汲恒恐多汲竭其源處若  
已過至城市金牛寺下宿雲屯况逢三五明月滿絳衣夜  
坐風塵浣雨後天玉秀可餐旋汲涼泉食一盃塵談竟夕

風露清石瀨。滑滑歸興緩。啜茗忽憶少年時。秉燭爲歡愁復曉。當年艤舟聽泉聲。隱几清夜嘗冷冷。不覺百愁爲之斷。猶如水觀忘世情。客來笑我煙霞癖。七盃苦厄大瘦生。素心晨夕兩不厭。禪榻一燈話天明。十年流寓金陵久。惆悵此泉非我有。豈是清福天所惜。安得勝地長廝守。何況薜蘿易翳。無復幽蹤及五柳。憶子俊游金馬門。一麾五年空二酉。初春且欲料裝遊。流騎縱橫心自愛。長拋泉石何所戀。時艱敢復爲身計。解嚴已屬班師日。還山因復營菟裘。人生出處信非偶。重來又是舊金牛。吾鄉仕宦殊不人文紀畧

記

六八

卷二十

少五嶽難期世累了。南州孺子一空亭。歲歲年年傲花鳥。金牛之勝以泉名。我酌此泉慙小艸。品泉分付與幽人。其意可爲知者道。予坐雪山時。夜雨初涼。既作品泉亭記。尚有繭紙一幅。因賦此。信手輒書。未加點定。殊覺艸艸。俟亭成勒石。再錄過。付匠氏可也。癸未七月日跋。

移楚總兵左良玉檄

李邦華

紹得敵寇交誼。南北雲擾。朝剪無聞。宵衣是厯。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諄切國恤。同惜頂踵。誓滅逆賊。以安王室。以慰至尊。初請督授入衛。繼請倡義。勤王。劍及寢門。義旅雲集。其有禮于君父者。本部院不惜下袍澤之拜。其無禮于君父者。本部院不憚嚴鷹鷂之誅。如貴鎮。正本部院所仰望。同仇修我戈矛。共掃腥穢。勦此無賴大烈者。頃傳麾下全師至安慶。所過騷擾。清鹽商。解疑阻。不前長江中斷。震動陪京。本部院聞此。不禁駭愕。竊度其中。必有大不人文紀畧

檄

六九

卷二十

得已之故。以貴鎮之高明。決不輕舉妄動。至此方今賊寇卽甚。鴟張然。以列聖之靈。皇上之聖神。雖遊魂稍杳。而膏斧不遠。貴鎮不於此時枕戈干戚。與疾討賊。奮建無前。偉績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兼漕糧鹽課商稅。皆關係國家大命。軍興旁午。需此孔棘。且孝陵在望。烽火易驚。萬一南京文武。及漕鹽關倉各衙門。不察亮貴鎮之心。或舉此以上告。貴鎮卽敵。其何辭以自解。况十五國豈無豪傑。十六載豈無人心。卽在各鎮。及麾下諸營。將安保無從中觀釁伺變者。倘舉事一不當。身家之禍。

何言而一汚青史。萬古淒涼。智者所不出也。本部院奉行  
天討。亂臣賊子所必誅。魏狄會合。揚旌有期。當遇貴鎮于  
鄱陽之間。檄到。願貴鎮即刻嚴戰。兵丁疏通江路。毋許攔  
搶。清鹽商船。毋許焚殺。洛陽縱有缺餉等情。宜告所在地  
方官司請討。速速勒兵還鎮。毋得藉口。延遲騷擾。即不殊  
且暫留皖郡。候本部院到。為設法措處。毋許擅下安慶一  
步。以致訛言風傳。震驚陵寢。本部院綿力可竭。尚思為朝  
廷弭此大事。為麾下濟此仇讐。貴鎮上為國家。下為身名。  
俱宜勉聽鄙言。圖收永楸後效。否則義旗廻指。本部院不  
人文紀畧 散 七十 卷二十

得與貴鎮玉帛相見矣。為此合咨前去。煩為達。將離鎮  
緣繇。并近日沿途情形。備詳回報。以憑裁酌施行。

郭旭瑞曰。詞嚴義正。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四

書

宋

代上王樞密

歐陽修 遣從子維寧

胡銓

鄂州閣都統

周必大 李知幾運使

周必大

賀江樞密

文天祥 與趙月山

文天祥

與繆太守

文天祥 與劉民章

文天祥

與江提舉

文天祥 與湖南大帥

文天祥

人文紀畧

目錄

卷二十

與孫子載

文天祥

明

與戶部諸公

周忱 上劉是菴相公

劉鐸

上吳太守

胡接輝 答左鎮

李邦華

與史道鄰

李邦華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四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書  
宋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修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言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文紀畧

卷二十四

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

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鑒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達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亦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荷。則亦先君之所恃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人文紀畧

書

卷二十四

茅鹿門曰公以後世之文至而不得預國家金匱石室之錄所以多扼腕而悲酸  
唐荆川曰架空累層之文

人文紀畧

書

三

卷二十

遺從子維寧書

胡銓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日知其所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而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必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殫身而已矣

人文紀畧

書

四

卷二十

薛諸孟曰談孺學處津津齒牙想見邦衡投荒時所寄託文勢如捲波忽用范甯語亭亭而止

鄂州開都統

周必大

某近別不勝傾企。即日想已抵治。所履况集福襄沔鄂邊。面瀾遠。西自金均。東盡光黃。昨以王宣趙博各爭地。分不相爲用。遂合爲一軍。議者率謂兵馬數少。緩急難於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滿六萬。而能往來襄鄂。內撫外禦。威望隱然。况今三處屯兵。視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財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銳。如向來庚辰辛巳。聚八萬之衆於襄漢。僅當劉萼之師。畧無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比得郭帥書。深以向來自分彼此爲戒。遇敵則竭力相應。甚有古人

人文紀畧

五

卷二十一

保重

李知幾運使書

周必大

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敬愛蜀士大夫。每自忘其固陋。而強附焉。如執事邁往之才。博古之學。高妙之文。重以同年之契。其願交承益尤爲切切。執事亦三入承明。不爲不久。不知造物者竟有何意。使之相避如參辰也。每一念此。悵然西望。不能自已。今夏伏願去冬所惠書。陳義呼喚。垂意繾綣。乃錄近詩十篇爲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名效樂天。實啓少陵之關鍵。感激嘆服。執卷不能釋手。因念自古學愈進。才愈奇。身益困。仕益不遇者。何可勝計。無

人文紀畧

六

卷二十二



賀喬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文天祥

某夏五之月。伏從下土。切聽朝命。共惟天子。蒐選洪儒。布滿侍從。而先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目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崇。天下誠賀。不敢以艸野自疎。輒奉狀以爲斯人之慶。記史登錄。及微若視私心欣喜。莫可涯涘。山澤深遠。與柳廟本不相接。一日聞巷風傳。歡欣則謂先生以某日踐政。地參樞筦。主上聖明。君子終爲大用。莫不舉手加額。以爲共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知。惟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譽猶

人文紀畧

書

七

卷二十

出於直道。僕爲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夫以穹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已者。此其心豈千金之所可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哉。我朝先正得此氣象。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動中外。後來出帥西邊。入班兩地。岩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蓋皆延頸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爲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競曰司馬相公。元祐初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所繇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范公得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皆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日聳動時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槩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爲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所以責望於先生者。豈與佶佶覲覲。笑與秩終。而甘同艸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今西有叛將。東有逆。而江淮

人文紀畧

書

八

卷二十

與強敵爲隣。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宰相以爲憂。其顯證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利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爲方來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九切凜凜。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搶攘憂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孚於人心。一旦動之以從民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小能一日動天下之聽也。今當撥身定大亂。奠安方極。不敢自以爲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計慮於

帷幄則當揆所以隆體貌敷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鄧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弘所以深冕於安石其爲天下國家計者甚悉豈日身爲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係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而問問之內父子骨肉私愛過計以爲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寄依歟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范馬不及爲之事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爲其亦何辭以謝天地神人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托方不通於世修問之書每視以爲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覺聲不絕自天下

人文紀畧

書

九

卷二十

之公而言則僕之嘉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行墨樂爲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瀆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

葛端調曰風雅流暢自見嚴凝

與太平州趙月山

名曰趙月山人

文天祥

某風雪殘年中使者以愧歲至嘗艸艸拜狀竟未知果達籤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問何限傾倒毛穎輩不任事姑寄一歎比審放縱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宜遊以來敬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樂金山鷗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行行者之休于樹一時瀟灑比軒冕束縛眩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來太虛真體瞭然萬古某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憾之餘差幸天道之稍寬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漫不問其他有詩云日騎馬來山人人文紀畧

書

十

卷二十

與吉州繆太守元德

文天祥

某平居一廛。耳日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認朝廷爲  
李祐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  
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其盛惠也。救災  
恤患。鄉曲諸公其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殊惟恐一夫不  
被其澤。君侯其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  
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  
陳。如隨縣調糶。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  
指揮之所已詳。而使府已尊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  
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  
然物之不育。物之情也。若有太守屑屑爲此計較。恐未流  
必至多事。此爲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  
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旨。傳所謂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  
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  
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  
之於郡。遙遙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  
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

人文紀畧

書

十一

卷二十

人文紀畧

書

十二

卷二十

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駁。  
只於曆中終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同  
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  
且閭里細微。得嘗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  
則布宜德意之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  
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  
葛端調曰。觀此可悟作郡之法。

與劉民章

文天祥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網猶覓。且歎不足。以得橫天之翼。每爲咄咄三嘆。空同上得書。乃知猶爲修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纈。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爲面顏之有無。爲執事者左計也。乘輿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爲諒乎。某昨報舍弟。令贊千騎之歸。爲奉薄禮。想已京達。歸哉歸哉。臨紙引領。

人文紀畧

書

十三

卷二十一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號古岸

文天祥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其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糴。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糴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憾。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賜一中嚴之。至期卻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泉。人文紀畧

書

十四

卷二十一

永新運糴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十。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爲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

大榜境內計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便利又須陸續申控

人文紀畧

書

十五

卷二十

與湖南大師丞相論秦寇事宜

文天祥

某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爲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今破我永明。殺歟知縣。殺傷縣尉。王學。捲去縣印。屠居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官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爲兩路官民舒洩冤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參差。施行才所。茲得經司牒報。補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爲民。固有稱爲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餓荒。激于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惟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千羣。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錢印。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脇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不受之科。而况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

人文紀畧

書

十六

卷二十

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或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閭反以本路爲張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審朝省看拍掙何如朝自王招諭本路只得徹兵後有衛人文紀畧

二七

卷二十一

突廣西當任其咎朝言如以招諭爲不殊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其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作仍乞鈞翰與當撥商訂必須計一側斷行下口招則招口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關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調隔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瀋亦爲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言行下確計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

命某非敢違使關約束本司去山前領近的見利害如此侍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薛諸孟曰胸中確有百萬甲兵其能勝賊而不能挽國步者時也勢也

人文紀畧

書

一八

卷二十二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爲師者。非其家之  
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屑屑於言語文字之末。  
而聖賢誠正修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肩項相齊。學  
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腴。而未有以開通氣質之浮。而  
未有以簡束。故修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其於古者父  
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中師範之尊嚴。是於執  
事乎歸焉。區區以所屈致之。私問。嘗致。千金之諾。敬聞  
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聘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  
人文紀畧

書

十九 卷二十一

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葛端調曰。古意嚴肅。爲師者可以知懼。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  
蓋惰游禁。則上皆陶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  
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繼。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  
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地利制。而國用  
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  
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  
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  
撫之。諸公願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咸戴宏恩。扶老  
人文紀畧

書

四 卷二十一

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  
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于凡。招回  
復業之民。旣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皆官  
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皆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  
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  
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逃也。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  
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  
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  
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

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悅嘗曆詢其弊。茲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庇。二曰豪匠冒令。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庇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

人文紀畧

書

卷二十一  
四

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令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淤

漚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開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

人文紀畧

書

卷二十一  
四

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棧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淞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家強。遂使避役奸頑。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



軍管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挾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辱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敵匪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蠻蠻之民流移轉徙居東向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令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議祭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各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作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用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

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偃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辭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含默畝粟未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輪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

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情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驚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覲紳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陳明卿曰。公要做事功。與戶部諸公說破。吳父老子弟。

人文紀畧

書

三十五

卷二十

宦家藏一通

林爾千曰。於地方情弊。洞晰縷述。如指上螺紋。井井不棼。文襄先生。居巡撫時。宜究心國計。如是。今之任君國子民之責者。皆當百過此牘。奉為金鑑。

上劉是菴相公書

劉鐸

某竊讀傳記流覽。循古鴻鉅。程德庶官而調室彙品。此其人之冲情美幹。必有英爽異受。為天之精神所獨寄者。龍沙之讖豫章有言。今非其會乎。黃河復告清矣。望氣家言。時有輔世大人。崛起匡蠹。而翁師應之。玉璫黃流。酌宇襟期。逾等人天下。故已習師翁矣。昔在都城。猥以宗盟年誥。間從家叔後。望見顏色。如披青冥。葩紫霞。借風胡之一鑒。矚睇為飾。而翁師方江海下之收。之樂龍遇以國士。此為寵光捐軀。靡報嗣以薄祐。罹此閔凶。伏承紉體下屋。賜以

人文紀畧

書

三十六

卷二十

生芻存沒。並載無骨。可鏤大經。加身艸土。愴摧又未敢以不祥之名。致尺一寅候。百福翹首。露莖遡鉄雲。漢去秋之杪。轟聞新命。凡在桑梓。無不手額相賀。而某方窺伏荒僻。不得一綴龍門。望丕績獨有踴躍祝誦於萬里外耳。泰昌祠位百務。必飾魁奇。頡頏元愷。師濟不可謂非天下一治也。而鼎湖隨升。攀髯不及。中外危疑。衆志未定。天故遺艱於佐命。而借之手。為轉轍賴翁師決計於蚤入掖。冲主出臨五位。羽翼既成。奸謀潛釋。海內共仰。以為安劉太尉。夾日補天之功。度越往古。第天下大勢危矣。邊隅疥癬之疾。

無關腹心所可虞者惟是議論恣起門戶角立恩怨相循黜陟鮮當若者總由大權委於政府漸收而力挽之說在造父之御馬梓匠之斲輪要於剛柔並劑而已袁州以柔用而陰竊之荊州以剛用而陽據之二者皆譏歎袁州事英王道在無成利用柔而竊之誤也荊州事冲王道在有終利用剛而據之尤誤也折都華亭剛柔亦有調劑而業亦相埒自茲以往相體漫壞至於屏不能振力挽而漸收之時乎其未可失也竊嘗謬謂嘉隆以前相品先乎相才萬泰至今相才即是相品翁師負周公之才去驕吝之氣人文紀畧

三七 卷二十一 四

能振柅而轉之轂卽祖宗成法皆可權宜資格可破文法可捐德怨可任何者當大過之時挺非常之原在大力者負之而趨耳雖歿收權云者政欲以其權還之六卿而總核之如六子各謀其職而一稟受於乾坤如五官各司其用而一聽命於心腹此其故在知人而善任之耳某以謫陋株守閒曹若畫地而限之拘繫而維之令人莫展毛毳之用卽海內知交不乏歿終皮相方且以爲文章之士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不知某志故在經濟第末由附青雲耳茲幸青雲之可附而又以事勢相違駒隙易度虛

有枕戈之志已絕捧檄之思此所以扼腕拊膺而長鳴於知已也鄒南翁老師日觀明盛喜甚彈冠此行也政欲相與戮力贊末書耳欽陳燕雀之私肅效犬馬之誠不勝悚惕祝願之至

人文紀畧

書

三

卷二十一 四

上太守吳公書

胡接輝

吉州之有老祖臺也如積霖之暗晴旭亢旱之獲靈渴也治輝雖無緣時親鐘鼓而歌岐詠儒爲之擊壤者莫可盡言茲以陰崖之炤尚斬太陽則敝縣有常革者四事實之見聞爲最確敬竭管絃爲祖臺陳之近年奉納監功令此亦當事萬不得已之計假令有司上奉公下恤民察其富者以應餘無濫及彼或不安白丁亦有樂從者乃歛邑連年騷擾權歸學役無論家有餘粟者窮追疾呼勾引祈免甚者食僅糊口日不識丁但未沾手塗足卽令壁水橋門

人文紀畧

三九

卷二十一

究竟百數十名中無一開報府縣止從學內營脫多至百拾金少亦二三十兩是不得已之功令歸朝廷者尚未什一而歸學役者什之九也究其根原無非積棍劣矜與學役相爲表裏廣布尉羅恣情賣放遂使官牆之地變爲一閭之市若非速賜嚴懲急爲禁止民間倒懸解於何日益自家鄉來南者極言廬陵此日十室九空拿納粟一舉同於拿馬戶卽故紳之子孫不得免焉卽薄產之青衿不得免焉此諒祖臺有耳目者也竊謂卽副明例亦自有術廬陵八鄉里長每歲五六月參官論令先期會議本處生儒

孰爲真富每鄉限報一名便有八名隨催糧承管同逃不報者罪之譬報者坐以代納之罰如其果無足舉則亦世界缺陷之常事豈能匿諸空桑而鄉邑耳目不及也惟是開報無妄縣父母卽視此爲申納先後不得以情面數數更易斯亦公私兩便者矣所當革者一也運船官造原爲運軍振民至于舢舨無算文江李司馬先生目擊心傷故有核軍分船增設料價之議敝邑因受其福行之數年亦已軍民相安矣近聞紛紛牽誣不知何故若謂料價不足則新增舊額共已貳百餘金又十一軍造一船財力非不足也再三咨訪乃知剝民一事縣衙向視爲利數措價不發則料必難集核原無資則工安得齊夫無解於軍以軍振軍猶可也不辨軍民以軍股民不可也乃一紙暗飛羣差立擁鑲項拳手血肉淋漓苟緩須臾之歎其誰能緩妻子之鬻而不以延一綫殘命也治輝撫今思昔曾記未仕之先比鄰一袁姓一劉姓皆全無軍丁而被妄振者時以諸生之力不能申救壬申考選還里見袁之族大小皮毛俱盡但聞其自守不波累一人則極力求父母豁之而博里中一義聲劉則以被人誣者而亦誣人鄉邦怨之畏之

人文紀畧

書

三十一

卷二十一

然初實非軍今頂運七載家亦稍落矣乃問去年此兩家者又彼拘捕逃之不及從之不免差捕差官繫囚喪狗而已今一置之不見不聞中欲覓真軍丁冊爲反本塞源計而在所耶在縣耶在清軍館耶任裁任改何憑何信將來廬陵百姓畢竟長子孫難免此患矣老公祖何以出諸水火乎則善後之策惟有嚴勅該管衙門吏胥將所增料價一齊足發與本軍支用官第董其成無間出入此外凡有扳誣一詞必痛懲之不准行拘庶刁軍知警畏吾聊生奸胥可罷漁獵之手矣所當革者二也廬陵收頭往年以來

人文紀畧

書

三

卷二十

承充許諸人告發重究庶吏治肅而窮簷有賴矣所當革者三也買穀備荒本行仁政無奈奉委員役不體上意一臨糶時輒將官銀分俵各里里長領銀必須湊足以合時價迫交穀之日量既浮于官解又有嘗倒酒水諸費否則刁難延緩以美爲惡以乾爲濕刑罰隨之莫耐其苦姑順其欲而要之慾壑不易填也夫發里長將謂里長易糶耶不知鄉人一聞官糶之息鑰倉銅困搖首言之雖數石之穀不知經幾揣摩而後得素封之子出一官字奈何尚堪此橫索乎蓋庶人往役之義本當順承而吏胥剝民之害實難忍受且以仁民之故厲民諒非父母所樂爲也竊聞前任公祖洞察其弊發銀差官買諸南嶺穀價既饒又人非轄地胥役不得肆其奸此誠良策但乘官糶爲勢多帶私販船至屢百遂使彼中疑忌因而見阻此其故則爲官給批內未開明糶穀數目及用船多少故私販得以混行有如糶穀一十石計三版船止用三隻將各穀數船數實填批上用印鈐記則私販之船不在批內關津豈肯輕放而胥役射利之念自當寢息官糶不愁延緩矣所當革者四也凡此四事同一水火難分緩急而或以言爲諱或以

人文紀畧

書

三

卷二十

言之未必行爲疑會逢老祖臺在上無念不爲民禔福無  
政不爲民除害治輝衣冠于民不能以里中疾苦上聞是  
桑梓之罪人也而致神慈恩澤不待下究又祖臺之罪人  
也是敢忘其艸野冒昧一言惟祖臺恕此煩聒永此對非  
大賜主持力挽頽敝嚴檄行縣行學且刊木勝垂示將來  
造福無窮石陽幸甚風聞九邑幸甚且此非治輝之私心  
私言也通邑紳衿羣起而呼恩請命不待言矣崇禎庚辰  
二月胡某具艸

人文紀畧

答左鎮書

李邦華

不佞通籍四十年居恒自愧無以仰酬國恩顧秉彝不昧  
聞海內有大豪傑輒爲神往期以同心戮力康濟國難麾  
下威名助力在人耳目不佞每聞而躍起乃悠悠多口不  
可謂無第從古忠良心事惟求可質鬼神可對君父中山  
風影論久自定矧王上仁明聖武臨垣洞臆豈輕有投杼  
之理近者荆襄承德相繼失守而麾下大兵且渡潯陽而  
東搖風傳雷都上下不乏訛謠故日昧以咨請辱翰示始  
知嘉謀次第古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室不佞  
何幸身親見之但所效忠告於麾下者惟願從此一乃心  
加肅清疆場以釋聖主宵旰他年鴻名赫暨隻古單今實  
始基之區區人言何足損其光大哉不佞謬被新綸適當  
寇騎充斥之日義情所激甘請勤王雖老書生無能爲役  
而一片癡腸竊計懷安社稷倘麾下之志真欲扶危持傾  
則老夫雖遲暮猶當竭其肺腑爲國家長城大計如其否  
否則無所用老夫矣願言努力嗟嗟麾下亂賊忠義在此  
一舉昔人云董狐司馬太史筆誰謂太簡誰大好惟麾下  
實圖利之不佞行期的在旬內萬望嚴禁兵丁疏通江路

人文紀畧

三

卷二十

以俟不佞之至。當必不令三軍呼庚癸也。

人文紀畧

書

三五

卷二十

與南大司馬史道鄰書

李邦華

翁臺丹心捧日。赤手擎天。龍虎魁傑。坐鎮豐鉤。淮山崇崇。江水不波。孝陵弓劍。實式憑之。其嘗慨二祖以武功定天下。至今而兵非兵。將非將。一方有警。四海騷動。祇餘秣陵一區。屹若磐石。二祖扼要定鼎。兩都並峙。燕翼貽謀。夫豈無謂。今國家事變。衝潰衝決。革職鵬張。乎山左。同曹豕突。于畿輔。邊騎橫秋。關外兩屯。摧若振落。人心風鶴。土崩瓦解。萬無固志。帑藏如洗。天子持鉢。國是舛謬。玄黃交戰。文武諸臣。不勝其愛錢惜死之心。且夕處此。如燕巢于幕。維

人文紀畧

書

三六

卷二十

茲龍蟠虎踞之雄。倚公錦艾朱綬之重。聖明特簡。當有深意。忠畧壯猷。了此不過五日。願翁臺其急切密圖之。某報國有心。匡時無術。濫竽中臺。負乘貽羞。乃近日本兵。舉賢自代。誤以穢形猥厠明珠。虎鼠同器。猿雀笑人。某之衰庸。上之所知。而翁臺開天根本。匪異人任。聖明固難慎。乃爾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苟可報國。七尺何愛。無如時至今日。聖哲馳驚而不足。貽誤宗社。萬分何贖。頃者皇上集廷臣定大計。某思天下大勢。西北已成決壑。東南猶復養癰。若不仰藉神聖威靈。就近提挈。將各事實做豫做。泄泄否

脊一旦變生意外。全局皆潰。其何能國。而社稷陵廟。北平  
 是莫。皇上雖天縱神武。豈能分身以應。幸東宮二王。庸質  
 王立。奇穎駿發。謬意密請皇上。下罪已之詔。哀痛迫切。布  
 告中外。竭力居守。而皇太子微仁廟故事。撫軍舊京。二王  
 擇東南大郡。及時剪桐。庶可以繁渙散之人心。可以壯西  
 北之聲援。不惟萬年相。託筆與之。且千。里維城。  
 作大國之藩翰。鼓動忠義。蕩除熾寇。社稷靈長。端必賴之。  
 老臣謀國之迂慮。不過如此。而兩疏叩關。天聽杳然。一腔  
 熱血。不知灑何地矣。溝壑徒填。無救宗社。翁室其何策之。  
 人文紀畧  
 卷二十一  
 四  
 此今某得藉手肘後。以仰紆宵耶。幸甚。久缺報襄。報焉如  
 報。輒持只赤。小澣我私。國事填胸。言不能。極。日江天臨  
 風馳。

人文紀畧目錄

卷二十五

跋

宋

胡邦衡奏劄藁

周必大

呂元吉先人記

文天祥

周一愚負母圖

文天祥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誠齋錦江文藁

文天祥

書先君遺墨後

文天祥

李世修狀元帖

文天祥

明

人文紀畧

目錄

卷二十一

書柴宗禮傳

解

楊補之梅

解

呂少卿戒石銘

楊士奇

題仁廟御製詩

楊士奇

朱文公墨跡

楊士奇

顏氏家訓

顏如瓊

廬陵三忠文選

胡捷輝

父集後序

劉氏淑

傳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明

太原王傳

解

六君子傳

解



胡貞婦傳贊

解縉

王炎午忠孝傳

李時勉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贊

陳仲述像贊

解縉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人文紀畧

目錄

卷二十  
五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五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跋 宋

跋胡邦衡奏劄藁

周必大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  
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  
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  
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宰相非安殊。樞參非杜衍。韓琦

人文紀畧

跋

卷二十  
五

范仲淹既批逆鱗。復倭富軾。聖主獨察其忠。擢冠巍科。是  
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審院編修官  
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於齊夏。尚有可議  
曰。年壯氣剛也。已而竄逐嶺海。去來一髮。隆興初。秩後還  
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奏劄殘藁  
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魏將刻石  
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佚之氣。少而剛  
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  
老少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文天祥

異齋先生曰。祖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祖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之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辯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祖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歿。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起。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木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人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若雖然。介在我。幸不幸。任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慰。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

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鍾伯敬曰。借四公之介起論。不獨局陣博大。而有關係。有感慨。讀之使人肅然起敬。賢者之文也。

人文紀畧

跋

三

卷二十

跋周一愚負母圖

文天祥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歟。不能救也。幸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緩。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豈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減。一至於此。昔魏陵給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歎。然龐德憤憤就殲。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或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人文紀畧

跋

四

卷二十

鍾伯敬曰。忠義之氣。憤恨之心。至今在紙上。

諱友夏曰。母固重。妻子亦天倫也。中着正可悲一語。方不墮入矯情。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邊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轅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誦北師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火。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聞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楊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艸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没。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亟。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

人文紀畧

跋

五

卷二十

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此。殆不知其幾矣。詎大首當。賊罵逆賊當。與貴首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太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經北。數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如揚州。過瓜州。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揚州城下。進退不。始倒送。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十過其門。幾落賊手。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賈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至高郵。制府檄下。幾

人文紀畧

跋

六 卷二十

以捕繫。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至通州。幾以不納。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夙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夙而夙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時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留北。開外。爲一卷。脫京。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

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始而。有餘責。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祔。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艸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人文紀畧

跋

七 卷二十

鍾伯敬曰。詞辛語酸。聲帶餘痛。文山一生顛沛流離。苦忠苦節。悉備於此。

跋誠齋錦江文集

知慈州日作

文天祥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逢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季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為烏有矣。有則歎敬老屋。亦未知其為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為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于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季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前之前者乎。且人文紀畧

跋

八 卷二十

書以識之。

敬書先君題洞岩觀遺墨後

文天祥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奉。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為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為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卻立。為之泣然。

人文紀畧

跋

九

卷二十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文天祥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其如何某。如何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跡。僅數十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屬予語于其冊。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為何如也。嗚呼。是可不禁潸潸哉。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毛事柴君。以先處上。行雖不下於古人。微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如是哉。按處士君之友金用賓。括蒼人。侍父宦游。因家下杭。元末常仕矣。已而內附遂不仕。徙家義溪。宗禮家近焉。從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益削而守益固。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貧而不克舉。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講為舉。至之用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歿。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財力。立舉。三喪葬。人文紀畧 跋 十 卷二十一 五

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會大雪。手僵大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日用實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俱其為宴樂。用賓未常赴。今用賓歿。獨千萬錢。不為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偽耳。宜乎用賓不肖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感動。處士君亦善言。語。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止艸率。言未既。不辭。竟拂袖出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哉。此乃所以為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視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

史公謂特立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為。余謂此文之必可傳也。

陳明卿曰。世衰道微。以此作氣。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解紹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書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本村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簡仰。嗚呼。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本。較村梅已後。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人文紀畧

跋

十二

卷二十一

陳明卿目不及見而化為蝶此影落鑑湖也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楊士奇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願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史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奉本於郡縣。命長史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且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

人文紀畧

跋

十三

卷二十一

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開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陳明卿目宋君相急於所重。公當太平之朝。為疏請巡撫周忱傳。亦是千古。

撫周忱傳亦是千古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永樂丁酉。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憲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有二三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上。

人文紀畧

改

十四

卷二十

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寶。率持去。其子榮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爲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益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儔焉。潛卒後七年。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後觀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殊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益功積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人文紀畧

改

十五

卷二十



顏氏家訓跋

顏如瓌

如瓌髫年時受小學於先君。習句讀。至顏氏家訓。請目。豈先世所遺。何不授全書。先君笑曰。童子能知問此。可教矣。此北齊黃門侍郎祖諱之推所著。世遠書亡。家藏宋本。篇章斷缺。吾每留意。訪求全本。弗獲。汝能讀書成立。它日求諸好古積書之家。當必得之。又曰。侍郎祖五世生魯國公諱真卿。常山太守諱果卿。並以忠義大顯於唐。世居金陵。魯國五世生永新令諱誦。與弟招討使諱翊。因家永新。招討十二世生祖諱子文。又言永新徙居安福。傳流至今。自人文紀畧。跋。卷二十。五。吾去魯國蓋二十七世。去侍郎蓋三十一世。具載家譜可考。此書苟得其重刻之。以永先志。以貽子孫。毋忽。如瓌謹識。不敢忘。既而宦遊南北。雖嘗篤志訪求。亦弗獲。正德乙亥。自陝州轉官姑蘇。遍訪始得宋董正工續本於都太僕玄敬。繼得宋刻抄本于皇甫太守世庸。乃合先君所藏缺本。參互校訂。而是訓復完。因命工重刻。以傳。蓋庶幾少副先君遺志。而於顏氏之後。或有裨焉。序致篇曰。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如瓌仰述先君重刻之意。亦此意也。為顏氏子孫者。其尚慎行之哉。

廬陵三忠文選跋

胡接輝

夫士生忠義之鄉。撫遺蹟。弔墟墓。卽手澤無聞。尚當於獨寐寤言中。通仰止之精誠。而况流風未遠。簡編具有。讀其書而論其世。一唱三嘆。慷慨流連。曠代光儀。展卷如睹。豈非後學一快事耶。予同里三忠。後先仕宋。或扶社稷於將衰。或雜臣諫于終。遇雖不同。揆歸則一。故其為文章也。皆體憂皇君父之心。而出以剛大奇偉之氣。鉤鈎然如春霆起。蟄晨鐘醒。第今讀之者。骨悚神驚。歛容屏息。是以忠簡封事。全人瞻觀。益國灑翰。孝廟怡情。信國廷對。當事者人文紀畧。跋。卷二十。五。欽其忠肝義膽。文章之妙。至于華辭並重。如此安在三忠所自出之鄉。而可一日無其文哉。予是以有三忠文選之刻也。倘謂是選也。美而未備。止一鄉之書。而非域外之觀。則請試思作者。果一鄉士乎。抑天下士乎。且自三忠至今。扶社稷者幾何人。雜臣諫者幾何人。亦有戎翟聞之。購其文以千金。而君臣奇氣者否。亦有在廷之人。豫識其為忠肝義膽者否。噫。政使著作如林。亦未有感于方寸也。謹跋。

黎女訂鐫父集後序

劉氏淑

往者逆。嗚呼。窮海滔滔。先君以一身障直其間。有如麟  
豹同。勢不相容。非先君殺瑞。則爲瑞。所必歿。而禍  
機之發。乃在文字。嗟乎。悲哉。前劍楮上。擊笏毫端。事雖未  
成。詩亦爲忠臣義士感慨。而欲讀其遺文者也。憶不肖藐  
藐七。從母氏與難京師。分期一。相隨地。竟以遺命  
不果。先皇帝愍念孤忠。許視南還。於時母女相。萬里招  
魂。僅有遺藁一車。蓋先人生平廓落高寄。坎壈遐託。君國  
之所覽。涕忠憤之所結。盡憑式於茲也。昔先兄謝鄒北  
人文紀畧。五。卷二十  
上。嘗摘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梓。人以傳。舟泊太湖。乃  
爲馮夷所奪。未幾先兄蚤世。家難紛披。老母簡尋餘帙。付  
不肖。携歸王門。討論序傳誌。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等。過  
之。亾婿清夜。捫香校理。稍稍成緒。昊天不弔。閔內奄降。  
業未就。而婿竟溘歿矣。嗟乎。悲哉。尚何言。嗟。壬午之歲。別  
業告災。劫後所搜。倍于沉汨。豈先君琬琰英華。固不獨受  
如於人世耶。何祝融馮夷。亦展轉摧落也。近復括之敗篋。  
塵案。廣求親友所藏。千百什一。僅乃得之。且步涉天。殘  
舛實甚。殆不可成紀。而猶勉付剞劂者。誠弗忍以片簡隻

語同盡於寒浪冷灰。而若存若替之間。尚足以棲先人浩  
浩之魄耳。竊憚無外事。不知所以不揚前烈。惟冀兒姪稍  
長。或得藉當代奇儒俠彥。流連憑弔。綴以片玉。則千古之  
下。先君以文字歿也。終當以文字生乎。不肖女淑謹書。

人文紀畧

五

卷二十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  
鎮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來問曰六一何謂也居  
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  
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殆生所謂畏影而  
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人文紀畧

傳

二十

卷二十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  
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  
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  
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  
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  
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  
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  
暇於五物哉雖欲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二年矣一日天子  
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

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  
累其形而不知五物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  
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  
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  
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  
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  
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食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  
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  
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人文紀畧

傳

二十

卷二十

蘇子瞻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  
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  
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  
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爲累而現此五物乎物之所以  
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  
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存得之則喜喪之  
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  
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存其孰能致

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人文紀畧

傳

五

卷二十

太原王傳

明

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水人。疎眉俊目。曙光正立。神彩鏗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九牛。卻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安軍。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隸韓世忠。擢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衆心搖愕。世忠憂之。使元領二十游騎。停其生口。備敵情。俄而復出騎兵數千。四面集。擲身輒陷陣。左右鷁擊。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遁去。以功授開門宣贊舍人。苗劉走。追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甲。單騎盡擒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橫海舟以截江。金人出小舟數千。以長鈞扳艦。元躍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數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舟頓絕。無能脫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閩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白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狀貌。莫敢鬪。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

人文紀畧

傳

五

卷二十

曰易與爾請為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竝進賊驚擾迸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及偽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趙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獄廣自以四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廣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廣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

人文紀畧

傳

三

卷二十

虎頭最號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即跳下城擒之以威鎮兩軍未幾兀術督兵四面攻城元即卻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溺歟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金伏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揚駐劄於此騎兵繩之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敵聞之震慄元因突入其陣六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神授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

元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侯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諡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諡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為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陳明卿曰閱此傳已三更為浮十白壬戌秋日記

郭旭瑞曰寫得神采勃勃欲動太原王千古猶生矣

人文紀畧

傳

三

卷二十

亾友六君子傳

解 縉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亾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莫逆者六人皆客亾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敬存廖君持字敬已敬存除學官未赴子用應進士舉不中敬存嘗爲憲株吏敬已除温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爲汝寧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于亾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顛傾坎坷不得一伸其志又何其同也豈不大

人文紀畧

傳

二十六

卷二十

可悲也夫後亾之托悠悠蒼天蓋嘗過大梁徑北邙入潼關至太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爲文不覺爲之出涕也恐亾而六人者至湮沒是予之責也乃著其大節作亾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吉水盧江人也少有志節耿介絕俗然所交友亾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義然諾議論英發評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爽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爲雖亾不可強其書清勁灑落爲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

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吉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鐸者其從祖其兄伯川國初爲戶部王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博學隱德朴有子四人燁煜焯炳

周霖字子用吉水桑園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家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共談達旦上下數千載興亾成敗事如目親耳聽者亾僞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中亾時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桑園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曰縉曰縉

人文紀畧

傳

二十七

卷二十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資遣東西以學校詩經刻苦不懈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爲樸已而棄歸學益進朝於京師一旦遇疾亾子一人世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自與朗不羣特與予善刑部公原祿稱其志操及爲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候庸方好諛佞敬已入謁不拜庸据其力不中下獄亾有子一人黃玉鉉初名鼎字孟舉少有美譽于書無所不讀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善議論王

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

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肝江。爲今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衢。博洽老儒。父繁。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於世。如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材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人文紀畧

卷二十

五

王炎午忠孝傳

李時勉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應梅。字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直學士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渡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遊。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請軍門。論丞相毀家食貨。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黃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歿。既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來節之遺。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歿。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久不效陸機入洛之耻。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來節望丞相。其爲萬世立綱常之意。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舊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仕。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沒。廬墓三年。窆訖。設遺像。偶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且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爲跋燭所焚。及而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夕檀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存

孝。尚守齋禁。是可以敦清俗。是可以範後人。然創鉅痛  
深。形靡髮變。非飯無以敵暑。非水無以強飢。大事未終。一  
疾其呼。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友如事。  
愛身即愛母。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於人言。鼎翁復書曰。  
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安。感泣不能自己。傍得  
莫知所為。暮年親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  
名言。莫由置者。惟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抑此特居  
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效。力辭不允。其篤孝誠至。又如此。  
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  
人文紀畧 傳 卷二十 五

丞相有可灰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灰之地。故以  
言而建極。灰則勒勲業於史牒。言則明綱常於萬世。言與  
灰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術有未及乎。抑  
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嘆也。予恐久而湮沒其善。遂  
纂其忠孝之實。合為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尚進之云。  
人文紀畧 傳 卷二十 五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竅門。問所安。苦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志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主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泰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導爲躬。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擣。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儉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廁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請公事。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蒿。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爲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雲都何公泰。黃公弘綱。

人文紀畧

傳

三

卷二十

聞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又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人文紀畧

傳

三

卷二十

胡貞婦傳贊

解 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與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來難于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于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履危。知機善諫。國初辛勤來歸。權輿家計。至罄食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爲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爲申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觀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歟。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族郎中。弱孫忽病卒。劉卽自經歟。貞婦亦自經。爲人所救。慨然曰。吾夫死。不灰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歟。冀養長之。今後歟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成義。吾何用生爲。卽嚼舌三日不食歟。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塋之于里之石屋山之原。未塋時。水啗其山畔幾陷。既塋。迺日就平復。水榮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人文紀畧

傳

三十四

卷二十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限愧之

人文紀畧

傳

卷二十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解縉

閩人鄭昭甫名書有節操嘗有駙馬都尉偕郡馬王恭逼致圖其像投筆徑去因大哭二公無如之何其為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爲御史行部至閩昭甫爲作榜溪歌嘯圖如此榜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西昭甫爲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予既銘其墓復爲贊云

此簪纓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天朝名御史也此懿文太子至稱之曰陳古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予言也而予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人文紀畧

贊

三十一

卷二十

林爾千曰本識陳君像乃并識所畫像之人觀其先之所不屑與像者而陳君能得其像焉傳神直在阿堵中矣另是奇絕之格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爲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贊曰

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爲霞雨得爲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采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足宋仁宗像卽真武帝

人文紀畧

贊

三十二

卷二十

|        |                |
|--------|----------------|
| 人文紀畧目錄 |                |
| 卷二十六   |                |
| 墓銘表    |                |
| 宋      |                |
| 瀧國阡表   | 歐陽修 蕭先生墓銘 胡銓   |
| 明      |                |
| 檢討廖君墓表 | 解縉 蕭師文墓表 解縉    |
| 高夫人墓銘  | 解縉 黃仲簡墓銘 解縉    |
| 祭文     |                |
| 人文紀畧   | 目錄 卷二十六        |
| 宋      |                |
| 歐陽巽齋先生 | 文天祥 秘書彭止所 文天祥  |
| 告先太師墓  | 文天祥 生祭文丞相 王炎午  |
| 望祭文丞相  | 王炎午 啓葬先兄奠文 王炎午 |
| 明      |                |
| 啓葬父劉太僕 | 女淑             |
| 歌賦頌雜著  |                |
| 宋      |                |
| 正氣歌    | 文天祥 秋聲賦 歐陽修    |

|        |               |
|--------|---------------|
| 明      |               |
| 嘉禾頌    | 解縉            |
| 宋      |               |
| 上梁文    | 文天祥           |
| 明      |               |
| 碧梧丹鳳圖說 | 羅倫 松柏後凋說 鄒德溥  |
| 宋      |               |
| 記舊本韓文後 | 歐陽修 蓮花寺修造疏 胡銓 |
| 抄題買田疏  | 胡銓 鶴林玉露八奇 羅大經 |
| 人文紀畧   | 目錄 卷二十六       |
| 明      |               |
| 賢爽編七則  | 劉元卿           |

吉州人文紀畧卷二十六

三韓郭景昌旭瑞甫定

廬陵賴良鳴吹萬甫纂輯

莆田林毓俊爾千甫校正

墓銘表 宋

龍岡肝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不取施與喜賓客其休祿雖薄

人文紀畧

墓表

卷二十

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於也無一反之覆一壙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

燭治官書屢廢而難吾問之則曰此歟也我求其生不

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歟而世常求其歟也回顧乳者抱汝

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歟使其言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

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

人文紀畧

墓表

卷二十

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致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

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益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身。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

人文紀畧

墓表

卷二十一  
六

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茅鹿門曰淋漓悲愴生劬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爲得體。

元吳澄記西陽宮云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得一致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在焉永新賀應保攷其歸葬歲月辯之愚以爲不必辯也請觀之解大紳作文忠公家譜序則吳之謬自見矣。

人文紀畧

墓表

四  
卷二十一  
六

清節蕭先生墓銘

胡銓

江左有隱君子曰蕭子荆諱楚號三顧隱客父仲舒成以甥從羅公括學攻苦二十年仕意不汲汲紹聖間以母夫人命預螺川賢書不中禮部程雷太學時方較聲律已獨窮經於春秋尤深秘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聞授業者常千人先生往質疑焉歸嘆曰政未免着文字相作經辨衆高之謂是將名家乃更北面會母老且蔡氏方君圖遂慨然引還入林下其與馮漸書謂蔡氏欺國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漸得之驚今始證其不狂嘗游巴峽歐陽

人文紀畧

銘

五

卷二十

氣愈豪放其寓於詩文者鈎章棘句及閒淡清苦然種種譏切不苟作自漢唐迄今家春秋者且千舉癖于傳而先生漸以經弟子餘百人傳春秋大義者纔三四如賢良方正趙賜與漸其人也漸以忠鯁名天下初王氏出新學廢麟書士媚進無大畧靖康改元漸驟見與丞相吳公敏白上詔可之復置學官議蓋先生出晚以其餘授銓幾十稔偶登甲科爲春秋第一歸并牀下先生曰學者非但格一第第止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乃佳異時有友坐誣繫大理獄先生目盛暑征救終得不寃人皆道其義

先生性疾惡至亢聲色數不少卹及見善談不釋口暮年依明德江陳公及與先君伯仲爲方外友以累免應得官不屑屑就大臣約薦之朝度不可強亦已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清風滿牀文字枕履茶數串橫斜而已享年六十七十一月庚申塋于永樂赤岡之原吉門人線臨且挽因以清節易先生名嗚呼士窮節義乃見不幸不生孔子前與叔盼同卒可嘆也初先生壯未有室或以無後爲勸先生曰咄嚟雖聖不能掩替腹之惡顏淵孟軻無胃嗣而祀典百世益肅如司馬遷馬班孟堅輩豈以

人文紀畧

銘

六

卷二十

有後故顯也耶然先生文集百餘卷多發明易春秋與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氏族星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及駁王氏遠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後宜大行先生前不諱日謂所親江君預面事曰銓以吾銘僕敢以不佞辭泣銘曰

繫古立言不以子傳過者肅之垂千萬世

薛諸孟曰談春秋處肅然膚栗

翰林院檢討廖君墓表

明

解縉

嗚呼余讀甘棠之詩而知古之人善政遺結于人心久而益著愈遠而不泯也歟豈常有哉予友廖君敬先奉詔起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既至而事畢上曰是老儒卽以爲翰林檢討余退以告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行皆舉手加額曰昔吾縣之父也問之曰豈弟哉古人不是過也廖君卒于官三君子哭之尤慟嗚呼好禮君子者或不恤小人善撫微賤者或驕于士大夫方以有上者或好佚已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凌守也惟豈弟者庶幾無是人文紀畧

墓表

七

卷二十

也豈不可謂全人也廖君之爲縣也其禮于士大夫君子可見已其初爲丞懷慶之河內當西北之衝邑小事煩又當新附軍旅所過供具浩穰縣令久闕積不治廖君時年尚少也不數月政成郡守王與宗宿望老成歎最難事大歎美以爲不可及縣清化鎮商稅多陷匿布政司官來捕執其首爲姦狀事連千餘家徵逋鉅萬不能定遂以委君君視百姓如家也區畫貧富相補不數日足其所徵逋布政司大善更置酒爲謝而去君考滿既垂髮戴白拜至屬道路多至垂泣者既至京師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屬縣

吳江尤號繁劇朝廷謂君及與宗俱有名也適以與宗守蘇州而君丞吳江與宗遇劇務輒以委君不得專治吳江也有富民二氏以水洪圩田事數年訟不已至聞朝廷下有司督其理屈者沈氏修廢圩岸幾數十里岸廢決已數年上下高深亦數十尺彌望水決無迹可求而沈氏文以富聞天下與宗謂使他入督之將謂其賄所溺事不集又煩朝廷遂以語他官他官亦皆恐懼莫敢往與宗大言曰宜莫如廖縣丞也君欣然往督其役爲之方法巧思出人意料如期而畢沈氏亦深德君惟拜謝而已不敢發一言人文紀畧

墓表

八

卷二十

君精敏絕倫吏抱文案繁雜手署口決頃刻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與宗俱滿考當去老稚遮道去不得行君後坐爲人連累謫鳳陽河內吳江之民就視之皆傾相望於道其居者夜則焚香視之爲之祈福人或問之曰君何以能得人心如此也曰吾不知也君視百姓猶吾子耳嗚呼茲非但能鼓舞有才者之所能也君諱欽以字顯宋御史中丞剛之裔七世謙字益仲受學于朱子之門仕爲吉水縣尉因家于縣之東溪高祖彥翁曾祖季崇祖明德世爲士父觀字觀民始于鄉之雙



峰下號退省翁卓然獨行君子也自言平生未嘗對俗人一飯與予先君子交最好篤于教子積書至多君爲兒時從先叔父刑部公學易君之弟敬存亦從學麓真刑部公歡此廖氏雙明月珠也君又從羅如堯先生受詩經名譽日起國初兄弟俱應江西進士舉不中君召試京師優等歷仕至今官君壯遊南北聞見克拓詩詞清麗而時發其奇雄文章典雅屢考試貢舉川廣之諸士莫不謂君爲藻鑑權衡也君之季弟敬已剛介寡合特與予善而君諸子自勤自廉兄弟嘗仕而休也予與黃李岳兄弟過其家焚人文紀畧

墓表

九 卷二十一 六

香看圖書月明飲酒庭中徙倚竹樹下出浴溪水中行歌相答及君幸同官斯夕相見自勤爲蜀府紀善來巧相值談笑論舊類仰須臾而君遽以微疾不起萬古永訣夫在常情如何其可悲君自永樂元年四月十一日拜翰林之命繼修文獻大成日務纂書業而未就以二年四月朔得疾寓會同館先是予齋宿與坐夜語其孫祖還待側忽謂予曰是子聰敏可教惜吾恐不見其成立也鄉人僚友問候日相屬四月十日夜遂沒享年六十三妻王氏士族有懿德子男四人長自公省親于冀北道卒予嘗爲之作傳

自勤自廉自謹皆儒雅自勤英偉善談論知名當世自廉力學善爲詩五月得計告卽涉大水來迎君之喪將歸塋于鄉山之原且奉狀乞爲之表將刻石揭之其墓君有女適陳伯璋胡方平有孫祖還祖同祖歸祖歡祖興世有庇賴也已於戲嘗聞君孝友篤至爲弟受罪自誣服感動獄吏爲之重泣涕天子初見問所經見卽以民疾苦對故能至天子稱道之卒也遣醫勞問歎息之而吾黨之士皆痛悼之他日史館官不傳之孝友必備之于循吏也

人文紀畧

墓表

十

卷二十一 六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于吉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屋。忽  
歿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卻。丞相由是得  
脫去。鄒鳳輩以餘兵拒戰。歿傷墜地。父子兄弟相勗。冒白  
刀以爲祭。吉水倚富蕭文苑。父子督餉餉亦在是役。幸而  
不歿。退而筆記是日事。其詳予獲見之。可美哉吾鄉之多  
忠義也。而今宋史題元之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深  
紹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丞相事時誣  
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足爲丞相輕  
人文紀畧

墓表

十一 卷二十  
六

重。然恐相襲說。不可辨也。文苑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  
倚富之墓。儼之墓在焉。文苑上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  
風流。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以勗之。文苑生獻可。獻可生  
季章。季章生德。德字元佐。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  
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其鄉。鄉道官軍舉宗血戰。賊每望  
其旌而靡。元參知政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  
有剽賊。擁衆數萬。師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憤。圖掘其  
先墓以逞。師文與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  
墓中遺骸。身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

義節孝類如此。誠有光于文苑。常恨不得主帥如文信公  
者。與之一歿。光明俊偉可書也。不歿。師文豈在鄒鳳輩下  
哉。惜哉。守吉安者。纔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爲  
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負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  
率壯士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懿。亦奉身歸第。口不  
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  
之謬也。考元史又獨著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知子  
仁極不足道。驕滿不事事。無智畧。其歿爲人所逼。非得已  
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始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  
人文紀畧

墓表

十二 卷二十  
六

此可勝歎哉。師文客親儒者。直諫敦實。家富累千金。一門  
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庭無間言。撫兄弟  
之孤。逾于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食前方丈。考鐘鼓大  
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爲侈。遠宗貧鄉人。囑師之備。至其  
卒于外。子扶輿以歸。弔哭之聲震里。於戲。何必附青雲之  
士哉。吾知其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  
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宗字時徽。女適  
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英聲海宇。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  
八月二十七日沒。以洪武辛酉二月六日塋里溪陵之原。

前墓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爲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爲狀也。士柔好學。善爲詩。少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文兄弟之高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煙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故爲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煙盤盤。其瘞璫璫。米雲團團。瀧江之濱。華第嶙嶙。昔有英傑。令其子孫。食報之長。休惕露霜。有此蘭惠。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象其賢。

人文紀畧

墓表

十三

卷二十一  
六十一

陳明卿曰大文章解集中有關係文字

高夫人墓銘

解縉

解氏鴈門人。自唐天寶中。宦游家于吉。世有賢內助。先妣太夫人高氏。唐南平王宗文諸孫。逸爲吉州判官。因于吉水仁壽鄉歸仙里。後遷滿橋。太夫人諱瑩。曾祖龍光。宋漕貢進士。時稱紳憲先生。祖願賢。贈秦和州同知。父諱若鳳。至正進士。歷官朝列大夫。知封州。成於王事。贈官。母周氏。封州公仕爲建昌判官。太夫人生於解舍。幼慧淑。精女工。通書史。封州公嘗慨歎歎息曰。恨此女非男子。每擇象犀金龍筆墨賜之。爲小楷書。奔正嚴密。封州公調官大庾平

人文紀畧

銘

十四

卷二十一  
六十二

江太和公就養太夫人。從以長。孝事重閭。嘗見遺金數餅。卽避去。亦不以告人。封州公素廉。有德之者。致文綺數端。門無人委之去。夫人見亦不顧。讀書自若。其至性如此。先祖妣徐夫人。最嚴難事。未嘗一拂其顏色。其撫子孫極慈愛。下盡寬裕。遇亂。東西播遷。應機脫禍。涉險履危。料事鎮安。出人意表。其處貧困。或終日不舉火。端坐刺繡。旁無知者。其治食饋酒醢。醢果蔬。極滋味。簡便有法。著酒食議。若干卷。藏于家。先兄祠部公。亂離無書。夫人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教之。遇夜。則與道古今聖賢故事。及鄉里名家忠信。

言行記及日時無所遺。壬辰之亂。封州公討賊于廣之

龍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先祖太史公。夙節于鄉。周夫人

卒于戰艦。舅氏文海。攻山寇。兵敗。爲賊所殺。一門夙義。夫

人涕泣。不食肉者三年。晚得肺疾。常在牀褥。唾洩棄置。衣

履褻易。必於屏處。敬終如始。天性然也。臨終時。薦兄弟一

家人。皆在。命之曰。神仙亦必歿。以者人所不免。吾年七十

過。吾父母兄弟矣。但送終備物。無益於亡者。吾經亂離。所

見多矣。葬我必於近地。朴棺深隧。素衾結髮。斯可已矣。言

終而卒。洪武三十年十二月七日之戌也。泰定乙丑十月

人文絕畧 銘 十五 卷二十

十日之辰。其生時也。卒之明年十月。葬所居盤湖上。十一

月二十三日。先君子卒。又明年庚辰。塋先君於其前十步

皆治命也。

陳明卿曰。觀其行事。未嘗不男子。封州公可以無恨。描

書出儼一書生。

黃君仲簡墓銘

解 緒

黃君仲簡。既沒之十年。其女夫龍振。領應詔來京師。奉前

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爲狀。請予銘其墓。予兄大紀。與徐君

叔通。交口稱譽。歎息謂宜爲銘。其凡知仲簡者。皆言磊落

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忘。與其在世無

異。則其在世。豈無制作以過人者歟。按狀其既沒。家亦中

廢。崎嶇多難。理其先業而克廣之。其有贏財。輒斥以起其

廢。其鄉官陂之橋圯。具焚與石。要道士彭一寧董其役。橋

成而行者不梗。楓子江當二水之交。朝涉者或致沒溺。置

人文紀畧 銘 十六 卷二十

船而濟者。以喜。株水陂溉田數千畝。復之而歲以無旱。隣

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未嘗取

其息。爲家塾。延良先生教其子。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

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撫育孤甥。勤

勤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蓋人

人屬厭。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其宵聚。豪氣橫放。其

磊落可喜。蓋如此。予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閭閻之間。

爲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

謂古之人遠者姑勿論。近自元季。耽溺宴安。俗尚柔弱。鄉

里富豪家士人子。縣聞金革之聲。手足振掉。日耿耿耳不  
 聽。坐而待斃。妻子爲擄。可憫不足恤者何限哉。先人誓天  
 仗義。奮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摧西剪。莫犯吾鄉。  
 迄爲保障。以迓治平。至今室房有故宇。圖書有故藏。里人  
 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藉之虐。一州一  
 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日習焉不能  
 助我先人。建大勲業。先人亦齎志以沒。此古英雄奇偉之  
 士。所以汨沒而無聞者。類如此也。審其言。固儻可嘉矣。  
 考其任事。取衆低昂有變。權正合宜。使人能畏之。因其小  
 人文紀畧 第十七 卷二十  
 者大者可知。或時以泄其不平。披橫矛。擊孤突。騎獵逐平  
 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庶幾奇男子。世豈多  
 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从而想見之。尚如畫也哉。君諱敬。號  
 竹淵。高祖顯氏始家于吉水。曾祖端叔。躍淵其先人也。君  
 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歿以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三日。  
 已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弟禮與。婦朱正也。娶周氏。里之  
 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旣安。居安。然安。早卒。有陳彥素者。亦  
 其婦。君墓在其鄉鴈鵠山之原。銘曰  
 噫。慨慷言可績。才可惜。金利不刃戟。續粟不爲壁。永秘

茲石  
 陳明卿曰爲此銘。分明令此人有氣  
 史記  
 卷二十  
 十八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文

宋

文天祥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  
致祭于故先生殿講大者刑部巽齋歐陽公楫前嗚呼先  
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  
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  
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曼  
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  
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

人文紀畧

祭文

十九

卷二十

饑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醪之  
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  
也如聚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  
互發而交擊其持身也如履冰如捧盈如處子之自愛及  
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推山岳沮金不難語與毀來而不悔  
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  
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縉繳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起  
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  
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詰之遺以先生之論

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

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重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

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

不爲大有子有孫而又何憾于斯歟而歟耳所以不歟者

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

生愛某如子弟其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生與他

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顏世

有從師于千里尚友于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違

其來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墓也隻鷄斗酒

人文紀畧

祭文

二十

卷二十

哀哉尚享

薛諸孟曰知己之感應如是淋漓戚至宋三百年歐陽

氏之爲主司者六一得東坡巽齋得文山可以匹矣

祭秘書彭止所

文天祥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象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綢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弓去。其氣昂昂。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於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翱翔。王官爲師。秘書爲郎。君雖欲去。志不果償。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肓。旦夕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以。如嗟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如何淚滂。我有官守。我繫我疆。君疾云華。莫克造蒞。君樞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朔風茫茫。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人文紀畧

祭文

三

卷二十

告先太師墓文

文天祥

維已卯五月初。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巖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嗚乎。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適於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鄉。大臣之諫。國以家公。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拜墓。以剪荆榛。大助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爲囚擄。形影獨存。仰藥不膚。竟北其轍。繫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蒿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敏。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成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人文紀畧

祭文

三

卷二十

予始至南安軍。卽絕糧。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福

瞑目長達長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又二  
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予至是不食垂八日若  
無事然私念廬陵不失爲首丘今心事不達委命荒  
江誰知之者蓋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  
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飢  
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舛絕食  
八日又不舛未知成何日成何所哀哉 先生本序  
林蔭千日不忍讀不忍不讀讀之而不下淚者則其人  
可知

祭文

卷二十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  
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  
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舛必有飯之  
矣予謂向字有愛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  
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  
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弘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  
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  
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慙慙丞相嘉納令  
人文紀畧 祭文 王西 卷二十  
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  
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性德感泣以母  
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  
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達丞相之成堯舉讀之流涕遂  
相與勝簌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齋店壁貼之  
冀丞相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  
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春文章超卓爲安成名  
士哉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  
山之微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舛之靈而言曰



嗚呼大丞相可矣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神斯文不朽可矣。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矣。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矣。仗義勤王使令不屈不負所學可矣。奉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成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闔閭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此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幸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爲事耶。抑舊

人文紀畧

祭文

三十五

卷二十一

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日曜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陽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昔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成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某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

欲有爲且思勿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惟不勿頸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从它故則頸且不復勿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誓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成曾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屈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卿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吾世誓也不可俟彼

人文紀畧

祭文

三十六

卷二十一

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驍馳之譽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不當有丞相者矣自處於義成於勢成於事以怒罵爲烈成於怒罵則肝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饑渴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瞻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募楊行密之衆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于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

爲德入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主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王。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誓處。倨坐苟安。舊王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散體。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進景升之計。則丞相於舊王。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交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人。生雖魏陳東報汴之忠。或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雙楯呼軍門。丞相察其愛憤。而進之。憐人文紀畧 祭文 三七 卷二十

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吳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成。謂帝曰。疾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外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廡之廡。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歎一生。尚春春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

廡而從田橫。亦當止。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爲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王爲老成於降卿。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帶噴鼻而死。畏死排牆。夾盜賊毒蛇猛虎。或輕一灰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王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更何及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計則哭。陳明卿曰。雍容不迫。知養到極粹處。卽莫邪不傷矣。鍾伯敬曰。以文丞相忠義。必固其尋常事。不應以此薄

人文紀畧 祭文 三八 卷二十  
待之。然事關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爲此真義士真門生。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相也。  
茅鹿門曰。一段激勸至情。千古可掬。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常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字弘毅自燕山持冰相與齒歸丞相既得死嗚呼痛哉謹陳望奠再致一言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文山張廷毅身不異而公秉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再地事謬身執義當勇矣祭公速公童子易翼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人文紀畧 祭文 三十九 卷二十六

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歟勁氣爲風爲雲于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賄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林爾千曰丞相死後自不可少梅邊先生一再祭之歟非先生此文卽丞相之靈亦不歟之矣

啓葬先兄奠文

宋

王炎午

嗚呼痛哉先兄捐世於是六年矣不肖弟乃能相兄子卜葬則陰陽山水不得不謹而兄所知也兄爲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名士弟旣不揣而志諸殯自兄沒後不肖弟撫教諸姪如己子今長者已成立少者各向學家事視前無失墜冥冥當必知之獨不肖弟痛心疾首先父見棄後弟嘗侍二兄每以諸長上百歲之事爲慮以爲生養夙葬經有明訓可法可勉獨恐病革之際或證治多疑或拘繫瘖瘡則扶持救療事爲最難然恃二兄老成諳曉樂性不肖弟竭力左右或免踈憾豈意伯父二兄相繼淪沒不肖弟惻然奉老母而母又見棄矣昔之愛者旣萃于一身而老境病軀其何能久自懷私貪生者觀之則以後來爲幸而不肖弟每一念至如夕陽如孤注如壑蛇餘尾如鷄三唱更五點之夜如殿後軍如孤旅未得息途遠而日已暮上無可奉之親世無可樂之其幾何其不相從也冠絰未息人事難知抔土之計不付不亟而遠且僻則非所敢安也今以十二月十九日奉先考妣合葬于瀘邊故宇之前山是日并奉先兄葬于暇詠鋪北之牙丘故從兄益齋之

人文紀畧

祭文

三十九

卷二十六

墳之左復軒之墳之右三人皆宗門之善士生共族而歿託隣泉下爲不孤矣。嫂劉氏亦以是日葬於兄墳東北之數步如合葬然。四旒後先行道悽愴嗚呼兄弟三人坐共食處二兄先逝墳復各所仲兄居東兄卜其西哭然阿奴骨將安歸嗚呼痛哉。

林爾千日梅邊先生文多激楚三復斯篇覺酸風淒雨一時俱至殊難爲情

人文紀畧

祭文

三

卷二十一  
六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處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而焉感涕以爲大有似於吾父似於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烈受璫禍于時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實親觀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寶武亦羅閹獄范滂李膺騷然黃門卽昭代諸賢或碎首瑾廷或戴血魏手者有矣歟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糊口之酷厥爲冷壑荒溝之饑如吾父之慘也憶斯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從戶淒淒冥城非惜獄吏信符惻猶慈天路高邈誰爲昭雪生平知交舊手閉戶而已兒之母濕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達比于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靈除元惡首憐父忠詔諭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臥側斯夕哭臨不謂逗延歲月屢失定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抔不幸兄蚤世而事竊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抔不幸壻亦蚤世而事又幾十載之間兒以寂寂嫠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

百難叢攻。每當火燄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腐舍。使蔽荒榛。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膽。寸寸欲斷。見於斯時。益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社弗戒。九服染塵。窮谷深營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柩。以避不虞。殊不知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見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也。見官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爲國。其吞敵剪賊之志。必不灰於九京。是乃揮瑯琊劍。佐義旅。一朝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以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臣不察。竭威忽逞。見自誓一灰。但以吾父未定之骨。拳拳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光。見之葬父。此其時矣。諷吉筮兆。執紼引棺。以附父於先人之域。父亦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啣。父寧有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壘。白片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尚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委父靈。更無復人世之想。惟忠魂燁燁。啓迺後人。使見之子與兒之子。皆得蚤自成立。則兄壻未邕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泪可枯。沉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

祭文

卷二十

幽顯異路。于茲重訣。嗚呼哀哉。尚饗。公臨刑口占有云。無肉任憑魚腹葬。有骨徒教野狗啣。

人文紀畧

祭文

三

卷二十

歌賦頌雜著 宋

正氣歌

附本序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日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閉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愛。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風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按本序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雨。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

人文紀畧

歌

三

卷二十

潦四集。浮動狀兒。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滬糜爛。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周迴。或毀旋。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侵沴。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袁玉蟠曰。公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公正氣在天地間。屹如山嶽。此萬世君臣之極也。堪與採微歌並傳。葛端謂曰。讀此文。須要想像先生一時下筆心境。可謂從容慷慨之至。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澗。忽奔騰而澎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鏘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仰銜枚而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艸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爲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愛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愛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黧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

人文紀畧

賦

七

卷二十

念誰爲之賦。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嘆息。  
茅鹿門曰。蕭瑟可誦。而詞緻清亮。

人文紀畧

賦

天

卷二十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穗合爲一仍三穗者二其二穗合爲一仍二穗者六足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來進華臣表賀太祖高皇帝親御墨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政治之畧中言天賜豐登之慶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君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爲可珍而以爲可懼而思以

人文紀畧

頌

三九

卷二十

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是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誦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二年九月朔旦用皋勒於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繙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繙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瑞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所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况身

被其澤目睹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己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並珠金衆隔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衣衣當日御彤庭百辟忭嘉陳休徵四野歡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終旅命歸禾稌不吝作詩致戒大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大威盛聖孝通天推至

人文紀畧

頌

四十

卷二十一

誠永樂重華信有賴賜詩日間心屏管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牆美想當睿思玉几懸智周八極通齊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恣咨憐獨熟祇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惟且驚百神降鑒來軒盈雲霞灼燦燦陶泓鴻章聖藻驅風霆造化萬象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全璋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鱗綾額錫羣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莫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聖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胡思菴曰叙致典雅聲宏氣壯雅稱臺閣文章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六卷

六卷

胡篤父曰嗚呼先生山房竹窓奉親之樂無幾而奔走  
于戈風雨間且與此生終始也悲夫徒使奇文高唱千  
載下也

鳳聖德也。揚義而挾德。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繫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鳳爲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皋夔稷契。高岡之鳳鳳也。其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賢。或老于曲肱。或困于陋巷。或卒于游說。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大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於其名不於其實。或以鵲雀爲鳳。或以野鳥爲鳳。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雄欲鳳漢。而棲於新室。通欲鳳隋。而儀於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雞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草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艸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豐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灰。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惟其以德爲首。以仁爲心。以信爲負。以禮爲履。以武爲繫。引吭振羽而一鳴。

人文紀畧

卷十

六

卷十

人文紀畧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焉。則羣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也。王伯安曰。一峰節義文章。亦昭代之鳳鳴朝陽也。

松柏後凋說 明

郭德博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夫天不能違時物不能違天松柏匪金匪石而能凌厲歲寒後凋萬葉何也莊生有云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後凋一稟天地貞勁之性而生者邪大其品而金石其資者邪其所受者異邪且物之生獨氣耳氣洩而為菁華與芬芳洩則薄薄則不久而松柏默然澹然華不足悅而芳不足美也桃李託根沃壤時之也若水而松柏獨處磽确不食之地困蓬蒿而厄牛羊桃李朝樹而夕成陰無幾何也而拱矣樹人文紀畧 說 卷二十

松柏者不日益不月長盤曲鬱紆其年曾不得而知也夫其受異故能獨全其氣完故能常存其困厄至則其摧折之也難其發育遲則其衰謝亦後此理固然無足怪者嗟夫霜露既降寒威凜冽野無榮幹林無膏葉艸木蕭條山川寂寥當斯時也乾坤幾為滅息造化若將不續乃有松柏傲風狎雪元氣競賞將天之所賦以點綴乾坤聯絡造化明正氣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即一值之微而所存者大矣聞之種樹家樹松柏以為棟梁也樹樅栲櫟以為薪也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歲計之則薪之

利十而棟梁之利百嗟夫善樹者其維松柏哉其維松柏哉

徐顯卿日題本借喻掩映正意發之意見自別咏嘆尤佳

人文紀畧

說

聖六

卷二十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呂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材第擅名聲。以誇榮富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文紀畧

雜著

四七

卷二十

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辭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呂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近者。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

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作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其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人文紀畧

雜著

四八

卷二十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呂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蓮花寺修造疏

末

胡銓

如來燒亦盡。只有一羣僧。嘗聞其言。今觀斯事。誰割堂前一丈艸。動是荆榛。風捲屋上三重茅。難安燕雀。要見煙生碧瓦。除非血染青蛾。且莫笑火裏蓮花。也須念雨中泥佛。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厨乏芳餐。多誤食時。特針生有菜色。幸當齋後。閑錢何曾。螺化爲鰲。動輒魚生於釜。敢垂涎於白粲。徒夢寐於黃梁。念一飽之無時。過十方而請命。要託心地。廣開福田。倘種德之弗深。則爲仁而不熟。惟諸檀越。發大慈悲。少不嫌食。人文紀畧 雜著 早元 卷二十

女一錢。多勿吝給。孤廣布我欲深耕易。今若者有積倉。刺莽披榛。使世間無寸艸。一視青原界。盡爲白望莊。稻有塵牙。黍多燕饌。飽少陵翻匙之雪。餐浩翁亂眼之雲。必有膏仁。能辦茲事。一犁春雨。且乘買壩裏黑牡丹。萬頃良田。不易突厥中鐵菱角。

胡篤父曰小品遊戲具見如椽

鶴林玉露八首

羅大經

書伯夷傳後。羅景綸曰。此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若未免於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沒世之名。乃烈士之所徇。夷齊之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已多矣。又何怨之有。故夫子言其怨是用希。又言又何怨也。惟夫巖穴之上。不得附青雲。而名壅沒。無以施於後世。爲可悲而可怨耳。此太史公

人文紀畧

雜著

五十

卷二十

作傳之意也。蘇東坡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滌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于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定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釋矣。東坡蓋步驟太史公。而人未之識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

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俄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之微也。秦紀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饑乎。

羅景綸曰。余過楊東山。東山手持運命論一篇。因道世事。翻覆似皆有命。不特國家之興亡爲然。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此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選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

人文紀畧

雜著

王

卷二十一

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往往如此。

又曰。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不怨。利之不靡。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艸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予曰。不然。下句益惜其指揮未定而歎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

又曰。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與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與狄仁傑不與武氏立。與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障。王陵廷爭之詰。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和。張膽而明。卽定大策。若潛慮而密謀。

又曰。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時。作爲歌詩。不遇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卽杜陵蒼生。曾不繫其心。管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

人文紀畧

雜著

五

卷二十一

人多矣。而惟稱杜。予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又曰。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說。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革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居穎。東坡雖遷海外。亦惟

以陶柳二集自隨。自有所悟。人各有所能。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均不可及。又口或問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義。卽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切不可泥先後字。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屢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橫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必如是而始識希文之心。

人文紀畧

新著

五

卷二

又曰。李太白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柳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政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押圖之士。皆發家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大經以爲孟子不可非。太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夷齊憂萬世之無君。然則孟子

亦憂當世之無君也。太伯憂萬世之無君也。此其特見卓論。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人文紀畧

新著

五

卷二

賢奕編七則

劉元卿

官政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歿離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悅。歛畧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乎。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人文紀畧

雅

五

七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望。望。今聞蘇轍偶病。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科試。並在九月云。

應諸

劉壯與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

爲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賢奕間錄

歐陽子謂陽城爲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廷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于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宜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然有以也。彼遂登傍。嘯賣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同其大。賢如城者。或耻爲耶。

人文紀畧

雅

七

時量度界。陝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自異尋常萬萬也。

尚衣縫人云。上衣近體。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能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褥者。其恭矜過分。亦已甚矣。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

原缺



吉州人文紀畧二十六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郭景昌編景昌字旭瑞奉天人是書仿莆陽文

獻志之例取吉安人物各爲之傳又以諸人撰著

分類編次故統名曰人文列傳凡爲十三類曰理

學名臣曰忠節名臣曰經濟名臣曰文學名臣曰

內閣輔臣曰才力曰孝義曰死事曰清正曰儒行

曰隱逸曰科名曰列女撰著凡爲十九類曰詔曰

冊曰制曰策曰表曰狀曰疏曰議曰論曰序曰記

曰檄曰書曰跋曰傳曰贊曰墓誌銘墓表曰祭文

曰歌賦頌說禱著

# 西征記一卷

〔宋〕盧襄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  
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征記一

卷》提要

西征記 金瓶閣

三衢盧襄 贊元

予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爲天地中最靈物  
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  
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  
如鹽雞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媿古人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予欲  
長游遠睇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南窮  
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汜之谷  
頂摩太清轍環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與予者

入西征記

一十

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衢爲小邦處會稽  
姑蔑之地山川形勝不足爲天下偉觀居常病  
是不足廣吾胸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車齊  
驅並馳於瑤池之宮閭風之苑亦欲乘雲御風  
於日月出沒之際煙霞歛散之表况宇宙中可  
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  
之龍嵒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嚙壁而來  
歸者乎過岷峨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  
保國而貪利者終爲亡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  
禹會諸侯之盛尚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淒淒

乎。過瀟湘思二妃望九疑之雲。尚有琅玕之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嶠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強。而自爲楚齒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之力。而卒爲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武之函。玉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玉關。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爲蒼生時起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抱膝長嘯。以邀三顧之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異狀。陣雲回鴈之峯。浮天浴日之波。與夫通衢

天西征記

二

大岳。遐邦異壤之遠。周遊歷覽。以廣吾胸中之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哉。去年秋舉。郡記鄉老里大夫推子爲冠。今年求試春官。擔簦裹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川之勝槩。前賢之遺蹟。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所遊之路。尚有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中云。

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秦伯句踐之故墟。有鑿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邦。

會也。獨衢東接甌閩。西連婺女。自衢歷婺至新定。曰睦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直壁其首。如渴鼉怒鯨。奮迅鬚鬣。奔而衝水之狀。上有桐君祠。乃戴顓飛仙之地。祥氛瑞氣。氤氳回薄。鶴駕往矣。靈蹤儼然。予恨斯人之不復見。乃作招仙之詞。歌而招之曰。

天西征記

三

空山川。絕寂兮。松桂閑。胡不拂袖幌兮。開雲閣。藉芳草兮。歌幽蘭。庶乎游山之人。可以往還。

自桐君祠而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蛇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兩間。驚波闐馳。秀壁雙峙。上有東漢故人嚴子陵之釣臺。孤峯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汨沒爲塵垢中客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爲豎。使人有芥視功名之意。乃作詩以高之曰。

無欲戴蟬冠。蟬冠憾我首。無衣披袞衣。袞衣

囚我身貧賤自閑暇功名多苦辛君不見大將軍功蓋天地一朝餓死垣牆裏又不見穰侯貴壓咸陽都朝爲卿相暮匹夫爭如春風秋月一竿竹萬古溪山看不足勝他宮殿鎖千門細草新蒲爲誰綠

自釣臺而西曰浙江羣水赴焉衆山截焉海門二峯屹然孤立頃聞巨聲轟礚驚裂地軸如雷霆之奔擊萬軍之決怒天吳爵躍水怪萬狀擁銀山而瀉天漢意其子胥之竟尚含屬鏤之怨怒而激爲此乎抑江神海君以謂不如是不足

入西征記

四

以震天地之威乎抑形勢使然而自爲此奔突乎竊悲子胥之忠賜義骨感激發憤欲身存國家讒鋒射人卒詆誅死真天下奇男子有不幸者如此也乃作歌以弔之曰

姑蘇臺上麋鹿游斷烟荒草令人愁姑蘇臺邊少行迹宮殿無人土花碧當年伯業幾英雄轉首都歸血刃中利劍一朝尸壯士白楊千古號悲風吳王羞歸九泉裏西施空似桃花美子胥雖死過生榮越人却是奇男子自浙江艤舟古岼下登其上曰杭州橫控列城

爲國大藩乘熊軾而建軍旗者必王公大人非州刺史郡太守常二千石比也觀閩南海賈舟車輻湊犀貝魚鹽駢羅其中龍山據其首西湖盤其腹天隱聳其臂胥丘卧其背樓臺上下如錦繡圖披髮文身者閩粵之舊俗也水犀射手者戰國之餘勇也金堤玉渠虛臺廣榭者錢氏之故基也霓裳羽衣綽約靡曼者蘇小之遺態也故過其地者必駐軾焉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自秀而西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面左瞰太湖一望千里篙工柁師風謳雨吟征

入西征記

五

人動江鄉之悲游女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鴟夷子之遠遊也尊羹半慘鱸魚自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遯也後人高之作祠堂於笠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之詩曰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向烟波老伯業功名一掃空謂鴟夷也鱸膾色鮮盤玉縷尊羹香滑煮龍髯可恨水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謂季鷹也

醉夢幾經芳草渡。吟竟飛上月明樓。散人已出形骸外。自作鄉聲效楚囚。謂魯望也。

自吳江橋而西至姑蘇。曰蘇州。予求其所謂姑蘇臺者。有遺址存焉。父老尚能言之曰。今天祐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敢據土地。擁甲兵。效戰國。觀碑相依者。是臺也。今雖版籍入于王府。亦亡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勾踐之嗜膽。俯取忠言。却西子而不顧。斬宰嚭。以謝三軍。則江山之王氣猶存。而東門之懸睛不挾矣。言訖涕數行下。予亦悵然而悲。父老作歌。

八西征記

六

鳴鳴予和之曰。

秋風起兮鴻鴈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弔往古兮一露衣。

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謁水府祠。度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出沒。層樓閣宇。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紛紛紜紜。不可名狀。遂沿揚子江至儀真。曰真州。見江皋有巍然古宇。長廊復壁。間有所謂小龍之祠。試造觀之。有小蛇盤旋机案上。朱麟火舞。日井亦有異光。尸祝指曰。此非蜣蜋蟬蜋之

僞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弄。稍怒則搖撼坤闢。翻海摧岳。而後已。所以艤舟而禱者。袂相屬焉。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長劒。游五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滅項籍。斬成安君。泝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烏盡弓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

八西征記

七

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故爲詩以傷之曰。登壇當日拜元戎。楚漢都峰指掌中。王氣未消垓下敵。將星已落陣前功。高名紫宇千鈞重。免血青蛇一縷紅。尚有鸞刀薦牲酒。斜陽煙樹泣秋風。

自淮陰出龜山。泛長淮。入汴口。曰泗州。觀青蓮寶宇。連櫓曲榭。雄視耽耽。以窮土木之壯麗。浮圖屹立。若柱擎天。委珎貝。絕毛血。騰踏道路。動以萬計。亦靈德旰幪於民。而歸依乞憐者。如是。

多也更念汴水者出於昆侖黃河之源獨浪奔馳自上而下與淮俱流數千里間清濁異色久則與俱如涇渭然遂念隋大業間煬帝所以浚闢使達于揚州者不過事游幸爾奈何錦帆未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瘠天怨神怒假手于唐龍舟風楫鼓枻而回者不其無聊哉今則東南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舻相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者天以隋爲吾宋王業之資也遂上所謂黃金堤與友生對坐古柳下感今悼昔賦詩以哀之曰

大西征記

八

昆侖一線破蒼厓辟歷飛聲赴地來煬帝截教淮水斷巨靈羞劈華山開桃花漲滿通西洛竹箭奔流逐吹堂下後月明楊柳岸空餘風咽笛聲哀

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淮之地也昔胡羯梟鳴腥我嵩岱嗔然四顧有橫吞天下之志二公提孤兵挫強虜扼東南咽喉以江淮才用濟中興非古烈丈夫疇能哉吾見其悲風擊地林木怒號意者南霽雲之

暗鳴也古木蒼瘦怪石孤聳意者雷萬春之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抹則愛妾之血肉尚在也寒鴉悲鳴林鳥爭聚則侍童之精魂猶存也爲之歌曰

胡兄倚劍摩崖峒范陽兵火燒天紅潼關失守大將死繁輿播遷岷峨中貔貅兵甲照冰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盡作天山月二公環甲怒攬槍極聞軍前皆皆裂食窮愛妾膏斤斧愁感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收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拔齒

大西征記

九

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義骨填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論功初入鵷鵲樓圖形已入麒麟閣

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之壤也觀其以經世之略出爲王者師躡帝足而封韓信迎四皓以定太子功成名遂翻然從赤松子游可謂豪傑之士矣使當時僥倖一擊之勝以不貲之軀填餓虎口是與斬荆聶政朱亥郭解輩同爲匹夫勇矣烏能垂光虹蜺哉然而悠焉遐鶩脫軒冕如弊屣則其所得有大過人者不知絕

粒茹芝。挹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不死乎。所謂黃石公者。吾意其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不知圯下兵符之書。尚无恙乎。鄙夫漢庭之臣。甘心鼎鑊。視死而不顧。胡不謝去朝市。而從子游也。予爲作招隱之詩。庶幾其來曰。

有玉人兮山之隅。騎蒼龍兮歌步虛。薜荔衣兮女蘿裙。玲瓏璫兮披玉書。朝玉皇兮游上都。擗麟脯兮邀麻姑。胡不捨此而來與。吾又嘗。日旋月轉兮能幾時。人間不可以久留兮。緇塵染予素衣。胡不讀青苔之篇兮。歌

天西征記

白雲之詩。玉書金簡號仙籍兮。留芳名其度幾。然後左蒼虬而右青螭。龍羽蓋兮張旗黃鵠。引兮歸瑤池。汝將捨此兮安之。

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畫爲豫。周封爲魏。邙邨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爲開封府。是謂京師也。思昔戰攻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九江舞陽接長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會集焉。昔之鋒鏑交加。兩虎並隅。而相睨。轅門刀斗。羅黃戰而擁千刃。以備掩襲之虞者。今則萬方之玉帛越焉。昔之荒蹊斷塹。猩鼯狐兔之

窟宅。朝風號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閣。正玉繩而方紫極焉。昔之白華蕭蕭。有螭頭馬鬣之象。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戲而競娛樂焉。以至虞韶夏濩。箏琴瑤鐘者。太常作也。神虬龍馬。鸞鳳龜貝者。異方貢也。天球河圖。赤鴈白魚者。瑞物賔也。丹禁紫宇。格熊裂貆者。上林樂也。黑鞘鐵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戰士躋也。飛廡連榭。居人繁也。輦金案玉。大賈至也。樓櫓相望。雉堞新也。法象穹極。帝門隆也。鵷行鷺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天王朝也。環流

天西征記

二

積籙置博士而列羣書。則庠序之設嚴也。重研負笈。起草萊而叩帝闕。則羣賢之樂而來游也。至於其餘。不可殫記。雖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才。楊子雲五柞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作。歌金馬碧雞之馳辯。不可得而窮矣。當使曳裾金馬門。下出入承明廬中。廁迹於賢公卿大夫之列。庶幾觀朝廷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尚能賦之。覆瓿貴紙價。詎可必哉。庚辰仲春元日記。

西征記終

西征記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盧襄撰襄字贊元觀其自序蓋衢州人此書載  
於錦繡萬花谷前集之末不知何人鈔出別行乃  
襄赴京春試時紀行之作末題庚辰仲春元日案  
北宋凡三庚辰吳自牧所作歷科狀元表太宗太  
平興國五年庚辰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皆不見  
有進士科惟哲宗元符三年庚辰有李釜榜進士  
則是人應試或在此年所敘述皆無關考據又雜  
載詩歌詞多鄙俚雖出宋人無可採錄也



# 西征道里記一卷

〔宋〕鄭剛中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光緒間永康胡氏退

補齋刻金華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征道里

記一卷》提要

## 西征道里記原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祕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屯隸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屬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所際亦可以駭遺蹤而徇往古與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

西征道里記原序

退補齋  
藏板

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公

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百里

本計南侵自嬰子坡移路旁山圓程衙十里河水有通直郎尙

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

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

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堦書寫機

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有奉議郎監

行在權貨務閣大鈞右宣教郎前溫州平陽縣丞郭

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營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

錢糧右丞直郎前江西提刑司幹辦事移平左丞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晞韓右文林郎前監潭州南嶽廟曹雲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石從事郎葉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官教郎試祕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序

西征道里記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行府舟具欲發前一日宰執出餞于接待院二十二日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關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兩畝首宿平望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潘葑樂社橫林宿常州二十九日荊牛呂城開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

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觀人馬輜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楊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開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園五日樊良丁至楚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橋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閘宿濱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輒無聲叩之墜地麟縱火焚寺去住持云十日治陸十一日機宜姚焯等三員管押激賞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

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翁店通海鎮宿虹縣城因  
隋渠爲壕瀦水深闊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往皆城  
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爲邊也隋自虹以上爲陸木  
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湖  
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  
出其流於隋又淮潮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  
若置閘於泗以時入潮又略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  
可致宿無疑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清  
之所也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

西征道里記

二

退補齋  
藏板

寧是謂至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花石閣一席  
地問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  
上東廡下曰洗面閣曰司旆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  
北至坤寧殿殿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  
地殿畫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卽欽先欽先奉諸  
顯此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  
玉簪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  
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口迎曦軒石爲圍爐  
對迎曦日月幌幌有御書銘曰巖然屏石秀色拔塵

仰止雲寶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  
永固玉春之下鏤石爲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  
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  
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  
假檀香堂後有池左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  
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  
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鸞右曰清  
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真軒右曰玉  
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

西征道里記

三

退補齋  
藏板

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復道平臺  
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  
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爲號  
皆塗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  
尙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  
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  
亭在水間四面樓殿相對不能徧至自瑤津趨出過  
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閱視所置忠銳將留一日京師  
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

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化堂堂榜猶在兵卒雜處  
其上而牧豕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窗壁  
略如學校都亭驛東偏廳事棟牌尙是偽齊年號糊  
窗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  
廟諱瓊林苑虜人嘗以爲營至今圍以小小城今明  
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醋溝宿中辛五  
日白沙鎮圍田宿鄭州六日候家莊須水鎮宿滎陽  
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  
出於滎陽復入地至陶邱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入

西征道里記

四

退補齋  
藏板

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  
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  
七日洪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漢洪溝今雖草莽間  
似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古者又孟店汜水縣鸞坡  
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卽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  
河與虜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牆數圍間  
之卽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  
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  
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因牛岡

種柏成道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  
雖存顛毀亦半隄闕角爲神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  
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柏層高二丈許最下約闊  
十五丈作五水道臺前與內門裏及大門外皆二大  
石人對立欽慈曹太皇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  
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陽規模皆如  
此厚陵下宮爲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在前少室  
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蕩然間皆爲  
寶珎所毀守陵兵卒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

西征道里記

五

退補齋  
藏板

京號三川者卽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  
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  
深不見遺基舊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  
水北有三千戶水南墟矣同程日知州翟襄謂予  
城外近添五百餘家白  
馬寺漢明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園有堂曰畫錦  
翟襄所爲襄本西洛人今爲鄉郡故云十一日榆林  
鋪磁澗宿新安縣未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  
裂勢欲傾危過者畏仰視父老與縣令皆言章聖封  
永定將軍牛山有廟月嘗賜錢三十千然無文識可

攷十二日缺門鎮千秋店宿沔池縣行十里過會盟  
臺沔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浙用溪石壘牆十  
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安吏  
二詩即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珣甲馬來迎他郡守  
錄者行府專  
爲陝西出也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  
召公甘棠木舊在府署西南隅今亡矣郡有召公原  
原盡處置府縣七而夏縣平陸涵城今皆隅河夏距  
城九十八里即溫公陳水也虜瀕河築二小城時一  
二騎揭小旗偵邏或放牧堤上馬繫渠在城之東南

西征道里記

六

退補齋  
藏板

虜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圍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  
仙遇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自飲  
其汁雪寒單露將校反加以衣彥仙復持以予寒者  
城破巷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升屋以瓦  
撻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虜久不得  
城無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繫渠可入城遂陷虜始  
敗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縣南  
五里即函谷十七日黑曲欄桑靜遠鎮宿胡城縣十  
八日乾伯鋪盤豆攢節店宿閿鄉縣閿鄉胡城二縣

西征道里記

七

退補齋  
藏板

元屬虢州太平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  
里是日號守寶玢父老迎於胡城之東胡城南桃林  
寨即武王放牛之地閿鄉縣治對荆山一山自秦川  
起至閿鄉荆山之西皆爲秦嶺退之赴潮陽度此嶺  
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則首山也伯夷  
居水北山南故謂首山爲首陽十九日閿東店潼關  
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縣出南門  
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  
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蕪廢華州差使臣番休守關  
關門北向入踰半里大河洶湧乃涇渭洛三水會處  
號三河口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商入西京所謂  
伊洛者一水自西夏由韋鹽之閒出保安同州至陝  
華與涇渭合所謂三水之洛潼關三獨河口下無屏  
障道上人馬河北皆見之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間未  
易踰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知華州武功大夫龐  
進甲上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明皇大碑火後  
剝裂有隸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壘石成之  
庭下四石闕裝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馬恩

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崇閔之徒不能悉記雲  
臺觀屋存無幾獨聖祖升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日會  
真殿無恙壁間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榜  
其上給廟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堂前石刻太宗  
皇帝御書并詩詩有君生往世契凋殘今我如同赤  
子有大闢無爲三教盛承平方說四夷寬之句又一  
章有食霞成鶴骨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  
路閑計萬謂中亦得又一章曾向前朝出白雲後  
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有隨微詔總把三峯乞與君

四征道里記

八

退補齋  
藏板

章聖皇帝賜道人鄭隱一章有酣醉皮裘思晦迹行  
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盡日臨流看水  
色有時隱几聽松聲徧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旣  
治平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大還胎  
神月殿在秋天三疊留傾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  
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無憂木希  
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仙人掌石  
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  
蓮華峯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仙掌

百間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手攀偃月玉女盆  
卽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是  
也雲臺西卽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若霞之處所謂  
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書疏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  
爲四州蓋謂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南爲梁雍又土  
人言有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爲僚踰百歲從弟子四  
五人往來諸峯間無定處然土人不能其道其名又  
有道士能言張確之子富爲豫賊守華嘗題詩曰平  
山起伏朝靈嶽恰似千官奉至尊吳蜀未平宜假手

西征道里記

九

退補齋  
藏板

願將餘力致乾坤二十一日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  
按石刻乃郭汾陽之里宿華州州治對少華對太華  
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  
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  
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卽驪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  
阪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在連理木在長生殿  
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爲石渠引泉入室雕白石爲  
蓮開十竅以湧泉號白蓮池卽妃子浴所次太子泉  
次百官泉雖蒙故號僕隸今游之獨白蓮尙浴士大

大西館即當時遊幸梨園憩寓之地明皇自臨潼爲  
複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一軀  
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  
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  
澧水長樂坡宿永興軍軍以漕居爲府治後有涼榭  
別爲一區堂下張芟叟輩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  
慶池乃明皇蒲邸灞橋漢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  
樂坡唐人餞真卿使希烈之塘鄠縣夏之扈國府西  
北一百五十里即奉天奉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

西征道里記

十

退補齋  
藏板

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事永興  
軍八日楮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東  
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壩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  
土埃西入十里即未央宮基又蒼頡制書臺樗里子  
墓皆渭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于  
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泉高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  
店之間塚土數尺高拱雜木二三本日楊妃塚十日  
東陽亭馬嵬坡東扶風宿武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  
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

殿後一堂中有神堯像而繪諸帝于壁報本之東又  
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太宗之所生未  
能詳也自崇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理直無  
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折存者尙如半掌則  
土穴疑有壓者居人當自能擇爾惟武功大佛旁一  
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置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  
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虜知而不能取陝西往  
往爲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  
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

西征道里記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  
井中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卻別爲入竅去竅  
丈許爲仰門陳勁弩攻者遇箭即斃如是者數重時  
於半里一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牆角  
與夫懸崖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礮磨  
積粟鑿井無不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  
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大數然今陝西遺民半  
是土洞中生今人居者頗憊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  
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

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邏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郃岐山卽其地或謂別有郃城今黎鄉是也又云郃之黎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鄠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卽董卓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景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古扶風郡壤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周原也不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種床尤盛生民之詩曰維糜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書糜爲床奈州有

西征道里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床穰堡床米類稷可麪可餅可爲碁子西人飽食麪非床猶飢將家云出戰糗糧乾不可食嚼床半掬則津液便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馬上遇水取袋漬潤之尤美邊郡刈床則割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外蓋床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置廳事李希烈所建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簾制度如殿後圖薛荔堂東偏中和燕中二堂亦舊屋餘皆近砌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嘗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幽勝可喜燕申堂後龜趺大刻蓋茂正德政碑

後人磨去刻維摩頌游師雄後刻九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隋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遣楊素營之土木之役困一時死傷甚眾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爲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每歲避暑多遊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在漢爲故道爲西蜀之吭虜之犯蜀也吳玠既敗走之遁遂不能

西征道里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出糧且盡垂軍待斃趙立爲畫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爲先驅道之虜再入而玠少卻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郾延路經略使郭浩熙河路經略使楊政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四川都轉運使陳遠猷以下各稟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遵舊路歸次舍道理如故獨至泗州出平源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然後舟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趣將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爲勦



而涇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弓箭手營一十六萬今  
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古破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  
用夏國主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路近處可九  
百里秦鳳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畹二百五十里  
諸路今與西畹接壤惟廊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  
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  
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  
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  
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戶一萬餘茲其大略也某自吳

西征道里記

古

退補齊  
戴板

踰淮道京入洛至關陝其所經歷得於間見者靡不  
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勢東南爲天子駐驂之區割  
廷臺省監司守令耳目親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爲  
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渠魁元惡用意變易三  
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日相與持循檢  
約束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俗綱紀視東  
南猶整整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一時陷  
沒於劉豫兇威虐焰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野  
未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

意而中焦痞澀蓋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  
審擇牧守仍於三京量戍士夫使之撫視凋瘵修治  
關塞於年歲間生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脉絡流通則  
天下平矣

西征道里記

古

退補齊

西征道里記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鄭剛中撰剛中有周易窺餘已著錄是書乃剛中爲左宣敎郎試祕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叅謀時記行之作前有自序稱紹興己未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之意某以祕書少監預叅謀所過道里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盡而耳目之際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興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窺者同行者右通直郎尚書員外李若虛等九十五人云

元郭髯手寫日記不分卷

〔元〕郭昇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客杭日記

一卷》提要

元郭昇手書日記始於大元年八月廿七日迄於二年十月  
三日蓋前後有失去之葉也後倪元鎮題天錫書詩在至正癸  
卯十二月時距天錫之歿二十餘年則至大之初正其壯歲筆力  
天錫書法與於趙文敏是時文敏年五十五居於家足研而及于文敏  
及石民瞻諸人遂遂其書清勁秀逸迥異趙法通計四冊特三萬字  
篇可寶也近日屬相贈餘其心之一題曰客杭日記紀其刻於知不足  
齋者乃又其節錄之本耳安元宋之山孝廉持此見示為賦三詩  
米往西冷下若蓬萊雲日一蘇湖煙塵頻斷乎人如玉中而初交  
至大年 句曲仙翁一題書賦特驛也後何如維積三萬餘字  
而足鄰江東上初 對惜無開兮即休海門月滿大江流書收後  
石疎堂影何減錄之而後也而 於此時其書法已入神境  
乾隆五十九年歲在中寅秋九月廿四日北平郭昇子嗣一 記

蘭坡老弟中丞與予同遊蘇杭懷歎展夕三載餘山遙道遠他鄉并手和詩寄寄  
懷遠所欠佳墨綠湖詩題扇本及著款今亦補書之并解計三年矣己春禱日就寫索見

郭天錫手書日記始於大元年八月廿七日迄於二年十月  
三日蓋前後有失去之葉也後倪元鎮題天錫書詩在至正癸  
卯十二月時距天錫之歿二十餘年則至大之初正其壯歲筆力  
天錫書法與於趙文敏是時文敏年五十五居於家足研而及于文敏  
及石民瞻諸人遂遂其書清勁秀逸迥異趙法通計四冊特三萬字  
篇可寶也近日屬相贈餘其心之一題曰客杭日記紀其刻於知不足  
齋者乃又其節錄之本耳安元宋之山孝廉持此見示為賦三詩  
米往西冷下若蓬萊雲日一蘇湖煙塵頻斷乎人如玉中而初交  
至大年 句曲仙翁一題書賦特驛也後何如維積三萬餘字  
而足鄰江東上初 對惜無開兮即休海門月滿大江流書收後  
石疎堂影何減錄之而後也而 於此時其書法已入神境  
乾隆五十九年歲在中寅秋九月廿四日北平郭昇子嗣一 記

咸豐四年八月朔日嘉禾周爾瞻識 時客汴垣 附刊

芳晴修慈 李行同表 西具空安付臺竹一枰煥亦 毛國華  
 秀才學堂未入 俞用中臨仲方還談元吉 咸香言未謝坐久  
 是徐生石匠 回毛兄禮  
 芳早而止晚摘菜豆之類以濟 鄭勳並未 陳和甫未  
 芳陰 葉華未  
 更夕，九月初三 早到訪室同和叔諸官先教王叔之追遜而去遂讀  
 住後以問梅保蕭望目等 必堂旁聚下以乃有白之衆人及陳學西  
 懷香芝帶 相親 訪何後甫次余余處作金明山齋戴后雲巖君

玉移運送元元帝上馬行爲十步過雲公歎令人搖手沾年此口在然  
世中相和一笑光華表值出章夫父未盡寒取茶  
習習陳靜齋弟房慎翁修玉堂修望子華未  
問活侍之半價保僕侍興談彩素伏砌  
習習而陳和父表示彩文小照元坐蒲團城風雨近重陽白  
推其望余峯輝耶華工華餘耐而未  
習習而晴光兄查接果會李叔之辛接峯席臥事是即元貴  
習習是余仲連會定以宗回渴海直堅訪重之父會國是

訪郭元吉會石剛印 回訪余周忠老 學子華為誤周計不事

學子為 臨戎叔表信出 沈律為 遊仙仙仕女已許年集

九月九晴 祀先 學子華為小 章天父未 郭敦友為

集方為未不相換 章天父未 郭敦友為 郭敦友為

郭敦友為 同三升出元章子寧不遇子寧近歸自杭州和二三云

次學子語者是本與傳長老留酒午焚仍承書放前水調歌法楚

中換學子二詞于多景樓下壁上之必求之遂致怪四十二章經

清山醫藥治遺歌 林生祿補詩具奈 訪湯景先

章子寧為小 張恭齋為信出

九月十二晴 早上城隍廟四散劉吉甫待湯 為台為香長老

寓川陸堂并漢法龍王牌

十日晴 為甘露本無傳長老抄經 為有忠杭州潘又新筆

者書小抄為十而不代可漫

十日晴 郭敦友為 湖州父瑞甫為同王送元元返訪似安及近

高 學子中折簡相招晚自會宜與兵仲意山岳近國岳岳

致飲遊學李泰差崇古郭元梓兵金人協以多蓋諸送王中園

中書民自鄉中集酒未盡以夜禁而歸

戊申九月九晴 早天父張市石為 同候青陽天補 學子寺為

遇李知之 學子華為 城隍祠下盛吉 佳佑之為

王師善岳仲岳岳張揚以吉未 照李高為信出 訪歷香吉

出京李重光墨竹鴻鵠為遠墨極古木房仲明同泰 次訪章

子實 后伯玉房梅研朱研之未

九月十五日晴 送兩宿遠致佳甚甘落矣

秋越呂城夜航作濟唐之行

壬子午前抵呂城樓下倒換小舟至九龍半渡換小舟補時至常州入城元

學子為見白沾湖程岳信出江陰未回乃子九龍次子元華由歐因

白元登到太廟觀壁上畫中作一筆流之不判立視久之為胸

湧生起之素亦華也寺僧具茶之乃出門公建新塔方成

晚二白元具酒晚飯宿于元華書院

六日晴 早登慈惠南未既活元終將早飯慈元同 元發借馬回

出訪馬有齋致授于郭學舍龜山王山長劉沐江馬致仍為午集

同九各面蔡德甫撰畫小句煮蟹蒸芋 次訪李仲謙以門解后也  
古山居 赴馬智齋之約坐多羅漢臣舍及白九弩公五品法叔作  
別 次訪無咎昆仲登夜航之船蘇有詩寄宣中玉二更乃睡  
九月廿浚抵平江見靜子數小長父子留宿具晚飯已留夜話  
是夜多故  
二十日晴早子數以八月廿日從上學也書院山長作武臨亭提筆書  
張法輝外郎之題余入航之便 經羅浮航解后杭人潘伯起呼添  
白之蓋在大部時夢和後知也共上航行

廿日 晴時上長安買飯

廿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空氣逼人候北關門掩待寺禮勤  
換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余款于施水坊橋頭沈待詔之樓遇  
金恒子源同寓 楊東訪送伯可儲叔儀 打猪巷見李伯  
玉留茶話乃奉 次列江中省中忠唐所見李叔義 省西見張  
菊存下子亦之會張松潤南判 列五方浚見武臨清提  
拿王一如周有三部目李叔振及武公令似 之極 歸寓而會  
吳茂之房主人具酒小飲余亦停酒 同茂之列長生老人楊元虎

次訪補康史不遇而還 次紀家楊解庫門首是吳若遠提  
次大元庚戌中九月廿日 客杭 晴 早過井亭楊解后張憲州判  
次過潘村同知張學芳學區 到官同親見吳若遠 有他事令師  
臨羅唐伯相接具早飯鄰家白回集柏院郭去之子也飯已入室中林監  
次開北斗殿者李惠高而畫松二株于壁間 是日郭左丞趙子昂方  
會而玄外見各早不果 是李伯玉改所許之文伯步之者中元子  
出北關門湖州市妙行寺中尊伏維那之昨以登天目山寺法多快  
寺僧宗元傳帝當為害而止觀正殿佛三尊像甚中設班虛座那佛像

前殿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本云喻孤陀神筆而畫佛像傍  
刻本亦不備記也次禮古殿者係和傳羅朝題者而近畫屋以居修  
不之知覺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四移之傳甚坐  
小舟而還 唐仲父李叔義主俱出 趙伯可未 寓樓殿深  
板非坐卧大板枕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 蘇州孔若五  
去而孔若若形除 袍見唐仲父分許出宋末老福山圖  
涉王成之等目白立談久之又遇王壽之  
九月廿四晴 多杭 早到省中忠唐而見李叔義改抹元父

到儀堂提參司携李尺書見王一切初日授呈子會主...王子芳任  
伯和...付...王...次伯...王...金...市...集...雨作  
湖上...率...見...王...不...乃...仲...美...茶...記...政...  
...家...日...年...學...商...宗...壽...所...徐...天...美...未...致...甫...楊...廷...秀...丹...佳...宣...差...秋...仁  
...柳...田...若...美...蔡...宣...使...許...芳...所...應...折...  
九月廿四陰...抗...早...到...省...年...尺...書...致...我...次...入...證...房...見...張...德...輝...心  
...解...乃......到...抗...委...司...催...至...王...一...初...未...久...手...部...中...不...王...此  
...致...托...元...王...公......信...成......王...信...委......晚...此...信...輝......訪...諸...合...在...中...山...以...校

漁樵快...解...由...去...兄...記...為...換...回...見...元...家...之...尹...子...源...湯...小...飲  
...廿...有...陰...宮...抗...湯...北...村...同...易...子...伯...君...召...未...張...德...輝...素...到...省...中  
...辛...各...日...不...聚...會......證...房...兄...此...王...信...委......作...之...王...信...部...目...見...此...趙...谷...會...衡  
...州...鄭...子...寧...山...長...判...傷...司...不...聚...結...締...結...西...前...洋...街...回...湯...北...村  
...同...多...訪...張...晴...川...次...見...省...進...之...回...北...村...具...記...午...疑...決...書...如...常...屏...補  
...高...考...教...古...松...一...株...多...處...臨...公...接...櫺...山...樹...信...子...三...每...摩...板...以...折...多  
...以...此...也...信...取...乃...子...天...白...由...大...街...結...歸...張...萬...存...上...次...元

張德輝...吳...茂...之...事...直...出......口...是...北...村...院...葛...元...白...由...不...高...戴...祖...高  
...金...子...仁...胡...釋...仲...時...為...古...人...可...惜...再...到...抗...城...愈...覺...舊...時...之...落...之...也  
...公...樓...暗...甚...衣...襟...沾...汗...借...商...程...  
戊申九月廿日...陰...寓...抗...早...到...省...中...具...李...亦...裁...以...判...傷...司...不...聚...會...衡  
...目...以...官...吏...未...久...所...請...歸...家...官...狀...到...省...中...具...李...亦...裁...以...判...傷...司...不...聚...會...衡  
...日...於...省...奉...中...檢...署...管...領...解...由...方...元...改...晴...登...吳...山...下...視...抗...城...烟...毛  
...鮮...之...莫...辨...或...可...左...形...西...湖...右...倚...浙...江...中...校...官...署...森...森...猶...見...白...塔...此...主  
...耳...次...過...位...子...青...廟...轉...至...拱...北...樓...印...朝...天...門...行...大...街...官...巷...而...歸...  
...見...鄭...龍...南...然...寺...由...席...坐...為...未...僧...詠...柯...以...善...於...德...卷...劉...之...本

茅山書院...長...亦...蓋...泉...賢...金...位...及...論...王...竹...而...未...香...露...因...元...趙...伯...方  
...見...張...德...輝...改...告...省...狀...子...會...主...中...趙...伯...方...偕...升...儀...素...吳...茂...之...  
...僕...伯...多...早...飯...尹...子...源...亦...已...夜...活...海...邊...程...鵬...素...  
...廿...有...晴...宮...抗......人...吳...胡...君...用...未...赴...吳...茂...之...早...飯...坐...多...余...及...連...日...宋  
...外...許...廣...平...人...也...訪...王...成...之...記...是...武...公...訪...湯...北...村...訪...吾...子...行...出...所  
...作...無...籍...集...時...賦...也...玄...函...親...見...趙...子...昂...時...都...左...丞...坐...席...子...昂...同...者  
...下...手...遊...湖...元...宮...舊...楊...樹...馬...字...也...深...遠...可...愛...正...殿...口...景...有...方...年...之...殿  
...見...鄭...龍...南...然...寺...由...席...坐...為...未...僧...詠...柯...以...善...於...德...卷...劉...之...本

乙

天一宮及余共七人 快見張德輝 看省卷又作字 孫名論推信子  
往省家轉主和而行 召次人 梓下不料 序如誤也 湯君白主值出  
回陽市老表賢不遇

先日容杭 晴 早到省中見張德輝 李亦毅 訪王成之在邑 訪  
何善 手到省中 禮房為立推劇事 劉儒回 官不出 楊文華  
元坐日方而 訪張嘉方學正 訪張竹村 舊樓觀 諸詩牌  
湯君白主同也明慶寺 音動 塑佛像 次入廣化院 以莊仙林寺 中  
步多觀者如近一街士 女漢星 況命多如冰 冰與白午飯 夫白具

余之自觀 柏行 王官巷 名歸 吳為送 送與趙果盤走 晚持  
並果元選輝 朱良齋 山長去 吳之趙伯可 歸 漸溪 柏行 意亦高  
二十日陰 容杭 早到省中 禮房 見張德輝 李亦毅 是日改口 推劇  
次訪朱敬齋 湯北村 坐乃子同 李元 未亦高 劉儒回 見二老 目惟  
申戌會王成之 同君白 出趙宗陽 宮時 祭題 未就 次進新宮 佑  
聖觀 看排壁 二十四 塔時 彩畫也 該送 胡名 燈主 傳 志魚 活正  
會尹子源 沈大郎 晚見 酒輝 約未日 到省中 計會 進本 晚而 恒  
甚 楚而生寒 六德十二年二月 未之禮 方主 州鎮 以 傳 信 主 亦 井 會  
甲午年 有 世 均 皆 進 送 送 於 金 山 內 任 用 者

大元年戊申十月 廿日 雨 容杭 城 旋 以 坊 橋 東 岸 沈 氏 樓  
早冒雨到省中 次見張德輝 雨中 同坐 朱 於 齋 以 是 遊 其 家  
具小勺干 楚之而止 許廷 莫知 事 蔣 父 甫  
初而終日 容杭 到省中 付父書 自選房 以 未 與 元 除 又 水 乃 治  
陳德輝 宛 博 之 具 李 叔 毅 劉儒回 大雨 中 口 有 武 老 元 坐  
麻上 諸吏 外 者 湯君白 李君 同 未 昇 於 圓 為 以 同 到 官 巷 同  
奈之 訪周 天 道 道 士 次 到 天 法 家 出 子 國 墨 致 函 者 之 之 乃 身 係  
晚尹子源 招 飲 沈 不 外 同 集 子 源 乃 財 賦 而 吏 亦 亦 上

初又而 容杭 到省中 見李姑 載 個 帳 也 先 伯 拉 拉 不 出  
劉儒回 二 考 日 不 出 同尹子源 見 諸 叔 儀 笛 小 勺 次 同 鄉 儀 到 子 源  
南樓 閣 書 房 實 首 同尹子源 到 大 街 同 奈 次 見 沈 誠 之 者 聲 雲 子  
次 不 居 什 么 不 出 湯君白 吳 之 信 司 後 楊 多 子 罵 發 為 以 使 之  
國之以 金 天 至 云 王 者 日 書 奏 上 多 德 清 吳 勤 弟 和 也 報 治  
子源 同 奈 吳 乃 元 廿 七 年 赴 北 宿 室 守 經 者 省 吏 亦 亦 張 天 走  
翌日 下 情 劉儒回 坐 楚 口 方 以 解 子 離 后 陳 吳 送 吳 仲 年 堂 甫  
吳 之 亦 俱 出 訪 吳 成 之 李 天 乃 湯 天 白 移 移 之 亦

初又而 容杭 到省中 見李姑 載 個 帳 也 先 伯 拉 拉 不 出  
劉儒回 二 考 日 不 出 同尹子源 見 諸 叔 儀 笛 小 勺 次 同 鄉 儀 到 子 源  
南樓 閣 書 房 實 首 同尹子源 到 大 街 同 奈 次 見 沈 誠 之 者 聲 雲 子  
次 不 居 什 么 不 出 湯君白 吳 之 信 司 後 楊 多 子 罵 發 為 以 使 之  
國之以 金 天 至 云 王 者 日 書 奏 上 多 德 清 吳 勤 弟 和 也 報 治  
子源 同 奈 吳 乃 元 廿 七 年 赴 北 宿 室 守 經 者 省 吏 亦 亦 張 天 走  
翌日 下 情 劉儒回 坐 楚 口 方 以 解 子 離 后 陳 吳 送 吳 仲 年 堂 甫  
吳 之 亦 俱 出 訪 吳 成 之 李 天 乃 湯 天 白 移 移 之 亦



饒玄禮狀 宋壽卿言其口有人歸江江付部書 收見此

初冬陰 飯後到省中語方因陰祥見馬分即捕出付出狀

午間十二時到以新捕獲方仲明不元官其外尋獲武下平大面

作之為回 收見陰祥于省前 到視有段西多港中抗元馬

使商散不許言乃未未元兩請 田元陰祥云多當為君修印元出

也時油田使用 吳菊泉元夜活 省中過貴州判

初云乃而云云 宋抗 吳菊泉元夜活 省中過貴州判

之故補記李 見湯北村 沈元張捕川 見趙市市元趙仲明

欠張其送名乃為陳正 相接 湯天白為同元元李天張留堂

初張伯不遇 收見此陰祥 儲林儀潘河樓上元呼出陰宗

之六酒晚飯 判省中元張李二元 李天張湯天白未張帝室之沈

客多雨多抗 判省中元張李二元 李天張湯天白未張帝室之沈

送帝一福方孝子行亦家字國治久之魚印元方 收見胡名蟾

儲林儀相和于趙坐為焦月用尹五源余及張外計主人叙張集元

九年春月 判省中 宋弗曉何能助加計未及以信其去

訪米及番 張陰祥為同出元唐仲久不遇次元唐同書更趙潤所

汴渠之會州州移文書共之 田張陰祥待并飯 訪英和事

之止蕭通父共者 丘中山之叔叔高

玩公喜時多抗 早見鄭鵬南唐訪次食村以善 田三勾劉悅心

張其秀官家字元秀才傳至五抗人其子川之吉弟也 判省中元

日聚官為別元花平章送游不聚 訪其子行不遇 訪潘北村水

出 訪張晴川于崔進之家 訪張陰祥 儲林儀以元之金每

逆戴與相和于飯名帝亦字會無天用 收見并同劉美元

后降者作使多抗 藏稅家軍瑞有自州仲去書其家元

方候小日大街同堂堂小日官蔡歸小 尹子源清唐陰祥訪

五二八

宋陰 早見鄭鵬南唐訪 尺坊以善 判省中 藏稅家軍瑞

一為以之歸元及作為 張仲美潘北村書信出 李天日湯天白未

楊石井同知說打郭於可要冒誘 收方仲的台品為未留宿

大元年戊申十月三日 容抗賊施水防務沈不升樓 兩件石可出

又南巡趙 早陽坊打招早公坐方仲的宋典之父子

陳參政教授未 未致番山岳未 張法祥外外未尹子源呼過余

同方勇到省中不張法祥會新市臨副使省有具奏 李天德

李天德志 趙詳甫上 先期惘忘日

載着以馬分外反方 次同方勇兄高國良因承 次同到下馬

十月六日又南 官抗 張雲志進僕考之為而中何相過波此為以書

萬卷元李天德新授宜舞都司考張方勇拉往新門具趙

吳右選招平趙 趙省中何復史算 方仲明為而南拉出先完團票

次同宣州胡則大梅主簿汝說 趙詳甫去 收元馬以秘步慨也

沈德備子 赴方選之物坐未澄高抗飲丈九捕是判其以送他出

次同張輝象步而回汗派派不幹子未成珠熾烟也

今也立卷直相伴 訪王肩文供張志也 收大漢輝 必元馬生未

士言有抗 早判省中供郭子惟押 朝方門防限雲心判判留空

具平勾落樓望難越坐間而作取半乃回 手有省中

改選劉希聲 胡則大梅值出不及和會 收而大作張

十言 四方抗 判省中 趙詳甫送里子宋字宋字源具早酌

中又而方抗 判省中 趙詳甫送里子宋字宋字源具早酌

訪陽坊在方勇張勇涉 尹子源傳午飯 同出同會會溫湯柳步沙

人也 海運王致臣當力同文 見唐仲久不遇 張景芳送張景求之

天與虛微是人詩倡是人黃氏量芳之曾祖安云

天與虛微是人詩倡是人黃氏量芳之曾祖安云

先兩傳 田在芒波輝家 方仲明方勇當宿具收得待之之源同

訪陽坊在方勇張勇涉 尹子源傳午飯 同出同會會溫湯柳步沙

李君宗高 郭樓子源以財賦而父書了 拜子李余懷當日久以

人也 海運王致臣當力同文 見唐仲久不遇 張景芳送張景求之

神未就包免要兩了 卷三判省中而話 李君德陽為自未張

天與虛微是人詩倡是人黃氏量芳之曾祖安云

沈輝傳玉 收尹子源院各招飲飲坐有金及沈成之既國家沈二

古蹟 容抗

早判開元宮見王有史提疏不廷第徐雲谷相接會吳  
江蔭景雲判判謝高判景雲師道學士長之門方臨山程任  
到者中本回乃事楊生云今晚元馬云 縣通甫拉入兵房出亦書四  
臨會湖州書云 次元不顯混輝 判小樞門回湯孫仲美知子不區  
至王師是之松 是日遊大鼓若奇之在鳳凰山之左即舊宮地也地  
勢高下不可辨其虛實 次觀楊德統所建西番佛諸突元二十大像下以  
碑石刻贊之有光朝進士范名并次官諸標於石上有鎮劍池風者時  
砌在池山峻風寒不欲細看而下 次遊方壽尊勝諸寺上楊其性者可

建武殿佛時西番形像亦難待其用金漆與自然色門立西青石柱鐫  
盤盤盤盤甚精緻上格有金銅鐘一口上鐫西唐元曾親筆字銘在  
時收物之行玉左所記自壁上一詩云玉尊成座子已空惟得子不空  
素風過言 目彭香移夕照中 寺門俗云聖江亭術祝後考  
江地大星白楊子江同但滿岸然山莫知年差勝月去大西典渡烟樹  
水濤 次遊新建指園奇行玉殿後有槐石僅帶二十餘字僧心別立  
一木牌云五十年方理宋孝二孝傳四法二十年之一位之地使坐夢完今  
按地心石部其年代可改昔梵利為王宮六片改昔梵利此波入海以余觀

之六為多者也也且朝代之廢興皆天也二僧入若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

浮屠之說妄言信有二三如出一穴而回 訪吳景新不區  
張景芳主事訪吳主事景新傳云 收元馬生 次元世法程  
老小主下身無感教安僧各 訪區宋玄門后明中  
為大成申十月十日 訪高抗城 早判省中兄楊典 三楊早役已  
是吾本行宮篆字相送仍取玉篆書余吹出閣下行諸居不住時  
結世滑提語云山素罕有 同登天德訪崔進之宋小樞碑久回  
君後遊市飯 再判省中乃乃元次第 既見宋春柳於中宋抗

所據子

古蹟 容抗

早判省中兄楊典 判省中見馬以  
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對峙四立門首左刻西河右視大江抗郡人於時  
有足下 次遊雲妙觀門立徽宗御之碑石殿前立古宗廟之邑漢碑刻  
徑幢二事處之有真武觀祀開平二年地也有老老士云吳越四之  
之寺為宮極前朝碑石有大座觀字所觀字不存殊失古意且  
朝代及殿前觀四古妙當在寺之佳而刻其方為可也老士俗地力敗人嘉  
田判省中石詩言下之力力傳 滿林岩通判書約尹子原同判旗

事涉酒之 陽君引張伯惠書携花十柄求之書答後臨去  
修蜀存書 陽君有父上有好書之士時常阻之今八飲與  
時時有抗 尹王源言歸室位 則省中書見之春次節而歸  
陽秋君未邀飲江酒次送秋君至蘭陵坊中海 陽景若送  
元陣利子王源送健心心前指 閔九宮元王眉波會陽景若  
有 訪宋松卿郎中食撤曾山廣訪秦孝立知有年陽亦  
有祀也 方仲的書常求之無情緒不佳更延一二六年  
沈食極香喉苦乃乃 省中呈孝元宋王微之

云晴 云抗 判省中馬生以張師年未大所請以中托三會奏在部中  
 送迎元除利子下學開庫面發支收 是等條款 頗列大率 湯君尚  
 志同利而字又李審臺教授 沈元生晴川 沈元湯汝耐會排竹間  
 改運毛海雲山出 孫周仰為同余三極之 改運王仲可 晚者  
 言情務多抗 省中傷。 早習務利為漢本元李秀秀注為  
 惟云元生字如說注 判判省中是楊典核元沈惺些會 判獎格  
 坊佈至教情而回福相則大不返 張夢子為 修人與一各人相返  
 為司言五五生以上西病應回見滿州元系不返四改運元道不句

金吾石氏始建甫至思善改漢之盛季高

至天元年以中士月初云修後 洗步 出忌爾安共血

回謁余及梅宋信君余在余健善遊湯彈琴 回謁孫言

余徐劍而 訪先茂軒 訪潘卷主 本宋主事 回謁那所

楚注京南俱不值 回謁房腰林舍房共辰

和晉 或李言和相謝留以酒 回謁亦是談談之於分樓待必張

和晉在坐 以約通天博元形任趙松松不近危梯陸虎松茲

吉但遲三月 吾知北方之信亦好 是陳茂叔不日不來方子分送

見派和甫出門王宜之令人扣窗傾酒立香煙 晚乃率子宴之

小句

初夢晴 回謁亦來馬到快可 以也雲雲音聞若無人次到盧

灣次到佳亦莊修若官三日自定波門外決山出江而回是日暖如三

月間在客不坐其味如言步如以宮我愛耳 以和甫主

初夢陰 初夢石安年集 陳東村信和父表 重子寧書已

初夢建始

初夢晴後 重子寧書謝

蘇和親主神馬謬言之為常未者

付次刊修所

初夢晴四三寄送書之於公也 以元郭元吉 以回謁孫和親 以回謁

蕭蕭金胡公人 以訪談漢之 陳行之令人扣窗余兄弟三人小

飲屠臘鵲

臘心 祀先 陳夫人偕來 房腰林宋

初日晴 房父一官人言乃妹之弟名出年 陳行之妻 陸律乃

同母姊父書

初夢晴 竟新主修稿為人而先不取訪所請

初言 王明中自方靜未回出於市市不聚 以次劉伴之去 以同進中

平叔 余是年集 連日陰雨二月間 燕之白中靜回月

初言 袖多利下河須船中予形三節奉統尉之子子靜和子

初言 靜子中趙以甫未 房腰林宋菊田主之一步房 回謁翁義仁

初言 房腰林宋之柳舍人 房父一官人書

初言 早送殿朝有積出西門 重子寧書 以閣樓飲乃子開國父少

初言 次元靜子安會子于以古一樓戈天漢賊亦同泰 到丹陽館亦元湯

初言 秋屋南判 回謁孫子中 會李以荷 陳茂叔表白之

李行簡末

音 卑列移字致禍

本宗主事其法未清到龍華會寫信

造寶塔臨二抽留系果干麩

考 早與吳丁考據實吳兵御又素

同仙方第幾小舟下金樞湖溪風寒特甚天陰飛雪夜泊頭村

李早考該處度祥甫鄭弼志並有備運官糧巡防軍

恒聖博學令弟入孫外付喚祖佃討租  
十二湖溪畝行季於趙

室書院具王敦仲、今景明告王岳官引到劉仲明室上方兄趙景明解店張仲方以爲劉公留派役占量之圖歸文飲我必送無郭王直溪到此同入書院不之報與仲方以爲對搦。

三月十日 寓湖溪趙宅 早景明具經封竈坐客玉直溪張仲方

余及趙五官人王敦仲之方第說已真談上莊午間張仲方亦去

劉仲的未來的好書院大閱內具還仲的書密求之傳益直玉悅上

黃的諸子恆及王敦仲超伯高又具蔬果龍吹素多房花酌

九日陰雲如淡煙  
早過東湖山長自宜興蘇塢回拉子入之院里飯

落清景明到嘉陽後詔未畢劉仲明奉同東南及金弟也傳  
落旨諸天閣次到嘉陽後詔未畢劉仲明奉同東南及金弟也傳

諸君回伊明題云石家看所藏書畫寶密齋品古潤小辨以入

遙空不疑壓湖于及李和甫鄉挽頌於景明王致仲之方第

泌半取青。子豪欲。恒莫乃歸。去與承明。欲。夜。法。王。教。仲。而。

趙伯可曰宜早滌去之

有平日所著  
家語題名  
早與  
蘇明  
故詩  
無  
與  
湖  
海  
生

劉仙明·众超五仙人王敬仲朱明景的仲方弟

富湖溪雨以天老未晴  
東湖昆仙釣入書院  
厚江轉俄海子

劉仲明相誘過其家也。東晉書：小兒山，水多益，如仙。柳花。

手卷示福具早飯之已趨茶時之玉劍主諸子檢中寄奉此意初包着

滿湖冰風雪不  
仲明公未為然  
上孤中  
劉君用如留已  
干

圖看梅尔作竹石及凌杨大字。董生尔写流溪溪入平者。同年酌接。

仲仁同集玉吾乃歸送金江方叔令似  
是夜雪大作

雪作東鄉昆仲具早飯此吾乃東鄉齋口意欲相邀

以上諸日久堅辭不許於風雪也許只須更遲一日也

賦： 曉後日東雨已霽如畫園林余先出 景明具而看未云為雪  
夜其初仍約王叔仙同集二子二在堂傍連連三五更乃已 子云雪  
剪猶一更水云而面 趙伯言云云

主自云雪情早似已趨東門父相留以金堅余欲飲陰在道且可  
有未就者則一登舟趁景明宿送玉溪邊仍手酌乃去 以長橋為  
半日整望望村如雪樹連接都覺清致然余亦不覺也然水  
北日西去 是書本有乃第霖霖山長之阮序王序高序長序升  
序梅俱相與以悅集五子館為范道市同飲 承雪

昔雪公宗雪： 本齋自早飯：已於前備馬同仲方弟赴集仙觀  
訪史道山不遠壁上鄭子雲畫松一株松生石上蒼古而奇作竹石相  
映受攝于洞士修松陰面三句 訪而忘故出 出因沙方弟看讀品二  
仙像併殿上以壁上馬而回 本齋待教飲後復甫了駒  
以青雪為宗雪堂 本齋待早飯：已於前以雪溫其飲是之如心之  
以集于雪公雪堂中為次後甫了及之七仲方弟重雪公  
若雪作 宗雪堂 本齋待早飯：已於前以雪溫其飲是之如心之  
此則雪公為長次次雪公傳四品待酒 已集仙而雪故待雪白

昔雪公作 宗雪堂 乃出雪見日行生常樂之 本齋待飯  
曉刻諸兄弟為侍侍至正半散後分雪竹一林歷歷以折有梅香  
吹潤蕭令作為曲送酒亦自不惡

昔雪夕心所四望以珍本齋云雪深如許若惜何之只以雪而  
識且盡寄在松諸家日免多事了 昔夜者百昆仲恍如  
真仙似云三更讀書同集  
其本齋具早飯：已供馬二米賦歸主人堅留不許余以影西是  
余有親在堂上客不勸之也收上馬荷與收移潛水而行于玉堂

得雪中行玉琢村僕太無條主收相橫壙蓋雪而馬料六  
雪僕夫換去不肯行有上店趙甲人者設肆虎溪相留宿途中  
此難口者  
昔早踏雪者橫壙次抵丹陽初下馬先步雪三官人時元水馬站  
衣取馬雪馬相留子飯中三僕隨之不可行且有怨意者馬站  
以被覆之其後次踏雪泥自井陽至人夫擔行李余弟步行而  
歸不勝勞苦余嘗思僕出移每遇雨雪輒其僕蓋不歷此曉  
別不知也抵嘉王仁和門外房清大家竟湯洗之喚馬而歸清大馬馬

除夜考校甚勤以倦而睡不及往看於夜之痛



至大年歲在己酉正月初

符祝

陳蒲田來書

童至家未歸午約

陳行之未相拉已定家小飲

回酒米氏已三

日未成書在生

初子情 老叔惘然

匪令人真皆受也三日

雪消

初音派滑 早灰郭九台令王應失命宜年

以回酒等事實乃多章

因丞相換丹從戴典史之玉 回酒李行前乃為提筆以相換

石氏必書望子信玉

收物陳金人書已即小飲

夜雨

初中陰 洗土地市上光吉

石氏必書望子

初音表谷時日

初回會陳大師四白雲三句

十四日即立於後門前遊入王家小飲

初音 顧子祥

初音

童至家未房至谷後玉三句 子實約金及表谷到生家集

大人章夫文後不共約

以回表谷訪李行前 出酒後已過歲時

蕭蕭風至 送玉冠子表谷

人日早晴天光片雲 訪亮蘇軒金楊古性地而蔡軒陳日

盡定據大歌雅

訪因孫市聯筆長光台飲者之食美齋疑

見必執家看非留三句

我君像成子市信出

楊古以玉甘香

初中陰 三句

送送莊道面定染江

初中早陰

高至西表章夫文修玉

焦芳明主 賈仲傳典史

初中

童至家未水宿在條常定位牌

東方樹常送信風而

初中

北山始自學州主袖旁二大福來畫

初中陰

出回酒洪大油 次石面天輝人子 回酒至表回酒言玉西社公

初中

回酒至表 次回酒表 次回酒表 回酒至表 回酒至表 回酒至表

具章次人方大華山主有能有小句有信性性者葉酒入予而為

訪者表金會昌書出玉玉外海多歸 時見訪者金會昌書出玉玉外海多歸

安席仿年景陽孔德水演新技編海主海自京仲承會遊心南仲

方至多所歸因于海到前表玉家表其多叔

初中

回酒表仲條

陳茂紅張泰福

初中

洪天福表王長表

王竹可表 首臨院表

初中

出初表至表 次初表至表 次初表至表 次初表至表 次初表至表

初中

回酒至表長乃言相換金孫法也 回酒至表長乃言相換金孫法也



朱石所之仿也近避奈

十音晴 藏卷高主 祀公地後玉東竹三節

中 晴春名畫此 回陽感孝言 同陳壽南到市問者新湯榜

次回陽泰壽祀 次百千秋榜有陳氏子剪紙燈懸掛于門首第十

六條其間作十歌及人物花草極其精妙係信交公孫係贊狀用工五月

方日辨此 蕭集玉東復步 收家子河東同公看悅遊王生

家三酌步月而遊 乙亥二年己酉正月十者 早詩學拜啟 訪孟天澤會洪九三

陳行之素氣作小竹一竿湯秋產後玉行一仙舍同秋產少新林門也  
張祠及西岳廟四行行一買酒一若共飲仍呼一若省壓二條台消遊幸日

祭先

去晴暖 飯後同仲同弟遊東岳廟次入靈濟院後街戲子方蘇

現山房仲明同入僧房有一畏多僧年方廿五知着江南彈水也方四也

出楚館路南傳也往性覺童子買未立句 晚同未遊柳楊上眉目

四座京城紅松山勢而已 蔡宣侯未入京 次為徐新中

去晴晴 早元家園崇縣財不送於十三即具亮

題仙傳仲方未由午自飲散同公壽丘月一不主家奈

少晴 孫如龍未 陳行之叔伯同也湯秋老經次回陽仲方四

以日具年鼓 林去昭未得小句

其早陰 趙景明自毗陵來沈沈控未

同候林仲整 趙仲山王仲年未選刻漏香 夜方風

平口風作 送書王王崇之家托持寄 訪海溪叔會史允誠

訪孟子長 訪李子實言于三石山玉傳亦某方

在杭時傳載親抄二物今已遺記空回元秋本口社碑記 此訪年

飲所解右朱元度講而剛坐半口吳誠甫在

日晴 同候潘光章台酒量南 訪顧子珍 光泰軒

未待以酒歸陳日牙 洪九三身面長未 同長弟劉普也

身看含感注玉提遊邀會新古屋及浙東二僧

甘三晴 賈仲傑未句以酒 龍舟也

甘三晴 安國舍人日淮州四馬元子 劉三機官高而酒

曾精 李於南未 張廷玉馬而弟二外 夜雨

甘多而送都仲明甘白楊古性而通 元化仙

王大年已酉正月廿日雨 歲時清輝  
某日雪晴後大冷 父天懷感子中  
廿日 五契許神香紙 廿日 張天公房春谷未香 章台原主  
三子日 楊主簿時辰工薛信元衣仙車赴仙山後云 以本年能基一  
一則則報親已院判張君玉送判執付陳大新書並明日入京 以重主  
具系楊希散出旁求書 送字信与子子  
二月 丙子 科賦罪律往歷六字 助善講三宗在祭中神日  
是早會花提款新任趙古灘大使陳雨村陽台面作 並口大同觀

任小主理 為道判去 離子中書信王新公第言也 生仲明未  
嘉興學士陳汝海趙茂元去並書密密致也 蘇錫利八為外溫金  
不記之派令少候非取宗陳金飲余位模也 訪未良卿命為不  
御李司服 阮大勇述春 夜面  
二月 陰 四子生日 小集  
初言四更因二弟到 夢觀禮 閃候邪 致夫會活為對の身力致  
同四哥多兄弟來 次判張廷不交 系 訪李多突不交  
是趙長甫大使多有不改進 訪余信 訪郭九吉

初夢 童子夢書 倪以廣原之福書  
習情 出而湧促之福不遇 具端之承當 以為四舍人  
列林秀昭書院 以紅羅襪書字送面皮 人子年  
湖修題伯可集 待以少集 次回到伯可并也雖入苗書  
初言 早訪趙伯可早飯候移步彩回集故之也雖入苗書  
李八是張中時對賦子庭庭在國中漁符宜置而培美性 同歸之  
陽奇本長老相矩為白 回訪訪鄰子疾陳說以俱也苗書  
以四哥同行

二月 判提調是陳舍為修輝振子 華苑東未 甘其伏首座  
山雅首座而觀念為僧未能上重爾祝以苦仙身風面為伏之非  
古厚彌浩露 吳同舍人判對宜所書又并送與之也  
二月 八日 早夢以一派金西深懸上對等之有為而竟蓋面之文自  
金沙四扣門夢也口重方致書 和華 史亦由金長弟返云  
侍親張頭題 次姓西書行皆看 同二弟 寺  
廣元吉未 蘇里詠金為紀大瑞孫女不水派 趙伯可主值  
出 晚而

至大年己酉二月朔日 趙伯可未待時午夜 曉見伯可次同

見盧元吉遊主客八人

知旨清 趙伯可相約早飯：七鼓之請伏廟人首座引領伯可集山之

行虎林同呼呼至是日春色佳麗江轉無風到山是滿界中維那

次方丈身尊尊能長老留茶：七鐘入具商者趙坐者余及趙伯可

二日官伏首座 登山之頂看塔殿目眺望次想于飛仙亭四足雅

雲首座其巾龍魚具酒小集酒盡伯可先睡度上而回先出諸僕

渡江晚防尊長老廟林塔雲刊海門色看日落一瞬未頃金波滿

瑞云謂考觀我步而回寺老低別仍送酒來到塔雲旁小勾次往席

勢中站月上羅漢巖訪福東濟禪房佛院冥然空寂香亦色具若

米州語猶恍如鶴老集在腰下占二佛月下聽江聲倚樹清論冬

一洗城市之塵俗也夜宿吳中房廟林共榻

土曰更讀勸人眾風徑宗性海歸寺約俗俗索趣先赴塔雲首座

早飯：渡步旁亦亦重次到庫堂昧昧公如寺具三盃云出於

新達湖次上江山亭觀樓觀觀心待者引了月休書記前山徑山伏

虎岩徒弟雁而有父三山人也同赴性海：約土有金及趙伯可了即休

雅淡雲性瑞谷伏廟林漁集集教也朝宗亭面觀諸佛說詩

氣出相校宛勝章句：儒也次同論分入茶堂訪省微堂和尚公小同

設茶果塔雲溪約寫扁性海真記三盃海上船廟林伯可同還

方仲思自吳江來元寄蘇山書以金繡詩題也大人壽

二月三日 早寢也山初安廟林省座 列前堂并色紅羅漢

解后常言 回福方仲思不遇七姨婆令新婦表氏出拜 話要趙

伯可又區區至長同歸：玉市問分海 陳東村表壽藏：丙作

伯可未值出 二弟野中

言而情 官者狀色七載：亦常州心願 上墳

春日情 飯後刊表五品西屋增雨掛屏 伏虎林同候白台侍者未

求作廬山詩也一類是：二公地如金龜山詩

言才多情 大人壽日 午間家宴不曉乃致

者 侍大人出刀剪郭奉長元不區回語元徐研不金動色也

趙伯可未歸家也

去晴春暖之愛 是郭奉值出真首座當面與魚佈之常維非

章字字至李的習以云 蘇如親來 曉者寄送茶饌頭

勝島到甘肅四隅伏首座伏其具而謝之余亦本以壯清海耳初不用此  
為學也次入新古屋房收去寺門望官波門外桃李紅白重天佳景樹石懸  
。亦不蓋江澤與風如耳

至大二年二月十六日清明三月節晴陳忠壯未由子飯楊令人志  
陳汝海望自水北未道曹通所改至 陳菊田未 楊叔義未  
午後同二弟步朝林門造訪勝第三寺  
九音情 仍陳汝海早飯 顏子固自金陵未詳 章子河抄其甚刻以  
未由子飯出 訪未取卿舍美無領爾令人 為章子河書粉楊仙詞

四抽 後子有未由所之子品亦三幅 收是重至會于以右次列丹  
楊館為通王為直學堂單 已子秋楊為上並言店創經官 訪未取卿  
不區 收四張張有造 兩作  
二日陰 欲伸元未求書 伏蒲林步德未取泥之彩去 判未  
廿日又陰 陳和父未 收由張德未書  
廿六日晴 楊叔義到書 楊四哥未小保係元泥溪字未 送彩  
上陳汝海不區 送德祥書與吳知子乃子休收 爾令人志  
廿音情 早是陳令人為揮報白會書二年 薛良甫未

至二年華未同到臨國見財賦劉提著張都見分修坪分 蓋子長未  
章子河法至陳汝海未玉 道冲親倫和難未 貴監院未  
朱良所未 取靴 春日晴明會未有不如此方 潤生不之海次未  
早午同院老官人為酒事到蔡亦抱弟法潤之 潤石氏晚自抗  
驛路該見之由生出不摘水園所六朝古德待早位不露楊提報未  
予別而上焉 沃已山未法瑞三芳 海汝海未律律未其  
廿音 邢侍郎李八哈部中未 廣仲苗未借馬  
芳音情 訪未取卿 收是陳汝海未其致 回謂趙口亦時目机如

舞師勾選分於茶仲酒王師等玉欠全馬不及入  
廿音情 早到法堂行香  
辛丑日 同仙同弟進高與寺從趙慶士宗主領上新圖具未 訪未  
之爾景仁 訪通密王華同行去芳妙秋未王天師具系會朱信卷  
至提未未值出 送祥與軍夫父未此 斗香  
廿音情 仍提子中未道未之 岳氏與李定道從府從也 馬已即  
奇法補解府查川簡其未 早上城隍祠向義以不其且守東方福  
不久查之未之兆 見邢竹楚令海四官人 貴監院未

賈景穎未作莊園歌解序 晚四詩茶影分座七書

二十九日晴 章君文去前赴長山留同承年左近官休有惜別之至

王應大書來 范仁卿來 到益定公館不 晚雨大作

至大二年己酉三月初日 遊普世寺施華會彩閣上具系

解所陳政叔 初日晴 同四寺赴普世寺言日天氣晴暖人甚感解后遊

普世寺仲方趙仲山楊有之 王松遊邀茶 賈景穎送常求上

係馬村未值出 伏廟林表遠焦山諸僧所和詩索四律伏兄拉出

此若壽寺不謀長老會諸排官 顏三詩未

三月三 千秋節早到學行者領衆 見陳舍人不過 四雨後茂叔不至

聞章文昨日之行文章未詳

三月廿四雨晴 呂三叔月夜真未 同寺以天源舍不至 決力

林君昭同遊龍華菴惠山主具茶餅調治次同登山湖以山俱可見其奇

不十年而創造三溪以此歲種竹樹矣望年可成 次同四寺赴長橋越南

非恩寺僧極兄延茶一新土木舍其舊而別作山門佛殿兩殿時以古昔

聞之歲收米麦不滿三百石而規模菴堂之朴學歲收四千而此單壁獨公

言不為留流之廟也令人浩歎考師有靈何似依我小權若一有力者及

吐氣耶 晚得呂三叔 聖旨早先陳舍人分撥修葺糧米事 呂三叔升陽

聖旨 書長年同伴同弟到靈瀉寺訪桂古林感喜高房仲以經

王中監寺待客 次入永興寺問觀音菩薩 敬堂即寄扶 次入永興寺問觀音菩薩

聖旨 蔡德甫寄書惠老未 寫之寄孟子長 閱杭省送

宗居士未陳菊田後玉回祭 卷以下朱游領去崇曹山長士為余未

晚同仲同弟到楊師考堂問兆吉 是子玉哥夜口揚州

三月 新住本陽學呂吳良貴為大發州浦以人也於玉願潮白書

陳茂叔趙仲山石昭原劉休送吳兄到其家而人館方韶仰至而後

叔治王趙三兄及余到其家具茶乃歸 蘇幼官亦留茶以記

聖旨 常州曹明甫同來子宣差大令余兄 以入寺送黃的甫

入地為元不送黃的甫 方韶仰未 陳知甫未

聖大己酉三月廿四日晴 訪朱東伯說父字類

廿四日 佛福大至院聚此近午齊

廿四日晴 湖濱趙景明送沈清送來沈不集馬子白蓮的上

塗改校金司子履送來目江西 四陽金三履送分升陽候上 方紹

卿志

廿四日 塗履送來 由四陽方紹所分吳良芳面公掌其具泥泥四

改上還面

三月廿五早法堂相展 馬福步行李 吳學正請自取之曰入其國

教子知也 庚塔徑陪諸慈正何如故瑞布 萬山二僕歸馬

賜如溪 高公陽未分據日 苗天洋信 郭元吉法玉和

新父 貴臨院表山齋 出也金控送新自平江陽會上官送

判余酒善善大玉

廿四日 塗履送來 朱良柳未

廿四日 塗履送來 陳東村未

三月廿六雨止 買舟下湖濱 夜泊理村而大余調半湛

十九雨大作 午後五湖溪見碧米湖遊東明中及諸子必飯

丁教仲 書院小酌 朕飯宿丁樓下不食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宴于書院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長子吉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赴支州明善書院山長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東而金將諸元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送出又具徑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三月廿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廿四日 留訪宅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景明待子飯

興華未接 晚泊研村又雨

三月廿多早發研村與水手不防車找 于過丹陽練水出亭

以雷震時到家 自出洛云計欲七晝夜而兩

之大已酉三月廿日晴 方語所未同大人士是吳良貴會延仲小送

茂元別後 大人仙韶所同也甘肅寄於多景樓上干佛洲伏席

林和延於清虛室小集午飯

芒 晴 靜中未 塗履道未 訪晉王本宗主留干越

三月廿 訪盛香高會房共居高亭 拉共底相伴也 蘇武廟

辭后沈載方同歸玉竹伴春分 真定受首座未

光日晴 賊李高同弟壽哥因年得首座未見次陪二公訪未

良所階降帖看又就許送寧松樹二抽身潤可愛

訪長仁不遠 花仁所同東溪未次同仁所於其園採茶會嚴書

四月廿日晴 早法學嚴渴 鄭鵬南廣河小學師在軍園

會王成之泰差 回福祥寺中不遠 是寺指主舍老手提管越

大俠趙子卿寺持茶李提領 回福祥寺茶玉留干越 杜君昭未

郎共之孟春玉去值出 咸安中下世時主少而有所欠可惜

初二日晴 是夜探銀換靈沙 李山泉步 修浦

初三日 燒白龍王香幣 夢無善友三人志上錢將寶塔

仙家劉七二劉七三偕看五時壯夫也不出月時病死可傷

初四 房之通自揚州來是道少集 寺州海陽教板劉心天張大

走未 晚回福房可通不遠

初五 是夜往飲不遠 回福劉心天下道記揚州寺後主 回福張秀

初六 遊不遠 刀俱瘋狀似品病 都道該人陳金為主三洲未酒

此日名王老劉携妻令男何秀年朱金人北燕所約十五人

初七 初唐光去國語久之會陪三寺出門遇其天昭同於沈甚為淹回

寶云玉無有座具主名下沈兄相邀打鄰家小亭悅約如月仍

清沈於九端之喜 車舞游山是北天後夜論事共王叔恭自至

初八 遊未歸干後屋 初言信大人而候徐色即令姓次元祥寺中不

次不歸是打金文在庵介能善觀山谷道遠 十四日工幅夏控整

初九 遊也 有子不歸能修者陪子孫忘附錄于此

月黎日 早見舜客天墮共之 張雲龍判經道下訪諸師

相見渡送於河上登舟

至大二年己酉月望日

陳茂叔來 牛車之來 亦不致

見露谷中道心甫 必欲求其不致感三奇 而必出之

四月八日雨會之天信重年常事帶之王叔恭 潘生載往

初十日晴 以考第不檢明仕令將丁三郎 陳菊田來至山家候

玉 到平唯座元花指領力換沙 宗新之來 鄭新之來

此不為田不道非是乃元 回福郭和連 祝真白參取主

早送丁三以領出年土門 陳茂叔來 潘菊山信云

李中陽王仲祥信仲力來 宗新之來 車千二以領出信云

劉南判來 陵知事來 車許置置信仲力來 孔天信來

之王叔恭之胡石會者淺正所茹仁甫 徐允伯來 陳子野公即來

十一日晴 李山泉來 侍事候 徐允伯來 陳子野公即來

李行商來 夢紅善友來 勿誤修塔 潘菊田信云 藏親家來

十二日晴 何任師主三竹所信云 潘菊田信云 藏親家來

到其家小集會陸大使 孔天信王叔恭錫金德 郭居臣王士已門

言 悅九里帝 郭張君王是判羽化可惜 年三十

郭張君王是判羽化可惜 年三十

夢 何任師主門前早候 因常共之出之發中 以訪張仲也

不道 共之招致于能出橋下潘店已冊中見段吉甫

十者 早修學伴及弟亦不致其者或石地自字

為其之書字海帶 李山泉來 車許置置出到市候

小飲中書杜五所楊所合之齊治古之 夜告齊治記

者 陳令人初的小 何西賓來 閩滿老福全

音 伏首座解林書未同元齊治 何西賓來 閩滿老福全

師孫王監齋明化往市之年廿二歲而將書之可惜也

十一日 早送王監齋頭出馬陽門外 金德李叔恭第之來

二日收會于齊治座上初初一出余有之 石民晚來自北陽

先曾祖省元之 晚陪齊治出是夜子中候君寧 次元伯氏

晚會劉南判來信甫 次元李仲陽 回南李外秀會蕭全人

九日晴 置酒與齊治年集一題 回南李外秀會蕭全人

是張菊山不道 李山泉來 收書卷之自金德來

二十日 陳菊田來信云陽信云 趙心甫同弟趙台更之

史州判來劉金人回玉袖承之書 年延出齊治少集侍



大人送玉河遊於舟 談二所相約收集性至由者及余三人

五十二年己酉四月廿九日遊恒 年共齊言亦 同者言

到言楊恒馬鞍 房者言謝色滿之志 同者言

四寺看佛諸三衣長三衣係平江活擅官布施者于殿上堂

與初原侍系 次同者言上北園山甘露乃者言買茶一盤元

伏首座會忠首座玉花點由午點三僧吃茶者言本寺接

休臣賜金襴袈裟門首施尼施排官四神者言遊市樓午鼓

收海軍少源此房言諸生函信

善 兩言二叔日丹陽去

善 陳菊田係林彩任張利揚州 見

善 陳菊田係林彩任張利揚州 見

善 是陽仲舉校不值 王忠善信云未 偶成

叔未由者言相延問者 同者言言教也此乃尋官 曉是陽仲舉

四月廿九日 到萬和店是郭祥初自北橋接廣德照應

以上余感孝章同父、林余言宗父以長云、余景仁說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陳菊田係林彩任張利揚州 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善 元平陽為禮任付送、趙溪溪訪名為外係未阻和縣由王

至大二年己酉五月初三日

王功父未 岳希至送命外

趙資深未

五月五日 微雨

祀先

仲恭不遇

祀先

劉家中會步取之何講師

見張

仲恭不遇 見郭元吉金石剛中

薛老未說天條古水借米

趙資深未 李公承未

陳孝利未周定夫信公

東房古目主壇未

邢毅夫未說抗省進子 未氏未 斗者

初八 黃仁卿未待子髮存高回集

汾米自以會陳蒲田吳成

黃菊田沈乃子山長公字房可深公字隆興新出香印盤一面作三層

刀以香印之如層雲狀物也 黃玉山司丞自北歸未兄

沈謙田所不遇 晚占房高 照得乃黃平山 次仿黃大澤

初九 祖母生日壽麵

初十

黃玉山並馬出石薛長所次元云旅之送玉山小市外

東房古目主壇未

至大二年己酉五月初三日 王功父未 岳希至送命外

趙資深未 五月五日 微雨 祀先

仲恭不遇 見郭元吉金石剛中 薛老未說天條古水借米

趙資深未 李公承未 陳孝利未周定夫信公

東房古目主壇未 邢毅夫未說抗省進子 未氏未 斗者

初八 黃仁卿未待子髮存高回集 汾米自以會陳蒲田吳成

黃菊田沈乃子山長公字房可深公字隆興新出香印盤一面作三層

刀以香印之如層雲狀物也 黃玉山司丞自北歸未兄

沈謙田所不遇 晚占房高 照得乃黃平山 次仿黃大澤

初九 祖母生日壽麵

初十 黃玉山並馬出石薛長所次元云旅之送玉山小市外

東房古目主壇未

初八 黃仁卿未待子髮存高回集 汾米自以會陳蒲田吳成

黃菊田沈乃子山長公字房可深公字隆興新出香印盤一面作三層

刀以香印之如層雲狀物也 黃玉山司丞自北歸未兄

沈謙田所不遇 晚占房高 照得乃黃平山 次仿黃大澤

初九 祖母生日壽麵

初十 黃玉山並馬出石薛長所次元云旅之送玉山小市外

東房古目主壇未

初八 黃仁卿未待子髮存高回集 汾米自以會陳蒲田吳成

黃菊田沈乃子山長公字房可深公字隆興新出香印盤一面作三層

刀以香印之如層雲狀物也 黃玉山司丞自北歸未兄

沈謙田所不遇 晚占房高 照得乃黃平山 次仿黃大澤

初九 祖母生日壽麵

初十 黃玉山並馬出石薛長所次元云旅之送玉山小市外

東房古目主壇未

初八 黃仁卿未待子髮存高回集 汾米自以會陳蒲田吳成

黃菊田沈乃子山長公字房可深公字隆興新出香印盤一面作三層

刀以香印之如層雲狀物也 黃玉山司丞自北歸未兄

江書院山長劉待以三白

陳菊田主事 侯王孝言 侯王孝言

崇州邑乃江虎林校教授至四月十一日 程任

光毛贊甫新得

松江兩上海和信字號論者到二之遊先者表者

訪李山意不遇

至大二年己酉五月二十日

方韶卿未由手飯

賀者

趙心甫

徐卷石

孟君澤

鄭到友

明光甫

毛贊甫

焦詹明

陳汝叔

張君南

方晦林

明光甫

毛贊甫

以果楚出以楚德車乃在心甫外孫會張仲方王仲祥走子嘉年也善丹青者 回謂咸孝言值出 力臨山次子祐大仲目吳江書院

廿日雨連日天氣涼甚可秋秋衣

苗子長沒論未 心 愴

廿月廿三日晴 沈衣

安恆伯與素寄孔天信士

訪張翁山

口語益弄澤父子

次回謂祐大師

于方七姨家

回謂建侯明時長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廿四日行 訪弟郎之舍

金三不問父

回謂陳景南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于天君未來

廿五日 回謂郡王美

次元師茂叔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廿六日 回謂郡王美

次元師茂叔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廿七日 回謂郡王美

次元師茂叔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廿八日 回謂郡王美

次元師茂叔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廿九日 回謂郡王美

次元師茂叔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三十日 回謂郡王美

次元師茂叔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過朱良師門面茶石民略

陳神甫來

符與取回書云

伏廟林首座主值出不及換

廿一日 官衙初到

狀 張仲舉校來待主飯

廿二日 石氏喉症未愈

符與取回書云

廿三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廿四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廿五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廿六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廿七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廿八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廿九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三十日 伏首座未出

受戒文 赴感伯真席

待午飯

林君昭主

廿一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二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三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四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五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六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七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八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廿九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三十日 早約盛茂安林君昭早飯

酒求書余

孫矢來與作大客

廿一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二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三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四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五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六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七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八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九日 飯後訪郭元吉

三十日 飯後訪郭元吉

陳三舟布舍人

仲茂茂寧渡江

廿一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二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三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四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五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六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七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八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九日 飯後訪郭元吉

三十日 飯後訪郭元吉

手三勾同出解后需將仕遊甲飯

之行玉西津有人追遊郭盛茂

廿一日 飯後訪郭元吉

廿二日 飯後訪郭元吉

望乃尊歸遂不得成行時著述可畏金山總信德水酌而回  
大二年己酉六月初二日早起騎馬到江上感茂寧後玉舟  
終江州換船會劉舍人巨川之子楊子揚年飲半後玉揚州  
行香子茂寧湖中訪裴天得小樓共飲坐余余及茂  
寧蔣善補來為二公亦上早夜然補中宿多較不為寧寢  
分言早茂寧遊洗浴布樓早飯三品苗壽同集飯諸遊舟  
午招召伯換舟晚至高郵是日行舟雨途淺水皆紅白荷花  
行旅十里不斷而一善也舟中有李武殿果大帥者同宿舟中

夜雜述寄與帳

初日早赴興化船載面而行舟中客多相共依膝而坐二清一飯  
收拉興化船岸解后鄉人俞七哥引至落慶坊安和見金劉  
巨川陳德記店公令借王時中令至落慶坊吃飯留宿正晚  
較極多握逐不少退比之江南之較悅大且實利夜眠不敢相抄  
帳也

初夢 寓興化店定 早投書與店公 看沈有告達而盡山水  
況廣西廣陽司書史也 黃仲文未番湯之也前興化教諭臨升

甯縣尉劉巨川云落慶坊面小舟坐映鏡而觀是鄰江舟作  
同巨川心中若若開元觀其士數南濱如傳其教觀其人多  
兵禁時本而寺觀多禁而不存猶比殿殿必有其焚之者猶  
其柱流血梁間之彩畫而止且其舟中刻有柱有子之記  
否如多論特神靈耳余作記而止且其舟中刻有柱有子之記  
大足寬觀其少隘而私官如落慶坊所刻漢至王三芳三號寧波  
時為御史之盛事也 次遊城隍廟有畫師王榮山作元神二  
堵差日 次遊寶嚴寺觀形塑佛像 次遊桂慶廟七考

初六 寓興化店定

早訪黃仲文其前署理管源流國大平祖  
渡諸諸情耳 號元胡子貞城子云云之夫之妹婿也

初七

許桂岩書同出至縣學掛

先生吳教諭李景泰 陳振杞載送劉巨川同集

晚同王時中赴許桂岩俞七哥之約 觀落慶公而莊上畫

初八 陳子才同回渡之

收回撤子胡子貞胡子貞教諭寺 次訪

醫士李恒甫

教應代至安國

初九 寓興化店定

胡子貞送家公之

胡子真直隄集子

潤亥位坐者慶公余及黃仁久李景秀趙伯楷主人 丁卯年  
十日晴極故 李景秀趙伯楷二公置臨主客印作公

晚回馬丹李致三以造義法者長衣密隱率侍童瓜云此年  
古曾打本宗主堂上相識云蘇氣在、以爲徘徊於外耳深之  
十日 宋興化 唐德潤置酒上州、以但注諸子方、予亦

幽之居在雲郭 集放陪諸公到金真道院看桺樹四株坐于石  
下以待風涼 為趙伯陽宮飲送詩一首

為居止畫英石：不為一入許言六七月青怪特異等。刻鬼。

刻此一段斧鑿痕也。畫貌招撫師主生來看，乃取椰瓢酌酒，午  
之飲。此同聲子方獄子云：許桂岩訪李，某茶於如字金黃起  
二，以箕酌斗，迄席地而飲，夜多歸。

寓興化縣  
劉川新醅初熟味既淳美早携一壺

來與唐公共酌而別 午月劉公懷二親載侄共飢 坐客于及吏  
仲文孝弟恭諸人俱以舊胡子女嫁姪婦藏于玄暉小舟約于及替  
子方徐昇之北荷從弟趙伯潛同往少頃唐公父子劉巨川柳子舟

六玉璫指月時入我詩奇主具淫味不甚佳也今舟餘蓮時日有  
風涼衆多折荷葉作盃飲酒不善飲者擲之落狼籍玉月乃  
還其日甚多但多收敗與耳

宣差歸刺之無史未磨沙

收与磨公坐檐上以月照清剖瓜酌酒

午豹

每夜發熱出汗以溫與之較收大且帶示

諸生問看人如撒沙土時  
映巨川白石和字乘涼晚照生，  
滄黃集

胡子負李學公手巾袖公袖物到西學堂黃仲

收執石不爲落公擗紅入海子來涼仁心救所窮工役

日唐公少古納聚上有酒馬字兩行曰吳田長且子孫

夜雨少涼

君子方壯子玄伯也聞之歎曰

計之同余五人訪劉在電諸人繼位

日  
到  
孫  
治  
正  
廳  
福  
日  
景  
苑  
堂  
蓋  
父

必作宰于此云  
快依應潤辨乃身

快依德潤辨乃身

郭天錫名昇以字行号祐之別號北山丹徒人累舉不第  
歷鄆陽書院山長調吳江儒學教授未赴江以行省辟充  
掾史美鬚髯人呼為郭髯畫學宋南宮畫師事高為畫  
房山往來錫山與倪高士元鎮交家久倪有題真亦畫日郭  
髯余所愛詩有繼名亦不記癸卯十二月十日時距天錫之沒  
已半修年矣詩名洪雪齋蘇頌使君刻入元詩選三集

此髯翁日記凡七十三頁裝為四冊大興翁先生題至大八  
年起至二年十月三十日今按於六月二十日刻於翁先生見  
時又佚去六月二十日以後數十頁矣古蹟之存於世者其  
有必佚乎此雪齋翁慨於世者日少矣其惜而不寶諸



丁酉大暑後八日京江柳肇嘉跋于觀海樓



元郭退思雲山日記跋記

柳肇嘉

卷上

二十日 四毛兄禮 真蹟禮字下有夜雨可喜耳

香六字

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初一日 真蹟無元年二字

初四日 會周寬大 真蹟夫字殘形似爾字

初五日 真蹟冠茂申九月四字

甘露新古厓和尚來為碑事 真蹟

碑字上有寺字

十日 真蹟冠九月二字

十日 真蹟冠戊申九月四字

十日 真蹟冠九月二字

十日 送所留遺教經還甘露長老 真蹟無字

十日 飯已留燈夜話 真蹟語字作話

十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八字

十日 真蹟冠九月二字

十日 真蹟冠九月字

十日 辛巳好晨聚舍 真蹟辛巳好日不聚舍

二十七日 真蹟冠戊申九月四字

二十九日 訪張竹村書院 真蹟院字作樓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六字

初一日 子源為財賦府吏求書 真蹟吏字下

有員字

初一日 子源問茶 真蹟無問字

初一日 乃弟陳正一相按 真蹟一字殘字作口

初一日 相招五五午麵 真蹟相招午麵五五

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十月六字

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十月六字

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十月六字

十日 真蹟末句曾祖母下有云字

十日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八字

十日 真蹟冠十月二字

十日 坐多余及沈成之沈國寶沈二郎等 真蹟成字作成

十日 突兀子大餘 真蹟子大餘

十日 上猶金朝銅鐘口 真蹟無朝字

十日 遠見西興渡口 真蹟無口字

十九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十月六字

二十日 李君得後玉 真蹟得字作德

二十日 早冒霧到馬渡巷見李君張 真蹟李字

作李

初一日 卿人盛壽一官人相遇為高子西此 真蹟

為字下有同字

二十日 真蹟關

十月初一日 真蹟關

閏十月初一日 見朱起由止 真蹟關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四字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四字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四字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四字

十月初一日 真蹟冠至大戊申四字

初言 真蹟冠至大元年戊申十月九字

初言 陳東村張和甫來 真蹟甫字作父

十四 真蹟冠至大元年十月七字

十六 早長興丁君耀齋吳長卿書來 真蹟

齋字作貴

風物甚大 真蹟風字十有寒字

十八 真蹟冠十月三字

十九 次造敬親道庵 真蹟遊字下作到

看所藏書並官密磁器古銅小瓶 真蹟

磁字作碗

趙傳自宜興歸未見 真蹟未字作未

二十 真蹟冠十月三字

二十 後入東湖書院午酌 真蹟無湖字

二十 真蹟冠十月三字

雪樹相連極 真蹟無相字

二十八 雪止 真蹟雪字止

二十九 壺居相留一酌宿 真蹟無酌字

卷下

至大二年歲在己酉正月

十四 有陳氏子前初紙燈懸于門首 真蹟懸字

下有掛字

步月而歸 真蹟歸字作還

十五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正月八字

十六 趙仲山張仲方來留午酌同登壽丘 真

蹟酌字下有飲數二字

二十 以符末真蹟以夜而二字

二十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正月八字

二月初百 孟氏夫同親係下金壇 真蹟親字作觀

都歸劉氏為欠陳舍鈔託與陳令少緩才取

索 真蹟其字作見

初言 年長老巡數酌 真蹟巡字上相字

初言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正月二字

初言 列山見遊選中維那 選中遊魚具居小

集 次拉虎林選中 踏月夜宿選中

房 真蹟選字作巽

十言 坐客余友趙伯可了即休雅澹雲曉陽谷



虎虎林邊中 真蹟字作巽

十百 真蹟冠二月二字

十者 真蹟冠二月二字

十八百 真蹟冠二月六年二月六字

陳汝梅字正自北來曹謙所改意 真蹟

梅字作海曹字上二道字

十百 楊叔嚴性青陽回多來求勝 真蹟張字作

引 送詩占陳汝梅不過 真蹟梅字作海

十百 陳汝梅字正自北來 真蹟梅字作海清如

作晴明 侍人見汝梅沃已山 真蹟梅字作海

十百 陳汝梅來辭昂嘉興 真蹟梅字作海

十百 余馬不及入 真蹟余字上有見字

十百 早到路興行 真蹟行字下有看字

十百 同仲弟造著照寺禮劫處士本余

主 真蹟仲字下有同字本字無

十百 年老遠官已惜別之意 真蹟年老遠

官依有惜別之意

十百 真蹟冠二月六年二月六字

初百 真蹟冠二月二字 同口哥出外演舍不遇

真蹟口殘畫是四字 惠庵主具茶餅

閑話 真蹟庵字作山

初百 次入登雲寺寺靜園無人 真蹟出登雲

門也登雲寺寺靜園無人

初百 真蹟冠二月二字 次入王恩善慈心前除花

赴仲山石岡中陳副使 真蹟見字作向

蘇知歡來 真蹟歡字作官

初百 真蹟冠二月六年二月六字

十百 真蹟冠二月二字

十百 真蹟冠二月二字

十百 是日東開舍樓接東宅送禮 真蹟東字

作束 晚留星於留燈議乃事 真蹟乃

字作吾

十百 諸子晚來字法 真蹟求字下有看字

十百 易如長子都官携酒有夜酌 真蹟都

字作吉

十百 真蹟冠二月二字

子吾 真蹟冠三月二字

子旨 真蹟冠至大己酉三月六字

子合 真蹟冠三月二字

子九 又歡許道寧松樹之幅 真蹟幅字作軸

四月初日 鄭鵬南康訪下路學字官輩同行 真蹟

路學之學字無 見李提舉翁老平終

管真蹟平字作平

初曾 留大集 真蹟留小集

初晉 曹晉座具茶 真蹟曹字作惠

初吉 真蹟冠四月二字

初吉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八字

八日 真蹟冠四月二字

初吉 曹千二郎為侯屋 真蹟郎字下以

來字 不明而舍者錢正甫弟仁甫

真蹟作錢正卿

子旨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八字

王提點 真蹟王提點

與房高路應因話 真蹟座字作坐

子旨 同曹房高袁敬叔游蘇壽宮 真

蹟叔字作明

子旨 真蹟冠四月二字 送王思善涕 真

蹟涕字下以斗香二字

子合 兀坐無口 真蹟兀坐無味

子青

初吉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五月八字

十八日 回謁邢毅甫 真蹟甫字作夫

十九日 真蹟冠五月二字 坊王意不遇 真

蹟王字作李

子旨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五月八字

子旨 真蹟冠五月二字

子吾 坐為丹陽黃壽卿 真蹟黃字作貢

子吉 斗香 真蹟無此二字

子合 飯已同二公上 真蹟上字下以岳祠二字

子旨 看神禽 真蹟看字下以迎字

六月

初旨 真蹟冠至大二年己酉六月八字

初十日 真蹟冠玉六已酉六月六字

十一日 晚周王時中李趙公造募所寺 真蹟

二字作三

十三日 無一點金鑿痕也 真蹟金字斧

十四日 味頗純美 真蹟純字作淳

眾多北荷葉作五頃酒 真蹟世多字

十五日 真蹟冠六月二字 同形與矣未 真蹟

世形字

十六日 門見荷花 真蹟門見荷池

二十日以下至十月二十日 真蹟闕

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彙報展覽會陳列元郭天錫手寫日記四冊余驚喜欲狂先錄首周崇三題跋次請於會以陳善餘慶年嘉祥橫山草堂刻本雲山日記二卷冒暑往校得百二十九則詳記如上橫山跋所記校錄之餘想望原墨引為深憾者今有以慰之矣此冊原在揚州程氏厲樊榭望

有題郭雲山日記真蹟一純內見其所錄嘉祐日記後歸汪行農翁蘇齋方綱跋於乾隆三十九年甲寅趙素門輯寧鮑源飲述博跋於嘉慶五年庚申旦時冊藏宋氏周容齋爾清題於咸豐四年為於崇恩題於己巳為同治八年又時冊歸蘭坡中丞瑛榮宦河南師改使浙南巡撫鄭林問文煒先生之父也金石書五卷鑒藏甚富此周龍表之下居吳門民國七年捐館所藏遂不絕守近年會同於

估人之手可謂流傳有序獨惜翁鮑跋後一再散佚以刻本計之上卷僅十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首見末起自上海墨閣刻本約十四葉下卷後有百二十至十月二十日原墨閣刻本約十八葉周跋所記較翁先生見時又佚去百二十日以後數十頁者是指下卷而言上卷之散佚在周跋以後以所闕之文無可校勘頗為憾事幸刻本無恙者可窺見八九原墨每紙八行行楷細書中遇如雪翁並米海嶺之語其

最感興趣在一字之改訂事實昭焉一之  
 增補疑義晰焉逐日記事年月有繁  
 減主殊經遠錄在略為整齊歸諸一律  
 而不失原意又改句為酌議為深岩為巖父  
 為甫采為羅淳為純甘為干劫跋所記字  
 體草：未能識者今以見廬山面目矣余  
 客廬三十年最見宗忠簡公像卷載涕  
 金山今見郭靜菴墨狂存天壤均之卿  
 文獻正寶傳獲景印風傳幸甚！

客杭日記一卷

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元郭昇撰昇字天錫號雲山京口人是編乃其所  
 作日記原本共四冊真蹟在揚州程氏家雍正乙  
 巳厲鶚遊揚州得見之鶚杭人也因手錄其中客  
 杭一冊以歸其書自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至次  
 年二月初九日逐日瑣記交遊聞見中頗多請託  
 吏胥之事蓋昇於江浙行省求充學正山長時作  
 也鶚稱其所記白塔以進士題名碑為基銅鐘有  
 淳熙改元曾觀篆銘為他書所未載而寺壁一詩  
 與程史所記康輿之題徽宗畫扇詩亦可參考異  
 同云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西域記一卷》提要

敘略

永樂間中書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刺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學海類編

卷八

使西域記敘略

遊覽

使西域記

明 吏部員外郎 陳 誠編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窗牖門扉雕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氍毹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纏

學海類編

太

使西域記

一

遊覽

頭辮髮後髻服制與國人同世尊稱之曰鎖魯擅蓋華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筯釀酒多用葡萄飲則坐於地大宴會則設小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撒坐閒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用大小三等銀錢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輸納稅於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征稅什取其二以資國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設營事

者稱之曰刀完國主與管事者凡有事施用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爲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上鐫其事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於罰錢婚姻以姊妹爲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 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瘞之膏於墳墓設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若聚會則擇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眾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

學海類編

太

西使域記

二

遊覽

月爲把齋月盡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眾射胡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木懸胡蘆中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胡蘆鴿飛者爲得采國人有通回回教經典者眾稱曰滿刺爲國主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遊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三二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禮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柳榆

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李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良馬牛羊鷄犬獅子生於阿木河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恆於目閉之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馭云

###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大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有子城國主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造學海類編 天 使西域記 三 遊覽

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城東北隅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鏤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泥金書經裏以羊皮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與哈烈同

### 俺都淮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爲哈烈屬國

### 八答商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產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

### 失迭里迷

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木河東岸城內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岸西多蘆林獅子所產處也

###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跖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閒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二三寸枝葉生棘刺葉細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錫採煮爲糖名達郎古賓

### 塞藍

塞藍在達失千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閒草

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偏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偏體皮膚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之地可以避之

###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環城多水田南北近山行數里俱小山多苾思檀果樹又西行三百里餘有大山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丈如斧截齊峽口有門名 關路通東西養夷在塞

學海類編

使西域記

五

遊覽

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閒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主之

### 馬哈麻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君則設帳鋪氈寒暑坐臥於上其王帶小單刺帽簪鷩鷩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閒食麪不釀酒惟飲乳汁閒種稌麥及羽毛布爲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牛馬

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脫忽麻北與瓦剌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于闐有河河中產玉又有哈石之地亦產寶石金銀云

### 火州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熱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里餘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蓋古高昌國地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

學海類編

使西域記

木

遊覽

隸別失八里

### 柳城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州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州度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即 陳城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稌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蒴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鎖葡萄畜有牛羊馬駝氣候和暖人皆醇朴男子椎髻婦人蒙阜布垂髻



於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單刺帽號回回妝婦女白布裹頭號畏兀兒妝方音皆畏兒之語風俗大略與火州同

### 土魯番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即古交河縣之樂安城城方一二里地平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葡萄畜多牛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老云其國在漢爲車師唐以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中居民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

學海類編

卷八

使西域記

七

遊覽

廣僅二里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土魯番矣

###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十里餘城居半川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矮山產白鹽鹽白可琢爲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 哈密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閒有楸杏農耕須糞壤所種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

與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爲西北諸國往來要路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禮俗各異

### 達失干

達失干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任車牛

### 卜花兒罕

卜花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土產五穀

學海類編

卷八

使西域記

八

遊覽

桑麻絲縣布羊魚天鵝雞兔皆有之

文皇初平內難卽遣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解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之以還正與鄭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則睹者甚夥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烈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齋勅伴送及誠還朝僅得轉布政司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遜國伏戎爲慮以故輶車四出幾于上窮

學海類編

禾

使西域記跋

遊覽

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階此窮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畱十餘年至永樂七年還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四上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褒賞僅以工科改禮科而已後安終此官沈德符識

使西域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誠撰誠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永樂中官吏部員外郎誠嘗副中使李達使西域諸國所歷哈烈撒馬兒罕等凡十七國述其山川風俗物產撰成此記永樂十一年返命上之明史藝文志載有陳誠西域行程記卽此書也末有秀水沈德符跋其所載音譯旣多訛舛且所歷之地不過涉嘉峪關外一二千里而止見聞未廣大都傳述失真不足徵信

# 七人聯句詩記一卷

〔明〕楊循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  
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人聯句  
詩記一卷》提要

七人聯句詩記

金研閱

吳郡 楊循吉撰

余頃得請將還山中承古直老人一夔打敬公  
繩栗夫四刑部約以飲食過余作餞且爲別先  
一日老人先來作訂曰諸君明日就具熟食至  
不以煩子家烹飪謹謝之次日爲八月二十四  
日丁酉方午余與子陽殿撰飯於齋中而諸君  
之肴先至僕夫云須散衙時來子陽問誰余告  
以故因留子陽請同坐辭曰子勞且少睡以待  
之遂去一夔遺白酒二瓶來餉余遂命家人掃

餘言記

二

地布席頃之栗夫工部適至而古直老人來與  
之見皆鄉人舊交來接數語廷威戶部又適至  
廷威同州人也又頃於是存敬至一夔公繩栗  
夫皆相繼同至而徐栗夫起去將出門余與諸  
君共挽留之遂復入坐余因白留廷威廷威許  
諾余起入內廷威上馬去余出不見廷威使人  
追之不肯還乃罷時日暮雨作乃命家僮出看  
核蔬菜陳列几上又令別設一小案具紙筆以  
待諸君叙坐古直老人黃岩王仁甫南向左位  
第一工部主事海寧徐栗夫南向右位第二刑

部主事松江陳一夔北向左位第三刑部主事黃岩王存敬北同右位第四刑部主事華亭侯公繩西向位第五刑部主事吳江趙栗夫東向位第六禮部主事吳郡楊君謙西向次公繩之下位第七在會者九七人酒行自古直老人始以二小銀杯迭送古直老人不飲趙栗夫以右目疾不飲九酬酢揖讓之禮皆一切略去初進陳公白蓮花酒此酒甘滑香醇甚可口飲後能暢人肢體不作煩渴故是吳中佳釀也余久不沾酒亦爲盡一二杯以勉答諸君之意時雨漸

金匱詩

二

連綿大作不已簷溜淙淙然日落天黑市燭久始至家僮以紙筆進余爲之請於諸君願按京師例作長句爲樂因復請立一人爲詩監以典賞罰留馭就請命題以趙栗夫爲之栗夫曰今對夜雨只此可詠也詩用五言以落字爲韻誠曰詩只詠雨夜事不許汗漫無干如此者罰酒仍不准詩聽詩監許定於是古直老人先唱一句曰高進啓秋雨次徐栗夫曰頓爾爭餘燭得非洗我塵時栗夫初使回故云趙栗夫曰倡欲添君酌堦前渠溜走陳一夔曰燈下簷花落來

迴路遂阻入門而雨王存敬曰坐久衣轉薄暫停得耳靜楊君謙曰忽至令心愕蕭蕭佐歸懷侯公繩曰潏潏亂歡龍翻盆入杜詠古直老人曰名亭見蘇作浸深墻可危徐栗夫曰泛滿庭堪濯徒穴蟻何智趙栗夫曰歸林禽亦樂來如御枚陣陳一夔曰響失巡更柝諸公醉解帶王存敬曰群僕皆赤脚積陰已連朝楊君謙曰浮潤先徵昨良賓坐自固侯公繩曰好主投不錯決明色猶鮮古直老人曰梧桐意方索滴成老况愁徐栗夫曰激起鄉思惡吾方利河漲趙栗

金匱詩

三

天曰我亦思復着試將聽官舍陳一夔曰何如枕山閣朝街泥想尺王存敬曰漏地水驚勺忙身夜竊暇楊君謙曰病體涼得藥對酒今則同侯公繩曰逐事明又各搜吟思已倦古直老人結之曰願且更求約是爲聯句古直老人爲之終始九三巡而畢共二十一韻爲句四十二爲言二百十爾我交評咸以爲佳詠無一字可易方聯句時一客秉筆構思則有六客無事一巡詩至須待二三刻余以爲不樂乃偕立一令裂紙如掌闕者七紙請於趙栗夫曰聯句未至時

請各自述一首。述不當者。君詩監主之。趙栗夫曰。詰余乃以六小紙散諸君之前。而自留其一。時徐栗夫先成曰。黃金臺下雨聲稠。白玉橋邊水亂流。思親情更切。不堪今夜故人留。陳一夔次成曰。自笑馬郎老更迂。故山田舍半荒蕪。雖然驀爾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王存敬次成曰。七賢百志一燈前。次到迂夫獨浩然。食糲十年官再徙。不曾留得買書錢。楊君謙次成曰。長揖諸公從此辭。病人筋力自家知。如今只把醫方看。做得功名也是癡。古直老人次成曰。

本行詩

秋雨繞簷聲滴滴。夜堂熄燭影輝輝。自憐王粲身飄泊。回首人間尚未歸。侯公繩次成曰。馬蹄日日走紅塵。自怪微官繫此身。滄海烟波無限好。未歸真是不如人。趙栗夫次成曰。苦憶東南山水隈。已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自清游去。我有青鞋亦共來。諸君自述既周。是時雨益甚不止。而聯句猶未成。諸君各作此自述詩。與聯句無妨。始甚樂。余復以一詩未盡諸君之興。乃列作七闌著盤中。置几上。諸君訝問何爲。余笑曰。此當尤樂耳。乃請於詩監趙栗夫曰。諸君七人

當互相贈答。以闡爲定。諸君拈之。於是古直老人首得。贈楊君謙。徐栗夫得。王存敬。陳一夔得。趙栗夫得。王存敬得。陳一夔。侯公繩得。徐栗夫。趙栗夫得。侯公繩。楊君謙得。古直老人拈既定。乃請乘聯句之暇。各爲之。聯句到則復輟。而爲聯句句成。付肩下客。而爲贈答詩。誠勿誤公事。於是徐栗夫遂贈王存敬云。根在丹崖葉在吳。百年鄉思豈能無。對君欲贈平生意。愧乏一雙明月珠。存敬荅云。問字纔休已駕車。我來還復挽君裾。留連未說鄉情好。今夜詩壇正要渠。栗夫

本行詩

五

平黃若人徙海寧。亦吳地。次陳一夔贈趙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儋石儲。栗夫得詩。仰面撫掌大笑。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夫荅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時一夔雅有長往之志。次楊君謙贈古直老人云。草聖詩狂兩得名。家家歡喜老先生。翻嫌邵叟身多累。愛把車兒礙散行。古直老人荅云。文章真可擬前賢。江海知名已十年。手裡長篇許贈我。老夫今

金詩

六

聖詩

十

聖詩

十

聖詩

十

王在敬

陳一燕

趙栗

古直老人王先生仁甫以字行善章書作詩爲長沙學士李公所重自壯時遂不喜世事人以爲有仙風道骨晚歲喪妻遂不娶獨居二十年李公贈詩有云長安信脚自來往醉醒不記東君誰則其風度可知也先生今年五十七歲而神完氣實持論鑿鑿有壯夫氣初客侍講謝鳴治家鳴治去遂客王存敬家鄉里諸君如黃汝修武選戴師文庫部皆迭相延接此固先生之賢而亦黃巖風俗之厚也余嘗問先生亦歸耶先生曰吾歸則惟有里胥立門外相候耳何以

八 雜句

歸爲先生平生善飲後以下血疾遂與杯勺絕

然神韻高遠固風塵中一清真也

徐栗夫名寬杭州海寧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家世喬木博學有操存溫溫言動與坐終日不厭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臨清管磚廠余自登第後奉差至浙遂與君遇君亦見余遂如故人然余亦傾慕君久矣承君留余至衙中出佳酒饌飲余與余談浙中山水之勝云埕華洞最佳君往必宜遊之留連竟日別去後余至杭牽於公事但得到西湖上諸山及天竺靈隱而已然亦

說即歸不復能得其味所謂瑤華洞者竟負君言不得游余可謂俗客矣後余事畢北還至清河則以水枯取道自穆陵關出德州來都下不及與君會臨清余至工部未久復差至保定取道至臨清迎老母北上則復見君與君宴會者無算保定知府陝西趙儲秀前曾爲御史巡按山東與君交趙公妙於理學嘗與余談及君趙公曰栗夫極有工夫趙公特雅重君焉今三年事滿受代赴考當別除余方以功名期之而栗夫乃云將給假還家座中客問君當明年來

九 雜句

九

耶笑云來未有日諸君不信余獨然栗夫之言蓋栗夫與余言舊矣栗夫曰若游山君來浙吾爲主吾來吳君爲主然不知余病人此歸可得稍健隨君登陟否人生得游奇山水亦是福緣所招不敢必也君是夜談甚多雅語不能悉記可惜也

陳一夔名章松江華亭人與蘇去二百甲耳固鄉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今爲刑部江西司主事進階承德郎矣君雖在吏鞅中實不爲名利所牽其中介然有自立志而爲人平易質實初

視之若不與人親及交接殊無町畦與王存敬  
趙栗夫交甚厚若兄弟然無一會不俱也君好  
作詩醞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  
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  
句君語余云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  
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君今  
年才五十文字中常有歸思君亦崛強每遇事  
不可意必云吾只不作官乃已耳其心能輕功  
名如此嘗過余問病亦微露山林之志聞君家  
有別墅在居城外種對養魚又有田可耕足可

金句詩

十

樂矣人生事亦何能已耶故是夜君作詩田園  
意屢見余獨知之趙栗夫王存敬侯公繩亦不  
爲訝趙栗夫贈君詩云未老便爲投綬計知公  
天性在山林余笑云一夔未去若據君言則是  
一夔即今就去也栗夫戲曰吾欲促其去耳庭  
中爲之一嘆

王存敬名繩與古直老人同鄉成化十一年進  
士初除溧水縣知縣以政事聞取回遷刑部貴  
州司主事君早有詩名在士大夫間余爲衆人  
時得君詩讀之謂君才思豪逸不可當恒慕其

人未得見也後復會於趙栗夫家遂定爲友余  
初得知君詩及既交乃始得君之爲人人惟道  
其詩爲可嘆也君忠信醇實神凝目定深沉有  
才度觀其中所料人事不失分寸余以爲君一  
味從容可負荷大事蓋理繁而不亂遇重而不  
驚者須此輩人也君亦深愛余文余文字何  
足當君之愛君則誤矣君近以先將出待所與  
同事者未去故連日得暇言過余病中談故事  
甚悉余不覺移席近君傾聽君又欲讀書余謂  
史漢好文章君云吾讀書志不在學作文章也

金句詩

十一

君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君詩師山谷故多拗  
句造思甚苦與余初見時詩骨格稍不同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允待  
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  
栗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  
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  
得恒訪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諸人  
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  
也京師酬酢既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  
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



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  
余嘗作手摺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  
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  
之殊不肖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肖樂  
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  
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  
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爲  
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  
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  
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

八  
雜詩

十三

事時臥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留連  
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  
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  
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  
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  
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  
夫家時亦有一夔存敬同在相與談詠時將及  
雞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早入朝候車而  
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

爲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  
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  
趙栗夫名寬吾蘇之吳江人長余一歲少以論  
子稱於吳中成化十二年與余同中應天府鄉  
試君第十六余第十八鹿鳴宴上余與君俱坐  
於東序余席正在君下見君風儀秀整可愛時  
君年二十一歲余年二十於是日爲會君始次  
年會試皆下第入太學亦不甚數數後皆告入  
南監而余後君至君時已有名六館中籍甚而  
與寶應朱存仁居近而游甚密余未來時存仁

八  
雜詩

十三

已與君恒談及余待余之來及余至則與君存  
仁無一時不偕成賢街皆列植楊柳望之如畫  
太學前後皆山水可游余是時又得存仁及君  
爲之結交常時相與登臨吟嘯以爲甚樂蓋栗  
夫之與余交善起此君初至監時祭酒今吏部  
侍郎晉陵王公雅重君余後至監未久而中書  
舍人今兵部郎中李先生尊丈以書來達王公  
以循古之名薦余殊不敢當王公乃召余與君  
及楊方正三人就試皆蒙王公稱賞列在高等  
方正豐城人也後王公以余二人年少每致引

試余遂得隨君齒於人君文章自是一機杼豐  
贍秀潤滾滾數千言不難而悉有思致方正之  
文鋪敘謹嚴能於雅淡中出奇皆余之所不敢  
望者後余先送存仁還淮南次送栗夫還吳江  
而後楊方正送余還吳中是後與君遂為契交  
次年為成化辛丑余與君北上舟相前後及試  
禮部初場君宿於余館中以入余是日以燭不  
繼文卷被奪不得與君終試開榜日君第一先  
夜余使人特為君候先得之亟使報君是日  
小錄載君論汪洋層迭傳之京師人以爲近年

金句詩

古

所未有也是試吾鄉翰林吳公實為君座主吳  
公初得君卷大驚不意為吳人也及拆墨乃知  
君而君平日未嘗語吳公故不為公所識吳公  
德望重天下其所品藻則為佳士而君一日遂  
見知於公公可謂善知士而君可謂得所遇矣  
會試合天下之士每科不下四千五百人而吾  
蘇自近年來甲申科崑山諭德陸公第一壬辰  
科則為吳公第一公長洲人也乙未科吳縣翰  
林王先生復第一至君為辛丑科君復第一蓋  
連十五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有四人

科目之盛無以加矣今三公皆為館職而君  
否人以是惜之君為人簡易明白與人接無所  
留隱每以已意自行於人喜愠不計也至其久  
自持愈堅人亦自信之君讀書了了見古人著  
述意自恨下筆不及此乃余所以奇君也君今  
為刑部河南司主事

楊君謙名循古為人多病病已十年矣其病為  
心腹中藏癥發則終日鬱鬱然膨脹日不能一  
飯夜則不能卧翻覆甚苦少亦好讀書讀一卷  
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問之茫然

金句詩

十五

無可答也字甚拙為詩以求去疵去晦故多俚  
近為文章亦然好靜坐亦不得調心法然亦因  
是於生死禍福事得以少定其心觀古人功名  
事亦心喜之然自料人物卑下不能為也又其  
性多急不耐事有觸意則思遁逃山林以避  
之而其人實無他能獨抱奇病在天地間悲夫  
既叙諸君於是自叙

會中勝事附

兩栗夫

徐栗夫

趙栗夫

三同鄉

古直老人王存敬同鄉

陳一夔侯公繩同鄉

趙栗夫楊君謙同鄉

四不

受酒不揖

入座不讓

得謔不怒

至酒不狂

五難得

良會難得

合席人難得

蓮花白酒難得

鄉談難得

六事

雨難得

六一

六供事

褚先生

墨氏

筆奴

硯子

杯兒

燈明府

七人各占

王古直老

徐栗夫

陳一夔

王存敬

趙栗夫

侯公繩

楊君謙

一大奇

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七人聯句詩記

入聯句詩

七

七人聯句詩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畧已著錄是  
編乃循吉與王仁甫徐寬陳章王弼侯直趙寬六  
人會飲聯句因成是記後列六人小傳而以自撰  
小傳附其後復以會中盛事系之卷末蓋偶然寄  
興作也所載勝事以六官一隱者爲大奇亦未能  
免俗矣

# 歸閒述夢一卷

〔明〕趙璜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末李氏木樨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歸閒述夢

一卷》提要

## 歸閒述夢序

璜自登第入官，垂三紀餘，始獲乞休。今家居又六年矣。明農之暇，心稍閒靜，思及官中往事，頗能歷歷道之。雖無奇謀異政可書，然自集結半生履歷，大端顧亦有關繫焉者。如出守齊郡，入丞京府，巡撫宣府，山東總理黃河運河整飭，郊畿武備，督運宮殿大木，以至掌理部務，雖責任不司，事体亦殊然皆處繁劇之地，當發策之餘，干涉中宮戚里，掣肘難為者多矣。璜也為之盡吾心竭吾力，利害不以繁情險夷，不以易節，既多年所隨事計，勞則亦有涖埃之補，當是時，郡有去思，邊無警報，東土以寧，近郊以靖，河患以平，大工以濟，部務以清，此豈璜之力哉？抑惟國家聖聖相承，德威廣大，典法嚴明，雖以璜之迂愚，謀承任使，所至往往成功，有可藉手，對揚休命者，實仗國家之靈，茲欲沒而不書，可乎？於是撮其大者重者，筆之簡牘，歲之篋笥，非敢自衍，將以貽後之人，俾知國家之盛德成所及，典法所臨，夷虜自遜，欽近山川，莫不效靈，而況於中宮戚里，其何敢差池？特在臣工奉行何如耳。璜於此，蓋有望焉，豈徒書哉？其曰述夢云者，事之鎮末題奏，有章議行，有奏傳播，有口碑皆實事也。行之往，日言之今日，聽者何所考證？不猶說夢者乎？故竊取陶靖節句，中處世若大夢之意，以自況云。

嘉靖壬辰孟夏之吉，西峯老人璜

又詩

藥物年來是所須，深居簡出一衰軀。延賓不惜三公食，

教子惟知讀父書事業百年應自愧遭逢千載更何如  
誰知習靜今成懶萬事茫然却類愚

嘉靖辛卯八月廿一日一雨沛然秋田久旱得此予甚  
喜而經一晝夜不休至足矣予枕上口占一律

甘霖一洒潤如酥洒入秋田活稿枯林下散人聊短述  
村中農父競高呼民勞稼穡憂無食官急供需喜有租  
我向天歌乞終惠公私俱足萬方蘇

即報傳來凡薦起用旧人者輒及予人以為賀予則憂  
之及得無點報而憂始釋蓋至明年已七十老病侵尋  
萬不可出且平日浪得虛名全無實用再出則舉平日  
棄之也

行藏不必問西峰已作人間七十翁不這一書投政府

漫勞屢薦達宸臆居鄉只擴容人量教子惟求報國忠  
一炷心香祈聖壽萬年瑞拱撫癘瘡

成化中先君除四川富順教諭之任經湖廣石首罹此  
陳夫人母家往為泊舟後側携予省之予甫八歲立舟  
上三僕隆保自篋抱之舟開墮予水中隆得援未墮予  
雖在水面仰四体展布衣俱新製厚密浮而不沉先君  
急走筏上救出之此六十年前事也今思之毛髮猶珠  
古人云人逢大難不死必貴有予視之驗矣  
予自少患痼疾甚苦每發至不能卧但枕書達旦凡五  
六日方愈成化末讀書任同觀道士萬成濟甚敬重予  
一日為檀越祈禳謁武功山別予適疾作惆悵而去至  
山為予具一疏穰之時予枕上忽夢登樓高大無際厚

重如山其中寂無人焉但見一神星冠霓裳蒼頭美髯  
宛然張老天師也左執盃右持簡盃中一物如黃豆大  
以簡作法向予曰吞之予如其言物在口間踴躍而  
覺予惑焉比濟歸以疏示予始知夢不虛矣濟也一念  
之誠神輒響應之如此夫豈偶然未幾予家居疾復作  
適醫楊復道以砒霜凡餽予服之自此病愈歷數年不  
作雖作不過痰嗽而已其凡如夢中神所賜者殊相類  
今人治疾必曰神藥相符信哉

予初至濟南首禁科罰僚案僉曰不可撫按三院布政  
按二司各巡各道但有公費俱取給于府非科罰何所  
取供予曰剝削下民奉水上司瑣所不敢前此大戶部  
糧輒罰紙價供費予盡革之未几大戶以追賠奏行分

豁供檄布政司罰紙惟府無干但于各項該支價內除  
足數支給之外稍有一二羨餘悉貯公堂充費又于該  
受狀內除情重者紙價入官備賑外情輕者量為發落  
有力人犯收紙一分公費無力者免罰同僚鄉官往來  
相待酒席相贈贐儀皆此為出所贐書帕而已雖予朝  
親考滿餽送亦不過此酒席從減革去過半上司初予  
節省一切公費不以累府但於朝覲進表阻轉部糧考  
滿等項本府亦辦書帕為贐所費不過柴薪一名之數  
所以科需雖革費用頗寬前此府僚設酒俱用鋪戶買  
辦器具皆其費用又用五采布絹搭棚綰綴園桌遠遠  
鋪地予悉革之府僚酒非迎新送舊遠行不設設設皆  
更農領價買辦不搭棚不園桌不鋪地惟大公宴本府

量搭一棚處有布絹竹木席箔器具等項備用二司酒席亦許鋪戶赴府領去答應二司聞之亦頃從省修靡之風少衰鋪戶布絹綾緞等貨稍免風雨損壞各行商鋪之貨每司府公私之用不照時估止給半價又夥過期不給商鋪率由此累予至凡府中賈貨俱兩平估價及期支領得少赴焉山東士夫最有公論予與之交甚淡泊如張黃門嘉禎居隣府治歲暮止送炭二十包紙四百張張笑而受之云前府尊所餽十倍予不以爲惠今所餽止此予鄉人沾惠多矣予心竊喜焉尹恭簡公時致政家居於撫按二司會間滴酒向空曰天閱我濟南民降下只個循良太守來以蘇民困何幸如之何幸如之諸當道僉曰然張中丞用和亦曰節財省費如吾

太守真循吏也二公俱任府城予亦無所陰厚見稱至此其他士夫同然一詞無他能惟節用愛人一念頗真士夫尚取之況賢於予者乎

山東鎮守太監住劉臨清每歲出巡輒索各府餽銀動以百計予初至濟南李太監堂發銀四十兩賈馬進貢予以無馬報原銀封還李笑而止未几李太監忠代之出巡至省予郊迎立候未不悅牌拘府吏比較予不發第對濟南指揮李茂言鎮守經予所屬州縣科銀賄送頭目多者有餘兩少者數十兩殃民如此予當奏聞李在鎮守門下聽事以告頭目鎮守俱予又赴撫按處白其事適公會撫按勅朱云知府才行在朝諸老所知可以禮待不可以勢陵也朱遂禮待予且稱好兵予曰府

事不完罪在和府若比較吏枉之也未欣然曰免比較予令有領徽牌訖自此歲省百兩之餽蓋弘治中法度清明臣工得以奉行無敢挽之者至正德間鎮守歲以進貢恣行科需郡縣騷然嘉靖改元聖明御極各省革進貢罷鎮守天下晏然臣民幸甚濟南府吏舍多以茅覆予一日坐堂見東舍火起急呼水救之責吏徒寬而怠次日復火予又欲責之吏牽跪告曰非人所致予曰有崇子曰有予令辦牲醴自撰文齋沐詣城隍廟祭告火熄凡三四日復火予第令取水救之隨熄次日又火適濟南衛致仕指揮鄭鏗告予曰此老狐也下必有女色密徙之當自熄予訪火起處果有薛吏少妻每如廁輒見此妖莫敢發也予即令首領官督令於更深時

密送其妻歸自此火不起矣予見鄭謝之鄭曰尚有治法置一獵犬待之狐即遠遁不然必死于犬予心識之未聞歲末中丞欽巡撫山東行治夜被拋磚打瓦至晚輒將巡捕官撻辱一日予以事詣治見杜指揮守勅攆跪門下求救於予予入公即下堂立候云我正要議處一事地方人敢投磚瓦于我房上予曰誰敢公曰每夜如此豈有鬼乎予曰舊有之請容指揮片時環為之處公曰諾予出候門外柱入釋放跪滴水前一大磚自空擊下殿中杜頭杜曰此大磚何人能拋入乎公曰知府言之矣汝出聽他處予令人週圍索之果有治容即昇之還去予厲聲曰不遁去我定捕斂之以復予公自是行台無復磚瓦之虞矣鄭指揮年七十以見上多見多

聞其言用之屢效亦武弁中出色者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無不可制之物所以貴于聽言也等而上之商羊洋實得之重誼況其下者乎

鄒平有大戶梁張洪者收邊糧折銀一櫃數千兩縣堂封鎖寄庫適吏馮績暫出洪乘隙啟櫃盜出數百兩績至見其封鎖完固交收入庫數月交出解邊稱驗數少縣官將績嚴刑追併變產賠償問發擺站庫訴分守參政陳良器轉委推兵馮顯莫能辦理一日赴憲長戈宣訴發予推問不得顯跡姑令監候是夕臨卧默禱城隍祈夢至晚寂然無夢自謂神不信也明且升堂該縣稅課大使吳江以事詣府予詳怒叱隸脫其冠服加以嚴刑罵云汝侵欺了官數百兩今日定要追出蔡案俱起

數予曰且寬他片時有一事問他說得公可饒說不公不饒江曰敢問何事予呼至案前屏左右問曰馮績事何如江即舉手向空高呼曰此一問是濟南府城隍昭報了連呼者三只銀是張洪自盜了寄在夥計呂姓者夥內生理其人資本巨萬以此踪跡不露但去提他即索其銀來償如其言提至供吐實情乃洪與績同在收銀及貯庫之時績之叔同役偶不在洪令績覓渠因見封皮糊濕可揭而鎖有匙可開遂自盜出績至不悟收入庫內以前官皆以坐績耳熟數追銀賠訖馮績贖產償費釋放之績刻未祀予洪抵罪予所祈者夢而已人報視夢尤明且悉神妙莫測如此謂無神可乎海鹽縣舊有齋府屯田八百餘頃府廢田畝居民佃種

弘治中青州壽府之國討作牧馬草場戶部題准行巡撫公同三司守巡勘處各勘居民男婦動以千計告擾哭聲振地守巡難其處乃議中半分撥民亦不服如此者經三年王再奏朝廷督責益嚴巡撫徐公源以守巡不堪改委二司正官勘處時劉方伯汝愚陳憲長瑞卿來集眾議亦無定處但言於徐公曰必須知府親詣該縣撫諭居民事或有濟公從之以委予予督原委官武定州知州趙永禎樂陵縣知縣沙鵬海鹽知縣許立臨日審踏無異仍依累年守巡中半分撥之議取供王府不滿望居民不樂從訪之士夫察之耆老僉曰此外別無善處矣及回館閱供俱作屯田開報予曰屯田有何冊籍可查民曰收有正統年間印信紙單驗之果然予

躍然召官吏里老師生諭之曰非橫此行貽患地方不小此田仍該聽民佃種不敢撥給王府時大臣有議天下屯田被王府戚里勢家占種者清出召人種納子粒文作官軍月糧者該戶部覆題奉欽依差科道部屬等官領勅分投清查出榜通行曉諭此例既行王府原有屯田亦當退出豈可更將民間見種之田作草場與之乎知州知縣三人出身俱名進士今在吾屬又為賢才今此田地方利害所係不細却盡心勘處非我此來誤事決民寧有紀極言畢三人愧謝不暇海鹽之民懼弊動地及回省城劉方伯尚懷疑慮陳憲長喜勸顏色轉王巡撫具題該戶部覆題上可其議於是屯田仍聽居民佃種納糧王府不復言奏討矣



正德初朱公欽巡撫山東議免衍聖公地畝稅糧均派  
兗州所屬花戶代納蓋據布按二司勘需也公具題聞  
予以濟南府事赴台稟議公見予入門即先下堂立滴  
水上候云我有一義舉事具題本已封就為我決可否  
公具言之予曰似未為當夫子後人食無糧之地鄉人  
賦無地之糧損彼益此夫子安乎公曰只為糧有客額  
不可議免予曰不然山東地方黃河有衝決瀕海有鹹  
爛王府有奏討若以定額不為除糧當令何人賦之今  
恤夫子後即蠲其糧可也何必更累鄉人前此必有免  
糧故事當查予退差人齎數字與兗守查出先年舊案  
免糧非只一次俱是徑免無洒派者予封冊案以復公  
大喜改議以聞未幾免糧如前例凡地方事須奏司府

有才識者查議停當方可舉行若草草鮮不差矣  
弘治末太監吳中甯瑾奉勅選后妃恩真保廣順大各  
東昌等府每府索餽銀多者五千兩少者三四兩所  
至騷然山東鎮守太監朱忠先期至濟南會三司議處  
營辦延予後堂坐議欲照各府例予曰不然濟南今年  
災傷重大分毫不可科歛二天之庇惟鎮守老先生是  
望朱云得撫按批動官銀亦可予曰撫按就批司府亦  
不敢依撫巡審祭司府但有過失便去進本奏出他名  
頭豈肯批此處士夫亦好說人長短不但巡按前項經  
過地方物議洵一戒為二中貴危姑記予言言畢朱曰  
亦說得是我扶持你朱去分守毛少恭理巡按金侍御  
洪公予議相合金甚風采一中貴至部下有肆行者輒

擒之上下肅然不能堪毛為之調和理正辟辯彼亦  
強從故金之成不損中貴事竣竟無索乃之青兗登萊  
四府拉子送出境至泰安吳摘小過辱知州胡某蜀人  
狀貌雄偉義不受辱毛調和之乃止次日遣一奏帶京  
衛千戶說予曰各府五千濟南減作一千予曰賢內相  
奉朝廷初選主后妃事體重大豈可騷擾地方彼餽五  
千戶所科豈止五萬萬一敗露得罪匪輕瑣決不敢干  
戶云我老公公所言人欲老尊長所言天理不敢強去  
以復吳責之另遣一官來予却之如前知不敢強而止  
是日安德馬驛陸驛丞送邸報至劉執齋為御史巡撫  
真保等府刻吳索賄擾民每府五千餘兩即奉武宗皇  
帝聖旨吳中着好生鈴束下人不許生事擾民事完作  
急回還欽此吳得報詣予至堂上出席陪茶云先生所  
言句句是好言語多謝多謝明日起馬去金復巡歷尾  
其後吳甚憚之山東六府止是東昌一府被索數千寬  
青登萊四府並無所得皆濟南之力濟南給予亦議取  
之賄罰分給州縣不許科里甲驛遞不許科水馬等夫  
雖其廉給下程俱此為辦事完造兩守巡查考人夫鋪  
陳本府一一有處比之他府尤為省便齊整大抵金夫  
巡風力過人毛少恭才識出眾俱以為國為民為心只  
此一事所濟非輕予之得效尺寸二公之力也金薦予  
云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鎮重如山柔亦不如剛亦不吐  
公平似水時清成蘆御史羽薦予云有為有守一省播  
其芳聲無論無疆眾論推其偉器二侍御交章俱特薦

並在一時予何足以當之中貴吳貪而有才甯廉慎每予見必延坐後堂陪茶云吳要只錢做甚麼故執齋止勸吳不及甯也吳初至濟南府運衛堂上三司首領俱一班作揖四十餘員不論出身不分品級皆混為一體按二司多矣未有能正之者吳一見即厲聲叱之止令運使知府二人一班立簷前行禮出席答拜其餘叱下台前墀內拜揖坐受之吳故有違者二大巡聞之云此吾輩事中責為之可愧也乃令按照所定禮節損益行之

予守濟南府時姻家李重哲聞予甚清苦寄書勸速為家計至予運當夫官四都有老儒楊淵知予平書至亦以此勸予曰命固然矣節不可改一日益都金尹祿

南昌人以事至省予留飯焉索八字看云此大異事先生治行一代不數人今看尊造不久當謝政何以處之堅問有陳通判瀚者向金耳語云先生令尊八旬矣豈以憂阻也金曰非也予曰第得老父無恙寧失官鄉人嘗以告予矣命也何必處時禁府王長史選於予有瓜葛每以予命與鄭寅議鄭言與金同王曰旦夕當殊擢女百種經當燒鄭曰敢以經賄未數日轉順天府丞王遣僕索經鄭曰令親至便勸他棄了此官不然死有大災我百種經且待未數日有綿衣官校拿問之命王曰鄭神仙也鄭即詣王曰到此若夫官最好不失官必有大利且不可免又數日命下為民鄭又詣王曰賀之曰四五年後令親當來京坐轎王乃携酒設出崇文門外

追予錢之有贖儀焉因述鄭言慰予而別後予至平未起廢至京由府丞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山東轉工侍治河飭武入部佐理轉左侍尚書悉如鄭言士夫利鈍信有命焉但當順受之耳

予守濟南守法勤事節財愛民夙興夜寐垂七年始有順天府丞之轉報至即將庫藏關同知耿文明交盤各項銀共二十七萬兩有餘每三千兩為一櫃每一百兩為一封每封加羨餘二兩簿卷開載纖悉明白仍造冊每房科一本存照予與耿各一本執照交畢巡撫中丞朱公欽以奏地方事忤逆瑾差校至山東收繫之予亦被累下錦衣問予無干潘范二鎮撫皆稱予好官瑾令管承殷忠索銀千兩時卿官中有欲為予處者予力止

之遂放為民命下鵬湖費公石潭汪公內翰徐公即過予曰可無一辯予曰老父在堂年八十矣進不得事君退而得事親此回殆天賜不敢他求諸公曰此大道理一笑而別明日出城至河內務登舟德平有部糧大戶千數人跪予泣曰某等感恩多矣一人弭姓自言吾子太監與馬太監永成對榻昨聞祖父受屈即向馬公泣曰此我郡人恩主也馬曰快趕回我奏朝廷留他復官令某自京來請回予曰不可太監好意為我謝之言已即登舟行口占二絕其一曰空向山東日夜忙也應無分到京堂梅庭八十人問少正合南歸捧壽觴其二曰本以迂愚觸禍機聖恩寬大喜容歸休官不怕鄉人笑為有斑衣當錦衣及抵家先府君喜甚執手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兒無愧矣旦夕承歡歲餘先君寢疾瑯侍湯藥頃刻不離側閨一月餘而終繼母陳夫人哭之慟閨七日無疾而終殯殮如禮乃延術士擇吉地得一坏於四都獅山之陽奉二柩合葬焉既葬適沙侍郎鵬奉勅查盤庫歲至縣過予言曰老先生知否各處司府事有干及各該官員罰未多者數千石少者數百石濟南有十數事撫按有罰至千石者老先生以為民得免自天相之予聞而自慶時各處司府往往以庫藏坐罪人自山東來言御史二司盤庫見予經手庫銀封識完整且有羨餘稱不輟口御史張檣歸櫛賤名于朝士夫咸惜之庚午歲瑾伏誅臺諫交薦起用仍補順天府丞之任甫十月餘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又十餘月調撫山東自此轉工侍治河飭武督運營建土木補部缺轉左轉尚書矣予嘗集結平生履歷多借幸于天匪出人為初轉京丞所以酬吾勞隨盤公帑所以彰吾廉以為民免罰米所以憐吾貧寧失官不薦賄所以顯吾節其退也公論惜之養生送死得少盡於二親所以全吾孝其起也公論薦之効勞宣力庶無負於累朝所以成吾忠此一事也關繫有此數者予豈愚豈能了此所以履險如夷變凶為吉冥冥中不有安排之者乎

正德六年予補順天府丞署印一日惜薪司差三人赴府稟說太監李本拜上尊長說醫官劉相久此柴價一千兩年久不完尊長與劉天官有交延久不追今可借府庫銀限五日內未完不完定借尊名奏奏矣予即厲

聲斥之曰李太監與劉醫官有交侵分柴價我不恭他他却要恭我我與天官素不識而如何有交你回去與太監說五日內恭來不恭再不許來府打攪言畢即喝令辦事官將只三個積年光棍叉出大門去不去一個與他一頓板子趕出去三人跑出時各首領赴堂稟說只事不好忒發得過了予斥之云爾輩曉得甚麼少頃治中通判推官皆說自來無此等事須早處予曰君輩放心即喚當該取卷閱畢令寫一牌差人齎去喚劉相來查審處之皆戒去人曰此劉相事不要去天官家豈意相已設計先在天官處誘說府丞要與哥做對頭天官暴怒即將齎去信牌與看大怒我弟也是京官誰敢擅捉只賊賄我手裏取他來他却與我家做對頭取牌毀之兩傍有十餘人各執刑具差人見得發惡一人跑出示將一人捉住拔去兩鬚治盡用攪杆打訖四十傷重方放地方提甲扶抬到府具呈予令林京判劉之姻也往與之言內府供應錢糧侵費千兩以上止喚令弟查審府中無一字干犯天官乃毀信牌毆公差人黨有罪官事大彰露請發醫官或以家人代之送府量責數板令其查算庶好遮飾不然輦轂之下豈敢發法徇情京判言之不聽回府告予不得已但恭劉相而已一字不及天官命下錦衣收相下鎮撫司追問天官亦誣予受州縣官拜見禮及詣恭本內有誣為重以死作生等過奏辨荷蒙武廟明察但取府首領并吊原行卷案查對餘無所問相執詞強辯鎮撫年斌東公執法斥之曰

趙要錢科道如何交薦他朝廷如何起用他<sup>他</sup>泰內輕也好重也好生也好死也好莫管他你只把錢糧查得明白罷相語塞對卷查出侵費銀六百兩該賠事連太監李本引項那過二百兩准銷仍於相名下追四百兩司禮太監張永亦持正論笑說只怎做得天官地官也做不過呼李本斥之曰你今日要泰順天府明日要泰順天府而今却被他泰了我若尋究你就是死本但叩頭乞饒而已鎮撫查卷畢驗得予所泰得實首領送回供職卷案送府收架劉相送刑部擬罪事屬郎中顧正天官門生受囑泰府首領以泄天官忿予聞之即詣刑左侍張泰告之曰府首領已該鎮撫查審無干題奉欽依送司供職法難再泰顧郎中弄朝廷法報座主恩法

正當泰泰但勸將就而已予同府差官以告刑右侍張子麟吊卷一閱即拘該吏痛責之呼顧郎中至以言責之本尚在大理令具檢舉領回改正予准此雖一事可作勸戒有數端焉刑部兩亞卿皆法司也左張如彼閣右張如此明郎中鎮撫皆問刑官顧以文如彼私牢以武如此公據事直書是非判然豈不可為勸戒哉告劉相以市井李本以閹官不足論也責備賢者予於天官不能不太恩焉天官名机

鎮守畢太監真奏要於省城造衙門住劄比地省例與撫按並處予備查先年設建專在臨清住劄緣由并奉到先朝明旨行令遵依事遂寢未几又至省城與撫按會要出巡各府以賊平時曾設賞功晏待欽差監軍太

監提制都堂提兵動威并紀功科道督餉郎中等官費過銀數千兩該布政司償不償要令各府償予曰賊方派馬民正待哺此何時也鎮守此行恐致激變令三司約巡按同阻之僉曰委實費多阻之恐難予曰我亦知其難但阻之不從告革之罪可逕不阻則同罪矣僉曰當阻畢聞之徑過予哭訴其苦予曰為地方苦好事若要責償各府將來事叵測我今阻不聽我但奏知脫我罪耳畢撫然起謝曰哥教得是某當聽差人馬趕回出巡牌明日泣別回臨清去時各府州縣官給由止奉巡按批准即行於巡撫處一辭見而已予至悉駁回任撫民內四五員以進士出身屢經薦舉駢然詣巡按訴云俱帶家眷至此今駁回任吏無放期有誤行取乞為言

之巡按云我不與言此公不近人情各官回任予即具題云地方當災盜之餘撫民須賢能之官某官某某官俱賢能屢經薦舉今三年任滿例該給由臣等議令回任撫民但恐誤行取乞勅吏部權宜但取文冊繳部准作給由之數如果賢能堪任風憲一例取用等因吏部查復准擬各官未幾悉得與取感謝自是事體漸復弘治舊規巡按鎮守三司咸服予處

初魯府鄧平王妃薨無子時原子當渠長王不欲立為後奏奉憲廟欽依娶百戶某女為繼室冊封之生子當京奏奉孝廟欽依冊封為長子歲食養贍米百石渠受鎮國將軍歲食祿米千石名分了然正德中王薨渠爭爵引英廟時例凡郡王妃薨而無後者方許請封繼室

有後者不許謂妃薨時洪以庶長當立涼母不當封繼當涼不當封長子襲爵涼則以王存日母子俱奉先廟朝成命冊封爵當襲禮部題奉武廟欽依會多官議照例革涼長子洪襲爵涼不甘奏至十三上欽差司禮監賴義刑部侍郎黃珂錦衣指揮陸宣詣府會勘追奪涼母子冊命奏奉欽依洪襲爵涼革去長子平中習禮三年畢日定奪涼既無米養贍貧苦不堪至拾馬糞以炊未幾歸善王以妄言反叛該魯王奏差司禮監大監溫祥大理司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詣府會勘洪乘機捏寫揭帖誣涼同反蓋欲陷之以絕後患差人呈送溫所溫曰我勘歸善事涼不該勘令聽候官連人送至予處予呼差人厲聲責之曰爵該涼襲王奪之矣又欲害

其命乎涼無能為在撫之耳我將此帖封進以聞恐爵搖動汝歸以我言告王速改涼今失所我當處之即日備涼情奏聞武廟憫之命下授涼鎮國將軍房價祿米人夫照例給涼困苦之餘一日富貴榮顯不知其所自也自是洪亦以禮待之兄弟和氣如初既數月予轉工侍兼僉都台河漢對諸宗室言趙薄我只原涼當時有人郡王讀書之禮非之曰趙公扶弱抑強正是行其所學汝兄弟今日和氣當感他何可怨也洪曰你說得是洪善寫竹寫一天霖雨一幅差人送至濟寧行臺謝予初洪聞予正論騰謗內府內閣臺省廠衛賴公論莫予害也今乃悔謝實出望外天理之在人心豈終泯哉予初撫山東夏布政自負久在地方事體熟知苟率三

司稟說各府糧草災色二年矣今次例該全徵請行屬催完予曰不然二年之免罪非免也流賊殘害小民逃移無可徵解非但免之仍須賑之今瘡痍未起減免方是惠養夏等固執曰再免戶部不准恐誤徵收反貽民害予曰須處之存留減免起運折納何如三司曰折價不減之減亦恐戶部不依予曰我一面奏一面行不俟定奪三司而從退以告巡撫羣笑之予會奏事下吏部允峰孫公交晉溪王公瓊歎羨不已即議復兗軍仍徵本色其餘京邊倉口悉准折色報到山東夏等速請徵兗米予曰仍催折價通總漕張都憲繕自京議事回過德州差官來言兗軍決要米上紫徵明年正月我撥船來不可遲誤予亦差官報之云兗米折價將解京矣船

來決候張公幡然曰上紫再奏我亦同奏運船當另改撥比奏再至允峰撫掌云災盜地方得折納足矣如何又要本色巡撫處最是依議題覆上可之於是民頗省便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是已巡按三司自是服

予

予巡撫山東一日兵部差指揮吳鐸貴寄至云東平有屈姓者三人報案于吏部梁主事殺去軍舍表質糾集千戶某、民人某、共十人謀為不軌某日在某廟散盧中五百餘副要殺知州知州陳銘聞和引水護城堤防變發溺死者數十人等語殺素仇質幸其有此即開揭帖引白太宰遂庵轉送兵部水村陸公遂以上聞勅鎮巡官擒捕差指揮覺咨至予且寄聲去楊公報知廠

衛共差校尉十人徑捕巡撫必須先獲之若落彼手受氣不可言予曰絕無此事即差濟南衛指揮毛緯領精兵十騎賞憲牌一道作犯人捉入於劉德兵暉部下差一千戶領精兵三十騎尾其後防變處定三司府衛官至詢謀僉同乃督官兵星夜前去彼地方晏然各犯俱出官就解予恐報密者逃又差一百戶星馳前去鎖械一同械至一訊問報者即涉虛但云梁主誤了我我只聽得人言如此不曾首他不知梁奏等語予取卷節口詞發按察司監候訖十校方至大言地方不軌鎖撫之責朝廷差我輩來如何不等候我輒自拿問意頗不平予一面將罪人捕獲地方無虞緣由題知咨兵部云乞勿議賞候勘實再報一面令二司禮待諸校云本無密

事報者妄言我已題知諸校怙然回京初吳指揮賞咨至雄縣一帶大雨如注吳先渡刻期抵省諸校行遲至則河漲被阻數日比抵省城予已捕獲其人上聞矣叱有錦衣百戶賁勅至云諸校此來懸望立功今不遂者雄縣一雨之阻耳予曰非予之幸乃數萬生靈之幸也勅內令予輩多方擒捕務在得獲有功之日不吝陞賞今人雖獲而事本無何陞賞之敢望百戶曰最是未幾欽差官至予與鎮守接至齊河則司禮太監溫祥先至數日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至開勅為郡王醢酒不服教令妄言反叛事該督王奏歸善王當為擅打長史馬魁弄犯前罪奏聞事下兵部議必與東平人同謀題奉欽依勅差各官前來併勘解京又差總兵官卻

永等二員領兵六千同至兗州勦捕溫首密問予予曰絕無此事明日到兗州便見遂與偕至地方晏然差人拘歸善即來哭曰此馬長史害我也予即言于溫曰不費寸兵罪人斯得總兵武臣至則據以為功地方受害不小安知滾馬之徒聞風有不驚疑者乎今出榜八道分投晚諭軍民各安生理毋為流言所惑陷于非辜出按三道止各總兵回還此中不必用兵毋致騷擾溫俱從之果及王韓至公同三司勘訪果無反判情由止是馬魁受一富軍賄誘其弟入樂籍其弟投歸善爭不勝醉中辱魁魁訴于王王拘當沕醉中妄言曰父王如此逼我就反了魁危言恐王當沕反叛不奏累及一府王昏眊但奏妄言反叛他無指實沕聞之買鹿作席進

王跪謝父子相抱哭王遣人追回奏本為魁所隔賞奏者至京匿不敢殺為穀所逼不得已投進蓋穀以報密者涉虛欲借此誣變虛為實耳後欽差官勘官二項俱係誣情但設在京誘予隱匿情當道信之權奸正欲乘此取封拜又為之助時御史李翰臣巡按山東心甚不平奏梁穀馬魁二人欺誑不忠上差官校收繫之下錦衣獄欽差官俱止勘當沕事推出袁質事附予予曰此甚易耳不敢避即將馬魁肘鎖監候王少卿曰王府輔導官未恭恐不敢擅提予曰法當斬耳指實恭出與一千人犯通解在京法司奏內併恭殺罪該部題覆與當沕事通多官朝審殺亦被提俱與山東原勘無異節該題奉武廟欽依當沕送鳳陽高牆內為魁斬罪梁穀

李瀚臣俱降州判屈姓等三人口外為民袁質啖餘俱釋放還職寧家二事俱起於微馬魁梁穀播弄其間不惟害人亦以災已可不戒哉時總兵官有說予者云二事俱係不軌重情今皆談笑得之功不為小勅內明間有功之日不吝陞賞若於泰內字樣辭語大說幾由公子當有世襲武職之賞予曰不可害及無辜此心何忍自今思之所見願是

初關里議築城衍聖公孔開韶詣予予曰築城以藩屏先聖廟廷又國家崇德報功之典為臣子者所當敬謹奉行且得緣此致尺寸於先聖門牆亦千載奇逢當盡心竭力為之他日聖公又云修城畢開韶當請外文西涯先生作記具載公盛德予曰曠所以盡心竭力於城

者非藉此為延譽之地也顧國家德意所當奉行夫子門牆所當補報遂此二者幸莫大焉何必假宸筆以傳然後滿望耶聖公再拜謝而止其後歷數月土城完聖公又求輓砌予曰俟地方財力稍裕言之公如予言後歷數年輓砌工完鵠湖費公有記予但列序而已

山東二司巡守遼東舊例二年一更往不候交代彼中鎮巡議要銓除專官免致候代廢事市下吏部輒行山東二司巡該道一年滿日務候交代不照舊例二年一更蓋忽畧之過也山東二司依文奉行莫知其然予至山東僉事戚儀該分巡該道以親老就養於任時置河凍託金憲長齊舉未請欲少寬限候河開送老親登舟後赴通丹予曰幾年一更金曰一年予曰寬限一

年俱愕然金曰一年交代此還庵先生行恐不可移予曰不然遼東數月之程更代大數不惟二司之往來不便亦恐地方巡送不堪况官不候交代事難責成我當奏請二年一更務令交代也隨吊吏部謀耳不必奏請但行二司抄案令其改正俱遵舊例更代自此以為定規地方稱使不但感之使也一交代開守巡之勞遼軍民之休戚政務之舉廢邊境之安危咸繫焉當道者其可忽乎正德七年冬予撫山東夢袍笏立大成殿上子思坐南西向先射宣聖像予曰果河目海口也又見鄧國像袞服上青碧刺落宛如白晝未旬日禮部咨未以流賊項雲驚犯關里朝廷遣巡撫代祀奉安聖靈時秦司徒金

為方伯金司馬猷民為憲民使李司空充嗣為憲副兵備臨清威太僕儀為僉憲分巡該道俱從予行祭之先一日天大風揚石沙陰雲蔽空予憂之至二更風愈雲開三更初星月皎然從容行事禮備樂和神人悅澤蓋享之也次日登望雲樓二司因議收關里城予曰錢糧不難办起夫難二司未悟予曰災盜之餘民困未蘇驅之以就土木殊非所堪予當酌處不數日兗州知府重旭稟說曹州吳兵備學修黃河委管工起兗州夫二萬名東昌濟南各一萬青登萊三府徵夫價三萬兩予曰此巡撫便宜事體也兵備副使其收為之狂妄極矣乃提該吏完治欲恭吳巡按及二司數解之吳謝罪再三予亦念黃河三埽已衝其止存一埽工程緊急重大

吳非得已姑容之乃議處修濬事宜一面具題一面施行又計派數太多於內留夫一萬名價一萬兩修閘里城餘悉修河一時二工並舉修城州縣執稱城工可緩鼓動小民告擾守巡官俱為請停止予曰不然起夫之難予先言之矣今非取之修河其敢起州縣既以為言予即停修城工仍令督夫修河取到三日期回報批至州縣小民嗟咨咸恐守令修河之苦十倍修城於是各各籌募競赴閘里用工不使官督守令則愧悔莫追待罪謝過之不暇也工凡三四閱月而完其費不過萬兩予每思思之山東地方起夫<sup>徵</sup>價但聞修河而已修城之夫與價就中措取三四而足其機會之遇甚巧事宜之處亦奇此在予所可及乎閘里城池聖門保障因循於

千載具備於一朝冥冥不有默相之者乎不可以蔑近窺也

弘治中河決大名之黃陵岡經濟東究三府地方入海壞民地土不可數計後決口塞地俱灘出居民回種年久正德中逆瑾於朝陽門外蓋造玄明宮中祀神像皆漆金銅鑄工費萬萬無城縣一先棍將灘地投獻于瑾差人賁文行府取用起科徵糧解宮供給道流用成瑾誅未果厥後太監張忠于經俱以近侍奉祀宮內香火奏下戶部行山東司府取用徵糧如前時予巡撫山東謂布政司曰退灘地舊皆徵糧地雖衝決糧仍賠贖今種灘地未償虛糧若再起科何以堪命況奉高皇聖旨山東空閑地上聽民耕種永不起科明旨赫然誰敢違

督司府僉曰謹當遵奉予乃代達小民艱苦難納緣由題請俯念民艱乞禁奏討奏下戶部如題題覆奉欽依行令巡撫官撫慰小民灘地聽其耕種自此山東小民得安生矣

正德中營建乾清坤寧等宮工部差郎中三員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分採大木侍郎一員總督俱領勅行事數歲木無運至者又多空朽時永順宣慰彭明輔進大木五百餘根皆堅實美材頭號圍一丈四尺三丈二尺圍一丈二尺一尺俱長四丈五丈不等共百餘根餘俱三號四號以下圍長丈尺不等運至天津河涸水僅三四尺餘楠木沉重食水五六尺餘至張家灣十日之程一夫價費一兩近京地方公私空匱不堪起派自灣

至神木廠陸路半日之程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腳車止運木一根索價七八十兩甚至人驟被壓即死車戶往往逃避雖有開河<sup>淤</sup>塞難運工部差左侍郎劉永脩濬費價千兩迄無成功在部及採木堂司等官俱停俸尚書李公鏊長太息而已予曰國初營大木俱取於三省董神運鬼輸予敢任其事明日李公對說阮言差趙亞卿事無不濟眾曰諾乃會議勅差予提督運木未予乃議領天津三衛下班官單運木以蘇地方派夫之苦疏濬開河運木以免雇車之費餘皆實罰事宜議悉奉欽依比至天津河涸木鉅有故議者云取大剝船實土其中壓之食水四尺餘每船約二大木于兩幫橫施於三楞木於上用纜繫結去土船起木隨以浮雖淺



可行乎後之又有獻議者云上運以運代之合散特一  
呼吸間予亦從之凡百餘船一日而就時順風驟作湧  
浪高至數尺船行甚速凡十餘日抵灣風止浪平木不  
可動人謀神方實兩濟之乃濬閘河凡修六七閘惟河  
口無閘水易傾渥乃作一木閘俱有起閘木由閘入凡  
數日抵神木廠棧入打截運入臺基廠造作於是工乃  
就緒所省公私夫車雇價不下數十萬而濬河造閘多  
出主事孔鳳之計事賴以濟予奏薦之

宮殿棟梁俱用楠木時三省近山屢經採伐無大木矣  
惟遠山有之險阻不能出水必須採伐在山候霖雨降  
洪水漲衝出水次方可運也此木多歷年所請云子楠  
孔空有地空止下截空有節空止中截空若天空則上

中下皆空矣一木採運不下千兩到京空朽不堪何辭  
以解以此在部及採木堂司等俱被參停俸予乃書  
三省委官備悉大木事宜自此木皆可用官亦免罰不  
數年而宮殿落成神木廠始有堆積大木前此所未見  
也惟司園計者因事納忠惜難得之材罷不急之工蘇  
因弊之民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永順宣慰進大木意在希圖陞國賞中外厚饒予以運  
木頗勞一日宣慰差頭目持一帖來內開害杉板一付  
白金百兩黃金十兩以饒予予正色却之云我平生不  
受人餽今為大臣叨享朝廷厚祿不能補報豈可接受  
上官饒送以負國家未當以饒入官以事上聞但恐中  
外有難為者彰己名顯人過妨爾宣慰報効一場好事

我不忍為也頭目數人頓首愧謝而退但遇士夫輒自  
言之未幾宣慰具稟回報前禮物如數領訖

予奉命造武宗陵與內官監掌印太監邵忠提督團營  
武定侯郭勛同勅其費領內帑銀免派天下惟工料繁  
急事難就緒司香諸內臣坐間歎云木陵常有神宮監  
木瓦等料難辦旦夕無可柅止奈何予曰此不難見有  
義子府大房所來作監數月可完內臣僉曰如此幸甚  
予就與邵郭議題得旨如議改造數月而完司香者喜  
出望外所省不可數計惟該監官不利已私凡營造創  
新之例比改舊倍之故也向使題議不早必被沮尼難  
成而物料運料貽害軍民不淺矣

正德中承天門外金水橋內水涸沙淤茂草生焉與開

于齋時朝泰禮廢無濬之者嘉靖改元予以侍郎署部  
一日早朝內閣楊石齋蔣敬所毛東萊與予議事及之  
謂當濬也予退而具題上命少監翟文同予督工皇城  
內大小河溝通行疏濬數月工完金水玉河流通澄澈  
殿復舊觀具題上命以都城北門城河亦有淤塞之處  
命兵工二部會議疏濬予即會兵部侍郎李昆議動團  
營官軍數萬疏濬題奉欽依甫下尚書彭澤到任會團  
營內外提督太監張忠總兵郭勛議團營軍不該動順  
天府行所屬州縣起民夫疏濬十聞之一笑彭曰何笑  
予曰公耆舊望重文武全才郭張二公亦皆老成何議  
事乃同兒戲耶彭曰各處修城軍三民七係是大例豈  
兒戲耶予曰公誤矣偏州小縣民多軍少故有此例今

都城之大百倍州縣順天一府之民除投充各項差役外所餘無幾若驅之以就水上之二惟有逃移耳根本重地由此騷然誰執其咎營軍自景泰以來體養七八十年矣惜用一兩個月無傷城池軍馬二者相須城非軍無以守軍非城無可保以軍濬池不易之論於是內外提督僉事從予議會題上允所議命忠安伯張偉少監惟文侍郎重瑞督工給事中儲昱御史胡訥監工工興未幾旗手衛一指揮楊言河工官軍一日死者十餘人軍不堪命宜速停止士夫中亦有勸予止者予曰不然六萬軍不做工每日亦有死者一日十人不多如何停止時戶部尚書孫交題稱六月興工苦軍妨農且土王用事工不可興請暫停止候至秋涼挑濬未晚具題

上命工部會同內外督工官議處六部中多如孫言惟秦戶侍言兩筆針線密勿易視之孫不然其言及予會各官于右社門張崔亦欲停止科道惟予視予曰夏月熱入水挑泥頗便且日長一日有兩日之工秋月涼入水挑泥甚苦且日短兩日無一日之工況土王用事四時有之夏秋一耳古者兵農為一凡興工必妨農今也兵農為二雖興工於農何妨此河自正統以來未濬今通流處少淤塞處多中間沙與岸接葦如樹高以池為路者亦非一處再不挑濬何以壯觀瞻嚴保障哉科道力贊其議張崔亦信其說本部題覆命下准擬數月工完九門城河淤塞悉除通流無滯中外臣民快覩喧傳復命之餘彭司馬怡信予言不妄孫司徒亦覺已見難

行蓋內閣三老知予處事頗有微長而戶兵二老不予知也

正德中皇城西華門內造有香房酒店間以千計軍民人等交易成市又有內教場神武營內內官勇士於此操練銃砲鉦鼓聲徹外庭又有鎮國寺內造金剛十數各抱婦女作戲等像名為喜佛導態增歡此係胡俗聖明之朝禁惡之地豈宜有此權奸用事時為之也喜靖改元上命首詔工部內官監錦衣衛科道各差官督工將各房店營寺拆毀物料送官又朝陽門外有玄明宮德勝門外有十景山等處宮寺亦在數內與中人據願詔下中外臣工稱快第委官計工浩大且涉禁內冥中人懷顧忌予以侍郎署印會合委官議于閣左門下予

曰此今日第一新政臣工當急奉行眾曰然但合用夫匠數多當作何處予曰在我又曰此舉非中貴意出入禁地搬運物料倘有疏虞不無累及又作何處予曰在我我又曰供給不資當計錢糧充費亦當併處予曰在我議畢諸委官未甚予信予即議內府拆毀物料就在內官監各廠寄收候有工作於此取用該監委官收掌免移出外宜致疏虞在外者本部委官收候乃借修倉夫匠明日大倉夫匠數百赴工五日後通倉夫匠倍其數代之十日後又借天津三衛運木軍卒各一月一代前項於毀拆工素稱慣熟班軍又皆壯健踴躍赴工勢如破竹不數月房店營寺宮廟蕩然靡遺中外駭傳委官歎服莫如所自時予領勅督理修蓋京通二倉工畢夫

匠千餘空闕又領勅領天津三衛下班軍萬名運營建  
大木亦以大木未至空闕月久故拆毀工程一時得以  
借用且各有月支口糧不煩供給省便如此此豈偶然  
前項不經不法污我神都禁地久矣雷掃霆除宜有待  
於今日雖機會之巧造亦造化之冥助也橫本菲材得  
乘此以致微勞以塞明詔豈非平生一大慶幸也哉  
正德中御用監歲派料價倍於弘治以前之數不下五  
六千兩今上登極工部題派稿尚書李鏐左侍郎劉永  
瓚以右侍俱已書題字付科寫本而李劉俱致仕去該  
司請予首僉予閱稿所派料太濫於稿面上大書查弘  
治年間稿看一日該監差二三人來言稿已看定付本  
科寫今止換本頭象太監上覆乞作急進予曰取稿看

工有查稿字該吏即將弘治稿對差一倍予令吏照舊  
稿寫二三人說遞年派定不可減予指數件難之花楸  
木何用曰造琵琶予曰上不好音樂南冬木何用曰刻  
神道予曰上不好鬼神三人語塞予曰事冗不暇一一  
汝三人回申意老太監十餘年來天下軍民困弊皆科  
派冗濫之由今由遇聖明御極光復祖宗節儉之風正  
在今日惟聖內相共贊其成部中止弘治以前稿題  
派貴監倘不依定將遞年磨費經該人員恭請上裁來  
日爾三人再來和會次日三人至道眾太監曰說都依  
部裏老先生主張議同各將正德年間增派之數削去  
題奉欽依派行天下其他監局年例料價悉照弘治以  
前舊則題派所省歲以數萬非遇新政清明豈能不變

至此宗社之福天下蒼生之福酒醋麪局竈凡若干座  
周圍鐵砵成造面與門皆鐵板也和派歲用煤柴等料  
就併鐵料派行自是歲以為例該價五六千兩予初轉  
尚書時一日秋牌罷一人持狀跪門下欲言不言予端  
知其意屏左右問之乃以實告磚條鐵造酒醋經百年每  
歲一派財費民疲利歸官作不下萬兩今經若干年矣  
言畢予即遣郎中金源押告者徑詣繕工司盤出見年  
多派料物入官拘獲官作赴部取供併恭該局內臣以  
聞奉旨依議改革內外官作悉從寬貸自此該局每歲  
止派造酒醋等料鐵砵等料各革除之歲省五千餘兩  
將來不可勝計矣

惜薪司柴炭以內府煙爨之用該派真定保定大名河  
間濟東兗青登萊等府倉夫採辦供應各款柴夫各府  
屬州縣設官管領而總領又各設有府官工部又設侍  
郎一員領勅督理其事公署住劉易州地方名曰山廠  
歲終具完過數造冊親赴京奏繳其事亦重矣比因  
解京累民改擬解價每柴一萬斤該價四十七兩其價  
亦重矣赴廠交納官為召商每萬斤領價十二兩雇車  
一輛領價八兩解運到京攬頭領價二十七兩運入該  
司往不能完報又攬新價以補舊數大率每年完火  
相半完者豫那移又者後費數十年來不知侵欠幾十  
萬兩其弊亦大矣利歸攬頭官及委官老死於廠妻子  
流落他鄉予每憐之思為之處訪得後軍都督府給派  
有該司柴炭遞年召商完復實收方給價銀每一萬斤

止給四十兩柴無拖欠價銀無侵費法良價省予遂做之題准通行該廠革商停車在京革攬召商完獲實收方給價銀每一萬斤省價七兩自此有完無欠該司所收一年之數過於往時數年之積後又題准各府州縣委官止存十之二三餘悉裁革起送改用近聞侍郎亦准取回止以郎中代之該司又有內官柴炭前此已准折價甚少不在此數本部又有郎中坐臺基廠管收光祿寺等衙門柴斤定價不等今亦革攬召商減價所省不貲有完無欠積弊掃除殆盡各項柴斤奸弊漸數百餘年未有清之者璣於此費精神任怨尤多矣幸遇聖政清明以此得收成效不然中貴之詛詭奸僂之拒抗欲以獨力勝之亦難矣

一司禮及近侍等太監病故先帝亦有恤典該工部題派通州抽分竹木廠支板木執廠吏執馬鞍山等灰廠吏灰行順天府後軍督都府各撥夫價共約三四十兩給與造墓差千戶壹員督工中有効勞年深勤勞願著者添造享堂而止無碑亭之類正德年間權璫用事始照文臣造墓事休於工部支價多者五百兩少者三百兩工部不敢奏派但於別項料價內那備月積月累將及萬餘嘉靖初予署部印節該太監乞恩不下十餘人俱奉旨如前予竊謂新政清明塵革宿弊此其時矣然必處之停儒未可輕舉木幾司禮一太監乞墓事予嚴責該吏出舊稿乃懷恩罔也遂照此題奉欽派悉復弘治以前事休該各衙門應付數各不多本部無復那借

之累此雖一事朝廷恩典不盡祖宗舊章不亂工部錢根不耗其為利益無窮此皆仰仗展新於上以此中外臣工奉行於下不敢二三如此類者多矣

工部班匠每年例該分撥內府各該監局做工數各不等東廠每年該匠五十名折價九十兩自匠匠作應用積弊歲久以為舊規嘉靖改元一切弊政俱奉詔剷革惟此干涉緝事衙門無敢議者一日營繕司郎中楊最言曰廠中匠價有碍予曰當革乃令四司送匠彼修造支價匠匠與用廠中官校乍見開然數以危言恐各司官吏作等有被逮繫者賴提督東廠為公景賢覺之兩次密遣謹厚傢史問予予曰舊行事休豈敢一概刪革但公守備節都清戶美譽中外傳聞今受朝廷重託

匠價雖微終係宿弊不請改正他日訪知視予為何如人以此查照舊規送匠候有修造部中支價應用如此庶不累公清德為聞喜遣人賞刺來謝自此歲省匠價數百餘兩此一事耳非楊郎中之直不敢白非尚太監之賢不能從非朝廷新政清明中外臣工又豈得翕然奉行如此哉

安陸修造某王某公主墳湖廣巡撫中丞袁議該工料十餘萬除現有外計少九萬兩派本省四萬兩江西三萬兩廣東二萬兩題請聖裁事下工部議處予聞安陸藩邸收有庄田租銀不下數十萬兩詢之中官戚里皆云無人敢討討亦不准予退思所處議得項價悉照該撫議擬派徵但今工程緊急各該地方多事微解恐不

及期為照要陸庄田租銀數多合無一面借周濟急一  
而派行各省照數徵解刻期補還等因題奉欽依科價  
准就于租銀內支用免派各省擾民命下中外臣工交  
慶今上視民如傷從善如流如此類者不可殫述予署  
部事適當新政之初予裁寄違當自慶也

石西華老人歸閩述夢一卷抄自天一閣藏書中序作  
於嘉靖十一年壬辰考四年生于天順七年癸未至壬  
辰年七十矣姓趙名璜字述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軍籍人官治庚戌年十中錢福榜二甲進士歷工部  
尚書謚莊敏 乾隆甲午春三月初九日題于敏常  
齋 沈翁類雲云贈太子太保謚莊靖

歸閒述夢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趙璜撰璜字廷實號西峯安福人宏治庚戌進  
士官至工部尚書謚莊敏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  
追述其平生居官事迹卷首載自序一篇詩數首  
詞皆朴樸然其所述核以史傳不甚相遠與粉飾  
失真者差異

# 淮封日記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  
刻儼山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淮封日記

一卷》提要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正德七年閏五月望戊子是日晴已刻 上御奉天  
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傳 制遣官行冊封禮 充  
淮府副使隔日偶感寒疾龜勉成禮隨 節冊由奉  
天門東偏而出入東朝房更衣往禮部領 冊還至  
朝房別去學子王繼祖充錦葉相吸米飲小憇王太  
常時陽來視疾遂送予迺跌坐與少語去又別孫秀  
才崇先崇先常從予學是行也百凡經理與有力焉  
閭戶偃臥過午由崇文門南出同館預設餞于八河  
莊姚寧定之園亭至者易欽之崔子鍾景伯時同鄉  
王時陽少坐卽往臥西齋病始小間諸君歡飲薄暮  
而別余凡三出都門矣壬戌春以落第戊辰冬以先  
孺人憂及是更以疾云是夕宿定之館定之舊官中  
書家有花木之勝多交名流自云善養生數其間余  
病不能盡答蓋非深喻也吐納而已廿六日已丑晴  
晨吸米飲別定之辰時入通州城察院暫息午出東  
門由水路而南予尚未耐鞍馬也申初抵張家灣過  
座船正使武平伯陳嘉來訪茶話而別作京中報書  
與欽之畧云坐驛舟下潞河行二十餘里鳴金伐鼓  
與棹歌互答兩岸蒹葭楊柳渺然極江湖之興此後

舟行日念欲斷棄文藝舊業甚有真趣復恐成懶惰耳其間更有用力處當尋求之聊以報足下病不多及薄暮方郎中學日升顧郎中可學與成過余舟二君皆同年復同有事與成携酒殺過舟予病斷筆啖蔬相對成主事周汝從自京至汝從予鄉榜同年以假還約同行云月下過與成舟四人露坐散余遂解維十七日庚寅晴辰發灣下中抵和合驛水溢及吳員外期英鍾潤舟連周時克荆府副使往來坐談遂泊宿是夕余始啖鵝蜡十八日辛丑晴早涼發舟附廬陵劉子書午後大風作舟歇遂宿葉清店十九日壬寅晴早發午抵河西務鈔關謝主事廷瑞來訪遂答拜舊館人趙鉉來云自賊退後此中心尚搖動也微風暮宿南蔡村二十日癸巳微雨已過楊村驛暮宿天津是夕復小恙二十一日甲午風雨臥疾午後過楊青驛暮宿靜海縣二十二日乙未晴教諭王良佐字良弼吾松之能古文者晚作校官又惟兵荒殊可念也入舟力疾與坐聞前路有警乃以探馬先行午後過流河驛暮宿清縣二十三日丙申晴早發已過興濟乾寧驛中抵滄州開賊在南皮遂宿二十四日丁酉晴熱早發院吏陳環送至此遣還附徐子容諸君

昔申過新橋驛暮宿夏口二十五日戊戌晴熱辰過東光縣午過單橋縣驛遞河中結浮橋云寧都堂兵過午後風雨小作旋收抵安陵宿晚雨二十六日巳亥雨辰過良店驛余去歲北上時五月二十五日適過此家人慶病歿驛丞姚變甚恭謹託渠寄骨今取去而變復來迎余因問馬公中錫撫賊事答之甚詳云初馬公挾德州甯知州河關指揮廉往劉六劉七等四十餘人皆跪於驛前迎之稱曰劉晨劉寵等接老爺入驛堂悉拜於庭復扣頭曰老爺活我馬公諭之曰爾等改過為好人我與爾奏知朝廷皆應聲曰我等二千餘人願布附近衛所與朝廷殺賊公今一二人為首者與甯知州關指揮定議二人聊溫辭慰之賊議欲克兗州護衛甯答曰既然地方俱是朝廷地方軍亦是朝廷軍東西南北想有處置乃命飯於庭樹下適有兩驛馬至劉七者以目瞬之衆聞然而出相視莫測須臾劉七復來曰適見探馬疑有伏兵各出視無之故來馬公亦慰之云我豈失信於爾輩劉七等曰老爺允了朝廷允了只是某人要殺我等馬公云此不由我奈何奈何於是衆賊變色喧譁無復聽撫之意甯知州關指揮等始悔之各退回

首而烟燄亘天矣馬公卒坐此得罪變云衆賊唯劉  
七牧陂後再至驛擄三婦人一宿而去晚晴抵德州  
河下始及盛檢討希道船胡郎中澤宗周來謁與希  
道同坐宗周去予辭以病不能答禮希道小酌舟中  
甯知州河字伯東予同年也謝病在州聞予至亟出  
遂留同坐與談兵興以來事指城而曰此中曾供餉  
百萬官軍所言馬公事畧同及暮而散是夕予作腹  
痢二十七日庚子晴熱希道過船爲予處方服之午  
後過故城暮宿鄭家口二十八日辛丑晴熱已過甲  
馬管驛遞申抵武城河中結二浮橋度許游擊軍

淮新記

入魯卷之六

四

天

而西泰來訪留坐間勦賊事泰唯引罪自歸歷敘皮  
子崖邳州長垣大小戰陣出示膝上箭痕盛陳不敢  
逗留觀望泰被總制所叅故也泰將家子嘗舉武舉  
第一都人以狀元呼之事親孝於諸將中最有名觀  
其人材稍涉文義辭氣慷慨云暮宿渡口驛二十九  
日壬寅晴腹疾稍間展過夏津遇蕭縣丞滋部運而  
上得家書午後抵臨清聞管間裴主事繼芳紀功柴  
給事希德美吳御史堂子升來訪暮宿觀音嘴六月  
一日癸卯晴鈔關曾主事與來訪陸兵侍完全卿來  
訪兵備副使趙繼爵世忠至遂往答拜留飲兵侍公

館與論諸將以馮禎爲首次邵永次劉暉至泰許以  
大將之才而責其見賊畏懦及談寧夏前事午後發  
舟風雨作遂泊南馬頭二日甲辰陰已過魏家灣雨  
暮宿東昌三日乙巳陰吳太守大有入舟人也微雨  
過劉都憲憲承華提軍護運過舟坐談而別暮宿安  
平鎮四日丙午陰微雨午後過安山驛雨甚小留守  
備都司王祥入舟與坐祥保定人喜談兵識劉暉頗  
能道暉爲偏裨時事祥云暉女真人也暮宿蘄家口  
初五日丁未微陰午後過分水關暮宿安居初六日  
戊申晴熱早抵濟寧管間東主事郊希宋兵備王僉

淮新記

入魯卷之六

五

天

事棟隆吉來訪棟戊辰進士知開州以軍功陞有才  
名知州張寧入舟寧大同人善射學乾象雷與語道  
賊攻圍時以死自誓指衛官而罵之曰爾看吾面皆  
忠皮故矢石難及其言可壯云都司宗敏志學入舟  
梁參將里廷信來訪俱不及答是日聞賊掠瓜州解  
維暮宿魯橋入遞運所作浴初七日己酉微陰午晴  
熱申過沙河驛與希道入驛小坐暮宿廟道口初入  
日庚戌微陰展過沛縣阻風同希道避暑于東嶽祠  
王守約秀才來陪共飯祠下申解維遇同年張御史  
承仁元德巡按浙江還各泊舟相敘遂登教場閱武



與元德較射元德贈弓遂留酌訪以浙中人材問章  
佩山先生起居夜發泊宿江漲中初九日辛亥晴熱  
辰過夾溝驛午後抵徐州管洪戴主事德備子良偕  
管糧張主事孟中來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佳來訪  
晚子良再至舟中蓋同年也小酌而別暮宿漕廳前  
初十日壬子晴熱入城答拜留酌段吳德光寓所還  
起子良與謝都諫尚敏希道三人共酌洪上廳余  
登廳後層樓觀江山信所謂如玦而闕其西十二徐  
故都會也子良構樓本以防寇因問名於予予未有  
以答題其廳曰濟川遂發徐州洪午後過呂梁焚

雜對日記

大德集卷六

六

八

劫之禍無過此地煨燼極目令人憮然管洪李主事  
梓來訪遂發夜過新安遇沈仁甫憲副赴陝欲取道  
蒲溝廼告以大水不可去之故遂同返棹將沂淮而  
上矣五更抵邳州十一日癸丑晴熱知州周尚化入  
舟與語尚化有聲治州者舟至池頭灣阻風與希道  
仁甫共飲淺鋪暮解維抵沙方淺風復作泊宿十二  
日甲寅陰晦微雨大風臥將起而予舟蕩風而南舟  
人爲之失措是日泊南岸爲希道作玉華十六詠出  
都以來始作詩云遂宿十三日乙卯陰晦適風抵直  
河驛候希道仁甫兩舟至入驛俟風飲驛中暮解維

夜過宿遷驛遞十四日丙辰陰風少息早過古城驛  
辰過桃源驛遞申渡淮泊清江浦與仁甫酌別宿十  
五日丁巳霧晴抽分主事畢濟時來訪故僚濟川汝  
舟弟也別仁甫途中遇同年胥主事文相士衡時管  
鈔關留酌公館希道至同坐午後抵淮安理刑顧主  
事家良愛來訪同年也入城訪葉亞卿費良愛留酌  
而別巡鹽御史朱冠來訪馬推官圖入舟同年馬太  
守卿尊翁也留坐談劉祥太守爲賊所虜事入驛作  
浴月下解維十六日戊午晴早過寶應鄉同年范韶  
時美入舟過湖而別午過界首驛遞晚過高郵十七

雜對日記

大德集卷六

七

八

日己未晴辰抵楊州入城訪同年高汾穎之給事王  
傑世英主事留酌穎之遂訪徐進士縉俞吉士教還  
訪張都憲俊朝用問江上賊事云已越金陵而上數  
語而別晚解維宿瓜洲十八日己未晴早車壩辰渡  
江抵京口驛武昌太守張愷並舟來訪答禮午後入  
城訪原御史公載楊御史鳳文明入楊承家宅小坐  
出南門原楊二御史來訪晚候驛關不至月下發舟  
十九日庚申早抵雲陽驛再候京口關文不至遂倒  
案叅官別起關文而行晚過呂城驛二十日辛酉晴  
早抵常州毗陵驛過山東叅政張津廣漢來訪李太

守焉唯獄借推官粟登來訪往答禮酌廣漢舟中遂  
赴唯嶽招飲驛中而別夜過無錫縣二十一日壬戌  
晴辰刻過濟聖鈔關主事鄭善夫繼之同年中之最  
少者好學績文留酌鈔廳過同年丁儀文範持服南  
歸與希道倡和數詩贈繼之而別繼之復擎官舟送  
余未申驟雨至楓橋同訪毛少叅理貞夫別繼之貞  
夫坐余舟送至閭門別去遂宿閭門二十二日巳巳  
早晴貞夫再至舟中與希道論金丹之事楚儀賓王  
壽來訪移舟至驛前巳入城謁王公守谿少傅公留  
酌園中貞夫陪談出俞都憲諫良佐來訪與坐驛中

淮封日記

天鑑別集卷之

八

八

論太乙數主客大將當以先動者為主淘金歌云遂  
入城答訪劉太守院以貞訪沈良德官諭是夕宿竹  
堂寺崑令方榮思道坐事病臥寺中因訪之不及出  
城二十三日晴往訪朱侍讀懋忠至吳學士南夫家  
訪楊君謙於南濠小渡入舟杜子開啓君謙來訪遂  
解維宿要門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淮封日記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編乃其正德  
七年以編修充冊封淮府副使途中所記其紀程  
至蘇州而止不言所封者爲何人據深子楫所爲  
年譜乃封淮王於饒州而明史諸王世表淮定王  
祐榮宏治十八年巳襲封至嘉靖三年卒不應正  
德中始行冊禮與深年譜不同莫能詳也記中錄  
馬中錫撫賊事較史所載尤備可旁資叅攷云

# 南遷日記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

刻儼山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遷日記

一卷》提要

南遷日記

儼山外集卷九

嘉靖己丑三月廿九日甲子予曉自曹氏南園行送  
者表弟顧世安唐錫璽黃錫標予即門與之別午抵  
潞河是日晴爽不甚疲憊入長船中小憩少頃兒女  
輩畢集從行者姚文學時望浦生澤別買一船同行  
未刻張編修袞字楠之以三扇至予為寫舊作答以  
小東云坐蓬窻命兒子誦舊作寫三扇頭又一境界  
也遂作書與新祭酒魏莊渠先生字子才予同年也  
蓋論監中錢穀事併領俸隸應得之物以佐路費又  
書與林司業介立先生字懋易促渠報公事文憑也  
又書與馮博士冠曰查盤諸君近俱遷惟正伯在耳  
可速作報鄧典簿老儒恐未易辦此蓋危疑去國之  
人不得不過為之慮 聖明在上必有能知之者附  
回先師傳文毅公文集二冊還其子中舍陳太僕  
雲章所著書五冊還之是夜宿大通橋東三十日乙  
丑晨起為許刑侍寫二軸是早朝詩亦舊作也許名  
讚字廷美號松臯學士廷綸先生之弟託諸子興主  
事還之與嚴宗伯介谿先生書致謝悃恤保全之意  
答詹事顧未齋先生書曰此行愚慙不意 君臣朋  
友之間一旦瓦解若此此罪何止誅殛未齋蓋有所

報也又曰昨撰得遜意象可知今當過家告墓處置家事而後行就祿一兩年爲買田武夷九山間作終老計緣故鄉薄惡戈戟森然一子幼弱斷不可居縱復聖明賜環有日料理氣血衰憊不堪鞭策徒自苦耳故生還首丘亦復割遣矣此意非老兄不可告亦不敢告也亮之亮之午飯後答劉南坦書名麟字元瑞有賈書吳記之惠吳記者新刻康齋日記也曰命之矣晚微雨滴滴蓬窻有聲再宿舊泊孟夏朔日丙寅命童檢博古圖閱之以其字大便病目也時望云昨從書肆見山西新刻極佳爲之欣莞此書是蔡

南臺見

入假界卷五

二

入

京王黼制作但文字頗尚義理以見宋之極盛而宣政君臣畱意文玩若此則南渡之禍重可歎也第一卷商持刀父已鼎所論子職極有精義父癸兒戈鼎乃或未然蓋古之祭祀內事用柔外事用剛師田外祭謂之外事將兒田而戈師耶第二卷文王尊彝云云想見紹述諸人雖於一器之微必欲取快況天下事快心所極爲之掩卷周雖公絨鼎銘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三者卽古二字模刻時或重加筆後或從省古籀文增損不一多可考見至泰李斯漸歸一定霸疑古魄字或聲相近或通用月旣死霸紀

日月也十有四紀年也未知是否繼鼎繚女疑是一字樂蓋人名云午後世安自城中至得太宰方公惠書南京少宰李先生蒲汀時在以三詩爲贈是行得詩自先生始先生字夢弼乙丑禮闈座主也頃之標甥移家至與世安時望標小酌舟中再宿舊泊二日丁卯曉大風送世安復入城辰刻遂解維標以馬端肅公三記來一讀之三記者其二征討石城其一撫安東夷其一興復哈密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予初舉進士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位冢宰時年八十眉宇清朗聲吐如鐘明年致仕而時事一變

南臺見

入假界卷五

三

入

矣寔本朝名臣云博古圖十卷樂司徒自樂非必姓氏蓋司徒掌樂猶云宗伯爲禮爾十六卷周姜敦叙稱岐陽十鼓雖存而文字剝闕石不足恃而君子有貴於銅焉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也意亦悲矣殊不知金石同歸於盡而淪落潛秘不少槩見於時往往因文字以追考千古金石之珍麗如是書者銅又安足恃耶然泰銘魏刻非無工也而過者惡焉蓋世果有足恃者而不在於文字形器之末也於是重爲之悲歎十九卷鬲說謂鼎有義而鬲無義恐未然夫鬲之言隔也易曰水火不相射惟有物以隔之

乃相爲用今以金隔火而制水則館事濟而氣味和故謂之兩夜宿李釋見寺北里許以水澆故也三日戊辰晴移舟甚艱廿三卷周輔乳鐘李照謂鐘之有乳以節餘聲夫乳取於養也鼎乳以養口鐘乳以養耳皆養也廿六卷魯饒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羅於齊恐只是泗濱浮磬非誠玉也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蓋亦以石爲玉云按是書三十卷號稱博雅禮樂文物之器類是以觀三代之盛王而王荆文公字說頗亦緒見於此紹述之際王學盛行至與周孔並大抵有見於義理之故而無究於神化之方其失也流而爲

兩夜宿記

入儼然集卷之

四

入

穿鑿爲附會用以禍天下而有餘如是書所載自相矛盾者亦多矣聊記於此以備參考薄暮風沙遂息是夜宿和合驛四日已巳晴曉發世安自家中致十七史舊本至偶發一簾得晉書讀宣紀仲達能知孟德於始事而竟爲之用孟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遺之資英雄之可笑者如此文紀庚寅奏書傳所無自古興亡何限而是非之心不待有所愛惡而自在報復之理亦何必因親疎而始有哉此帝王之所慎也申刻抵葉清店世安自城中遺出報程齋威希道先生復自講筵改秩遂附薛助教僑書曰學庸原望

還之方太宰夜大風怒號波浪喧湃遂泊店北吹燈臥坐恐恐至三更餘乃假寐五日庚午早解維舊隸陳資自城中致介谿未齋莊渠介立弁馮正伯報書見報始知程齋爲科中所劾程齋名端明壬戌庶吉士後予授檢討博學有識量與予出處進退極相類念之慨然監中所報公文亦到而俸隸亦已領南歸有濟矣頃聞風復作泊元紀宋典以策鞭帝馬而笑與隸也不力事甚相類典豈祖此遂宿店之南六日辛未小滿晴曉發辰刻抵河西務令人納鈔而後行主事張君名承祚廉知予舟卽爲放關且投以刺乃

兩夜宿記

入儼然集卷之

五

入

遺謝辭遣二吏一隸還報介立書泊關南遂宿七日壬申晴泊昏暮二僕自京至少師遂翁先生題畫爲贈有曰卒然之別黯然之情少傳張羅峯先生寄會錄艦以文幣遂宿八日癸酉晴早發答遂翁書致謝遺遂隸還與莊渠小東未過楊村夜宿桃花市新月遠水始推篷一望九日甲戌晴早發辰泊丁字沽備舟楫之具風復作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君子之應世如此今伯固通才也晚宿天津月有暈十日乙亥微雲顧募畢揚帆而南晉書隱逸傳可無作孫登忍死隱潛憤生何

逸之有是日讀東漢書范滂論光武歷稱符命不及其他此亦可見當時所崇尚如此雷雨旋霽風便舟行夜深抵靜海宿十一日丙子早發乘風行未時過青縣山西諸水皆自此合流其上接滹沱河一名青口云郭皇后紀咸稱其宗黨恩澤蓋有深意夜宿興濟縣十二日丁丑晴早發更始傳論周漢之始事亦是符命之說劉盆子傳記呂母者可謂女俠立盆子事最可笑探札得之將午過滄州隄器傳方望亦是西州豪傑惜不知其所終范史宜爲立傳晚得風舟行甚駛予起露坐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又是一境界

南遊日記

入儼外集卷元

六

也夜宿戚家堰十三日戊寅晴早發展刻抵新橋驛俗名泊頭舟停乃有僕馬喧攘云是本處巡檢詰予舟勢甚張令人告實巡檢乃上馬去若使昏夜遭之家累輩爲之一恐巡檢廉得山西人郭俊儻不爲需索乃能如此亦幹吏也寶融有文武才而知畧亦自拔出傳稱其卑恭已甚意必矜慎之士及覽其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教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又何其長者也予今年五十三而見揖適十五讀之惕然因指以示揖已發數里同年馮憲副子際名時雍時致仕居基所以便服攜酒禮

至謝之再四不獲遂延入舟中茶話是日予始以野服送客登岸去京蓋五百餘里矣馬援傳論援謂觀物之知有餘而反身之明不足意太刻矣向晚散步柳陰中里餘過標船露坐小酌行舟與時望輩論十七史世代抵東光縣宿十四日己卯阻風泊王丹孤介質直而理西漢末乃有此人王良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惜史失其姓名恐亦是子陵等輩人杜林雖有功業宜傳儒林桓譚典雅可愛但其持論或不經如勸傳吳策尤疎謬夫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南遊日記

入儼外集卷元

七

不能勝正人此固未易以一言盡也至謂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則邪罪大矣鄧惲所上王莽書大是危言莽固無道竟不能殺當時符識單人籠密若此以光武之聖猶不能脫然姦人借一說以誤人主如天書之類可畏哉午發宿吳橋縣地名連窩月明十五日庚辰早發展刻阻風野泊鄧融不識廉范事亦奇范節槩高史識其倚竇憲士之孤貞爲難舟中頗暄起坐柳陰納涼風少息未發夜泊安陵既月高五丈許忽見白氣自金星傍直射及月如匹練少頃方散是日月宿於心金曜在星此氣自去歲立春

之夕變見不常司天者以爲長庚吐氣今或似之按天文書自有長庚星如匹帛著天十六日辛巳早發有風滯行張純傳筆力分曉可讀劉殷傳束脩至行束脩二字亦訓謹束脩潔申末泊良店驛地名桑園遂宿觀月出自陰雲中煜煜吾鄉每以此夜月十歲凡陰翳則雨澤勻而有年爲之欣然顧陰晴氣候千里自別不知吾鄉所見何如少焉朗霽風止第五倫氏出諸田徒園陵者多故以大第稱然他數未之前聞何也是夜警危坐舟中備嚴五更初聞雨乃就寢十七日壬午早發雨甚泊舟中霑灑殆遍枯蓬驟雨

新書

大像山集卷九

八

八

無復措手家人輩爲之選次予亦移臥僅免圖書而已旋霽風順行舟棹安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故未嘗以賦罪朝人史稱其爲陰德罩及後昆或恐未然夫賊吏不除雖竟舜無以致治故爲之地則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將安底極哉陳寵傳有十三月文猶云三陽之月非數也不稱正亦無稱於十三云爾寵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安得此義復明於天下也巡河楊郎中麗京舊識也告以道棘故卽命守備都司張某護送

張辭甚倨時推官李壽烜署州事知之卽遣四騎來予甚德之夫盜賊縱橫在城郭之外而守備者忽焉爲之坐歎申刻卽泊宿德州城南十八日癸未早發晴漢安帝詔樂成王甚曰有觀其面放逸其心此言見王澤若後世便以爲小罪也梁節王暢上疏質而切甚有筆力當時王國亦自有人兩漢人文章匪但顯顯者永寧元年諫議大夫陳禪諫安帝觀西南夷樂當時離席大言非養素者不能尚書陳忠劾奏以爲廷訕朝政帝雖勿收猶左轉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卓立之難自古如此禪既行而朝廷多

新書

大像山集卷九

九

八

訟之國是猶在也忠豈探上意而爲佞與國事可知也夫國是無救於國事東漢之末是已夜宿第十屯未至下方遷數里四騎者環舟而守夜分子猶起船面與時望輩小坐十九日甲申早發卯大風泊蔡邕傳第五事所論豈亦時文之弊哉邕欲效法司馬遷而竟因遷故以殺身文藝果足恃耶夜宿鄭家口四鼓乃寢廿日乙酉早發有風滯行荀文若死不可曉孟德以子房待文若意已可知至文若爲孟德策無一而非高祖之事何愛於九錫哉當時史官盡失其情遣還四騎至甲馬營宿仍夜深乃寢二十一日丙

戊芒種晴早發劉景升傳韓嵩舉措不似荆楚人景升妻蔡能知嵩之賢可謂難矣而愛琮毀琦卒成禍階哲婦傾城信哉連日考閱黨錮諸賢具見東漢宦官之禍其起始於立幼耳夫立幼勢不得不重母后重母后勢不得不任宦官宦官之始亦必有一二人忠勤者以基其勢勢成而利害判矣由中以制外倚親以謀疎雖有忠賢亦難措手當是時竇武何進爲第一策袁紹董卓爲第二策曹操爲第三策三策用而漢祚移矣范史每寓意於興廢之有數而陰歎夫轉移者之無工蓋其勢然也故宦官之惡足以禍漢而志不在於傾漢群雄之力足以扶漢而意已忘於興漢亦其勢然也故天下之受禍則同而二蒙之操術各異大抵操之在始魯黑猶進舟夜宿油坊聞隔船警史而夜警稍解矣廿二日丁亥晴早發已抵臨清得家信見世安家南來入閱諸帝紀惟光武屢見英風偉氣千載如新文苑傳都無意義如邊韶只寫却師生相嘲一段鄺炎其謬士也主事譚君名潛以刺來遣人挽予舟頂北師泊譚君與二主事阮君朝東李君義壯同見訪予辭以疾修刺答之獨行傳張武吳郡由拳人也按由拳縣廢基今在華亭泖中則

武當是松產宿脾下病齒痛甚不寐廿三日戊子微陰待脾泊因憶去歲北上亦以四月是日抵清源人生去住真有數也李克傳有言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予他日身後儻得附之獨行足矣戴就傳敘考掠慘酷見漢法之嚴若此鏃斧字疑有誤或是鐵斧當時止因太守賊罪勢已若此想見黨錮之禍尤烈譚主政再至楊正郎至皆辭以疾手東謝楊護騎天黃雨沙晚霽宿舊泊夜齒痛廿四日已丑晴泊東夷傳沃沮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此長臂國之始繁瓠氏始末與鹽神女夜郎竹九隆皆恠誕豈因玄鳥巨人之事以神其先將天地之初氣化有不測者耶每欲著論以闢之夜仍舊宿齒病少甦廿五日庚寅晴泊遣人納鈔免之西羌傳虞詡教任尚追尾掩截釋者尾猶尋也恐只是截其尾今邊將悉用此以敵虜亦古法也西羌論及復委曲三致意焉近日甘肅兵議恐亦不能出此王媼出嫁范史描寫殆盡何緣得有毛延壽圖畫事東漢四夷夷巧詐西北勁悍固水土之所囿夫水屬知多明其弊謫蕩土屬信多決其弊狠忍天地所不能遠者乎未時王戶侍載卿



先生舟至遣人投刺予報之各辭以疾載卿名輒揚州人以致仕南還與聯宿牖下廿六日辛卯晴辰刻過牖後二舟不能及遂泊是日讀史記修次周紀宿牖裏廿七日壬辰晴泊得汪天啓書天啓名玄錫予鄉試同年也官太僕卿致仕得友鄭廉宜簡書錫衣百戶黃鍾字良器爲予刻戊航雜紀寄至良器能詩辭皆微產也未過中開遂宿待後舟廿八日癸巳晴泊是日始題一絕句於扇寄譚主政答閻給事東名閻字尚友晚後舟始及聯宿廿九日甲午早發晴始過臨清馬頭水流滯行修吳世家野宿三里灣南五

朔旦記

入集卷之九

三

天

月朔日乙未早微雨陰緩行夜宿魏家灣之日丙申雲陰緩行水澁遂泊野宿警夜三日丁酉晴仍泊待水牽挽過一牖午後家人自南來得家信野宿夜大風四日戊戌晴泊水漸涸風野宿是夜甚警無寐蓋饑民屢來窺伺將來甚可慮也奈何奈何五日己亥晴泊小酌于舟中感節序也午後家人知予南還弟輩令兩人迎至得四月十五日家信大風晦冥頃之雷電仍野宿夜嚴五更雨六日庚子晴辰得水遂發舟數里過一牖仍泊方僕自京追及得莊渠書遂翁寄至新武舉錄知世安試字不諧夜宿牖南見月七

日辛丑夏至晴待水仍泊午後大理卿陳宗獻先生得告南還至投刺予報以刺各辭以疾宗獻名璋予同年也夜宿舊泊而警稍解矣八日壬寅泊大風宿九日癸卯晴發舟觀漲蓋阻滯之情爲之一慰道遇富主事子敬起復北上兩舟快馳不及通問爲致吳子儀同年書酒以酒還贈之而去午過東昌王太守汝陳修訪予以疾辭王名臬金壇人舊識也予入別舟前行道中見一長船泊西岸數人坐舟面北望云是祭酒船皆有垂涎奮袂之意予見之始知果有尾予舟者命家人輩嚴備月下打七級牖宿牖南三更

朔旦記

入集卷之九

三

天

後後船有聲予親執弧矢以待至五更乃靜疊予行北河垂三十年所見盜賊不等未有駕舟聚衆不顧形跡如此者自德州來兩岸人家藉藉頗知之時亦有爲之虛張其勢者竟無詰問追捕之人何也其人每夜皆來拋磚或爬行作狗至水濱伺便舟中呵護發聲卽急走去蓋一時饑民之忘命第不可長也奈何奈何十日甲辰晴發舟月下抵安平鎮宿是夜復見白氣射月十一日乙巳晴早過浮橋船戶入報而後行修正郎應龍遣人護行甯舟欲相見予辭遂解維而南須臾聞三賊舟皆就擒其指示蓋出於修云

與兒女輩舉酒相慶世路竟何如耶夜宿安山牖見  
白氣環月如暈實非暈也十二日丙午晴早發是日  
始安行午後逢葛行人子芳各投刺乘月行抵南旺  
北牖宿十三日丁未晴舟多次行運船積水泊牖南  
以俟後舟午後鄭通府伯棟國子助教之任吾松以  
舊屬來候入舟敘談晚樊僉憲準改任雲南見訪爲  
予談宜府滴水崖之獄予以罪譴不敢問時事唯唯  
樊甚慷慨有意氣予舊知也白氣環月與前夜同是  
夜家果始同舟月下行至分水祠宿十四日戊申晴  
移舟是日始順流矣自發潞河凡四十有二日南行

濡遲惟此爲甚晚抵濟寧馬頭宿子女一舟尚越在  
分水關外望之甚懸情十五日己酉晴泊驛前李主  
政邦直來訪潘亞卿竹澗先生名希曾字仲魯來訪  
留坐舟中時以穉雨致齋搗蔬具對飯清言盡日而  
後去晚後舟始至宿雨作十六日庚戌大雨午後雨  
稍收移舟宿趙村聞十七日辛亥晴發李主政遣人  
護行晚聞月出高柳碧天如洗東岸遙山隱隱列翠  
西望平疇麥黃初刈若淡金在鑲極目浮躍微風新  
漲聯舟而下間以鼓吹亦平生翫月最佳處也宿魯  
橋驛十八日壬子晴早發午過谷亭轉八里灣青山

如畫張帆下水快事快事至沙河驛遣還護騎待月  
船頭行二十里抵沛縣甫泊而大風陡作驚喜俱極  
宿十九日癸丑晴發外河順流東下江風滯行同年  
吳憲副德翼遣人迎至金溝德翼名昂時兵備徐州  
午後風雨雷電交作修柁野宿夜大雨廿日甲寅移  
舟過夾溝驛風雲冥冥已開發午後抵徐州千主政  
思庵來訪舟中談敘吳憲副來訪晚再至攜具舟中  
夜燕爲予易一鎮江舟南去命子壻謝之廿一日乙  
卯雲陰微雨放洪德翼復攜酒送四十里外古所謂  
知己之交予再四引辭遂悵望而別已刻放呂梁洪

盧主政紳來訪茶話久之遂發觀翔蝗蔽天下抵邳  
州待月行晚過宿遷廿二日丙辰行清河甚駛薄暮  
乘微雨渡淮甚安宿新莊聞廿三日丁巳小暑陰雨  
發午抵淮陰總帥楊希仁名宏舊識也入舟談敘頃  
之鄉人李主事尚綱名日章至葛太守木字仁甫至  
茶話而別遂發宿山陽平河橋廿四日戊午早發晚  
過寶應微陰太僕方寺丞宜來訪遣弔范貞外時美  
韶鄉同年也聞人知縣詮過舟移舟時美率子姪求  
銘其父墓予諾焉夜宿界首驛廿五日己未早大雨  
填止發舟午過高郵黃正郎北見名行可來訪黃知

州士和過舟遂解維晚晴北望夕陽遠水頗有奇趣  
曉泊烈女祠前與時望標步入祠下相傳此地多蚊  
有女子夜行不肯傍人爲蚊所噬露筋以死土人祀  
之廿六日庚申陰微雨早發午至維揚待關陶太守  
時莊來訪名儼嘉興人舊知也劉知縣良卿入舟倪  
主政緝來訪遂解維御史朱君廷立令人留舟相見  
予峻辭之夜行抵瓜洲宿廿七日辛酉早大雨頃止  
泊宿壩下廿八日壬戌陰雨未定待渡申刻濟江雲  
物山水皆佳舟行金焦之間真畫圖也晚入京口聞  
與姜幼章正郎聯宿姜名綱金華人南歸廿九日癸  
亥晴泊京口驛前眠桅劉太守名可來訪與之借舟  
楊尚寶承家名紹芳遂翁子也入舟中少敘徐二守  
萬璧至予國子門生也過幼章舟遂解維夜抵丹陽  
宿六月朔甲子晴早發有風甚涼不類伏暑二家人  
來迎至午後過常州太守張君大輪來訪坐談江上  
之寇甚有區畫別去遂解維夜宿橫林二日乙丑晴  
早發辰過無錫知縣鄧士魯名繼曾來訪士魯前吏  
科都給事中謫官於此舊知也酉過許墅鈔關康主  
事河來訪河康修撰德涵從弟爲問起居夜抵閶門  
宿三日丙寅陰傳主事夢弼來訪以監兌至王郎中

玄成大化來訪以監密至巡按御史魏君伯深有本  
來訪小坐遂解維韓希仁攜三子蓋臣鼎臣俞臣來  
迎敘見移舟過婁門以待後舟文學王槐攜畫至舟  
中閱數軸別遂宿瞿甥舟至四日丁卯晴發午過崑  
山典史出候夜抵太倉宿西門五日戊辰晴曉過南  
門舟行南岸州官陳璜放舟來候時周君延以給事  
中言事謫判於此入舟談敘別去發舟午後過嘉定  
陳知縣亶入舟談敘同年陳大理宗獻弟也隨路有  
親故迎迓者續續不勝出矣夜過南翔石橋礙舟甚  
費推挽夜宿江橋六日己巳晴由吳淞江行弟輩并  
數親知從外江逆余不可追者午後抵家連日親友  
相慰藉滿堂越三日辛未始得東渡過家祠并謁諸  
墓矣是行也自發舟凡六十有二日

南遷日記 卷一 江蘇巡撫  
孫進本

明陸深撰嘉靖中深以祭酒侍經筵因爭閣臣改  
竄講章謫延平府同知是編紀其南行道路所經  
以舟中日讀漢書故評史之語亦雜載其間

使西日記二卷

〔明〕都穆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西日記

二卷《提要》

使西日記序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毗陵孫寶樸

主祀屋廡

使西日記記使事也正德癸酉令致政內儀少卿姑蘇都君玄敬以禮部郎中奉冊封之命西使慶藩自京師至寧夏而復歷三時行數千里日記於是平書比致政歸都水郎中謝君邦應方視水東吳見而梓之夫使之重於君子尚矣孔子論使嘗有取於專對不辱當是時列國交聘抗禮執言各愛其情故使之難如此今天下一國四方無虞其在海外亦惟一人是尊敬承惟謹苟無愆儀越度於使稱矣凡昔之所謂難者今於何有而君子猶是之重重命也抑致命之外有交際焉有臨觀焉有賦詠焉有聽采焉有考閱焉有感且弔焉交際可以觀義臨觀可以觀趣賦詠可以觀才聽采可以觀識考閱可以觀學感且弔可以觀情數者具而章則於天下何往非宜而獨使哉即使焉而當其

難亦何不可之有是故君子重使不惟其事  
惟其人不惟古人今之人皆然吾於君斯記  
也重嘉之君好古博物蔚然文儒使乎未足  
以盡君君平生所著亦不止是別有傳者茲  
不著

使西記序

二

使西日記卷上

姑蘇都

穆

正德八年四月丁巳穆以禮部郎中與崇信  
伯費公被命冊封慶府壽陽王妃費公爲  
正使穆爲副使二十七日 陛辭晚出正陽  
門寓崇貞道院時河南大參臧君瑞周以督  
餉至懷慶推官潘君希召以行取至偶爾同  
集臧君開宴歡飲盡醉

二十八日正陽門西南行四十里至盧溝河

使西記上

一

其水即古之桑乾上有橋長六十丈相傳金  
明昌初建橋之北有元太保劉秉忠墓三十  
里至良鄉縣其東門有岡隆然而起名遼石  
岡上有浮圖土人云金舊物也

二十九日發良鄉三十八里憇瑠璃寺瑠璃  
本名劉李遼乾統中石幢猶存其文可考後  
之人譌爲瑠璃云二里渡瑠璃河即古之聖  
水上有橋新建二十里至鋪旁公宇倦甚假  
寐十里至涿州

五月一日發涿州南行十五里至樓桑村相傳村中舊有桑高五丈許如車蓋然人異之因名其村曰樓桑今已不存八十歲老人言小時猶及見其根也村即漢昭烈故居其廟祀則始於隋後之人併祀關羽張飛名三義廟著於祀典正德辛未重建 詔賜其額曰三義宮製極宏麗中有唐乾寧四年碑午宮之主人宋高士出酒相款言後殿昭烈像元劉總管所塑母歲三月廿三日爲昭烈生辰

使西記上

二

鄉人拜謁致奠者甚衆出宮西南三十里至定興縣

二日發定興十里至白溝河乃宋與遼分界之處六十里至安肅縣

三日發安肅十五里渡曹河三十五里至保定府訪張鳳舉太守鳳舉維揚人予鄉舉同年也時以疾不蒞事留小飲予與鳳舉挈蘭數年不覺霑醉午後微雨雨止過大宗伯傳公家

四日發保定四十五里憇涇陽廢驛四十五里至慶都縣入察院聞東北有堯母祠亟謁之祠隘甚中爲塑像無守之者後有丘逼於城高與之齊相傳即堯母塋處俗謂之堯母臺祠舊在臺上景泰七年知縣事唐復始遷臺下歐陽公集古錄據後漢堯母碑以爲與堯同葬濟陰城陽城陽即山東之莒州隸青州府今府治西北有堯山山上有祠而堯陵乃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元學士郝伯常堯

使西記上

三

帝廟碑云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慶都堯母之名也今中山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城故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永平之東有縣曰慶都而無山永平之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水東合於祁水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此及其爲帝則都平陽也伯常大儒其考

訂必精則此地真堯母所葬無疑矣一統志亦云堯母墓在慶都

五日發慶都六十里至定州入州學謁韓魏公祠蓋公嘗帥定故祀之祠之碑有王嘏叟記及公遺事并尚書省劄學有東坡先生雪浪石黑質白章盛以石盆盆爲芙蓉之形其唇有東坡銘今半已剝落盆北碑刻雪浪齋三大字學又有東坡書杜牧之詩松醪賦及元李雪菴大字石刻午憇察院作詩一絕書

使西記上

四

壁上五十里至新樂縣金知縣公綬以鄉曲故攜蒲酒酌予夜深始別

六日發新樂九十里至真定府李太守蘊玉予進士同年聞予至出迓時都憲林公粹夫以巡撫寓其地往謁之旣而林公來顧遂入府謁李同年具酒請遊龍興寺寺在府治東二里舊名龍藏有隋開皇六年碑其佛殿規制與今絕異僧云此唐物也寺又有閣九楹五層崇一百三十尺宋開寶四年建中有銅

觀音像崇七十有三尺予與李君登閣其二層西壁有宋人畫太祖出師之像僧言宋祖仕後周時嘗駐兵寺中也寺又有古井泉甚甘潔在五季時嘗出光祿淘之獲銅甚多觀音像井中銅所鑄也

七日發真定五里渡滹沱河其水自鴈門來經靈壽縣至直沽入於海時大旱水才沒脛舟人云水大時濤浪頗惡未易渡也六十里至藥城縣其地本春秋時晉欒武子封邑縣

使西記上

五

西三里有欒武臺遺址猶在不及登

八日發藥城四十里至趙州州衙南門壘石爲之卽古之望漢臺蓋取純築此以望光武之至有望漢臺三字石刻猶在門上州南五里度石橋橋跨洹河人言唐僊人張果嘗乘驢過此驢失足今足尾之跡宛然石上前石有窪然若帽形者果什地時帽落處也唐書方伎傳載果事甚異此固不足怪也四十五里道左卧碑剔土視之乃元至治二年重修



漢光武廟記廟今廢但存柱礎礎旁有石人二皆中斷十五里至栢鄉縣

九日發栢鄉三十三里渡尹村河二十八里至內丘縣縣學訓導池鱗來謁言嘗修縣志予問縣中古跡池言郭巨故居在縣東金隄村有石塔二名郭巨塔馮唐故居在縣西南十五里名馮唐村又言鵲山在縣西六十里上有扁鵲祠每歲三月一日鄉民祈禱來集者數千萬人三日乃已縣官收其施金爲修

使西記

六

祠之費又言元史臣王鶚有重修鵲山廟碑謂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告以秦繆公事簡子病愈即中丘之蓬山賜地四萬畝時往來其間漢唐以來像而祀之五季碑刻已有王稱未知封自何代宋嘉祐初神宗不豫遣使詣廟求醫使未至而瘳降璽書賜號神應離內丘十五里西望林木鬱然輿夫言其中居民數十家即所謂馮唐村也四十里有泉湧出橋下聲如轟雷名達河泉予行旬日

困於塵土得此不覺灑然五里至順德府太守韓君出迓

十日早訪韓君府東有三賢祠謁之三賢者春秋義士豫讓唐丞相魏徵宋璟此地相傳即趙襄子之故宮三十五里至沙河縣

十一日發沙河三十二里渡洛河二十七里道旁有呂翁祠相傳唐開元中盧生遇道士呂翁所謂黃梁夢者即其地祠久廢正統五年重建中塑呂洞賓像其前殿之像爲鍾離

使西記

七

先生後室有盧生睡像蓋後之人誤以呂翁爲洞賓洞賓唐海州刺史讓之子開元時尚未生此之呂翁當別是一人予嘗見唐沈既濟有枕中記叙其事甚詳惜不刻於此二十里至邯鄲縣城外東行半里登趙武靈王叢臺其址舊崇幾二十尋辛未冬劇賊經此亂矢射城中縣官去其崇之半今猶屹然如十二日發邯鄲西南十五里至趙簡子墓其四周皆土堤崇可丈餘周二十里土人呼趙

王城城舊有四門從東門入里許登平岡號曰陵臺即簡子葬處出東門十五里始得大道則已越河南磁州界十里蓋邯鄲至是三十里矣十里過臺城岡至車騎關小憩巡司三十里至磁州知州事董君懌出迓董君子同鄉人過之留飲

十三日發磁州其南門有曹操疑塚七十二處大小碁布凡二十里至講武城而止講武城者亦操所築練兵之處遺址宛然其下爲

陝西記上

八

漳河渡河六十里將至彰德府太守趙君一清偕其同僚及縣官出迓城之外有橋跨安陽河近爲山水所衝渡河至府城分巡僉憲何君來會迫暮訪何君於分司入尉遲迴祠迨仕後周爲相州總管與楊堅將肅孝寬戰死故州人祀之祠之碑唐顏魯公撰蔡有隣八分書二絕也

十四日發彰德西南三十五里西望有丘陵然即古之姜里紂囚文王處也迂路登之其

上有文王祠中爲塑像東西壁有宋人題名及元學士王盤詩石刻姜里土人謂之姜里城舊嘗讀郝陵川集見有姜里廟碑謂圯復之餘猶峻絕屹然以其隘小而逼土實其中幾與堞平即今之土丘是也十里至湯陰縣過司空李公第訪其子不值蓋予司空舊屬也

陝西記上

九

十五日謁岳武穆祠蓋武穆爲湯陰人正統間吾鄉武功伯徐公嘗以御史巡視其地請於朝祀之徐公有碑立祠中縣西半里謁稽侍中祠侍中晉永興中從惠帝北征遇成都王穎兵敗以身捍帝遇害遂葬於此祠有韓魏公碑剝裂不可讀祠之後高丘即侍中墓也西南行野田中三里出大道五十五里入衛輝府淇縣界西望太行山甚邇山綿亘數千里峯巒巖谷雖異其名然總呼曰太行其在衛輝者凡二百里爲中州巨鎮十里道側有碑乃成化中建衛武公祠記祠在縣西

二十五里所謂淇園者即其地一里有碑什地刻衛武公淇澳竹六大字有石梁脊與土平人行其上云即淇水所流之處詩云瞻彼淇澳葉竹猗猗是也十五里至淇縣

十六日發淇縣西南三里渡新脛河水不甚深廣昔紂斬朝涉之脛於此故名二十七里道旁古祠俗呼為張相公廟入門讀元人碑謂漢博望侯張騫葬地道士出元郡人王文定公集上有廟記則以為魏曲農高府君所

傳記上

十

葬因其地有博望山故後之人誤以為騫也西南五里又折而西五里至殷太師比干祠祠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剥似篆非篆元吾丘子行精於篆籀嘗定為漢人之筆見其所著學古編然人鮮有知者祠又有武王封比干銅盤銘元延祐中重刻又有唐碑二宋碑一祠之後即比干墓高可三大廣五畝道士言昔有古木不存者數十年矣南行十里至衛輝兵備劉僉憲濟

民予同年進士攜酒酌予驛中已而劉太守亦來會五十里至新鄉縣

十七日發新鄉西南五十里至獲嘉縣午憩察院其旁為按察分司司之後有梳粧臺故址人言昔紂嘗巡幸築行宮於此臺即妲已梳粧之所予弗信取縣志閱之果載其說五十里至修武縣

傳記上

十一

為壺關岳相之女師紫團隱者得仙唐宋皆有封號其地武陟之中李村也十里至清化鎮鎮屬河內縣居民千餘家有文宣王廟謁之廟碑元學士閻文康公撰國朝正統中增四配十哲塑像蓋義塾也三十里渡丹河近河多田園民皆引水灌溉為利甚博懷慶太守趙同年鳴教出迂五里渡沁河橋河之上上有川月亭府官新建以息使客五里至鞏懷驛鳴教携酒來酌一更別去

十九日鳴教復攜酒來晚陪予至沁河北岸謁漢孝子郭巨墓墓上有祠中爲塑像一尼僧守之考之巨林縣人內丘有其故宅不知何緣葬此

二十日發懷慶西南五十里至孟縣參政劉君用彰以分守寓茲地聞予至來顧兼惠書扇頃之御史陸君鎮卿以巡按至陸君予鄉人且舊同僚亦來顧晚訪劉大參旣而訪巡按君留飲察院

使國書上

廿

二十一日孟縣南門謁潘安仁祠蓋安仁嘗爲河陽令今之孟縣古河陽也西行十里登紫金山黃河橫亘其前殊爲勝絕相傳唐太宗嘗獵於此山有寺創於唐垂拱中見石幢上字刻五里謁韓文公墓舊有皇甫持正碑今已不存墓高一丈周可十丈前有室三楹爲有司享祀之所二十里渡黃河河廣可二里值無風水平如掌抵岸則孟津縣也縣東一里有觀兵臺昔武王伐紂觀兵於此其遺

址半淪於河四里經叩馬村夷齊諫武王伐紂即其地後人嘗爲立祠久廢今重建

二十二日雨留孟津王巨臣縣令以新揭漢光武廟碑來觀蓋光武墓在縣西三十里碑爲宋開寶六年行右補闕蘇德祥誤行太僕寺丞孫崇望書歷五百有餘歲完好如初刻者

二十三日發孟津西行三十里登北邙山山跨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餘四百里其頂甚

使國書上

廿

夷爲土人耕種東漢諸帝及唐宋名臣多葬於此晉張協賦云墳壠嶮疊基布星羅可謂能道其實然碑刻無一存者後之人不能考也二十里下山十五里過漣橋漣水經其下河南之水舊有名者曰伊洛漣澗書所謂澗水東漣水西即此五里至河南府貳守黎君廷表予南都舊僚也攜酒酌予驛中入昏乃去

二十四日出河南西關三里謁二程先生祠

中爲牌位兩廡列程氏門人廷表偕太守何君道亨置酒於此飲散觀五鳳樓舊址二里經洛陽故城昔周公所營東漢西晉後魏咸都於此其址猶在三里道左有碑巍然曰大元齊王墓二里度石梁澗水經其下十五里至孝水土人稱王祥水謂即其剖冰求鯉處然已涸第存水之名耳土岡上有石刻大字曰晉太保孝王祥之碑其陰刻元人詩文不暇讀十五里憇磁澗二十五里土山之下有

使西華上

十四

碑其刻曰秦相甘羅廟故址土人指碑後山上即其地且云羅之墓亦在於是棘鉤衣不可登三里澗水之南疊石屹然臨水者人曰此太公釣臺也太公聞其釣渭恐未嘗至此渡澗水經函谷關故址蓋函谷本在靈寶縣南十里漢武帝時嘗移於此已而至新縣安二十五日發新安西行二十里遊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

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予見之始而驚終乃大駭以爲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爲予言予安能信今試以語人若舍予亦未必不以爲妄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爲石此說似爲得之但不可與俗人道耳八里經青龍山山有佛廬澗水環流其下極可觀二十里微雨憇義昌驛其地昔三老董公遮說漢高帝之所雨霽四十里至澠池縣雨復作

使西華上

十五

二十六日發澠池西行一里登會盟臺昔秦昭王與趙惠王會盟於此臺半已傾圯其前隔水一里有碑刻會盟臺三大字五十里上金銀山人云舊嘗產金銀故名山多亂石肩輿頗費推挽二十里下山至硤石驛作詩一律書驛中

二十七日硤石山行五里謁老子祠西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蓋野嘗隱居於此三里至硤州殷僉憲文濟時寓其

地聞予至來顧同午食晚與文濟同出觀譙樓下二鐵人顏知州如環陪行言州志載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歛其母鑄為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既而謁召公祠陝為公分治之地州人祀之宜矣出西門三里登雞足山山據黃河之上中有河上公祠覽眺清絕顏知州送酒鄉貢士楊昭亦携酒至與文濟同酌河濱

佳蹟記上

其

二十八日文濟送予出陝州西門觀蝦蟆泉詩見集中其上有龍王祠顏知州言每旱歲於此禱雨有大蝦蟆浮水面則雨隨至別文濟六十里至靈寶縣謁關龍逢祠遂訪許廷綸同年出靈寶西門二里渡弘農澗十里有碑曰夏直臣關龍逢之墓墓去碑可一里四十里道旁碑上刻黃帝鑄鼎原五大大字土人指土山上云即黃帝鑄鼎處五里至閭鄉

二十九日發閭鄉西行三十里潼關兵備憲副張同年汝誠遣人拜鼓樂來三十里至潼關關據險隘一夫可守也張君出迂同入玉皇觀訪聶憲副廷罷午張君張燕城西門樓陪燕者聶君既而移酌黃河之上打魚觀射盡歡而散

使西日記卷上

佳蹟記上

其

使西日記卷下

姑蘇都 穆

六月一日聶張二君携酒送予出潼關西五里飲蓮池上遂別二里土阜周匝若城遺址人云此關羽養瘡城也三里謁漢太尉楊震墓其左右竝列凡六墓歐陽公集古錄謂楊氏世葬閬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予按太尉即震沛相不知其名高陽令震之孫名著繁陽令震長

使西記

子富波相牧之子其名不傳則沛相高陽繁陽固皆葬此今四碑已亡墓前唯一新碑刻太尉傳其三墓則無可攷嘗記舊閬蔡中郎集見其中有司空楊秉臨晉侯楊賜二碑然皆不書葬地此三墓者豈即牧與秉賜輩邪二十五里入西嶽廟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恠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

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隸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昔之人聚其小者壘之若雙闕然道士呼爲石闕五里至華陰縣

二日發華陰西行十一里迂路至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在短垣之內此亦可見陝人質直無拘忌也離班莊出大道二十四里折而南登鳳居山一名鳳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

使西記

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猶飲龍泉赤泉唯灌地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碑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於州官盡取塔碑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小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脰骨長二尺圍可六十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脰骨其潔如玉龍之畏

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二十四里至萼州東關謁汾陽王祠一里至州治出州西門謁鄭桓公墓桓公名友聞周宣王庶弟也既而謁寇萊公祠蓋汾陽萊公皆華人今皆著祀典四十餘里道旁一碑穹然乃唐兵部尚書王忠嗣墓十八里至渭南縣

三日發渭南西行七十里至臨潼縣驪山在目出縣南半里即抵其麓浴於溫泉泉人呼爲官池上有室三楹扁鑰甚嚴蓋非貴人不

使西記下

三

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視其款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惜多剥落左刻金尚元龍草字南上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即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

使西記下

四

頭池沐髮者多去瘡蟲山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當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又上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玄宗於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今之所存是也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時人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爲老母殿老母即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巔舊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悅褒姒舉烽火以來諸侯之處下山東行八里折而南二里至秦始皇陵自其南登之二丘並峙人曰此南門也右門石樞猶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項羽黃巢皆嘗發之其地老人云始皇葬山之

中此特其虛塚老人之言當必有所授也

四日發臨潼西行二十里謁唐段太尉秀實祠二里有斷碑覆草間人云碑後五里即太尉墓也十里至灞橋橋爲昔人送別之所又呼爲銷魂橋以迎新送舊至此黯然而二十



里憇固極寺寺有宋千枝栢二其枝自根業生婆娑可愛又有一古栢三人圍之亦宋物逼暝至西安府同年沈憲副仁父朱憲副升之舊僚田主事有年皆來顧有年獨留

五日早朝 秦王賜宴都憲趙公克正三司

諸君及太守陸續來顧午與有年出城南門遊慈恩寺唐高宗爲文德皇后建中有鴈塔七成倣西域窰堵波制其崇凡三百尺唐進士登科者樂題名於塔予早年猶及見題

陝西記下

五

名石本今塔中石已不存所存唯褚河南書三藏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二碑予題名塔下出慈恩南行尋曲江池則已爲民田詢之地人僅彷彿其處耳

六日都憲公治具延予遊唐興慶廢宮出城東門一里即其地蓋唐之南內也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圍皆古栢壽藤其右稍上蒼苔香亭又上爲貴妃梳粧樓與興慶柱礎宛然俱存又有景龍池其水已涸犁而爲田陪飲者

沈憲副也入城憲副邀都憲公及予復飲西安府學徧觀歷代碑刻

七日別都憲公及三司諸君午後行值雨憇城隍廟長安咸寧兩縣令來兼饋酒果田有年聞予坐雨携酒至遂同夜酌

八日發西安西行五里登漢未央宮故址五里經楊家村即漢之長安城也隋遷都龍首川此城遂廢又俗呼曰楊廣城蓋煬帝弑父亡國民斥其名宜也四十里至咸陽縣正使

陝西記下

六

崇信公聞予至出迓就酌予察院午後縣丞并學之訓導隨予出城南門十五里至畢原謁周成王陵北行三里謁文王陵武王陵在其後折而東北三里謁周公墓又南四里謁康王陵其東半里謁漢昭帝陵按三禮圖云文王之葬居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恭王以下子孫夾處而葬以今觀之殊爲不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而其葬若此三禮圖之說又不知何據不可曉也

九日發咸陽東北十二里謁漢元帝陵西行  
半里經漢王氏五侯墓十七里謁蕭相國祠  
祠半傾圯其中塑像亦已剝落四十里至醴  
泉縣縣官送六駿圖石本石今在縣中六駿者唐  
太宗平宋金剛劉闢竇建德薛仁果時所乘  
馬也每馬太宗自爲之贊歐陽詢書唐史稱  
劉黑闥薛仁果與此不同當以石本爲是四  
十里至乾州訪正使崇信公於察院夜酌  
十日發乾州西北十里至梁山孟于云太王去郊踰梁山

使西記下

七

此即謁唐高宗陵陵前石人馬各二一石人已  
沒土中過此二丘隆然人曰此南門舊址入  
門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  
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字後  
人多刻名於上其右墮地碎爲數段不可讀  
又入門乃陶甃所甃其半已傾左右石人爲  
回紇狀者六十有四然多無首其上即高宗  
陵武氏與之合葬陵右下其土中斷深入陵  
中人曰此黃巢掘墓溝也唐逸史載武氏墓

爲巢所發賊見其顏貌如生競汗之觀此其  
信然邪七十里至永壽縣

十一日發永壽西北七十里至邠州出城南  
門山上有太王城遺址俗呼太王山北行半  
里與州士四人謁姜嫄祠其旁有唐高郢碑  
後左偏原上有履迹坪即姜嫄履巨人迹所  
在坪下石洞出泉清甚名錦谷泉諸士酌予  
予題名石上

使西記下

八

十二日知邠州事齊君請爲石龍渦之遊早  
食與鄉貢士兩劉君出州西門齊君已候道  
左四里渡涇河河廣可十丈深三尺從者皆  
攝衣涉之昔漢武帝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  
浴於水乳長七尺侍中張寬曰天星主祭祀  
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即此水也五里由小  
谷入山盤旋以上石壁千尺殊形詭狀而懸  
溜點滴霑人衣袂緣厓行路僅容足數百步  
至五龍神祠中有元延祐三年禱雨有感碑  
所謂石龍渦者在山之巔以其斗峻人鮮能

至間有至者言渦乃一大坎中刻石爲龍形然不知埋自何時予嘗讀孟東野集見其中有石龍渦詩則所從來遠矣延祐碑謂禱雨以器取渦水置城隍祠中雷即殷殷起於座隅已而大雨滂沛齊君之禱唯焚香瞻禮忽坎中出雲瀾湧山谷而雨隨至可謂靈矣共飲祠下予命除瓦礫得一石刻乃金崇慶二年靜難軍節度判官張瑋詩二絕其石龍渦云深谷團礪渾似塚飛泉滴瀝不干雲此間

便面記下

九

正是神龍宅莫惜甘膏爲我分州志蓋未嘗載四人者皆大喜以爲斯遊之不徒然也齊君名寧兩劉君一曰澄一曰儒道

十三日侵晨謁范文正公祠公予之鄉先生在宋嘗知邠有善政故州人祀之離州西北行復渡涇河七十三里至寧州政平驛

十四日政平西北七十里至寧州晚出南門登南山閱金沙泉味甚甘潔縣官隨予行供小酒爲飲數杯

十五日發寧州西行二里謁狄梁公祠祠建於唐垂拱中中有公德政碑蓋公嘗刺寧撫和戎落得其歡心故州人立碑頌之後遷豫州道寧流民相與哭碑下三日乃去祠又有宋范文正公碑西北七十八里至合水縣華池驛

便面記下

一

十六日華池西北五十里將至慶陽府張太守祐之率其同僚及慶陽衛官出迓祐之予進士同年也已而兵備憲副張君亦出迓遂偕之入慶陽城祐之留午餐午後游擊將軍張君公武來請觀鵝池池在府治之東然不知鑿於何時宋慶曆七年經畧安撫使兼知慶州吳興施昌言重浚昌言有題名刻於石池之上舊有臨川閣宋蔣之奇有詩今廢遂與公武出城西門山行七里謁傅介子墓其前石羊虎并石人猶在第其塚已夷近公武始得其處子爲大書碑石云漢義陽侯傅介子之墓公武云將刻之樹於大道蓋介子本

慶陽人使後人復知有介子墓者公武之功也公武仍携酒飲子墓上陪飲爲貢士魏閑之楊守約晚過王衍之家拜其母夫人

十七日別張同年遂過韓亞卿宅張憲副置酒城北門樓上張同年與府僚復酌子於北寺六十里至靈祐驛

十八日靈祐西北二十里經馬嶺城此即古之馬嶺縣宋廢而城獨存四十里經曲子城城永樂初征西將軍何福所築四十五里經

木鉢通運所四十里將至環縣守備紀都闡出近五里至縣晚訪正使崇信公留飲夜大雨

雨

十九日早訪紀都闡已而崇信公來早食雨復作午晴謁宋种世衡祠蓋世衡以環慶經畧安撫使徙知環州有惠愛及卒環人祀之宣和中詔賜祠額曰威靖

二十日發環縣與崇信偕行時雨過山水大發值險者屢三十里紀都闡携酒追餞三十

里至清平驛自此驛通官皆千百戶或總小旗充之蓋離環縣即無居民舉目一望唯荒煙沙草而已

二十一日五更清平西北行六十里經山城驛九十里至萌城驛自此入寧夏地

二十二日萌城西北行三十里經玉皇廟五里觀小鹽池池周二十里其中惟土而頗濕潤類江南之稻畦每雨過日出則土面皆鹽池之旁多鹽井冰儲其中或天旱取井水

沃土久之亦皆成鹽其爲利最博慶陽通判一員董之胡人多出沒於此

二十三日鹽池西北行六十里至石溝驛七十里至大沙井驛

二十四日沙井西北行四十里至靈州自離環縣地無木樹至此始見廖都闡出城遠迓州舊有知州弘治中革設守禦千戶代之

二十五日早渡黃河登岸百里將至寧夏城鎮守太監張公巡撫都憲馮公及總兵官魏

公皆來接 節冊置龍亭鼓樂前導入接官  
亭 慶府諸王將軍儀賓皆至行一拜三叩  
頭禮仍以鼓樂迎 節冊入城崇信留皇華  
館予留察院鎮巡諸公皆來顧夜同年吳長  
史仁卿以 王命携酒來酌謂之消夜自後  
每夜皆然

二十六日早朝 慶王及 壽陽王皆賜宴  
宴畢謁鎮巡諸公及來顧者

二十七日都憲馮公來顧衛學官暨諸生皆

來見

二十八日早 壽陽王府行 冊封禮 王  
設燕午太監張公招飲

二十九日出城東門賀蘭山在目蒼翠異常  
可愛蓋山去寧夏二舍巍然盤踞凡數百里  
爲昔趙元昊所居寧夏倚以爲固殆天設以  
限華夷今爲胡人巢穴非復中國之有矣一  
里遊 慶府麗景園其中亭館十數大池可  
以汎舟張樂飲酒暮始入城

三十日都憲馮公總兵官魏公招飲午後與  
崇信出城南門二里遊 慶府樂遊園及南  
園仍飲

七月一日早辭 慶王設燕已而辭 壽陽  
王復燕午副總兵趙君文監鎗少監董君忠  
皆招飲趙君平凉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  
里舊嘗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  
高七八尺首大如爪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  
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

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禽也汝  
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入者河南人年  
一百四十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  
至二百巨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荅  
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  
斫其首去

二日徧辭鎮巡諸公及來顧者晚吳長史同  
年携酒來酌

三日與崇信持 節起程 二王皆送出郊

鎮巡諸公設酒餞行  
五十里外  
慶府復設酒遠餞於

使西日記卷下

十五

使西日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於正德八年奉使冊封慶藩壽陽王妃自京師至寧夏因記其道路所經江南通志稱其奉使秦中訪其靈勝形勢故宮遺壤作西使記卽此書也於碑碣古蹟載之頗詳然大抵多據見聞罕所考證時雜齊東之語如趙州石橋稱張果騎驢處獲嘉故地稱姐已梳粧臺皆可笑矇惟辨黃梁夢事爲誤傳呂洞賓頗爲典核所記石龍渦金崇慶二年靜難軍節度判官張瑋詩亦爲志金石者所未及云

# 東觀錄一卷

〔明〕舒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

溪文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觀錄一

卷》提要

梓溪文鈔內集之四

周舒 芬國蒙甫著 孫 琛伯獻甫 輯

曾孫章無文甫錄

臨川吳揚謙汝則甫閱

後學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東觀錄

東觀錄序

關聖賢之聚也吾東來求聖人之遺化

梓溪內集卷四

而觀風焉則周程相距一舍無釋氏老子之宮也其民則老老幼幼而孝弟忠信之相率境內猶一家也其士則循循然于禮度不少忘敬恭也至於發言論事則侃侃然足非明白無所回護亦若依先民薄言甘晬世態習雍容謹厚者不足與有爲蓋幾於嚶嚶然矣則不可謂無聖人親炙以教之也其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收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裁之之其實未亡也若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而嚶嚶爲邪苟由是而戒慎恐懼以修之則吾聖人之面命也謂七十子之蹠有所遭豈其然邪吾於是可謂得所觀之大者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形勝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所行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

梓溪內集 卷四

爲一帙名之曰東觀錄序而藏之以志得大觀之幸也

嘉靖癸未閏月晦日己巳進賢舒芬書

謁闕里記

嘉靖二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昌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果攜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有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檜孤榦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

梓溪內集 卷四

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墀柏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却登奎文堂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執圭秉笏端拱正揖逡巡於三十里外正南爲綱山其外爲鳬山之麓爲伏羲畫卦所東南爲防山其外爲尼山尼山之南爲黃山又其外爲顏母山爲嶧山爲三峰山亦名市嶺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爲東山其外爲九龍山又其外爲鳳皇山爲陪尾爲蒙山山之南爲夾谷蓋三百里而近



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刪述所其  
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龜山蓋二  
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峰山其外爲甌山爲杏  
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  
徂徠至所聚嶧爲泰山望之煙雲縹緲蓋百  
里而遙其西則廓然惟淺隴平阜依稀環抱  
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  
內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漕爲洸又其外爲  
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折

梓溪內集

卷四

四

而東徑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徑  
闕里之南西流匯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  
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  
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  
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  
陪尾山西流徑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  
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睦陵行  
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  
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

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  
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徑東峙羣峰之  
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  
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  
北南東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  
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漸盡也中原  
地氣此其障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  
突決其患不啻獫狁金元非岱嶽諸山東莫  
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土山水俱

梓溪內集

卷四

五

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得稱宗  
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  
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  
曰闕里當奎分漢書云魯奎婁之分楚與步  
天歌言角亢氐爲兗州之分  
楚書云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  
楚丘魯然則斯文在茲與天地之交元氣之  
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登詩  
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爲  
舊金絲堂基卽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

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於陳蔡大夫而弦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宅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子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日午公留餉設酒樂具絲竹有琵琶短簫而琴簫缺焉酒七行罷住拜顏廟于街之東北有樂亭于葦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在廟之街東南是行也聖

梓溪內集卷四

大

公不與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至則聖公及博士聞禮先生亦集矣導自漸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芬升之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於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塲時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未入出饗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予二人摩挲久之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二爲神羊即獅內二爲駁馬人則魏明帝

麟銅列於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禮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峰如筆架于葦果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脊益足俯脊比南東三向之奇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棄新其垣廟擇

梓溪內集卷四

七

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寒泉曰夫子集羣聖周公兼三王一也何後之殊哉芬曰周公在當時位稱其道自伯禽受封南面而食報又三十有四世其賢不愧乃位則僖公穆公四五人已而不肖以厲民者亦多也夫天豈其以聖賢之處授之昏庸暴虐淫邪之夫以深人禍哉故皇陶言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夫子六經裁成輔相之事也人孰能爲報哉惟天也旣曰天報之則隆名顯號雖假手工

人然終不授之民者爲其後之慮也遠矣寒  
泉曰然則報亦嚴乎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  
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  
未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  
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爲吳人  
九川爲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  
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梓溪內集卷四

人

禮儀

釋菜

往時大夫士謁闕里者行四拜平身禮而  
已此在各處

文廟所行之禮也恐謁闕里亦然似簡矣芬  
幸得一覩宮牆與九川寒泉二君議行釋  
菜禮二君深以爲然然當時禮生殊若未  
習予因錄此篇以告諸生云

省牲

前期一日午後宰牲爲醢毛血用盤盛貯  
待次日早埋瘞

牲謂兔也此雖舊品恐來者不能必致  
鮮兔則未免煩搜問阜之不可於吾誠  
敬何在蓋禮有從宜故居山以魚鼈爲  
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莫若隨其地物獻此一豆則束脩以上  
固吾

夫子之所享也其葵果酒亦必自備以致吾

梓溪內集卷四

九

誠敬

祭物

兔三隻 酒三瓶 棗四斤

栗四斤 菁菹一斤 香燭

陳設共用九卓

此舊數也芬謂旣名釋菜當以菜爲主  
用菁菹二豆棗一豆栗一豆無修

釋菜陳設圖

棗

爵

燭

菁

先師位

爵此爵待行

香

兕醢今川昔茹

爵

燭

栗

四配每位同

梓溪內集卷四

十

東哲共一壇西哲共一壇一壇即一卓也

爵

棗

燭

十哲兩廡

爵

菁茹

香

爵

栗

燭

東廡共一壇西廡共一壇

人記

祭之日先於殿廡陳設如儀酒尊盥洗之所陳設於陛之東丹墀執事者先就位各引贊分東西立訖通贊唱排班候獻官分獻官各官俱序立於拜位訖通贊唱班齊次唱闕戶未行禮之先禮生二人在殿內兩旁立待通贊唱闕戶即闕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畢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引贊唱詣盥

梓溪內集卷四

十一

洗所導獻官至盥洗所贊拊笏獻官盥手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導獻官至酒尊所贊司尊者舉酒執事者各以次執虛爵受酒在殿前分兩行由中門入序于香案之側朝上立引贊導獻官從左門入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引贊導獻官至神位前贊跪獻官跪贊拊笏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獻爵獻

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位前贊出笏  
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引贊贊詣充國  
後聖公神位前導獻官至神位前贊跪獻  
官跪贊搢笏執爵者跪進爵于獻官右  
官接訖贊獻爵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  
于神位前贊出笏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  
身贊詣廊國宗聖公神位前儀同後聖公  
訖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此時通贊隨  
唱行分獻禮  
註見儀同前訖贊詣鄒國亞聖公神位前

梓溪內集 卷四

十二

儀同前此時分獻官於十哲兩廡一同行  
禮訖贊復位各引贊導獻官分獻官依次  
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闔戶  
其內二禮生卽闔之通贊唱禮畢  
十哲兩廡分獻禮○此四處每處分獻官  
一員各詣神位前總獻一爵其二爵俱先  
斟待殿上引贊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  
通贊便唱行分獻禮引贊各詣分獻官前

同贊詣盥手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酒酌酒執爵者在分獻官前行  
各引至殿內廡內待正壇引贊贊詣鄒國  
亞聖公神位前各引贊同贊詣東哲西哲  
東廡西廡神位前贊跪分獻官跪贊搢笏  
執爵者跪進爵于分獻官右分獻官接爵  
贊獻爵分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  
位前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  
復位導分獻官至原拜位

梓溪內集 卷四

十三

芬按儀註有搢笏出笏則是用祭服乃  
具笏也今此禮未見人行但初及第時  
如

制於三月二十三日率諸進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彼時却是進士巾袍  
得具笏亦未前期省牲也若謁闕里士  
大夫多是便服乃紗帽圓領無用笏之  
理矣竊意進士之選自隋唐始而吾夫  
子贈

先師自隋始謚文宣王自唐始今進士巾袍  
槐笏亦唐制也故我

朝因之以行此禮與但大夫士過闕里而謁  
者或不及具此服而寒暄之士自遠方  
秉誠而來謁者又本無此服安得具笏  
也哉今惟當以紗帽圓領爲定式而未  
仕者則用深衣幅巾贊唱去搢笏出笏  
一節云

芬又按贊唱東哲神位前西哲神位前

梓溪內集卷四

十四

哲字恐非所宜宜曰東楹西楹或曰東  
序西序若所謂東廡西廡然可也但今  
釋奠唱亦曰東哲西哲恐沿習日久必  
議下

朝始克正之

士相見禮儀

故事謁闕里者者拜

先師孔子畢乃拜

啓聖王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  
唯升堂再拜而已芬茲與九川寒泉言當  
行士相見禮蓋聖公聖明之胃所居所養  
必異於人而此禮又實爲孔壁淹中所出  
之聖作也若夫摯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  
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敢拘拘於羔鴈雉踞

梓溪內集卷四

十五

之飾矣因取儀禮錄出二三策將以告夫  
凡來謁闕里者須相成以禮云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死雉夏用牯乾雉

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

某見某也賓自稱某子謂介也以命主人對

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命注云有又也某子

又自辱來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云

往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言不敢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

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注云走猶出也聞吾

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

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

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主也固

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

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

拜受賓再拜送摯出注云右就右也左就左

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疏云凡門由

則以西為右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西為左

梓溪內集卷四

十六

依賓西主東之位也主人請見賓及見退主人送于門

外再拜注云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

右相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

請還摯於將命者還賓之摯也主人對曰某也既

得見矣敢辭疏云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人

而言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

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

某不敢以鬪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

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  
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梓溪內集卷四

十七

士相見受摯圖

堂上

庭  
主人受摯

主人

揖

主人

揖

右按受摯于庭不受之于堂注謂下人  
君此義難曉按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  
卿朝服川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  
之臣則受于堂又云賓私面于卿受幣  
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  
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  
可知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  
也賓退送再拜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  
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

梓溪內集卷四

十八

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  
拜尊賢

右士見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禮辭一曰某也  
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不親再拜主人

答宜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

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

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

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賤禮故固辭

客之禮臣補謂賓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

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  
受注云受其摯而去之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  
云去之

右嘗爲臣者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

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

面左頭如麇執之如上相見之禮注云上大

前也繫驪四足交出背上於會前結之也如

麇執之者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

梓溪內集卷四

十九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人執鵠工商執雞

又按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

士雉人執鴈童子執鵠而退野外軍中

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似漆脯修束

栗皆無有言孤執麇者或言之言恐不可據

○芬又按卿注云上大夫卿也者周禮六官

無上大夫有中下大夫而皆序於卿之下則

上大夫爲卿是也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盛注云下謂君所

怒貌其爲恭士大夫一○庶人見於君不爲

容進退走注云容○士大夫則莫摯再拜稽

首君答壹拜注云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



云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為士故答拜聘禮問勞云答士拜者亦以新使反故拜之

### 右士大夫見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云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 右先生異爵者見

### 附錄

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

### 梓溪內集卷四

二十

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此與

大夫章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禮不同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

大夫拜其辱此與當為臣者見章禮不同蓋雖答一拜而使擯者還其

摯于門外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此與

太簡矣異爵者見章君於士不答拜也此與士大

意相表裏君章禮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

賤必答拜之此與上文大夫拜其辱意同男女相答拜

也

### 問答

入孔子家廟問聖公曰金絲堂安在公對

曰堂舊在家廟前聖祖所居正在此今移

於西啟聖殿前矣子人方欲訪古蹟之

湮沒者而表之此客何也當時修闕里烏

用俗吏董其事邪九川曰圖先上俗吏不

得專也

至詩禮堂聖公曰舊名延賓為真宗也西

涯李先生至改今名予顧二人曰可乎二

### 梓溪內集卷四

三十一

人曰以天子為賓正見吾道之重况真宗

又破歷代俗格展拜于下則於吾夫子實

若賓主非徒號之而已此名烏可易邪聖

公曰舊扁在予曰須復之

至洙泗講壇九川曰當以五經白文刻于

此子曰李漢言韓退之於書禮剔其偽可

見古人讀書之功也今若刻白文須當剔

偽然不特書禮而已

至周公廟謂九川寒泉曰周公但當依舊

謚稱文公。今日文憲王。則非所以尊周公也。二君曰。然。予曰。二君熟周禮乎。九川曰。嘗試讀之。而今不列於學官。或者謂非周公之作。然與予曰。子謂夫子之夢寐常若見周公者何也。詩書之刪。蓋取諸外史之所掌。大師箴章之所守也。周易之贊。蓋取諸大卜之三易。而就象象係之以辭加之。以說卦文言也。春秋之修。蓋取諸二史所記。以定天下之邪正。而發揮周禮於百世。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三

耳其義。惟三傳窺見萬分之一。若正叔康侯輩。皆所謂習其傳而不知其讀者也。九川曰。信哉。周禮五經之府也。寒泉曰。國朝廢之何也。予曰。觀六典建官。則我高廟實用之也。何謂廢之。

文皇表章五經。真萬世一時也。當時儒臣大抵以周禮儀禮無求儒統一之註。遂以禮記獨充之。此見道之顯晦。斷不偶也。宿公館忠光侍。予曰。汝知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之。青乎對曰。卽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意。予曰。此見聖賢立言之別也。寒泉愕然曰。程朱之論皆如此。予曰。程朱未至樂處。言之豈得親切如其言。則夫子爲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好爲人師之意也。蓋學始有得。則說未敢自是也。又得同道者相與講明。方釋然無疑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在外哉。此義惟周子得之。蓋實有諸已也。寒泉曰。周子何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三

如予曰。聖人也。當躋於四配之列。思光寒泉次子

聯句

方車過宮村舒樹杪日出岫象望半煙開

伍任城但雲漏涼氣薄絺衣舒韶光落珠

斗麥秋雙雉飛伍沙暖昆蟲走田家足雞

豚舒鄉社豫芻狗乾封雨不來伍旻覆人

常受野馬湧網緼舒山龍將抖擻民遺不

如周伍天對寧似柳東海或有徵舒桑林

亦非偶伊誰濬百泉伍頃刻灌萬畝攜筐

餉婦回舒執轡僕夫吼行行平驛賒伍望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四

望孔林茂過兗山圍墟舒入魯天開宙數

仍欲窺牆伍六籍自藏藪玄黃判吾躬舒

丹青倩誰手穹碑龜作跌伍若檜螭蟠紐

文閣照西奎舒中門揭東阜廟貌十二旒

伍禮樂三千固駿奔薦溪毛舒象注浮黍

酒精誠可格思伍貯蠶其知否敢謂夙心

酬舒安得羣疑剖啟聖吏瞻前伍延賓獸

開右令我轉高岡舒煩君振行袖今占此

堂封伍夷夏共城守駐驂草猶香舒築塲

室何有文木鳥不棲伍古隧獸如闔綱山

紫盎春舒洙水碧澄畫作經遺故居伍登

壇見新構夢周入廟荒舒希顏尋巷陋大

遊難為言伍小憇易相就顧瞻玉樹繁舒

承襲金符久傾蓋便忘形伍問諱却稱某

仰看紫薇仙舒旁及白雲叟一旦禮聖賢

伍再拜謝朋友願言長追隨舒逸駕超羣

驚伍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五

跋

斯錄爲吾

梓溪先生所製也夫闕里爲

先師孔子之居固天下人人所傾仰而欲觀焉者然仕于其土者爲觀易非仕于其土者爲觀難觀而藥故者易觀而準禮者難觀而太略者易觀而致詳者難觀而不得其所以觀觀亦夫奚日哉斯錄有圖有記有禮有語錄蓋不惟準禮且致詳又當比上停舟之際愚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六

于是知先生真可謂得所觀也已昔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今觀先生自敘而深有望于闕里之士蓋亦善體孔子觀魯之心哉文憲不敏以待講席得闕斯錄于所謂闕里者真卓然立乎目矣謹書諸末且付梓人傳之將公之同所傾仰者

嘉靖癸未夏六月十二日門生語溪張文憲跋

東觀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此其所著梓溪內集之一也芬於嘉靖二年被召復官道出濟寧謁闕里孔林修釋菜禮因錄所撰謁廟記及闕里形勝圖夫子宮牆圖又釋菜禮儀士相見禮儀并附問答五章與伍餘福聯句三十韻彙爲一帙

滇程記一卷附錄一卷

〔明〕楊慎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楊氏家

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滇程記一

卷》提要

滇程記

成都楊慎著 孫宗吾校

中川達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頰谷通五尺道漢武侯南

征乃大關焉。今蜀碑門有大相公廟祠。據驛有

白崖一名名星。蜀武侯軍次白崖川。斬雍閭。遂渡

滄入。今名昌城。外七里。有村曰舊漢。其言語

征南。今名蜀人。蓋唐曰姚萬路。唐書高宗上元中

古姚萬路。起瀘州。泝永寧。走赤水。達曲靖曰

西路。唐天寶中。出帥伐南詔。亦由此進。蒙國德

路。使章仇無。使遣越。都督竹靈。置府東。變通

王知進。自步頭路入。又曰仲通。大軍至。至元世始

曲靖。知江口。按此則西路。唐已通矣。至元世始

開郵傳。今因之焉。出湖藩。轉辰沅。經貴州。曰東路。

肇自注。立傳則自國朝始也。又由重慶三驛至

播州。播州六驛至貴州。乃武侯遺李恢。開索分道

南征。遂北盤江。馬忠。程安。非柯。實由此路進。其地

有馬志。廟開索。東路由大江。拾舟首程曰公安。六

亭而達孫黃。按德三。道經故。驛陵縣。道覽

存焉。驛陵。鑊子。皆十里而遙。樹多女貞。多貴竹。

孫黃驛。七亭而達順林。塔岡。羅鵠。樟。坡。於塔岡。

坦於順林。望皆烟簋。饒水田。羅塢樟庄。皆十里而

遙。山多荒茅。亭卒吹錫。叫竹以代銅鈺。順林驛六

亭而達澧州。澧河同廟。絕冷水。水清徹。產麝。蚌。

巨者象盤。岸有諸葛遺金二。有澧陽橋。遇仙橋。有

車胤故里。有屈原祠。蘭江驛。實枕澧水。

自蘭江驛。濟澧水。再濟道溪。六亭而達清化。上觀新渡。

東山五。改首東山。樹多松。

清化驛七亭而遙。石堤。沙溪。虎踏。達大龍山。多諸

七帶石。

大龍驛六亭。新橋。韓村。而至常德府。有珠霞坊。春

申君墓。馬伏波祠。

常德府八亭。佛子。南湖。高梧。鄒。而達桃源。路沿沅

水經三渡。鄒溪。呂鎮。監泉。古石。山水清曠。有物外致。有徑路。霜

降後始通騎。

桃源縣六亭。綠羅。白馬。桃川。而達鄭家驛。綠羅山

枕沅水。山形峭險。二岐分背。下瞰溪潭。白馬渡流

極清駛。環數里。平曠。羊縣。為古桃源。有桃川宮。秦

人祠。洞門面宮。有崔童樹。其杉枵腹中。容考工車

二軌。崔童之所鍊。形羽化也。幹燬本存焉。再渡為

水溪。三渡為辰溪。

鄭驛七亭。竹瓦。灰。蜜。燕。庄。而達新店。林箐邃密。爰

多戾蟲。饒暴客。不可以瞑行。溪澗九帶。山塗揭涉

者七。染絕者二。

新店驛七亭。太平。蘇。黃。軍。鄉。而達界亭。涉蘇黃三

渡。楊家二渡。陟牛關。路始峻。

界亭驛七亭。楊家。木。關。官。生。而達馬底。經冷水坡。

馬鞍山。自新店至。是歷四十八渡。諺云。四十八渡。脚不乾。前頭又

復多變。實繁瓠之遺。洞居血食。麗衣信言。名為洞

人。時出肆掠。

馬底驛七亭而遙。白霧。萬溪。陶。飯。而至辰州府。經新

開松溪七盤。相見望城五大坡。

辰州府八亭。苦。藤。清。水。仰。溪。麻。而達船溪。植石若

林。拔地數仞。巧逾刻畫。山多洞穴。入洞有槃瓠祠。

有叢垣壇位。而無像設。洞人飲食。必祝過者亦肅

然。

船溪驛四亭山水乾而達辰溪渡沅江岸對穆天子大西山有石鼓及鍾考之中音有虎坐岩截壁

千仞無草木猿猱弗捷也下有石肖虎有乾溪洞

深不測爰產岩筍晶色而節幹脩咫有倍采以春

夏其柔可環出洞得風始堅服之已臃疾

辰溪縣三亭石碑而達山塘途經馬援壺頭山

山塘驛七亭而遙手前小龍門中河達懷化有槐

花崖芥子洞蠻寇常出入所也有楠坪坪林多楠

蜀人名曰榆楠左傳楚子辛下楠木之下是楚地多楠也今人微太和山有楠梅蓋異產焉

溫泉坡下有水冬溫夏寒路經中河其水深湛綿

以舸舳枋覆藤絡人僅免濡足騎解鷄以濟焉

懷化驛四亭而達盈口乾溪包家山形平曠類桃

源仇池多良疇鮮凶歲露積野牧人弗相竊坡樹

多若盈口驛四亭向溪石橋而達羅舊有石口溪交

樾垂藤中多漁舟匯于沅江

羅舊驛四亭坡大州十八而達沅州州臨江江繞明

山沅州達便水號四亭竹坪若田實八亭自沅而

西亭徼荒漫記里多倍而遙亭遙徂宵兩捺相續

駁地乃至路經果子關地產玉泥可陶阪陡石滑

拾騎乃蹕便水五亭而遙對大水新洲達晃州州廢

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據焉爾後漢書

東接交趾其地在湖南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為姓

唐志夜郎縣夷州宋志長官司而六十里與晃州

晃州石門因何傳訛也李太白流夜郎與晃州

即而返其詩云夜郎萬里道西土令人老又曰五

色雲間鶴飛鳴天上來萬里道西土令人老又曰五

斥三湘至晃州聞命而返遂以晃州為夜郎

再亂沅江途亘蜈蚣關山東道迂形如其名樹多

樺土人燧樺膚以代燭

晃州驛六亭而遙西園難米稿點魚亮達平溪途經

鮎魚南寧二堡山產石墨道皆黝泥

平溪衛四亭而遙丙溪楊坪達清浪中渡沅江有栽眉

太平二堡

清浪衛達鎮遠號四亭梅溪焦實十亭途經鷄鳴

關草鞵坡

鎮遠府達偏橋六亭而遙白羊九曲望雲有油榨

關九曲關望雲關望城坡相見坡渡河入城沅水

舟道通鎮遠而止近議決石梁

建偏橋功尚未就計成之艱關

自公安至偏橋二十五驛一百四十九亭一千四百九十里爲湖藩域。

偏橋衛五亭土五東坡後坦而達興隆途經東坡近易名東陵

有巖洞類梵壁普陀境垂乳結溜象雲朵芝英懸

泉淙然通雲泉閣月潭寺。

興隆衛達清平七亭而達黃侯周洞重渡重安江

江色如渥重安長官同岸樹二桓絙纜絕之舟

循纜以渡渡西有雲溪洞可隱千室望香爐山爲

岳三成其高蔽霄下肆無景上有漢流一溪沃疇

真程記 六

千叟聚落千節時出禦貨戕人官兵來討輒泝水

下注酉陽土兵環之弗克攻有隕自崖者獲之詢

之江估也舍之苗俗以長至爲歲朝考鼓擊拊群

飲醉卧土兵尾江估以登關其關殺其關焉者二

人急縱舍群紳悉登盡職之遂城香爐爲官戍居

其降苗於黃猴落燈之間

清平衛達平越號六亭鶴鳴胡賓楊實九亭而達

陟梅嶺關渡麻合江津人乃木獠夷江溪苗人以

石堊就水澤髮獠家夷女留鯢鯢以供臘祭地有

羊場鷄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遞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暮即場醺會持牛角爲觴

吹蘆笙爲樂男女踏歌盤旋相侑至元夕乃已邇

人有乘其弛備竊其子女鬻諸業者

平越衛達新添號六亭谷子西陽堡冷溪崖頭實十亭而

遙途經倒馬西陽羅羅江西望城五坡有龍場蛇

場谷蠻關路皆石蔭馬升甌昆蹄踏石鏗然火星

隨迸皆有苗殺行者側足馬昆蹄範金飾馬蹄以

或曰昆蹄乃周公通道九夷時所制

真程記 七

新添衛六亭乾溪甕城新而達龍里路夾長澗有

長谷坪空洞坡野猪洞龍從坡野猪洞野猪穴之

石崖截立千仞盤回復迤人騎弗戒恒有隊者新

安對亭有石埭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靚九龍觀

標其顛苗寨星取道次以散留故復鳴頭縛交竿

端置茅龍中謂之退鬼男女踏歌宵夜相誘謂之

跳月東苗種人皆吹簫笙旋繞而歌男女相和

衣見飾男呼女曰阿

龍一五亭高寨獨柳而達貴州治城城近巒之秀



以之者輟而懸其肢於樹猶不止也

力女服食皆同中原蓋先代宦與商流落者曰羅  
羅即古烏蠻有文字頗蒙古書貌髻以弓徒洗載

望荷  
信荷  
人荷  
下長  
放長  
求刀  
二箭  
一箭  
天皮  
常帶  
力獠  
點喜  
前鬥  
天很  
地然  
則甚

重信人不敢許也曰冢家巷亦中州裔衣冠尚同  
華人男女有別曰蔡家者俗亦同宋字二代爲世

婚曰仲家好樓居衣純青男子華服婦人衣細襪  
病不服藥惟祭鬼而已卜用茅或龜骨通中國

文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曰龍衣純白亦用中國

婦人冠布冠如馬銕曰紅狔狔婦人以紅布爲桶

滇程記

衣裙  
色上  
尚花  
淺紅  
藍佬  
婦以  
着裙  
花色  
蒙五  
而色  
無別  
袖之  
裙亦  
殘藍  
藍佬  
釵其

藤曰西苗曰紫江苗

貴州五亭阿江小箐而達威青山消夷頤有龜夾

各多予登以養人之交善戎口可崇宣于口可青

路多野徑以春冬之交華城中崇寧寺中有蒲

其詩有作名官北日知何處只有禽鳥早晚

朝嫩柳又年年遙想禁城今夜六宮休以此識者知其非

也恒倍

威清衛四亭伯崎的登狗場達平貝有的登橋其

水經甚多是為衆葉

不黑汁死坊多膏毒

平埧衛六亭沙作飯籠龍窩阿箬樂得而達普定茲寔荒徼名

都永寧安順

一氓壘而已。地稍平衍。山如髻鬟。城南闌有塔山浮

圖標其顛

晉定衛五亭

安莊衛二亭

白水澤六亭

白水馬六燕

首程也有無

相承下爲深

滇程記

時噴沫如雲

對兩山之趾

封坡有小管

叔山司家羣

村四有參

仁者慄且汗

渣城驛達安

遙有西關坡

于廣西者香

散爲屯江

游魚安虫

史 127—673

岸乃靖遠伯南征。喪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為異物。居人言水漲江渾。鬼物咸化為魚。無頭尾。魚過及傘衣之類。舟人有逐之者。必遭溺死。江有盤江坡。倒馬坎。哈馬章山。幽箐。遂吐霧。彌天。不分只尺。行者前後相呼。南園有尾灑井。清甘可茗。夷言尾灑。華言水下也。

安南衛達新興號六亭。實八亭。馬鳴驢。茄牛。下老鴉。關沙。子嶺。登江西坡。分水嶺。芭蕉關。新興坡。石行者十四。沙行者十六。堡站實枕新盤山。

新興驛達普安號六亭。板橋。草料。實八亭。而時。麻水。唐馬。麗。

真程記  
有板橋坡地。皆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松梯以代燭。下軟橋坡。渡軟橋。茲水亦盤江之委。舊以藤絡搭橋。今易之以石。撒麻亭有八部山。地名舊普安。唐盤州遺址在焉。近城有狗場坡。驛曰湘浦。民無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羅羅。仲家。佯僳。焚人。言語各不相諳。以棘人譯之。夷俗有火煙二節。丑未月之廿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小兒各持火喧戲于市。若中州上元然。  
普安州達亦資孔號六亭。實八亭。萬子海子驛。枕大萬。城即驛。

石象山。有番納牟山。土人稱雲南坡。陵陀相續行石藍中。土人曰我道掌平。問亭哨隔闕。蕪山。猶曰咫尺。爾自興隆至亦資孔。凡十五驛。一曰二十亭。一千二百里。為貴州域。

亦資孔六亭而達平夷。火燒東平夷。中路有綽楔曰滇南勝境。西望山平天豁。還觀則箐霧瘴雲。此天限二方也。入滇境。多海風。蜚大屋。人騎辟易。貴之雨雲之風。天地之偏氣也。

平夷衛六亭。多羅。響而達白水。有茶花。箐多盜。竹。

真程記  
者不咸而掠。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宵深。苞火入之。有浮圖龍象。芝朶雲英之像。皆石乳溜結者。有桂花洞。有桂一本百尺。根蟠洞底。枝出洞外。秋華時。香徹他山。

白水驛達南寧號三亭。分水。交水。實八亭。交水川。平可走輪阿。憶橋有大道。走曲靖。麻號三义路。有鐵溝哨。守以盧鹿夷。史。魏。夷。即。今。蠻。傳。之。北。也。羅。羅。自。其。受。海。六。路。者。統。之。有。失。則。夷。共。實。之。自。其。受。海。六。路。諸。夷。肆。掠。不。足。行。者。怨。苦。號。曰。官。羅。羅。云。南寧驛四亭。水。善。而達馬龍馬至是脫昆蹄。

馬龍州達易龍號三亭倉浪白實八亭途經魯伽巡司下板橋古城堡小關索嶺夾路多關場花丹素二采。

易龍所地又名達楊林號三亭納地實七亭羅傍

山枕楊林海子方如支郡三城有漁舟百十艘岸

皆沃壤江之側衣錦袍執儒書教之以文嚴羅判

之暴伏龍鬼之真山名蓋由此立爾

楊林達板橋號三亭水鵝實六亭貨始用海肥

古者實龜而貨貝則肥方土音異爾立一為

滇程記十二板橋驛三亭金馬而至雲南治城近郊有金馬關

其鎮太華山其浸滇海近城菜市有銀計五花寺

有金計秋時恒多瘴大氏地孕寶者氣必冷

雲南城七亭黑林高而達安寧近郊有碧鷄關多

平林沃壤有螳螂川通舟楫有溫泉浴之已痾民

食馬蹄鹽鹽產象池井

安寧州六亭坡炒而達祿脰膝音劇古地食金鹽鹽

產黑井管盛首戴任戴者皆黑幾華陽國志云幾

鳥蠻東幾白蠻史稱廬鹿又稱羅落為羅細

烏蠻黑蠻即黑羅細白蠻白蠻即白羅細古今異

名爾其別種善老者一人任華人壯者二人之事

壯者任一牛之力

祿脰驛八亭而白寒場棟達祿豐有老鴉關巡

司獅子口路返臨盤十騎云獅子口棟橡坡棠梨哨

有草名金剛鑽碧幹而娟芒形肖刺桐孔雀是食

其漿殺人

祿豐縣七亭而南平關響達捨資地產蘭葉大

而香遠蘭產響水關坡實離驛所稱可有窩石砲

南平坡六里響響水橋響水坡胡孫坡警哨相望

滇程記十三宴為寇巢越有小瘴

捨資驛四亭蒙七而達廣通驛名有十八彎坡清

川橋

廣通縣七亭而石洞而達楚椎府驛名途經回

磴關封民蒙氏閣羅風逆唐師返轡所也民食團

鹽鹽產白井

楚椎府四亭而時大達呂合合元史元段平章敗

紅巾明至玆地也有錢郎橋結構壯麗寔冠一方

見素林公毀鶴慶佛寺金像以成茲役貨蓋千萬

呂合驛三亭而達鎮南州城南有石吠之山是占  
豐歟此山遇凶年怪至有吠聲聞于谷有奇聖號仙人骨瘍醫採

之  
鎮南州三亭而崎盤木達沙橋有鴛鴦白塔二坡自  
茲徂西山確道修遠日而舍

沙橋驛八亭而遙首里天達普湘途經小孤山鸚

鵝關七里坡普昌關麥地哨道歷巨箐危石編被

有石珠湖姚安有七州普湘驛六亭未而達雲南土人曰小雲南以別

滇程記  
於治城也途經桃樹坡金鷄廟孟獲箐武侯擒獲

所也下安南坡地復坦夷古雲南郡治此去驛有

古城村焉

雲南驛八亭葉鏡波大矣而達定西嶺即古白崖

武侯南征立郡地也蜀漢建興三年武侯南征雲

南郡白崖蒙氏時改立文案洞城葉鏡波大矣江

多段思平遺跡茂思平逃難日隱姓名為獵者以

舍舍中有戟一枝生自華四思平後卧見風倒

其主人曰爾置戟何為主人曰防盜耳思平曰行

路防盜莫如戟居家防盜莫如大我行衛居願以

我大易爾戰主人許之因留犬取戟以去地名波  
犬由此也思平又前至葉鏡池得神馬自池躍出  
回得脫關以東後起兵取大理問渡莫知有一婦  
報之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山矣沙矣即矣江也  
中途望洱海衛城玉從水枯地志西理河形如月

尚書疏理又西有岐通蒙化岐左有青華洞中極  
寬衍天竅漏日每歲季夏月廿四日土人士女雜

至以苜火藝之云不爾必有蜘蛛之孽

定西嶺六亭定西嶺而達趙州途經定西嶺關踰

嶺乃夷  
趙州三亭舊而達下關故名河尾蒙氏龍尾關也

滇程記  
踰飛來寺望點蒼山山形聳拔蒼顏侵漢積雪貫

四序雲氣恒帶其翠微山端列峯滙溪皆十有九

一峯帶一溪五臺峯怪石是產巧出靈陶文有雲

樹人騎是斷屏障走中原踰萬里山麓浸以滄海

平吞百里鎮以兩關兩關蒙氏皮羅閣所築名

下關八亭棟塘果而達樣備樣備江實神莊水出

鶴慶入洱海關西為天橋口石梁中橫下臨無極

當蒼山之衝多暴風貫四序不息偃樹走石人騎

辟易至碗水哨籟乃平又西為四十里橋又西為

響水澗橋。循澗行。巨石峭崿。鳴若轟霆。類嘉陵散關。迴關有花橋。橋皆架木。飛梯橫楮。懸度人上之。

樣備驛九亭。白木橫而達打牛坪。途經橫嶺。其高

侵雲。緯箐以升。樹多松花。多杜鵑。土人名鳥多鸚鵡。群飛蔽林。若朔方鴉然。又西為雲龍橋。又西為

大陡坡。相傳武侯南征。駐師茲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訓夷。遂以名驛也。

打牛坪十亭。而畸畢勝。白頭達永平縣。有畢勝橋。

滇程記 十六

觀音叫狗山。土人呼為娘。娘。白。山。古。山。記。云。娘。娘。叫。皆載其事。云昔其地號羅國。觀音。一。部。出。害。乃。化。為。梵。僧。自。西。王。其。地。號。羅。國。觀。音。一。部。出。害。乃。化。入。靈。應。山。德。源。城。主。喜。贈。神。川。義。利。其。受。害。乃。化。見。梵。僧。儀。容。深。敬。之。介。以。見。羅。家。敬。羅。王。甚。喜。乃。受。其。地。為。一。庵。居。之。禮。敬。之。不。見。肉。食。王。自。誠。禮。云。止。欲。我。架。為。一。庵。居。之。禮。敬。之。不。見。肉。食。王。自。誠。禮。云。少。僧。云。王。勿。後。悔。請。立。契。券。羅。國。觀。音。一。部。出。害。乃。化。盡。契。約。西。再。羅。盡。其。南。北。羅。國。觀。音。一。部。出。害。乃。化。我。無。居。地。矣。僧。曰。不。然。別。有。樂。國。勝。皇。失。聲。曰。今。陽。溪。石。室。為。金。樓。王。殿。以。螺。為。人。睛。飲。食。供。張。百。具。羅。剎。喜。遂。移。居。之。害。乃。息。而。石。室。遂。開。佛。食。供。張。百。躍。之。跡。存。焉。土。人。事。佛。甚。謹。而。靈。跡。亦。殊。於。他。方。

蓋此地即西天佛書稱妙香城毘羅國土也

永平縣七亭而畸。花橋達沙木和。土語謂坡為和。

今縣有太和音途經鐵場坡。花橋。哨。蒲。蠻。哨。王。瑞。訓。和。為。坡。也。

山其高倍觀音叫狗山。蒲蠻實孟獲之遺種也。

沙木和十亭而畸。平坡山塔。至永昌府。途經瀾滄江橋。江即瀾滄之委。後漢永平中。通。直。下。博。南。瀾。滄。江。橋。人。是。也。土。人。謠。呼。為。浪。滄。江。建。坊。善。曰。越。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玄葉脫。時行旅忌之。江流介二

山之趾。兩崖壁峙。截若墉起。巨為橋基。橋繩鐵梯。木懸跨千尺。束馬以度。又西為江波。有徑路新闢。

爰捷一亭。

自亦資孔驛。至永昌。九二十四驛。一百五十六亭。

一千五百六十里。為雲南域。

博南山。人曰。余竄永昌。去都門陸走萬餘。三千

買舟下江陵。乃登陸。繫流弓折。幾萬里。而倍矣。江陵以西。山川益窮。以遐目。益以曠心。益以悲壯。趾竭來。夢想未到。豈詩人之登高。史氏之足跡耶。然休旅之暇。猶不忘性習。乃作滇程記。肇筆江陵。滇

首路也。蘭足痛僕。數亭徼以前。故於亭舍詳焉。山川書其歷。不書其望。迂怪謹俗。或書圖經有存者。則畧矣。昔人志于役紀行程。後世有傳焉。茲簡其無淪矣夫。

滇程記

十八

滇程記附錄

楚稚有醫士張姓者。為余言。曾隨雲南知府趙渾撫夷入大孟良。能言其風土之詳。今錄以廣異聞。金箇西上一程曰蒲縹地。猶稍平遠。蒲縹驛。打板箐。下潞江。若降深。穿四序。皆燠赤地。生烟瘴。氛騰空。觸人鼻。如花氣。渡江至八營。登高黎共山。其高四十里。下山為橄欖坡。驛在渡龍川江。其炎瘴同潞江。過江至騰衝衛地。復稍涼。中國之西南界盡於此矣。潞江龍川地多異木。奇草。有姜子即扶留藤。土人以為櫛柳佐餌者。有果名抹猛。色類櫻桃。形如橄欖。有波羅蜜狀。若薑味皆甘。而微酸。蓋積熱所鍾。瘴起以春尾止。以冬首江。路兩堤草頭相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時則行旅皆斷。江岸居人多黃面。鮮及中。齋婦女獨不染也。出騰衝鎮夷關為南甸。又西為干崖。貳宣撫司其地。雖寒月衣葛汗。猶如雨。又西為布嶺。稍涼。如騰衝馬。又西為雷弄。又西為楊陽。又西為孟乃。又西為火岡。炎毒又倍南甸。諸地自火岡渡金沙江。過江畔多百夷。

滇程記附錄

十九

家畜一撥斫鬼其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而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是鬼畏犬聞犬聲遁百里入小孟貢渡小孟貢江入大孟良孟良諸夷稱其官帥曰司祿酋長曰刁猛卒伍曰皆步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復多幻術爲家不設局鑰漢人舍之有竊其貨者夷主諷呪盜者即病心腹必詣其家歸貨謝過其人復爲解之有巨石或利刃出其懷若鷺鳥搏其畜鷄去諷呪頃之鳥墜自空有石在鳥膝野象或踐其禾亦如之不知何

滇程記附錄

二十

術也中國使至其地其夷帥自言曰是我兄天子使來也偃然僨受朝拜不爾不令生還夷帥居層樓以避炎氣有妻數百人晡候乘象出浴于江浴畢蜀服羅拜其主主解約臂金燭授者當夕小孟貢江產鮓魚食之日御百女故夷性淫無論貴賤人有數妻然不相妬忌山又產蠶繭餌其刀圭終世絕人道土人以飼牡馬不宦也蚺蛇亦產其地土人欲取之先以鷄卜問諸神得吉兆則入菴求之蛇見人輒伏不動夷人語之曰中國天子求

爾膽爾可伏死否則吾亦不汝貫是不昭汝靈也蛇反背就戮今相傳云去膽復活者蓋謬說耳一蛇有三膽居頷下者以傳毒矢居腹間者入藥有病疽者以童便研一合服之又以傳患所頃刻而愈居尾者棄弗用蘇合香膽磨腦子阿魏驢驘竭諸奇藥皆產焉獨無麝價與金相衡地多虎土人狎象而畏虎農人守禾皆宵宿樹杪結草樓以捍風雨衣皆套項統裙鵝毛爲裯褥溫毳逾于木綿其境東及金沙江西爲土蕃南緬北撈方數千

滇程記附錄

二十一

里自趙守撫夷後蓋無至者逸史氏曰漢開不賔至哀牢博南行者怨歌今永昌是也元又拓永昌以西數千里地卒不能臣至今日羈縻之令勿爲邊患而已其地名孟密者實并在焉環孟密諸夷若木邦碧松孟貢孟養所必爭也昔靖遠伯王驥征麓川與孟貢盟曰石若爛方許渡金沙江岸孟良守之不敢失弘治中有守臣銳意立奇功乃誘孟良過金沙江萬五千人令攻孟密騷亂者數年邊人至今憾之茲亦可爲鑒矣

鴻程記跋

嗚呼此

先太史公謫戍永昌述征叙行

而題之為鴻程記云為

世廟初立

天威震駭齊誠鼎鑊成有或

側勝不長徧以固祿位乃獨

真程記跋

倡伏

闕像禮披忠吐膽櫻逆鱗觸忌諱

發奇驚

廷杖投監第里左鴻者四十餘

年竟得在奇謫天下無

淺言不識咸哀之而先公因

怨尤也親其所紀大言、山川

小言、夜香錄片及風物曾

不及羈逐候際之狀皆合古

聖忠愛溫厚之體第吾不肖

未能宣揚和溫是慙因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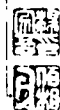
梓之家塾詔示後人傳之

焉

萬曆乙巳首夏念七日孫宗吾謹跋

真程記跋

二





瀕程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此編乃其謫戍永昌時紀程之作其中惟記崇寧寺僧滿空遺像記段思平遺蹟記叫狗山故事諸條可備異聞辨晃州非夜郎一條可資考證其餘不過誌山川表里俗採風謠而已末有附錄一篇則又慎得於醫士張姓以補此書所未及者云

王氏父子卻金傳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

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却金傳一

卷》提要

王氏父子卻金傳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  
繇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  
去者而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  
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  
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  
外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  
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  
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固

卻金傳

乙

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微  
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死且瞑不然即死道路  
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  
受余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  
鄉家粗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奉佐仲產  
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贐且吾不留而亟行懼  
以歸視爲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  
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  
誓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

古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即爲請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即老柰何沒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臚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

郤金傳

三

泣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僚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即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直六百金者身死而義故賻贈送致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郤金亭且紀之碑會有人

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史者遂已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廩廩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朝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參政君學優服官死而監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歟我國家惇尚廉耻薄海內外罔不奮興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郤金傳

三

王君既物故父老家海外恐其父子事湮沒無聞不揣爲立傳傳之而文陋不足以垂遠賢公卿大夫儻有嘉其行誼者幸

不恡琬琰或詩或文當併付刷氏以傳吳郡王世懋謹識

郤金咏

征東樹高節青州揚令聲胡家父及子千載有餘清我友王參政官久貲益貧一麾旣蕭然孤雲澹七閩謝河蹈南海祖帳千金陳揮手固却

之高誼薄秋旻若翁更賢遑秉康名益震舉世  
所攘攘拂若釜上塵眎死了弗眩愛子期全名  
食貧儒家事傷哉喪禍丁七星麗天南照耀珊  
瑚津瑯琊琬琰章蒼蒼表璘珣古人慎所取匹  
絹等千金揮金安足言嗟此千載心

吳郡韓世能南京禮部侍郎

### 讀王叅政父子卻金傳

世人皆徇利烈士廼徇名名歸利亦隨奚辨濁  
與清惟當死生際名利非所營凜然勵清操於

卻金傳

四

茲覩生平嗟君古廉吏胡然絕雲仍弱弟侍高  
堂豈不懷且矜家足旨甘奉安事遺滿簾卓哉  
君父賢義不負幽冥千里遙致饋誓言不敢承  
父子同一心清霜映寒水嶺海多炎瘴一掃天  
爲青楊公卻四知千載猶芳馨不聞有賢父庭  
訓胡由徵令毋如長沙還鮒洵足稱致令慈親  
疑未爲善承迎何如君父子一德交相成死者  
志不磨生者義愈明丹衷貫金石行道爲涕零  
首陽邈難追薇蕨不可羨君獨堅苦節永爲世

儀刑奉常秉直筆許可諒匪輕余懷亦耿耿常  
恐善不旌作詩示同志無使名利榮

吳郡王執禮南京禮部侍郎

余讀詩至羔羊知古昔盛時士大夫皆以節儉  
正直爲尚詩人美其衣服有度氣象從容詞詩  
者抑揚詠嘆雖數千載而下油然其可與也夫  
正直節儉必自嚴於辭受始末有踈畧苟且於  
辭受之間而猶可望夫風濤俗善者也廣壇大  
叅王公父子卻金吾蘇王奉常公本詩人之旨

卻金傳

五

爲之傳始末備矣余三復感嘆竊謂其父子之  
爲是也其難有四其美亦有四夫人情孰不欲  
貴官至大叅即峻級可待廼念雙白翻然指南  
不以人爵忘其親矣行者必以贐卻之豈不恭  
哉以所餘之天祿足爲甘旨具也不以歸視累  
閭人仁矣而卒之日神靈氣清慮有裝贈預嚴  
以辭彌留而明決也如是非養之定者能然乎  
封公年已踰耄視六百金若有流焉若固卻以  
全厥子之義於孔子之所謂喻者析之精哉即

其耄年而不爲利誘如此與衛武公令國人無以老耄而棄已者何殊可不謂四難乎夫人非天縱教學是資大叅公之廉誰其訓之家有義方得諸封公者多矣其學而仕也父訓之子習之子之心孚於其父沒而歸也子行之父成之父之心孚於其子天壤間父子一心存沒不二有若斯其義者哉范文正麥舟之事世傳以爲美談以此相較意義符合可不謂四美乎嗟乎秉彝之好天下同然顧人同好之而人不能盡

郤金傳

六

行之無亦表揚未至爲礪世磨鈍計者疎乎奉常公悚然而爲之傳也有以也夫覺今時詔後世以期俗善風淳意旨淵矣緊獨褰及其子父而已耶余愧不文而秉實好義奉常命之言言及之矣迺撰次蕪語而爲詩歌之歌曰我思古之人高踪不可即何期嶺海遙賢豪振清節遊子念高堂倏焉駕旋止祿賜足娛視覲辭由悃悃盡矣純素心壽筭胡爾嗇亦曰有賢父耄耄抱遠識黃金渡海來霜風凜難測輕麾似拂塵

完子讓廉德今人即古人流芳永垂則立傳注遐思維風運爲翼

錫山華復元

應天府儒學

王叅政父子郤金傳跋

世之位高金多者往往簠簋不飾叅政不以身之死而易介其父不以子之死而徇財夫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胡氏有世德哉乃公父子何計知與不知賢胡氏遠矣其友信之又爲之傳如敬美奉常誼至高不佞兩有愧焉當並求爲

郤金傳

七

王家故事

沔陽陳文燭

江西左布政使

却金傳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字敬美太倉人世貞弟也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世貞傳中是編乃其官福建提學副使時值叅政王德懋病革同僚醵金贈之懋德堅不受及懋德卒同官又醵六百金遣使渡海致於家其父良弼亦堅不受世懋高其清節爲敘始末作此傳又以同時士大夫歌詠附之蓋意以風示貪吏也懋德瓊州文昌人隆慶戊辰由南京刑部郎中出守金華擢江西按察司副使遷福建布政使叅政所至皆以廉著云

# 奇遊漫紀八卷附錄一卷

〔明〕董傳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雲間董氏刻董幼海

先生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奇遊漫記

四卷》提要

## 奇遊五述序

昔人謂通天地人曰儒余讀廓然子五述心誠好之以為今世之儒廊然子端其人哉夫天地譚深明造化之機陰陽之義良發前人所未發傳道統辨益憂道之失傳而反言以異正

序

一

張其成

闢邪顯真黜偽彼有騫空談博虛名者觀之且茫然自失矣孔樂發尤於今世講學家玩弄景光一種為對症之藥文思奇偉得之莊騷馬遷而下弗論也間韶發洞識宣尼本志且於世道升降之幾皇帝王霸幽

微難聞之旨真有心領而神會之者使得大受斯世豈直偏才小補云哉曹溪禪發不離佛語而善會佛意蘇子瞻謂范景仁平生不奉佛却真是學佛作家如廓然子之發禪歸儒尤非景仁所及識者余

序

二

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廓然子清修立節志存經世五述乃成遊時所著今為南光祿卿未竟其用余因湯書此以俟知者云

隆慶庚午夏六月之吉南京吏部尚書汶上吳嶽撰 角句楊當時重書

奇遊漫紀序

環宇內稱山川之奇者不為少也然奇不在山川而所恃以為奇者豈不以人哉今夫將遊去遇有名勝輒揆詞摘藻非不人、能然以余所親記率多留連光景凌虛駕空而侈言其當此其遊即

序

一  
李商隱詩集

日在叢壑中占泉石為侶而萬無所裨益人固病其達且放矣余竊傷之幼海董先生少負奇偉日記萬有餘言為古人文並造之乘已卓然稱名家矣然烈以風節自持初官比部見時事不可人意願獨為國慮輒犯怨凌危立抗節



中或有危之者多所震撼、若南山當  
前、一為動、當是時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吾何能蒙貶謫遠戍粵中、雖身在萬里  
外、翩然自適、自燕齊吳楚以至百粵、足跡幾  
半天下、而所涉名山大川、皆夢中一藏、以  
洩天地之秘、余嘗舉其奇遊、湯和讀之

序

二

乃知先生之遊、無論經緯、庶品錯綜、萬變  
雅篇、粹製、能發前人所未、以適仙之抗  
而知其素不在酒、以魯公之烈、而知其正不  
溺邪、以子陵之高、而知其遁不沉隱、以伏波  
之勇、而知其任非狗時、甚則憐才於柳州、  
招隱於焦岩、寓夢於朱張、而宵旦動有

貞人之思、要之悚、賢昂古信、非浪遊而一  
言一義、朕、闡明標準、章往勸來、當  
與名山大川並垂千古、其視留連光景、修  
言、無當者、奚啻千里、昔人謂德業氣節  
文章、三不朽、有一於斯、皆足以名宇宙、垂  
不朽、余則以為德業氣節、其主也、而文

序

三

章、特其輔焉耳、主立而輔具、多相成  
也、若徒以其文而湯、吾所主、雖有雅詞  
藻、句猶之載、士舟以飭、華標人、其謂何  
今先生有且、以此先生之遊、所以為奇  
是先生若、假于山川之奇、而山川則固賴  
先生以為之奇矣、是故驅經有文、而衡

山奇再遊有賦而杰辟奇非文能自為  
奇也有文公坡翁其人、固奇之矣愷辱  
知於先生偶出所紀不敢以不文辭湯為  
之序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前湖廣布政使司  
叅政致仕郡人沈愷撰

序

中

萬曆辛丑小春三日後學楊汝麟書

奇游湯紀自引

余本胷臆多奇又素性多癖少  
年誤落塵網簡結世緣每俗務  
紛靡便自慨然厭倦以故居常  
閑闕却帶顛顛鄉人自好者焉

引

一

張夢文刻

屬者業坐獲譴薄宦遐荒迺幸  
與友人耽游山水半收吳楚百  
粵之奇燕窩而下勿論也鄉時  
負氣褊衷漸止恬歸真境願益  
從子自信外膠固淪難迫殊險

抱積疴方更照々行後無悔志  
云嘗愛昔人茲游奇絕之語謂  
今清時寬馭軫孤危諸親  
值薦紳誼人頗多意氣相憐重  
計所游奇山水咸足稱奇維  
引  
二  
余文不奇宜不可令奇游竟沒  
也抑嶺海故自多奇余輩無  
奇人當之以應詫以為奇篇遂  
冥心物表凝志案中即諸滄嶼  
峙流罔望雲明本界其又何奇

之有焉郭之奇游湯紀庶以表  
余忽湯之私懷云爾或曰記者  
記其事子間出議論謂體何曰  
古者記事記言體由人作雖然  
余所謂湯云湯云又豈敢規々  
引  
三  
余文人家哉  
嘉靖甲子孟夏上壬日廓然子  
題於征鵬泊次

姪玉鉉重書

奇游漫紀目錄

卷之一 記文 出戍道經

發天津記 太白樓游談記

渡寶應湖記 游金焦兩山記

釣臺游談記 遊青原山記

卷之二 記文 楚南結纜

病遊衡嶽記 遊回鴈峯記

遊浯溪記 遊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夜遊沉香巖記

奇游漫紀 目錄

卷之三 記文 粵徼征次

遊桂林諸巖洞記 渡瀰江記

渡左江諸瀧記

卷之四 記文 行役載途

烏蠻瀧夜談記 遊南山記

遊羅旁記 遊峽山飛來寺記

遊英德觀音巖記 遊曹溪南華寺記

卷之五 記文 編管寄適

游鉢山記 羅秀山游譚記

雷埠石壁記

衆妙巖記

青秀山記

卷之六 記文 羈旅棲遲

飛廬記

雲飛疊亭記

素寓譚記

居易齋記

自得亭記

卷之七 雜文 滄嶼寓持

游山說

伶例水說

混浩兩亭問答

石瀧說

奇游漫紀 目錄

山中問易譚

卷之八 雜文 韶江五述

有引

天地譚

傳道純辨

孔樂發

聞韶釋

曹溪禪發

有序

右凡四十一首

附錄 青秀山諸公碑記四首

南寧青山記

混浩兩亭記畧

洞虛亭記畧

白雲精舍記

選輯技刻名氏

同事寓客悟齋子吳時來

朗寧復陽道人陳大綸

從祖紫岡居士宜陽 全選

嶺表門人賈仕廖必進鄧之梅杭廷佐梁國賢黃

鶴齡鄧中曜張文謨李潤鄧之松何天

德李湛喬鎮陳起漁梁國相周豫燧等

各抄錄

乙丑年陽至日內弟李承志女弟婿何一鵬弟傳

奇游漫紀

姓氏

史全校

辛丑年中秋日叔思白其旦重選

弟 傳文重梓

塔 自約錢龍錫

姪 王樹玉珂玉京玉璽玉鑑

玉振玉恩玉階

男 玉柱玉衡同校

奇游漫紀卷之一

明時遷客雲間董仲策原漢

記文 出戍道經

發天津記

余儕小臣當壯歲遭逢 明聖廼遽終矢赤衷欲肩

唐虞嘒象恭難壬人之義過計私憂自負熙皞方春

徂夏逮譴獲休 君父恩波浩溢莫罄名狀屬已累

疊登道全陸而舟猶苦疲憊未醒臥瘵罔輟乃四月

十五日渡出天津之南澍雨初霽溫風徐披蓬底蕭

奇游漫紀

卷之一

然水光透入余稍稍起伏榻上與家人語因指天津

之流與嗟喟焉或唁余曰子胡不玄同嘿嘿自匹水

德彼且滔滔東逝知白守黑子胡乃思結幽憂迹涉

倖直動與寒俱言隨思出余憑檣長嘯而不答既而

自詫曰噫嘻乎巧拙懸機淵雲殊趣夫人臣者進思

效忠退思補過吾方戴 皇慈之曠覃履夷游而式

渡又奚暇臨津羨流校方員于改錯哉於時有天津

丈人者棹而過前曰子行矣子不觀津岸漁人乎夫

魚以貪餌入釣然小者易與耳若巨鰲餌大患遲雖

東海任公猶不得易而醢云且此冀方水也在昔鯨  
治水九載弗成堯始殛之子今慕陳唐虞之治何迫  
遽乎余迺北向匍伏仰而祝曰願 皇祗德罔渝願  
諸河伯協恭罔攸私庸以輦金湯于永世述發天津  
記

### 太白樓遊談記

濟寧蓋有太白樓云相傳唐賀知章作令時李白嘗  
客遊醉歌其處沈光記所云酒樓者也樓故當島阜  
一望泰嶧諸山宛若屏嶂俯而瞰南旺諸湖水煙雲

奇游漫紀

卷之一

二

蕩射風檣去來掠其面蓋遊之觀畢具焉白嘗書壯  
觀二字蕭灑遒勁今存樓中余往復游京師即過是  
未嘗不登然登亦未之奇也今年戊午夏業以罪廢  
而南屬病創初復因更與兩戌友肩負而登樓不加  
壯山湖不加高深望不加遠而余三人者顧相與慨  
嘆白之才豪不一遇即余胷中游與勃勃然奇矣世  
無知李白者徒以爲詩家最放達者云爾乃余究觀  
其卓偉奇崛之氣當其時天子愛幸其才唾手致津  
要無難白且出入禁掖渥被寵顧然未嘗一動其衷

臆稍自振搖之筆端也使後之詞人處此方將志滿  
意暢揚揚誇榮遇不絕喙矣至其奴視高力士又絕  
不與當時執政如林甫國忠輩俛首抑心而奪之氣  
視世之穴倖門覲速化者良萬萬也及余讀其清平  
調中飛燕昭陽之語欲令人主垂鑒女禍殆猶有風  
人謫諫之體焉以假其才徒且傲浪篇章中無能少  
自表見故即其憂憤悲歌之志一變而爲縱橫放逸  
之辭往往又詭興于遊仙弔古征夫閨婦以微露其  
佞條鬱伊而不可得紓之愁思王金陵廼以白耽于

奇游漫紀

卷之一

三

酒婦人而薄其爲人世遂謂白詩徒豪舉不關規諷  
劣于杜少陵之忠君愛國非惟不知人抑不知詩矣  
彼所爲沉酣麴蘖寂寞賢聖亡亦甚乎其時與何誕  
之深也及已棄官而歸遭時不造猶自以宗臣欲有  
所樹立而適會永王璘之起慨然應招而出意將少  
贊其弘濟之謀乃不幸一跌以敗雖託身非所其志  
有足悲焉當白起江南應璘之招於時明皇正西幸  
賊據關中又未聞靈武之立也白所嚮意規恢恐亦  
未爲過計心事不白竟流夜郎然其識郭令公于窮

時終成再造勲謂白爲不知人不可也凡此豈皆醉  
人事乃今所傳于世猶以酒樓者稱嗟白有靈當不  
一顧此矣余所談白事于樓中至反覆槩其生平私  
自負得此語爲奇游而余兩友人顧各持巨觥向余  
曰子醉人語也請更益醉焉余不辭而飲之果益醉  
而余三人者下樓而登舟則月盈盈白矣時五月十  
有一日也明旦起坐舟中有從余者語余昨所語而  
余回視游處已渺隔一程不可覩已因筆之以無忘  
酒樓之醉云

奇游漫紀

卷之一

四

渡寶應湖記

寶應湖故稱險俗有銅高郵鐵寶應之號然余比歲  
數從北游渡湖湖卽儉余未嘗遭也於時中夏水溢  
風又撼其洪流湖勢險且甚舟之人相顧徬徨恐不  
可卒渡卽需水退又卒未可期余嘻而咤曰湖之靈  
寧過苦諸逐臣乃揚馭湖面矯然掀柁而飛水光接  
天一望無際風獵獵拍檣傍驚濤怒號浪噴如壓衆  
方覩觀然虞其觸乎石也而前行者一巨賈船遽觸  
石碎矣接而濟者又覆焉於是衆駭愕罔攸措余第

奇游漫紀

卷之一

五

臂曉之曰寧爾神定爾氣務必濟無恐時余小子第  
侍家大人自淮南而來家大人亦戒舟人謹握柁勿  
失而張吳兩友人適攜觴過舟中酌家大人余舟人  
氣益壯云張子持觴醉湖神因誦唐子方平生仗忠  
信今日任風波之句余與吳子鳴榔而歌之家大人  
歡然適也已而湖風亦少戢舟將濟俄見湖之南有  
操舟而過余者至則寶應學訓雷君載酒來訪云余  
三人睨視良久迎謂之曰風波猛惡若此君奈何犯  
險咄逐臣雷君應曰嘻三君不畏風波余習此湖寧  
畏諸遂乃忻然相與飲噉而賦詩焉時風定舟已克  
濟迺更有澄霞照耀酒樽中余詩落語云自是波濤  
驚壯觀坐來春色總依然紀實也雷既別去復有老  
嫗持麥飯來餉而前賈船覆者其人裸而乞食余三  
人稍推食食之夜登湖傍廟上北望淮口因憶渡淮  
憇平江園倉部錢君水部沈君既各載酒來而今渡  
湖湖水險乃又有雷君載酒來益奇至老嫗飯又益  
奇於以見風波雖險而穹慈曠放之感以論士流好  
義不爲巨險所撓過卽村嫗一飯固亦

明主惠也抑視往代窘摘窮逐惴惴避親知者大殊其可無記然余又憶渡濟時水部陳氏少與吳子同研席聞其來卽惘然避不事事而治河中丞王公者南岷人也余輩素不識其面顧獨戒津吏後河澍已而過舟相勞問且僕僕亟拜至云某敢忘社稷與蔽君父之仁明前渡淮而泊漕中丞傅公亦良然嗟乎若公輩仰承洪造不畏風伯水師者蓋無幾矣卽誠多有之余輩風波人固益可恃以無恐哉

遊金焦兩山記

奇游漫紀

卷之一

六

余渡淮而南爰以六月五日渡江於時江流浩浩大風俄起江中浪高于山蓋余又得奇詭觀焉旣而風收浪恬日照江面舟子語余當渡余小子策從家大人偕兩友人渡而甚夷也無何望見金山家大人暨兩友人欣然欲登余蓋已兩度登云旣結纜甫登江岸遙有龜上而仰食入寺縱觀復循廊瞰江外鍾山諸勝宛如在目余卑六朝之偏安頌高皇之大烈慨然有觀河洛而培豐世之恩焉已而越毘盧閣入慈觀音殿遂由舊逕出寺摩閱古今人詩刻尋中冷

泉吸之復汲以烹茗甚清其日晡放舟泊北固山下家大人先還家明旦巡院尙仰山君過訪語奮然有奇氣且云明時浩蕩遷客多得奇游余三人遊興方銳又監押官未戒行仰視日方中迺遂復放舟焦山余蓋未嘗遊云山視金山殊大其上僧寺幽閑旁布田疇更平曠憑闌而瞰江洲令人飄飄然有物外之適山以焦光名於是張生爲作招隱辭而余與吳生和而題之壁俄有騶從來乃鎮江郡守都君蘇郡節推王君知余三人者當遊因以巡院意攜酒榼相隨

奇游漫紀

卷之一

七

云旣見歡笑口誦壁間詩復徧遊歷碧桃灣青玉塢諸僻絕處薄暮還渡江兩君從陸去余三人乘月泝流江澄于練鼓柁鳴榔豪興輒發而余與兩友人評兩山之勝則謂金小而麗其望遠焦曠而幽其棲息妙惟人所愛好焉然潤當大江下流水勢入海甚近而兩山相對東隘口寔有砥柱洪流撐峙江海之勢屬者島夷竊發沃土爲墟江南民力竭矣聖明軫念元元數督過諸守吏誰能假兩山之靈爲我畿輔拯淪溺也兩友人曰余輩忽漫游耳君慎無多語乃



記而藏之笥中

釣臺遊談記

余至武林憇西湖之上稍稍尋訪舊遊若淨慈飛來峯靈隱天竺諸勝然不能縱覽觀又所關游殊多以故其所及游畧而不記而余辭家大人渡錢塘江於時懷家鄉之漸遠憤霸圖之屢更蓋貪遊惜勝之思益不能置焉及泝桐廬過嚴陵灘登其所謂釣臺者而歌名賢之詩歌以弔嚴先生招其守祠宗人而來相與話嚴先生時事蓋余貪游惜勝之思始淡然自

奇游漫紀

卷之一

八

失矣然又獨有譚議云今人但謂嚴先生高逸士廼余嘗味其懷仁輔義阿諛順旨之語似非無意于世者應聘而起謂帝差強于往已又不屈而歸誠未知其情趣所在世人遂疑帝非先生知已又諫議官殊輔相先生年高德邵固難栖栖爲小官屈余以爲既爲人臣以論尊顯苟得行其道卽諫議輔相奚殊焉使先生較量官資高下而後仕抑去世人不遠矣夫巢由下隨務光伯夷之倫先生或有意其爲人乎乃其所表勵抑又急云當秦坑儒焚詩書殘棄先王禮

樂仕者以刀筆吏爲師上霍下叛反戈相屠實然喪其廉耻而不一顧也漢承馬上之風因陋就簡未臻

興教實效陵夷至乎新室之篡諸儒獻頌功德惟恐不暇蓋秦漢中衰風節濶絕先生殆傷之焉思以其身而易天下俾區區闕智角力階尺寸之士赧然羞自負也東漢之季宦豎出當錮諸賢甘心糜斧鑕而不悔姦人睥睨漢祚至積數十年莫敢動斯其風謂非先生寔感倡之不可矣或迺高先生而過當錮諸賢豈誠旨於教哉嗟乎先生所爲維天常立人紀

奇游漫紀

卷之一

九

弭亂消姦萌其大若此余故高先生之風而貪游惜勝之思真淡然自失焉卽所譚議不中先生然先生固知余非世人矣於是其宗人聞余語而起拜曰誠不意遊先生釣臺者迺遂曠世而相遭請爲子釣而沽酒焉以附釣臺遊談記時七月十有一日

遊青原山記

閏七月一日過洪都余三人欣然滕王閣之勝迺以相公里第余曹忤相公人不欲泊遽棹而南數里學憲王君追訪貽之閣中王韓序記刻讀其文如登閣

中坐也已而藩叅陸君臬副趙君臬僉馮孫二君載酒追餞而馮於予同年友也則貽余青原山中黃魯直詩刻謂余輩前而渡當出是山於是遊滕閣之興轉而思遊青原山矣余諸生時督學宗主胡先生時以都憲憂居間余來預議舟江潯既至相勞問因勉余堅志守道而別語中亦語游青原山事先生蓋講學家云是月九日舟次吉安郡守黃君過而談青原山之勝欲輟郡事同遊余三人堅辭焉已而私覓肩輿渡河行數里抵山山甚高峻前有劃壁一片跨

奇游漫紀

卷之一

十一

深澗而立若翠屏然諸峯環拱老樹挿其左右泉潺湲灌林中景象殊幽迥余輩渡石橋入寺有七祖堂堂傍一龕供七祖真相其左爲宋長者祠余輩坐而談思公開山禪教大闡及乎陽明子王子講學是山提唱致良知三字今其門人高第弟子踵而會講者不輟也然禪宗儒派漸混爲途聚議遊談或鮮實効予王子意指不無少出入焉既而尋訪羅太史鄒祭酒兩公適兩公數日前下山去矣無緣一晤語殊爲悵然日晡還舟從山掖而下時月澹林梢僧歸鳥外

青原幽致爰收一囊明旦起訪忠節祠復登城樓眺白露洲衆木滙繁一渚仰抱東南諸山峯亦真奇秀境余輩倚柱鼓歌喉有學子過而疑其爲仙云是日午發吉安由黃岡潭下永新十八灘而潭中適遭大風電舟斜欹至露底乃余坦然歌游青原山詩舟亦遂定既渡永新永新令馮君過訪居民至罷市聚觀而道中遇劉上舍設飯相待則貽余三人夏游記各一馬讀之知爲羅太史語適益嘆青原講學之風能令其士若民咸知嚮方無亦忠節祠流風餘韻子王

奇游漫紀

卷之一

十二

子定鼓動之與若羅太史者可無作語已

奇游漫紀卷之二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楚南結纜

病游衡嶽記

余嘗有游五嶽之興茲歲以戌事出獲與友人張吳二子偕當其去國懷鄉神與意積已而相過勞問道中所苦生平壯志棄捐明時凝睇徘徊爽然自佚遂廼暇亨屯齊夷險覩堪輿之浩渺等萬物于鴻毛於時游嶽之興彌劇焉屬當道衡湘以南計去衡嶽不

奇游漫紀

卷之二

沈氏之獨刻

百里而近因預與二子謀必往無何張子奉其母從便道歸而余與吳子顧猶迂棹從雷埠鎮入衡山邑界然余以別張子時夜談良久病泮泮發矣時閏七月二十五日也明旦庚午舟泊衡江吳子以乃內病不欲往余私自念萬里遐涉崎嶇間道本為游嶽而來復悵疔作不果人生安危有數寧緣兒女子態作障耶爰偕周山人挈二山僕雇肩輿裹巾扶行吳子猶哂其癖興也業既行風色甚勁松陰蔽日病頗不支余對周山人言此殆山靈砥礪我耶強獲真氣行

松間三十里申抵嶽下入憇穀道士房引觀房後流泉從山巖滾滾下已令人游心灑然晚沐宿潔所於時病倦山幽松風馳驟如甲馬頓覺夜涼永倍塵榻二十七日辛未晨起焚香謁嶽神因徧閱中外諸勝殿中氣象毅然旁有頽扁書天下南嶽四大字道士云此卽宋徽宗御書扁嶽市者也中庭碑亭蒼蘚文剝落不可辨殿後為寢殿就峯石刻塑嶽神與夫人像甚奇偉又過一室為南極注生宮湛甘泉書道士云民間祈嗣者詣此輒應魚水畜亦隊游至此散子

奇游漫紀

卷之二

二

云余笑曰嶽神日不暇給矣時余病稍瘥周山人猶阻余上登余不應輒更乘竹兜子行嶺上穀道士率其徒從焉頃之漸覺天氣清朗日融風和余病亦瘥大半遂攀峻道而登危峯峭立絕壁倒掛滿眼皆山色也行三四里許望見衆峯中一峯巍然道士指曰此赤帝峯也其垂若圍蓋斜對赤帝而高者則名紫蓋峯又懸崖而上五里許望見右峯撐立宛如羽葆道士云此香爐峯也左有二峯尖出視諸峯尤高雲隱隱騰腰間道士云此天柱峯也天柱之掖有峯名

金簡峯禹治水時獲金簡玉書處又仰而望一峯縹渺特尊獨余見之意卽祝融峯云時峯巒突沓不可狀道士亦不能盡名蓋已在赤霄間矣周山人素誇健踵亦倦坐喘息顧余云茅山絕頂不過此耳從人皆苦路峻而余風中歷嶺級了無病容周山人以爲神奇云又懸崖而上有瀑布泉飛出數十丈山石愈峻流愈駛瀏絡空明瑩成幅練響淙淙徹林壑下視山中空泊處村落已點如蟻蛭而其上復有耕夫樵豎乘風唱歌茅舍竹籬宛傍石壁真仙家也又三四

奇游漫紀

卷之二

三

里忽見老僧攜茶出蕭飄飄然從峻嶺下指其居曰半山亭去此三里願少憩焉余不省何來第從之行捫蘿側足而上甫至亭下遽起立四顧寰中但見烟雲繚繞層巒間世界溟濛漫漫若海霧狀萬山疊出小若螺盃江湖渺引一線真不異浮漚也老僧肅余曰請有間遂入室坐定僧爲余語云夜半夢朱張二公持數函經與韓公同下肅客俄有耀然一夫來自東北三公引之仰觀星象已而憑闌瞰大海中萬鳥嚶鳴蛟龍翻翻驚起三公謂其人曰子異時有分到

此山絕頂可且歸矣朱張二公遂以數函經授之韓公亦於袖中出授文字一卷條然驚寤私卜度今日誰當來印其占迺覩大德貌宛然夢中人也因戒余毋遂登絕頂留爲後日重來遂贈以萬年松數枝而去余顧所從游道士曰彼僧爲誰道士曰山中不識此人意近日游方來耳余甚異之因憶韓退之彌明道士傳殆紀實也念不可抄僧指語遂於亭中具齋飯畢幡然從山左而下行三里抵會仙橋萬竹森然響泉湧出巖石夾道而立深壑長松又一景界有道

奇游漫紀

卷之二

四

人揖至祝仙巖啜茶復行松逕間石上有松間掩月四大字又從澗邊入有堦石峯三大字遂小憩堦率菴菴面皆山菴背皆泉竹引而汲了無喧世態也山有鐘磬蕭管聲山僧持手冊索書漫賦四律貽之又賦二絕貽嚴道人云復下二里許嶺嶮巖巖如天階望見一大寺赴之則南臺寺也寺中頗有大觀亭刻諸公題詠了無空壁因賦二律書片紙貽山僧云憩久之下山歷石級數十百級抵岳麓訪胡文定公祠三像儼然肅拜而出復訪白沙甘泉書院時日尚未曠

乃更令輿人肩七里至朱陵洞水泉飛瀑若珠簾垂垂狀前有醉石卽仙人冲退石也道家以此中爲洞天亦真奇境然其境奇而狹回視危峯壯觀海天空闊較此清冷朗秀又別矣步回道房懷景朗吟得四律三絕夜深始就寢有夢二十八日壬申晨起謁辭嶽神而歸出至雲開堂堂以韓公開雲得名因獨觀詩刻道士爲設小酌已遂復乘舟與沿山行四十餘里至一村間削壁茂林俯瞰幽澗若虎丘劔石狀要亦嶽麓餘景耳時吳子已挈余舟人由霞陵入衡

奇游漫紀 卷之二 五

州郡界廼遂從西南路行五十餘里抵郡燈明時方登舟云是役雖扶病登嶽尙藉絕頂之游然有兩大奇事病以游瘥一奇也僧夢又一大奇也若夫群峯錯出遠近殊態令人應接不暇水冷泠濕不舍迂折山腰湛無涇界匪惟凡襟洗滌兼得象外至文焉及乎凌高望遠馮虛御空身世一塵我真安在於時又無假泛蓬瀛搜溟渤而醒然脫縛解膠矣吳子周山人以爲不可無記爰記之以須後游且錄一篇貽張子云嘉靖戊午秋雲間黃傳策記

游回鴈峯記

閏七月二十九日晦舟次衡陽之蒸江郡少府與其倅羅郭兩君訪貽衡嶽志且謝緣薄不能從衡嶽之游兩君因相顧語余曰在昔胡邦衡過衡山不登以避人故而韓退之宋張二先生不憚凌雲雪游焉公今病而游游而不使邑宰知殆兼之矣余笑曰游適興耳奚必古今人兩君去余翻嶽志卽所游景猶宛然在目顧獨以閱登祝融峯爲障僧夢也復私自念當游峻嶺時俯瞰塵寰漫若煙霧迺今浮生又涉

奇游漫紀 卷之二 六

此耶隨與吳子周山人李生登岸訪石鼓書院院爲唐隱士李寬讀書處宋淳熙間始建先師燕居堂蓋卽七十二峯中岫嶠峯也旣入禪先師像復從左而入有祠三楹中供晦菴南軒二先生左右供黃勉齋李寬及宋隱士李士真諸像就其中拜而出復從左而入有合江亭當蒸湘兩水合流處亭祠韓昌黎其上爲仰高閣面對韓題合江亭詩南軒書余迄今墓得一本藏之舟中因對韓公及朱張兩先生像恍然悟僧夢之非凡抑三先生神靈固龍珠我也援筆題

壁而韜其名已乃移舟廻鴈峯下登峯入寺次張子  
清致因持冊索詩詩之而劉縣令復來訪致兵憲程  
君書亦獨以三先生期我也雖一時致語猶不旁引  
及異哉異哉夜與吳子醉卧僧房中周山人李生各  
為歌詩一章時秋色皎然風颯颯響竹際聽之忽有  
鳴鴈聲余起坐顧諸君曰回鴈峯前聞鴈亦奇事抑  
今鴈回而征人猶萬里也宇宙無窮古今若旦莫迢  
渺天涯所玉成何事吳子為之憮然因披衣歷山級  
奇游漫紀 卷之二 七

游涪溪記

涪溪古奇境也孤標一峯迥然臨瀟湘而枕祁陽之  
上唐元次山卜築其中屬靈武中興光復兩京功最  
大元因撰頌顏魯公為書鐫石乃後人高魯公風節  
且古漫郎文而涪溪之奇益表著余輩以八月七日

泊祁陽劉令社偕閻李陳三博士過訪遽折簡邀游  
涪溪余得與惟修縱覽觀焉既登崖閣頌文摩其字  
畫巨石嵯峨與文字俱絕世稱三絕者也旁有片石  
嵌壁間玄瑩可鑑了了辨山川色詢之厥名鏡石相  
傳往代傳諸行在光晦發還山乃復瑩如舊云左逾  
渡香橋步出漫郎宅遺跡前臨一臺盤然層起劉令  
設樽醪置席焉上有窠尊古製因就而酌酒既酌相  
與坐談唐事追思魯公守平原時已甚偉特後竟不  
屈賊而死真奇男子也假令唐無國難如魯公輩終

奇游漫紀

卷之二

不老歟翰墨間耳然曾南豐為作祠記顧猶徒取其  
堅貞撼頓之節百折不回而惟其學問文章間雜于  
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于理余以為南豐之語凝矣  
夫仙佛家所稱引白日飛昇歷萬劫而不壞者豈盡  
莊語哉直為指云爾彼所謂傳道必得世間忠孝之  
士者有以也如魯公舍生取義要於此中得力即其  
幻形雖歿而英聲義烈至於今猶耿耿不磨蓋真勛  
破其教非雜之也於時令及三博士聆余斯語猶未  
醒然會意獨惟修起曰魯公之神憑兄而語也以是

知魯公不歿矣語畢而賦詩貽主人以別夜將就寢月射船窓復與惟修起登溪上李生爲具酌余三人圍而坐因各談其鄉之人物醜好用寓思齊內省指云亦仰止魯公餘興也是爲游涪溪記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余讀唐柳子永州諸山水記未嘗不嘆其文之奇詭卓絕也既以罪竄斥道由茲境益愀然願訪其故所游處而游焉乃記所法華愚溪南澗者卽蕪沒不可得游獨朝陽巖故在也而余與吳子以監押官之奇游漫紀 卷之二

暇蓋連日夜往游云當其事古興懷尋幽命酌流羽觴而發詠招衲子以談禪已復乘月班荆涼風乍爽漣漪水色秋氣逼人咸屬吳子記之矣余不能更疊作記游語顧獨於柳子事有概乎中而余從巖前訪十賢祠則往昔名人官永者咸得祠惟柳子者不逮焉余指謂吳曰柳子可惜祠不逮者可恨夫柳子奇才乎奇才乎徒以少年英博之氣狎游兩王生謂可藉手興堯舜烈忠在不知人以彼其才今稍知問學悟理道豈至其身名委頓憾抑迄今千百年猶不獲

伸也乃余獨悲其一斥之後遽歸怙夷霸永數年蕭然不擾有古寓賢之遺風焉其所爲游覽山川諸揆次奇詭卓絕之文猶足命于世而不朽也彼其祠不逮云者直規規時俗見耳夫司馬遷韓愈人之豪者也遷救李陵愈友柳宗元爲文古之人憐才不詭時好今視之有餘愧矣夫士有幸有不幸余游朝陽巖覩記賢祠不逮柳子殆傷之焉吳子曰每病足下方而介廼其持論寬若此誠不意游岩得新語矣於時放舟瀟湘水清徹底而余懷屈平之艱貞憶湘靈之

奇游漫紀 卷之二

十

哀怨迺顧益誦柳子去國覓已游懷人淚空垂之句舟之人咸喟然興嗟不置也夜夢韓退之氏偕柳子詣余謝曰得子可稱千載知己矣余寤而笑曰柳子宜快也乃韓子憐才之意顧今猶未泯泯耶又安知其不憑余而語云余輩幸不墮柳愆而今明時浩蕩又無假憐才者而纏縛焉卽余所指記者繆耳繆耳命之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蓋余有二指云

夜游沉香巖記

楚中自茶陵以南長沙衡永三郡綿亘諸山奇峯恠

洞層見絡出水清澈尤稱其山之奇余耳目所厭殆  
幾不能狀記自承而出謂必無奇迺十四日丁亥晨  
發石級渡諸灘午從船窓隙望見一峯壁殊詭絕舟  
子云諸葛兵書山恨削立不能登焉夜泊陸埠游興  
甚洋強拉岸邊人而問奇處有父老笑曰此境爲沈  
香塘迤邐數里入深山中有沉香巖奇甚願此仙靈  
所棲道多猿猱虎兇非數十人乘炬探戈戟不易可  
游今莫矣郎君且休矣余與吳子相領呀然時月皎  
如晝清風徐來余踴躍曰天假我游諸君游無恐余

奇游漫紀

卷之二

十一

二人乃與周山人李生飲酒糜命諸僕人飽飯執巨  
杖提竹燈籠而前余二人各持一劍周山人李生各  
持一弓矢信步往游不覺逾數里至一高岡岡上層  
峯挺秀旁有老木垂藤下瞰清江一灣水月四面曠  
野蕭然殆非塵境也進而登巖巖甚敞余輩方坐命  
酌吳子遽倦而假寐余覩巖前有一小庵左覆漁磯  
右插青竹數竿景象幽閒乃獨往而憩焉菴內一石  
函有書遽取視之丹書也意若游客所遺顧此人跡  
罕到安知非有詭秘人藏之名山以遺好事者余得

我而珍惜之因爲賦詩一首已而周山人李生從岡  
麓來云彼中猿猱虎兇交印跡于道知父老之言非  
我欺也促余還舟過而撼吳子猶未醒余復與二人  
獨踏中外大都其境幽其石峻其篁木遼茂其壑澄  
而深其村落大曠非余輩劇興不能游游且不能適  
余故以斯游爲甚壯而吳子旣醒起而偕三人者歸  
則讓余筆記之余不得辭

奇游漫紀

卷之二

十二



奇游漫紀卷之三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粵徵征次

游桂林諸巖洞記

余閱宋范穆公成大桂海虞衡志見其評桂山之奇以爲千峯崛起特立旁無延緣而玉笋瑤簪其森列恠且多若此當爲天下第一私竊意其爲過言乃今來游桂林觀諸峯巒巖從平地削出數百千丈不假纖培而骨相嶄然玉立劍峙衆態畢呈或半空開

奇游漫紀

卷之三

十一

竅冥搜詎測或挺拔天表登頓無階其奇恠奪目驚心殆不可具狀昔人所論別猶爲不及云余得稍游覽其最著者采合傳志因爲撰次于左畧諸瑣瑣不記八月二十有四日余與吳子泊舟桂江西臯復會張子子儀是日學憲駱石汀君邀余三人游風洞巖巖在疊綵山後石門砦峭壁劃裂下瞰平野千峯競奇雲樹淪勃洞中陰風襲人毛漚漚起立張子謂卽當盛夏無暑而殷君遽持觴起飲復爲指點桂山三峯龍從宛轉悉入矚界蓋竟日酣眺焉賦得古體

奇游漫紀

卷之三

二

一首明日張子去余二人結纜伏波巖巖突起殊高石懸如柱去地纔一線俗云馬伏波試劍石入而有洞豁然約可容數十榻戶牖穿透俯瞰灘水洞中踞石有巨人跡宛如刻紋又紫白二蛟蜿蜒相向有浮暈終其頂大似老龍戲珠洞因得名還珠或云馬伏波傾所載薏苡于此因賦近體詩折而游眺水月洞洞門踞江圓如滿月一統志稱濱江洞惟水月最佳然不能過還珠洞也已又登崖望獨秀峯孤標直聳頂平如蒼王正面巖然秀整側視果如卓筆校諸峯獨雄唐張固詩所稱南州擎天柱者也其北虞山臨江有韶音洞宋張南軒先生有記刻崖間又明日游隱山六洞余憶寰宇記唐李渤出鎮桂管見石門大開有水泓澈迺疏鑿巖穴石林磴道若天造靈府不可窮詰因名隱山蓋卽其地也山上六洞爲朝陽夕陽南華北牖嘉蓮白雀洞各一天朗敞如厦屋雲門逶迤亘薄野外俯跨田疇絕幽雅真寰中勝槩也唐吳武陵韋宗卿俱有記由隱山轉出去七星巖甚近余二人復挈周山人李生往游焉巖有七峯列如

北斗旁垂小峯如輔星緣磴而上山半有亭曰簪帶亭其下爲曾公巖山根石戶中有澗水伏流宋曾布帥桂跨澗爲石橋因以名巖橋下水聲泠泠寒氣侵肌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頽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池往昔鱗游其中今水稍涸復過野田數十步路偃窄不甚可通頻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忽更高廣其側逕可詣棲霞洞洞旁水清淺不流岸塹如削余二人從石門而入頓覺坦夷爽塏約可列坐數十人其上石乳凝結下復有洞名玄風初視洞口甚低

奇游漫紀

卷之三

三

游者秉炬捫壁以進天門三層層各三耳前阻大磴不可渡有路北行頽樓而前數步復寬衍兩旁十餘丈石柱下垂如玉簪珠旒曲折躋攀所覽觀彌奇高牙斷霓從空欹落斗室陰崖森幽徹髓從者慄慄持酒榼爲各酌一巨觥復行食頃珍窩恠石交撐層峙殊形詭狀盤巖窳頓其中詩者難工畫者難巧卽游人猶錯迕相望稍認識漁網燈檠無量佛道遙牀獅象駱駝神工斧出宛肖人間世所有又踞老君像甚古唐人因號爲仙李洞張成子詩刀圭影觸金九鞭

謂洞中景也洞倚層巖極玄遠扣其響石如鐘鼓鳴余輩數人語笑聲如大甕中聞雷宵隔塵世而崖棧間澄水一泓匯成深淵路滑蒸崎峴側行絕險凡三里許始從頂上出世傳穴通九疑山以故其秘奇特甚余意天壤間仙靈所棲或未必勝此卽桂山多奇然如風尚之隄然攀出六洞之朗朗相屬跨已益奇至如七星巖轉折獻勝重以玄風洞幽邃不易究竟又其最益奇者也劉牧詩陰崖走別洞陽嶺帶廻溪信然信然歸舟各賦近體詩夜深方就寢明旦起眺

奇游漫紀

卷之三

四

江涯將復游他所適巡院潘臬諸司出貢院來訪於是諸舉子亦來而秦生者追其父發解時遽棄去游仙不復返今其母尚在也余笑曰粵山好奇乃其人豈亦好奇若此午後往東北游屏風巖斷山高聳中有平地亦甚敞鍾乳倒垂透石穴而出山川城郭恍然如在壺中范成大建壺天觀空明巖刻銘于石又東游觀龍隱巖灘水分繞其旁下有洞深奧莫測龍跡天矯然印其上於時桂林諸巖洞之奇大畧已得游惟華景洞在城中逼近王公府遂不復入而堯山

有堯田特以桂山多石惟此獨積土蓋無他奇焉日  
晡放舟象鼻山山在訾象洲之西突起水濱厥形類  
象余輩方箕踞眺嘯適藩系洪方洲君臬僉向懷葛  
君載酒來尋遂歡飲至夜分而別明日發舟下西南  
境入戍所道中山水猶奇迺更瘴靄迤靡四望荒落  
徭吹猿嘯聽之淒淒然余顧益猛有躊躇愧戍靡非  
其柄也因憶姑蘇袁永之氏游桂山記謂其山石險  
峭宜生蠻獠猗猗之類爲民靈又意淑詭奇偉之氣  
不鍾之人而鍾之物余以爲不然夫人寰風氣寥闊

奇游漫紀

卷之三

五

拓荆蠻於越曩亦榛疆八桂雖遙良非殊域且石巖  
巖等耳失之邪或歸險峭得其正堪秉孤貞彼其人  
靈心故在也抑 天王統壹區寓覃牧黔黎詎應鄙  
夷絕徼中謂必難振禮教古今俗移須政植政維人  
特患分疆宰割者未暇經籌云爾夫山川草木夷裔  
之主非其人誰當焉又安知八桂諸巖洞之間異時  
不有賢豪士出而剪除荒穢興起斯文與天壤相終  
始也漫并附麗之記中庸諗後人之好游者因復得  
粵西山水歌一篇云

渡灘江記

湘水經興安海陽山斷爲灘水流而汭靈川其渠甚  
偏久本秦史祿所鑿今寘斗慎啓封云斗畔悉蒼莽  
區曠無居人時時有蠻獠數輩持挺倚巖谷間幸其  
蠢蚩無大害然客游者自此非夷境矣獨桂林當最  
高處控制數千里披山帶江泉然西南要會世謂桂  
嶺摩天離波經地水環湘桂山類蓬瀛迺猶離郭伊  
邇遽嘯諸獠屬邑古田永福間大爲占據朝除宰貳  
至不敢入界予才從省司候差遣余蓋親而憤焉自

奇游漫紀

卷之三

六

桂以南迤而接庠陽朔昭平旁及左右兩江勝峽入  
寨大都諸獠深阻今惟府江爲尤甚府江卽灘江也  
以迫平樂府名府江又以灘水流至此益疏迅名灘  
江余素聞其險爰與吳子留連桂林數晷須諸藩守  
出棘院挈之行至是九月五日發桂林越七日渡陽  
朔道中巖石尤奇崛就其羊皮元寶諸峯突兀空透  
飛挂疊數節下瞰牛樂匙鑄天河纏脛諸灘大非常  
目所經觀陽朔人蘇御史木追訪舟次語中更及灘  
江苦險阻余輩兩舟人有戒心云是日逾燕子巖白

面雷公諸山僞人村八日渡龍頭磯出離江兵憲林君載酒餞江潯已而兩舟人與潘參吳君梧邑守何郭二君並放中流日晡泊長灘九日晨發吳君舟觸石幾破舟中帶有人匠粘鏹至旁午復發於時瘴霧彌野山川咸不可辨旁午猶無日光吳君設案寄生酒邀余與吳子酌之云瘴瘴氣復出鴈蕩山茶烹以解醒吳君鴈蕩人也語中誇鴈蕩之奇余笑曰若不觀此灘江景平夫灘江水波層絡下春石齒兩岸皆高山峻谷然吾儕身渡之不得游抑不可一瞬目焉

奇游漫紀

卷之三

七

卽若所談中土奇游不且重有感恬方履澤哉不且重有感恬方履澤哉吳子遽障余喙曰子又酒發矣俄而窓縫稍豁因捲簾矚兩岸山廼有猓惡獠人數百群挾戈戟伺險灘上余輩幸舟順流其邇而上者篙梢緩輒被逗逼鹽米吳君蓋坐而目擊之與余輩咨嗟良久因憶田少參汝成藤峽府江議謂則藤峽寔宜速剿府江宜緩又有疑剿撫二議誰適從者余覽觀其槩大都江峽勢相連繚未應異治諸獠志索鹽米非有遠圖彼中峒丁招主往往繫狀相通今昭

平建設土巡司亦畧扼其咽喉謂宜聽諸土官報効兵自齎餉餉勦逐苟得尺寸地卽以立其支子爲巡司官仍於要害處隨在設巡司令通峒丁鹽米禁其侵暴久而化誘諸獠爲良民因可潛消土官諸子弟相讎殺事或亦一籌策耳日晡泊大龍灘十日晨發午抵昭平復逾馬難唐釣上曲下曲石龍諸灘至上洋堡泊十一日發上洋堡逾上洋下洋規殼龍口月口爛板諸灘自出離江諸灘俱險而馬難尤甚水當灘處湍洄若飛矢石尖尖錯兀其底迴流者篙竟日

奇游漫紀

卷之三

八

難上順流尤虞觸石灘旁復多滙深潭其上嵐氣重透鼻中間之至不可忍四野蒼翠遠蔽鳥棲絕少時有三三水禽墮而前昔人所稱仰視飛鳥沾沾墮水一差墮也抑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又添嵐瀟瀟三苦云十二日舟抵蒼梧漸覺岸有人跡間見一二小舟蕩槳而過然猶數十百里無村烟江灘亦尙多險回憶江左風流不啻縣霄壤云爾日晡何郡兩郡守置酒馮大夫園中邀余兩人話別二君余同年友方有事入覲夜泊蒼梧明晨南發作行路難辭

三十首

渡左江諸瀧記

九月十三日出蒼梧登閣白鶴觀暮泊羅洲灘十四日渡藤縣宜洲縣產柁蛇釀蛇酒隔江數里為洲洲有孤村其氓採熬黃藤膏點火眼暮泊大灣自此入大藤峽韓襄毅公征蠻時斷藤處也十五日渡白馬十二磯暮泊白馬堡十六日渡黃婆五龍諸灘午抵平南復渡大小黃岡諸灘暮泊牛石堡十七日渡銅鼓灘自出蒼梧通海潮其瀧水多濁不類湘桂清流

清游漫紀

卷之三

九

至是水分兩大支一入左江一入右江云午抵潯州王叅戎夏尹諸官人訪談銅鼓之險暮泊前村十八日風泊十九日渡浪灘吳日選日到橫槎遽行力先刺船去暮泊石門自蒼梧來鬱蒸不異盛夏至不可衣單衣而搖櫓人裸袒袒袒流汗流浹背至是忽雷聲震烈雨大作如注頓覺瘴氣疎爽人至穿夾襖云二十日雨泊二十一日渡大士灘時風雨猶颯颯不止秋氣蕭然江中峭無行船岸多叢蒿其路通諸瀧洞雖逾流不可挽纜惟以篙櫓施中流馬暮泊石

清游漫紀

卷之三

十

龍岡猿聲清淒孤舟雨夜不能不攬離人臆也二十二日渡貴縣馬騮諸灘暮泊六村埠二十三日渡大急水小急水四層諸灘舟子云其境多剽寇暮泊鄉江二十四日渡大銅鼓馬槽馬鬣龍門泥壁諸灘而烏蠻尤險流駛處噴如匹練中突巉巖亂石作澎湃旋舞狀迤邐幾三十里是日風順舟子猶努力掉鐵頭篙雖陰霧中至汗透其衣自辰至申始克達云灘上有漢伏波將軍廟舟過者必謹謁祀余作詩弔之其云志託風雲堪躍馬身依日月尚還珠蓋難其遭也於時鵲鵲倒挂諸異鳥啼聲徹耳老榕蟠腫祠畔令人益增悲感慨之思焉二十五日渡黃泥苦竹諸灘因憶鄉人贈行詩云落日玄猿啼苦竹秋風黃葉下烏蠻實境語也午抵橫州晤吳子相與話橫槎風景因入訪其旅舍署州陳節推君攜酒過飲暮泊橫江二十六日天始霽辰發橫江渡上下三十里灘暮泊蕭李埠二十七日渡磨麴諸灘野泊二十八日發數里抵火焰有雷埠磯風勁甚不可渡遂泊二十九日風泊三十日晦晨發渡老鼠洞諸灘泊十月

一日朝渡永淳其令朱君挾鄭博士追送自此而上  
水稍平二日風泊三日渡伶仃水入宣化界起視其  
境殊荒落多出異竹木數十種至桄榔木本類竹尤  
奇野有胡蔓悶陀羅草能毒人村墟市果菜及擔負  
行者皆婦人蓋其俗如此四日泊長沙五日渡黃范  
午抵南寧余便登其青秀山兵憲程君郡邑長帥廖  
吳諸君咸勞余于郊起九日始入戍舍適於是輟龍  
游而棲遲逆旅焉

奇游漫紀

卷之三

土

奇游漫紀卷之四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行役載途

烏蠻龍夜談記

世稱蜀中峽粵中龍余未游蜀未獲睹峽狀迺今游  
粵渡諸龍真誠江道巨險卽以論府江險最甚其在  
左江諸龍若烏蠻灘其著者也歲戊午冬余時以入  
戍邇流而渡越庚申秋余從戍所出送家嚴君至蒼  
梧出而順流入而邇流合往還爲一渡焉又越甲子

奇游漫紀

卷之四

沈氏之寫刻

春轅門檄余探海微倭寇事迺又從戍所出渡蓋七  
歲中三渡險瀧幸無他患苦良嘆奇遭哉良嘆奇遭  
哉於時余挾橫槎仙子陸生者登謁伏波祠夜泊烏  
蠻灘上談漢事笑指岸祠謂曰若覩此公作何狀夫  
逸夫之與豪傑士未易同日語矣彼所爲窮堅老壯  
斷斷赤心報國真漢奇男子若屬玄修逸適無意人  
世事迺亦過式斯祠乎陸君曰嘻蟻伏鴻翔誠當其  
時可矣風流逸客何遽惱人如是余又笑謂曰若胡  
乃殊時論耶夫嚴子陵馬文淵斯二人蓋同光武時

然子陵委志高尚就微不屈思以其身視世靡競之風而文淵垂老功名屢請出塞至不憚衝炎涉瘴以身殉國夫斯二人雖殊趣迺其致非繇一轍者與子陵當仕而處以矯貪文淵當休而出以矯僻世之微寵避難者視二人宜媿歟夫談理性者類擯其人爲未學然彼豪傑士顧又莫能效嘯拾潘依樣畫葫蘆云陸君者王陽明子之徒也聆至此而感額改容余復曰王先生自比伏波旣建社稷功猶不辭思田之役雖委曲招就諸賅會尙稽正法獨其憂國奉公奇游漫紀 卷之四 二

効節不顧私良無異伏波武溪事云屬者安南不廷皇赫斯怒三將軍臨關按兵承望相指無能當上任使者然無事後謗忌迺於是益信王先生所爲非顧毀譽計利害者卽其學非空譚比矣陸君曰足下不聞灘聲乎夫今淙淙奔湍聽之若激而覽觀之若飛舞者彼其中有不能平也然而巨險迫人焉自古功名之際蓋難處矣故爲嚴陵則易爲伏波王先生則難走故烏蠻人敢忘烏蠻巨險哉子休矣談無所用之矣迺相與假寐舟中明晨北發與之舍而談

逸游事

游南山記

余夙聞貴邑南山之奇初入成渡貴雨不克游庚申送家君出渡行遽不克游還而再渡王少府預設酒招游有主人矣迺余心緒愴然又不克游及是始獲與陸山人同往游云旣渡江登岸興行可六七里望見野疇上有青嶂數撮至則其撮高者有窟如大甕窟中有竅如門入而景象軒敞約可列坐數十人亦奇巖洞也巖上鏤佛象俗子更覆屋椽焉其左復有奇游漫紀 卷之四 三

一竅空透石傍鑄流雲洞三大字洞之絕頂又復有洞甚奇天窓晶晶然石乳初零棧壁如劃較視橫槎空洞巖差小其層邃複折畧相似因口占一詩而還復與陸山人箕坐江邊老木上木中空穴宛肖巖狀遂名之爲木巖余顧陸山人曰假令蜂蟻攢游其中寧不類吾輩游南山誇奇乎相顧一噓登舟北發

渡羅滂記

蒼梧以東爲粵東境余所未嘗涉親至是行役始渡云三月二十三日發梧川避暑吳尙書園亭尙書卽

東湖公廷舉粵西先正中最廉直者桂梧靈秀殆鍾焉二十四日辰發於時嵐煙蔽江上潯暑逼人舟子裸衣搖櫓余輩偃息篷底如甌中坐也蟲飛縈縈撲鼻面尤可憎莫泊封川竟夜不能寢二十五日出羅滂江羅滂故寇境兩岸重山迴谷綠陰繁茂望之有和尙峯甚奇江道苦不甚闊諸蠻子時時乘輕舸出沒其間鈎行舟剽人衣貨近更猖獗舟子云深山產漆樹諸蠻子採以漆楮皮爲船及作楮甲殊輕捷每剽得人衣貨卽連舟背負去地多胡蔓毒藥草菁莩

新游漫紀

卷之四

雜刺跬步聞其穴逕窺遠至通大羅山藤峽八寨窺接雲貴諸洞口以故未易剿絕官設打手邏警往往計通互市此殆守者責也是日余渡中流忽遇見蓬蹤數十群披甲露刃已而果扛小輕舸下江若向余舟余遽令舟子輩放銃鳴鑼鼓急射矢著山上樹傳呼江面官打手防護諸蓬蹤者艤舟莫敢動無何抵德慶其嶺有陸太中祠蓋漢陸賈使南粵時過此又宋李綱玉乳巖三大字見存莫泊江灘不寐二十六日辰發日晡抵肇慶其江爲古端溪郭外隔江已據

寇窟瘴氣亦不減經途宋之新恩泰卽其屬州邑真險惡區也仕紳或以爲佳郡意頗舛法紀闊疎嘗得便所適耳因憶包孝肅知端之政且感胡澹菴流寓鮮遺跡焉肇慶守鄒雀山余西曹時舊寮也過訪舟次尋載酒款余至夜分去明晨北發鄒君追送江浒因與余步游堤菴更約往探七星巖會雨不果往已而鄒忽挾其貳倅諸君各餽余金余悉堅辭之鄒君復贈余端溪石兩片且云聞君旅居清苦今又僻故人金石當充壓船耳余斂容曰苟志得金奚殊隔江

新游漫紀

卷之四

五

人鄒君輩竦然起曰足下一言愧墨吏敢忘加勉遂相與大笑留其二石而別

游峽山飛來寺記

自出肇慶江稍平氣稍朗頓令人游興飛動旣轉清遠江忽憶張子儀及方郡守曾爲余語峽山飛來寺之勝亟趣舟往探焉俄見兩岸青峯挿出南北壁峙匯其江流束隘如帶世稱茲境爲福地余登其寺果雅絕有二禺祠讀書坑相傳黃帝二庶子大禺仲陽隱居處從祠左渡橋而上有泉名定心泉因坐挹泉



亭汲而嘗之甚清甘泉上爲觀音閣諸僧云昔有高僧掘泉不得忽觀音現語曰汝禪心未定僧益定心超修已遂掘得清甘泉焉余笑曰汝輩各有泉亦患未定心耳又轉歷石級而上清陰礙日涼颼颼然有半雲亭眺視曠處水石覺已高僧云此半山也於時扳磴捫蘿直凌絕頂果有古寺名飛來云寺從飛棧上挂出穹懸欲墮危雲幻界縹渺一覽垢消神竦脩如清都迺與同游客酌酒前亭謂諸僧曰寺既飛來會應飛去何者爲客何者爲主諸僧愕不能答余

奇游漫紀

卷之四

六

與客同作游飛來寺詩憩頃之拂衣下山諸僧烹泉水茶來供坐峽寺方丈吸之已乃從寺右躋探葛壇石有葛仙亭相傳葛洪煉丹處嶺外葛洪遺跡不一而足其所款勾漏丹砂今在粵西鬱林境已爲徑寇占棲亦無丹砂可採古人寓指點化人率此類也近江有龍磨角石甚堅澤磨痕宛然其左上爲達磨石謂達磨西來時禪坐處又下爲釣鯉臺石趙胡釣鯉貢秦皇處江畔有犀牛潭晉咸康中崑崙國貢犀至此亡入水余一一就視各勝復從寺右上山繞出絕

頂後探所謂孫恪遇猿妖有歸猿洞安昌期題詩樓隱有和光洞五色榴花及跋多羅三藏法師所見僧化狻猊石咸窈沒不可得乃悟此亦寓指耳即前所覽觀諸勝蹟要不可膠柱猜云下峽寺出門立望其前峯聳然對如屏障僧云卽縹緲嶺唐將討哥舒見夢峽神縹緲助勝遂名焉又江灣一嘴廻環處名疑碧灣蘇坡老詩云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余因和其全首韻仍於諸勝蹟各題一絕句夜泊峽江明旦發旣發而聞大羅山寇是夜出峽山近畔剽掠余尤

奇游漫紀

卷之四

七

喜奇游中脫一厄云

游英德觀音巖記

英州故多奇秀境余從龍水北渡舟子云此名彈子磯處起視之奇龍石也又類小瀑布已渡而泊觀音巖石峯壁立下有小洞甚低入而梯滑磴以上復有透窓可瞰江水結構觀音閣頗整余與同游客小酌錄其閣上詩一首云青峯挂半壁石洞懸方壺玲瓏嵌寒壁滉漾生虛無凌風躡雲梯靈光灼肌膚青苔繡人衣白雲凝香爐老笠立而語翩翩丹崖攬久坐

聞風泉灑然沃醲酬人世苦繁累使我顏面効所得  
眠石牀其樂如清都我明吳廷翰作也不知何許時  
人已而下磴遇一道人指示洞逕窈暗處云此觀音  
鎖妖猿處余笑曰世間妖猿何限恨不過真觀音悉  
鎖之耳因作游巖詩以真觀觀有命筆不復寫景蓋  
已有前人甘題也更聞邑郭數里外碧落洞奇甚時  
日已下春不及游聞其洞名到難真到難哉英石玲  
瓏餘空有數十種大都產巖洞百粵瘴烟至此亦幾  
淨云廓然子曰余渡湏江觀記英州巖石之奇蓋懷

奇游漫紀

卷之四

八

唐子方之流風未有遺焉及轉曲江披閱曲江集韶  
石諸山詩追稽張丞相余經畧兩公題蓋嘆山川萃  
秀產彼良才將相雙超泉然名獻信獄降生申之語  
非虛也蓋以慧佛出世大闡壇經宿劫積迷破洗殆  
盡彼所謂真觀音者非耶然海內迂儒狡士拾其涎  
緒蔽我自修猶自高談闊視託附理學可慨已余獨  
恠地靈人傑氣機化遷自兩公迄今數百年彼其人  
安在余蓋徘徊其間竟日不能去

游曹溪南華寺記

佛氏之離障近正者莫如曹溪方其說法度衆曾依  
寶林厥後更號南華自唐迄今幾千餘載爰聞山澤  
鍾靈諸梵剎猶然淨爽不類嶺外境余夙欲結游而  
未有會迺歲甲子初夏余行役過韶於時有陸山人  
偕陸山人者善參禪宗者也因與欣約爲曹溪之游  
是月七日已卯渡濛濛始觀曹溪流殊清駛將循厥  
道而登苦闕肩輿子越九日庚辰抵韶少憩隔江之  
通天塔行有刻矣韶守呂湘泉君渡江來訪邀游美  
蓉巖還復設宴塔寺竟日且止明日辛巳余與陸山

奇游漫紀

卷之四

九

人戒途凌策諸峯而南逾五十餘里至曹溪始觀卓  
錫泉及潯溪經流大清迅既入寺見六祖真相遂至  
方丈占佛笑篇且語陸君曰曹溪真訣不離自姓一  
切法相悉名幻妄今茲肖形建刹其謂之何陸山人  
曰相亦非佛法未着法余笑曰子六祖後身矣衆僧  
聞而愕然因乞解楞嚴經隨山步諸境登大鑒靈照  
塔憑其頂眺諸峯南華形勝悉具隻眼便翻寺志獲  
識象嶺爐峯邁躡前後迴環巖嶂襟帶曹潯兩溪似  
茲占奇宜挺異衲方相與話曹溪本指須透生來關

方成微悟俄而風烟四合雷殷殷起雨且飄塔中矣  
余亟欲下陸山人未有行色姑挾之下第二層復話  
易震驚不喪七鬯沉吟作詩無何雷適自塔中起陡  
聞猛震一聲從高覆搏大似金峯酷裂狀頓見火迸  
閃塔中恍類撒星拋毬諸從者已暴然僵仆如風折  
枯株噤無奄息余神色自若徐呼陸山人避廊外於  
時赫赫真如淨根頓徹令人固可容纖私誠本來面  
目也已而火過石頂不散塔傾可虞余復高聲呼諸  
從者其一人稍甦猶瞑眩不成步余迺拉陸君從火

奇游漫紀

卷之四

十

煙中先尋徑而下遇二僧僵始甦其瞑眩不成步如  
從者又下一層則二僧僵不起或方昇之去矣余兩  
人端坐相顧曰今番證明真果洞徹生殺圓機去來  
自由如如不動良若斯乎良若斯乎令寺僧登殿  
從人余所從四人者其一人亦甦手持寺志及余佛  
笑篇片紙雖經火中無恙然與前甦者皆不省何故  
又燎眉足衣袖衣幾危其二竟僵不起如僧數云塔  
頂角及其下剝石皆崩裂而僵者一人甦角傍更楚  
僧一人霹剝石諸寺僧遙見火烟罩塔雷聲震撼辟

易聽者輒股栗走度塔中人必難脫而余二人獲無  
毫髮損咸以爲有神護云余顧心憐諸僧者惻然發  
惻隱之容既乃喚僧徒收而封之曠原余爲唏噓起  
曰嗟乎蠢爾暴折倏驚冤離夫造物者誠堅淨余儕  
詎意猝迫此蠢氓乎余蓋傷胞與懷云又曰凡夫禪  
神哲者辟險鴻毛泰山理齊用別余儕宜戒游矣陸  
山人曰易象天雷無妄書載納麓弗迷故時有儻來  
機無必測在昔富鄭公經霹靂而悟入劉元城養浩  
氣以沒寧王真子洩易蘊而召攝其諸雄夫偶值類

奇游漫紀

卷之四

十一

異凡流載籍所傳良非幻界且今一震而禪神以往  
與其復還者幾相等焉吾二人顧同參證之如畏境  
也奇孰有逾此者乎夫神者爲主而不爲客者也造  
物小兒神樞化轍匪闕損益疇變玄黃芻狗庸愚足  
下無過坦矣余斂容曰果哉適且神乎哉吾將廓而  
徹之乎此體之外而愈固發之乎形骸之內吾目中  
已失南華其孰謂斯非真我與是夜假寐南華寺於  
時精神發夢竟更清余夜半起撫同游者曰此真  
子時大活明且壬午詣禪堂索曹溪衣鉢觀之向所

留傳已焚今其湊泊成者僧復出唐宮中所捨繡羅  
漢及正統時捨繪觀音像絕佳遂與陸君前步曹溪  
仍策諸峯而還韶守隨訪舟次因相與話茲異韶守  
竦然起語曰貞夫秉衷逸流證果妙賦超突幹此殊  
艱叩畏兩夫君神定哉便自及洞庭遭風不亂事余  
私矢心曰余儕好奇以眺岡官人履恒而渡澤猶經  
不測事若斯史家所稱引豈獨瘡痍傾人誠有味乎  
其語之也士當彌自鍊修必成偉丈夫志寧復趨超  
顧忌沾沾作兒女子態耶且今以暇佛喻即學望學  
奇游漫紀 卷之四 士

要惟貴我養吾常我以有常應無常方將役物而不  
爲物役又奚問其測不測矣易曰先天不違後天  
奉天時敬念哉記之游南華記永以自觀省云

奇游漫紀卷之五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編管寄適

游鉢山記

鉢山據橫槎上游以其山形似鉢名或曰仙家以傳  
衣鉢余既適戍朗寧而吳子成橫槎因約余爲鉢山  
之游已未夏五月余乘休暇挾一山人兩秀才駕扁  
舟往訪遂以是月十五日並吳子游焉嶺表氣候靡  
常雨暘倏換諺云四時都是夏一雨便成秋又云一

奇游漫紀

卷之五

日備四時之氣是已是日曙色依微浮雲旋合僕夫  
方索雨具忽捲雲露日光炎風飄颻煙乍爽余輩  
騎者昇者笠而負持者冉冉出林塘上大爲荒裔添  
景槩云越數里抵山麓躡蹻而登小憩半山亭畔徘  
徊下瞰大都村墅蒼涼而嵐靄中條蕩交覆村民伾  
伾似野鹿同游客復召而與談柗蛇吞象箭猶射人  
及影蜮藥樹諸恠狀余輩爲之呀然已迺各啜荔子  
茶一盃復扳峻級踵其顛四顧群峯背立層峙或撐  
出其左右披宛若屏障焉山腰霧氣騰騰漫成團蓋

環以鬱江流注不舍余望秦少游海棠祠因指謂吳  
子曰嗟乎斯非有宋才人士耶當其編管瘴鄉傲倪  
人世海棠醉吟隨緣寄適其詩云醉鄉廣大人間小  
殆幾乎任心放誕焉今其風流猶繫人祠也而彼窘  
擠督過人者彼其人銷沉久矣吾與若寓形大廊其  
又誰爲逆旅乎吳子曰噫嘻乎夫猿伎之習世鮮避  
席焉闕希有遭抑或不朽昔晁無咎自齊陽來訪秦  
少游聊忽事耳至今猶鐫像海棠祠以爲奇矧吾與  
若今者所游又安知其遂泯泯云余笑曰泯不泯於

奇游漫紀

卷之五

二十一

人無與也顧吾自有真不泯者焉夫今村民所談諸  
恠狀方且鄙夷其荒裔然彼有宋才人士者其中土  
不能容而此荒裔人顧獨知愛好之也吾與若苟遂  
率厥真游卽荒裔人自苦矣廼爲擊石而歌歌曰白  
雲飛兮水泱泱海天一瞬兮余胡爲大荒吳子愀然  
改容已而和之曰俯高岡兮樹蒼茫嗟我懷人兮天  
一方於時客同游者歌曰天地爲廬兮濯滄浪伊人  
大夢兮莫適我狂歌未竟俄望麓林中有客飛騎攜  
榼而來衆歡甚舉酒邀客共歌之客曰酌樽疊兮爰

所望河海宴今陶唐余起徧觴客曰善哉歌乎夫居  
者歌以適遷者歌以懷茲舍生者自靈之寡感乎物  
而動者與奚暇工拙論矣夫山物也而游者觸乎其  
竅焉竅觸而爲響響萌其衷而微乎外其相感而通  
也有幾焉幾所不應謂之風彼客者非聞其風而興  
者與夫山物也人亦物也物之幾感乎物蓋皆假象  
以動而不知其有真焉以宰之茲所謂人心物境一  
真流徹而造化在游人者與夫吾所爲不朽與今荒  
裔人所愛好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吳子曰旨哉風風

奇游漫紀

卷之五

三十一

乎夫仙家所傳衣鉢殆無逾此矣余方弔古尋幽籌  
岐路之升沉別異代之清濁微乎其能忘言乎諸君  
且休矣於時衆攝衣下山尋由舊徑而歸道上蛙園  
閣鳴水蒲聰之若狗吠土人云有巨蛙如鷄而池蔭  
遶荔子方丹因復坐樹下摘啖之衆各恣其飽飲去  
而余與吳子更登江樓洗酒杯并邀流寓人一中輟  
一御醫偕列楹而飲歌停杯問月之章追秉燭夜游  
之興傾壺吸之俄聞雞聲喔喔僕夫謂漏下二鼓矣  
望中雞叫無常期類若此衆散露坐則月華方滿

前游漪竹參橫萬賴俱寂望之銀河朗朗相絡照罔  
憶蘇子瞻云嶺外風氣月明時是中秋良謂瘴煙瘴  
迷殊未易可得月耳而今余二人者得之爲勝游述  
游記以附宋遷客風流事

羅秀山游談記

邑巨麗蓋稱青羅二山青山在郡東南濱江而介通  
衢羅山獨竄然峙其西北其名秀蓋以道人羅秀曾  
居山中煉攝故余得數數出青山游顧獨羅山關游  
焉乃歲辛酉夏五月維閏赤符屆時義和弭節客有  
奇游漫紀

卷之五

四

我然冠廊然矜者群造謂曰若胡乃蕭蕭杜門作旅  
人志往奇勝情諸衆請肅徒戒觴後若羅秀之墟余  
笑而應曰時哉記稱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謂茲時  
哉適約次辰辛丑維期及期余晨乘竹兜子出城西  
門借客閱演武亭和壁間詩隨踰橫塘而北時修景  
方陰歊暑暫滌霞明江岸露起山嶠涼行數里越  
心虛村熏風徐來忽日晃晃赤林際遙聽馬蕭蕭鳴  
望之人簇簇立至則客我然冠廊然矜者檻觴待久  
笑遂相攜策而進無何抵山麓麓有方塘名天池循

麓而登古廢寺基在焉有鏤場卧草間又循而登爰  
觀一寺輪奐新飭彤髹宛然佛儼顏坐上坐其面臨  
陽殊爽塏前抱一亭青松森夾馳道白雲飛揚鳥蹯  
蹯鳴不止殊有幽致焉乃推爽秋之杙飲廉頗之飯  
啜茗而登俄見翠微中突一青塢旁植仙茶橄欖諸  
果木長林豐草爰清載幽復有鏤場薛若間丹竈微  
茫羅生安在時則今古交懷而繁娛彌劇興矣於是  
客善奕者方更角奕而余獨與客善登者登其顛覽  
陸離之光蒐滄嶼之槩樹暇霏微物色靡辨客且左

奇游漫紀

卷之五

五

右顧具爲指點大都青山當其面奎岡挾其掖衆山  
環立其旁而郡城郎雄據中界厥勢面青而背羅襟  
帶鬱江爲池隱然成雄管云余迺南瞻銅柱則高伏  
波之勲西眺崑崙則大武襄之畧脩然掛解起曰嗟  
乎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然哉然衆衆噀而下少  
憩綠陰中更暇清茗一盃席地布几筵摘林顛橄欖  
餐之人懷一枚已而客角奕者從崎徑上遂設酒榼  
傳盃交歡酒三行起復入前寺縱觀郊垌時大風飄  
發松颯颯響谷外客顧余笑曰朝來密雲不雨今風

動哉於是爲黃鵠之歌而余與客故善歌者復倚歌而和之其辭曰黃鵠一舉今絕層林又曰山高今水深松風吹雨今龍吟俄雨滂注田疇霑足村疇走羅拜曰久苦旱不雨今幸奇人士帶雨來村疇有造矣已而雲收雨歇顧望烟翠騰林炎蒸淨洗風前五詠光霽悠然衆相顧謂余曰游樂乎余應曰陶性靈宜幽滯聚而不怵邇而不偏樂乎哉乃若視雲物而興思撫義娥而稽志將其懷夫奚暇樂夫樂不望山懷不依山山乎山乎若又安所得樂乎客問青羅疇勝

奇游漫紀

卷之五

六

曰青曠而雅厥眺維江羅岑而幽厥眺維陸夫羅山者松森森青梵宇耳青山有巖若泉面江而帶鄣勝青山者人情乎雖然勝不在山水在游山水人故山非能勝也人好游山者勝之故峻標行者勝其高碩量者勝其寬虛者勝谷清而靜者勝泉幽者勝林木仰勝霽游勝景故樂者感樂懷者感懷夫山非能樂且懷也人感而天動焉故物生而有神神寤斯覺覺斯有嗜好有嗜好而靡察將復迷厥神矣且夫窮搜覽之乘探奇絕之極游之恒跡也含毫飛管高眺而

遐思騷流文詞匠所爲寄適也辨方攷壤采形勢之要握樞而運籌勞人志士之規也無我無物無遠邇幽深超玄機而見天則達者觸應之悟也夫奚啻流連光景校青羅於形肖間哉又曰山有色有象青標色羅標象山之較致也故山不擇壤爰就其高水不擇流爰造其深夫人有包羅萬象之懷以覽觀山之青者又奚小乎青羅同游客爲韶郡守陳公善談玄羅浮山人劉君善詩鄉進士朱子陳子俱善歌奕衛將軍王侯善飯記之者遷客董生也蓋無一善狀

奇游漫紀

卷之五

七

焉

### 雷埠石壁記

雷埠磯在永淳之南去火焰可里許厥石聳突成山廣袤數十丈戟而森森者龜背者駝而負者鳳舞而豹蹲者環旋其左右兩崖相對夾之湍流厥壁峻立如巨障復突一尖首於江心互其崖石宛成二門粵自橫槎而上諸瀧惟此爲險諸瀧之石惟此壁爲勝余初入戍浚此方搜奇時未暇搜及也至是挾友朋出游既得之喜甚爰告歐陽巡道鐫石顛而歐陽君

欲鐫余名余笑謂名石不名余廼相與假重王陽明子鐫之云董子云余記雷埠石壁良惟物有遇不遇焉夫斯石壁者余卽不出游雖經一再渡之猶畧而過矧諸未得渡者與然則奇巖石之泯泯荒僻者又可知已雖然石無奇不奇人奇之卽奇苟不奇之亦不奇夫石之然無間奇不奇其又奚假余輩名哉

衆妙巖記

永淳縣之北幾三十里有村曰滕村去江幾三里村突衆山環而拱其一有二尖石插左耳各聳丫髻宛奇游漫紀

卷之五

八

若仙人厥山面乾而背坤中開大竅朗然一室室亭二丈許縱之深於橫寬可坐百數十人是爲廣莫室室中有石仰而若吸厥狀類蟾蜍名之曰玉蟾其蹲而坐者曰獅子坐背石削如屏曰石屏石尖而懸厥文若篆曰石篆室之左有隘竅游者燃炬而入行數步竅廣有門訇然夾以石柱名之曰一天門中有石臺平而遠若龜是曰石龜其上有石鸚鵡循龜而行復有一門門之奇逾初門名之曰二天門入而厥道瀾寬有石踞且昂其首其上有月形俗呼爲犀牛眺

月背有二石室一室有竅通天名之曰天窓循室而左復有門門之奇尤逾二門名之曰三天門其右有窟徑而長游踪率置不入爰入三天門門列三石室厥道彌寬且平轉履石級緣之方臺不斷而坦厥石立者斜倚者卧者垂耳者肩而摩若負持者曲肱者背而坐者蒙衣者妍者舞者肖衆形者鏤文者空而鳴者錯而森其中也是爲衆妙洞天於時逾一小橋橋濛煙苔側足而渡下有清淵冷然注不舍石頂有大佛神工斧出宛成貌象厥乳滴而成柱名之曰佛奇游漫紀

卷之五

九

柱有閣曰佛閣循淵而入其左有窟甚長右一窟有響石厥聲鏗然俗呼爲銅鼓隔淵有石合而中開削成龍象俗呼爲卧龍石其傍有窟不可渡沿厥故道出二天門左有徑窟可達廣莫室歲壬戌春廓然子從三僊客游茲巖也僊客者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於時括而名之曰衆妙巖

青秀山記

粵西奇山水大都在桂柳諸境而邕潯罕著稱焉意其湮沒瘴徼諸民人茂樸不好游無從搜剔荒穢卽



有奇安所得覽觀若邑之青羅二秀雖已耶昭人耳目然羅山峙僻村無甚奇青山即陸鬱江可常游其中石泉清甘絕頂洞朗朗如天窟悉皆翳棘莽礙歎逕石又亂出障其竅即邑老人一步而知矧諸寓紳忽漫游余得淹卹茲山數出探諸勝絕處稍稍爲棲息計迺亦居久之始得石泉于叢草中遂剪其蔽爲石龍口盛之以便汲吸又久之因挈友人避暑山顛箕踞連日夕始從絕頂上望見巖際有數隙相視罅中塞土意其爲古洞遂掘而得天窟焉以余得之

奇游漫紀

卷之五

十

艱於是邦侯鄉大夫各各爲余結構其上亭榭臺池宛成勝境余既屢從諸人士游賞不能徧憶記爰記共山中景各爲命名以須後來人記曰青秀山故當郡右去郡可十里高不下數十百丈有上中下三層廣袤幾數里廣背負陰厥面迎陽厥陰介陸厥陽臨江客游舟而馬者更更云山勢自東南來連亘西北迤若蛟蟠矯若鳳翔一名鳳頭山其左有蛟潭今聚大魚噴潭水不聲離潭里許爲山麓游者從中而上有石級歷級數仞一門累石而成是曰石門門之上

有大巖里父老緣而屋焉屋凡三楹四面皆石楹可容數十人巖氣從屋中騰騰上命之曰煙崖石屋屋右道狹而峻有石壁濛濛煙蘿俯眺鬱江殊清曠是爲滄嶼蓬瀛壁傍循級而登有巖層而窟者連絡如兩斗命之曰雙斗巖其頂平疇一幅蓋鋪出二里許云屋左道甚坦厥石削如屏者峭從峻道上行可三十步有泉從石中出清若水晶甘若露凝冷泠然晝夜注不舍村人汲以烹炊視汲鬱江水便數倍游客尤藉之解醒濟渴云即余所尋得盛石龍口者也歲

奇游漫紀

卷之五

十一

辛酉夏郡守鄧君守貳張君以余故爲亭其上余以原泉混混可喻學有本命之曰混混亭未幾分巡兵憲徐君行部至境謂余雅好斯泉鑄泉畔石曰董泉遂更名亭爲董泉亭刻詩其上余益得專泉亭之幽勝云亭下有臺臺外有池種蓮是曰青蓮池出亭緣土級而登厥道亦坦又可頻視諸空闊處余因自築臺一區命之曰白雲臺而徐君復檄郡守方君輩於臺上構室三楹命之爲白雲精舍鑄其左高石曰青山白雲石曰海天一覽余復於精舍中題榜子云天

空海閣中原界雲白山青萬里心寄思也巡君因  
白雲精舍記碑之舍中而守君青山記復以茲山歸  
重余余殆莫能當焉舍左有片石如剖爲余試刻石  
其孤篁可眺鬱江者名釣石從兩石中道上發達平  
疇平疇者謂山平衍若田疇然蓋積石中獨包曠土  
亦一奇也曠上塊石疊出中夾青松數百株旁插蒼  
梧花覆之方池爰有村民數家巢其腋宛若仙家左  
卧仙人冲退石仰控層巒俗呼爲仙人屨其方而躡  
者介萑荻間題曰松風水月循曠而登有古佛寺寺

奇游漫紀

卷之五

三

鐫元人碑記厥名青山寺文蘇剝不可讀寺右有巖  
甚奇命之曰遲仙巖巖上石乳滴成池是曰天池蓋  
泉脉也巖頂有洞曰天窟洞有門曰玄玄門即余鑿  
塞土命名緣門側足而上有石壁一片狀形平厥色  
赤命之曰天南赤壁壁鋪平臺寺出其下爰臨而眺  
其面五象峯朝焉天覆如蓋江環如帶余每坐而心  
賞其中郡因爲作小亭通四面余復命之曰浩浩亭  
蓋援浩浩其天之義蘇軾明時浩浩恩云而巡君  
更題其洞爲洞虛刻詩扁亭上亭之下有小巖峙其

左是曰卷石巖巖左復有坦途行人繞出其背即所  
謂負陰介陸者也其東沿途而上大塊盤然遙挾岡  
脊有古石佛在焉是爲山額蓋赤壁爲鼻寺爲耳平  
疇爲大腹而原泉斗巖夾其雙腰鬱江圍其四面厥  
脉連如貫珠然以故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較視  
西北之險峭爲善云舊名青秀山今仍其本象廊然  
子曰余記青秀山之奇蓋不敢以余譴辱山靈焉雖  
然余得澹澹然游茲山假之逍遙成軼即茲山不應  
舍我作主人矣謂余記之爲宜嘉靖甲子春正月上

奇游漫紀

卷之五

三

元日記

奇游漫紀卷之六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羈旅樓遲

飛廬記

余家水國習水行舟卽雇小舟從巨浪中行其疾如駕馬更穩卧無他虞史稱吳人使船如使馬蓋記實也既戍粵中恠其江道多瀧灘粵人又不慣操舟客舟至殊少卽興發思出江游輒苦無雇舟便歲已未秋余始買一小舟爲稍廣其腹今可坐七八人中設奇游漫紀 卷之六 一

小榻僅盈席其上作軒篷旁開小窓垂以短簾兩領各置雙槳命家僮自操之每當日融風恬雲輝雨淨若層霞鉅山光綴采或皓月與江練澄空於時觸景關心興言鼓枻迺更縣不繫之颿攜不速之客飄飄然與波上下登峯以遨臨磯而酌間自吟其意興所到從者和而歌之無論協窾咸適也醉則駢卧蓬底放之中流任其所泊而徜徉焉與窮軫返故所以爲常夫物苟適與靡校洪纖余茲一葦航豈少千楫廣廈哉庚申夏余乘之出橫槎下烏蠻灘遲家君南來

是歲秋余送家君北歸復乘之出蒼梧留連舟次逾月往還歡晤離愁并牽衷臆於時隱然生侘傺焉當晝皇皇獨與風舸逢窓爲互或抱膝而吟或挾書以卧中宵夢醒起坐撫髀鳴榔顧瞻明河亘薄牛斗私又依依不能置也詩家所留傳大江流日夜孤舟無四隣每一朗誦輒令羈士憂心如醒人代靡恒曠懷非繆而余匏繫炎荒水鄉在望雖假茲舟作吾廬猶思插翅故國直瀉數千里爲快云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爰因說文名之曰

奇游漫紀

卷之六

二

飛廬夫人生寄遇天壤良無異芥舟之漂巨海而健者且櫻怯華屋務競奢麗相雄長乃今飄蓬蹇邁兀自栖栖雲水間無間險夷一棹累日若常穩卧者然鷺枝鸚蒿固分宜爾然余明發不寐之懷每厭結維而慕遐舉殆猶以飛廬爲滯行踪也而世旣絕然名閭役志疲神方復畢力規恢日爲嗣昆計千億尙苦歲晏莫支營營罔息一朝畧運推遷滄桑數變視余假棲息之安充俄頃之用將又誰久而誰哉抑昔人有從省官住舟中者余戍也而得飛廬所履庶明

時匪鮮淺矣會有羅浮山人者貽余詩曰出往船如屋歸來屋作船豈得飛廬趣者歟述飛廬記時辛酉暮春之日

### 雲飛壘亭記

余自家君北還心悵然不樂幽情滯思靡假宣洩精爽發宵寤數積矣乃時時挾賓朋出游水於舟山於馬花竹於林塢諸流覽從吾所好異以敖盪舒鬱陶焉然力不能數出又出輒疲即暫遣衷臆歸而興倦彌膠結也因念旅舍之東偏有小池可亭亭且便適

奇游漫紀

卷之六

三

與余私心懷之而未就季夏四日余以家慈誕辰晨興爲二親祝方更踟躕立池畔顧瞻雲飛脈然會意乃遂伐青竹數十竿於明旦插池中心爲構方亭一區其上層更結圓塢若小樓狀四面爽塏圍以蓬櫺編荆爲鋪揭茅爲蓋越五日亭成盎然臨水而不蕩倚然迎風而不搖欣茂周旋不舍焉余廼下設竹几上置蒲榻倚淪鏡以涵輝披林蕙而舞藻升高北望緬藹停雲心遠神醒兀如假卧了不記天壤之寥廓也屬池面紅蓮盛發芳馥襲人仙子凌波頽華如洗

蓮外漪竹挺青已且扇綠都爲幽景添奇於時共相使君鄉大夫學博士諸生若諸澹客好事人咸請鐘醪過賞徘徊亭渚手摘蓮子生剥之嗅齒齒之清香擘露房之永蘭雖無金縷猶勸碧筒余時益增感彩思云然而亭未命名客或謂余曰池蓮有戲彩之思亭雲有飛蓬之感子所寄適良苦矣抑子亭感雲飛而成又疊亭奇甚蓋景唐狄氏名雲飛諸余惟瑣構雲殊太行薄夫志謝名獻乃其羈旅遼索之懷惄然懸清溫而抱饑渴固將倍徒昔人焉客善忖心敢不

奇游漫紀

卷之六

四

名客所命或又曰浮雲游子未若太虛無成心雖然余於亦衷殆不能自己云爾亭成于辛酉六月之十日至七月朔日作記

### 素寓譚記

余羈成邑管窺民間舍屢易矣及是僦陶舍舍焉愛其屋不雕繡路不築塼不馴聖名之曰素寓客未喻余指也或過而詰曰子寓數遷矣抑斯非子有也子僦寓耳奚其素奚其素余笑而不應他日揭素位章于堂客曰子謂斯素哉素自子行曷庸名寓名寓不

已迹乎曰素義云何曰其諸子孟子所稱若固有之者與曰然則奚爲其不可名寓曰吾以寓爲遠廬以寓所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爲實境素於實境斯自得素於遠廬斯狗象曰旨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抑孰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爲遠廬而吾之素行乎其間斯爲實境乎若然雖身所處不齊自吾素視之皆寓也夫人役役外物而欣戚于得喪不少休彼殆狗而有之爾誠卽以寓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斯處之靡不齊云子又安知吾寓之屢易者將自有不易者

奇游漫紀

卷之六

五

存哉且吾舍人之舍卽吾舍也吾與人成無得而有焉雖不雕績不築不黜望非素卽更雕績焉築焉黜焉雖非華華素在人不在我吾知自得吾素耳奚問其爲號不僂夫吾暫僂之爲寓人縱恒居之亦爲寓又豈謂吾之素名辱人之華屋哉然則斯名雖長存焉可也於是素主人榜之爲素寓而列其譚爲記

居易齋記

素寓之西偏爲書齋齋凡三楹隘僅可容几席余坐而游息其中觀浮雲之四馳攬庭草之交翠居嘗閑

闕却掃鴻鴻然憑几側席間蒐故實詠歌焉頓忘其齋之隘也而顧以爲適於是命之爲居易齋或曰子履憂患投艱矣名易左哉曰而不聞易乎乾之健君子蓋法之自強不息焉乃聖人顧繫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故非易莫知險非居易莫濟險坎之有乎心亨蹇之反修明夷之利艱貞蒙之正志屯之盤桓居貞否之儉德睽之同而異困之途志履之幽人貞良之思不出其位旅之貞吉節之議德行震之恐懼修省需之有孚光亨損益之與時偕之數者咸順變以

奇游漫紀

卷之六

六

成乾者也其斯爲居易乎夫乾雖以易知實以克艱成故君子嘗易其心焉及乎臨事應變則又其難其慎而罔敢自暇逸者凡以成其易也語稱動心忍性凡以成其不動心也故聖人垂素行之訓猶諄復戒之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易卽吾素也居斯行不息矣命卽吾外也罔安命斯行險矣夫人窮通異時也順逆殊勢也常變各務也苟惟順理而應斯隨所處得其道焉非易焉將徒徇物而求斯隨所處失其道焉非險焉故居易者人雖能險其迹而未必能險其心

行險之彼已自險其心而又未必不險其迹然則君子宜何居焉余之名吾齋也特有志於君子之自強不息而未之逮云爾豈謂適厥易而忘戒懼哉齋之左偏小室設榻焉命曰友身室夫友身者必于室焉斯幽顯一矣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友求諸其身其惟居易乎其惟居易乎余將思其艱以圖其易方日惕而厲焉庸記之以附銘盤書紳之義

自得亭記

素寓之東偏有池云陶曩轉徙何氏矣乃何氏子舉

奇游漫紀

卷之六

七

人天德故從予游游且雅爰空其池屬予寓而陶嘗構小竹亭臨池邊予因得晨夕眺游焉每登亭凝睇時見禽魚下上竹樹叅橫池外瓦舍荆籬宛若澤國雖城市中不減幽致云間留客彈琴賦詩或挾朋徒傾談論臨流釣魚未嘗不黯然有吳淞江之思也因誦老杜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之句愈又躍然思焉一日何生過余坐亭上請余名斯亭余曰亭非吾亭也吾徒得而眺游云其名自得乎何生曰先生登且躍然思已又躍然不置思也某懼水雲添愁矣奚

自得之有餘時俛仰顧而長嘯有寄寄子者語生曰若泥象乎吾語若自得夫亭人亭也池人池也吾寓不期池而池隨池不期亭而亭隨吾且寄吾適焉世之物曷非亭池類哉蘇子之江風山月狹矣狹矣抑水雲於我有觸焉若記憶河東語乎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夫夫君之默然思躍然不置思者意在斯與意在斯與然則歡愁無異指思適有同懷即今游心吳淞江要非位外之願矣而非自得哉夫君之志自得也志其大俛仰顧而長嘯其又

奇游漫紀

卷之六

八

曷泥亭矣何生醒然起曰吾聞諸孟子與氏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先生匪惟命亭其兼命池哉抑匪惟先生志自得其命某共深造哉於時寄寄子大笑去而余竟俛仰顧而長嘯

奇游漫紀卷之七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雜文 滄嶼寓指

游山說

廊然于之游粵中青山以寄况也廼於是獨游與衆游或適而游舍而游或靡所嗜好而漫游蓋時時不厭游抑不礙游或曰游大哉廊然子曰汝卽大厭游試爲子語大矣夫人有形游有神游形游者其游小神游者其游大何以故形游者我形也山形其形又奇游漫紀 卷之七 一

形也如是則山之洵且都泉之清石之峙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烟雲之變現江河之流草木之零茂禽魚之下上飛躍樵牧之條往來與其游儕之笑語起坐並於我靡闕涉我形甚小山甚大山且游我我其奚游山夫惟神游則我神可爲山山之神又莫非我我有真山山我影也我有真游游吾託也如是則山之洵且都泉之清石之峙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烟雲之變現江河之流草木之零茂禽魚之下上飛躍樵牧之條往來與其游儕之笑語起坐皆我化機之隨在

靡窮息者也我神甚大山甚小游非游不游亦游故謂之我游山山其曷能游我嗟嗟乎山我也人亦我也世之人好山不好人何者人有勝心山無心人有欲惡之情山無情故世人之於人其分爾我隔形骸邈若燕與越其諸未識神游乎哉夫惟至人能游人故其神常流通今卽未能游人試問人游山適乎否於山則訪訢然適之於人則不知適顧兀兀然務思羸已瘠人而後快其心此之人人障嗟嗟乎善游山者去山障善游人者去人障卽余神游之指可與語也夫

奇游漫紀

卷之七

二

伶俐水說

鬱江之濱蓋有水名伶俐云余嘗詣而覽觀之俛而思曰嗟乎世恒言智者爲伶俐謂其愚者爲憨今茲水殆非智者與夫水以濟筏楫潤稼澤物爲勞勛若其智者宜居通邑鉅都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或注沃壤敏灌洩藉以滋利品彙滔滔乎矜衡其所長而今乃甘茹孤寂偃然自處乎僻陬遐壤方且夷猶於荒夷揉雜之鄉淹頓乎瘴烟屯沓之所殆幾乎罔能

自表著甚意物之大愚者宜莫如茲水也夫懷僕僕之跡者每富昭昭之名苟務冥冥之實者必鮮赫赫之效今以伶俐名茲水其毋乃非匹倫矣乎雖然余當謂智愚無定在惟物所歸大都物之嗜恬泊者恒喜靜而其眩暴紛華者恒喜動故彼喜動者即以眩暴紛華為智而其喜靜者顧又即以嗜恬泊為智智此愚彼要物所見則然耳彼其通邑鉅都注沃壤之水人競而趨之或有奔潰沒溺之患怨譁譁然而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則又藏垢納汙役役乎日馳

奇游漫紀

卷之七

三

逐于入而忘其為我也今茲水獨嗜恬泊茹寂寞養其潔清之源而自脫于濁穢之外雖謂之智亦宜且夫黔鬱二江之水通于大江放乎四海蓋世之濟筏楫與其潤稼澤物者必利賴焉而茲水居鬱江之濱其流注之滙為洪波其翕聚之有源而其灌而洩之有經混混乎逝宵晝而莫能舍斯其本靜而其發用抑未嘗不動也其處僻陬遐壤而其精神流徹乎通邑鉅都與沃壤之區也夫外自託于恬泊孤寂而內養其潔清之源以流徹洪波敦行而不息讓盛美而

不居其名廉其實偉然則茲水將無稱智乎哉古之智人蓋知遠之由近風之有自微之必顯故其道闇然而日章今之以智名者其下獵綺靡賈狡黠覲覲一時之利即或慕彼通方矯如自負然且睢盱乎規局之美好飾其外而忘其中也汲汲然徇人贊毀而趣捨之嗟乎若而人者亦異乎茲水矣故伶俐人以茲水為慙適茲水又以伶俐人為慙彼伶俐則此慙彼慙則此伶俐其伶俐同其所以伶俐異余謂伶俐水可以喻學因游而為之說

奇游漫紀

卷之七

四

混混兩亭問答

青山為亭者二其名以泉者曰混混名以天者曰浩浩廓然于時時從客游焉顧曰混混哉泉乎又曰浩浩哉天乎客曰何謂也廓然子曰嘻孰混混是孰浩浩是子觀其象易悟其所以象客曰有是哉子謂之何曰我不能名其所以象雖天與泉亦不能自名其所以象客曰子不能名易能知曰子不能知曷能問於是客茫然視已恍然立已復悠然坐也廓然子撫客曰子名乎客曰子不能名子我又曷能名我廓然



子起曰嘻有是哉雖然愚夫婦可與知焉抑可與能焉斯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歟客又曰天同泉乎曰泉物也吾與若所見昭昭之天亦物也然匪物物則物安能物哉且子安知天之非泉泉之非天又安知泉之非我我之非泉安知天之非我我之非天然則善觀泉者在我不在泉善觀天者在我不在天客嘻而笑爰瞻蒼天厥象惟懸爰酌清泉厥味惟甘乃歌曰莫高匪天莫淺匪泉君子無易由言又歌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遂往觀于

奇游漫紀

卷之七

五

魚潭則歌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已乃泛舟歸焉則歌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于岸厥既登陸則又歌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於是邑人士聞者咸造廡然子問說焉廡然子曰我不能名混混浩浩說請視我與客之行歌互答

石瀧說

粵西之水多瀧焉厥石巉巖然脫其旁或錯而阨其底傍人過而視觀然或泝而登或循而導咸感其觸

乎石也於是人謂水險或曰石險廡然子過而詫曰嗟乎水之激於石也其險固若斯哉夫水之滔滔然流也石之栗栗然峙也二者不相遇焉即流者流峙者峙奚於險之有惟夫水激於石而其險斯成彼世之激而險矣奚啻水石哉以故君子之慎乎激也雖然余蓋嘗究觀其初焉今夫化機之運而靡息也融斯為水結斯為石其真體固未必相離耳矣乃其流形即不能不殊云蓋水以動為用石以靜為用動靜之相形流峙之相搏茲其勢有固然者與人自觸厥

奇游漫紀

卷之七

六

榜焉而後謂之險彼水與石何有哉嗟乎水石之無情也人即以有情觸之猶成其險矧諸有情者與久矣凡物之紛然出乎情也又安知有情者之與無情者非由一體哉夫如是則水石可以一視而夷險將無異指奚其瀧奚其瀧

山中問易譚

董子好山居於是諸生從董子游者咸往探奇勝云董子顧諸生曰山曷游而息乎諸君其揣予託寄之衷或對曰往聞諸魯語知人樂水仁人樂山斯所謂

動靜之真機假象以宜者與董子曰美哉乎余愧無能當焉或曰塵超者必離羣濬悟者恒耽寂夫山其有逸適乎董子曰斯貞士之高蹈匪羣旅所敢與聞也或曰適名山者達大觀蓋有以匡廬白鹿名者匪徒流連光景云爾寔主斯道柄焉董子曰生休矣道貴復實安務微名余業違人曷庸託物或曰陟岵岵者瞻雲興懷處江湖者望關增嘯先生其有思乎董子曰唯唯否否方今明主握符英工服采余禔才也即有狗馬志其復奚爲詩曰陟彼北山憂我父母

奇游漫紀

卷之七

七

生善付予心哉生善付予心哉雖然古之養志者務成身若其與物者貴聚義居請語學於時諸生有持周易者董子喜曰易備哉其隨所覩記盾焉乃攜諸生往眺于泉武請曰某聞山下出泉之蒙蓋象之以果行育德夫將率其清而靜者成聖功乎又奚果且育之有董子曰生不聞乎人生而靜天性也乃其欲因感物而動矣性常也欲靡常也故默而存之存乎德行匪果焉則靡匪育焉則果者懈矣食至山之雙池則請曰麗澤之說謂以友朋講習夫爲仁由己我

欲仁斯仁至矣其習又奚其人董子曰起解哉不曰時時習之斯說乎不曰友輔仁乎夫澤遇澤則說均澤也心會心則說均心也其又何人非我何我非人至山之巖若洞爰有大竅焉或請曰山天之竅蓋以多識則言往行然則子貢之多識非與曰多識何病非畜德則病矣山之上有天池或請曰澤山爲咸其象以虛受人夫天地一感焉而物咸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將其謂虛中有物乎以其物自感而應乎董子曰非物也物物者也夫咸從心焉爲咸聖

奇游漫紀

卷之七

八

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爰遂策而歸焉至山之麓又請曰地中有山諒其繇云泉益多矣稱物平施將復奚稱而奚施焉曰稱在我施亦在我我以我之真宰汝以汝之真宰於時董子儵然長嘯而謂諸生曰人以易視易不以我視易夫我有真易焉即諸君所稱述古今人語與所目覩而耳聞者皆易也抑皆我也我將爲我平其山達其泉而相與坦然游乎真易之天則我君與我親之生成我者皆我隨遇而通者也其又奚必拘方焉夫知者見斯爲知仁者見斯

爲仁吾將混混乎忘其見而浩浩乎歌帝力之何有而湛明發于中心若曹能從彼悟人者游乎諸生起謝曰先生所爲恩而過者果非恒游人也走輩侍先生游山且幸悟真易馬請筆之以圖不忘董子曰談偶爾其與諸石日惕若哉蹇余則思反身矣

奇游漫記卷之八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雜文 韶江五述

五述小引

天者羣物之命也地者承天之載者也人或以爲物焉物外求神神離物矣倚神于物物礙神矣神爲氣宰氣爲物樞夫知神之所爲者其知天地之道乎述天地譚

天地之道備于人夫人於道貴自成焉乃儒者憂道

之岐而裂也於是爲傳道統之說以教之趨顧今則又以傳道統爲談柄矣夫舍其有而附麗乎人之有以爲名高道於何有矧又羣而競者道不道交相詆也嗟乎道煽人矣不揣蒙世之譏斷自乃衷以爲道無統而人有統不統云夫曰有統在傳憂道也曰無統不在傳亦憂道也其爲說異其憂同後之覽觀者毋徒勒其說而夷考其時焉其幸察其衷可也述傳道統辨

人能弘道道宰物者也非宰于物也故知真宰斯知

妙應孔樂孟憂其極一也世儒獨指樂爲本體雖庸  
矯世之營營罔適抑偏之乎訓矣乃顧于今之倫者  
立幟焉誠懼其靡靡罔攸覺也述孔樂發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蓋未嘗不傷之焉夫風會嬗靡  
厥變彌巧厥化彌難匪獨羣聖王之治跡籍爲僞階  
卽古高人哲士之所緣以起敝維風者迺適其便夫  
盜者也嗟嗟乎抑又奚底極矣余獨有慨乎尼父之  
幽憂焉述問韶釋

道之於教異道繇於自然而教特制其敝道運而不

奇游漫記

卷之八

二

息而教則以時遷故善教者猶良醫然彼徒膠方以  
爲砭灼者彌滋瘡矣若云委運乎大化而適其適焉  
則禪曰否時之安樂窩與要不可膠之而爲教俾夫  
愚者惑以信智者狂於迷云述曹溪禪發

天地譚

廓然子喻乎天地也客或過而譚焉且舉邵子語曰  
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  
無涯廓然子曰然則天有氣而無形地有形而無氣  
乎客曰吾聞天地之氣有升降天非無形也語從其

氣地非無氣也語從其形其諸陽清陰濁之義與廓  
然子曰子以天之形爲高高赫赫者乎抑以地之形  
爲塊然一物者乎客曰然曰然則天大而地小乎客

曰吾聞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且蓋天之說  
天如圓蓋地如卵黃故天包乎地之外地圓于天之  
中誠然天大而地小哉廓然子曰謂天包乎地則地  
不承天矣謂地圓于天則天不匹地矣語云天地之  
大也曷爲以天地並稱大哉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天地者兩儀之謂也非並大曷謂之兩若曰大從其

奇游漫記

卷之八

三

氣厥形勿論也惡用是形體者爲哉且天地曰尊卑  
曰高下矣未嘗曰天大而地小也苟天之大信包乎  
地焉則上下皆天也而地在其中殆成子母之義矣  
曰妻道曰臣道厥義何居客曰異乎吾所聞天地謂  
之何廓然子曰夫天地無形而有氣天地者陰陽之  
氣之謂也氣有象而無形凡可象皆氣也皆天地也  
若夫物之有形者蓋天地之氣爲之也故乾坤以德  
言天地以氣言非謂形體也夫太極分而爲陰陽陰  
陽分而五行凡成形者皆五行也然而陰陽之氣卽

寓焉故二氣運于五行之中而克塞乎五行之外氣包乎形形囿于氣故曰天地之大也語其氣也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語氣之有真宰也今徒曰天地自相依附幾于離真宰矣豈謂太極在陰陽中與然謂天爲氣謂地爲形夫形又安能配乎氣哉客曰然則其高高赫赫與塊然一物者何哉廓然子曰人謂其高高赫赫者卽氣也人見其高非高也夫氣無高不微無深不入者也其遠之不禦其近之不遺故燭之萬表而絡之目前也人見其赫赫者氣之先也氣有

奇游漫記

卷之八

精則有先故日月者天地之先也然其所不見者皆氣也氣之細縕盤薄乎兩間而無容隙焉人見其高高赫赫者爲天而不知暗室屋漏皆天也亦皆地也詩稱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是也夫天地之氣不相離折而言之則二合之則一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者陰陽之別名也又見其氣不相離也故曰天尊地卑曰天高地下曰天清地濁曰天覆地載皆從陰陽之義言之也而陽則爲大陰則爲小焉何也陽主而陰承陽施而陰受陽

生而陰成其義則然也曰妻道者未婦之唱隨也曰臣道者君臣之喜起也其大與小非若母子之抱而嗣也斯皆謂其義也乃其氣實未嘗相離也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易天下交而地上承則爲泰反之則爲否蓋陰陽之氣合而生物苟離之焉物或幾乎息矣若曰天高高赫赫而地塊然一物也則上下有定位者其常也何否之有客曰善哉請名其塊然一物者廓然子曰夫塊然一物者土也非地也蓋天家所稱如卵黃者彼特見其土之形耳

奇游漫記

卷八

五

天地爲兩儀土爲五行今旣曰塊然一物也謂之五行之土又謂之兩儀之地可乎余蓋聞諸祀禮矣冬至一陽生也故祀天于圜丘夏至一陰生也故祀地于方澤其祀后土也未嘗混于地也然則天地非陰陽之氣乎彼塊然一物者非后土乎故天地包乎土之外非天包乎地也土囿于天地之中非地囿于天地之中也人見其形如卵黃者土也固而蓋焉包焉且貫之者天與地也客曰天地之外若何曰二氣摩盪而太極運其幾又安有內外哉客曰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則何稱焉廓然子曰天地之大也道察乎其間矣故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人本與天地同大然惟聖人萬物一體爲能參天地而無憾學聖人者未能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猶有所憾也而况庸衆人之局于一物者乎夫萬物不離乎五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人者物之靈者也然則天地在人身中矣故曰人身一天地也彼小人閒居爲不善者雖欲自掩其天庸將能乎聖人之教人也曰畏天曰順天曰知天事天曰樂天蓋言天而不言地者

奇游漫記

卷八

六

陽明陰濁之義也故兼言天地則陰陽二氣交焉專言天則其氣之靈而明者即太極也太極者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故吾身之天與其無高不微無深不入遠不禦而近不遺者蓋一氣貫通而無少間焉無內外無物我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斯之謂與

傳道統辯

或問道有統乎曰無統夫道者天地人之真宰而天地由之爲天地人由之爲人豈惟人雖萬物由之爲

奇游漫記

卷八

七

萬物故察乎天地人焉與萬物焉而莫非道也故之無首隨之無尾廓之無際歛之無底執之無物無古今無聖愚無物我故統之則不可得而統也然則人無統于道哉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之肖形于天地也蓋得其神而明者爲真體焉故人心之神而明者即所謂宰天地宰人宰萬物者也人誠宰厥真體而時措之爲妙用焉無胥蔽無胥枉無胥蕩而流斯人成其所以爲人而與道爲一矣人物也固于道者也人成其所以爲人而與道爲一焉斯不囿于道矣蓋人與道渾合而無間焉雖謂之得統于道可也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夫世儒傳統之說率稱子孟子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文王至于孔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夫曰見而知之者知此道也曰聞而知之者知此道也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由今觀之堯成其爲堯舜成其爲舜禹湯文王成其爲禹湯文王孔子成其爲孔子即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惟韓愈氏乃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甚矣愈之小其道也夫道察乎天地人焉與萬物而莫非道也人即與道爲一也將自成其爲人而於道無少加也人即與道岐而二之也將自不成其爲人而於道無少損也道無加損則無斷續無斷續則安有所謂傳不傳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道自我知我覺聖人特教之知且覺耳譬之寐者人呼之使醒呼之者人也其醒我自醒也醒而不復寐者亦我自爲之也人無所庸其力也故雖

奇游漫記

卷八

人

知且覺焉有先後其知其覺皆我也今日以其知且覺者相傳受如宗統國統然則是道爲聖人之私物也嗟乎愈之說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日譊譊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覆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辯其飾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說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

是也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也師不得以

傳諸其徒孔門顏曾之外之諸子是也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堯舜禹之後五百餘歲而湯興焉湯之後五百餘歲而文王興焉文王之後五百餘歲而孔子興焉孔子之後又百餘歲而子孟子興焉夫諸大聖人者未嘗曰我傳聖人之統也而世之人咸以大聖人歸之蓋謂其真有得于道也子孟子學孔子者自學其道也非學孔子應世之跡也然猶在大聖人之後矣乃若後儒之有意傳厥統者有宋子周子程伯子而下雖伊川考亭東然宗工表著人猶不能無擬議

奇游漫記

卷八

九

也而况其他乎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毀其成焉以斬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彼既以爲大物而欲然欲之則侵陵攘袂之風或顯而爭焉或詭而操焉蓋天下之患雜然出矣雖其世官之家而亂宗奪嫡者間亦起而乘之何者誠利之也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防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真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

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人之疑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墻欲決其物我之藩墻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蓋道察乎兩間而無物我無內外無古今聖愚無始而無終焉故人雖欲離道道不可得而離也何也道卽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縱不欲爲道其將不欲爲人乎哉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傳統之說誤之也誠破傳統之說而使天下之人之學道者惟其實而不惟其名則夫道之在我

奇游漫記

卷八

十

庶其有覺而成者與

孔樂祭

廓然子之與學人者語相樂也或請問焉曰昔周茂叔嘗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迄于今靡有洞洞然者子盍指稱之廓然子曰於汝云何對曰某聞之簞瓢陋巷非可樂也蓋自有其樂耳然則樂不在物也又曰若謂有道可樂便不似顏子然則樂不在道也某蓋惑焉夫非道非物樂其奚寄非寄曷形又曷知廓然子曰異哉學人之語樂也必將寄而形乎夫安

奇游漫記

卷八

十一

知汝之寓形宇宙之非寄哉且道非有道其奚可樂汝知乎汝知非樂汝不知乎汝不知非樂學人曰惑彌滋其矣願子更端曰汝母以孔顏視孔顏汝設身處之哉無已汝神會之哉對曰身處之則憂卽不憂固且不樂神會之則空空如焉將無道積厥躬而自樂與抑樂超乎道與曰汝苟樂其道積厥躬是欲以其道高乎不道者也直勝心也汝謂樂超乎道是認無妙于有也夫儒者口詆禪而卒墮于禪彼固認無爲妙爾而不知無與有皆非妙也妙蓋不倚無焉故無亦妙抑不倚有焉故有亦妙學人曰妙未易解也願請其樂安在曰余未暇語姑舉傳記二端焉昔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夫莊子知魚之樂而不自知其樂也抑魚亦不自知其樂也斯善喻樂者也北宮子以其貧語西門子也自謂彼之德過已也乃西門子且矜達羞窮焉斯茫然自失及東廓先生爲道德濃厚之固然以醒之於是北宮子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藪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輿輅若文



軒之飾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夫均貧也  
迷則自失悟則安迷者逐物悟者不我物則能物物  
樂其在斯乎樂其在斯乎夫斯皆莊列語也彼直任  
者耳乃其襟度固不逐物矣斯聖門所爲思狂也哉  
雖然校厚薄辯德命將猶滯貧矣夫貧之非可樂也  
猶其非可憂也奚憂諸又奚樂諸曰孔顏非貧而樂  
與廓然子曰貧而樂者對夫人之憂貧者言之也夫  
衆人憂貧故矯之曰貧而樂猶之衆人樂富貴而淫  
焉故矯之曰富而好禮曰富貴不能淫斯皆聖人牖  
奇游漫記 卷八 士

漿酒霍肉非以爲養也輕裘絳繒非以爲衣被也祖  
褐糖糲革輅藍縷非以爲宴也專屋狹廬非以爲寢  
也爵賞非恩也刑辟非威也詬詈非恥辱也鼎鑪非  
僇也火非灼也水非濡也譽不加勸也毀不加沮也  
其所自信者不繫譽毀也故程子非適也胡越非楚  
也古非久今非暫也匹夫非寡也三軍非衆也暗室  
屋漏非幽也大庭廣肆非顯也我非此也人非彼也  
方寸非內也諸可象非外也居常應務非細也天地  
萬物非大也踞非壽顏非夭也故可以窮可以達可  
以生可以死其於貧富貴賤夷狄患難固一視也不  
必曰此物若彼物也故善冠人倫非以爲高也道濟  
羣族非以爲美也澤被八荒聲施億兆非以爲伐也  
一介不取與非儕也素天下猶傲疑非迂也殺身成  
仁令生取義非以爲名也違俗非矯也同衆非比也  
天自我清地自我寧辭生自我育非越厥志也何也  
彼不有其身惟其天也夫不有其身斯忘我矣忘我  
斯忘物矣忘物忘我惟其天奚憂諸又奚樂諸方其  
樂也人視之若樂而實非樂也方其憂也人視之若

憂而實非憂也右憂則似無樂有樂則似無憂而實非有非無也故有無非妙也宰有無者斯妙也憂樂非道也時憂時樂者道之妙用也故悟則有亦妙無亦妙故樂不倚物斯真樂矣憂不倚物斯真憂矣如是則樂亦道憂亦道彼有宰之者也迷之者反是故樂亦非道憂亦非道彼其憂樂在物也所謂有所好樂憂患是也夫子謂子貢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不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楊子曰顏苦孔之卓斯孔顏之樂也聖學罕明人私厭我卽知嚮往者

奇游漫記

卷八

古

猶任意見爲高明顧復玩心窈渺團弄景光而執其樂者以爲殊珍秘詭猶執酌中爲中者迄不解子莫執中之非中也執調濟爲和者猶未悟和與同之異指也故執慙適爲樂執憂思爲憂皆非也夫觀昭昭之天者謂之曰天謂之非天固不可抑豈足彌天象哉彼有飄風驟雨倏然胸冥與夫一氣鴻濛瀰漫大海者又孰非象也今不神會孔之一顏之復禮而目悠悠然尋其樂以爲樂奚於孔顏之有曰周程之指樂爲戚戚者設法也所惡夫戚戚者謂其一戚之外

爲胡越也今之尋厥樂庶漸平物我焉此却病方也猶談主靜者矯躁動也非謂靜可無動也苟執靜焉則樂又動矣執樂焉則憂又不樂矣然則學人槩惟尋樂樂難尋哉無已則樂倚物矣倚物彌遠道矣夫仁人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斯其憂與樂誰非仁哉曰夫子奚而與點之樂曰夫子蓋志大道之行焉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聖人之與時偕行者也春秋時亂甚矣聖人當其

奇游漫記

卷八

五

時每欲撥亂反之正而皇皇難一遇焉彼由求赤之談又直小補耳故不得已而與點亦居夷浮海意也觀其喟然嘆其可喻已雖然聖人卽不遇不害其爲大道行也此志無窮達也乃若點之樂其與顏淵固殊矣學人愕而問曰儒者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故卽其居位樂天常焉若達便是堯舜氣象子奚殊點諸抑謂其非實見得與曰不然點所稱者彼能爲者也夫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乃其憂樂斯順時焉必將汎浴沂風雩偕童冠之景光乎則堯舜不吝禹不吁

孔不發憤顏不喟矣故點之樂雖與倚物者異其於顏自別云斯莊列者流也故曰點狂者也與點亦愚狂也自聖人與點之旨幾晦遂混顏樂爲途蓋彌不易尋焉儒者猶珍厥景光而謂鳶飛魚躍爲神奇也殊不知假象之不如悟真也斯孔門之旨也曰有稱先憂後樂何如曰憂非先樂非後也謂先憂則萌計功念矣謂後樂則復玩成功矣斯其人蓋有意乎天下業也其與點之悠悠直相對與夫離樂天憂世爲窮達抑支矣矧稱先後哉於是廓然子拈厥談而名之曰孔樂樂或曰亞顏乎曰孔立極者也顏不違極孔斯舉顏矣

奇游漫記

卷八

七

聞韶樂

或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夫孔子於古帝王之禮樂靡不精研熟討恍若目覩而耳承之矣故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實語也矧韶樂盡善盡美尤所孳孳究心而周之禮樂在魯吳季札觀樂迄韶而止誰謂魯無韶而必齊聞之也既已習聞其妙而非驟聽奚至好之不知肉味

樂之感人也速而聖人聲入心通奚必三月而後得其妙傳載孔子學琴于師襄有間而遂知其人矧於韶而忘之哉且聖人無終食之違而食而不知其味者大學傳固以爲心不在焉之病乎雖心好韶樂殆非發之乎不正然好之而發憤忘食猶可也既食而且不知味焉則尤好之瘠矣夫聖人之聽樂非聽以耳而聽以心抑非聽以心而聽以神也必聞其聲而始酷好之斯與好鍛好擊筑者何異且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若似漠然未識者然則孔子曩時所好

奇游漫記

卷八

七

之樂舍韶其誰也嗟乎夫子之聞韶非樂也其有憂乎其在齊而聞非好之也其有所惡乎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有如唐虞之世然斯聖人所深願也故厚書斷自唐虞而大哉君哉之稱每每不舍置焉其謂韶盡美盡善誠欲躬逢其盛也不得已而志三代之英而欲從周而思爲東周其情殆亟矣然猶皇皇冀一遇焉其所深注意者莫如魯宗國其次莫如齊何也魯與齊者公旦公望之後周之代商也由公望其成治功也由公旦聖人傷周之衰而憫其日趨于亂

也蓋思折衷公旦之法而庶幾乎古之盛治焉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其適齊也欲有所遇以行其道也適而在焉其所遲留不去之意非鮮淺也齊之君臣日失其序方將撥其亂以反之正而諸田之勢又成矣其終不可以濟矣一旦聞詔而憮然有感焉曰是樂也胡爲乎來哉夫韶者帝之隆者也周之興也以文武成康之四王而周召畢公之徒猶日綱紀其民而以德義訓迪之乃始定而不亂蓋視帝德爲衰焉今又非其時矣卽欲修文武之政而維

奇游漫記

卷八

六

持之以公旦之成法猶且難乎其爲遇也其誰謂韶之樂可興于斯時哉夫舜不可作而徒韶是聽奚于韶之有且齊之時何時也自桓公管仲假仁稱義實歸之富疆其國而先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幾湮沒而不可復蓋王者之真仁義熄矣矧帝治乎今夫田氏者齊之大蠹也方竊桓公管仲之餘智思欲厚施于民以奪其國而齊乃猶韶是作焉嗚呼王者不幸有仁義之名而使霸者之君臣得竊其跡以爲富疆其國之資帝者不幸有盛德之名而使姦臣得

竊其跡以爲篡奪禪代之本若後世操懿溫莽之流固田氏輩爲之作俑也夫田氏非他也陳敬仲之遺孽蓋帝舜之裔傳所謂神明之後也晏嬰固已稱胡公大姬在齊而其君猶不悟柰之何其作韶樂也韶不韶韶哉韶哉吾不圖韶之盛德而使其後得竊其跡以爲亂之資者一至此也蓋熟觀其變而徐爲之圖方將恐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且懼其不得食也奚暇知肉味哉聖人之留齊至于三月之久固已灼知其道之難行其畏天命悲人窮

奇游漫記

卷八

七

之心雖不食肉可也食而不知味亦可也非果不知也記之者借肉焉以發聖人之絕意于世味猶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也故聞韶之不知肉味其與泣麟慟回居夷浮海之心同一揆也况齊景公之時而韶作焉聖人之所深惡也猶麟鳳之出不當其時雖祥亦異也其不知肉味者非樂之也魯不可王齊不可魯雖濩武猶爲假焉而且猶韶是作世愈衰而僞愈滋其所崇尚愈高而其所趨愈下斯聖人憂之大者也今之人飲食以爲歡彼有食不甘味者

必其心有憂也而況于不知味乎謂聖人之不知肉味爲樂者非人情也樂則食而耳矣然則聖人之不知味與夫心有所憂患而不在食者何異曰有所憂患者不當憂患而憂患者也當憂患而憂患焉則正矣不知其味者我自忘味斯失也徒曰不知肉味則我之正味固在矣其與肉異辭其不知異指也或又曰齊德雖衰假令其嗣能守桓公管仲之法以整齊其民彼田氏者且將吞之不能下咽也聖人當其時卽不遇時不能王彼霸政尚猶可爲奚所病而小之也聖人寧終其身不一遇不苟爲霸政以濟時艱毋乃闕于理乎曰不然霸政者教人以偷者也彼竊天子禮樂征伐之權以力攝諸侯而大其國苟有姦雄者爲之臣焉固且效尤之不暇其誰與我彼假仁義則效尤者假彌巧矣彼用其力則效尤者用計矣嗚呼王者之不作而天下後世之亂維然出也霸實倡之也聖人之所爲尊王而卑霸者其亦大不得已也而王者之政衰而不可止矣且又託于王以文之矣於是乎尚而思帝者固其心也而帝之德又窮

焉無怪乎其聞韶之憮然忘味而愀然出不意語也彼老莊者憤世之不治於是乎思其治而不得則又尚而彷彿焉殊不知皇之無爲益非其時也今夫仙佛之徒出則老莊之說又窮而皇之道幾忘矣彼老莊者固不意後之竊其說而爲利者紛然出也其說愈高其竊而反之者愈熾故其禍愈不可救蓋世有憂貧者之啼饑而教以富人之嬉愉乎梁肉彼雖心知其迂而猶歆羨其美固已頽然思效其嬉愉而諸狡戾不逞者顧又籍以攘臂而劫其富人之藏不悟劫之爲盜且有禍而以爲梁肉可立致也是教之者且也若夫善爲救者則不然但令無食野葛鈎吻以傷其生而徐導之以勤樹藝廣蓄洩無恃其不饑恃吾有以待其饑則雖不肯用吾言者猶不至于爲盜而其用之者遂可長恃而無恐是以聖人慎言皇而獨鄙霸不少置其述王者之治則諄諄焉至乎帝特贊之而已蓋皇帝王者心同而時異霸則戾其心矣霸而又姦焉則幾戾盡矣嗚呼斯夫子聞韶之慨殆幾乎欲言而不能言也就知夫姦而又泯其跡焉

如老莊之教之流弊云者吾不知聖人當其時作何慨也

曹溪禪發

余素抱癩病偶閱梵書至壇經便欣然會意幽憂若釋岐扁妙劑良難比擬已復叅證諸書歸之吾儒大道因悟佛氏本指雖以出離生死誘人超劫然大都欲其惺無染著隨緣妙應匪遽淪空遺物如世儒生所嘲顧其作用既別流傳寢訛種種幻名悉滯實相似茲布教宜戾儒宗至乎曹溪說法爰著壇經始於

奇游漫記

卷八

廿

佛教廓如無礙一切破諸邪法妄相今人罔棄倫物惟依真性自修證以吾儒性善爲已之談鮮有差別雖金剛經應無所任與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已標真鎗然見未離見成猶獨成無任不殊有任非得壇經之幾成謎語余嘗謂曹溪者自爲佛而不障佛廢匪直涓流真祖其無乃以身殉佛委曲挽諸迷衆而歸之乎吾道者與彼見佛放波流殊未易關其捷世之王公好佛業障諸法相以釀亂階儒生并力詆佛猶未中佛肯綮儒佛相排人我隔絕道且幾

奇游漫記

卷八

廿

乎攜矣故身爲佛而不私護佛其所破諸邪法妄相宛然羽翼吾道而佛之徒固不覺也爰止黃梅之衣鉢不復肯傳而自曹溪以還王公好佛之禍頓息儒者不知佛之潛換其教雖尚循跡詆佛然其所指稱妙道精義顧不得不假佛書爲用卽強掩覆之猶冀然詫彼之高明焉嗟乎若曹溪者亦不可謂希世絕倫之儔善番換易代人老哉今攷唐文士逃禪者未暇論自宋理學諸儒其語心性靈澈處已自不離禪宗而其間名卿奇節士之繇參禪而有得者又踵相接也校之曩時以佛迷者抑迥別已我明近代儒者尤復好揮禪談其高者固猶務踏實境其下或假之自私利云奚啻曹溪之波渣恐徒爲老衲役耳夫善參禪者衆之以致志勵人常不善參禪者衆之以優游嗟然公遊曹溪殆不能不聆此妙香而慨彼外護人也口佛氏惑人曰其高明豈謂是與曰不然高明未易惑惑者妄庸人耳且以高明指佛非深于佛者也豈獨佛能惑人哉曰諸儒之襲若語奈何曰余固談佛至曹溪歸儒矣佛法轉還儒教故名爲禮猶稱

禪代云爾其語殊其指無殊儒者卽襲若語奚戾乎  
教所恨襲而未徹蹊徑存焉襲而諱之妄彌滋甚禪  
幾失笑矣曰或襲之又或排之奈何曰襲而排之者  
知猶未徹也非徹而排之繆也徹而故排之者懼其  
誤彼迷人假之以護儒教可也雖然排彼佛障曹溪  
何與焉如曹溪乃不排之排故排佛障莫如曹溪夫  
事有當逆而揮之以勵世風者韓退之之排佛是也  
有順而喻之以使其易爲信從不久而自變者曹溪  
之說法是也然爲韓退之則易爲曹溪則難今徒病

奇游漫記

卷八

苗

曹溪之佛轉爲儒方晒儒之援佛而不知曹溪之苦  
心而密跡者若此其難也余故謂曹溪儒者也其祝  
髮離塵緣者非得已也身入之斯不疑也其對仕流  
疑問直教以孝義修行不須修禪持戒者乃真其志  
也世猶肯而祀之梵刹殆非曹溪本心與且夫蠢蠢  
夫每眩厥述亡怪爾曹溪變佛爲儒而今儒者猶欲  
率儒爲佛顧方懸心於無物離幻而索真畧節行而  
珍景光或乃曰曹溪作偏也嗟乎曹溪坐不帖席矣  
曰儒有印出曹溪宗旨者果於吾道無幾微別與曰

不然曹溪者吾道之窮者也味其宗旨雖圓融無欠  
乃其所自爲與所教其徒者固高閑士卷懷含藏之  
摹與儒者或當世柄猶假厥指談學卽以風教後生  
今之蕩而迷要其諸邪者又復恣猖靡檢人或旁觀  
不舍病禪故禪有逸禪有當塗禪彼不善用而規規  
襲成轍者良亦非識時之俊傑矣曰諸達人宜皆俊  
傑胡然識未及此曰彼中厥病謂人皆然夷攷厥遭  
迥然靡類夫禪家所稱說破除煩惱不關憎愛是非  
心者彼知其非時而委順云爾諸達人業皆俊傑雅

奇游漫記

卷八

芷

隱時艱或履憂危未遂展未殆憤然齋厥志也而彼  
本來無物一喝消塵內外徹空身名俱幻世孰有驟  
而甦人若斯快者旣領厥指遂遽視爲殊珍亡論達  
窮俱作談柄換形印教自謂神奇識者視之不啻糟  
粕夫時有萬殊應非一道善參禪法法不縛時使曹  
溪生當諸達人之柄彼所栽植教機豈掃一切名法  
爲幻哉其云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誠露之矣誠  
露之矣余假壇經療病良德曹溪然非匹余病者不  
忍以壇經療云懼益之也因遊曹溪爲發其概曹溪

卽視余遊奚若哉夫佛賴曹溪撒諸障世或有他道  
迷人惜無如曹溪者一撒而盡悲夫

奇游漫紀

卷

其

附錄

南寧青山記

戶部郎中知南寧府事徽人方瑜撰

青山去城南十里羣峯翠律截然于邕水之上崖壑  
林塘遠近映帶前岡橫起惟石錯列如蹲如伏莫可  
名狀石竅間泉瀾瀾流出峽勢旋轉以扼江口百川  
狂瀾爲之底定毋說荒遠足稱奇勝歲在戊午幼海  
董公以正論忤時被謫來邕日與好事者杖履同游  
每至青山輒徘徊終日不欲遽去由是巡臬徐公與  
附錄

郡之長吏知董公之意不擇地而安也乃協謀相役  
因山之約築亭一區循石洞而上海天曠闊一覽無  
際名曰洞虛亭著所見也橫屹之下構室四楹白雲  
卷舒時堪望遠名曰白雲精舍著所懷也鑿石引泉  
注之于池鐫然有聲可鑒可飲池上之亭名曰董泉  
著所得而專也游宴憩息之具漸次告成至是邦人  
之來游者目新所未見耳新所未聞莫不咨嗟嘆慕  
駭然于瞻望之餘而董公則又陶然以樂自信爲青  
山之主矣噫當困抑之時而抗思於烟霞之外居荒



遠之境而寓跡于山水之間自非超然卓識浩然正氣涉閱之深學力之至未足以及此所謂素富貴行乎夷狄于此有焉若董公者可謂之賢也已余孤蹤累行斤守遠郡既幸遇董公之賢而又得與于山川登臨之美有餘樂矣作古詞三章鑲之石壁以寄吾不盡之懷詞曰山之椒兮石洞不扃有亭翼如今臨星辰覽八荒兮何嶠峻天之高兮海之深其一山之麓兮朝氣英英茅堂隱約兮窈而冥欲雨何時兮欲

附錄

歸何心吾亦同情兮白雲之村其二山之泉兮汨汨其流清氣灑然兮冷如秋濯塵埃兮解煩愁廻俗駕兮莫之與謀其三

混混亭記畧

橫槎遷客前給事中仙居吳時來撰

吳子三過青秀之山飲水於山之泉歌曰混混何處來砢砢遶山脚蓋美之也亦嘆之也蓋嘆泉之清冷未有愛而賞之者於此有愛而賞之者曰幼海董子為亭其上乘以石盆而漱之歌曰山泉清矣爰洗我

襟既而取孟子原泉混混之意而命之混混亭邀吳子飲酒其上有何生季生侍吳子曰若知夫混混之為至妙者乎二生曰吾聞之矣有本者如是吳子曰董子之門人知本哉雖然將混混為本耶將有為混混者本耶二生應曰視江海則若混混為之本視混混則有以為之本吳子曰然則本無定在矣然則掘地皆混混乎董子曰掘地皆混混矣有不混混者非其水脈也刺膚見血矣有不血者非其血脈也二生以問吳子吳子與之酌水僉皆闕面於水之上而方

附錄

而方面圓而圓面長而長面短而短吳子曰夫水也有中之道焉吾與子未窺面於水之上也冷然空而已未有方圓長短之形也以爲水無而水未嘗無也及而窺面其上而方圓長短之情見焉以爲水有而水未嘗有也既窺而退而又冷然空焉以爲水留而水未嘗留也一動一靜不離其水而水無意是則立本而已矣董子曰善哉是吾名亭之意也述為混混亭記以詒游泉者

洞虛亭記畧

福韶兩郡守前尸部郎中邕人陳大綸撰

昔人粵西山考甲於天下朗州則有青羅二秀而青秀爲最奇差與瀛洲浮山相賓主嘉靖戊午雲間幼海先生董君來爲嘉樂之居間杖屨行歌引勝於其間以故聲價增重則又甲於西粵矣君嘗偕其門人論道於泰青峯人皆以君之爲好山也而不知君有得六六道之秘借山以喻其意耳於是乃於峯之絕竅空駕一亭題曰洞虛之亭則盡爲烟霞所接風雨不蔽當必鬼神守之令人超乎風塵之表俯仰之間

附錄

四

而面質千古矣山人法劍子聞之歎曰此蓋天作之吾道之會也夫君子之道以天爲監以聖爲宗以萬物爲形役其爲理也至靈而應用至妙其幾浸微浸著浸隱浸顯君子所欲藏之不敢以有已也夫莫非道也而以天爲監則率履不卑曠達之節也以聖爲宗則明德維行正而己也以萬物爲形役則能齊造化於終始協一之矩也是以冲和融液隔閼潛通其登斯亭洋洋乎若有階而升之也若有域而入之也若有介而左右之也是故所游而神也天之愛道

猶人之愛其情也故必剝之而始復困之而始亨仲尼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董先生之謂也於時方撫畜摩盪縱觀閱彫劇飲高深蜚輿遼廊迴盼不暇有頃聲艷咸寂太初流行於道乎幾矣顧謂山人之言似也因副諸山石

白雲精舍記

分巡左江按察僉事前給事中閩徐浦撰

青秀山在邕郡東十里山律然高石磷然瑰而奇也山之腰有甘泉清冽可食山之麓則江水匯流瀾漫

附錄

浩渺爲巨浸山舊有寺歲久頽圯獨合抱老松數十株挺秀與此山並青竊意青秀山之所以得名或此是山雖未擅美載籍然其麗且延袤形勢甲於諸山亦邕南一名勝也上海幼海董先生以忠諫謫居於邕時常杖屨北山吟咏嘯眺以發舒忠君愛國之情邕之守旣於泉之畔構亭以爲先生憩息所矣而亭之上山勢崢嶸俯瞰群山皆環列拜伏其下先生思親望鄉之心勃鬱乎中無以自寄乃自築土一區若臺然少暇輒登望白雲以寓思况精神嚮往恍若遙

對尊嚴慈於數千里之外焉噫先生之懷苦矣矣矣  
秋仲徐子偕先生游青山登斯臺因憶吾邑有西陽  
嶺昔人別友於其地賦青山白雲之咏至今傳誦鐫  
石不朽夫古人思友如此而况先生忠君愛親之心  
寄興是山又與昔人之題咏者若合符節乃捐貲命  
工築室三間題曰白雲精舍蓋取狄公望雲之義以  
寓先生臣子之衷也舍成先生登青山望白雲其忠  
孝之心固有以自寄而後之人登斯山拜斯舍者其  
忠孝之心不亦觀感而有興哉維時同游豹谷陳子  
附錄

在坐以精舍之築不惟可以寄先生之懷其有裨吾  
邑風教多矣爰命書寫記而繫之以詞曰惟山有松  
勁節凌空惟山有泉今名屬公惟山有雲瞻彼昊穹  
有山有巖仰止攸同嗚呼先生之風忠孝之衷與山  
並崇永世無窮

奇遊漫記四卷

浙江汪敬  
淑家藏本

明董傳策撰傳策有奏疏輯畧已著錄此書之作  
則其疏劾嚴嵩爲所構陷謫戍南寧時也一卷曰  
出戍道經二卷曰楚南結攬乃自京赴粵經行之  
地三卷曰粵徵征次四卷曰行役載途則在粵時  
所遊歷其稱奇遊者蓋取蘇軾謫儋耳渡海詩老  
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語也未附方瑜  
南寧青山記吳時來混混亭記陳大綸洞虛亭記  
三首亦其在粵所居也



歷仕錄

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王之垣

曾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士禎

子初授湖廣荊州府推官到任後太守徐太室公

送折禁役四名銀四十八兩為心紅紙劄油燭

之費子辭之云減禁役名數萬一獄中有事責

有所歸徐公曰昨條議則載已申本道何必辭

子遂具文本道吳仰峰公以為然徐亦從之

子初選出京時即聞荊州士夫多有請託者子意

一人依一事則事事來囑一人囑允則人人來

歷仕錄

囑不如一切不從為是時如江陵相公乃翁曹

都憲年伯紀山公亦不徇從後遂絕無來者太

守鄉官薛雲澤公自京回傳江陵語云理刑王

公祖甚有執持我甚服之

子在荊州五年前後太守四人徐太室公孫台山

公江心源公趙汝泉公皆相契汝泉趙公同事

久尤以道義相厚常記趙公以公交在施州子

署府印吏書有犯輒書法絕處有堂上人役

置稍寬者子不以為然趙公回深感謝焉趙公

子初選出京時即聞荊州士夫多有請託者子意

公子初蘭為山東憲副公祖仍來會二次會  
坐至三鼓如一家骨肉然趙公諱賢官南吏部  
尚書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湖廣巡撫某公陞官離任取荊州杉板三十副計

當費數百金太守趙公難之以問予予曰公政

蹟甚著且屢有薦剡若送杉板是買薦本也且

權詞應之必不可送後薦居首杉板竟不送

子以陳幼溪巡按委查盤岳州府太守姜省吾公

同鄉名繼曾餽送禮物甚厚子辭之姜意不悅

一月後隨按院出巡按院發下巴陵縣文銷底

歷仕錄

簿查算內開姜太爺朝覲回收賀禮折緞銀八

兩席禮折緞銀八兩予頗疑訝因面質姜公公

大怒誓無此事予云知公必無所以面問今不

必怒只拘該吏一問自明矣後審該吏乃署印

通判某取送姜姜未收某私收不發姜遂釋然

日前公辭我禮疑公難為人却是這樣好人時

隨按院推官四人事完按院留姜茶問四推官

行事如何姜荅云王推官老成他人不及

荊州府庫有王府故祿銀逮王差校尉取討未發

時孫知府入覲王通判四川人署印王提庫吏

雷大夏刑責立斃其兄，大詔具告撫按衙門。道府道府俱行理刑，予提之三月不發犯人。予欲叅長史不得已，發下犯人陳廷璋等十四名送監聽問。王怒出府往本道，本道閉門遂至府前登鼓樓時，太守趙公即差人來說有事同擔，勿驚恐與予同至樓上見王王大怒云：「推官挫予威重，予何以管束諸宗儀？」趙公委曲譬解，王回府。次日予往省查盤，回至荊門州見巡撫同鄉谷近滄公公再三勸云：「王府事不可激，予應以不可狗谷曰：昔有七歲神童見一老僧僧云：

歷仕錄

三

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神童曰：「傍行一步亦有何妨？」今予正宜傍行時也。予曰：「傍行如何？」谷曰：「且往查盤家眷，且回家候王氣平仍具文來。」我再添一官會問二人，便好擔當。予曰：「諾。」連夜回署三鼓送家往杞縣，姪象坤處次日即往永州府查盤。越兩月始回府，同岳州辛推官會問具招問軍一徒五餘俱不應罪，名署道王憲副以交代日近不收招詳，蓋畏之也。後本道施恒齋公批允，遼王甚怒，施亦善應答，王怒無所。王素不道殘害，示儀荼毒百姓，後竟發焉。

樂韻

予行取時十二月二十二日自荊州往省城，起文赴京，初意二十五六可到途中，大雪行遲至二十七日申時抵江邊，遇大風江中絕無行者，予恐封印強舟人渡之，至江心風浪猛巨漂蕩，上下舟幾覆人盡恐抵岸若復生吏書楊應貞等二三人被驚臥病，予亦憐之，記乙未年同兄羅峰赴京乞恩行至平原縣境大風塵中遇一人帶兵器馳馬前行百步外立馬以待，羅峰兄令家人張強先之，羅峰在十步後予又在羅峰後，家人張進步行又在二十步後，此人見強遂馳馬遠去，予與兄甚懼至一村遂留宿不敢行，記此二事為行路之戒。

歷仕錄

四

予授刑科給事中時，穆宗皇帝登極頒行赦條，內開載未明晰，四方奏本紛集，內稱同一罪有赦有不赦者，有既赦復收既收又赦者，予具疏云：「大赦久頒，疑獄未定，乞賜申明條例以一法守。」奉旨部覆申明刊行。

予以給事中充正使與禮部員外郎同年，襄理廉公冊封鄭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所贍甚厚。

無所受理庵兄與子意同送理庵言至朝

督兵部侍郎上諭謹按奏公親山王驛時先祖方伯贈司徒公出見則

予任禮科都給事中科中檢出故南京禮部尚書

霍韜所進聖功圖冊繕寫完進并條陳處善

宜奉旨留覽

穆宗陳皇后出中宮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請皇

后正位中宮奉溫旨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

宮禮部知道

郊祀慶成宴為一代盛典久不行予具疏請奉旨

明年行次年舉行曠典遂復

歷仕錄

五

兵科給事中張順泉以鹽商事劾華亭相公坐職

謫戍後新鄭相公入相具疏援之旨下刑科都

給事舒繼峰會同六科皆不直張參寢排新鄭

意舒棄官回籍予時給假家居起補刑科新鄭

授意同科梁淨齋問于順泉將具疏予何以待

之子云照舒掌科會議六科看公論如何新鄭

聞言曰不濟不濟張疏遂寢

同科筭給事中有心疾著紅袍入掖門內大哭復

笑傳言內臣入奏予具疏檢舉筭某以心疾失

職乞恩寬宥奉御批筭東光著

初不知為新鄭門人也後新鄭意甚不悅

予在刑科集聖祖基命錄進呈奉旨留覽

予陞大僕少卿未及三月即轉鴻臚正卿深以陞

轉太速為懼見諸老致不安意初不知為劣轉

也一年後會選郎同年呂日洲云此新鄭相公

意也予意年兄資望不宜居此席相公公且曠

他曠時正五六月每日一朝鴻臚在御前躬身

手不敢動移也時新鄭相公兼管吏部事似為

張順泉事也

萬曆初年親政甚銳一日一朝每日午時即有近

歷仕錄

六

侍內臣來寺取次日臨朝揭帖起數千與同僚

賈公名儒劉公儒張公朝聘薛公諫盡日在衙

門三鼓即趨朝一年之內開點朝官三次後改

三日一朝

鴻臚寺起數揭帖各衙門無定規有開承旨者有

開不承旨者錯亂非體予具疏會同禮部議定

條件如承旨者奏事官致詞請旨予傳旨不

請旨者致詞官奏知不傳旨仍要高聲達御座

遂為定例迄今行之

鴻臚寺大門內北有習儀亭舊例每遇朝覲十三

省方面以下會齊俱赴習儀先向本寺堂官一揖然後率以行禮自異途掌印以來此禮久廢予遇朝覲年同僚賈虛庵輩言上次申科某在衙門欲復此禮因兩司不肯入揖亦未舉行予曰非也習儀典禮何可以小嫌廢方伯二品臚卿四品欲其庭參似難我今定儀注本寺未上堂先引入主簿廳坐本寺上堂主簿引入一揖由角門出在尹儀亭門外東西分班立候此禮或可行也至期出一條例揭於後堂人皆樂從習儀之禮遂復

歷代錄

七

鴻臚堂官多異途序班又多援例監生以此屬官與堂官贊儀饋送為常例甚不雅體統亦褻予待之甚嚴不許私宅謁見一時頗清肅考察宰敗官者亦少

欽天監冬至日候氣原有密室久廢乃於一倉房行之甚褻予遷順天府尹具題動本府無礙銀修之前廳後室二廂房頗整潔請由公作記文勒石于正廳之東

于尹順天同僚府丞朱公越呼名商賈等時府丞

拜朝堂外不上堂予到任每日請同上堂

吏部撥送吏承每人一名分用相得極順天府屬係畿輔重地一切差賦日增月派較外省各郡更數倍焉加以勢豪之侵占姦詭之影射小民困苦田土日就荒蕪人丁日漸消耗于其疏部覆審編量為調停裁省冗濫頗於地方有益

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生員周穀等因土地錢糧事毆傷知縣奉旨以瞿發雲南充軍瞿九思口外為民後九思上疏黃緣為解脫計行撫按勘會予遷巡撫通省士夫兵書方金湖公以下皆屬

歷代錄

八

予為之勘處且云莫悞渠會試予唯唯後江陵相公亦有書來予答云前奉明旨嚴切今如何得解復其衣冠且會試假如一人落井出王安能即照常衣冠見客似難題復也蓋江陵公子方以九思為伴讀耳後此事竟寢不行

德安景王府宮殿被火予初聞即訪知係廢宮內打柴人遺火後有南京一士夫造言在江陵相公處云是署印王同知張通判請客遺火逮及侍郎何吉陽公公于監生宇度及他官一日予與本道傅君說事要從實方無後悔



官及士夫異日事有變難說聞之南京及相公  
有書來云也傳唯唯後總司有一人迎合云  
訪知果是請客遺火予曰有何的據方可具疏  
乃委李副使澄川帶四知縣入府查一無請客  
踪跡止有積柴并救火水甯而已該道仍隨總  
司執二府官巡按亦惑之致二官猖狂無狀予  
行武漢德安三府知府會問二總司覆問請客  
遺火無據惟每年年終府縣多人打柴但不知  
為誰遺火止坐巡風官及看守人役具題奉旨  
歸結訖予後入京見相公相公亦不以拂意見

歷任錄

九

怒又見總憲陳皆所年伯云火災疏甚穩妥得  
大體

武昌府張同知偶責宗室一時諸宗儀紛集入府  
張同知迴避又來撫院門外把門人不容進予  
意宗儀難以直遂應之出白牌云各宗儀請回  
張同知擅責宗室聽參處乃各散去事竟寢不  
行

湖廣撫院承差疏繼武于差用頗勤遂生事在岳  
州府經歷囑託不如意辱經歷歷稟江防道  
張食事喚至自稱都察院承差張怒責二十

予加責二十年殺後二司云

深喜其革弊不知其當怪也仍致謝焉

嘉魚縣城中有一空衙門兵書方年伯公子來

銀百兩易之修住宅縣申予駁之公子來

又再三言此事決不可行縣官業已收銀入

後金湖公書來云願以此銀入官贖公子安

之罪予謂銀何可入官其事足矣

內閣相公殷崇翁編監懲司廉靖懲

酷予發漢陽府宋推官刊刻通行十五府

湖廣有大奸何心隱即何夫山即何川即梁

忌即梁綱一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

永豐縣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拒捕殺傷吳

善五等六命初擬絞罪後末減充貴州衛軍著

伍脫逃各省及孝感縣修往候來假以聚徒講

學為名擾害地方中間不法情罪甚多各管歷

年訪拏不獲俱有卷案前曆七年新店把總朱

心學於祁門縣捉獲予發按察司侯廉使查卷

提干連人問理本犯在監患病身故該司將各

省惡跡刊總冊仍出示以安餘黨俾改圖自

事後數年言官尚有為其說者

學之名遂為所惑不知其有各省訪摺卷案必  
予具疏請行勘奉聖旨這有名兇犯原應正法  
不必行勘迄今公論始明云

予由巡撫轉戶部侍郎萬曆九年正月初二日與  
陳幼溪公交代先已行文三司各府不許差人  
遠送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不必送贖初三日過  
江行至應城縣時大雪冒雪行知縣李學詩留  
宿不聽中途不能前予宿舖舍轎內坐一夜家  
眷轎馬隨到各村止宿至次日方抵德安府風  
雪寒甚夫役皆不堪其苦予本意不欲遲留境

內恐冒嫌疑迄今悔之此亦小心之過何必乃

長沙府方伯董春江年伯予推官時曾謁之相待  
甚厚及撫楚公已作古人其長子婦亦士大夫  
也放債令家人比債打死一人投之河中事發  
罪坐家人抵命婦人雖未到官然家業蕩廢幾  
盡其夫廩生恐懼自縊予批詳後始知之甚憫  
念焉婦人無外事豈不信哉可以為戒

予在戶部管太倉入倉查驗斛斗內一大斗異

之

歷來舊規亦運糧人所願也予曰豈有此理  
照常與之亦是私徇况另置一大斗可乎即諭  
各管倉主事出示禁革是年修總督倉場衙門  
估計約用百金有零管糧御史部中云此銀例  
該各倉斗級出辦予曰豈有此理宜其大斗要  
糧也隨與尚書張心老言部中發銀修之

萬曆初年驛遞勘合禁革甚嚴順天所屬歲省不  
下三千金王繼津公自兵部侍郎陞南部尚書  
回家例無勘合予問之云午門外餞席畢坐大  
車回予服其遵明例省便後予家眷回自貢夫

役家眷坐驛轎小車此自是好事非矯也

予平日不囑託私事故入仕亦不徇人請託即相  
公皆不敢從如前所記瞿事火災事張順泉事  
可見萬曆十一年回鄉又書一帖于廳事云誓  
不說事迄今十四五年鄉人亦無求託者萬曆  
十八年鄉人平日不往來者約三百人具軸禮  
為太夫人慶壽予與作首羅君軫云某平日不  
管人家閑事何敢勞諸君羅云正以公不說事  
不害人家陰受其賜所以來也今思既為士  
夫若自己身家及鄉親公道中有理事地方利

本甲科時每年有白六一名後增一名  
年間以本縣歲繳送回不用迄今不惟予不用  
各房弟姪及本縣士夫俱革不用又錢糧遺余  
章父母遵例優免稍從輕派錢仰庵父母一例  
派趙不致謝錢不求免聽之而已每年儘田地  
所出先備錢糧亦以事體當然平生既無裨益  
鄉人敢求益已而累鄉人乎

先公平蠻督木忠勤死事初聞訃音即痛孤魂

歷仕錄

古

里何所憑依後得督撫川貴崑山李羅村公  
文立祠越十餘年不知果否具書貴州撫院四  
州何來山公問之何行文發總司銀兩若干永  
寧衛指揮雷動等各捐金助工不數月工完仍  
差千戶丁春芳回報予因差承差丁朝舜致祭  
又以俸銀祭田原門子李成看守承差回備  
言該衛致祭誠敬及鐫刻碑文詩詞予深感焉  
又念永寧尚建祠本縣鄉土豈宜無祠乃置地  
於東庄建立祠成又以木植單薄改建今祠  
而郭外太夫人每到祠深以為慰予

像侍立於左云

為舉人時同羅峰兄到京為先府君忠勤  
乞恩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說者謂求葬  
非五百金不可得予云今盡賣產業亦不足五  
百之數倘不得則空費縱得之蕩家亦非先人  
所欲不如回家擇一好地修墳牆為穩兄以為  
然回家買畢易庵翁地修今塋兄司家棟予同  
諸弟晝夜閉戶讀書後各能成立諭葬今竟得  
之幸不辱先人也

附錄

歷仕錄

古

予初入刑科時即請教掌科平定朱公后庵繪公  
云言官雖許風聞言事須自己已有真見切記不  
可聽人主使壞自己名節為他人報私讐予心  
識之後果有具稿暗送欲予署名者然與予所  
見迥別急辭之月餘乃有同鄉一道長持此稿  
密問予予應以不可渠唯唯越數日竟上之識  
者駭異後果以此敗官  
前輩先進涉歷事久多有高見有疑難不  
不可不一咨問予曾有二事一請  
吳公自湖一請吳公自湖尚書長

之甚透切于深服之即從所言

紀友

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窓于公華峰等因  
南吏部尚書趙公汝泉等同年兵部侍郎劉公  
節齋等劉公在科甚相得予給假回起行前  
十日每夜必携酒相過別後得女約結親官兩  
廣總督寄書禮候二次聞予得壽山寄詩冊為  
賀予病則書來若疾痛在其身寄壽生丸二  
次每自思未能酬報然耿耿于懷倘子孫有相  
遇者勿忘報德兵部尚書邯鄲張公弘軒  
國象  
歷仕錄  
乾中進士時約同年同科三十餘人舉賀及總  
督前遼書來林下二次記之報之

師

魏雲汀先生諱智知縣

同學

于華峰名三善教授

畢吉齋名祺廩生

畢健齋名昌廩生

張漢名績舉人

同鄉

同鄉

趙公汝泉名

賢汝陽吏部尚書

徐公少室名學謨

嘉安禮部尚書

孫公台山名

用福建知府

江公心源名一麟

婺源副都御史

科給事中

何公來山名起鳴

四川工部尚書

梁公靜齋名問孟

河南副都御史

張公湖東名

國儀封副都御史

丁公觀峰名懋儒

東昌知府

朱公後山名

繪平定少卿

溫公一齋名

一純涇陽吏部尚書

鴻臚寺

賈公虛庵名名儒

雞澤左少卿

南太僕寺

劉公仁軒名

穩衡陽少卿

許公敬庵名孚遠

浙江兵部侍郎

順天府

朱公越嶠名南雍

山陰太僕寺卿

同鄉

張公心齋名學顏

人 兵部尚書

劉公紫山名思問

人 戶部尚書

楊公夢山名

人 吏部尚書

王公雲澤名廷瞻

人 戶部尚書

王公後齋名友賢

人 尚書

右記數公餘不盡書

### 紀夢

于嘉靖戊午春月夢儒學前出一魚一人得首一

入得尾子得中半及開榜詩經首趙維魚子

中下則李魚化

### 紀異

于延撫時有銅鍾二以不可貽後人命工銷之

火鍊底鐵入銅融化為一稜稜如也命工入

劉乃成山形高三寸許旋視之有壽星王母列

仙像種種異態時值太夫人誕辰見者奇之

令太倉銘盤張公新繪圖為記

### 錄後序

先曾祖大司徒公遺書如諫議疏稿若干卷

自刻之基命錄惺心樓三編念祖約言三書則先

伯祖大司馬先祖方伯贈少司徒刻之皆藏家塾

惟歷仕錄一卷乃公致政後自述生平服官之梗

槩及師友交誼以垂示子孫者未授剞劂兵燹之

餘副墨僅存士禩藏諸篋中數十年矣頃擴數條

載入池北偶談第五卷然全裘未及登梓壬午初

冬乃稍加較訂刻諸京師至于先方伯著書尤

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閣者已多散佚惟羣芳譜一

書亦歸吳中質庫士禩于三千里外多方贖歸告

諸家廟不啻寶玉大弓焉謹略述緣起于此俾吾

子孫知祖宗手澤傳家之不易當世守之勿有以

墜否則祖宗之罪人爾矣可不懼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暢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不肖曾孫士禩百拜

歷仕錄跋

歷仕錄一卷 先曾大父司徒公自記生平

歷中外居官之概平實坦易無鋪張揚厲矜名

銜才之語而于平生師友間尤三致意焉其忠

厚剴切之意藹然形於楮墨之外此予若孫世

世當法守者也其中大奸何心隱一事蓋賴山

農何心隱皆假道學之名恣為姦利而士大夫

多為其所惑萬曆中御史趙崇善者疏言其姦

且言心隱以譏江陵相奪情江陵憾之授意於

公為之報復云錄中所載數年後尚有為之

歷仕錄

稱寃具疏者蓋指崇善也

又跋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脅

金帛不可訾算嘗遊吳興誘其豪為不軌又與

一富室子善偕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

殺我我且先殺汝繼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然

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又

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于朝先會

祖時為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罪狀昭然迨

江陵敗後四史趙崇善著

心隱以媚江陵時先曾祖大父以戶部侍郎

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提按

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生

賓識小編王弼州先生別集其所載賴山農

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為心隱所毀事

尤汚齒頰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振籍至

此可為浩嘆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士大夫

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

公論云士慎再記

歷仕錄

二

歷仕錄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王之垣撰之垣號見峯山東新城人嘉靖壬戌  
進士是編自記其歷官行事自荊州府推官歷御  
史給事中太僕寺少卿鴻臚卿順天府尹湖廣巡  
撫至戶部左侍郎止後附錄二條又紀友紀夢紀  
異各一條之垣卽劾誅何心隱者是編詳紀其事  
萬歷中御史趙崇善論其殺心隱爲媚張居正故  
其曾孫士積維著中屢辨之是編之成亦惟爭此  
事云